



儒

藏





精華編四九冊  
經部禮類

儒

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四九/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9

ISBN 978-7-301-11767-5

I. ①儒… II. ①北… III. ①儒家 IV. 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224860號

書名	儒藏（精華編四九）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吳遠琴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767-5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26.com
電話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449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35.25印張 517千字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價	1200.00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信箱：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部聯繫，電話：010-62756370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四九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冊主編 毛遠明



##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錄，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四九冊

經部禮類

禮記之屬

禮記正義(卷一—卷二十五)〔東漢〕鄭玄 〔唐〕孔穎達

.....

# 禮記正義

〔東漢〕鄭玄注

〔唐〕孔穎達疏

呂友仁校點





# 目錄

## 四九冊

校點說明	一
禮記正義序	一
禮記正義卷第一	一
曲禮上第一 禮記 鄭氏注	六
禮記正義卷第二	一五
禮記正義卷第三	三三
禮記正義卷第四	五八
禮記正義卷第五	八〇
曲禮下第二	九六
禮記正義卷第六	一〇七
禮記正義卷第七	一三三
禮記正義卷第八	一六〇

檀弓第四	一六〇
禮記正義卷第九	一七八
禮記正義卷第十	二〇一
禮記正義卷第十一	二二〇
禮記正義卷第十二	二四一
檀弓下第四	二四一
禮記正義卷第十三	二六一
禮記正義卷第十四	二八四
禮記正義卷第十五	三一二
王制第五	三一二
禮記正義卷第十六	三三三
禮記正義卷第十七	三五三
禮記正義卷第十八	三七三
禮記正義卷第十九	三八七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	四〇五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一	四二一
月令第六	四二一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二	四四〇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三……………四六四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四……………四八八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五……………五一三

五〇冊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六……………五二九

曾子問第七……………五三九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七……………五六七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八……………五九四

文王世子第八……………五九四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九……………六一八

禮運第九……………六二九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六三八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一……………六六二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二……………六八六

禮器第十……………六八六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三……………七一一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四……………七二四

郊特牲第十一……………七三四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五……………七五四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六……………七七五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七……………七九七

內則第十二……………七九七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八……………八一五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九……………八三七

玉藻第十三……………八三七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八六三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一……………八九三

明堂位第十四……………八九三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二……………九一七

喪服小記第十五……………九一七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三……………九三六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四……………九五八

大傳第十六……………九五八

少儀第十七……………九七三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五……………九七九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六	一〇〇三
學記第十八	一〇〇三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七	一〇二三
樂記第十九	一〇二三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八	一〇四八
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九	一〇七四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	一〇九八
雜記上第二十	一〇九八

五一冊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一	一一二一
雜記上第二十	一一二一
雜記下第二十一	一一四〇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二	一一四九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三	一一七九
喪大記第二十二	一一七九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四	一二〇七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五	一二三六

祭法第二十三	一二三六
祭義第二十四	一二五四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六	一二六六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七	一二九〇
祭統第二十五	一二九〇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八	一三一三
經解第二十六	一三一三
哀公問第二十七	一三一九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一三二七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一三三七
禮記正義卷第五十九	一三四七
坊記第三十	一三四七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	一三六九
中庸第三十一	一三六九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一	一四〇一
表記第三十二	一四一一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二	一四二六
緇衣第三十三	一四四一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三	四五五
奔喪第三十四	一四六九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四	一四八四
問喪第三十五	一四八四
服問第三十六	一四八八
間傳第三十七	一四九七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五	一五〇六
三年問第三十八	一五〇六
深衣第三十九	一五一〇
投壺第四十	一五一四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六	一五二六
儒行第四十一	一五二六
大學第四十二	一五四〇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七	一五四七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八	一五六〇
冠義第四十三	一五六〇
昏義第四十四	一五六三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一五七二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九	一五八五
射義第四十六	一五八五
禮記正義卷第七十	一六〇一
燕義第四十七	一六〇一
聘義第四十八	一六〇六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一六一七
附錄	一六二四
黃唐識語	一六二四
惠棟跋	一六二五
李盛鐸跋	一六二五
袁克文跋	一六二六
陳鱣《宋本禮記注疏跋》	一六二七
寶禮堂宋本書錄・禮記正義七十卷	
提要	一六二八
禮記正義校勘記附識	一六三三
重印禮記正義校勘記弁言	一六三五



## 校點說明

《禮記正義》，孔穎達等撰。孔穎達（五七四—六四八），字仲達，唐冀州衡水人。累官至國子祭酒。新舊《唐書》均有傳。「等」字所包含的其他撰者，見孔穎達《禮記正義序》。

《禮記》四十九篇，西漢戴聖輯錄成書。之所以叫作《禮記》，是因為這四十九篇都是《禮》之記，而「記」的任務就是解釋《禮》所未明和補充《禮》所未備。《禮記》之《禮》，在漢代是五經之一，習稱《士禮》，晉代以後被稱作《儀禮》。

《禮記》四十九篇的成篇時間，基本上都在先秦。郭店簡和上博簡中都有《禮記》的《緇衣》篇，上博簡中還有《孔子閒居》篇，這為《禮記》是先秦作品提供了新的佐證。四十九篇《記》的內容，可

謂統之以禮，包羅萬象。天神、地祇、人鬼，上至治國、平天下，下至齊家、修身，禮都無時無處不在。而一個人從呱呱落地到壽終正寢，也須臾離不開禮。由於《禮記》四十九篇的內容，不僅包羅豐富，而且比《周禮》、《儀禮》更加適用，所以很受統治者青睞，到了三國魏時，就正式躋身經的行列。此後，日益走紅，其風頭蓋過了《周禮》和《儀禮》。

《禮記正義》，是孔穎達等奉敕所作《五經正義》之一。《舊唐書·儒學傳序》載：「太宗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五經正義》于貞觀十二年（六三八）成書，其後又經過兩次修訂，直到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才正式頒布於天下。皮錫瑞《經學歷史》云：「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遵此本。」

《禮記正義》之作，並非空無依傍，而是在南北朝學者所作現成義疏的基礎上加以剪裁修訂而成。據孔穎達《序》：「今奉敕刪理，仍據皇氏以為

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皇氏，謂皇侃；熊氏，謂熊安生。二人都有《禮記義疏》之作。實際上，孔穎達《正義》的取材，並不限於二人。諸如賀瑒、庾蔚、崔靈恩等南朝學者的著述，孔穎達也有較多徵引。

後人對《禮記正義》的評價，多是正面的。朱熹說：「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書》、《易疏》亂道。」（《朱子語類》卷八十六）《四庫提要》云：「採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譬諸依山鑄銅，煮海為鹽，即衛湜之書尚不能窺其涯涘，陳澧之流，益如莛與楹矣。」

《禮記正義》為學者詬病者有二。一是受體例限制，迴護鄭注之誤。鄭玄的《禮記》注，雖然備受學者稱許，但也並非所注皆是。《正義》對鄭玄注釋錯誤之處，也往往在「《禮》是鄭學，今申鄭義」的藉口下，曲意彌縫，致使謬種流傳。二是受時代限制，多引讖緯之書，荒誕不經，此歐陽修《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之所以作也。

兩《唐志》著錄《禮記正義》皆為七十卷。今傳世之《禮記正義》單疏本，有古鈔《曲禮》下卷殘本和僅有八卷（卷六十三至卷七十）的南宋初覆刻北宋監本。由於殘缺太甚，雖為稀世寶物，不但無法用作底本，而且也不適於用作底本。於是，作為底本的首選，就落到了《禮記正義》七十卷的八行本身上。八行本《禮記正義》是經文、注文、疏文合刻之祖。八行本傳本甚多，但大多數均為殘本或殘葉，比較完整的只有兩部。其中一部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為宋紹熙三年（一一九二）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宋元遞修本，無缺卷，有補葉。清人惠棟嘗以此本校毛本，改正脫誤萬餘字，自謂「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犁然備具，為之稱快」。另一部藏於日本足利學校，據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等人考訂，認為是紹熙原版。遺憾的是此本缺少八卷（卷三十三至卷四十），按篇目來說，《郊特牲》、《內則》、《玉藻》三篇全缺，《禮器》則缺其下半篇。今用作底本者，乃中華再造善本中的八行本《禮記正義》。

此八行本《禮記正義》，即出自國家圖書館收藏之宋紹熙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宋元遞修本《禮記正義》。

作為通校本的八行本有二，一是藏於日本足利學校的八行本，校勘記中稱作「足利本」。需要說明的是，《禮記正義》的校點完成於二〇一二年，彼時我尚無法看到足利本。幸虧日本學者常盤井賢十有《宋本禮記疏校記》一書，書中將足利本與其他八行本的異同詳為列舉，使人一目了然。校勘記中凡言及「足利本」者，皆間接取之常盤井賢十君之校勘成果也。雖然事出無奈，總有抱愧之心。天可憐見，北京大學的有識之士克服種種困難，於二〇一四年六月出版了《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三大冊。主其事者，精心設計，將一葉分為上下兩欄，上欄是日本國寶足利本，下欄是中國國寶國圖藏八行本（足利本闕卷者除外），兩相對照，足不出戶，異同盡收眼底。其方便讀者如此。更令人喜出望外的是，此書甫一出版，即獲北

京大學喬秀岩教授寄贈一套。得此稀世之寶，不敢辜負時代之厚賜，不敢辜負故人之美意，也為了不虧欠此書讀者，遂藉二〇一六年初復核《禮記正義》校樣之機，做了兩件事。第一，將校勘記中凡涉及足利本者重新與《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中之足利本復核一過。第二，用作底本的八行本原有少許脫葉，而足利本的相同葉則不脫。底本之脫葉，由於彼時國內看不到足利本，乃用明末毛晉汲古閣本鈔補，質量欠佳。今則權衡利弊，多數改用足利本補。一是中國書店一九八四年的重印本，校勘記中稱作「中國書店本」。蓋國家圖書館所藏之宋元遞修本《禮記正義》，原為潘宗周寶禮堂舊藏。解放前，潘氏先有印行此本玻璃板之舉，繼有印行影刻本之舉。影刻本之文字已有改易。解放後，潘氏後人將此本捐獻給國家。一九八四年中國書店又據潘氏影刻本重印。此重印本易得，遂用之也。

書後附錄有黃唐跋、惠棟跋、李盛鐸跋、袁克

文跋。此四跋中之黃唐跋，乃此本初刻即有者。黃唐，南宋人，八行本初刻的策劃者、主事者。其他三跋乃所用底本書後附有者。惠棟，嘗以八行本校毛本。李盛鐸、袁克文，皆一度是此八行本故主。四跋對讀者了解八行本的來龍去脈及學術價值大有裨益。另有三篇文字，即陳鱣《宋本禮記注疏跋》、潘宗周《禮記正義校勘記附識》、潘世茲《重印禮記正義校勘記弁言》，乃錄自他書者，皆有助於認識八行本之學術價值，故置諸四跋之後。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八行本《禮記正義》，其捐獻者就是潘世茲。

在校勘經文、注文時，則增加三種《禮記》經注本作爲通校本，它們是宋余仁仲萬卷堂家塾刻本（簡稱「余本」）、再造善本中的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本（簡稱「撫本」）及仿宋相台五經本（簡稱「岳本」）。由於二百年來通行的是阮刻《禮記注疏》（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刻本，簡稱「阮本」），所以校點者把阮本也作爲一個通校本。《禮記注疏》

的殿本和庫本，在校勘上一向不爲學者看重。《記》不云乎：「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此二本固有可憎處，但並非一無是處。實際上，在校勘過程中，時有求助於他本皆不靈，轉求殿本、庫本，反有柳暗花明之效。因此，校點者以殿本、庫本爲參校本。至於採用了哪些前賢的校勘成果，具見校勘記中，此不一一。

#### 有關校勘的三點說明：

一、八行本與阮本的四點不同。第一，八行本七十卷，與孔穎達《禮記正義》原書吻合，阮本六十三卷，則否。第二，分章有同有異。大體而論，二者分章相同者居多，但也有少數分章不同。例如，此本卷十二《檀弓下》「喪禮，哀戚之至也」至「孔子善殷」，八行本總爲一章，而阮本則分爲二十一章。根據孔疏概括章旨之語，阮本分章非是。如果更核以早出的古鈔殘本和單疏殘本，益證八行本之分章爲是。但這並不意味着八行本的分章一無錯處。八行本的分章也有不合理之處，只不過極少



罷了。第三，孔疏導語問題。所謂「孔疏導語」，是指孔疏對所疏經文、注文標明起訖的文字，一般採用「××至××」的形式。阮本全書

都有導語，八行本則絕大多數都沒有，僅卷八、卷九、卷二十五、卷二十六有導語，卷十、卷二十七、卷五十僅個別章後有導語。鑒於此種導語的有無，並不影響文義，校點者採取維持底本原貌的作法，缺者不予補，有者不予刪。在這裡作一總的說明。第四，孔疏中表示出文（即被疏語）的作法不同。表示出文的方法，阮本是在出文之後加一「者」字，而八行本往往不用「者」字，而採取出文之後空一格的方法來表示。此蓋二本體例不同，不涉及孰是孰非。惠棟、阮元以及常盤諸家，不明乎此，屢屢出校，不勝其煩。潘宗周《禮記正義校勘記》（下稱「潘校」）看出了個中門道，就說這種情況「無關文義，不復校正」，甚是。校點者循潘校之成規，凡屬此種情況，亦不復出校。

## 二、經文的錯簡問題。《禮記》經文的錯簡，主

要存在於《玉藻》、《樂記》、《雜記》、《喪大記》等篇。對於錯簡的處理，我們採取的作法是仍舊貫。這又分兩種情況。一種是為鄭注、孔疏指出的錯簡，如果輒加移正，則鄭注、孔疏指出的錯簡的文字便沒了着落。因為經注疏三者是一個有機整體，牽一髮而動全身。一種是宋以後學者指出的錯簡，對此我們持更加慎重的態度，認為確有道理的，出校而已。

三、經文異讀的標點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採取的作法是基本上從鄭、從孔。因為經注疏三者一體，如果不據鄭注、孔疏去標點經文，則解釋經文的鄭注、孔疏將無法標點。這並不表示我們盲從，而是勢所使然。如果別家之說確有道理，則採取出校說明的作法。

校點者學殖譾陋，失誤之處，敬希讀者批評指正。

校點者 呂友仁



## 禮記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夫禮者，<sup>①</sup>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醪，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要方用切。

駕之馬，<sup>②</sup>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宸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sup>③</sup>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

①「夫」，原作「天」，據足利本、阮本改。

②「要方用切」，孫詒讓《十三經注疏校記》（下稱《校記》）曰：「方用反音，蓋宋人所加。」

③「非」，浦鏗《十三經注疏正字》（下稱「浦鏗校」）曰：「非，當「如」字誤。」

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sup>①</sup>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辯君臣長幼之位。」<sup>②</sup>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頹綱暫理。然國異家殊，<sup>③</sup>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辯離於堅白。<sup>④</sup>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歧塗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俱以所見，各記舊聞，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踰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

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范宣、<sup>⑤</sup>皇侃等，<sup>⑥</sup>北人有徐遵明、<sup>⑦</sup>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sup>⑧</sup>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

①「延」，原作「延」，據阮本改。

②「辯」，阮本作「辨」。

③「然」，足利本作「而」。

④「辯」，阮本作「辨」。

⑤「范宣」，范字原脫，據衛湜《禮記集說》（下稱衛氏《集說》）及浦鏜校補。按：范宣，《晉書》有傳。

⑥「皇侃」，「皇」下原衍「甫」字。按：皇侃，《梁書》、《南史》有傳。

⑦「遵」，原作「道」，據阮元《禮記注疏校勘記》（下稱「阮校」）改。按：《魏書》、《北史》均有《徐遵明傳》。

⑧「生」字原脫，據浦鏜校補。按：熊安生，《周書》、《北史》有傳。

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

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

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勅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

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大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閣祭酒臣范義頤、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玄達、<sup>①</sup>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贊、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

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敘其意義，列之云爾。

禮記正義序

①「玄」字未刻，據足利本、阮本補。



## 禮記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夫禮者，經天地，<sup>①</sup>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但于時質略，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後，即應有君臣治國。但年代縣遠，無文以言。案《易緯通卦驗》云：「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sup>②</sup>注云：「君之用事，五行王，<sup>③</sup>亦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注云：「遂皇，謂遂人，在伏犧前，始王天下

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也。持斗星以施政教者，即《禮緯斗威儀》云：「官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爲七政。」七政之立，是禮迹所興也。鄭康成《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

①

「夫禮者經天地」至「不復繁言也」，此一大段，孔疏沒有出文，與孔疏體例不合。而阮本此段孔疏之前一行有「禮記」二字，此行「夫禮者經天地」上有「正義曰」三字，疑是孔穎達《正義》舊式。又，孔穎達《毛詩正義》云：「案馬融、盧植、鄭玄注三禮，並大題在下。」本書下文孔疏亦云：「《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然則，「禮記」二字，作爲大題，其位置不應在此，而應在下文小題「曲禮上第一」之下，而此一大段孔疏亦應相應地置於下文小題「曲禮上第一」的孔疏之下。

②

「君有五期輔有三名」，孫詒讓《周禮注疏校記》云：「今本《通卦驗》『君』、『輔』下並無『有』字。」

③

「王」，阮校云：「案今本《通卦驗》鄭注『王』上有『代』字。」



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皇即遂皇也。既政教所生，初起於遂皇，則「七政」是也。《六藝論》又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犧，始作十言之教。」<sup>①</sup>然則伏犧之時，《易》道既彰，則禮事彌著。案譙周《古史考》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作琴瑟以爲樂。」又《帝王世紀》云：「燧人氏沒，包犧氏代之。」以此言之，則嫁娶嘉禮始於伏犧也。但《古史考》遂皇至于伏犧唯經三姓，《六藝論》云「歷六紀九十一代」，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或於三姓而爲九十一代也。案《廣雅》云「紀二十七萬六千年。方叔璣注《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犧之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今並略之。唯據《六藝論》之文及《帝王世紀》以爲說也。案《易·繫辭》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案《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

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犧之號。」然鄭玄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案《封禪書》，無懷氏在伏犧之前，今在伏犧之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世紀》又云：「神農始教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案《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黃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革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即田祭，與「種穀」相協，「土鼓革籥」，又與「黃桴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農也。」既云「始諸飲食，致敬鬼神」，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又《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易·繫辭》黃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語撰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

①「十」下原衍「二」字。阮校云：「案《左氏》定四年傳《正義》引「伏犧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此疏「二」字誤衍。段玉裁校本云「二字衍」是也。」今按：阮校是，據刪。

②「璣」，阮本作「機」。

有九州之牧，當有朝聘，是賓禮也。若然，自伏犧以後，至黃帝，吉、凶、賓、軍、嘉五禮始具。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大一，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禮理起於大一」，其義通也。其「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義乖也。且遂皇在伏犧之前，《禮運》「燔黍捭豚」在伏犧之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時？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鄭康成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禮」，五禮其文，亦見經也。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古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群后四朝」，則賓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爲三禮，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禮記》摠陳虞、夏、商、周，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sup>①</sup>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絕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沒後，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而制禮也。故

- 《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鄭作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鄭知然者，《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禮記》既有此釋，故鄭依而用之。禮雖合訓體、履，則《周官》爲體，<sup>②</sup>《儀禮》爲履。故鄭序又云：「然則三百、三千，雖混同爲禮。至於並立俱陳，則曰此《經禮》也，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此威儀也。」是《周禮》、《儀禮》有體履之別也。所以《周禮》爲體者，《周禮》是立治之本，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爲體。賀瑒云：「其體有二。一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其《儀禮》但明體之所行，踐履之事。物雖萬體，皆同。
- <sup>①</sup>「鄭康成」至「五禮」，孫詒讓《校記》云：「《周官》注無此文，《春官序》賈疏引鄭《禮論》有此二語，孔殆誤記。」
- <sup>②</sup>「則」，浦鏜校曰：「則，疑「但」字誤。」

履，履無兩義也。于周之禮，其文大備。故《論語》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也。然周既禮道大用，<sup>①</sup>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道德之華，爭愚之始？」故先師準緯候之文，以爲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義。若「失義而後禮」，豈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後？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質素之事，無爲靜默之教，故云此也。禮爲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聖人之王天下，道德仁義及禮，並蘊于心，但量時設教，道德仁義及禮，須用則行。豈可三皇五帝之時全無仁義禮也？殷周之時全無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據之以難經也。既《周禮》爲體，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sup>②</sup>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

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故一篇一卷，<sup>③</sup>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周禮》爲本，

①

②

③

「用」，阮元引浦鏜校云：「用，疑『備』字誤。」

《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孫詒讓《校記》云：「黃以周校《春秋說》下作『禮義三百』，云：『《春秋傳》曰：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春秋說》本此爲文，各本俱誤。』按：黃說亦通。」今按：黃說見《禮書通故》卷一。「故」，阮本作「或」。

則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故鄭序云「體之謂聖，履之爲賢」是也。既《周禮》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爲上。《儀禮》爲末，故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故鄭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禮》，《六藝論》云：

「《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穀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sup>①</sup>至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脩。」盧植云：「《王制》，謂漢文時博士所錄。」<sup>②</sup>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

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sup>③</sup>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楊榮字子孫。仁爲大鴻臚，<sup>④</sup>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sup>⑤</sup>至孝武帝

①

「魯」，常盤《宋本禮記疏校記》（下稱《校記》）云：「魯，當作『晉』。《左氏》昭五年傳云：『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是其證。」

②

「謂」，阮校云：「毛本『謂』作『爲』。」

③

「記」，衛氏《集說》卷首《統說》引作「禮」。

④

「孫」，「仁」二字原倒，據阮本、阮校乙正。

⑤

「始皇深惡之」，「皇」原作「星」，「之」字原脫，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改、補。

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為衆儒排棄，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時初，<sup>①</sup>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焉。<sup>②</sup>其後，馬融、鄭玄之等，各有傳授，不復繁言也。

### 曲禮上第一 禮記 鄭氏注<sup>③</sup>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祭祀之說，吉禮也。喪荒去國之說，凶禮也。致貢朝會之說，賓禮也。兵車旌鴻之說，軍禮也。事長敬老、執贊納女之說，嘉禮也。此於《別錄》屬《制度》。」案鄭此說，則此《曲禮》篇中，有含五禮之義。是以經云「禱祠祭祀」之說，當吉禮也。「送喪不由徑」，「歲凶，年穀不登」，又云「大夫士去國」，如此之類，是喪荒去國之說，當凶禮也。「五官致貢曰享」，「天子當宁而立曰朝」，相見於郤地曰會，如此之類，是致貢朝會之說，當賓禮也。「兵車不式」，

「前有水則載青旌」，如此之類，是兵車旌鴻之說，當軍禮也。「侍坐於長者」，「故君子式黃髮」，「婦人之贊，棖榛棗栗」，「納女於天子」，如此之類，是事長敬老、執贊納女之說，當嘉禮也。必知執贊當婦人之贊者，以其《士相見》鄭《目錄》以士執贊為賓禮故也。此篇既含五禮，故其篇名為《曲禮》。《曲禮》之與《儀禮》，其事是。以其屈曲行事，則曰《曲禮》；見於威儀，則曰《儀禮》。但「曲」之與「儀」相對，《周禮》統心

①「時」，孫詒讓《校記》云：「時，當依賈引作『之』。」按：

「賈引」，謂賈公彥《序周禮廢興》所引。

②「受」，原作「授」，據阮校改。

③「禮記鄭氏注」，此五字原脫。阮校云：「『曲禮上第一』，此下當有『禮記鄭氏注』五字。《石經》、嘉靖本皆有，《正義》本亦當有。觀此節《正義》云『《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是解『禮記』二字。又『鄭氏者，姓鄭名玄』云云，是解『鄭氏』二字。『注者，即解書之名』云云，是解『注』字。皆隨文詮解也。」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下稱《考文》）說同，因據補。

爲號，若揔而言之，則《周禮》亦有「曲」名。故《藝文志》云：「帝王爲政，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是二《禮》互而相通，皆有「曲」稱也。云「上」者，對「下」生名。本以語多，簡策重大，分爲上下，更無義也。「第一」者，

《小爾雅》云：「第，次也。」呂靖云：「一者，數之始。」《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鄭

氏「者」，姓鄭，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縣人，前漢僕射鄭崇八世之孫也，後漢徵爲大司農，年七十四乃卒。然鄭亦附盧、馬之本而爲之注。「注」者，即解書之名。但釋義之人，多稱爲傳。傳謂傳述爲義，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故云傳。今謂之注者，謙也，不敢傳授，直注己意而已。若然，則傳之與注，各出己情。皇氏以爲「自漢以前爲傳，自漢以後爲注」。然王肅在鄭之後，何以亦謂之「傳」？其義非也。

《曲禮》曰：毋不敬，禮主於敬。儼若思，

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辭。審言語

也。《易》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安民哉！此上三句，可以安民。說《曲禮》者美之云耳。疏正義曰：此

一節明人君立治之本，先當肅心、謹身、慎口之事。

《曲禮》曰「者」，案下文「安民哉」是爲君上所行，故記人引《儀禮》正經「毋不敬」以下三句而爲實驗也。「毋不敬」者，人君行禮，無有不敬，行五禮皆須敬也。「儼若思」

者，儼，矜莊貌也。若，如也。思，計慮也。夫人計慮，狀必端慤。今明人君矜莊之貌如人之思也。「安定辭」

者，安定，審也。辭，言語也。人君出言，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是詳審於言語也。「安民哉」者，但人君

發舉，不離口與身心。既心能肅敬，身乃矜莊，口復審慎，三者依於德義，則政教可以安民也。云「哉」者，記人美此三句者也。注：禮主於敬。正義曰：《孝經》云「禮者，

敬而已矣」是也。又案鄭《目錄》云：「《曲禮》之中，體含五禮。」今云「《曲禮》曰毋不敬」，則五禮皆須敬，故鄭云「禮主於敬」。然五禮皆以拜爲敬禮，則「祭極敬」、主人拜尸之類，是吉禮須敬也。「拜而後稽顙」之類，是凶禮須敬

① 「經禮」，《漢書·藝文志》及顏師古注皆作「禮經」。

也。「主人拜迎賓」之類，是賓禮須敬也。軍中之拜肅拜之類，是軍禮須敬也。冠、昏、飲酒，皆有賓主拜答之類，是嘉禮須敬也。「兵車不式，乘玉路不式」，鄭云「大事不崇曲敬」者，謂敬天神及軍之大事，故不崇曲小之敬。熊氏以爲「唯此不敬」者，恐義不然也。既云《曲禮》曰「是引《儀禮》正經，若引《春秋》曰」、「《詩》曰」之類。所引者，若《冠禮》戒辭云「壽考惟祺，介爾景福」之等，今不見者，或在三千散亡之中也。

**注**：「儼矜」至「儼然」正義曰：經唯云「儼若思」，不云「坐」，鄭必知「坐思」者，案《大學》云：「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即思，故知思必當坐也。

**注**：「審言」至「樞機」正義曰：《論語》云：「駟不及舌。」故審言語也。《易》曰「者，《易》繫辭》之文也。故彼云：「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者，君子之樞機。」鄭注：「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引之者，證審言語之事。彼爲「言行」，鄭云「言語」者，既證經「辭」，無取於行，故變文爲「語」也。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

樂不可極。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疏**正

義曰：此一節承上人君敬慎之道，此亦據人君恭謹節儉之事，故鄭引桀、紂以證之。「敖不可長」者，敖者，矜慢在心之名。長者，行敖著迹之稱。夫矜我慢物，中人不免。

若有心而無迹，則於物無傷，若迹著而行用，則侵虐爲甚，傾國亡家，必由於此，故戒不可長。「欲不可從」者，心

所貪愛爲欲，則「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也。人皆有欲，但不得從之也。「志不可滿」者，六情徧觀，在心未

見爲志。**①**凡人各有志意，但不得自滿。故《六韜》云：

「器滿則傾，志滿則覆。」「樂不可極」者，樂者，天子宮縣

以下皆得有樂，但主歡心，人情所不能已，當自抑止，不可極爲。故《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注**：四者一

至，自禍」正義曰：案《尚書》、《史記》說紂惡甚多，不可

具載。皇氏云：「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是長敖也。糟

丘、酒池之等，是從欲也。玉杯、象箸之等，是志滿也。靡

靡之樂，是樂極也。桀之爲惡，唯有民隊塗炭，淫於妹嬉

之事，雖史傳不言四事，亦應俱有四者之惡。故紂焚宣

**①** 「未」，原作「末」，據足利本、阮本改。

室，桀放南巢。但「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桀、紂皆自身爲惡，以致滅亡，故云「自禍」也。賢者狎

而敬之，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習其所行也。《月

令》曰：「雖有貴戚近習。」畏而愛之。心服曰畏。曾子

曰：「吾先子之所畏。」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謂凡與人交，不可以己心之愛憎，誣人之善惡。積而能

散，謂己有蓄積，見貧窮者則當能散以調救之，若宋樂

氏。安安而能遷。謂己今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當

能遷。晉舅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臨財毋苟

得，爲傷廉也。臨難毋苟免。爲傷義也。很毋求

勝，分毋求多。爲傷平也。很，閔也，謂爭訟也。

《詩》云：「兄弟鬩於牆。」疑事毋質，質，成也。彼已俱

疑，而已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直而勿有。直，正

也。己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疏正義曰：此

節摠明愛敬、安危、忠信之事。各隨文解之。「賢者

狎而敬之」者，賢是有德成之稱。①狎，謂近也，習也。賢

者身有道藝，朋類見賢思齊焉，必須附而近之，習其德藝。

儕倫易相褻慢，戒令相敬也。②注「狎習」至「近習」

正義曰：引《月令》者，案《月令》仲冬之月，禁戒婦功，不得

奢慢。貴戚，謂王之姑、姊、妹。近習，謂王之所親幸嬪御

之屬。言「近習」者，王附而近之，習其色。引之者，證賢

者附而近之，習其道藝。連引「貴戚」，於義無所當也。

「畏而愛之」正義曰：賢者有其德行，人皆心服畏之。既

有所畏，必當愛其德義，不可疏之。注「心服」至「所

畏」正義曰：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者，《孟子》

云：「或問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謂祖曾參，不在四科，而子路

入四科，故曾參心服子路。引之者，證經「畏」是心服之

義。「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正義曰：愛，謂己所

親幸。憎，謂己所嫌恨。人多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

善，故記人戒之云：凡人，雖愛必當知其心懷惡行，崔氏

云：「若石碻知子厚」是也。心雖憎疾，亦當知其善能，「若

①「成」，阮校云：「浦鍾謂『成』字衍，從衛氏《集說》校

也。」按：《詩·大雅·烝民》序「任賢使能」，孔疏：「有德謂之賢。」亦無「成」字。

②「戒」，阮本「戒」上有「故」字。



祁奚知其仇解狐「是也」。<sup>①</sup>若然，乃可審知人之賢愚。

「積而能散」正義曰：凡人貪嗔，皆好積而不好散。今謂已有畜積，能賑乏調無，則是仁惠也。

「謂己」至「樂氏」正義曰：引「宋樂氏」者，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

鄭國飢，子皮貸民粟，戶一鐘。樂氏者，宋司城官，姓樂，名喜，字子罕。宋亦飢，樂喜請於平公云：「鄰於善，民之望。」請貸民粟，并使諸大夫亦貸之。今不引鄭罕氏而引宋樂氏者，鄭罕氏施而斂之，宋樂氏施而不斂。故晉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施而不德，樂氏加焉。」熊氏云：「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一家皆非也」。<sup>②</sup>

今鄭爲能散者，直取一邊能散之義是同，不據家施非禮之事。鄭不言「是」而言「若」者，但禮與諸經，事實是一，惟文字不同，鄭則言「是」。若《檀弓》云「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鄭注引《春秋傳》云「曹伯廬卒於師」是也。以其一事，故云「是也」。此禮本不爲樂氏而作，但事類相似，引以爲證，故云「若」也。「安安而能遷」正義曰：上「安」據心，下「安」據處。凡人多居危如安，故記人戒之云：謂己心安於此所處之安，當圖謀於後有害以否。若後當有害，必須早遷，則離害也。

「謂己」至「近之」正義曰：「晉舅犯」者，案《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自翟之

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不歸晉。<sup>③</sup>從者重耳之舅字子犯，「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言「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是」；遷又非重耳之意，不得云「若」，故云「近之」也。「臨財毋苟得」正義曰：財利，人之所食。非義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人已，則傷廉隅。故鄭云「爲傷廉也」。「臨難毋苟免」正義曰：難，謂有寇仇謀害君父，爲人臣子，當致身授命以救之。

①「其仇」，「仇」字原脫，阮校云：「閩、監、毛本『其』下有『仇』字。」今按：影印文淵閣庫本《禮記注疏》（下稱「庫本」）亦有「仇」字。據《左傳》襄公三年，「仇」字當有。因據補。

②「皆」，原作「彼」，據中國書店本、阮本改。

③「不」，阮本「不」下有「欲」字，疑是。

故記人戒之云：若君父有難，臣子若苟且免身而不鬪，則陷君父於危亡，故云「毋苟免」。「見義不爲，無勇也」，故鄭云「爲傷義也」。「很毋求勝，分毋求多」正義曰：很，謂小小閱很，凡人所爭皆欲求勝。故記人戒之云：而有小小閱很，當引過歸己，不可求勝。「分毋求多」者，<sup>①</sup>此元是衆人之物，當共分之。人皆貪欲，望多人己。故記人戒之云：所分之物，毋得求多也。<sup>②</sup>「爲傷」至「於牆」正義曰：所引《詩》者，是《小雅·常棣》「閔管、蔡失道」之詩也。彼云：「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引之者，證經「很」亦是小小閱很之事。若大很，則當報之。故《論語》孔子云「以直報怨」是也。「疑事毋質」正義曰：人多專固，未知而爲己知。故戒之云：彼己俱疑，而來問己，質，成也，若己亦疑，則無得成言之。若成言疑事，後爲賢人所譏，則傷己智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直而勿有」正義曰：此謂彼疑己不疑者，仍須謙退。直，正也。彼有疑事而來問己，己若不疑而答之，則當稱師友所說以正之，勿爲己有此義也。若夫，言若欲爲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坐如尸，視貌正。立如齊，<sup>③</sup>磬且聽也。齊，謂祭祀時。禮從

宜，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使從俗。亦事不可常也。牲幣之屬，則當從俗所出。《禮器》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不饗。」<sup>④</sup>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爲丈夫之法，當「坐如尸」以下四行並備，乃可立身。各依文解之。「若夫」者，凡人若爲丈夫之法，必當如下所陳，故目丈夫於上，下乃論其行以結之。<sup>⑤</sup>「言若」至「非夫」正義曰：案《左傳》宣十二年，邲之戰，楚侵鄭，晉救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中軍將荀林父欲還不濟，上軍將士會曰「善」，中軍佐先穀曰：「不可。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又哀十

①「求多」，原作「多求」，據中國書店本、阮本乙正。  
②「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按朱熹《晦庵集·答潘恭叔》：「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原父（敞）以爲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爲丈夫之事，其說誤矣。今按：後之說《禮記》者，皆從此說。劉說見《七經小傳》。

一年，齊伐魯。魯武叔初不欲戰，爲冉求所非。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二傳之言，當是先穀之辭也。彼無「是謂我」，鄭君足之也。「坐如尸」尸居神位，坐必矜莊。言人雖不爲尸，若所在坐法，必當如尸之坐。故鄭云「視貌正」也。「立如齊」人之倚立，多慢不恭，故戒之云「倚立之時，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必須磬折屈身。」

**注**「磬且聽也。齊，謂祭祀時」正義

曰：「磬且聽」，案《士虞禮》云：「無尸者，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間。」是祭時主人有聽法。云「磬」者，謂屈身如磬之折殺。案《考工記》云：「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鄭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是磬之折殺，其形必曲。人之倚立，亦當然也。又云「齊，謂祭祀時」者，凡齊，皆在祭前自整齊之名，並於適寢之中，坐而無立。今云「立如齊」者，齊有立者。但祭前有齊，所以自整齊也。則祭日神前亦當齊，則齊者，是先後通稱。此言「立如齊」，非祭前坐齊，故鄭云「齊，謂祭祀時」也。若然，此立謂侍尊者之時。故《玉藻》云「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視下聽上」是也。「禮從宜」皇氏云：「上二事，丈夫爲儼恪之儀。此下二事，丈夫爲君出使之法。」義或然

也。「禮從宜」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雖奉命出征，梱外之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前事不可準定，貴從當時之宜也。

**注**「事不」至「善之」正義曰：

案《春秋》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云：「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使，進退在大夫也。」「使從俗」

使，謂臣爲君出聘之法，皆出土俗幣以爲享禮。土俗若無，不可境外求物，故云「使從俗」也。皇氏云：「上「禮從宜」與此「使從俗」互而相通，皆是以禮而使。」義或然也。

**注**「亦事」至「不饗」正義曰：「牲幣之屬，當從俗

所出」者，謂若《郊特牲》及《聘禮》朝聘，皆有皮、馬、龜、金、竹、箭、璧、帛之等，有則致之，無則已，故云「不可常也」。《禮器》曰：「天不生」者，謂天不以四時而生，若李梅冬實。地不養」者，謂居山以魚鼈，居澤以鹿豕。君子不以爲禮」者，謂天不生，地不養之等，君子不將爲饗禮。「鬼神不饗」者，言「君子不以爲禮」者，祇由鬼神不歆饗此非常之物，明鬼神依人也。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

人，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

辭費。爲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禮不踰

節，不侵侮，不好狎。爲傷敬也。人則習近爲好狎。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踐，履也。言履而行之。

行脩言道，禮之質也。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本

也，禮爲之文飾耳。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謂

君人者。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禮

聞來學，不聞往教。尊道藝。**疏**正義曰：此一節

摠明治身立行，交接得否，皆由於禮，故以禮爲目。各隨

文解之。夫禮者，所以定親疏者，五服之內，大功已上

服屬者爲親，小功已下服精者爲疏。故《周禮·小史》：「掌

定繫世，辨昭穆」也。「決嫌疑」者，若妾爲女君期，女君爲

妾，若報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爲婦之嫌，故全不服，是

決嫌也。<sup>①</sup>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

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

而無服。」是「決疑」也。「別同異」者，賀瑒云：「本同今

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

游楊裘而弔」，得禮，是也；「曾子襲裘而弔」，失禮，非也。

但嫌疑、同異，是非之屬，在禮甚衆，各舉一事爲證。而皇

氏具引，今亦略之。禮不妄說人者，禮動不虛。若說

人之德則爵之，問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爲妄

說，近於佞媚也。**注**君子「至」說也」正義曰：此《論

語》文。孔子曰：「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以其

道說之，是妄說，故君子不說也。引證經「禮不妄說人」之

事。「不辭費」正義曰：凡爲人之道，當言行相副。今

直有言而無行，爲辭費。「禮不」至「好狎」禮者，所以

辨尊卑，別等級，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云禮不踰越節

度也。「不侵侮」者，禮主於敬，「自卑而尊人」，故成之不

得侵犯侮慢於人也。「不好狎」者，賢者當狎而敬之，若

直近而習之，不加於敬，則是「好狎」，故鄭云「習近爲好

狎」也。「行脩」至「質也」凡爲禮之法，皆以忠信仁義

爲本，禮以爲文飾。「行脩」者，忠信之行脩。「言道」者，

言合於仁義之道。質，本也，則可與禮爲本也。「禮聞

取於人，不聞取人」熊氏以爲：「此謂人君在上招賢之

<sup>①</sup>也，原作「疑者」，據衛湜《集說》、陳澧《集說》、殿本

卷一齊召南考證及阮校改。

禮，當用賢人德行，不得虛致其身。「禮聞取於人」者，謂禮之所聞，既招致有賢之人，當於身上取於德行，用爲政教。不聞直取賢人授之以位，制服而已。故鄭云「謂君人者」。「皇氏以爲：人君取師受學之法。取於人，謂自到師門取其道藝。」「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禮聞來學」者，凡學之法，當就其師處，北面伏膺。「不聞往教」者，不可以屈師親來就己，故鄭云「尊道藝」也。

禮記正義卷第一

## 禮記正義卷第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分，辨，皆別也。宦，仕也。班，次也。涖，臨也。莊，敬也。學，或爲「御」。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搏，猶趨也。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聚，

猶共也。鹿牝曰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疏**正義曰：此一節

明禮爲諸事之本，言人能有禮，然後可異於禽獸也。<sup>①</sup>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者，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稱，仁是施恩及物，義是裁斷合宜。言人欲行四事，不用禮無由得成，故云「非禮不成」也。道德爲萬事之本，仁義爲群行之大，故舉此四者爲用禮之主，則餘行須禮可知也。道是通物，德是理物，理物由於開通，是德從道生，故「道」在「德」上。此經，道「謂才藝」，「德」謂善行，故鄭注《周禮》云「道，多才藝。德，能躬行」，非是《老子》之「道德」也。熊氏云：「此是《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今謂「道德」，大而言之，則包羅萬事，小而言之，則人之才藝、善行，無問大小，皆須禮以行之。是禮爲道德之具，故云「非禮不成」。然人之才藝、善行得爲道德者，以身有才藝，事得開通，身有美善，於理爲得，故稱「道德」也。「教訓正俗，非禮不備」者，熊氏云：「教，謂教人師法。訓，謂訓說義理。以此教訓，正其風俗，非得其禮，不

① 後「字原脫，據武英殿本《禮記注疏》（下稱「殿本」）補。

能備具，故云非禮不備。一但「教」之與「訓」，小異大同。「分爭辨訟，非禮不決」者，《周禮·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又云「以兩劑禁民獄」，故鄭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爭則萬事通名，故《左傳》云「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又云「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是也。此「爭財曰訟」，對文異耳，散則通名，故《左傳》云「衛侯與元咺訟」，是爭罪亦曰訟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者，上，謂公卿大夫。下，謂士也。君父南面，臣子北面，公卿大夫則列位於上，士則列位於下，兄弟前後，唯禮能定也。《白虎通》云：「君，群也，群下之所歸心也。臣，堅也，厲志自堅也。父，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孳也，孳孳無已也。兄，況也，況父法也。弟，悌也，心順行篤也。」「宦學事師，非禮不親」者，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非禮不親。」《左傳》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餓，問之。」云：「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宦也。「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者，班，次也。朝，朝廷也。次，謂《司士》，正朝儀之位次也。治軍，謂師旅卒伍，各正其部分也。涖，臨也。官，謂卿大夫士各有職掌。行法，謂司寇、士師明刑

法也。皆用禮威嚴乃行也。「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者，《周禮·都宗人》云：「國有大故，則令禱祠。」鄭注云：「祠，謂報塞。」又《小宗伯》注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熊氏云：「祭祀者，國家常禮，牲幣之屬，以供給鬼神，唯有禮乃能誠敬。」「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者，①君子是有德有爵之通稱。王肅云：「君上位，子下民。」又康成注《少儀》云：「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凡禮有深疑，則舉君子以正之。「恭敬」者，何胤云：「在貌爲恭，在心爲敬。」何之所說，從多舉也。夫貌多心少爲恭，心多貌少爲敬。所以知者，《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又云：「貌曰恭。」又《少儀》云：「賓客主恭，祭祀主敬。」《論語》云：「巧言令色足恭。」又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又《孝經說》：「君父同敬，爲母不同敬。」以此諸文言之，凡稱敬多爲尊，故知貌多爲恭，心多爲敬也。又通而言之，則「恭」「敬」是一。《左傳》云「敬恭父命」，《士昏禮》云「敬恭聽宗父母之言」，《孝經》云「恭敬安親」，此並「恭」「敬」連言，明是一也。撝者，趨

①「撝」，原作「撝」，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阮本改。

也。節，法度也。言恒趨於法度。退讓以明禮者，應進而遷曰退，應受而推曰讓。「以明禮」者，既道德仁義已下並須禮以成，故君子之身，行恭敬、趨法度及退讓之事以明禮也。「猩猩」至「禽獸」正義曰：《爾雅》云：「猩猩，小而好啼。」郭注《山海經》云：「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趾封谿縣出猩猩，狀如獾狨，聲似小兒啼。」今案：禽獸之名，經記不同。《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今鸚鵡是羽，曰禽，猩猩四足而毛，正可是獸。今並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為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贊，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摠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

大上貴德，大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報。其次

務施報。三王之世，禮始興焉。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負販者尤輕佻志利，宜若無禮然。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懾，猶怯惑。疏正義曰：此節

明世變道殊，所貴有異，雖負販者，必須有禮。各隨文解之。「大上貴德」者，大上，謂三皇五帝之世也。其時猶淳厚其德，不尚往來之禮，所貴者在於有德，故曰「貴德」也。德主務施其事，但施而不希其反也。皇是三皇，帝是五帝，不云「皇帝」者，恐是一事不分，故鄭升「帝」於「皇」上，以殊異代矣。然五帝雖有三禮五玉，陟方朝會，而猶是揖讓，故上同三皇，是以《禮運》注謂五帝為大道之時也。熊氏云：「三皇稱皇者，皆行合天皇之星。故《詩緯》含神霧」宋均注云：「北極天皇帝，其精生人。」然則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也。鄭玄意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故注《中候勅省圖》引《運斗樞》「伏羲、女媧、神農為三



皇』也。然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犧、神農爲三皇，譙周《古史考》亦然。《白虎通》取伏犧、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則伏犧、神農、黃帝爲三皇，<sup>①</sup>並與鄭不同。此皆無所據，其言非也。鄭數伏犧、女媧、神農，非謂其人身自相接，其間代之王多矣。《六藝論》云：「燧人至伏犧，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鉤》云：「女媧以下，至神農七十二姓。」譙周以爲「伏犧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媧，女媧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是不當身相接。譙周以神農、炎帝爲別人，又以神農爲木德，女媧爲水德，皆非鄭義也。其五帝者，鄭注《中候勅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五帝所以稱帝者，《坤靈圖》云：「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稱之曰帝。」三王稱王者，莊三年《穀梁傳》曰：「其曰王者，人所歸往也。」散而言之，則三皇亦稱帝，則《月令》云「其帝太昊」是也，五帝亦稱皇，則《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是也。至三王德劣，不得上同於天，唯稱王而已。此云「大上貴德」，鄭云「帝皇之世」，則帝皇以上皆行德也。所以《中候握河紀》云：「皇道帝德，非朕所專。」<sup>②</sup>是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不同者，但德由道生，道

爲其本，故道優於德。散而言之，德亦是道，故摠云「貴德」。既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以次推之，則三王行仁，五霸行義。五帝雖行德，亦能有仁，故《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是也。案《老子》云：「道常無名。」河上公云：「能生天地人，則當《大易》之氣也。」《道德經》云「上德不德」，其德稍劣於常道，則三皇之世，法《大易》之道行之也。然則可行之道，則伏犧畫八卦之屬是也，三皇所行者也。「下德不失德」，河上公云：「下德，謂號謚之君。」則五帝所行者也。但三皇則道多德少，五帝則道少德多。」此皆熊氏之說也。今謂道者，開通濟物之名，萬物由之而有，生之不爲功，有之不自伐，虛無寂寞，隨物推移，則天地所生，微妙不測，聖人能同天地之性，其愛養如此，謂之爲道。此則常道，人行大道也。其如此善行，爲心於己爲得，雖不矜伐，意恒爲善，謂之爲德。此則劣於道也。既能推恩濟養，惻隱矜恤於物，謂之爲仁，又劣於德。若其以仁招物，物不從己，征伐刑戮，使人服從，謂之爲義，又

① 「則」，阮本「則」下有「以」字。

② 「專」，原作「事」，據足利本、殿本及《周禮·師氏》賈疏引改。

劣於仁。以義服從，恐其叛散，以禮制約，苟相羈縻，是之謂禮，又劣於義。此是人情小禮，非大禮也。聖人之身，俱包五事，遇可道行道，可德行德，可仁行仁，可義行義，皆隨時應物。其實諸事並有，非是有道德之時無仁義，有仁義之時無道德也。此道德，以大言之，則天地聖人之功也；以小言之，則凡人之行也。故鄭注《周禮》云：「道，多才藝。德，能躬行」，謂於一人之上，亦能開通，亦於己為德。以此言之，則《周禮》「三德」、「六德」，及《皋陶》「九德」，及《洪範》「三德」，諸經傳「道德」，皆有分域，小大殊名，不足怪也。<sup>①</sup>「其民施而不惟報」正義曰：惟，思也。世既貴德，但有施惠，而不思求報也。「其次務施報」正義曰：其次，謂三王之世也。務，猶事也。三王之世，獨親其親，獨子其子，貨力為己，施則望報，以為恒事，故云「務施報」。「禮尚往來」者，言三王之世，其禮主尚往來。

「貧賤」至「不懾」懾，怯也，惑也。貧者之容，好怯惑畏人，使心志不遂。若知禮者，則持禮而行之，故志不懾怯，是以於負販之中必有所尊也。<sup>②</sup>「懾，猶怯惑」正義曰：何胤云：「懾所行為怯，迷於事為惑。」義或當然。人生

十年曰幼，學；<sup>③</sup>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內則》曰：

「十年，出就外傳，住宿於外，學書計。」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有室，有妻也。妻稱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艾，老也。六十曰耆，指使；指事使人也。六十不與服戎，不親學。七十曰老，而傳；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八十九十曰耄；耄，憊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耄又及之。」七年曰悼。悼，憐愛也。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愛幼而尊老。百年曰期，頤。期，猶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而已。大夫七十而致事。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若不得謝，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若辭

① 「人生十年曰幼學」，衛氏《集說》引朱熹云：「陸農師點『人生十年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下倣此。亦有理。」孫希旦《禮記集解》（下稱《集解》）云：「愚謂鄭氏解『幼學』云：『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則本於『幼』字讀斷。孔疏始以『幼學』、『弱冠』等相連解之，失鄭氏之意矣。」今按：孫說是也。今經文標點從鄭氏，疏文標點從孔氏，庶免兩傷。

謝之。<sup>①</sup>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几杖、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尊賢。<sup>②</sup>《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於其國則稱名。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鄰國來問，必問於老者以答之。制，法度。**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幼而從學，至於成德，終始之行，皆遵禮制。各隨文解之。「人生十年曰幼，學」者，謂初生之時，至十歲，依《內則》「子生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故以十年為節也。幼者，自始生至十九時。故《檀弓》云「幼名」者，三月為名稱幼，《冠禮》云「棄爾幼志」，<sup>③</sup>是十九以前為幼。《喪服傳》云「子幼」，鄭康成云「十五以下」，皆別有義。今云「十年曰幼，學」，是十歲而就業也。「二十曰弱，冠」者，<sup>④</sup>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並至二十九，通得名「弱冠」，以其血氣未定故也。不曰「人生」，並承上可知也。今謂庶人及士之子，若卿大夫，十五以上則冠，故《喪服》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是也。其冠儀與士同，故《郊特

牲》云「無大夫冠禮」是也。其大夫之子，亦二十而冠。其諸侯之子，亦二十而冠。天子之子，則十二而冠。若天子、諸侯之身，則皆十二而冠。其釋在《冠義》。「三十曰

<sup>①</sup>「勞若」，足利本同，余本、撫本、岳本、阮本皆作「勞苦」，疑是。何者？孔疏：「若不得謝者，謝猶聽許也。君若許其罷職，必辭謝云：『在朝日久，劬勞歲積。』是許其致事也。」孔疏之「劬勞」，即鄭注之「勞苦」也。知者，《詩·邶風·凱風》：「母氏劬勞。」毛

傳：「劬勞，病苦也。」是劬勞有「病苦」義。以疏證注則注當作「勞苦」明矣。且「勞苦」一詞，鄭注常用。即以《禮記》而論，《樂記》：「《宵雅》肆三。」鄭注：「肆，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祭統》：「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官于宗周，奔走無射。」鄭注：「射，厭也。言莊叔常走，至勞苦而不厭倦也。」作

「勞苦」則不辭，蓋形近而誤。  
<sup>②</sup>「尊」，原作「貪」，據朱熹《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九、《欽定四庫全書考證》及孫詒讓《校記》改。  
<sup>③</sup>「禮」，原作「義」，據阮本、阮校改。

<sup>④</sup>「二十曰弱冠」，此句上原衍「至」字，據阮本和潘宗周

《禮記正義校勘記》（下稱《校勘記》）刪。

壯，有室」者，三十而立，血氣已定，故曰壯也。壯有妻，妻居室中，故呼妻爲室。若通而言之，則「宮」「室」通名。故《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別而言之，論其四面穹隆則曰宮，因其貯物充實則曰室。室之言實也。今不云「有妻」而云「有室」者，妻者，齊也，齊爲狹局，云「室」者，含妾媵，事類爲廣。案《媒氏》云：「男三十，女二十」，鄭康成云：「二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焉。』」《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四十曰強，而仕者，三十九以前通曰壯，壯久則強，故「四十曰強」。「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二則氣力強也。「五十曰艾，服官政」者，四十九以前通曰強，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五十是知天命之年，堪爲大夫。服，事也。大夫得專事其官政，故曰「服官政」也。鄭康成注《孝經》云「張官設府，謂之卿大夫」，即此之謂也。熊氏云：「案《中候運衡》云：『年耆既艾。』」<sup>①</sup>注云：「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時堯年七十，故以七十言之。」又《中候準讖》云：「仲父年艾，誰將逮政？」注云：「七十曰艾者，云誰將逮政，是告老致政。」致政當七十之時，故以七十曰艾。「六十曰耆，指使」，

賀瑒云：「耆，至也，至老之境也。六十耳順，不得執事，但指事使人也。」鄭注《射義》云：「耆，耄，皆老也。」<sup>②</sup>注「六十」至「不親學」正義曰：此《王制》文，引之者，證不自使也。「七十曰老，而傳」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七十其老已全，故言「老」也。既年已老，則傳徙家事，付委子孫，不復指使也。

<sup>①</sup>注「傳家」至「之父」正義曰：然庶子年老，亦得傳付子孫，而鄭唯云「謂宗子」者，爲《喪服》有「宗子孤爲殤」，鄭云：「言孤，有不孤者，謂父有廢疾若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鄭今欲會成《喪服》義，故云「宗子之父」也。<sup>②</sup>又一云：宗子，並謂五宗也。五宗之子，並是傳祭之身，故指之也。庶子乃授家事於子，非相傳之事，此既云「傳」，故鄭知非庶子也。必爲宗子父者，以經言「傳」，傳者，上受父祖之事，下傳子孫。子孫之所傳家事，祭事爲重，若非宗子，無由傳之。但七十之時，祭祀之事，猶親爲之，其視濯漑，則子孫。故《序卦》注云：「謂父退居田里，不能備祭宗廟，長子當親視滌濯鼎俎是也。」若至八

<sup>①</sup>「年耆既艾」，阮校引浦鏜校云：「《北史》作『堯年耆艾』。」

<sup>②</sup>「云」，原作「引」，阮校引浦鏜校云：「『引』當『云』字誤。」按：浦校是，據改。

十，祭亦不爲。故《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不及也。」注云：「不齊則不祭也。」「八十九十曰耄」，耄者，僻謬也。人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故並言二時也。

**注**「耄悞」

至「及之」正義曰：「耄，悞忘也」者，悞忘即僻謬也。

所引《春秋》，案《左傳》昭元年，周景王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定公勸趙孟纂禹之績，廣遠樹之功，趙孟對云：「老夫罪戾，朝不謀夕。」劉子歸，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引之者，證老爲耄。

「七年曰

悼」者，悼，憐愛也。未有識慮，甚可憐愛也。年七歲而在九十後者，以其同不加刑，故退而次之也。「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者，幼無識慮，則可憐愛，老已耄，而可尊敬，雖有罪而不同不加其刑辟也。《周禮·司刺》有三赦，

「一曰幼弱，二曰老旄，三曰憊愚」，鄭注云：「若今時律令，

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故《司刺》有三赦，皆放免不坐也。「百年曰期，頤」者，期，要也。

頤，養也。人生百歲，不復知衣服、飲食、寒煖、氣味，故人子用心，要求親之意而盡養道也。「頤，養也」，《易·序

卦》文。「大夫七十而致事」者，「七十曰老」，在家則傳

家事於子孫，在官致所掌職事還君，退還田里也。不云

「置」而云「致」者，「置」是廢絕，「致」是與人，明朝廷必有

賢代己也。《白虎通》云：「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耳目不聰明，是以退老去避賢也，所以長廉遠耻。懸車，示不用也。致事，致職於君。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也。」「若不得謝」者，謝，猶聽許也。君若許其罷職，必辭謝云：「在朝日久，劬勞歲積。」是許其致事也。今不得聽，是其有德尚壯，猶堪掌事，不聽去也。

「則必賜之几杖」者，熊氏云：「既不聽致事，則《祭義》云

「七十杖於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於國」，

八十杖於朝」是也。一案《書傳》云「七十杖於朝」，鄭注云

「朝當爲國」者，以其下有「八十杖於朝」，故以「朝」當爲

「國」也。與《王制》同，並謂聽致事也。「行役以婦人」

者，行役，謂本國巡行役事。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也。

「適四方，乘安車」者，適四方，謂遠聘異國，時乘安車。

安車，小車也，亦老人所宜。然此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今言「行役」、「婦人」、「四方」、「安車」，則相互

也，從語便，故離言之耳。「自稱曰老夫」者，若此老臣

行役及適四方，應與人語，其自稱爲「老夫」，言己是老大

夫也。必稱「老」者，明君貪賢之故，而臣老猶在其朝也。

**注**「几杖」至「耄矣」。正義曰：「安車，坐乘，若今小

車」者，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既老，故乘一馬小

車，坐乘也。庾蔚云：「漢世駕一馬而坐乘也。」熊氏云：

「案《書傳略說》云：『致仕者以朝，乘車輜輪。』鄭云：『乘車，安車。言輜輪，明其小也。』」《春秋傳》曰「老夫耄矣」

者，引《左傳》證老臣對他國人自稱老夫也。此是《春秋》隱四年衛石碏辭也。石碏、子厚與衛州吁遊，吁弑其異母兄完而自立，未能和民，欲結強援。時陳侯有寵於周桓王，州吁與石、厚往陳，欲因陳自達於周。而石碏遣人告陳曰：「衛國偏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於其國則稱名」者，「於其國」，謂自與其君言也，雖老猶自稱名也。

**注** 君雖尊異之，自稱

猶若臣」者，案《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士相見禮》云「上大夫於他邦之君曰「外臣」。是上大夫於己君自稱為「下臣」，於他國君自稱為「外臣」。又《玉藻》云：「下大夫自名。」又鄭注《玉藻》云：「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則曰外臣某。」是下大夫於己君稱名，於他國曰外臣某。此既自稱「老夫」，宜是上大夫，而稱名從下大夫者，既被君尊異，故臣亦謙退，從下大夫之例而稱名也。且《玉藻》所云，是其從下大夫例，然臣於君單稱名，無嫌也。「越國而問焉，

必告之以其制」越國，猶他國也。若他國來問己國君之政，君雖已達其事，猶宜問於老賢，老賢則稱國之舊制以

對他國之間也。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從，猶就也。長者問，<sup>①</sup>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當謝不敏，若曾子之為。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有事取

謀議於長者。各依文解之。

「操几杖以從之」者，操，執

持也。杖可以策身，几可以扶己，俱是養尊者之物，故於謀議之時將就也。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

昏定而晨省。定，安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

在醜夷不爭。醜，衆也。夷，猶儕也。四皓曰：「陛下

之等夷。」**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子事親奉養之禮，又去

爭訟。今各隨文解之。

「昏定而晨省」者，上云「冬溫夏

清」，是四時之法，今說一日之法。定，安也。晨，旦也。

應卧，當齊整牀衽，使親體安定之後退。至明旦，既隔夜，

早來視親之安否何如。先昏後晨，兼示經宿之禮。熊氏

云：「晨省者，案《內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

而朝。』」在醜夷不爭」者，此一句明朋儕禮也。醜，衆也。

夷，猶儕也。皆等類之名，風俗語不同，故兼言之。夫貴

<sup>①</sup> 自「長者問」始，至「夫為人子者」節**疏**「不敢以成尊比

踰於父」止，底本原據毛本鈔補，今改據足利本補。

賤相臨，則有畏憚。朋儕等輩，喜爭勝負，亡身及親，故宜誠之以不爭。注「醜衆」至「等夷」正義曰：「醜，衆也」，《釋詁》文。謂在衆不忿爭也。云「四皓曰：陛下之等夷」者，證「夷」是等類也。四皓，漢時隱人高士也。其四人，一東園公，二綺里季，三夏黃公，四角里先生，皆老，髮白皓素，因呼爲四皓。隱商山，不仕，高祖數召不出。後爲高祖欲廢呂后之子盈，而立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爲太子，張良使太子卑辭安車，遣辯士以請四皓。四皓果來，舍建城侯所。至漢十一年，黥布反，高祖令太子將兵擊之。四皓自相謂曰：「凡來，欲以安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驍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爲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之』，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之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之等夷，今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於是呂后如四皓言以請高祖，高祖時疾，自行。十二年，破黥布還而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皓從太子。高祖驚曰：「吾召公數歲，公逃我，今反從我兒

乎？」四皓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sup>①</sup>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sup>②</sup>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不敢受重賜者，心也。如此而五者備有焉。《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

①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萬斯大《禮記偶箋》卷一：「此必其平日有孝、慈、仁、弟、信五者之實，然後有是稱。若止是『三賜不及車馬』，未可即爲純孝，人亦未必遂稱之。故愚謂五句之首當有闕文。蓋此篇集他書要語成篇，朱子謂『大意相似而文多不屬』是也。」虞萬里《上海圖書館藏稿本〈禮記訂訛〉初探》（下稱《初探》）云：「朱子、萬斯大讀書心細如髮，其意見很可致思。」

② 「車馬」，《考文》引古本，「車馬」上有「受」字，衛氏《集說》同。

鄉」。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sup>①</sup>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敬父同志如事父。此孝子之行也。**疏**正義

曰：此一節明人子謙卑，行著於外，所敬又廣。今各隨文解之。言「夫」者，貴賤悉然也。三賜，三命也。言爲人子雖受三命之尊，終不敢受車馬。車馬則身有成尊，便比踰於父，故不受。所以許受三命而不許受車馬者，命是榮美光顯祖父，故受也；車馬是安身，身安不關先祖，故不受也。不云「不受」而云「不及」者，「受」是已到之目，明人子非唯外迹不受，抑亦心所不及於此賜也。注「三賜」至「於君」正義曰：云「三賜，三命」者，受命即受賜，故「三賜，三命」。故《公羊》云：「命者何？加我服。錫者何？賜也。」是其「命」、「賜」相將也。云「凡仕者，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者，皆約《周禮·大宗伯》之文。案《大宗伯》「一命受職」，職則爵也。又《宗伯》「三命受位」，鄭康成云：「始有列位於王朝。」今言「受車馬」者，但「三命受位」，即受車馬。以經云「車馬」，故以「車馬」言之。云「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者，以公侯伯卿三命，其子不受，不敢比於父。公侯伯大夫、子

男卿再命，公侯伯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其子三命不受車馬者，皆是不敢踰於父。不言天子、諸侯之子不敢受者，以其父位既尊，不得言「不敢比踰」，故云「自卑遠於君」。案《周禮》「九儀，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案《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鉅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sup>②</sup>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之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其專征。慈孝父母，賜以鉅鬯，以歸祭祀。」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然則此「三賜」，鄭康成知非九賜之第三，而云三命之賜

① 「志同者」，《考文》引古本「志」上有「執」字，與疏合。

② 「進退有節」至「以歸祭祀」，常盤《校記》云：「按《公羊》莊元年疏所引文與此少異。」



者，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者，《王制》云：「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二曰衣服之屬是也。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王制》云：「賜弓矢，然後征。」《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瓚。」又《尚書》文侯仇受弓矢、柎鬯，《左傳》晉文公受大路、戎路、弓矢、柎鬯、虎賁，此皆九命之外始有衣服、弓矢、柎鬯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命同也。且此云「三賜不及車馬」，其九賜「一曰車馬」，何由「三賜不及車馬」乎？故知此三賜非九賜之三賜也。若是九賜之三賜，即是身八命九命之尊，禮絕凡庶，何得下文云「州閭鄉黨、僚友、交遊」也？故康成以爲諸侯及卿大夫之子三命者。其《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户，三曰納陛，四曰興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柎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異義》許慎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具如前說。其大夫賜樂，《鄉飲酒》注云「大夫若君賜樂」，及《左傳》魏絳有金石之樂，非九賜之正法也。車馬之賜，進退由於君命，今言「不受」者，君子仕，辭位不辭祿，其賜終必受之，故鄭注下文「不敢受重賜者，心也」。「故州」至

「信也」《周禮·司徒》去王城百里置遠郊，遠郊之內爲六鄉，六鄉之民，「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又《遂人》職主六遂，六遂之民在遠郊之外，「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今不言六遂者，舉近耳。若六遂之中有此孝者，則亦稱之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親，指族內。戚，言族外。慈者，篤愛之名。兄弟，外內通稱。親疏交接，並見其慈而稱之。「僚友稱其弟也」，僚友，同官者也。弟者，事長次第之名。孝子能接同官，有所次序，不敢踰越等級，故同官之友稱之。「執友稱其仁也」，執友，執志同者也。同師之友，意趣相得，綢繆切瑳，故其見仁恩之心而稱之。「交遊稱其信也」，交遊，汎交也。結交遊往，本資信合，故稱信也。熊氏云：「然此五句，上始州閭，下及交遊，亦其次也。前孝後信，又爲差序。略舉五者，餘行可知。『不敢受賜者，心也』，不受由心，故有五稱也。」「見父之執」者，此亦承爲人子之事也，明非唯見交遊爲善，乃徧至父友也。自上詣下曰見，自下朝上曰見。父之執，謂執友與父同志者也。或故往見，或路中相見也。夫爲人子者，出必

告，反必面，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緣親之意欲知之。恒言不稱老。廣敬。年長以倍，則父事之。謂年二十於四十者。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爲人父之端。今四十於二十者，有子道。《內則》曰：「年二十，惇行孝弟。」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席以四人爲節，因宜有所尊。疏正義曰：此一節亦明人子事親之法，遊方習業及汎交之禮。亦各隨文解之。「恒言不稱老」者，「老」是尊稱，若其稱老，乃是已自尊大，非是孝子卑退之情，故注云「廣敬」。言「廣」者，非但敬親，因敬親廣敬他人。或云子若自稱老，父母則甚老，則感動其親，故舜年五十而慕是也。「年長以倍，則父事之」者，此謂鄉里之中，非親非友，但二十以後，年長倍已，則以父道事之，即「父黨隨行」也。注「謂年」至「孝弟」正義曰：人年三十而娶，於後乃有子，則三十於六十，乃是倍年。今鄭言「二十於四十」者，但二十加冠成人，責以爲人父爲人子之禮，雖未有妻

子，有爲人父之端。又《內則》云二十乃能「敦行孝弟」，可責以孝子之行，故二十於四十，約之爲倍年也。以二十未合有子，故鄭云「爲人父之端，有子道」也。「十年以長，則兄事之」者，謂年二十於三十者。全倍者，父事之。半倍，故兄事之也。兄事之，則正差退而鴈行也。「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者，謂並行而差退。若未二十童子，則無此禮，以其不能「敦行孝弟」。《論語》云「與先生並行」，《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者，舉成人有此禮也，童子禮則無也。此謂二十於二十五者肩隨，則齊於鴈行也。然則以此肩隨而推之，上云「父兄事之」，豈是溫清如親？正言其或行來坐席，推前相類耳。「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者，謂朋友居處法也。群，朋友也，子夏曰「吾離群」是也。古者地敷橫席而容四人，四人則推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會應一人別席，因推長者一人於異席也。注「席以」至「所尊」正義曰：熊氏云：「知四人爲節者，以此云「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既長者一人異席，餘則四人矣。案《公食大夫禮》云「蒲筵常，加萑席尋」，此以蒲席者，故得容四人。此群居之法。若賓主禮，席皆無同坐之法。故《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不相連屬也。《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謂

相連屬也。《燕禮》及《大射》「公三重，大夫再重」，<sup>①</sup>是皆異席也。「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闌之中。《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食饗不爲概，概，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祭祀不爲尸，尊者之處，爲其失子之道。<sup>②</sup>然則尸卜筮無父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恒若親之將有教使然。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爲其近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毀訾，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疏正**

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居處及行立、待賓、祭祀敬慎之事。各隨文解之。此明孝子居處閨門之內，不言「凡」者，或異居，禮則不然。「居不主奧」者，主，猶坐也。奧者，室內西南隅也。室嚮南，戶近東南角，則西南隅隱奧無事，故呼其名爲奧。常推尊者于閑樂無事之處，故尊者居必主奧也。既是尊者所居，則人子不宜處之也。「坐不中席」者，<sup>③</sup>席四人，則席端爲上。今不云「上席」而言「中」者，舊通有二：一云敬無餘席，非唯不可上，亦不可中也。

一云共坐則席端爲上，獨坐則席中爲尊。尊者宜獨，不與人共，則坐常居中，故卑者坐不得居中也。「行不中道」者，尊者常正路而行，卑者故不得也。男女各路，路各有中也。「立不中門」者，中央有闌，闌傍有棖，棖謂之門楔。<sup>④</sup>今云「不中門」者，謂棖闌之中，是尊者所行，<sup>⑤</sup>故人子不得當之而行也。**注**「謂與」至「異宮」正義曰：凡上四事，皆謂與父同宮者爾。若命士以上，則父子異宮，則不禁。所以爾者，有命既尊，各有臣僕、子孫應敬已故

① 《燕禮》及《大射》公三重大夫再重，按「公三重，大夫再重」，蓋《儀禮·鄉飲酒禮》文，不見於《燕禮》及《大射》。

② 「之一」，撫本、衛氏《集說》無「之一」字，浦鏜校與張敦仁《考異》均以「之一」爲衍字。按《儀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賈疏引鄭注亦皆無「之一」字。

③ 「坐不中席」，此句上原衍「一」字，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刪。

④ 「楔」，原作「棖」，孫詒讓《校記》云：「棖爲門棖，古書未見，疑「棖」當爲「楔」。《爾雅·釋官》：「棖，謂之楔。」今按：孫說是。《玉藻》：「士介拂棖」，鄭注亦云「棖，門楔也」。據改。

⑤ 「行」，浦鏜校云：「「立」誤「行」。下「而行」亦當作「而立」。按：衛氏《集說》「而行」作「而立」。

也。云「不敢當其尊處」者，四事皆尊者之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者，《爾雅·釋宮》文。郭璞注云：「隱奧之處。」「西北隅謂之屋漏」，孫氏云：「日光所漏入。」「東北隅謂之宦」，孫氏云：「日側之明。」是宦，明也。「東南隅謂之交」，郭氏云：「隱闇也。」云「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者，證有異居之道也。「食饗不爲概」，熊氏云：「謂傳家事，任子孫。若不傳家事，則子孫無待賓之事。大夫士或相往來，設於饗食。概，量也。不制設待賓饌具，事由尊者所裁，而子不得輒豫限量多少也。」「祭祀不爲尸」者，尸代尊者之處，故人子不爲也。「聽於無聲」者，謂聽而不聞父母之聲。此明人子常禮也。「視於無形」者，謂視而不見父母之形。雖無聲無形，恒常於心想像，似見形聞聲，謂父母將有教使已然也。「不苟訾，不苟笑」者，苟，且也。相毀曰訾。不樂而笑爲苟笑。彼雖有是非，而已苟譏毀訾笑之，皆非彼所欲，必反見毀辱，故孝子不爲也。

**注**「爲其至」後笑」正義曰：「危」解「不登高，不臨深」，「辱」釋「不訾，不笑」也。云「君子樂然後笑」者，引《論語》證「不苟笑」之事也。此是公明賈答孔子云「夫子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孝子不服

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sup>①</sup>父母存，不許友以死，爲忘親也。死，爲報仇讎。<sup>②</sup>不有私財。**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自謹慎其身，不許友以死及不得有私財之事。各隨文解之。「不服闇」者，服，事也。謂不行事於闇中也。一則爲卒有非常，二則闇中行事，好生物嫌，故孝子深戒之。「父母存，不許友以死」者，謂不許爲其友報仇讎也。親存須供養，則孝子不可死也。若父母存，許友報仇怨而死，是忘親也。親亡，則得許友報仇。故《周禮》有「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白虎通》云：「親友之道不得行者，<sup>③</sup>亦不許友以死耳。」「不有私財」者，家事統於尊，財關尊者，故無私財。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爲其有喪象也。純，緣也。《玉藻》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

① 「男」，《考文》引古本「男」上有「禮」字。

② 「爲」，《考文》引古本作「謂」。

③ 「親友之道不得行者」，浦鏗、孫詒讓據《白虎通·三綱六紀》校，皆以爲「親」當作「朋」，「道」下當有「親存」二字。

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爲人子父母存及孤子衣冠純飾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不言「凡」者，若仕者或遇凶荒，雖親存亦須素服，非要在親沒，故不言「凡」。「父母存，冠衣不純素」者，冠純，謂冠飾也。衣純，謂深衣領緣也。《禮》：「具父母、太父母，<sup>①</sup>冠衣純以纁」；若有父母無太父母，則純以青，若少而并無，則乃純素也。故親存者，不得純素也。

**注**「爲其」至「以青」正義曰：引《玉藻》「縞冠玄武，子姓之冠」，證冠純有吉凶之別也。縞冠者，薄絹爲之。玄武者，以黑繒爲冠卷也。子姓者，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爲子姓。父有服未畢，子雖已除，猶未全吉也，故「縞冠玄武」。「玄武」是吉，「縞冠」爲凶，明吉凶兼服也。何胤云：「繒裏卷武也。」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又證有素爲凶也。當祥之日，朝服縞冠。祥祭之後，則縞冠素紕。何胤云：「素紕，謂緣冠兩邊。」云《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者，引證不純以素之事。孤子

當室，冠衣不純采。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謂年未三十者。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爲孤也。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疏**正義曰：

上言有親而不素，此言無親而素者也。「孤子」，謂二十九以下而無父者。「當室」，謂適子也。既少孤，故雖除服，猶自素也。然《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則嫡庶悉然，今云「當室」，則似庶子不同。所以爾者，通者有二。云「凡子皆然，豈唯當室」。但嫡子內理蒸嘗，外交宗族，代親既備，嫌或不同，故特明之。所以鄭引《深衣》爲注，會證凡孤子悉同也。崔靈恩云：「指謂當室者，不當室則純采。所以然者，當室之孤，內理蒸嘗，外交宗族，所履之事，莫不傷心，故特純素示哀也。《深衣》不云「當室」者，文略耳。」**注**「早喪」至「以素」正義曰：三十以外遭喪者，除服後即得純采。今所言雖是除喪，未三十，不得純采。若至三十，則亦采也，故云「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也。然注前解「適子」，後引《深衣》，似崔解也。《深衣》不言冠者，從可知也。幼子常視母誑。視，今之「示」字。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無誑欺。童子不衣裘、裳，

①「太父母」下原有「存」字，阮校云：「浦鏜云「存」字衍。按浦鏜是也，否則與《深衣》不合。」今按：阮校是，據刪。

裘大溫，消陰氣，使不堪苦。不衣裘裳，<sup>①</sup>便易。立必正

方，不傾聽，習其自端正。長者與之提攜，則兩

手奉長者之手。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

負、劍，辟咡詔之，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

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則掩口而

對。習其鄉尊者屏氣也。<sup>②</sup>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父母

教子及衣裘裳之法也。各隨文解之。小兒恒習效長

者，長者常示以正事，不宜示以欺誑，恐即學之。故曾子

兒啼，妻云：「兒莫啼，吾當與汝殺豕。」兒聞輒止。妻後向

曾子說之，曾子曰：「勿教兒欺。」即殺豕食兒。是不誑也。

**注**「視，今之示字」正義曰：古者觀視於物及以物視

人，則皆作「示」傍著「見」。後世已來，觀視於物，作「示」

傍著「見」，以物示人，單作「示」字。故鄭注經中「視」字

者，是今之以物示人之「示」也，是舉今以辨古。《昏禮》

「視諸衿鞶」，注云：「視乃正字，今文「視」作「示」，俗誤行

之。」言「視正字」也，言古之以物示人作「視」字爲正，故云

「視乃正字」。今文《儀禮》應爲古「視」字，乃作今「示」字，

故言俗誤也。「童子不衣裘裳」，童子，未成人之名也。

衣，猶著也。童子體熱，不宜著裘，裘大溫，傷陰氣也。又

應給役，若著裳，則不便，故並不著也，故童子並緇布襦袴也。**注**「裘大」至「便易」正義曰：「使不堪苦」者，熱消

陰氣，則不堪苦使也。此童子不衣裘裳，二十則可，故《內

則》云「二十可以衣裘帛」。國君十二冠，則裘裳早矣。女

子十五許嫁者則亦衣帛。《詩》云「乃生男子，載衣之裳」，

是初生暫行此禮。「立必」至「而對」「立必正方」，立

宜正嚮一方，不得傾頭屬聽左右也。張逸云：「此說其威

儀常然。」「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者，非唯

教之聽立，至於行步，亦宜教之。提攜，謂牽將行時，因牽

行之，又教之爲節也。「奉長者之手」，爲兒長大，方當供

養扶持長者，故先使學之，令習便也。張逸云：「說其見與

行之法也。」「負、劍，辟咡詔之」者，豈但在行須教正，在

抱時亦令習也。負，謂致兒背上也。劍，謂挾於脇下，如

帶劍也。辟，傾也。咡，口旁也。詔，告也。長者或若負

兒之時而與之語，當傾頭以告之也。不正嚮之，令氣不觸

<sup>①</sup>「裘裳」，張敦仁《考異》云：「案《正義》云「又應給役，若著裳則不便」云云，是此句中無「裘」字明甚，有者

衍耳。」孫詒讓《校記》略同張說。

<sup>②</sup>「鄉」，此《釋文》本，《正義》本則作「嚮」。

兒也，亦令見長者所爲而復習之也。張逸云：「辟咡詔之，傾頭以告，教之也。」此長者之爲也。此負謂兒在人背上曰負，兒在懷中亦稱負，謂兒負之。故《內則》云「三日始負子」，注云：「負之，謂抱之。」**注**「口旁曰咡」正義曰：案《管子書·弟子職》云：「食已，循咡覆手。」謂弟子食訖，以手循覆於咡，故知是口旁也。「則掩口而對」者，嚮長者告語之。此是童子答長者，童子雖未能掩口而對，<sup>①</sup>長者亦教其爲之其禮，以爲後法。掩口，恐氣觸人。<sup>②</sup>張逸云：「謂令小者如是所習，嚮尊者屏氣也。」

禮記正義卷第二

①

「掩」字原漶滅全闕，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修補。

②

「人」字原漶漫闕下半，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修補。

## 禮記正義卷第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尊不二也。

先生，老人教孝者。

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

拱手。爲有教使。

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

則趨而退。爲其不欲與己並行。

從長者而上丘

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爲遠視不察有所問。

登城

不指，城上不呼。

爲惑人。

將適舍，求毋固。

謂行而就人館。

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舊常，或

時乏無。《周禮·土訓》：

「辨地物，原其生，以詔地求。」其

類。將上堂，聲必揚。

警內人也。戶外有二

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

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不干掩人之私也。

奉扃，敬也。戶開亦開，戶闔亦闔。不以後來變

先。有後人者，闔而勿遂。示不拒人。毋踐

屨，毋踏席，搯衣趨隅，必慎唯諾。趨隅，升席

必由下也。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

**疏**正義曰：此

一節明事師長之禮并自恭謹之法。今各隨文解之。

「從於先生」者，謂從行時。先生，師也。謂師爲先生者，

言彼先己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稱爲弟子者，言己自處如

弟子，則尊師如父兄也。故公西華、子夏之徒答孔子，皆

自稱弟子也。雷次宗以爲「師如父兄，故自稱弟子也」。

今明若從師行，不得輒往路傍與他人言也。而《論語》云

「有酒食，先生饌」，則先生之號，亦通父兄。崔靈恩云：

「凡言先生，謂年德俱高，又教道於物者。凡云長者，直以

年爲稱也。凡爲君子者，<sup>①</sup>皆爲有德尊之，不據年之長

幼。故所稱不同也。」「遭先」至「拱手」此明道路與師

長相逢之法。遭，逢也。趨，疾也。拱手，見師而起敬，故

疾趨而進，就之也。又不敢斥問先生所爲，故正立拱手而

①「爲」，阮本作「言」，義勝。



聽先生之教。

「先生，老人教學者」正義曰：案《書

傳略說》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

教於州里。」《鄉射》注云：「先生，鄉大夫致仕者。」此云「老

人教學者」，則通凡老而教學者是，未必皆致仕者。

「與之言則對」此謂問時事之言則對，若問已大事則辭讓然

後對。故前文云「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則必鄉長者所視」長者東視則東視，長者西視則西視。從

先生，君子亦然。「將適舍，求毋固」正義曰：自此以

下，雖從師長，兼明爲賓客禮也。適，猶往也。舍，主人家

也。固，猶常也。凡往人家，不可責求於主人，覓常舊有之

物，故曰「求毋固」也。

「周禮」至「其類」正義曰：案

《地官·土訓職》云「辨地物」，鄭注云：「別其所有所無。

原其生者，生有時。以告王之求也。若地所無及物未生，

則不求。」與此相類也，故引之證「求毋固」也。

「戶外」至「唯諾」正義曰：此一節明謂室有兩人，故戶外有二

屨。此謂兩人體敵，故二屨在外。知者，以《鄉飲酒》「無

筭爵，賓主皆降，脫屨於堂下」，以體敵故也。若尊卑不

同，則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故《少儀》云「排闥脫屨於戶

內者，一人而已矣」是也。案《屨人》注云：「複下曰舄，禪

此言，古人之言，無問禪之與複，皆名爲屨。今人言屨，正謂禪者也。

「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者，若一屨，有

一人，一人無非法之私事，則外人可即入。若有二屨，二

屨是有二人，或清閑密事，<sup>①</sup>若內人語聞於戶外，則外人

乃可入也。熊氏以爲：「一人之屨在戶內，其戶外有二屨，

則三人也。下文云：「離坐離立，<sup>②</sup>無往參焉」，則知戶內

二人，不得參之。故知戶外有二屨者，<sup>③</sup>當有三人。」義亦

通也。「將入戶，視必下」者，雖聞言而入，亦不得舉目

而視，恐覩人私，故必下。「入戶奉扃」者，「奉扃」之說，

事有多家。今謂《禮》有鼎扃，所以關鼎。今關戶之木，與

關鼎相似，亦得稱扃。凡常奉扃之時，必兩手向心而奉

之。今入戶雖不奉扃木，其手若奉扃然。以其手對戶，若

奉扃，言恭敬，故言奉扃也，是以注云「奉扃，敬也」。

「視瞻無回」者，初將入時，視必下，而竟不得迴轉廣有瞻

視也。「戶開亦開」者，既入戶，不以後來變先，若戶本

①「清閑」，阮本作「清閑」。阮校云：「闕、監本作「清問」，毛本作「請問」。」

②「文」，原作「入」，據足利本、阮本改。

③「二」，原作「三」，據足利本、阮本及衛氏《集說》改。

開，則今人者不須闔也。「戶闔亦闔」者，戶若本闔，則今人者不須開也。「有後人者，闔而勿遂」者，有後人者，謂己於先人後，猶有人又應人者也。雖己應還闔，當徐徐欲作闔勢，以待後人，不得遂闔，以成拒後人，故注云「示不拒人」。「毋踐屨」者，踐，蹋也。既並脫屨戶外，其人或多，若後進者，不得蹋先人者屨。「毋踏席」者，踏，猶躐也。席既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己位上，不發初從上，從上為躐席也。《玉藻》云「升席不由前，為躐席」也。熊氏以為「踏席，猶逆席。逆席，謂從上升，故鄭云『必由下』」。《玉藻》所云者，自是不由席前升，與此別。「摳衣趨隅」者，摳，提也。衣裳也。趨，猶向也。隅，猶角也。既不踏席，當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角，從下而升，當己位而就坐也。「必慎唯諾」者，唯，咍也。咍諾，應對也。既坐定，又慎於應對。「趨隅」至「乃應」正義曰：案《鄉飲酒》云「賓升席自西方」，注云：「升由下也，升必中席。」彼謂近主人為上，故以主西為之下。凡席，皆升由下，降由前。云「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者，舉，猶問也，謂不先問也。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闔右，臣統於君。闔，門櫪。不踐

闔。闔，門限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士出入君門

之法。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也。故盧注《檀弓下》云：

「門以向堂為正，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今此大夫士是臣，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賓，故出入君門恒從闔東也。其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人時仍依闔東。其《大射》注云「左則由闔西」者，①汎解賓客人門之法也。

「不踐闔」者，踐，履也。闔，門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凡與客人

者，每門讓於客。下賓也。敵者迎於大門外。《聘

禮》曰：「君迎賓於大門內。」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人為席，為猶敷也。雖君亦然。然後出迎客。

客固辭，又讓先人。主人肅客而入。肅，進也。

進客，謂道之。主人人門而右，客人門而左。

右，就其右。左，就其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

①「其大射注云左則由闔西者」，按：「大射」，疑當作「燕禮」，蓋「左則由闔西」之注，乃《燕禮》「小臣納卿大夫」節注文。

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降，下也。謂大

夫於君，士於大夫也。不敢輒由其階，卑統於尊，不敢自專。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復其正。主

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

拾，當爲「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

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以上。重蹉跌也。連步，謂

足相隨，不相過也。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

階則先左足。近於相鄉敬。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賓

與主人送迎相讓及升堂行步之法。各隨文解之。言

「凡」者，通貴賤也。「每門」者，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

二門。客敵者，主人出門外迎客，主人輒先讓，不先入，故

曰「每門讓於客」也。貴賤禮不並存。且諸侯自相爲賓之

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摯及行人。若諸侯

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摯出門相

接。若主君是公，則摯者五人，侯伯則摯者四人，子男則

摯者二人。所以不隨命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

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闌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

軾，北嚮而立。鄭注《考工記》云：「軾，轂末也。」其侯伯

立當前侯胡下，此子男立當衡，注：「衡，謂車軛。」其君

當軫。而九介立在公之北，邇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

出，直闌東南，西嚮立。摯在主人之南，邇迤東南立，並西

嚮也。使末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摯

介既竟，則主君就賓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來

詣己，恐爲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

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摯，上摯傳以至次摯，次摯繼

傳，以至末摯，末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

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

傳與末摯，末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

進迎賓至門。知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

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

「交摯」也。其列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

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

①「命」，阮校云：「浦鏜校『命』下補『數』字。」

②「工」字原漶滅，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補。

③「疾」，原作「疾」，按：惠士奇《禮說》云：「疾，當作疾。」

《論語·鄉黨》邢昺疏、《詩·蓼蕭》孔疏引《周禮·大行人》皆作疾，二字以形近相譌。「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七十一亦云「疾」當爲「疾」之譌。據改。

④「人」，原作「入」，據足利本、阮本校改。

下其君二等」，鄭注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闕西，北嚮，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使，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闕外闕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邇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人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人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此云「凡與客人」者，謂燕也。故下文云「至寢門」，謂燕在寢也。若相朝，饗食皆在廟。每門讓於客者，每門讓於客，自謙下，敬於賓也。

注「迎於」至「門內」正義曰：

「迎於大門外」，證敵者則主人自出。《聘禮》云：「君迎賓於大門內」者，證不敵者主人不出門也。使者是彼臣，故

主君迎至門內而不出也。「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寢門，最內門也。謂客與主人入至主人內門也。「主人請入為席」者，為猶敷也，客至於內門，而主人請先獨入敷席也。然主人嚮已應正席，今客至門方請先入敷席者，其意有二：一則自謙，示不敢逆設席以招賢也；二則重慎，更宜視之。

注「雖君亦然」

正義曰：知君迎臣，君

亦先入者，案《聘禮》云「及廟門，公揖入于中庭」是也。若敵者則更出迎，其不敵則不出迎，故《聘禮》云「立於中庭」，注「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是也。《聘禮》君使卿歸饗餼於賓，賓迎於門外，及廟門，賓揖俱入。是敵禮，不重出迎者，尊主君之命，不敢當也。《聘禮》賓見主國大夫，及廟門，大夫揖入，不出迎者，尊聘君之命，不敢當也。「然後出迎客」，入鋪席竟，後更出迎客也。

「客固辭」者，固，如故也。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主人入鋪席竟，出而迎，客再辭不先人也。「主人肅客而入」者，肅，進也，謂先導之也。客以再辭，故主人進道客也，故《公食大夫禮》云「公揖入，賓從」

① 「特」，原作「待」，據足利本、阮本改。

② 「主」，原作「王」，據足利本、阮本改。

是也。「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者，降等，卑下之客也，不敢亢禮，故就主人階，是繼屬於主人。

**注**「降下」

至「自專」正義曰：「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者，此「大夫於君」，大夫謂他國大夫也。案《聘禮》云公迎賓，賓不就主人階。《公食大夫禮》「公迎賓，賓入門左」，注云：「左，西方。」此皆是降等不就主人階者。以《聘禮》及《公食大夫禮》並奉己君之命，不可苟下主人，故從客禮也。若君燕於臣，命宰夫爲主人，則主人與賓皆從西階升，與此異也。案《聘禮》「賓面」，主國大夫，他國大夫是敵禮，賓亦「入門右」，鄭注：「見，私事，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爲若降等然。」「主人與客讓登」客主至其階，又各讓不先升也。「主人先登」者，讓必以三，三竟而客不從，故主人先登，亦肅客之義。不言「三」者，略可知也。「客從之」者，言主人前升至第二級，客乃升，中較一級，故云「從之」也。《公食禮》云「公升二等，賓升」是也。案《燕禮》、《大射》賓先升者，公以宰夫爲主人，賓尊也，故下注云：「賓每先升，尊也。」案《聘禮》君使卿歸饗餼於賓館，卿升一等，賓從。於時賓爲主人，不先升者，卿銜主君之命，尊，故先升也。至於賓設禮擯卿，「賓升」等，大夫從升者，以賓作主人故也。「拾級聚足」者，此上階法也。

拾，涉也。級，等也。聚足，謂每階先舉一足，而後足併之，不得後過前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而併之也。「連步以上」者，上，上堂也。在級未入堂，後足不相過，故云「連步」也。涉而升堂，故云「以上」。唯薄之外不趨，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爲容也。人則容行而張足曰趨。堂上不趨，爲其迫也。堂下則趨。執玉不趨。志重玉也。《聘禮》曰：「上介授賓玉於廟門外。」堂上接武，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堂下布武，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室中不翔。又爲其迫也。行而張拱曰翔。並坐不橫肱，爲害旁人。授立不跪，授坐不立。爲煩尊者俛仰受之。

**疏**正義曰：此一節言趨

①「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岳本「武」上有「布」字。毛居正《六經正誤》以爲「武」字當作「布」，因爲上句注已云「武，迹也」，不當又云「武」。阮校則以爲當從岳本。張敦仁《考異》不同意毛、阮二家之說，謂「武」也是衍字，認爲此注是總解經文「布武」二字，不復出經文，注例如此者多矣。

步、授受之儀。帷，幔也。薄，簾也。趨，謂行而張足。疾趨而行，敬也。貴賤各有臣吏，故其敬處亦各有遠近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外屏，門外爲之。內屏，門內爲之，「邦君樹塞門」是也。臣來朝君，至屏而加肅敬。屏外不敬，故不趨也。今言「帷薄」，謂大夫士也。其外不趨，則內可趨，爲敬也。此「帷薄外不趨」，謂平常法也。若祭祀之禮，《爾雅》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知《爾雅》是祭祀者，以《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出廟入廟，不以遠，爲文」是也。若迎賓，則《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行，謂大寢之庭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堂上不趨」者，亦謂不疾趨，堂上迫狹故也。下階則趨，故《論語》云「沒階趨進，翼如也」。然《論語》云是孔子見於君也。「執玉不趨」者，執玉須慎，不論堂之上下，皆不疾趨也。若張足疾趨，則或蹉跌失玉，故不趨。注云《聘禮》曰：「上介授賓玉於廟門外」者，引證賓有執玉於堂下時也。賓當進聘，故上介授賓玉於主人廟門外。賓執玉，進入門內，不疾趨而爲徐趨。徐趨者，則《玉藻》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云「孔子執圭則

然」也。又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蹢躅如也」，注云「著徐趨之事」。疾趨者，則《玉藻》云「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注云「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毋移，欲其直且正」也。「堂上接武」者，武，跡也。既不欲疾趨，故跡相接也。鄭云：「每移足，半躡之。」王云：「足相接也。」庾云：「謂接則足連，非半也。」武跡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也。中人跡一尺二寸，半躡之，是每進六寸也。「堂下布武」者，鄭謂「每移足，各自成跡，不半相躡」。王云：「謂跡間容足。」若間容足，則中武，王說非也。「授立不跪」者，謂尊者立之時，卑者以物授尊者，不得跪，煩尊者俯俛。若尊者形短，雖卑者得跪以授之。故《少儀》云：「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也。」<sup>①</sup>注云「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是也。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如是，得兩手奉箕，恭也。謂初執而往時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搗，厥中有帚。」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謂掃時也。以袂擁帚之前，掃

①「也」，阮校云：「閩、監、毛本『也』作『矣』。」按：作「矣」與今本《少儀》合。

而卻行之。以箕自鄉而扱之。扱，讀曰吸，謂收糞

時也。箕去棄物，以鄉尊者則不恭。奉席如橋衡。

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樺棹，衡上低

昂。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順尊者所安也。衽，卧

席也。坐問鄉，卧問趾，因於陰陽。席南鄉北鄉，以

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布席無

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

則上右。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爲尊者掃除、布席之儀。

各隨文解之。「必加帚於箕上」者，謂初持箕往時也。

以帚加置箕上，兩手舉箕也。注「弟子」至「有帚」正

義曰：證加帚箕上。《弟子職》者，《管子》之書篇名也，其

書述爲弟子職也。膺，胸前也。搗，箕舌也。厥，<sup>①</sup>其也。

言執箕之禮，以箕舌嚮胸，而帚置於箕中。箕是棄物之

器，故不持嚮尊也。「以袂拘而退」，謂婦時也。袂，衣

袂也。退，遷也。當婦時卻遷，以一手捉帚，又舉一手衣

袂以拘障於帚前，且婦且遷，故云「拘而退」。「以箕自

鄉而扱之」，扱，斂取也。謂以箕自鄉斂取糞穢，亦不以箕

鄉尊也。注「扱讀曰吸」正義曰：必讀「扱」爲吸者，以

其穢物少，吸然則盡，不得爲「扱」再扱，故讀從吸也。

「奉席如橋衡」所奉席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衡。

衡，橫也。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但席舒則有首尾，

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奉之法，故注云「如有首尾然」。

言「如有」，則實無首尾。至於舒席之時，則有首尾。故

《公食禮》云「莞席尋，卷自末」，注云：「末，終也。」終則尾

也。「請席何鄉，請衽何趾」者，既奉席來，當隨尊者所

欲眠坐也。席，坐席也。鄉，面也。衽，卧席也。趾，足

也。坐爲陽，面亦陽也。坐，故問面欲何所鄉也。卧是

陰，足亦陰也。卧，故問足欲何所趾也。皆從尊者所安

也。注「衽，卧席也」正義曰：案《昏禮》同牢禮畢，將

卧，云「御衽於奧，媵衽良席，有枕，北趾」，此是衽爲卧席

也。「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者，謂東西設席，南鄉

北鄉，則以西方爲上頭也。所以然者，凡坐，隨於陰陽。

若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

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也。俱以西方爲上。「東鄉

西鄉，以南方爲上」者，謂南北設席，皆以南方爲上者，<sup>②</sup>

①「厥」，原作空格，據阮本補。

②「者」，阮校引浦鏜校云：疑「若」字之誤。今按：果如浦校，則「若」字屬下爲句。

坐在東方西鄉，是在陽，以南方爲上。坐若在西方東鄉，是在陰，亦以南方爲上。亦是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案《鄉飲酒禮》注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與此不同是也。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飲食之客，布席於牖前。丈，或爲「杖」。主人跪正席，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客跪，撫席而辭。撫之者，答主人之親正。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徹，去也。去重席，謙也。再辭曰固。<sup>①</sup>客踐席，乃坐。客安，主人乃敢安也。<sup>②</sup>講問宜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否無恙，<sup>③</sup>及所爲來故。將即席，<sup>④</sup>容毋作。作，顏色變也。兩手摳衣，去齊尺。齊，謂裳下緝也。衣毋撥，撥，發揚貌。足毋蹶。蹶，行遽貌。<sup>⑤</sup>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客主之禮儀。云「若非飲食之客」者，飲食之客，謂來共飲食者。非飲食客，謂來講問者。「布席」，謂舒之，令相對。若飲食之客，不須相對。

若講問之客，布席相對，須講說指畫，使相見也。席間函丈者，函，容也。<sup>⑥</sup>既來講說，則所布兩席，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足以指畫也。《文王世子》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sup>⑦</sup>則三席是一丈，故鄭云「容丈」也。注「講問」至「爲杖」

①「固」，《考文》引古本「固」下有「辭」字，與《釋文》一本同。

②「客安主人乃敢安也」，「客」字與下「安」字原脫，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補。

③「安否」，《考文》引古本無「安否」二字。張敦仁《考異》略云：「案《釋文》、《正義》當皆無「安否」二字。山井鼎曰古本無此二字，即據《正義》去之耳。」

④「將即席」至「足毋蹶」，孫希旦《集解》云：「孔疏以此數句屬上「若非飲食之客」爲一節。今按自此以下，至「稱先王」，言弟子見師即席講問之禮，與上言賓主敵體之禮不同，又其文皆爲韻，當爲一節，不宜與上文相屬。」

⑤「遽」，原作「遂」，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⑥「容」，原作「客」，據足利本、阮本改。

⑦「席之制」，阮校云：「浦鏗校「制」下補「廣」字。嚴杰云：補「廣」字與今本《文王世子》注同。」



正義曰：凡飲食燕饗，則賓位在室外牖前，列筵南饗，不得布席相對。相對者，唯講說之客耳，不在牖前，或在於室。云「丈，或爲杖」者，王肅以爲「杖，言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使容杖也」。然二家可會。「主人跪，正席」客雖來講問，而主人宜敬，故跪而正席，示親客之來也。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也。「客跪，撫席而辭」撫，謂以手按止之也。客跪，以手按止於席而辭，不聽主人之正席也。撫之者，答主人之親正席也。「客徹重席」者，《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又鄉飲酒之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尊者多，卑者少，故主人爲客設多重席，客謙而自徹也。「主人固辭」者，固辭，再辭，止客之徹也。然尊卑有數，而客必徹之者，既言講說，本以德義相接，不以尊卑爲用，故雖尊，猶自徹也。「客踐席」者，猶履也。客起徹重席，主人止之，故客還，履席將坐。「乃坐」者，主人待客坐乃坐也。「主人不問，客不先舉」者，舉，亦問也。客從外來，宜問路中寒熱無恙。若主人未問，則客不可先問也。《爾雅·釋詁》云：「恙，憂也。」③「將即席，容無作」者，①此明弟子講問初來之法。即，就也。作，顏色變也。初將來就席，顏色宜莊，不得變動顏色也。「兩手摳衣，去齊尺」者，摳，提挈也。衣，謂

裳也。齊是裳下緝也。亦謂將就席之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起，令裳下緝去地一尺，恐衣長轉足躡履之。

「足毋蹶」者，蹶，行急遽貌也。⑤亦謂客初至之時，勿得爲行遽，恐有蹶躡之貌也。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廣敬也。在前，謂當行之前。虛坐盡後，謙也。食坐盡前。爲汙席。坐必安，執爾顏。執，猶守也。長者不及，毋儼言。儼，猶暫也，非類雜。正爾容，聽必恭。聽先生之言，既說又敬。毋勦說，勦，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毋雷同。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孟子》曰：「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必則古昔，稱先王。言必有依據。侍坐於

①「云」，原作「去」，據足利本、阮本改。

②「之」，原作「人」，據阮本、潘宗周《校勘記》及常盤《校記》改。

③「云」，原作「文」，據阮本、潘宗周《校勘記》改。

④「無」，經文作「毋」。

⑤「遽」，原作「遠」，據足利本、阮本改。

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不敢錯亂尊者之言。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業，謂篇卷也。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應辭「唯」恭於「諾」。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爲有後來者。見同等不起。不爲私敬。燭至起，異晝夜。食至起，爲饌變。上客起。敬尊者。燭不見跋。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尊客之前不叱狗。主人於尊客之前不敢倦，<sup>①</sup>嫌若風去之。讓食不唾。嫌有穢惡。**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弟子事師、子事父之禮。各隨文解之。「先生書策」者，策，篇簡也。<sup>②</sup>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也。越，踰也。弟子將行，若遇師諸物或當己前，則跪而遷移之，戒慎勿得踰越，廣敬也。「虛坐盡後」者，凡坐各有其法。虛，空也。空，謂非飲食坐也。盡後，不敢近前，以爲謙也。《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是也。「食坐盡前」者，謂飲食坐也。古者地鋪席，而俎豆皆陳於席前之地，

若坐近後，則濺汙席，故盡前也。《玉藻》云「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是也。「坐必安」者，凡坐，好自搖動，故戒之，令必安坐。「執爾顏」者，執，守也。久坐好異，故必戒之，宜如嚮者無作顏容也，故注云：「執，猶守也。」「長者不及，毋儗言」者，長者，猶先生也，互言耳。及，謂所及之事也。儗，暫也。長者正論甲事，未及乙事，少者不得輒以乙事雜甲事，暫然雜錯師長之說。「正爾容」者，正，謂矜莊也。方受先生之道，當正己矜莊也。「顏」，「容」，通語耳。「聽必恭」者，聽師長之說，宜恭敬也。「毋勦說」者，語當稱師友而言，無得擊取人之說以爲己語。「毋雷同」者，凡爲人之法，當自立己心，斷其是非，不得聞他人之語輒附而同之。若聞而輒同，則似萬物之生，聞雷聲而應，故云「毋雷同」。但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而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必則古昔」者，則，法也。雖不雷同，又不得專輒，故當必法於古昔之

①「倦」，《考文》引古本「倦」上有「厭」字。阮校云：「案《釋文》於上注出有『厭』，云『於艷反，下同』，知《釋文》本此處有『厭』字。《正義》云『則似厭倦其客欲去之也』，知《正義》本此處亦有『厭』字。」

②「簡」，原作「雙」，據足利本、阮本改。

正。「稱先王」者，既法古昔，<sup>①</sup>而所言之事，必稱先王。先王，聖人爲天子者也。如孔子說《孝經》，稱「先王有至德」也，言必有所依據。<sup>②</sup>「人之」至「人也」正義曰：

「人之言」，評議是非，須自出己情。「不當然」者，然，謂如此也，謂不當如此，隨附他意。《孟子》云：「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引之者，明是非由己，不可一同餘人。「請益則起」益，謂己受說而不解了，更諮問審之也，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漢時受學有摳衣前請之法，故鄭引證之也。<sup>③</sup>「子路」

至「無倦」正義曰：子路受師說不了，故就孔子請益也。案《論語》云：子路問爲政之道，孔子答云：爲政先行恩惠，後乃可使人爲勞役。子路嫌少，就孔子更請益。孔子答云：但勤行前恩惠之事無倦怠，則自足爲政。引之者，證「請益」也。<sup>④</sup>「唯恭於諾」正義曰：父與先生呼召，

稱「唯」，唯，咻也，不得稱「諾」。其稱諾，則似寬緩驕慢。但今人稱「諾」，猶古之稱「唯」，則其意急也。今之稱「咻」，猶古之稱「諾」，其意緩也。是今古異也。「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謂先生坐一席，己坐一席，己必坐於近尊者之端，勿得使近尊者之端更有空餘之席。所以然者，欲得親近先生，似若扶持然，備擬先生顧問，不可過遠。且擬後人之來，故闕其在下空處以待之。「見同等

不起」者，雖見己之同等後來，不爲之起，任其坐在下空處。所以然者，尊敬先生，不敢曲爲私敬也。「上客起」

者，上客，謂尊者之上客也。尊者見之則起，故侍者宜從之而起。然食與燭至起，則尊者不起。「燭不見跋」者，

《小爾雅》云：「跋，本也。」本，把處也。古者未有蠟燭，唯呼火炬爲燭也。火炬照夜易盡，盡則藏所然殘本。所以爾者，若積聚殘本，客見之則知夜深，慮主人厭倦，或欲辭退也，故不見殘本，恒如然未盡也。「尊客之前不叱狗」

者，若有尊客至，而主人叱罵於狗，則似厭倦其客，欲去之也。卑客亦當然，舉尊爲甚。侍坐於君子，君子欠

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以君

子有倦意也。撰，猶持也。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

端，則起而對。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sup>⑤</sup>願有復

①「昔」，原作「者」，據阮本改。

②「問」，阮校云：「《石經》作「問」，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問」，云「音閑，注同」。《五經文字》云：「問，从月，經典閑暇字用之。」則字當作「問」爲是。後放此。」今按：撫本亦作「問」。

也。」則左右屏而待。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間有所白也。屏，猶退也，隱也。毋側聽，嫌探人之私也。側聽，耳屬於垣。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皆爲其不敬。噉，號呼之聲也。淫視，睥眄也。怠荒，放散身體也。跛，偏任也。伏，覆也。髢，髮也，毋垂餘如髮也。免，去也。褰，祛也。髢，或爲「肆」。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卑者事君子之禮。「君子欠伸」者，君子志疲則欠，體疲則伸。「撰杖履」者，則君子自執杖在坐，著屨升堂，脫之在側，若倦，則自撰持之也。「視日蚤莫」者，君子或瞻視其庭影，望日蚤晚也。「侍坐者請出矣」者，禮，卑者賤者請進不請退，退由尊者。是以《論語》云「杖者出，斯出矣」，不敢自尊。今若見尊者爲上諸事，皆是欲起之漸，故侍坐者得請出矣。「侍坐於君子」者，此又明卑侍尊也。事異於上，故又言「侍坐」也。「君子問更端」者，更端，別事也。謂嚮語已畢，更問他事。「則起而對」者，事異，宜新更敬，又起對也。「侍坐於君子」者，此亦卑事於尊。所明既異，故更言「侍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者，間，謂

清閑也。復，白也。卑者正侍坐於君子，而忽有一人來告君子云：「欲得君子少時無事清閑，已願有所白也。」「則左右屏而待」者，屏，退也。侍者聞告欲有所白則當各自屏退，左右避之，不得遠也。<sup>①</sup>「毋側聽」者，此以下亦是侍君子之法。凡人宜當正立，不得傾欹側聽人之語，嫌探人之私，故注云「側聽，耳屬於垣」。若側聽，則耳屬於垣壁，聽旁人私言也。「毋噉應」者，噉，謂聲響高急，如叫之號呼也。應答宜徐徐而和，不得高急也。「毋淫視」者，淫，謂流移也。目當直瞻視，不得流動邪眄也。

「毋怠荒」者，謂身體放縱，不自拘斂也。「遊毋倨」者，遊，行也。倨，慢也。身當恭謹，不得倨慢也。「立毋跛」者，跛，偏也，謂挈舉一足，一足踣地。立宜如齊，雙足並立，不得偏也。「坐毋箕」者，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也。「寢毋伏」者，寢，卧也。伏，覆也。卧當或側或仰而不覆也。「斂髮毋髢」者，髢，髮也，垂如髮也。古人重髮，以纚韜之，不使垂也。「冠毋免」者，免，脫也。常著在首，不可脫也。「勞毋袒」者，袒，露也。雖有疲

①「遠」，阮校云：「監本作「迫」，毛本作「近」。今按：殿本亦作「迫」。「遠」字疑誤。

勞之事，厭患其衣，而不得袒露身體。「暑毋褰裳」者，

暑雖炎熱，而不得褰祛取涼也。然上諸事條目，誠侍者左

右屏隱之人也。既屏隱，好生上事，或私覘清閑，或隔尊

自恣，故宜兼誠，亦可通誠爲人之法也。侍坐於長

者，屨不上於堂。屨賤，空則不陳於尊者之側。解

屨不敢當階。爲妨後升者。就屨，跪而舉之，

屏於側。謂獨退也。就，猶著也。屏亦不當階。鄉

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謂長者送之

也。不得屏，遷之而已。俯，俛也。納，內也。遷，或爲

「還」。**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解屨、著屨之法，事異於上，

故別言「侍坐」也。「屨不上於堂」者，長者在堂，而侍者

屨賤，故脫於階下，不著上堂。若長者在室，則侍者得著

屨上堂，而不得入室，「戶外有二屨」是也。或云悉不得上

也，「戶外有二屨」，是狎客，非須擯通也。「解屨不敢當

階」者，解，脫也。屨既不上於堂，故解之於階下也。謂脫

爲解者，案《內則》云：「屨，著綦」，鄭云：「綦，屨繫也。」又

《冠禮》云：「黑屨，青紃」，鄭云：「紃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

如刀衣鼻，在屨頭。」案《內則》注有「屨繫」之文，《冠禮》有

「紃如刀衣鼻，在屨頭」及「行戒」之間，故師說云：「用物穿

屨頭爲紃，相連爲行戒也。今云解屨，是解繫也。故《隱

義》云：「古者屨頭鼻，綦繩相連結之，將升堂，解之也。不

敢當階者，謂人與屨並不當階，側就階邊而解。若留屨置

階道，爲妨後升也。」「就屨，跪而舉之」者，此侍者或獨

暫退時取屨法也。就，猶著也。初升時解置階側，今下著

之，先往階側跪舉取之，故云「就屨，跪而舉之」。「屏於

側」者，屏，退也，退不當階也。「鄉長者而屨」者，此明

少者禮畢退去，爲長者所送之法也。既爲長者所送，則於

階側跪取屨，稍移之，面嚮長者而著之，故云「鄉長者而

屨」。「跪而遷屨」者，遷，徙也。就階側跪取，稍移近前。

「俯而納屨」者，納，內也。既取，因俯身嚮長者而內足

著之。不跪者，若跪則足嚮後，不便，故俯也。雖不並跪，

亦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耳。離坐離立，毋往參焉。

離立者，不出中間。爲干人私也。離，兩也。男

女不雜坐，不同橈枷，<sup>①</sup>不同巾櫛，不親授。

①「橈枷」，阮校引臧琳《經義雜記》略云：「案注云「橈，

可以枷衣者」，然則經無「枷」字矣。今《內則》亦有

「枷」字，疑誤衍。據《釋文》引徐音，知此字晉以來已

衍，古本無此字。」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皆爲重別，防淫亂。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櫨，可以枷衣者。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也。漱，澣也。庶母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別。外言、內言，男女之職也。不出人者，不以相問也。梱，門限也。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後入也。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群公子之舍，則已卑矣。」女子十年而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亦遠別也。父子不同席。異尊卑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非受幣，不交不親。重別，有禮乃相纏固。故日月以告君，《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齊戒以告鬼神，《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爲酒食，以召鄉黨僚

友，會賓客也。以厚其別也。厚，重慎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媵，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辟嫌也。有見，謂有奇才卓然，衆人所知。疏正義曰：此一節摠明不干人私并遠嫌之法。今各隨文解之。「離坐離立」，離，兩也。若見彼或二人併坐，或兩人併立，既唯二人，恐密有所論，則已不得輒往參預也。「離立者，不出中間」者，又若見有二人併立，當已行路，則避之，不得輒當其中間出也。不云「離坐」者，道路中非安坐之地，故不云「坐」也。識與不識，通如此也。注「離，兩也」正義曰：案《易·象》云「明兩作離」，是離爲兩也。「男女至而食」「不親授」者，男女有物，不親相授也。《內則》云：「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①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諸母不漱裳」者，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漱，澣也。諸母賤，乃可使漱浣盛服，而不可使漱裳，裳卑褻也。欲尊崇於兄弟之母，故不可使漱裳耳，又欲遠別

①「受」，原作「授」，據《禮記·內則》改。

也。「外言不入於梱」者，外言，男職也。梱，門限也。男職在於官政，各有其限域，不得令婦人預之，故云「外言不入於梱」也。「內言不出於梱」者，內言，女職也。女職謂織紵，男子不得濫預，故云「不出於梱」也。「女子許嫁，纓」者，女子，婦人通稱也。不要對文，故不重云「子」也。婦人質弱，不能自固，必有繫屬，故恒繫纓。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二是許嫁時繫纓。此則為許嫁時繫纓。何以知然者，《內則》云「男女未冠笄，紿纓」，鄭以為佩香纓，不云纓之形制，此云「許嫁，有從人之端也」。又《昏禮》「主人，親說婦纓」，鄭注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又《內則》云：「婦事舅姑，紿纓。」鄭云：「婦人有纓，示繫屬也。」以此而言，故知有二纓也。但婦人之「紿纓」，即是五采者，故鄭云「示繫屬也」。今此許嫁，謂十五時。「非有大故，不入其門」者，大故，謂喪病之屬也。女子已許嫁，則有宮門，列為成人，唯有喪病等，乃可入其門，非大故則不入門也。「女子子」者，謂已嫁女子子，是己之女。不直云「女子」而云「女子子」者，凡男子女子，皆是父生，同為父之子。男子則單稱「子」，女子則重言「子」者，案鄭注《喪服》云，重言「女子子」，是「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兄弟弗與同席而坐」者，雖已嫁及成人，猶

宜別席。不云「姪」及「父」，唯云「兄弟」者，姪、父尊卑禮殊，不嫌也。「弗與同器而食」者，熊氏以為：「不得傳同器，未嫁亦然。今嫌嫁或有異於未出，故明之。皆為重別、防淫亂也。」<sup>①</sup>不雜「至別也」正義曰：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熊氏云：「謂若大宗收族，宗子燕食族人於堂，<sup>②</sup>宗子之婦燕食族婦於房也。」<sup>③</sup>《春秋傳》曰：「群公子之舍則已卑矣」引《公羊傳》，證女子有別宮也。莊元年初，「築王姬之館於外」，《公羊傳》曰：「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群公子之舍，則以卑矣。」何休云：路寢是君聽事之處，不可嫁他女。小寢是夫人所居，天王女宜遠別，不可住也。<sup>④</sup>「群公子之舍，則以卑矣」者，群公子，是魯侯之諸女也。魯侯女宮為卑，不可處王女也。何休又云：「當築夫人宮下，群公子宮上。」<sup>⑤</sup>《公羊》以為「築

①「未」，原作墨丁，據足利本、阮本補。  
②「宗」，原作「人」，據阮本和潘宗周《校勘記》、常盤《校記》改。

③「傳」，原作「博」，據足利本、阮本改。  
④「住」，原作墨丁，據足利本、阮本補。

⑤「當築夫人宮下群公子宮上」，阮校云：「案今《公羊》注無「官」字。」

宮於外，非禮也」。《左氏》以爲「築宮於外，禮也」。鄭康成亦以爲築宮當於宮外是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相知男女名者，先須媒氏行傳婚姻之意，後乃知名。

見媒往來傳婚姻之言，乃相知姓名也。故《昏禮》有六禮，二曰問名。「非受幣，不交不親」者，幣，謂聘之玄纁束帛也。先須禮幣，然後可交親也。「故日月以告君」者，

既男女須辨，故婦來則書取婦之年月日時以告國君也。

**注**《周禮》「凡取判妻人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引《媒氏職》，證必書告君也。妻是判合，故云「判也」。「人子」者，鄭康成注云：「人子，謂容媵及姪娣不聘者也。」妾既非判合，但廣於子胤而已，故云「人子」。「齋戒以告鬼神」者，並厚重遠別也。齊戒，謂嫁女之家，受於六禮，並在於廟布席告先祖也。明女是先祖之遺體，不可專輒許人。而取婦之家，父命子親迎，乃並自齊絜，但在己寢，不在廟也。所以爾者，《白虎通》云：「娶妻不告廟者，示不必人女也。」<sup>①</sup>然夫家若無父母，則三月廟見，亦是告鬼神，故云「齋戒以告鬼神」。

**注**「昏禮」至「此也」

正義曰：《昏禮》「納采，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注：

「爲神布席，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不敢不告。」《昏禮》又云受諸禮於廟而設几筵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熊氏云：「卜者，卜吉凶。既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義或然也。

**注**「爲其」至「本繫」 正義曰：《郊特牲》云：「無別無義，禽獸之道。」此不取同姓，爲其近禽獸故也。云「妾媵，或時非媵，取之於賤者」，如諸侯取一國之女，則二國同姓以姪娣媵。媵，送也。妾送嫡行，則明知姓氏。大夫士取，亦各有妾媵。或時非此媵類，取於賤者，不知何姓之後，則世無本繫，但卜得吉者取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明避嫌也。見，謂奇才卓異可見也。寡婦無夫，若其子有奇才異行者，則已可與之爲友。若此子凡庸而已，與其往來，則於寡婦有嫌也。是以鄭注「有見，謂奇才卓然，衆人所知」也。賀取妻者

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謂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往者。羞，進也，言進於客。古者謂候爲進，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也。不斥主人，昏禮不賀。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禮許儉，不非無也。年五十始杖，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疏**

<sup>①</sup>「娶妻」至「女也」，阮校云：「監、毛本『告』上有『先』字，『人女』二字併作『安』字，與今《白虎通》同。」



正義曰：謂親朋友有昏，已有事礙，不得自往而遣人往也。

案《郊特牲》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云「賀」者，聞彼昏而送筐篚，將表厚意，身實不在爲賀，故云「賀」，而其辭則不稱「賀」。「曰：某子使某」者，此使者辭也。「某子」者，賀者名。「使某」者，使自稱名也。言彼使我來也。

「聞子有客」者，聞子，呼娶妻者爲子也。昏禮既不稱賀，故云「聞子有客」也。客者，鄉黨、僚友之屬也。「使某羞」者，「某」是使者名也。羞，進也。子既召賓客，或須飲食，故使我將此酒食以與子進賓客也。

「謂不」至「不賀」正義曰：「羞，進也，言進於客也。古者謂候爲進」

者，證呼送禮爲進。候，猶進也。古時謂迎客爲進，漢時謂迎客爲候。此記是古法，故飲食與彼迎接呼爲進也。

鄭注《周禮·候人》云：「候，候迎賓客之來」是也。云「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也」者，言於禮物，用壺酒及束脩。束脩，十脰、脯也。若無脯，則壺酒及一犬，故云「若犬」也。

《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是酒脩獻人之法也。此賀用酒，或亦四壺也。云「不斥主人，昏禮不賀」者，解所以不云「賀主人昏」而云「有客」之義。主人有嗣代之序，故不斥云「賀」也。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

山川。此在常語之中，①爲後難諱也。《春秋傳》曰：

「名，終將諱之。」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

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尚可指擿，②此則無時可辟。俗語

云：「隱疾難爲醫。」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與子造名字之

法。各隨文解之。「名子者，不以國」者，不以本國爲

名，故杜氏注《春秋》桓六年傳云：「不以本國爲名。」如是

他國，即得爲名，故桓十二年「衛侯晉卒」、襄十五年「晉侯

周卒」是也。「不以日月」者，不以甲乙丙丁爲名。殷家

得以爲名者，殷質，不諱名故也。然案《春秋》魯僖公名

申，蔡莊公名甲午者，周末亂世，不能如禮。或以爲不以

「日」「月」二字爲名也。「不以隱疾」者，謂不以體上幽

隱之處疾病爲名。注「謂若黑臀、黑肱矣」。正義曰：

案宣二年，「晉使趙穿迎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周語》

單子云：「吾聞晉成公之生，夢神規其臀以黑，使有晉國。」

此天所命也，有由而得爲名。昭元年楚公子黑肱，昭三十

一年邾黑肱得爲名，或亦有由，或亂世而不能如禮。云

① 自「常語之中」始，至「男女異長」節注「無大小皆相」止，

底本原據毛本鈔補而去其《釋文》，今改據足利本補。

② 「擿」，阮本作「摘」，《左傳》桓六年疏引亦作「摘」。

「名，終將諱之」者，案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杜注云：『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爲象「若仲尼首象尼丘」；「取於物爲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於父爲類」，「若魯莊公與桓公同日生，名之曰同」也。按傳文云「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此《記》文略耳。傳云：「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杜注云：「司徒改爲中軍，司空改爲司城。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按《國語》：「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鄉名對。獻子云：『何不云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所諱也。」此等所以皆爲名者，以其不能如禮，故申繻言之「周人以諱事神」者，謂周人諱神之名而事神，其名，終沒爲神之後，將須諱之，故不可以爲名也。

**男女異長。**各自爲伯季也。男子二十，冠而字。成人矣，敬其名。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女子許嫁，笄而字。以許嫁爲成人。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男女冠笄名字之

法。各依文解之。「男女異長」者，案《冠禮》加字之時，「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又《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知女子亦各自爲叔季者，《春秋》隱公二年「伯姬歸于紀」、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是也。《禮緯·含文嘉》云：「文家稱叔，質家稱仲。」以此言之，則周有管叔、蔡叔之屬，是文家，故稱叔也。《禮緯》又云：「嫡長稱伯，庶長稱孟。」「君前臣名」成十六年，鄆陵之戰，公陷于淖，樂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鍼是書之子，對晉侯而稱書，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皆便食也。殽，骨體也。載，切肉也。食，飯屬也。居人左右，明其近也。殽在俎，載在豆。膾、炙處外，醯醬處內，殽載之外內也。近醯醬者，食之主。膾、炙皆在豆。葱涿處末，<sup>①</sup>涿，悉葱也，處醯醬之左。言末者，殊加也。涿在豆。酒、漿處右。處羹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

①「涿」，阮校云：「《釋文》出『涿』。案涿，本字，涿，唐人避諱字。《石經》中偏旁涉『世』字者，多改從『云』，如棄作弃，葉作莽，皆是也。」

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亦便食也。屈中曰胸。客若降等，執食興，辭。辭者，辭主人之臨己食，若欲食於堂下然。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復坐。主人延客祭，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不降等，則先祭。祭食，祭所先進。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殺之序，徧祭之。謂胾、炙、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公食大夫禮》：「魚、腊、湑、醬不祭」也。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殺。先食胾，後食殺，殺尊也。凡食殺，辯於肩，食肩則飽也。主人未辯，客不虛口。俟主人也。虛口，謂醕也。客自敵以上，其醕不待主人飽，主人不先飽也。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勸長者食耳。雖賤，不得執食興辭，拜而已，示敬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以其禮於己不降。共食不飽，謙也。謂共羹飯之大器也。共飯不澤手。為汗生不絜也。澤，

謂接莎也。禮，飯以手。澤，或為「擇」。毋搏飯，為欲致飽，不謙。毋放飯，去手餘飯於器中，①人所穢。毋流歡，大歡，嫌欲疾。毋咤食，嫌薄之。毋齧骨，為有聲響，不敬。毋反魚肉，為已歷口，人所穢。毋投與狗骨，為其賤飲食之物。毋固獲，為其不廉也。欲專之曰固，爭取曰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嚙羹，亦嫌欲疾也。嚙，為不嚼菜。毋絮羹，為其詳於味也。絮，猶調也。毋刺齒，為其弄口也。口容止。毋歡醢。亦嫌詳於味也。歡者，為其淡故。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歡醢，主人辭以寢。優賓。濡肉齒決，決，猶斷也。乾肉不齒決，堅，宜用手。毋嘍炙，為其貪食甚也。嘍，謂一舉盡嚙。《特牲》、《少牢》：「嘍之，加于俎。」卒食，②客自前跪，

① 「於」，《考文》引宋板作「放」。

② 自「卒食」始，至經文「然後客坐」止，王夫之《禮記章句》云：「此章承「客不虛口」之後而言，蓋亦燕食之禮也。」孫希旦《集解》亦主此說，以為此六句是錯簡。

徹飯齊以授相者。謙也。自，從也。齊，醬屬也。

相者，主人贊饌者。《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梁與醬以降」也。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不聽

親徹。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

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長者辭，少者反

席而飲。長者舉未醺，少者不敢飲。不敢先

尊者。盡爵曰醺。《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也。長者

賜，少者、賤者不敢辭。不敢亢禮也。賤者，僮僕

之屬。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嫌弃

尊者物也。木實曰果。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

溉者不寫，其餘皆寫。重汙辱君之器也。溉，謂陶

梓之器。不溉，謂萑竹之器也。寫者，傳己器中乃食之

也。勸侑曰御。餼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

妻。食人之餘曰餼。餼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

則祭，盛之。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謂侍食於長

者，饌具與之同也。貳，謂重殺膳也。辭之，為長者嫌。

偶坐不辭。盛饌不為己。羹之有菜者用桮，其

無菜者不用桮。桮，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為桮提。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副，析也。既削，

又四析之，乃橫斷之，而巾覆焉。為國君者，華之，

巾以綌。華，中裂之，不四析也。為大夫，累之。

累，俛也，謂不巾覆也。士，寔之。不中裂，橫斷去寔

而已。庶人，齟之。不橫斷。疏正義曰：此一節雜

明飲食之法也。各隨文解之。今此明卿大夫與客燕食之

禮。「左殺右載」者，熟肉帶骨而饗曰殺，純肉切之曰

載。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在右。「食居人之左，

羹居人之右」者，食飯燥為陽，故居左。羹濕是陰，故右。

設之並在殺載之內。注「皆便」至「在豆」正義曰：

「皆便食也」者，此中有三便：一則純肉在右，先取為便也。

二則羹飯並近，人之食，先取羹飯，亦便。三則飯在左，羹

在右，右手取羹，羹重，於右亦便。故云「皆便食」。云

「食，飯屬」者，知食是飯者，《春秋左氏傳》云「梁食不鑿」，

《論語》云「一簞食」，《玉藻》云「子卯稷食」，皆飯也。言

①「注」下原有「云」字，據潘宗周《校勘記》、常盤《校記》

刪。按：諸如此類者尚有數處，皆逕刪，不復出校。

「屬」者，諸飯悉然，故云「屬」也。云「居人左右，明其近也」者，以其繁人言之，故云「近」也。云「殽在俎」者，《春秋》宣十六年，王享士會「殽烝」，下云「宴有折俎」，又《昏禮》及《特牲》、《少牢》皆骨體在俎，是「殽在俎」。知「載在豆」者，《公食大夫禮》庶羞十六豆，有牛載、羊載，是「載在豆」。

**注**「殽載」至「在豆」 正義曰：知在「殽載之外內」者，以此饌之設，羹食最近人。羹食之外，乃有殽載。今云「膾炙處外，醢醬處內」，明其不得在羹食之內，故知在「殽載之外內」。此「醢醬」，徐音作海，則醢之與醬，兩物各別。依《昏禮》及《公食大夫禮》，醬在右，醢在左。此「醢醬處內」，亦當醬在右，醢在左也。案《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醢醬，公設之」，鄭注云「以醢和醬」也。又《周禮·醢人》「祭祀共齊菹醢物」，則「醢醬」共爲一物也。今此經文若作「醢」字，則是一物也。「醢」之與「醢」，其義皆通，未知孰是。但鄭注「葱塗」云「處醢醬之左」，則「醢醬」一物爲勝。云「膾炙皆在豆」者，以《公食大夫禮》下大夫十六豆，有牛炙、羊炙及芥醬、魚膾，故知在豆。

**注**「處醢醬之左」 正義曰：知「處醢醬之左」者，地道尊右，既云「處末」，則末在左，上繼「醢醬」，文承其下，故云在「醢醬之左」。知葱塗「殊加」者，以《儀禮》

正饌唯有菹醢，無葱塗，故知葱塗爲殊加也。以其菹類，故知「在豆」也。

**注**「若酒」至「禮云」 正義曰：卑客則或酒或漿，若尊客則有酒有漿。案《公食大夫禮》云「設酒於豆東」，是酒在左也。《公食大夫禮》又云「賓三飯，設漿飲於稻西」，鄭注云「酒在東，漿在西，所謂左酒右漿」是也。云「此大夫與賓客燕食之禮」，<sup>①</sup>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者，從上進食之禮，至此所陳饌具，皆是卿大夫燕食也，其禮食則似《公食大夫禮》所陳是也。案《公食大夫禮》醢醬陳於席前，<sup>②</sup>「豆六」，<sup>③</sup>設於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醢醢、呂本、南麋，以西菁菹、鹿麋。上設俎於豆南」，牛俎在西，牛俎東羊俎，羊俎東豕俎。又牛俎南魚俎，魚俎東腊俎，腊俎東有腸胃俎，又有膚俎，在兩行俎之東，縱設之。黍稷六簋，設於俎西。黍簋當牛俎西，其西

① 「此大夫與賓客燕食之禮」，據鄭注，則「大夫」下似脫「士」字，據孔疏，則鄭注似衍「士」字。張敦仁《考異》云：「《正義》本無「士」是也。又案賈疏《公食大夫》引此注有「士」字，或當時有二本歟？」

② 「公食大」三字原模糊，據足利本、阮本釐清。

③ 「六」，原作「於」，據阮本和《儀禮·公食大夫禮》改。

稷，稷西黍，黍南稷，稷東黍，黍東稷，①屈爲兩行。大羹在醬西。鉶四，設於豆西：牛鉶在東，牛西羊，羊南豕，豕東牛。飲酒設於豆東。梁飯設於滯西，稻於梁西。庶羞十六豆，設於稻南，屈折而陳，凡爲四行：鴈東臠，臠東鴈，鴈東牛炙，炙南醢，醢西牛臠，臠西牛膾，膾南羊炙，炙東羊臠，臠東醢，醢東豕炙，炙南醢，醢西豕臠，臠西芥醬，醬西魚膾。此皆是「公食下大夫禮」云。若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也。「以脯脩置者」設食竟所須也。「脯」訓始，始作即成也。脩亦脯也。「脩」訓治，治之乃成。鄭注《腊人》云：「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鍛脩。」今明置設脯脩與客之法，故云「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者，胸，謂中屈也。屈脯胸胸然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右，右手取際，擘之便也。脯脩則處酒左，以燥爲陽也，脯脩皆左邊也。注「亦便食」者，右手取際，食之便也。「客若降等」降，下等也，謂大夫爲卿之客，其品等卑下也。「執食興辭」者，執，捉也。食，飯也。興，起也。客既卑，故未食必先捉飯而起，以辭謝主人之臨己也，又若欲往堂下食然也。堂下是卑者食處，飯爲食主，故特執之也。《公食大夫禮》云「賓北面，自間坐，左擁簠梁，右執滯以降」是也。鄭云：

「自間坐，由兩饌之間也。辭主人臨己食，若欲食於堂下然。」此降等，謂大夫於卿，故欲降而不降。若臣於君，則降也。故《公食》云「賓擁簠梁以降」是也。若敵者，全無欲降之禮，故《公食禮》云：「大夫相食，賓執梁與滯，之西序端。」無降法也。「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見客執飯起，故主人亦起，辭止之，則客從辭而止，乃坐食復坐也。「主人延客祭」延，道也。祭者，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道。今此卑客，聽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故云「延客祭」也。「祭食，祭所先進」，凡祭食之法，隨主人所設前後次第種種而次祭之。故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所從如其次也。「殺之序，徧祭之」序，次序也，謂膾、炙、臠之屬也。徧，匝也。炙、臠之屬，雖同出於

①「稷西黍黍南稷稷東黍黍東稷」，據敖繼公《禮記集說》和吳廷華《儀禮章句》，疑當作「稷南黍，黍東稷，稷南黍，黍西稷」。另可參看今人楊天宇《儀禮譯注》四百三十二頁之「設饌圖」。

牲，<sup>①</sup>今祭之，故種種次序，偏匪祭之。

**注**「謂載」至

「祭也」正義曰：案《公食大夫禮》云「三牲之肺不離，

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挽手」，又云「魚、

腊、醬、涪不祭」也。「三飯，主人延客食載」二飯，謂

三食也。禮，食三殮而告飽，須勸乃更食。三飯竟，而主

人乃道客食載也。《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以涪、醬」，

鄭云：「每飯歡涪，以穀搗醬，食正饌也。」案彼文，是三

飯但食醬及他饌，而未食載，故三殮竟而主人道客使之

食載也。所以至三殮後乃食載者，《公食禮》亦以載為

加，故客三殮前未食之，故鄭注云「以穀搗醬，食正饌」，

正饌則非載也。然《公食禮》三殮竟，挽手，起，受漿漱

口，受束帛之物，升，降拜，禮畢方是升還坐，食取飽，飽

又三漱，不云「三飯，延客食載」者，與此異也。「然後

辯載」然後，謂食載竟後也。辯，匪也。主人皆道客令

食至飽，食載得匪也。**注**「先食」至「飽也」正義曰：

純肉為陰，陰，卑也。帶骨為陽，陽，尊也。尊，故後食之

也。云「凡食載，辯於肩，食肩則飽」者，案《特牲》、《少

牢》云初食載，次食脊，次食骼，後食肩，是「辯於肩」也，

故云「食肩則飽」也。鄭云「舉前正脊，後肩，自上而卻，

下綏而前，終始之次也」，案鄭云，是先食脇脊，次食骼，

食骼竟，又屈食脇脊，竟乃食肩。「主人未辯，客不虛

口」虛口，謂食竟飲酒蕩口，使清潔及安食也。用漿曰

漱，令口以絮清為義。用酒曰醕，醕訓演，言食畢以酒演

養其氣。主人若食載未辯，則客雖已辯，而不得輒醕漱

也。主人恒讓客，不自先飽，故客待主人辯乃得為醕也。

此謂卑客耳。敵客以上，則不待主人也。《音義隱》云：

「飯畢蕩口也。」**注**「俟主人也。虛口，謂醕也」正義

曰：案《公食禮》云「賓卒食會飯，三飲」，鄭云：「三漱漿

也。」明是食竟漱也。又初三飯竟，設漿稻西，「賓坐祭，

遂飲」，鄭云：「飲，漱也。」案此漱是三殮竟又有事，故用

漿漱口。若如斯，則《公食》之禮雖設酒為優賓，不得用

醕。故鄭注彼云「設而不舉」，<sup>②</sup>明但以漿漱口而已也。

此是私客，故用酒以醕，所以異於《公食禮》也，故鄭此云

「謂醕也」。云「客自敵已上，其醕不待主人飽」者，客不

敵，故待主人。「主人不先飽」者，緣主人不先飽，故待之

也。「待食」至「而食」嚮是自為客法，此明侍從尊長

為客禮也。「主人親饋，則拜而食」者，饋，謂進饌也。

<sup>①</sup>「雖」，阮校云：「衛氏《集說》作『本』。」

<sup>②</sup>「云」，原作「去」，據阮本改。

己雖侍尊長，而主人若自親饋與己，己則拜謝之而後食也。**注**「勸長」至「敬也」正義曰：言己今侍食，雖賤，不得執食興辭，故但拜之以示敬也。

### 禮記正義卷第三



## 禮記正義卷第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共食」至「澤手」 正義曰：「共食」，謂同事聚居，非禮食，則有同器食法。共食宜謙，不輒厭飫爲飽也。

「共飯不澤手」者，亦是共器盛飯也。澤，謂光澤也。古之禮，飯不用箸，但用手。既與人共飯，手宜絜淨，不得臨食始接莎手乃食，恐爲人穢也。

「爲汗生不絜」 正義曰：絜，淨也。若澤手，手必汗生，則不絜淨也。一本「汗生不圭」，圭，絜也，言手澤汗飯也。① 「毋搏飯」 正義

曰：共器若取飯作搏，則易得多，是欲爭飽，非謙也。故注云「爲欲致飽，不謙」也。 「毋放」至「嘍炙」 正義曰：

「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也。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者。當棄餘於筐，無筐，棄餘於會。會，謂簋蓋也。 「毋流歠」者，謂開口大歠，汁

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故鄭云「大歠，嫌欲疾」。「毋咤食」者，咤，謂以舌口中作聲也，似若嫌主人之食也。「毋齧骨」者，一則有聲，二則嫌主人食不足，以骨致飽，故庾云「爲無肉之嫌」，三則齧之口脣可憎，故不齧也。「爲有聲響，不敬」，鄭舉一隅也。「毋反魚肉」者，謂與人同器也，已齧殘，不可反還器中，爲人穢之也。故鄭云「謂已歷口，人所穢」。崔靈恩云：「不可反於故處，是以《少牢禮》尸所食之餘肉，皆別致於所俎，不反本處也。」「毋投與狗骨」者，投，致也。狗，犬也。言爲客之禮，無得食主肉後棄其骨與犬，故鄭云「爲其賤飲食之物」。「毋固獲」者，專取曰固，爭取曰獲。與人共食，不可專固獨得及爭取也。盧植云：「固，獲取之，爲其不廉也。」「毋揚飯」者，飯熱當待冷，若揚去熱氣，則爲貪快傷廉也。「飯黍毋以箸」者，飯黍無用箸，當用匕。故《少牢》云「廩人漑匕與敦」，注云「匕，所以匕黍稷」是也。「毋嚙羹」者，人若不嚼菜，含而獸吞之，其欲速而多，又有聲，不敬，傷廉也，故鄭云「亦嫌欲疾也」。嚙，爲不嚼菜。羹有菜者用挾，故不得獸，當挾嚼也。「毋絮羹」

① 「汗」，原作「汙」，據潘宗周《校勘記》改。

者，絮，謂就食器中調足鹽梅也。①若得主人羹，更於器中調和，是嫌主人食味惡也。

「爲其詳於味也。」絮猶調也。詳，審也，謂更詳審，嫌淡也。

「毋刺齒」者，口容止，不得刺弄之，爲不敬，謂其弄口。《少儀》曰：「口容止。」容儀欲靜止也。

「毋歠醢」者，醢，肉醬也。醬宜鹹，客若歠之，則是醬淡也。

「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者，亨，煮也。若客失禮而絮羹，則主人宜有優賓之辭，謝之云：「以家不能亨煮，故羹味不調適也。」

「客歠醢，主人辭以寢」者，寢，無禮也。若客失禮而歠醢，則主人亦致謝云：「主人作醢，淡而無鹽，故可歠也。」《詩》云：「終寢且貧」，毛云：「寢，無禮也。」箋云：「君於己祿薄，終不足以爲禮也。」兩辭皆優饒於賓也。

「濡肉齒決」者，濡，濕也。濕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決而食之。決，猶斷也。

「乾肉不齒決」者，乾肉，脯屬也，堅韌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鄭注《腊人》云：「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也。」

「毋嘍炙」者，火灼曰炙。炙肉濡，若食炙，先當以齒嚙而反置俎上，不一舉而併食。併食之曰嘍，是貪食也。

「爲其至于俎」正義曰：不細留之，是一舉盡嚙也。《特性》、《少牢》「嚙之，加于俎」者，嚙，至齒也。

《特性》、《少牢饋食禮》尸及祝、佐食、主人之徒得肉皆嚙

之，嚙之竟而加置于俎上也。②但此所嚙，取彼嚙至齒，反置于俎則同。然前云「無反魚肉」，③此得反于俎者，上文謂共人同器而食者，故鄭云「爲其已歷口，人所穢」，《特牲》、《少牢》獨食，故得反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④正義曰：卒食，食已也。自，從也。食坐在前，南嚮，候客食竟，加于俎，起從坐前，北面，當已坐而跪，自徹己所食飯與齊。飯齊，食主故，答主人初所親饋者也。此是卑者侍食之客耳，⑤若敵者則否。

「以授相者」相者，謂主人佐助進食者，賓以所徹飯齊以授之。

「謙也」至「降也」正義曰：「齊，醬屬也，」齊，醬類通名耳。《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梁與醬以降」者，引證自徹是卑客也。大夫卑，於公所爲客，故食竟自取飯及醬以降下，當知敵者否。

「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①「足」，阮本作「和」。

②「置」，原作「至」，據阮本、阮校改。

③「無」，經文作「毋」。

④「食坐在前南嚮候客食竟」，浦鏜校云：「『在』字下疑脫『牖』字，『候』字疑衍。」

⑤「客」，浦鏜據衛氏《集說》校云：「客」當作「禮」。

者，主人起辭，不聽自徹，則客亦止而坐也。「侍飲於長者」正義曰：明侍尊長飲酒法也。食竟，宜飲酒，故次之。「酒進則起」者，謂長者賜侍者酒，進至侍者前，則起。侍者見酒至，不敢即飲，故起也。「拜受於尊所」者，尊所，謂陳尊之處也。侍者起而往尊處拜受之也。陳尊之所，貴賤不同。若諸侯《燕禮》、《大射》，設尊在東楹之西，自北嚮南陳之。酌者在尊東，西嚮，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面有鼻，鼻向君，示君專有此惠也。若《鄉飲酒》及卿大夫燕，則設尊陳於房戶之間，東西列尊，尊面嚮南，酌者嚮北，以西爲上尊。時主人在阼，西嚮，賓在戶西牖前，南嚮。使賓主得夾尊，示不敢專惠也。今云「拜受於尊所」者，當是《燕禮》。而《燕禮》不云「拜受於尊所」，《鄉飲酒》亦無此語，正是文不具耳。近尊嚮長者，故往於尊所，嚮長者而拜。

**注**「降席」至「鄉尊」<sup>①</sup> 正義曰：何胤云：「尊者，主人也。拜者在尊所，對主人也。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嚮尊，謂主人尊也。」崔靈恩云：「卿大夫燕飲，主人面亦嚮尊。若鄉飲酒，皆主人與賓夾尊也。」今案：何、崔並是解此拜受尊所若嚮長者之證也。<sup>②</sup>「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者，長者辭止少者之起，長者既止，故少者復反還其席而飲賜也。「長者舉，未醕，少者不

敢飲」者，舉猶飲也。醕，盡也。飲酒尊卑異爵，故《燕禮》公執膳爵，受賜爵者執散爵。今少者雖反席而飲，要須待長者盡爵後，少者乃得飲也。若長者飲未盡，則少者不敢飲也。

**注**「不敢」至「飲也」 正義曰：證長者未盡，少者不敢飲也。《燕禮》曰：「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鄭注云：「不敢先虛爵，明此勸惠從尊者來也。」然此與《燕禮》及注合，而與《士相見》及《玉藻》違。案《士相見禮》云：「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鄭云：「受爵者，於尊所。至於授爵，坐授人耳。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醕然也。」《玉藻》云：「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注云：「不敢先君盡爵。」案二文皆先君卒爵，而此云後飲者，此據《燕飲》正禮，故引《燕禮》以證之，《玉藻》及《士相見禮》謂私燕之禮，故不同也。「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正義曰：此明凡受賜禮也。少，謂幼稚。賤，謂僮僕之屬也。若少者及賤者被尊長之賜，則不敢辭謙，宜即受也，不敢

①「鄉」，原作「卿」，據阮本和潘宗周《校勘記》改。

②「所若」，原作「若所」，據潘宗周《校勘記》乙正。

亢禮也。敵者亢而有辭，少者賤者故不敢也。「御食於

君」正義曰：御者非侍者，但是勸侑君食也。「君賜

餘」者，謂君食竟，以食殘餘賜御者也。「器之溉者不寫」

者，溉，滌也。寫，謂倒傳之也。若所賜食之器可滌溉者，

不畏汙則不須倒寫，仍於器中食之，食訖，乃澡絜以還君

也。「其餘皆寫」者，其餘，謂不可滌溉之器也。若不倒

寫，久則浸汙其器，又不可澡絜，則壞尊者物也，故皆倒寫

之。**注**「重汙」至「曰御」正義曰：「溉，謂陶梓之器」

者，陶是瓦甒之屬，梓是杯杆之屬，並可滌絜之者。何胤

云：「梓，漆也。」不溉，謂萑竹之器者，萑，葦也，是織萑

爲之器。竹是織竹爲之器。並謂筐筥之屬，並不可澡絜

者。鄭注《司几筵職》云：「萑，如葦而細。」云「勸侑曰御」

者，何胤云：「勸侑，謂卑者勸美尊者之食也。」「餼餘」至

「祭妻」正義曰：餼者，食餘之名。祭，謂祭先也。因前

有「賜餘」，故明食人之餘不祭者也。凡食人之餘及日晚

食朝饌之餘，皆云餼。故《玉藻》云「日中而餼」，鄭云：

「餼，食朝之餘也。」今此明凡食餘悉祭，若不祭者，唯此下

二條也。「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者，若父得子餘，夫得

妻餘，不須祭者，言其卑故也。非此二條，悉祭也。父得

有子餘者，熊氏云：「謂年老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

賓客之事，故父得餼其子餘。夫餼其妻餘者，謂宗婦與族

人婦燕飲有餘，夫得食之。」「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

正義曰：御，謂侍也。同，謂侍食而與長者同饌也。貳，謂

重也。侍者雖獲般膳重，而已不須辭其多也。所以然者，

此饌本爲長者設耳，若辭之，則嫌當長者。何胤云：「禮，

當盛饌宜辭，以賤不能當之。此侍食於長者，盛饌不在

己，故鄭云「貳，謂重般膳也。辭之，爲長者嫌」也。「偶

坐不辭」正義曰：偶，嬖也。或彼爲客設饌，而召己往嬖

偶於客共食，此饌本不爲己設，故己不辭之也。又一云：

偶，一也。若唯獨有己，主人設饌，己當辭謝。若與他人

俱坐，則己不假辭，以主人意不必在己也，故鄭云「盛饌不

爲己」。並會兩通也。「羹之「至」用枅」正義曰：有菜

者，爲羹羹是也。以其有菜交橫，非枅不可。無菜者，謂

大羹滂也，直獸之而已。其有肉調者，犬羹、兔羹之屬，或

當用匕也。「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正義曰：此

爲人君削瓜禮也。削，刊也。副，析也。絺，細葛也。謂

先刊其皮而析爲四解，又橫切之，既破又橫解，而細葛爲

巾，覆上而進之也。「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者，華，謂

半破也。綌，羸葛也。諸侯禮降，故破而不四析也。亦橫

斷之。雖與天子俱無文，推理亦橫斷。而巾用羸葛，覆而

進之。《爾雅》云：「瓜曰華之。」郭璞云：「食啖治擇之名。」「爲大夫累之」者，累，保也，不巾覆也。大夫降於諸侯，直削而中裂橫斷而已，不巾覆而進之。知對破而橫斷之者，鄭云「士不中裂，橫斷去寔而已」，則知大夫猶中裂而橫斷，保而已。「士寔之」者，寔，謂脫華處。士不半破，但除寔而橫斷，亦不覆也。下注庶人云「不橫斷」，則知士橫斷也，故鄭云「士不中裂，橫斷去寔而已」。

「庶人齧之」者，庶人，府、史之屬也。齧，齧也。既注云「不橫斷」，故知去寔而齧之也。然此削瓜等級不同，非謂平常之日，當是公庭大會之時也。父母有疾，冠者

不櫛，行不翔，憂不爲容也。言不惰，憂不在私

好。<sup>①</sup>琴瑟不御，憂不在樂。食肉不至變味，飲

酒不至變貌，憂不在味。笑不至矧，怒不至

詈，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疾止復

故。自若常也。有憂者側席而坐，側，猶特也。憂

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有喪者專席而坐。降居處

也。專，猶單也。

**疏**

正義曰：此已下明親疾人子之禮

及除喪後之儀。各隨文解之。

「言不惰」者，惰，訛不正

之言。**注**「憂不在私好」正義曰：好，謂華好。言語戲

劇，華飾文辭，故云「不在私好」。「食肉不至變味」正

義曰：猶許食肉，但不許多耳。變味者，少食則味不變，多

食則口味變也。「有憂者側席而坐」者，憂，亦謂親有疾

也。側，猶獨也。獨席，謂獨坐不舒他面席也，明憂不在

接人故也。平常則舒他面席也。

**注**「側，猶特也」正

義曰：案《聘禮》云「公禮賓，公側受醴」，是「側，猶特也」。

「有喪者專席而坐」正義曰：專，猶單也。吉時貴賤有

重席之禮，若父母始喪，寢苦無席，卒哭後乃有芻藻不納，

自齊衰以下，始喪而有席，並不重，降居處也。水潦降，

不獻魚鼈。不饒多也。獻鳥者佛其首，<sup>②</sup>爲其喙

害人也。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畜鳥者則勿

佛也。畜，養也。養則馴。獻車馬者執策綏，獻

<sup>①</sup>「憂不在私好」，余本此句下有「惰，不正之言」五字。

阮校和張敦仁《考異》皆以爲孔疏闌入之文，是衍文。

王大陸跋余本則以爲此五字意在申釋「憂不在私

好」，「可知本有此五字」。

<sup>②</sup>「首」，原作「手」，據《唐石經》及余本、撫本、岳本、阮

本改。

甲者執胄，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熟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設其大者，舉其小者，便也。甲，鎧也。胄，兜鍪也。民虜，軍所獲也。操其右袂，制之。契，券要也，右爲尊。量鼓，量器名。凡遣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遣人無時，已定體則張之，未定體則弛之。右手執簫，左手承弣，簫，弣頭也。謂之簫，簫，邪也。弣，把中。尊卑垂帨。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若主人拜，拜受也。則客還辟，辟拜。辟拜，謙不敢當。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由從也。從客之左，右客，尊之。接下，接客手下也。①承弣，卻手則簫覆手與？鄉與客並，然後受。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進劒者左首。左首尊也。進戈者前其鏹，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鏹。後刃，敬也。三兵鏹、鏹，雖在下猶爲首。

銳底曰鏹，取其鏹地。平底曰鏹，取其鏹地。進几杖者拂之，尊者所馮依，拂去塵，敬。效馬效羊者右牽之，用右手便。效，猶呈見。效犬者左牽之。犬齧齧人，右手當禁備之。執禽者左首。左首尊。飾羔鴈者以纁。纁，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受珠玉者以掬，慎也。掬，手中。受弓劒者以袂。敬也。飲玉爵者弗揮。爲其實而脆。凡以弓劒、苞苴、簞筥問人者，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簞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筥。操以受命，如使之容。謂使者。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獻遺人物及授受之儀。今各隨文解之。「水潦降，不獻魚鼈」者，案定四年《左傳》云：「水潦方降。」今謂「水潦降」者，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注云「不饒多也」，盧植、庾蔚之等並以爲然。或解鄭云「不饒多」者，以爲水潦降下，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獻鳥者佛其首」者，王云：「佛，謂取首戾轉之，恐其喙害人也。」鄭云：「佛，戾

①「手」，原作「平」，據中國書店本、岳本、撫本改。

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案王、鄭義同，而加籠籠之，爲其喙害人也。「畜鳥者則勿佛也」者，畜，養也，養則馴也。馴，善也。鳥經人養則不喙害人，故獻之不用籠冒及戾之。「獻車馬者執策綬」者，策是馬杖，綬是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不可投進尊者之前，但執策綬。策綬易呈，呈之則知有車馬也。「獻甲者執冑」者，甲，鎧也。謂鎧爲甲者，言如龜鼈之有甲也。冑，兜鍪也。鎧大，兜鍪小，小者易舉，執以呈之耳。「獻杖者執末」者，末，柱地頭也。①柱地不淨，不可嚮人，故執以自嚮，持淨頭投與人。「獻民虜者操右袂」者，民虜，謂征伐所獲彼民，以爲外虜，故云「民虜」也。右袂者，右邊袖也。獻之而以左手操于囚之右邊袂。右邊有力，故此用右手，以防其異心。凡言「執」、「操」，互言耳。「獻粟者執右契」者，粟，梁、稻之屬也。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鄭注此云「契，券要也，右爲尊」，以先書爲尊故也。「獻米者操量鼓」者，米，六米之等。量是知斗斛之數。鼓是量器名也。《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以量米，故云量鼓，獻米者執器以呈之。」米云「量」，則粟亦量，粟云「契」，則米亦書。但米可即食，爲急，故言「量」；粟可久儲，爲緩，故云「書」。書比量爲緩也。「獻孰食者操醬

齊」者，孰食，葱渫之屬。醬齊爲食之主，執主來則食可知。若見芥醬，必知獻魚膾之屬也。「獻田宅者操書致」者，書致，謂圖書於板，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之於尊者也。以上諸物可動，故不云「致」。而田宅著土，故板圖書畫以致之，故言「書」又言「致」也。然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勳，爲君王所賜，可爲己有，故得有獻。「凡遺人弓」者，此謂敵體，故稱「遺」者也。「張弓尚筋」者，弓之爲體，以木爲身，以角爲面，筋在外面。張之時，曲來嚮內。故遺人之時，使筋在上，弓身曲嚮其下。其弛弓之時，反張嚮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今遺人之時，角嚮其上，弓形亦曲嚮下，②故鄭注「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③

「遺人」至「弛之」正義曰：案《稟人》云：「春獻素，秋獻成。」注云：「矢箠，春作秋成。」矢箠既獻素，明知弓亦獻素，素形朴也。故《士喪禮》注云：「形法定爲素。」又《弓人》云：「秋

①「柱」，阮校云：「閩、監、毛本「柱」作「拄」。」下文「柱」同。

②「亦」，原作「示」，據阮本改。

③「注」字原脫，據阮本和潘宗周《校勘記》補。

合三材，①冬定體。」則合三材之時可以獻人，故此注云「未定體則弛之」是也。「右手執簫」者，簫，弓頭。頭稍刻，差邪似簫，故謂爲簫也。謂弓頭爲鞘，鞘、簫之言，亦相似也。然執簫謂捉下頭，客覆右手，執弓下頭也。

「左手承附」者，附，謂弓把也。授在地，地道貴右。主人推客居右，客覆右手，執弓下頭，又卻下左手，以承弓把，把當中央而高，兩頭頽下，以授主人。主人在左。所以知是執於弓下頭者，下頭柱地不淨，②不可與人，故自執之，而以上頭授人，所以爲敬也。「尊卑垂帨」者，尊卑，謂賓主俱是大夫則爲尊，若俱是士則爲卑。帨，佩巾也。

「若主人拜」者，主人將受，應當賓前而拜，受所遺也。「則客還辟，辟拜」者，還辟，猶逡巡也。客謙，不欲當主人之拜己，故少逡巡，遷延辟之也。不云「客答拜」者，執弓不得拜也。何胤云：「執弓者迴還，見主人拜而辟之也。」

「主人自受，由客之左」者，由，從也。主人既敵，故自受也。拜客既竟，從客左而受之。「接下承附」者，主人既

還在客左，與客並，以卻左手接客左手之下而承附，又覆右手，捉弓下頭。

**注**「由從」至「手與」正義曰：客在

右，故云「右客」也。是尊客，故使客在右也。云「接下，接客手下也」者，客卻左手承附，今主人卻左手，接客左手之

下而取弓。必知其客主俱卻左手承附、右手覆簫者，若主人用右手承附，便是主人倒執弓，故知然也。云「承附，卻手則簫覆手與」者，簫，謂弓下頭也。客以弓上頭授與主人，主人以左手卻之，接客手下，故又覆右手，案捉弓下頭也。是客主授受，皆卻左手承附，覆右手執簫也。「鄉與客並，然後受」者，前漫云「由左」，恐人或相對而左右也。今明既拜客竟，則還前立處，與客俱嚮南而立，乃後受弓，故云「鄉與客並，然後受」也。

**注**「於堂」至「並授」

正義曰：「俱南面」，解「鄉與客並」也，言於堂上俱南面，是嚮明故也。若不於堂上，則未必南面，當隨時便而俱嚮明。云「禮敵者並授」者，若不敵，則不並授，此又證遺人是敵者也。然「敵者並授」，案《聘禮》賓問主國之卿，卿北面受幣，聘賓南面授幣，卿與聘賓是敵，不並授者，以聘賓銜聘君之命問卿，故卿北面受之，敬聘君之命也。「進劍者左首」正義曰：進，亦謂遺也，言進授與人時也。首，劍拊環也。《少儀》曰「澤劍首」，鄭云：「澤，弄也。」推尋劍刃利，不容可弄，正是劍環也。又云「刀卻刃，授穎」，

①「三」，原作「二」，據阮本及《考工記·弓人》改。

②「者下頭」三字原脫，據阮本、阮校補。



鄭云：「穎，鐙也。」案《少儀》而言，首則鐙也。不以刃授人，敬也。《春秋》魯定公十年，叔孫之圍人欲殺公若，僞不解禮而授劍末，杜云「以劍鋒末授之」。案解鋒爲末，則鐙是首也。然劍有匣，又有衣也。故《少儀》云「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撓」是也。鄭云「左首尊」者，客在右，主人在左，劍首，首爲尊，以尊處與主人也。假令對授，則亦左首，首尊，左亦尊爲宜也。「進戈者前其鑄後其刃」

正義曰：戈，鉤子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鉤害人也。刃，當頭而利者也。利，故不持嚮人也。鑄在尾而鈍，鈍嚮人爲敬，所以「前鑄後刃」也。

「進矛戟者前其鏃」者，矛，如鋌而三廉也。戟，今之戟也。古作戟，兩邊皆安橫刃，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橫刃下接柄處又長四寸半，並廣寸半。鏃爲矛戟柄尾，平底如鏃。柄，下也。以平嚮人，敬也。亦應並授。不云「左」「右」而云「前」「後」者，互文也。若相對，則前後也。若並授，則左右也。「進几」至「之容」。正義曰：此一節皆謂相獻遺及呈見之儀，各依文解之。「進几杖者拂之」，謂拂去塵埃，爲當馮執故也。前云「獻杖執末」，與此互文也。此兼言「几」者，几雖無首末，亦拂之。或云進几者，以彎

外授人，亦得順也。效馬效羊者右牽之「者，效，呈見也。此亦是遣人而言「效」，亦互文也。馬羊多力，人右手亦有力，故用右手牽掣之也。「效犬者左牽之」者，犬好齧齧人，故左牽之，而右手防禦也。案《少儀》云獻犬則右牽之者，彼是田犬、畜犬，不齧人，不須防，今此是充食之犬，故防禦之也。然通而言之，狗犬通名；若分而言之，則大者爲犬，小者爲狗。故《月令》皆爲犬，而《周禮》有《犬人職》，無《狗人職》也。故《爾雅》云「未成毫，狗」是也。但《燕禮》享狗，或是小者，或通語耳。「執禽者左首」者，禽，鳥也。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橫捧之也。凡鳥皆然。若並授，則主人在左，故客以鳥首授之也。不牽，故執之也。「飾羔鴈者以纁」者，飾，覆也。羔，羊也。纁，畫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鴈爲飾，以相見也。《士相見禮》云：「下大夫以鴈，上大夫以羔，飾之以布。」並不言「纁」，此言纁者，鄭云彼是諸侯之卿大夫，卑，但用布。此天子之卿大夫，尊，故畫之也。「受珠玉者以掬」者，掬，謂手中也。珠玉寶重，宜慎。若受之，開匣而出，置在手中。下用袂承之，<sup>①</sup>恐墜落也。「受弓劍者以

①「下」，原作「不」，據阮本改。

袂」者，不露手取之，故用衣袂承接之，以爲敬也。「飲玉爵者弗揮」者，玉爵，玉杯也。揮，振去餘也。《春秋左氏傳》云：「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揮之，是振去餘也。

「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凡，謂凡此數事皆同。然苞者，以草苞裹魚肉之屬也。故《尚書》云「厥苞橘柚」，是其類也。苴者，亦以草藉器而貯物也。簞圓笥方，俱是竹器，亦以葦爲之。問人者，問，謂因問有物遺之也。問者，或自有事問人，或謂聞彼有事而問之。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自「弓劍」以下皆是也。

**注** 苞苴「至」以茅」 正義曰：知「裹魚肉」者，《詩》云：「野有死麕，白茅苞之。」<sup>①</sup>

《內則》云：「炮取豚，編萑以苴之。」《既夕禮》云：「葦苞長三尺。」是其裹魚肉用茅用葦也。一操以受命，如使之

容」者，言使者操持此上諸物以進，受尊者之命，如臣爲君聘使，受君命，先習其威儀進退，令如其至所使之國時之儀容，故云「如使之容」也。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

言，不宿於家。急君使也。言，謂有故所問也。《聘

禮》曰：「若有言，<sup>②</sup>則以束帛，如享禮。」君言至，則主

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敬君命也。此謂國君問事於其臣。若使人於君

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此臣有所告請於其君。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敦，厚。

**疏** 正義

曰：此一節論相聘問及君臣使人相告之事。今各依文解之。「受命」，謂受得君命爲聘使也。君言，謂受君言宜急去，不得停留宿於家也。故《聘禮》「既受命，遂行，舍於郊」是也。

**注**「言謂」至「享禮」 正義曰：解「君言」也。君之所言，謂有事故所問也。或問其臣，或問他人。鄭注

《聘禮·記》：有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也。云「《聘禮》

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者，又證有言必有物將之也。此謂行享禮畢而又有此言，而又加束帛也。鄭注彼

云：「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其類也。」「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 正義曰：此謂君使人問其臣，臣對使禮也。

拜君言之辱」 正義曰：此謂君使人問其臣，臣對使禮也。

①「苞」，原作「苟」，據阮本改。

②「若」，原作「君」，據《考文》引宋板改。阮校與張敦仁《考異》亦謂「君」當作「若」。

出，出門也。君使初至，則主人出門，拜迎君命也。辱者，言屈辱尊者之命來也。「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者，君之使去，而又出拜送門外也。去既送出門，則知初至迎亦出門也。<sup>①</sup>此謂國君問事於其臣也。若臣遣人往君所及問他人，則送迎亦然。「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者，此謂臣有故而遣使告君法也，亦有物以將之。敬君，故朝服命使也。然命使者言「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受之，互言也。「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者，謂已使者從君處反還至也。去不下送，反而下迎者，尊君命也。不出門者，已使卑於君使也。亦當拜之，不言，從上可知也。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疏**正義曰：此明

君子所行之事也。鄭云「歡，謂飲食。忠，謂衣服」。飲食是會樂之具，承歡為易。衣服比飲食為難，必關忠誠籌度，故名忠。各有所由也。明與人交者，不宜事事悉受。若使彼罄盡，則交結之道不全，若不竭盡，交乃全也。《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

尸者則自下之。尊尸也。下，下車也。國君或時幼少，不能盡識群臣，有以告者，乃下之。尸必式，禮之。乘必以几。尊者慎也。齊者不樂不弔。為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立尸用人相尊敬之法。各依文解之。「抱孫不抱子」者，此以明昭穆

之例。凡稱「《禮》曰」者，皆舊《禮》語也。為下事難明，故引舊《禮》為證。案此篇之首，作記之人引舊《禮》而言「《曲禮》曰」，此直言「《禮》曰」，不言「曲」者，從略可知也。「抱孫不抱子」者，謂祭祀之禮必須尸，尸必以孫。今子孫行並皆幼弱，則必抱孫為尸，不得抱子為尸。所以然者，作記之者既引其《禮》，<sup>②</sup>又自解云「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故也。《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是有抱孫之法也。言「無孫取於同姓可」者，謂無服內之孫，取服外同姓也。天子至士皆有尸。《特牲》是士禮，

① 「門」，原作「問」，據阮本改。

② 「作記之者」，阮校云：「監、毛本『者』作『人』。衛氏《集說》作『作記者』是也。」

《少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又《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是諸侯有尸也。又《守桃職》云：「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是天子有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爲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也。」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爲之。故《既醉》注云：①「天子以卿。」鄭箋云：「諸侯人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既然，明諸侯亦爾。故大夫上亦用同姓嫡者。《曾子問》云「無孫取於同姓可也」，又鄭注《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是也。言「倫」，明非己孫。皇侃用崔靈恩義，以大夫用己孫爲尸，恐非也。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也。故《鳧鷖》並云「公尸」。推此而言，諸侯祭社稷、竟內山川及大夫有菜地祭五祀，皆有尸也。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案《曾子問》祭成人必有尸，則祭殤無尸。若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正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祇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土師爲

尸。知者，《士師職》文。用土師者，略之。故《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人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慎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②從《左氏》之說也。「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正義曰：此臣爲君作尸者，已被卜吉，君許用者也。下，謂下車也。古者致齊，各於其家。散齊亦猶出在路。及至祭日之旦，俱來入廟，故群臣得於路見君之尸，皆下車而敬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者，此亦謂散齊之時，君若在路見尸，亦自下車敬之。不直云「君見尸」而云「君知」者，言知，則初有不知。不知，謂君年或幼少，不能並識群臣，故於路或不識，而臣告君，君乃知之，所以下也。所以知是散齊者，若致齊，③不復出行。若祭日，君先入廟，後乃尸至也。「尸必式」者，廟門之外，尸尊未伸，不敢亢禮，不可下車，故式爲敬，以答君也。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

①「注」，常盤《校記》云：「注，當作『傳』。」

②「祀」，孫詒讓《校記》據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改「祀」爲「禮」。

③「若」，阮本作「君」。

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於時立乘，若平常則馮較，故《詩》云「倚重較兮」是也。又若應爲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俛，故後云「式視馬尾」是也。鄭注《考工記》云：「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較，兩輪上出式者也。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然尸在廟中尊伸，尚答主人之拜，今在路，其尊猶屈，君下而已。式者，以其在路，尊未伸，故未敢亢禮。至於廟中，禮伸則亢，故答之。「乘必以几」者，几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几上有冪，君以羔皮，以虎緣之。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爲其廢喪事。形，謂骨見。升降不由阼階，出人不當門隧。常若親存。隧，道也。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勝，任也。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所以養老人。①人五十始衰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居喪。此先明

居喪平常之法也。「毀瘠不形」者，毀瘠，羸瘦也。形，骨露也。骨爲人形之主，故謂骨爲形也。居喪乃許羸瘦，不許骨露見也。「升降不由阼階」者，阼階，主人之階也。孝子事死如事生，故在喪思慕，猶若父在，不忍從父阼階上下也。若祔祭以後，即得升阼階。知者，案《士虞禮》云，卒哭以後稱「哀子」，祔祭稱「孝子」。祔祭如饋食之禮，既同於吉，則孝子得升阼階也。然《雜記》云「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下云「既葬，蒲席」，則「升堂，西面」，未葬也。既言「西面」，則是升自阼階。此未葬得升阼階者，敬異國之賓也。「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者，結所以沐浴、酒肉之義也。「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瘍不沐浴，毀而滅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滅性，又是違親生時之意，故云「不孝」。不云「同」而云「比」者，此滅性，本心實非爲不孝，故言「比」也。「五十不致毀」者，致，極也。五十始衰，居喪乃許有毀，而不得極羸瘦。「六十不毀」者，轉更衰甚，都不許毀也。魯襄公三十一年，經書「九月癸巳，子野卒」，傳云「毀也」是也。生與

①「老人」，余本、撫本、岳本、阮本作「衰老」。

來日，死與往日。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

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

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士喪禮》曰「死日

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死三日而更言

「二日成服杖」，似異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二日而

殯，三日之朝，主人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與，或爲

「予」。**疏**正義曰：「生與來日」者，此謂士禮。與，數也，

謂生人成服杖，數來日爲三日。「死數往日」者，<sup>①</sup>謂死者

殯斂，數死日爲二日。**注**，與猶「至」爲予。<sup>②</sup>正義曰：

貶，猶屈也。士卑屈，故降，不如大夫，所以厭其殯日。然

士惟屈殯日，不屈成服杖日者，成服必在殯後故也。云

「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者，大夫尊，則成服及殯，皆不數

死日也。大夫云三日殯「不數死日」，則天子、諸侯亦悉不

數死日也，故鄭云「大夫以上」。云「士喪禮」曰死日而

襲者，注引《士喪禮》者，證殯與成服不同日，以其未審，

故云「似異日」。又引《喪大記》者，更證明士殯與成服不

同日，故云「二者相推，其然明矣」。謂以《士喪禮》、《喪大

記》二者相推校，然猶是也，殯與成服是異日明矣，無所復

疑。言「與，或爲予」者，謂諸本《禮記》有作「予」字者，故

云「與，或爲予」。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

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

弔。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

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

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弔辭云：

「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蓋本傷

辭。辭畢退，皆哭。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

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

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

其所欲。皆謂傷恩也。見人，見行人。館，舍也。與人

不問其所欲，已物或時非其所欲，將不與也。適墓不

登壟。爲其不敬。壟，冢也。墓，塋域。**疏**正義曰：此

一節論弔傷之法。若存之與亡並識，則遣設弔辭、傷辭兼

行。若但識生而不識亡，則唯遣設弔辭，而無傷辭。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者，若但識亡，唯施傷辭而無

① 「數」，阮本作「與」，與經文合。

② 「猶」，原作「數」，據全書導語文例改。

弔辭也。然生弔死傷，其文可悉，但記者丁寧言之，故其文詳也。

**注**「弔傷」至「皆哭」

正義曰：皆不自往而遣

使致己之命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

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也，引《雜記》

者，證諸侯有鄰國之喪，不得自往，遣使往弔，致命弔辭之

法也。然弔辭唯使者口傳之於主國孤而已。云「傷辭未

聞」者，經典散亡，故未聞也。「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

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者，既未聞傷辭，有舊說者云有

弔辭如此也。「施於死者，蓋本傷辭」也，鄭此云舊說，疑

其非弔辭，正是傷辭耳。所以然者，一則不與《雜記》弔辭

同，二則既言「皇天降災，子遭罹之」，明是傷於亡者自身，

非關弔于孝子也。云「辭畢退，皆哭」者，然弔辭乃使口致

命，若傷辭，當書之於板，使者讀之而奠致殯前也。知辭

畢皆退而哭者，案《雜記》行弔之後，致含槨贈畢乃臨，若

不致含槨贈，則弔訖乃臨也。故鄭云弔傷辭畢，皆哭。

助葬必執紼。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臨喪不

笑。臨喪宜有哀色。揖人必違其位。禮以變為敬。

望柩不歌，人臨不翔。哀傷之，無容樂。當食不

歎。食或以樂，非歎所。鄰有喪，舂不相；里有

殯，不巷歌。助哀也。相，謂送杵聲。適墓不歌，

非樂所。哭日不歌。哀未忘也。送喪不由徑，

送葬不辟塗潦。所哀在此。臨喪則必有哀色，

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

色。貌與事，宜相配。介，甲也。故君子戒慎，不

失色於人。色厲而內荏，貌恭心很，非情者也。國君

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上下之。撫，猶

據也。據式，小俛，崇敬也。乘車必正立。禮不下庶

人，為其遽於事，且不能備物。刑不上大夫。不與

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刑人不

在君側。為怨恨為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

死之道。」疏

正義曰：此一節記人雜記吉凶舉動威儀之

事。各依文解之。「助葬必執紼」者，助葬本非為客，正

是助事耳，故宜「必執紼」也。

**注**「葬喪」至「車索」

正義曰：「葬，喪之大事」，解所以「必執紼」之義。云「紼，引

車索」者，繩屬棺曰紼，屬車曰引。引、紼亦通名，故鄭云

「紼，引車索」也。「揖人必違其位」位，謂己之位也。

於位而見前人，已所宜敬者，當離已位而嚮彼遙揖。「禮以變爲敬」，是以《燕禮》「君降階，爾卿大夫」，鄭注云：「爾，近也，揖而移近之。」明雖君臣，皆須違位而揖也。

「人臨不翔」者，謂人臨人之喪，不得趨翔爲容。不翔，故不歌，歌則猶翔也。「當食不歎」者，吉食奏樂，既樂，故不宜歎也。又若助喪事而食，使充饑，不令廢事，亦不宜歎，歎則不飽也。

**注**「食或以樂，非歎所」 正義曰：人君吉食則有樂，賤者則無，故云「或」也。「哭日不歌」

哭日，謂弔人日也。哭、歌不可共日也。**注**「哀未忘也」<sup>①</sup> 正義曰：《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鄭

此云「哀未忘也」，則弔日之朝，亦得歌樂，但弔以還，其日晚不歌耳。亦得會「是日哭，則不歌」，是先哭後乃不歌也。「送葬不辟塗潦」者，前文「送喪」，此云「送葬」，上

下文勢，皆據他人。知者，以上「適墓不登壘」、「人臨不翔」及「哭日不歌」，以文類之，故知此等皆據他人也。而本亦有云「送喪不辟塗潦」者，義亦通也。「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亦内外宜相稱也。「戎容暨暨」，若身被甲，

首冠冑，則使形勢高岸，有不可干犯之色，以稱其服也。

「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者，并結前義也。「故」，承上起下之辭。上既言内外宜稱，故君子接人，凡所行用，

並使心色如一，不得色違於心，故云「不失色於人」也。

**注**「色厲」至「者也」 正義曰：此舉失色之事也。小人顏

色嚴厲，而心內荏弱爲佞，又外乃象恭，而心實敖很，此並情不副色也。故《論語》云：「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又云：「巧言、令色、足恭。」《書》云：「象

恭滔天。」國君撫式，大夫下之，撫，謂手據之。謂君臣俱行，君式宗廟，則臣宜下車。此獨云「大夫」，則士可知也。「大夫撫式，士下之」者，士爲大夫之臣，亦如大

夫於君也。**注**「乘車必正立」 正義曰：證所式義也。乘車，駟馬之車也。既並立乘，故爲敬時，則俯俛據式。

「禮不下庶人」 謂庶人貧，無物爲禮，又分地是務，不暇燕飲，故此禮不下與庶人行也。《白虎通》云：「禮爲有

知制，刑爲無知設。禮，謂酬酢之禮。不及庶人，勉民使

至於士也。」故《士相見禮》云「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是也。張逸云：「非是都不行禮也，但以其遽務，不能

備之，故不著於經文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

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設其刑，

<sup>①</sup> 「哀」，原作「言」，據阮本改。



則是君不知賢也。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sup>注</sup>「不與」至「刑書」正

義曰：與，猶許也。不許賢者犯法，若許之，則非進賢之道也。大夫無刑科，而《周禮》有犯罪致殺放者，鄭恐人疑，故出其事，雖不制刑書，若脫或犯法，則在八議。議有八條，事在《周禮》：「一曰議親之辟」，謂是王宗室有罪也；「二曰議故之辟」，謂與王故舊也；「三曰議賢之辟」，謂有德行者也；「四曰議能之辟」，謂有道藝者也；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勳立功者也；「六曰議貴之辟」，謂貴者犯罪，即大夫以上也。鄭司農云：「若今之吏，<sup>①</sup>墨綬有罪先請者。」案漢時墨綬者，是貴人也。「七曰議勤之辟」，謂憔悴憂國也；「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也。《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上戶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慎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鄭康成駁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如鄭之言，則於《戴禮》及《周禮》二說俱合。但大夫罪未定之前，則皆在八議，此經注是也；若罪已定，將刑殺，則適甸師氏

是也。凡王朝大夫以上及王之同姓，皆刑之於甸師氏，故《掌戮》云：「凡有爵者及王之同族有罪，則死刑焉」是也。若王之庶姓之士及諸侯大夫，則戮於朝。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是大夫於朝也。列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明天子之士亦在朝也。諸侯大夫既在朝，則諸侯之士在市。故《檀弓》云：「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鄭云「大夫於朝，士於市」是也。刑人不在君側」，被刑殘者，不得令近君，為其怨恨也。《白虎通》云：「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畜，大夫不養，上遇之路不與語，放諸境墁不毛之地，使與禽獸為伍。」<sup>注</sup>「春秋」至「之道」正義曰：此引《公羊傳》，證刑人在君側之失者也。《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閭弑吳子餘祭，《公羊》云：「閭者何？刑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又《左傳》云：「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閭以刀弑之。」兵車不式，尚威武，不崇敬。武車綏旌，盡飾也。綏，謂垂舒之也。武車，亦兵車。德車結旌。不盡飾也。結，謂收斂之也。德車，乘車。

①「之」，阮校云：「案《周禮》注，「之」作「時」。」

**疏**正義曰此節明德車、兵車旌旗之異。兵車，革路

也。兵車尚武猛，宜無推讓，<sup>①</sup>故不爲式敬也。「武車

綏旌」者，武車，亦革路也。取其建戈刃，即云兵車。取其

威猛，即云武車也。綏，謂舒垂散之也。<sup>②</sup>旌，謂車上旗

幡也。尚威武，故舒散旗幡垂綏然。何胤云：「垂放旌旗

之旒以見於美也。」「德車結旌」者，德車，謂玉路、金路、

象路、木路，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尚赫

弈，<sup>③</sup>故結纒其旒，著於竿也。何胤云：「以德爲美，故略

於飾。此坐乘之車也。」鄭前云「乘車必正立」，此云是「乘

車」，則非坐乘也。史載筆，士載言。謂從於會同，

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言，謂會同盟要之

辭。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上師則載虎皮，前

有摯獸則載貔貅。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禮，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前驅舉此，則上衆知所有。所舉各

以其類象。<sup>④</sup>青，青雀，水鳥。鳶鳴則將風。鴻，取飛有

行列也。士師，謂兵衆。虎，取其有威勇也。貔貅，亦摯

獸也。《書》曰：「如虎如貔。」士，或爲「仕」。

行，前朱

鳥而後玄武，<sup>⑤</sup>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  
上，急繕其怒。以此四獸爲軍陳，象天也。急，猶堅

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

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進退有

度，度，謂伐與步數。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局，

部分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君以軍行之禮。各隨文解

之。史，謂國史，書錄王事者。王若舉動，史必書之。

王若行往，則史載書具而從之也。不言簡牘而云「筆」者，

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爾雅》云：「不律謂之筆。」郭

云：「書筆名，四方之異言也。」「士載言」上，謂司盟之

士。言，謂盟會之辭，舊事也。崔靈恩云：「必載盟會之辭

者，或尋舊盟，或用舊會之禮，應須知之，故載自隨也。」

①「宜無」二字原來湮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②「舒垂」，阮校云：「監、毛本『舒垂』作『垂舒』。」今按：

依注則當作「垂舒」。

③「弈」，阮本及衛氏《集說》作「奕」，義勝。

④「各以其類象」，《通典》卷七十六引「象」下有「之」字。

⑤「朱鳥」，王引之引其父王念孫說，以爲當作「朱雀」，

其說頗辯。詳《經義述聞》卷十四「朱鳥」條。

「前有」至「貔貅」王行宜警衛，善惡必先知之，故備設軍陳行止之法也。軍陳卒伍，行則並銜枚，無誼聲，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廣遠，難可周徧，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故宣十二年《左傳》云「前茅慮無」是也。「青旌」者，青雀旌，謂旌旗。軍行若前值水，則畫爲青雀旌旗幟，上舉示之。所以然者，青雀是水鳥，軍士望見，則咸知前必值水而各防也。「前有塵埃則載鳴鳶」者，鳶，今時鷂也。鷂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前有塵埃起，則畫鷂於旌首而載之，衆見咸知，以爲備也。不直言鳶而云鳴者，鳶不鳴則風不生，故畫作開口，<sup>①</sup>如鳴時也。不言旌，從可知也。「前有車騎則載飛鴻」者，車騎，彼人之車騎也。鴻，鴻鴈也。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若軍前忽遙見彼人有多車騎，則畫鴻於旌首而載之，使衆見而爲防也。然古人不騎馬，故但經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者，士師，兵衆也。虎是威猛，亦兵衆之象。若見前有兵衆，則舉虎皮於竿首，使兵衆見以爲防也。「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者，摯獸，猛而能擊，謂虎狼之屬也。貔貅是一獸，亦有威猛也。若前有猛獸，則舉此貔貅，使衆知爲備也。但不知爲載其皮、爲畫其形耳。通有二家：一云與虎皮並畫作皮於

旌也，一云並載其皮。

「載謂」至「如貔」正義曰：

「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文並爲「載」，而鄭今云「舉於旌首」，是明諸物並在旌旗首也。云「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此是定四年祝佗之辭。此嘉好之事，若爲其出軍征伐，則隨軍多少，與此不同。云《書》曰「如虎如貔」者，此《尚書·牧誓》，引證虎、貔同是猛獸也。此武王伐紂時，於牧野作誓，誡士卒爲戰之辭也，令士衆皆如虎貔然也。鄭注《尚書》云：「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貔，一名曰豹，虎類也。《爾雅》云：「貔，白狐也。」「行前」至「其怒」前明軍行逢值之禮，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也。前南後北，左東右西也。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軍前宜捷，故用鳥。軍後須殿捍，故用玄武。玄武，龜也。龜有甲，能禦侮用也。左爲陽，陽能發生，象其龍變生也。右爲陰，陰沈能殺，虎沈殺也。軍之左右，生殺變應，威猛如龍虎也。何胤云：「如鳥之翔，如蛇之毒，龍騰虎奮，無能敵此四物。」鄭注「四獸爲軍陳」，則是軍陳之法也，但不知何以爲之耳。今之軍行，畫此四獸於旌旗，以標前後左右之軍陳。「招搖在上」者，招搖，北斗

①「畫」，原作「畫」，據足利本、阮本改。

七星也。<sup>①</sup>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差。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在軍中舉之於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陳不差，故云「招搖在上」也。然並作七星而獨云「招搖」者，舉指者為主，餘從可知也。「急繕其怒」者，嚮明軍陳之法，此舉士卒之用也。急，堅也。勁，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軍行既張四宿於四方，標招搖於中上，象天之行，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勇，如天帝之威怒也。然若類前而論，四宿之陳，畫旌爲勝。且鄭云「又畫招搖於旌上」，則知四物是畫，故星約言云「又畫」也。<sup>②</sup>崔靈恩云：「此謂軍行所置旌旗於四方以法天，此旌之旒數皆放其星，龍旗則九旒，雀則七旒，虎則六旒，龜蛇則四旒，皆放星數以法天也。皆畫招搖於此四旗之上。」案崔並畫四旗皆爲北斗星，於義不安。何者？天唯一斗，以指四方，何用四斗乎？

**注**「以此」至「指者」<sup>③</sup> 正義曰：此朱雀是禽，而摠言「獸」者，通言耳。言「爲軍陳」者，則四獸各有軍陳之法。故昭二十一年，宋人與華亥戰，云「鄭翩願爲鵠，其御願爲鵠」。又《兵書》云：「善用兵者似率然，率然者，常山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是其各有陳法也。知招搖在北斗杓端者，《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

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標。」案此「搖光」，則招搖也。在下云「端」者，明魁以上爲首，標則以下爲端也。**注**「度，謂伐與步數」 正義曰：《牧誓》武

王誓衆云：「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一擊一刺爲一伐。鄭注《尚書》云：「伐，謂擊刺也。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

「左右有局」 局，部分也。軍之在左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故主帥部分各有所司部分也。《爾雅》云：「局，分也。」郭云「謂分部」也。父

之讎，弗與共戴天。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兄弟之讎，不反兵。恒執殺之備。交遊之讎，不同國。讎不吾辟，

① 「北斗七星也」，浦鏜校云：「斗」下脫「第」字。」

② 「星」，阮校云：「毛本『星』作『皇』。」按：浦鏜校曰「疑衍字」是也。

③ 「此」，原作「四」，據阮本和潘宗周《校勘記》改。

則殺之。交遊，或爲「朋友」。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疏

復讎之法。今各依文解之。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者，

父是子之天，彼殺己父，是殺己之天，故必報殺之，不可與共處於天下也。天在上，故曰「戴」。又《檀弓》云：「父母

之仇，寢苦枕干，<sup>①</sup>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並是不共天下矣。而《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則得與共戴天。此不共戴天者，謂孝子之心，不許共

讎人戴天，必殺之乃止。《調人》謂逢遇赦宥，王法辟諸海外，孝子雖欲往殺，力所不能。故鄭答趙商云「讎若在九

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乎」是也。「兄弟之讎，不反兵」者，兄弟，謂親

兄弟也。有兄弟之讎，乃得仕而報之。「不反兵」者，謂帶兵自隨也。若行逢讎，身不帶兵，方反家取之，比來，<sup>②</sup>則

讎已逃辟，終不可得，故恒帶兵，見即殺之也。《檀弓》云：「父母之讎，不反兵。兄弟之仇，仕弗與共國。」而此云「兄

弟不反兵」者，父母不反兵，於普天之下也。兄弟不共國，謂不同中國也。而亦「不反兵」者，父母仇讎則不仕，不辟

市朝。兄弟仇讎則猶仕，而辟市朝也。而亦同「不反兵」，則同體重之也。而《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

二文不同者，《調人》亦謂會遇恩赦之法，辟諸千里之外。

《檀弓》又云「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雖同不反兵，與父母讎異也。「交遊之讎，不同國」者，交遊，朋友也。

爲朋友亦報仇也，故前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知父母沒，得爲朋友報也。此云「不同國者，謂不共五等一國

之中也。而《調人》云「從父母兄弟之讎」，<sup>③</sup>不同國」，與此同。又《調人》云「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是主友亦同此

與？《調人》皆謂會赦，故不同國。雖不同國，國外百里、二百里則可。其兄弟仕不與共國者，必須相去千里之外，

故《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是也。但從父兄弟及交遊、主友報讎之時，不自爲首。故《檀弓》云「從父

兄弟之仇，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也。其君之讎，《調人》云「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則姑、姊妹、伯

叔皆視兄弟。《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占《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許慎謹案：魯桓公爲齊襄

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

①「干」，原作「土」，據阮本、衛氏《集說》改。

②「比」，原作「此」，據阮本改。

③「母」，據《周禮·調人》「母」字疑衍。

讎也，從《周禮》說。」鄭康成不駁，即與許慎同。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讎，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讎。鄭《駁異義》稱：「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楚使吳首兵，合於子思之言也。」是鄭善子胥，同《公羊》之義也。

#### 禮記正義卷第四

## 禮記正義卷第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辱其謀人之

國不能安也。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地廣大，

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辱其親民不能安。

荒，穢也。

**疏**正義曰：此明食祿所宜任其事也。「四郊」

者，王城四面並有郊，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諸侯亦各

有四面之郊，里數隨地廣狹，故云「四郊」也。「壘，軍壁

也」，言卿大夫尊高，任當軍帥，若有威德，則無敢見侵，若

尸祿素餐，則寇戎充斥，數戰郊垆，故多軍壘，罪各有所

歸，故爲「卿大夫之耻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

士之辱也」者，地，采地也。荒，廢穢也。士，邑宰也。士

爲君邑宰，必宜地民相得。若使土地廣大而荒廢，民散而

流移，亦邑宰之耻辱也。而云「亦」者，今謂非但大夫之辱，亦是士之辱。言「四郊多壘」，獨爲大夫之辱，不云士辱者，但大夫官尊，人則與君同謀，出則身爲將帥，故多壘爲大夫之辱。士則職卑位下，爲君邑宰，勸課耕稼，故地荒爲士之辱也。臨祭不惰。爲無神也。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策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此皆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必已不用。埋之，不知鬼神之所爲。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祭於公，助祭於君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接神及歸俎之禮。「臨祭不惰」者，「祭如在」，故臨祭須敬，不得怠惰，故鄭注云「爲無神也」。鬼神享德，祭若怠惰，則神不歆，是無神也。既謂其不敬，亦是無神之心也。①**注**「此皆不欲人褻之」正義曰：若不焚埋，人或用之，爲褻慢鬼神之物。所以焚之埋之異者，服是身著之物，故焚之，牲器之類，並爲鬼神之用，雖敗，不知鬼神用與不用，故埋之猶在，焚之則消，故焚、埋異也。**注**「臣不」至「君也」正義曰：此謂

①「也」，原爲空白，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補。

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於俎。而禮本並云「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是鄭因君以明臣，言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故《曾子問》云「攝主不歸俎」，明正主則歸也。卒哭乃諱。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sup>①</sup>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sup>②</sup>爲其難辟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sup>③</sup>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sup>④</sup>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瞿，<sup>⑤</sup>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君所無私諱，謂臣言於君前，不辟家諱。尊無二。大夫之所有公諱。辟君諱也。《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爲其失事正。廟中不諱。爲有事於高祖，<sup>⑥</sup>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質，猶對也。婦諱不

①「大夫有名惡」，阮校云：「各本同。《通典》一百四作「大夫有石惡」。案疏引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據此，是注本作「石惡」。張敦仁《考異》說略與阮同。

②「二名不偏諱」，阮校引毛居正說略云：「偏，本作「偏」，與「遍」同，作「偏」誤。《正義》云「不偏諱者，謂兩字不一一諱也」。此義謂二字爲名，同用則諱之。若兩字各隨處用之，不於彼於此一皆諱之，所謂「不偏諱」也。若謂二字不獨諱一字，亦通，但與鄭康成所注文意不合。」後之《九經三傳沿革例》、段玉裁《經韻樓集》等家皆主毛說。張敦仁《考異》則云：「毛說非也。鄭云「不一一諱」者，乃以「一」解「偏」，蓋一者，皆偏有其一者也。毛誤讀鄭注及《正義》，造此臆說。又《檀弓》下同此文，亦可證。」俞樾《群經平議》是張說。朱大韶欲折衷二說，則云「偏」字不誤，而「偏與偏，古字通」，詳《實事求是齋經說》。

③「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通典》卷一百四「謂」作「諱」。是讀作「偏諱」，二名不一一諱也。

④「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考文》引古本上「稱」字作「言」，《通典》卷一百四引「言徵不言在」句。阮校以爲「二稱」字俱當作「言」，方與疏合。

⑤「瞿」，《考文》引古本作「懼」，與《釋文》又本同。

⑥「爲」，《考文》引古本和衛氏《集說》作「謂」。張敦仁《考異》云作「謂」是也。



出門。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大功、小功不諱。人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皆爲敬主人也。禁，謂政教。俗，謂常所行與所惡也。國，城中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諱與不諱之事。各依文解之。古人生不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

卒哭後，服已受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敬鬼神之名，故諱之。諱，避也。生不相避名，名以名質，故言之不諱，死則質藏，言之則感動孝子，<sup>①</sup>故諱之也。

**注**「衛侯」至「不非」正義曰：證生不相諱也。時君臣同名，《春秋》不

譏。案魯襄公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二十九年，「衛侯衎卒」，衛侯惡乃即位，與石惡不相干。熊氏云：

「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知者，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云：「昭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何？謂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親所名也。」是衛齊惡不得爲石惡也。

「禮，不諱嫌名」

**注**若禹與雨、丘與區 正義曰：今

謂「禹」與「雨」，音同而義異；「丘」與「區」，音異而義同。

此二者，各有嫌疑。「禹」與「雨」有同音嫌疑，「丘」與「區」有同義嫌疑，如此者不諱。若其音異義異，全是無嫌，不涉諱限。必其音同義同，乃始諱也。「二名不偏諱」

**注**「孔子」至「稱在」 正義曰：「不偏諱」者，謂兩字作名，不一諱之也。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

者，案《論語》云「足則吾能徵之矣」，是言「徵」也；又云「某在斯」，是言「在」也。案《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弑其君，即位之後，改爲熊居，<sup>②</sup>是爲二名。許慎謹案云：

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義也。「逮事」至「父母」逮，及也。王父母，謂祖

父母也。若及事父母，則諱祖也。何以然？孝子聞名心瞿，祖是父之所諱則子不敢言。既已終不言，若父母已亡而已言，便心瞿憶父母，故諱之也。「不逮事父母，則不

諱王父母」者，孝子若幼少孤，不及識父母，便得言之，故不諱祖父母。庾云：「諱王父母之恩，正應由父。所以連言「母」者，婦事舅姑，同事父母，且配夫爲體，諱敬不殊，故幼無父而識母者，則可以諱王父母也。」

**注**此謂「至「諱祖」 正義曰：「適士已上廟事祖」者，《祭法》云「適士二廟」，祖之與禰，各一廟。其中士、下士亦廟事祖，但祖

① 「子」字原模糊，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釐清。

② 「爲」，古鈔殘本作「名」。

欄共廟，①則《既夕禮》一廟是也。熊氏云：「此適士者，包中下士，對庶人、府史亦稱適也。」大夫之所有公諱

今謂人於大夫之所，正得避公家之諱，②不得避大夫諱。所以然者，尊君諱也。若兼爲大夫諱，則君諱不尊也。不言士之所諱者，士卑，人不爲之諱故也。或可大夫所有公諱者，君及大夫諱耳，亦無己之私諱。《玉藻》云「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但此文上承「君所無私諱」之下，唯云「大夫之所有公諱」，故略之，不云「無私諱」耳。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者，③何胤云：「《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案《論語》云「《詩》《書》執禮」，是教學唯《詩》《書》有誦，禮則不誦，唯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並失事正，故不諱也。「廟中不諱」者，謂有事於高祖廟，祝嘏辭說，不爲曾祖已下諱也，爲尊無二上也。於下則諱上也。若有事於禰，則諱祖已上也。「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者，夫人，君之妻。質，對也。夫人本家所諱，臣雖對君前而言語，不爲諱也。臣於夫人之家恩遠，故不諱也。「婦諱不出門」者，門，謂婦官門。婦家之諱，但於婦官中不言耳，若於宮外，則不諱也，故臣對君前不諱也。注「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陳鏗問云：「《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

諸其側也」。此則與母諱同，何也？田瓊答曰：「《雜記》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母諱遠，妻諱近，則亦宜言也，但所辟者狹耳。」「大功、小功不諱」古者期親則爲諱。陳鏗問曰：「亦爲父乎？自己親乎？」田瓊答曰：「《雜記》云「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父諱齊衰親也，然則大功、小功不諱矣。」熊氏云：「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諱之。知者，《雜記》云：「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是父之世叔父及姑姊妹以下皆爲之小功，父爲諱，故已從父爲之諱。」「人竟而問禁」者，此以下並爲敬主人也。竟，界首也。禁，謂國中政教所忌。凡至竟界，當先訪問主國何所禁也。「人國而問俗」者，國，城中。城中，如今國門內也。俗，謂常所行也。人主人之城內，亦先問風俗常所行

①「祖」字原脫，據古鈔殘本補。

②「正」，阮校云：「監、毛本「正」作「止」，衛氏《集說》同。」

③「臨文不諱者」，此五字原脫，據古鈔殘本及文義補。

也。<sup>①</sup>「入門而問諱」者，門，主人之門也。諱，主人祖先君名，宜先知之，欲爲避之也。問諱而以門爲限者，主人出至大門外迎客，客人門方應交接，故於門爲限也，故注云「皆爲敬主人也」。外事以剛日，順其出爲陽也。出郊爲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內事以柔日。順其居內爲陰。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旬，十日也。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孝子之心。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筮。卜筮不過三，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卜筮不相襲。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筮也。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sup>②</sup>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弗非，

無非之者。日，所卜筮之吉日也。踐，讀曰善，聲之誤也。筮，或爲「蓍」。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卜筮及用日之法。

各依文解之。「外事以剛日」者，外事，郊外之事也。

剛，奇日也。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也。

外事剛義，<sup>③</sup>故用剛日也。

**注**「順其」至「祠兵」正義

曰：以出在郊外，故順用剛日也。《公羊》莊公八年正月，師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祠兵。傳云：「祠兵者何？出曰祠兵。」何休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此鄭所引，直取「甲午」，證用剛日事耳。其「祠兵」之文，鄭所不用。故《異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鄭駁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

<sup>①</sup>「所」字原脫，據古鈔殘本及注文補。

<sup>②</sup>「猶與」，古鈔殘本「與」作「豫」。阮校云：《釋文》出「與」，云「本亦作豫」。《正義》本同《釋文》之亦作本，作「豫」，觀《正義》引《說文》「豫亦是獸名」云云可知。後人以《釋文》本「與」改《正義》本「豫」，并改《正義》中引《說文》之「豫」亦爲「與」。今按「猶與」與「猶豫」爲雙聲連綿字，義同。唯改《說文》之「豫」爲「與」則不通矣。

<sup>③</sup>「事」，古鈔殘本作「是」，疑是。

爲祠。」因爲作說，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內事以柔日」內事，郊內之事也。乙丁己辛癸，五偶爲柔也。然則郊天是國外之事，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非剛也。又社稷是郊內，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非柔也。所以然者，郊社尊，不敢同外內之義故也。此言外剛內柔，自謂郊社之外，他禮則皆隨外內而用之。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者。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居外內剛柔故也。祭社用甲，所以《召誥》用戊者，《召誥》是告祭，非常禮也。郊之用辛者，唯夏正郊天及雩、大亨明堂耳，若圓丘，自用冬至日。五時迎氣，各用其初朔之日，不皆用辛。」「凡卜筮日」者，凡先聖王之所以立卜筮者，<sup>①</sup>下云「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決嫌疑，定猶與也」。卜筮必用龜蓍者，案劉向云：「蓍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辯吉凶也。」《說文》云：「蓍，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陸璣《草木疏》云：「似藟蕭，青色，科生。」《洪範五行傳》曰：「蓍生百年，一本生百莖。」《論衡》云：「七十年生一莖，七百年生十莖。神靈之物，故生遲也。」《史記》曰：

「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上有藁蓍，下有伏龜。」卜筮實問於神，龜筮能傳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大王、王季、文王云：「爾之許我。乃卜三龜，一襲吉。」是能傳神命也。又鄭注《天府》云：「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案《白虎通》稱：「《禮·三正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筮者，案《少牢》「大夫立筮」，鄭云：「大夫蓍長五尺。」推此而言，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士三尺。蓍陽也，故其數奇。所以謂之「卜筮」者，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劉氏以爲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赴，問互言之。案《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說卦》云：「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據此諸文，蓍、龜知靈相似，無長短也。所以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時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更欲筮之，故太史史蘇欲止公之意，託云「筮短龜長一耳，實無優劣也。若杜

① 「凡」，古鈔殘本作「古」。

預、鄭玄因「筮短龜長」之言，以爲實有長短。故杜預注傳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是也。象所以長者，以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爲長。數短者，數是終末，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以爲短也。又鄭康成注《占人》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是鄭及杜預皆以爲龜長筮短。凡卜筮，天子、諸侯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故《筮人》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sup>①</sup>即事之漸。大事者，則《大卜》云：「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大祭祀，凡出軍旅，喪事，及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此等皆爲大事。故鄭注《占人》云「將卜八事，皆先以筮筮之」是也。若次事，則唯卜不筮也。故《表記》云：「天子無筮。」鄭注云：「謂征伐出師若巡守。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是天子出行，唯卜無筮是也。小事無卜，唯筮。《筮人》：「掌九筮之名：一曰巫更，謂遷都邑也；二曰巫式，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三曰巫比，謂制作法式也；四曰巫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五曰巫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六曰巫比，謂與民和比也；七曰巫祠，謂筮牲與日也；八曰巫

參，謂筮御與右也；九曰巫環，謂筮可致師不。鄭注《占人》：「不卜而徒筮者則用九筮」是也。天子既爾，諸侯亦然。故《春秋》僖二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晉卜伐宋，亦卜而後筮。是大事卜筮並用也。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不能如禮。其禮既先筮後卜，《尚書》先云「龜從」者，以尊卑言之，故先言龜也。鄭注《周禮》云「筮凶則止，不卜」，所以《洪範》有「筮逆龜從」者，崔靈恩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代著龜。若三筮並凶，則止而不卜，鄭所云者是也。」<sup>②</sup>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也，則《洪範》所云者是也。其大夫，則大事卜，小事筮。大事則葬地及葬日，爲事之大，則卜。故《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是也。其小事用筮，則《少牢》常祀「筮日」是也。上亦大事卜，小事筮。故《士喪禮》卜葬日，以喪葬爲重，須定吉凶，故用卜也。其尋常吉祭，比葬爲輕，故筮日也。葬既卜日

① 「先筮而後卜」，古鈔殘本在此句下有「鄭注云先筮後卜」七字，驗之《周禮·筮人》，疑當有。

② 「鄭所云者是也」，原作「鄭云」二字，義不可通。今據古鈔殘本補足。

得吉，①餘事皆吉可知，故唯筮葬地，不復用卜也。「旬之外曰遠某日」案《少牢》大夫禮，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故《少牢》云「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吉，乃官戒。「既云「旬有一日」，是旬外一日。此謂大夫禮。「旬之內曰近某日」者，案《特牲》士禮云「不諷日」，注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諷丁巳之日」。是士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是旬之內日也。主人告筮者云「用近某日」，此據大夫士，故有旬內、旬外之日也。若天子、諸侯，其有雜祭，或用旬內，或用旬外，其辭皆與此同。案《少牢》《特牲》，其辭皆云「來日丁亥」，不云「遠某日」、「近某日」者，彼文不具也。「喪事先遠日」喪事，謂葬與二祥，是尊哀之義也，非孝子之所欲，但制不獲已，故卜先從遠日而起，示不宜急，微伸孝心也。故宣八年《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杜云：「懷，思也。」辟不思親也。此尊卑俱然，雖士，亦應今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吉，卜上旬。「吉事先近日」者，吉事，謂祭祀、冠昏之屬。故《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是先近日也。「日爲」至「有常」「日」，命龜筮辭也。卜擇吉日，故云「日」爲日」。

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者，假，因也。爾，汝也。爾，謂指著龜也。泰，大中之大也。欲褒美此龜筮，故謂爲大龜、大筮也。「有常」者，言汝泰龜、泰筮決判吉凶分明有常也，故云「假爾泰龜、泰筮有常」。凡卜筮，大夫以上命龜有三，命筮有二。其一，爲事命龜。泣卜之官，②以主人卜事命卜史，是一也。二，卜史既得所卜之命，更序述泣卜所陳之辭，名曰述命，二也。卜人即席，西面命龜，云「假爾泰龜有常」，三也。命筮二者，一爲事命筮，則主人以所爲之事命筮史，是一也。二則筮史得主人之命，遂述之，爲述命，是二也。士則命龜有二，命筮有一。知士命筮有一者，《士喪禮》云：「命筮人：『哀子某，爲其父筮宅。』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不述者，士禮略。」是士命筮一也。知士命龜二者，《士喪禮》「泣卜命曰：『哀子某，卜葬其父，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乃云「即席，西面坐，命龜」。既云「不述命」，是士命龜二也。知大夫命筮二者，以士云「命筮，不述命」，則知大夫以上述命也。故《少牢》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

① 「卜」，原作「十」，據阮本改。

② 「卜」，原作「一」，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改。

歲事於皇祖伯某。」又云「史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云云，<sup>①</sup>是大夫命筮二。但冠即席所命于述命之上也。知大夫命龜三者，以《士喪禮》「泣卜爲事命龜」，又有「即席西面，命龜」，云「不述命」，明大夫有述命，故知大夫命龜三也。<sup>注</sup>「大事卜，小事筮」正義

曰：此大事者，謂小事之中爲大事，非《周禮》大貞、大封及八事之等，故得用卜而已。或云，大事卜一者，摠兼大貞、大封及八事等，雖卜筮並用，摠皆用卜，故云「大事卜」。但大事則先筮後卜，卜筮俱有，若「小事筮」，徒有筮而無卜也。「卜筮不過三」王肅云：「禮以三爲成也。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鄭意「不過三」者，謂一卜不吉而凶，凶而又卜，<sup>②</sup>以至於三。三若不吉，則止。若筮亦然也。故魯有「四卜」之譏。崔靈恩云：「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乃爲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筮，其法唯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遠日，不至於三也。前以用三王之龜筮者，有逆有從，故至三也。此唯用一，故不至三也。」案崔解，亦有三王龜筮也。<sup>注</sup>

「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正義曰：卜郊之事，或三或

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及襄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sup>③</sup>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云：「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郊博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禮三卜之運也」，<sup>④</sup>何休云：「運，轉也。已卜

① 「云云」，下「云」字原脫，據古鈔殘本補。浦鏜、孫詒讓校亦皆云當補一「云」字。

② 「凶而」二字原脫，據古鈔殘本補。

③ 「雖三卜」，古鈔殘本此句上另有「四月」二字。

④ 「定十五年禮三卜之運也」，浦鏜校云，「禮」當「傳」字之誤。今按：古鈔殘本無「禮」字。「禮」字非誤即衍。

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sup>①</sup>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卜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正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之說同，與何休意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若鄭玄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啓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駁異義》引《明堂》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於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如鄭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三正不同也。此云「魯四卜郊，《春秋》譏之」，用《公羊》、《穀梁傳》三卜，正，四卜，非正也。是四卜爲譏，三卜得正，與《左氏》意違。《左氏》三卜，亦

非故也。「卜筮不相襲」襲，因也。前卜不吉則止，不得因更筮，若前筮不吉則止，不得因更卜，是「不相襲」也。若相因不止，是瀆龜筮，則神不告也。王云：「三筮及三卜，不相襲三者，初各專其心也。」<sup>②</sup>「卜不至」是也。

正義曰：晉獻公初卜不吉，故公云「更筮之」，是因襲也。《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然與此注不同者，明「襲」有二義，故兩注各舉其一。一則大事、小事，各有所施，不得因龜卜小事，因蓍筮大事也。二則筮不吉，不可復卜，卜不吉，不可復筮也。

「龜爲」至「踐之」解卜筮所用也。龜處筮後，龜覆於筮。「筮爲筮」者，筮在龜前爲決也。謂蓍爲筮者，筮以謀筮爲義，言用此物以謀於前事也。「卜筮者，先聖王之

所以使民信時日」者，解所以須卜筮之義也。「先聖王」，伏羲以來聖人爲天子者。不直云「先王」，又加「聖」字者，夫王未必聖，古來非一。聖不必王，孔子是也。明造制卜筮，必須聖位兼并。「時」者，四時及一日十二時也。「日」者，甲乙之屬。聖王制此卜筮，使民擇慎而信時日與吉凶

① 「二」，原作「一」，據古鈔殘本、《考文》引宋板改。按作「二」與《公羊》注合。



也。「敬鬼神」者，乃擇吉而祭祀，是敬鬼神。「畏法令」者，法，典則也。令，教訓也。君行法令，若依卜筮而爲之，則民敬而畏之也。「所以使民決嫌疑」者，事既異，故更云所以有嫌疑而卜筮決斷之也。「定猶與也」者，《說文》云：「猶，獸名，獾屬。豫，<sup>①</sup>亦是獸名，象屬。」此二獸皆進退多疑，<sup>②</sup>人多疑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者，引舊語以結之。卜筮所以定是非也，若有疑而筮之則人無非之也。<sup>③</sup>不言「卜」者，從可知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者，踐，善也。言卜得吉而行事，必善也。王云：「卜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踐，履也。弗非，無非之者也。」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監駕，且爲馬行。已駕，僕展軛，展軛，具視。效駕。白已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奮，振去塵也。貳，副也。跪乘，未敢立，敬也。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調試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車上僕所主。左右攘辟。謂群臣陪位侍駕者。攘，卻也。或者攘，占「讓」字。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

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撫，小止之，謙也。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僕與己同爵則不受。客車不人大門，謙也。婦人不立乘，異於男子。犬馬不上於堂。非摯幣也。故君子式黃髮，敬老也。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下卿位，尊賢也。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人，未至而下車。人國不馳，愛人也。馳善藺人也。人里必式。不誣十室。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御，當爲「訝」。訝，迎也。君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春秋傳》曰：「跛者御

①「豫」，原作「與」，據古鈔殘本改。另參上文「猶與」條校勘記。

②「退」字原模糊，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釐清。

③「筮」字原模糊，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釐清。

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訝」也，世人亂之。介者不拜，

爲其拜而菱拜。<sup>①</sup>菱則失容節。菱，猶詐也。祥

車曠左。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乘君之乘

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君存，惡空其位。僕御

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遠嫌。御國君，則

進右手，後左手而俯。敬也。國君不乘奇車。

出入必正也。奇車，獵、衣之屬。車上不廣欬，爲若

自矜。廣，猶弘也。不妄指。爲惑衆。立視五雋，

立，平視也。雋，猶規也，謂輪轉之度。雋，或爲「榮」。

式視馬尾，小俛。顧不過轂。爲掩在後。國中

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人國不馳。彗，竹帚。

卹勿，搔摩也。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

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

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

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皆廣敬也。路馬，

君之馬。載鞭策，不敢執也。齒，欲年也。誅，罰也。

**疏**

正義曰：此以下摠明乘車顧式，僕御謹敬之事。各隨文解

之。「君車將駕」者，謂爲君僕御之禮。君車，君所乘之

車也。將駕，謂始欲駕行時也。「則僕執策立於馬前」

者，僕，即御車者也。占者僕用好人爲之。故孔子曰「吾

執御矣」，又云「予適衛，冉有僕」，及《周禮》諸僕皆用大夫

士也。策，馬杖也。別有人牽馬駕車，<sup>②</sup>而此僕既知車

事，故監駕也。又恐馬奔走，故自執馬杖立當馬前也。執

策是監駕，立馬前，恐馬行也。「已駕，僕展軻」者，已

駕，駕竟。展，視也。舊解云：「軻，車欄也。」駕竟，僕則從

車軻左右四面看視之，<sup>③</sup>上至於欄也。盧氏云：「軻，軻頭

軻也。」<sup>④</sup>皇氏謂：「軻是軻頭，盧言是也。一則車行由軻，

二則欄之苓字，不作車邊爲之。」鄭云「展軻具視」，謂徧視

之。「效駕」者，效，白也。僕監視駕竟，而人白君道駕

<sup>①</sup>「菱」，各本同。陶方琦以「菱」爲「𦵏」之譌。「𦵏」字  
見《說文》，《字林》始出「𦵏」字，云古「躡」字也。詳  
《漢學室文鈔·曲禮菱拜考》。

<sup>②</sup>「駕」，原爲墨丁，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補。

<sup>③</sup>「軻」，古鈔殘本作「輪」。

<sup>④</sup>「軻」，古鈔殘本、阮本并作「軻」。桂馥《說文義證》  
云，古書「軻」多誤爲「軻」字。《釋文》引盧說作「軻」，  
孫希旦《集解》以《釋文》爲是。

畢，故鄭云「白已駕」也。「奮衣由右上」者，奮，振也。由，從也。從右邊上升也。僕人白駕竟，先出就車，於車後自振其衣去塵，從右邊上升。必從右者，君位在左，故辟君空位。「取貳綬」者，貳，副也。綬，登車索。綬有二：一是正綬，擬君之升，一是副綬，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副貳綬而升也。《詩》云：「淑旂綬章。」箋云「綬，所引登車」也。「跪乘」者，謂僕先試車時，君既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所以跪而乘之，爲敬也。然此是暫試，空左不嫌也。「執策分轡」者，策，馬杖也。轡，御馬索也。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駢馬，亦曰驂馬。故《詩》云：「兩服上駟，兩驂鴈行。」鄭云「兩服，中央夾轅者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是也。<sup>①</sup>然每一馬有兩轡，四馬八轡。以驂馬內轡繫於軾前，其驂馬外轡并夾轅兩服馬各二轡，六轡在手，分置兩手，是各得三轡，故《詩》云「六轡在手」是也。今言「執策分轡」，謂一手執杖，又六轡以三置空手中，以三置杖手中，故云「執策分轡」也。「驅之」者，分轡既竟，而試驅行之也。「五步而立」者，僕向跪而驅，令馬行之，得五步止，而僕倚立，待君出也。何胤云：「跪以見敬，則立調試之也。」「君出就車」者，謂君始出上車時也。

「則僕并轡授綬」者，君初來欲上，而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所餘一空手取正綬授與君，令登車也。當右手并轡，左手授綬，轉身向後，引君上也。「左右攘辟」者，左右，謂侍駕陪位諸臣也。攘，卻也。辟，遠也。君已上車，車欲進行，故左右侍者悉遷卻以辟車，使不妨車行也。

「車驅而驟」者，<sup>②</sup>左右已辟，故驅車而進，則左右從者疾趨從車行也。「至於大門」者，君最外門，<sup>③</sup>謂車行至外

門時也。「君撫僕之手」者，撫，按止也。僕手執轡，車行由僕，君欲令駐車，故君抑止僕手也。「而顧命車右就車」者，顧，迴頭也。鄭箋《詩》云「迴首曰顧」也。車右，

勇力之士也。就車，謂君命勇力士令上車也。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也。初在門內，未顧勇士，勇士故從趨在車後。今車行既至大門，方出履險阻，恐有非常，故迴頭命車右上車也。「門間溝渠必步」者，是車右勇士之禮也。門間，謂凡所過門間處也。溝，廣深四尺者。渠亦溝也。步，謂下車也。勇士雖即上車，車若

① 「是也」，「是」字原脫，據古鈔殘本和阮本補。

② 「驟」，阮本作「騶」。按二字通用。

③ 「君最外門」，古鈔殘本作「大門，君最外門也」。

至門間溝渠，而勇士必下車。所以然者，一則君子不誣十室，過門間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溝渠是險阻，恐有傾覆，故勇士亦須下扶持之也。而僕不下者，車行由僕，僕下則車無御，故不下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凡僕人」，謂爲一切僕，非但爲君僕時也。車上既僕爲主，故爲人僕，必授綏與所升之人也。「若僕者降等，則受」者，謂士與大夫、大夫與卿御也。若御者卑降，則主人不須謙，故受取綏也。「不然則否」者，不然，謂僕者敵體，雖御，其主人宜謙，不受其綏也。「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者，僕者雖卑，而受其綏不謙，猶當撫止僕手，若不聽自授，然後乃受也。「不然，則自下拘之」者，「不然」，不降等者既敵不受，而僕者必授，則主人當卻手從僕手下自拘取之。**注**「撫小」至「不受」正義曰：由，從也。此時主人初欲上，而僕在車上，轉身嚮主人以授綏。主人不就僕手外取之，而以手從僕手下進，拘取僕手裏上邊，示不用僕授也。「僕與己同爵則不受」，謂不降等者。「客車不入大門」案《公食大夫禮》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注云：「賓車不入門，廣敬也。」與此同。《覲禮》云：「偏駕不入王門。」謂同姓金路，異姓象路之等，

舍之於賓館，謂不得入王門。又云「墨車龍旂以朝」，墨車得入大門，但不得入廟門耳。「婦人不立乘」者，立，倚也。婦人質弱，不倚乘，異男子也。男子倚乘，而婦人坐乘，所以異也。「犬馬不上於堂」者，賓主相見之禮也。犬馬將爲禮而賤，不牽上堂也。犬則執繼，馬則執鞵，以呈之耳。非贊幣故也。贊，謂羔、鴈、錦、玉之屬，乃上堂也。犬馬用充庭實而已，非物聘之贊幣，<sup>①</sup>故不上堂也。

「故君子式黃髮」此以下明雜敬禮也。<sup>②</sup>君子，謂人君也。黃髮，太老人也。人初老則髮白，太老則髮黃。髮黃彌老，宜敬之，故人君見而式敬也。人君尚爾，則大夫士可知也。若與君同行，君式則臣下，若異行，則式而已。

《詩》云「黃髮兒齒」，皆謂老人也。

**注**「發句言「故」，明

此衆篇雜辭也」正義曰：謂他篇上舊禮雜辭，連上至下，<sup>③</sup>所以有「故」。今作《曲禮》，記者引此他篇雜辭而來，爲此篇發首有「故」也。<sup>④</sup>「下卿位」卿位，路門之

①「物」，衛氏《集說》作「問」。

②「敬」字原漶滅，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補。

③「連上至下」，古鈔殘本此上有「此辭」二字，疑是。

④「發首」，古鈔殘本「發首」上有「得」字。

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人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sup>①</sup>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故《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爾卿是也。今謂尋常出入，故出則過卿位而上車，人則未到卿位而下車。若迎賓客，則案《樂師》注云：「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或可「下卿位」是諸侯禮，《樂師》據天子禮。「入國不馳」者，<sup>②</sup>國中人多，若馳車則害人，故不馳。注云「愛人也。馳善藺人也」，善猶好也。藺，雷刺也。若車馳則好行刺人也。何胤云：「藺，躒也。」「入里必式」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巷首有門，十室不誣，故人里則必式而禮之，爲敬也。「里必式」，則門間亦式，故門間必步，不誣十室也。《論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不誣十室」也。「君命召」者，謂有君命呼召臣也。「雖賤人」者，君之使者，假令是賤人爲之來。「大夫士必自御之」，御，迎也。使者雖賤，而君命可尊，故雖大夫士貴，亦自出迎之也。

**注**「御當」至

「亂之」正義曰：鄭引《春秋》證御者訝也。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公羊傳》云：「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窺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

逐跛者，眇者逐眇者。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穀梁傳》云：「曹公子手僂，同時聘齊。齊頃公使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秃者御秃者，僂者御僂者。齊頃公母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也。」<sup>③</sup>鄭言彼既以爲「訝」，此「御」故宜是「訝」，而世人亂之，讀云「御」耳。「介者不拜」者，介，甲鎧也。著鎧者不爲式敬，故宜無所拜之也。「爲其拜而夔拜」者，解所以不拜。夔，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夔，詐也。言著鎧而拜，形儀不足，<sup>④</sup>似詐也。虛作矯夔則失容節，是「夔猶詐也」。「祥車曠左」此以下又明僕御之禮。祥，猶吉也。占車，謂平生時所乘也。死，葬時用爲魂車。<sup>⑤</sup>鬼神尚吉，故葬魂乘吉車也。曠，空也。車上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注**「空神位也。祥車，葬

<sup>①</sup>「勃」，原作「悖」，據古鈔殘本、阮本改。按作「勃」與《論語·鄉黨》合。

<sup>②</sup>「入國不馳者」，古鈔殘本此句下有「馳車馳」三字，疑是。

<sup>③</sup>「頃」，原作「傾」，據阮本與上文改。

<sup>④</sup>「儀」字原湮滅，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補。

<sup>⑤</sup>「用」，原作「因」，據古鈔殘本、阮本改。

之乘車」知「葬之乘車」者，以其大小二樣，生人所乘之車，無空左之法。言空左，唯據葬時魂車，故知也。「乘君之乘車」<sup>①</sup> 乘車，謂君之次路也。王者五路，玉、象、木、金、革，各一路。王自乘一，所餘四路，皆從行。臣若乘此車，不敢空左。故《典路》云：「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鄭云：「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又《戎右職》云：「會同，充革車。」鄭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行。」<sup>②</sup> 充之者，謂居左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若曠左，則似祥車，近於凶時，故乘者自居左也。「左必式」者，雖處左而不敢自安，故恒馮式。云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故成二年，韓厥代御居中，杜云：「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以此而言，則元帥及君，宜在中也。又《詩》云「左旋右抽」，鄭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君存，惡空其位也。《太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注云：「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僕御婦人，則進左手」正義曰：僕在中央，婦人在左。僕御之時，進左手持轡。所以爾者，形微相背也。「後右手」

者，若進右手，則近相嚮。相嚮則生嫌，故「後右手」，遠嫌也。「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者，禮以相嚮為敬，故進右手。非男女，無所嫌也。「而俯」者，既御，不得恒式，故但俯俛而為敬也，并兩御也。「國君不乘奇車」國君出入宜正，不可乘奇邪不正之車。盧氏云：「不如御者之車也。」注，出入「至」之屬。正義曰：《隱義》曰：「獵車之形，今之鈎車是也。衣車，如鼈而長也。漢桓帝之時，禁臣下乘之。」車上不廣欹。廣，弘大也。欹，聲欹也。車已高，若在上而聲大欹，似自驕矜，又驚眾也。不妄指者，妄，虛也。在車上高，若無事，忽虛以手指麾於四方，並為惑眾也。「立視五轡」者，車上依禮。轡，規也。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為一尺八寸，摠一規為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摠為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地。注「轡，猶規也」正義曰：知「轡」為「規」者，以轡、規聲相近，故為

① 「乘君之乘車」，阮本此句下有「不敢曠左者」五字，蓋復述經文之語也，疑是。

② 「行」，據《周禮·戎右》注，「行」上宜有「從」字。

規。規是圓，故讀從規。言「或爲繫」，他本《禮記》有作「繫」字者。「式視馬尾」者，馬引車，其尾近在車欄前。故車上馮式下頭時，不得遠矚，而令瞻視馬尾。「顧不過轂」者，車轂也。若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也。《論語》云「車中不內顧」是也。「國中以策彗卹勿驅」者，前云「人國不馳」，此爲不馳，故爲遲行法也。策，馬杖。彗，竹帚也。卹「卹勿，搔摩也」。人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帚帶葉者爲杖，形如埽帚，故云策彗。云「卹勿」者，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也。但僕搔摩之時，其形狀卹勿然。「塵不出軌」者，軌，車轍也。車行遲，故塵埃不起，不飛揚出轍外也。「國君下齊牛，式宗廟」案《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注云：「王見牲，則拱而式。」又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鄭注《周官》與此文異者，熊氏云：「此文誤，當以《周禮》注爲正。宜云「下宗廟，式齊牛」。」「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者，公門，謂君之門也。路馬，君之馬也。敬君，至門下車。重君物，故見君馬而式之也。馬比門輕，故有下、式之異也。「乘路馬，必朝服」者，謂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車馬，臣雖得乘之，猶不可慢，故必朝服而自御乘之也。「載鞭策」者，又不敢執杖杖馬，故但載杖

以行也。「不敢授綬」者，君在則僕人授綬，今習儀者身既居左，自馭而乘，雖有車右，而不敢授綬與己也。「左必式」者，既不空左，故亦居左，式而敬之。此言「不敢授綬」，與前「不敢矚左」文互也。「步路馬，必中道」者，此謂單牽君馬行時。步猶行也。若牽行君之馬，必在中道正路，爲敬也。「以足蹙路馬芻有誅」芻，食馬草也。誅，罰也。此草擬爲供馬所食，若以足蹴踏之者，則被責罰也！①「齒路馬有誅」者，齒，年也。若論量君馬歲數，亦爲不敬，亦被責罰。皆廣敬也。

## 曲禮下第二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義與前篇同，簡策重多，分爲上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高下之節。執天子之器則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此衡，謂與心平。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綏，讀

①「被」，古鈔殘本作「有」，閩、監、毛本同，阮本同。

曰「妥」。妥之，謂下於心。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重慎之也。主，君也。克，勝也。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重慎也。尚左手，尊左也。車輪，謂行不絕地。<sup>①</sup>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君臣俛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執玉，其有藉者則楊，無藉者則襲。藉，藻也。楊，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楊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楊，亦是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所奉持及俛仰、楊襲之節。各依文解之。「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物有宜奉持之者，有宜提挈之者，各因其宜。奉之者，謂仰手當心，奉持其物。提之者，謂屈臂當帶，而提挈其物。帶有二處：朝服之屬，其帶則高於心；深衣之類，其帶則下於脇。何以知然？《玉藻》說大帶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而居帶之下三分之二，則帶之下去地四尺五寸矣。人長八尺爲限，若帶下四尺五寸，則帶上所餘正三尺五寸，故知朝服等帶則高也。而《深衣》云：「帶，下毋厭

髀，上毋厭脇，當毋骨者。」故知深衣之帶則下也。今云「提者當帶」，謂深衣之帶。且古人恒著深衣，此明平常提奉，故益可知也。「執天」至「提之」，嚮明常法，此以下明臣各爲其君上提奉之禮也。<sup>②</sup>執，持也。上猶高也。衡，平也。平，謂人之拱手，正當心平，故謂心爲衡。天子至尊，器不宜下，故臣爲擎奉，皆高於心，彌敬也。此衡謂與心平也。凡言「衡」，有二處。若「大夫衡視」，則面爲衡。此爲天子執器，則「上衡」謂高心也。既有二處不同，故鄭云「此衡與心平」，明他衡者不與心平也。「國君則平衡」者，國君，諸侯也。降於天子，故其臣爲奉持器，與心齊平也。「大夫則綏之」者，綏，下也。又降於諸侯，故其臣爲奉器，下於心也。「士則提之」者，上云「大夫綏之」，已下於心，今爲士提之，又在綏之下，即上「提者當帶」。然凡常提物，尚得當帶，今爲士提物，更在帶下者，士臣爲士，卑遠於君，故厭降在下。故《禮》云「大夫之臣不稽首，以辟君」，其義同也。「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嚮明持奉高下之節，此辨持奉之容儀也。主亦君也。

- ① 「地」，原作「也」，據撫本、岳本、《考文》引古本改。  
② 「上」字原應減，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補。



禮，大夫稱主。今此言主，上通天子、諸侯，下含大夫爲君者，故并曰主。士則不然。克，勝也。尊者之器，不論輕重，其臣執之，唯宜重慎。器雖輕小，而執之恒如實重，如不勝之容也。故《論語》云「孔子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聘禮》曰「上介執玉，<sup>①</sup>如重」是也。「執主」至「曳踵」，又明提奉用手足之儀也。圭璧，瑞玉也。尚，上也。謂執持君器及幣玉也。若擎奉此物，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左尊，故云「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者，

曳，拽也。踵，脚後也。若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嚮明奉持及手足之儀，此明授受時禮也。立，倚也。佩，謂玉佩也。帶佩於兩邊，臣則身宜僂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也。身既僂折，則所著之佩從兩邊出，縣垂於前也。「主佩倚」者，主，謂君也。倚，猶附也。君宜直立，則佩直附倚身而縣垂，不出前。「則臣佩垂」者，君若直立，佩倚於身，則臣宜曲折，曲折則佩不得倚身，故縣垂於前也。「主佩垂則臣佩委」者，主，君

也。言君若重慎，折身而佩垂，則臣彌曲，故佩罄委於地。<sup>②</sup>然臣不發初太曲，必待君僂而後方曲者，亦「授立不跪」之義也。「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於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於兩端，令垂向於下，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故云「有藉者則裼」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其上服，襲蓋裼衣，謂之「無藉者則襲」。此謂執玉之人，朝聘行禮，或有裼時，或有襲時。<sup>①</sup>「圭璋」至「是也」正義曰：鄭云此者，以經云裼、襲，據人之裼、襲，欲明玉亦有裼、襲。云「圭璋特而襲」者，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皮馬既不上於堂，其上唯特有圭璋。圭璋既是寶物，不可露見，必以物覆襲之，故云「圭璋特而襲」也。云「璧琮加束帛而裼」者，謂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既有帛錦承玉，上唯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故云「璧琮加束帛而裼」也。云「亦是」者，非但人有裼、襲，其玉亦有裼、襲之義。此皇氏之說。熊氏以爲「上明賓介一人爲裼、襲，「圭璋特」以下又明賓主各自爲裼、襲。謂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亦是也」。凡執

① 「玉」，原作「王」，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改。

② 「罄」，阮校云：「閩、監、毛本『罄』作『垂』。」

玉，天子執冒。故《玉人職》云：「執冒四寸，<sup>①</sup>以朝諸侯。」注云：「德能覆蓋天下。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又孔安國注《顧命》云：「方四寸，邪刻之。用之以冒諸侯之圭，以爲瑞信。」子男執璧，蓋亦刻驗覆之，但無以言焉。又執鎮圭以朝日及祭天地、宗廟。知者，《典瑞》云「王執鎮圭以朝日」，又《鄭志》云「祭天地、宗廟亦執之」。是朝日既執鎮圭，則夕月亦當然也。《大宗伯》云「王執鎮圭」，注：「以四鎮之山爲瑑飾，圭長尺有二寸。」故《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是也。其五等諸侯，《大宗伯》又云「公執桓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命圭九寸，公守之」是也。《宗伯》又云「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注云：「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羸縶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故《玉人》云「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江南儒者解云：「直者爲信，其文縵細。曲者爲躬，其文羸略。」義或然也。《宗伯》又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瑑爲穀稼及蒲葦之文。蓋皆徑五寸。」故《大行人》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寸」是也。<sup>②</sup>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知者，

是《聘禮·記》文。其璧，則內有孔，外有玉，其孔謂之好。<sup>③</sup>故《爾雅·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此謂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也。故《典瑞》前既陳玉，則云「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也。其公、侯、伯朝后皆用璋。知者，以《聘禮》聘君用圭，聘夫人以璋，則知於天子及后亦然也。其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以璧、琮相對故也。鄭注《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大小，各如其命數。知者，《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知者，《聘禮》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鄭注《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是也。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

① 「故玉人職云執冒」七字原脫，據古鈔殘本補。

② 「是」，原作「長」，據古鈔殘本、阮本改。

③ 「好」，原是墨丁，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補。

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覘聘」是也。其藉玉之藻，鄭注《覲禮》云：「纁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天子則以五采畫之，諸侯則三采，子男二采，其卿大夫亦二采。故《典瑞》云「王五采五就，公侯伯三采三就，子男二采二就」，又云「瑑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是也。熊氏云：「五采五就者，采別二行爲一就，故五就也。三采三就者，亦采別二行爲一就，故三就也。二采二就者，亦采別二行爲一就，故再就也。二采一就者，以卿大夫卑，二采，采則別唯一行，共爲一就。知然者，《雜記》及《聘禮·記》三采六等，則知天子、諸侯采別爲二等也。」此是周法。其殷以上，則《禮說含文嘉》云：「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宋均注云：「其殷禮，三帛，謂朱、白、倉，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故鄭注《虞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纁，高辛氏之後用黑纁，其餘用白纁。」其餘，謂堯、舜之諸侯。既以采色畫韋衣於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組繩以爲繫。其組，上以玄爲天，下以黃爲地，長尺，無事則以繫玉，有事則垂爲飾。故《聘禮·記》云「皆玄纁繫，長尺，紃組」，注云「采成文曰紃。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①下以絳爲地」是也。其裼、襲之義

者，藻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木畫之也，②二者紃組垂之。若板之藻藉則常有，今言無者，③據垂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案《聘禮》賓至主人廟門之外，「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注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以賈賤，故不言裼，明貴者垂藻當裼也。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注：「上介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明屈藻合襲也。又云「賓襲執圭」，又云「公襲，受玉」。於時圭皆屈藻，故賓與公執玉皆襲，是屈藻之時皆襲，則所謂「無藉者襲」是也。《聘禮》又云「賓出，公授宰玉，裼，降立」，是授玉之後乃裼也。又云「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是「有藉者裼」。凡朝之與聘，賓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于行享之時，④皆裼也。知者，以《聘禮》行聘則襲，受享則裼。凡享時，其玉皆無藉

①「上以玄」，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云：「『玄』下韋崇義有『爲天』二字。」

②「畫」，原作「畫」，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改。

③「者」，原作「有」，據古鈔殘本、阮本改。

④「于」，原作「子」，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改。

藻。故崔靈恩云：「初享圭璋特，<sup>①</sup>故有藻。其餘則束帛加璧，<sup>②</sup>既有束帛，不須藻。」凡諸侯朝天子，皆行三享之禮。故《大行人》云公侯伯子男，並云「廟中將幣三享」。《覲禮》云「四享」者，鄭注云：「四，當爲三。初享，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龜、金、丹、漆，唯國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若其臣出聘，唯行一享。故《聘禮》致夫人聘享唯一享也。楊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繹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楊衣，楊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爲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楊衣，謂之爲楊。故鄭注《聘禮》云：「楊者，左袒也。」一玉之上，若垂藻之時，其人則楊，屈藻之時，其人則襲，則楊襲不相因。《表記》云「楊、襲不相因」者，彼謂各執其物，執龜玉者則襲，受享者則楊，與此同也。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上卿也。世臣，父時老臣。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亦

辟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不敢與世子同名。辟僭倣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世，或爲「大」。**疏**正義曰：

此一節總明稱謂之事。各依文解之。「國君不名卿老」

者，人君雖有國家之貴，猶宜有所敬，不得呼其名者也。卿老，謂上卿。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者，謂兩媵也，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也。言諸侯雖貴，不得呼其名也。

「大夫不名世臣、姪娣」者，世臣，父在時老臣也。姪是妻之兄弟之女，<sup>③</sup>娣是妻之妹，從妻來爲妾也。大夫不得呼世臣及貴妾名也。然《王制》云「大夫不世爵」，此有世臣者，子賢，謂襲父爵者也。「士不名家相、長妾」者，家相，謂助知家事者也。長妾，妾之有子者也。士不得呼此二人名也。不名長妾者，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娣也。」<sup>④</sup>故鄭注《昏禮》云「娣尊姪卑」。<sup>⑤</sup>義或

①「享」，孫希旦《集解》云：「享，字當作『聘』。」

②「餘」，原作「餼」，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改。

③「弟之」二字原脫，據古鈔殘本補。

④「謂」，原作「爲」，據古鈔殘本、阮本改。

⑤「昏」，原作墨丁，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補。

然也。「君大」至「同名」此以下明孝子在喪，①擯者接對賓客之辭也。「君大夫」，謂天子大夫有地者。大夫有地者，則亦稱曰君，故云「君大夫」也。天子未除喪，自稱曰「余小子」，今大夫有地，②雖同曰君，而其子在喪，不敢同天子稱「余小子」也。「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者，此諸侯之大夫士之子也。諸侯在喪稱「嗣子某」，③臣之子避之也。「不敢與世子同名」者，世子，謂諸侯之適子也。諸侯之臣，為其子作名，不得與君適子名同也。《白虎通》云：「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

「辟僭」至「為大」正義曰：若名子與君世子同，則嫌其名自比擬於君，故云「避僭倣也」。世子貴，不得同，則與庶子同不嫌。又若其子生在君之世子前，已為名而君來同之，此是君來同己，不須易也。故《穀梁》昭七年傳云：「何為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由來也。」是臣先名，君後名同之，臣不改也。又案《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若先生與世子同名，亦當然也。諸侯之子不可同，天子之子故宜不也。《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大夫既沒，④稱字而不名。桓二年，⑤「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⑥先君死，⑦故稱其字。《穀

梁》同《左氏》說。許慎謹案：同《左氏》、《穀梁》說，⑧以為《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已前也。故鄭駁許慎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然「鯉也死」，未滿五十。鯉死稱伯魚者，案《冠禮》二十已稱「伯某甫」，未必要五十也。但五十直稱「伯」耳。焦氏問：「案《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逸答曰：「此避「子某」耳。大夫之子稱未聞。」案稱「嗣子某」，或殷禮也。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射者，所以觀德，唯

①「子」，原作墨丁，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補。

②「今」，原作「令」，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改。

③「某」，原作「其」，據古鈔殘本、足利本、阮本改。

④「大夫」二字原脫，據古鈔殘本補。

⑤「二」，原作「一」，據古鈔殘本、足利本、阮本改。

⑥「督」，原作「替」，據古鈔殘本、阮本改。作「督」與桓二年《左傳》合。

⑦「先君死」，古鈔殘本此句上另有「孔父」二字，疑是。

⑧「穀」，原作「殺」，據古鈔殘本、足利本、阮本改。

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以備耦也。憂，或爲「疾」。

**疏**正義曰：射法，每兩人相對，以決勝負，名之曰耦。耦

貴賤必對，故卿與卿耦，大夫與大夫耦。或奇餘不足，則

使士備耦。案《大射》君與賓耦，卿大夫自相耦，又有「士

御於大夫」，又司射誓耦，「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是

言士得備預爲耦，故此有「使士射」之禮也。「不能則辭

以疾」者，士若不能，不得云「不能」，但當自稱有疾也。所

以然者，夫射以表德，士既升朝，必宜有德，若不能，則是

素餐之辱，兼辱君不知人，誤用己也。言曰：某有負薪

之憂」者，此稱疾之辭也。某，士名也。負，檐也。薪，樵

也。大樵曰薪。《詩》云：「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是

大，故用斧也。憂，勞也。言已有檐樵之餘勞，不堪射也。

不直云「疾」而云「負薪」者，若直云「疾」，則似傲慢，故陳

疾之所由，明非假也。然士祿代耕，且後「問庶人子」，云

「能負薪」，而今云「士負薪」者，亦謙辭也，兼言昔未爲士

時經檐樵，今猶發動昔日之勞也。《白虎通》云：「天子病

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

復子之也。」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云有疾曰

「負茲」。諸侯之疾所以名不同者，蓋「子」、「茲」聲相近，

其字相亂，未知孰是。《音義隱》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

不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注**「使士」至「爲疾」正

義曰：知非士自射而云「備耦」者，熊氏云：「若其自射，不須云「使」，又不應辭。以其言「使」言「辭」，故云備耦。」侍

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禮尚謙也。不顧

望，若子路帥爾而對。**疏**正義曰：謂多人侍而君子有問，

若指問一人，則一人直對。若問多人，則侍者當先顧望坐

中或有勝己者宜前，而已不得率爾先對。先對，非禮也。

**注**禮尚「至」而對」正義曰：此證問多人而不顧望對

者。《論語》云：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於孔子。孔子

問四人，各言其志，而子路率爾先對云：「願治千乘之國。」

而孔子哂之，云：「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君

子行禮，不求變俗。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

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祭祀之禮，居喪之

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

審行之。**①**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去國

**①**「脩」，王引之引王念孫說云：「脩」，當爲「循」，字之

誤也。隸書「脩」、「循」二字相似，故書傳中「循」字多

譌作爲「脩」。「本書《禮器》篇之「反本脩古」、《祭義》

篇之「脩乎軍旅」，據王說亦皆當作「循」。詳《經義述

聞》卷十四「謹脩其法」條。

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人有詔於國，二世，自祖至孫。踰久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者，「爵祿有列於朝」，謂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族。若臧紇奔邾，立臧爲矣。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謂無列、無詔者。反告，亦謂吉凶也。宗後，宗子也。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以故國與己無恩。興，謂起爲卿大夫。

**疏正義**

曰：此一節論臣去本國行禮之事。各隨文解之。「君子行禮」者，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者也。求猶務也。俗者，本國禮法所行也。明雖居他國，猶宜重本，行故國法，不務變之從新也。如杞、宋之臣入於齊、魯，齊、魯之臣入於杞、宋，各宜行己本國禮法也。此云「不變俗」，謂大夫出在他國，不變己本國之俗。案鄭答趙商，以爲「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即引此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鄭之意，不變所往之國舊時風俗。與此不同者，熊氏云：「若人臣出居他國，亦不忘本，故云不變本國風俗。人君務在化民，<sup>①</sup>因其舊俗，往之新國，不須改也。」然則「不求變俗」，其文雖一，但人君、人臣，兩義不同。熊氏云：必知人

君不易舊俗者，《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定四年，封魯公，「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殷墟，「啓以商政」；封唐叔於夏虛，「啓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案「有列於朝」，<sup>②</sup>有詔於國」，三代之內。《喪服》「爲舊君齊衰三月」，傳曰：「三，諫不從」，<sup>③</sup>待放未絕者，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尚有詔於國。」如《喪服》所云，大夫待放之時，名爲有列有詔，不至三世者，熊氏云：「彼據爲舊君著服，故以未去之時名爲有列有詔。此據去國之後，但有列有詔，仍行舊國之禮。斷章取證，故彼此不同。」「祭祀之禮」者，此陳不變之事。若祭祀之禮不變，即「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者，殷雖尊貴，猶服傍親，周則以尊降服。「哭泣之位」者，

① 「人」字原漶滅，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補。

② 「案有列於朝」至「故彼此不同」，王國維批校阮刻《禮記注疏》云：「『案有列於朝』以下五行，爲下節疏中脫簡。阮氏《校勘記》於此種舉犖大者不能校出，殊可怪也。」今按：王說是。此以下五行當在下節孔疏「故云出入有詔於國」句下。

③ 傳曰「云云」，按引文乃鄭注語，非《喪服傳》語，「傳」字當作「注」。

殷不重適，以班高處上。周世貴正嗣，孫居其首。「皆如其國之故」者，謂故俗也。凡上諸事，悉不改革，行之如本國俗也。然上既舉三條，餘冠昏之屬，從可知也。

「謹脩其法而審行之」者，并結前事，各令分明。謹脩本國之法，審慎以行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子孫在周者，悉行其先世之禮，是不變俗也。「去國」至

「宗後」正義曰：此以下明在他國而得變俗者也。將明得變，故上先明未得者也。「去國」三世，謂三諫不從，及他事礙被黜，出入新國已經三世者，則鄭注云：「三世，自祖至孫」也。

「爵祿有列於朝」者，謂本國君不絕其祖祀，復立族爲後，在朝者也。「出入有詔於國」者，出入，猶吉凶之事更相往來也。詔，告也。去已三世，而本國之君猶爲立後不絕，<sup>①</sup>則若有吉凶之事，當與本國卿大夫往來，出入共相赴告，故云「出入有詔於國」。

**注**「若臧紇奔邾，立臧爲矣」正義曰：引之者，證「有列」法也。臧紇，武仲也，時爲季氏家廢長立少，故與孟氏相惡，遂出奔邾。魯人以臧紇有功，復立其異母兄臧爲以守先祀，是「有列」也。故魯襄二十三年《左傳》云：「臧紇奔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sup>③</sup>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

之禍，非子之過。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是其事也。「若兄弟」至「宗後」此是出已三世，而爵祿無列於朝，吉凶不相詔告，而不仕新國者。宗族兄弟，謂本國之親。宗後，大宗之後也。已本國不列不告，若宗族猶存，兄弟尚在，已有吉凶，當反還告宗適，不忘本故也。前告國者，亦告兄弟耳。然既未仕新國，猶用本國禮也。《音義隱》云：

「雖無列於朝，有吉凶，猶反告於宗後。其都無親在故國，不復來往也。」「去國」至「之法」此猶是無列無詔而反告宗後者，<sup>④</sup>今得仕新國者也。但仕新國有異，故重言「三世」也。「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者，唯興，謂已始仕也。雖有宗族相告，已仕新國，而本國無列無詔，故所行禮俗，悉改從新也。然推此而言，若本國猶有列詔者，雖仕新國，猶行故俗。何以知然？既云無列而從新，明

①「猶爲立後不絕」，古鈔殘本在「立後」下有「既爲立後」四字，義勝。

②「襄」字原濃減，據古鈔殘本、足利本補。

③「紇不」二字濃減，據古鈔殘本、足利本補。

④「此猶是」，古鈔殘本、阮本此三字下有「論」字。



有列理不從也。<sup>①</sup>又若無詔而不仕新者，不得從新。何以知然？既云「唯興」，明不興則不從。無列無詔，唯興之日，三世即從新國之制。孔子去宋既久，父爲大夫，尚冠章甫之冠，送葬皆從殷制者，熊氏云：「案《句命決》云：『<sup>②</sup>丘爲制法之主，黑綠不代蒼黃。』<sup>③</sup>聖人特爲制法，不與常禮同也。」**注**「興，謂起爲卿大夫」正義曰：鄭意云「起爲卿大夫」者，<sup>④</sup>則若爲士，猶卑，不得變本也。

### 禮記正義卷第五

①「理」，阮校云：「監、毛本『理』作『則』。」

②「句」，阮校云：「監、毛本『句』作『鉤』是也。」

③「代」，阮本作「伐」。

④「意」，阮本作「注」。阮校云：「毛本『注』字無。」今按：「意」字非誤即衍。

## 禮記正義卷第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君子已孤，不更名。亦重本。已孤暴貴，  
不爲父作謚。子事父，無貴賤。**疏**正義曰：此一節

論父沒不可輒改爲名謚之事。已孤不更名者，不復改易更作新名。所以然者，名是父之所作，父今已死，若其更名，似遺棄其父。故鄭注云：「亦重本也。」言「亦」者，亦上行本國之俗，上是重本，故云「亦」也。「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者，此「孤」不辨老少，惟無父則是也。暴貴，本爲士庶，今起爲諸侯，非一等之位，故云「暴貴」也。謚者，列平生德行而爲作美號。若父昔賤，本無謚，而已今暴貴，升爲諸侯，乃得制謚，而不得爲父作謚。所以爾者，父賤無謚，子今雖貴，而忽爲造之，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爲

貴人之父也。或舉武王爲難，鄭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爲人父，豈能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注**「子事父，無貴賤」正義曰：子不得言已昔賤今貴，父賤，不宜爲貴人之父也。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爲禮各於其時。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非其時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行禮各有時之事。各隨文解之。「居喪」者，居父母之喪也。喪禮，謂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宮及葬等禮也。此禮皆未葬以前。「既葬，讀祭禮」者，祭禮，虞、卒哭、祔、小祥、大祥之禮也。「喪復常，讀樂章」者，復常，謂大祥除服之後也。樂章，謂樂書之篇章，謂詩也。禪而後占祭，故知禪後宜讀之。此上三節事須預習，故皆許讀之。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側，反側也。皆謂甫省視之。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衿絺綌，不入公門。龜筴，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蓋，載喪車也。《雜

記曰：「士輅，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衿，單也。孔子曰：「當暑衿絺綌，必表而出之。」爲其形褻。

**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

此皆凶服也。苞，薦也，齊衰薦蒯之菲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厭，猶伏也。喪冠厭伏。苞，或爲「菲」。

**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此謂喪在

內，不得不入，當先告君耳。方，板也。《士喪禮》下篇曰：

「書贈於方，若九，若七，若五。」凶器，明器也。公事不

私議。嫌若姦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

廡庫爲次，居室爲後。重先祖及國之用。**疏**正義

曰：此一節摠明臣當預事，并明臣入公門當謹敬之禮也。

各依文解之。「振書」者，拂去塵也。書，簿領也。端，

正也。誅，責也。臣不豫慎，若將文書簿領於君前臨時乃

拂整，則宜誅責也。「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者，倒，顛倒

也。側，反側也。龜筴，君之卜筮所須也。不預周正而

來，在君前方顛倒反側齊正，則有責罰也。**注**「臣不」至

「視之」正義曰：甫者，始也，謂不豫整理，今於君前始正

之。「龜筴」至「公門」此以下明臣物不得入君門者

也。**①**「龜筴」者，謂臣之龜筴也，將入，嫌問國家吉凶。

「几杖」者，臣之几杖也，若將入，謂欲驕矜，嫌自長老。

「席蓋」者，喪車蓋也。臣有死於公宮，可許將柩出門，

不得將喪車凶物人也。車比棺爲緩，宜停外也。「重素」

者，衣裳皆以素，謂遭喪之服也，亦不宜著人也。「衿絺

綌」者，衿，單也。絺，葛也。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爲不

敬，故不著人也。「不入公門」者，并結上諸條事，皆不得

入也。若尸乘以几至廟門，及八十杖於朝，則几杖得入公

門也。**注**「龜筴」至「形褻」正義曰：引《雜記》證席蓋

是喪車也。輅，喪車邊牆也。在上曰屋，在邊曰裳帷。士

喪車用葦席爲上屋，蒲席以爲邊牆也。然天子、諸侯染布

爲倩色，大夫但布而不染。士用席，而亦言「輅」者，因天

子輅通名也。今言「席蓋」，謂士耳。舉士爲例，卿大夫喪

車亦不得入。云「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者，若臣之待

放，衣裳皆素。既是待放，本無得入公門之理。此云「重

素不入公門」者，謂私服。又《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公

親素服」，唯君得素服入，臣則不可。引《論語》證入公門

不單也。形褻，謂肉露見也。「苞屨」至「公門」「苞

屨」，謂薦蒯之草，爲齊衰喪屨。「扱衽」者，親始死，孝

**①**「君」，阮校云：「閩、監、毛本『君』作『公』。」

子徒跣，扱上衽也。「厭冠」者，喪冠也。厭帖無耆彊，爲五服喪所著也。「不入公門」者，此并五服之內，喪服差次不合人，不得著入公門也。苞，謂杖齊衰之屨。故《喪服》：杖齊衰章云：「疏屨者，薦蒯之非也。」此云「苞屨，扱衽不入公門」，《服問》云「唯公門有稅齊衰」，注云：「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如鄭之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唯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經、衰屨皆得人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經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此厭冠者，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不入公門。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也。」凡喪屨，案《喪服》斬衰用菅屨，杖齊衰用苞，不杖齊衰用麻，大功用繩。故《小記》云：「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其小功以下，鄭引舊說云：「小功以下，吉屨無絢。」

「書方」者，此謂臣有死於公宮，應須凶具，此下諸物，並宜告而後入者也。書，謂條錄送死者物件數目多少，如今死人移書也。方，板也。百字以上，用方板書之，故云「書方」也。「衰」者，孝子喪服也。「凶器」者，棺材及棺中明器也。「不以告，不入公門」者，臣在公宮而死，營凶器所須而不得輒將入公門，故須告也。然衰之屬，今厭

冠、苞屨尚不入，云衰告乃入者，熊氏云：「上不入，謂公宮庫、雉、路之門。今此「不入公門」者，國城之門。謂卿大夫之喪從外來，書方、衰、凶器，須告乃入。」今謂既同稱公門，又國城之內，百姓民衆所居，方、衰、凶器須告乃入，事恐非也。蓋公門非一，或是公之外門，及百官治事之處，君許其在內殯及將葬之禮，故有明器、書方須告乃入。

**注**「士喪」至「器也」正義曰：證喪禮書方也。送死者車馬曰賵，衣服曰襚，亦通曰賵。「若九，若七」等，謂書送物於板行列之數多少也。物多則九行，少則七行五行也。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稅出牲。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祭器可假。祭服宜自有。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廣敬鬼神也。粥，賣也。丘，壘也。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覲已後還。

**疏**正義曰：此一節總論大夫所造祭器、衣服，并

明祭器所寄之事。各依文解之。「凡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大夫稱家。「祭器爲先」者，崇敬祖禰，故在先。「犧賦爲次」者，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謂牛，即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斂邑民供出牲牢，故曰「犧賦」。「養器爲後」者，養器，供養人之飲食器也。自贍爲私，宜後造。然諸侯言「宗廟」，大夫言「祭器」；諸侯言「廡庫」，居室，大夫言「犧賦、養器」者，互言也。此據有地大夫，故得造祭器。若無田祿者，但爲祭服耳。其有地大夫，祭器、祭服俱造，則先造祭服，乃造祭器。此言「祭器爲先」者，對「犧賦、養器」爲先，其實在祭服之後。「無田」至「祭服」，嚮明得造祭器，此明不得造者，不同也。若大夫及上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言之也。熊氏以《禮運》據天子大夫，得造，不得具，非也。有田祿者先爲祭服者，若有田祿，雖得造器，而先爲祭服，後爲祭器耳。所以然者，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宜先造。而祭器之品量，同官可以共有，以其制同，既可暫假，故營之在後。「大夫」至「於士」此以下明人臣，諫不從去國之禮。「祭器不踰

竟」者，既明出禮，先從重物爲始也。踰，越也。此祭器是君祿所造，今既放出，故不得自隨越竟也。注云「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無德而出，若猶濫用其器，是辱親也。《隱義》云：「嫌見奪，故云恐辱親也。」

「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者，寓，猶寄也。既不將去，故留寄其同僚。必寄之者，冀其復還得用也。魯季友奔陳，國人復之，傳曰「季子來歸」是也。[注]「寓寄」

至「後還」正義曰：此解言「寄」之義也。夫物不被用，則

生蟲蠹。①故寄於同官，令彼得用，不使毀敗，冀還復用。

大夫士義皆然也。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

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鞶履，

素篋，乘髦馬，不蚤鬣，不祭食，不說人以無

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言以喪禮自處

也。臣無君，猶無天也。壇位，除地爲位也。徹，猶去也。

鞶履，無絢之非也。篋，覆苓也。②髦馬，不鬣落也。蚤，

①「蟲蠹」，原作「蟲臺」，據足利本、阮本改。

②「苓」，潘宗周《校勘記》云：「苓，阮作『苓』」。《釋文》作

「苓」。宋本自作「苓」。下各「苓」字同。按：余本、岳

本亦作「苓」。

讀爲「爪」。鬚，鬚鬢也。<sup>①</sup>不自說於人以無罪，嫌惡其君也。御，接見也。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也。篋，或爲「幕」。**疏正義**曰：此大夫上三諫而不從，出在竟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若與環則還，與玦便去。《隱義》云：「去國當待玦也。若士不待放，臨去，皆行此禮也。」「爲壇位，鄉國而哭」者，壇者，除地而爲壇。<sup>②</sup>臣之無君，猶人無天也。嫌去父母之邦，有桑梓之戀，故爲壇鄉國而哭，以喪禮自變處也。所以待放必三年者，三年一閏，天道一變，因天道變，望君自改也。<sup>③</sup>然在竟未去，聽君環玦。不謂「待歸」而謂「待放」者，既已在竟，不敢必還，言唯待君見放乃去也。「素衣，素裳，素冠」者，今既離君，故其衣、裳、冠皆素，爲凶飾也。「徹緣」者，緣，中衣緣也。素服裏亦有中衣。若吉時，中衣用采緣。此既凶喪，故徹緣而純素。「鞮屨」者，謂無絢飾屨也。屨以絢爲飾，凶，故無絢也。《上冠禮》云：「玄端黑屨，<sup>④</sup>青絢，博寸。」<sup>⑤</sup>鄭云：「絢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故解者云，占屨以物繫之爲行戒，故用繒一寸，屈之爲絢。絢爲拘著屨頭，以容受繫穿貫也。其屈之形，似漢時刀衣鼻也。其色或青或黑，不同。而《冠禮》「屨，夏用葛，冬用皮」，又各隨裳色。今素裳，則屨白色也。

「素篋」者，素，白狗皮也。篋，車覆蘭也。禮，人君羔臂虎植，大夫鹿臂豹植。今此喪禮，故用白狗皮也。《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白狗臂」是也。然占凶覆苓，又必用皮者，象始服牛馬，初當用皮爲覆。「乘髦馬」者，吉則翦剔馬毛爲飾，凶則無飾，不翦而乘之也。「不蚤鬚」者，蚤，治手足爪也。鬚，剔治鬚髮也。<sup>⑥</sup>吉則治翦爲飾，凶故不翦也。《士虞禮》曰「蚤翦」，謂爪翦鬚也。「不祭食」者，祭，祭先也。夫食盛饌則祭食之先，喪凶，故不祭也。「不說人以無罪」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今雖放逐，猶不得

① 「鬚鬢」，《考文》引古本作「鬚鬢」。阮校引段玉裁云：「《喪大記》『爪手翦須』，可證此記亦當『翦鬚』，非『鬚鬢』也。」

② 「而」，原作「不」，據中國書店本、阮本改。

③ 「自」，原作「目」，據足利本、阮本改。

④ 「玄端」，原作「玄冠」，據浦鏜校和阮校改。按作「玄端」與《儀禮·士冠禮》合。

⑤ 「青絢博寸」，孫詒讓《校記》云：「《士冠禮》本云『青絢、纁、純，純博寸』，則博寸者，指純言之，非謂『絢博寸』，此大誤。」

⑥ 「鬚髮」，原作「髮髮」，據足利本、阮本改。

嚮人自說道己無罪而君惡，故見放退也。「婦人不當御」者，御，接見也。吉時婦人以次侍御寢宿，今喪禮自貶，故不也。「三月而復服」者，自貶三月，然後事事反還如吉禮而遂去也。所以三月者，為一時，天氣一變，故三月，人情亦宜易也。

「鞮屨，無絢之非也」正義曰：知鞮是

無絢之屨者，<sup>①</sup>案《周禮·屨人》屨舄皆有絢、纁、純，案《鞮屨氏》無絢、纁之文，故知是「無絢之非」也。云「髦馬，不鬣落也」者，以其稱「髦馬」，與童子垂髦同，故知不鬣落

鬣鬣。<sup>②</sup>案《大戴禮·王度記》云：「大夫俟放於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此踰國三月乃行，不同者，得玦之後，從郊至竟，三月之內而行此禮也。大夫士見於國

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謂見君，既拜矣，而後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

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嫌與君亢賓主之禮。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聘禮》曰：「大夫人門，再拜，君拜其辱。」<sup>③</sup>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尊

賢。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答其拜，

士賤。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不臣人之臣。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辟正君。男女相答拜也。嫌遠別不相答拜，以明之。

疏正義曰：此

一節論君臣、男女相答拜之法。各依文解之。「大夫士

見於國君」者，謂大夫士出聘他國君之禮。「君若勞之，則

還辟，再拜稽首」者，勞，慰勞也。還辟，逡巡也。初至，行

聘享，私覲禮畢，而主君又別慰勞已在道路之勤，故已逡

巡而退者，辟君之答己之意也。案《聘禮》行聘享及私

覲，賓出，主君送至大門內，主君問聘君、問大夫竟，乃

云「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再拜稽首，

①「知」，原作「去」，據足利本、阮本改。

②「鬣」，原作「鬣」，據中國書店本、阮本改。

③「聘禮曰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孫希旦《集解》云：

「案《聘禮》云：『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此注

云「大夫入門再拜」，蓋文有誤脫。」

公答拜」，即此大夫出聘，他國君勞之是也。《聘禮》無「還辟」之文者，文不備也。 注「謂見」至「答拜」 正義曰：

案《聘禮》，勞賓之前不見賓先拜，此云賓「既拜矣」，謂賓初行私覲之時已拜主君矣，在後始主君勞，故曰「既拜矣，而後見勞」。引《聘禮》者，證君勞賓再拜之事。熊氏以爲「唯云「大夫士」，謂小聘「大夫爲賓，士爲介」故也」。今謂大聘、小聘皆然，故鄭引《聘禮》以證之。此大夫之中則含卿也。知者，以此經皆總云「大夫」，不別言「卿」，故知大夫含卿也。「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者，君若迎，先拜賓，賓是使臣，不敢當禮，則還辟逡巡，不敢答主君之拜。 注「嫌與」至「其辱」 正義曰：此主君「迎拜」者，謂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sup>①</sup>主君迎而拜之。故《聘禮》云「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是也。故鄭引《聘禮》「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者，初入門，主君再拜其辱也。「大夫」至「主人」 正義曰：此謂使臣行禮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也。唯賢是敬，不計賓主貴賤。雖爲大夫而德劣，亦先拜有德之士也。謂異國則爾，同國則否。又《士相見禮》「若先生異爵者」，謂士則先拜之，此則不必同國也。「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此明禮尚往來也。己雖賢德，而必皆相答拜也。凡拜而不答拜者，

唯有弔喪也，士見己君此二條耳。<sup>②</sup>弔所以賓不答拜者，己本來爲助執於喪事，非行賓主之禮，故主人雖拜己，己不答也。故《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也。君不答士者，謂士見己君，君尊，不答也。 注「國君」至「士

賤」 正義曰：案《聘禮》「士介四人」，君皆答拜者，以其他國之士故也。「大夫」至「其辱」 辱，謂見他國君也。故《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者，謂平常相答拜，非加敬也。故《聘禮》「賓朝服問卿，卿迎於廟門外再拜」，是主人必拜辱也。《士相見禮》「士見大夫，於其人也，主人一拜。賓退，送又再拜」。熊氏以爲，同國大夫見己君，君拜其辱者，以初爲大夫，敬之故也。若尋常，則不拜也。「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者，前是異國，此明同國。同國則主人必先拜辱，不論有德也。「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君於己士，以其賤，故不答拜。然《聘禮》云「聘使

①「大門外」，孫希旦《集解》云：「案《聘禮》，主君「迎賓於大門內」。此疏云「大門外」，蓋亦傳寫之誤。」

②「也」，阮校云：「監、毛本作「與」。」



還，<sup>①</sup>士介四人，君旅答拜」者，敬其奉使而還。《士相見禮》：「士見國君，君答拜」者，以其初爲上，敬之故也。

「非其臣則答拜之」者，以其他國之士，非己尊所加，故答之也。「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者，大夫爲君，宜辟正君，故不辨己臣貴賤，皆答拜也。

「男女相答拜也」

男女宜別，或嫌其不相答，故明雖別，必宜答也。俗本

云「男女不相答也」。<sup>②</sup>禮，男女拜，悉相答拜，則有「不」字爲非。故鄭云：「嫌遠別不相答拜，以明之。」國君春田

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麋、卵。生乳之

時，重傷其類。**疏**正義曰：此明貴賤田獵不同。「國君」，

諸侯也。春時萬物產孕，不欲多傷殺，故不合圍繞取也。

夏亦當然。「大夫不掩群」者，群，謂禽獸共聚也。群聚

則多，不可掩取之。「士不取麋卵」者，麋乃是鹿子之

稱，而凡獸子亦得通名也。卵，鳥卵也。春方乳長，故不

得取也。然國君春田不圍也，則天子春圍，大夫春不掩，

則國君春掩也；士春不取麋、卵，則大夫春取也。而《王

制》云「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則與此異者，彼上云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鄭云：「三田者，謂夏不田。

謂夏時也。」案《周禮》四時田而云「三田」者，下因云「不合

圍」，則知彼亦夏禮也。又《史記》湯立三面網而天下歸仁，亦是不合圍也。此間所明，周制矣。歲凶，年穀

不登，登，成也。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

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

樂。皆爲自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

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

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

牢。除，治也。不治道，爲妨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鍾磬

之屬也。梁，加食也。不樂，去琴瑟。**疏**正義曰：此下明

凶荒，人君憂民自貶退禮也。「歲凶」者，謂水旱災害

也。「年穀不登」者，歲既凶荒，而年中穀稼不登。登，成

也。然「年」「歲」雖通，其亦有異。鄭注《太史職》：「中數

曰歲，朔數曰年。」釋者云，年是據有氣之初，歲是舉年中

之稱，故云「朔數曰年，中數曰歲」也。「君膳不祭肺」

者，膳，美食名。禮，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太牢，諸侯食，

日特牲，朔月少牢。夫盛食必祭，周人重肺，故食先祭肺。

① 「然聘禮云」，常盤《校記》云「聘禮」下當有「注」字是也。

② 「也」，阮本作「拜」。

歲既凶饑，故「不祭肺」則不殺牲也。「馬不食穀」者，年豐則馬食穀，今凶年，故不食也。「馳道不除」者，馳道，正道，如今御路也。是君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也。除，治也。不治，謂不除於草萊也。所以不除者，凶年，人各應採蔬食，今若使人治路，則廢取蔬食，故不除也。「祭事不縣」者，樂有縣鐘磬，因曰「縣」也。凶年，雖祭而不作樂也。自貶損，故先言「膳」，後言「祭」。「大夫不食梁」者，大夫食黍稷，以梁爲加，故凶年去之也。「士飲酒不樂」者，士平常飲酒奏樂，今凶年，猶許飲酒，但不奏樂也。「君膳不祭肺」以下，及「士飲酒不樂」，各舉一邊而言，其實互而相通。但君尊，故舉不殺牲及不縣之等大者而言，大夫、士卑，直舉飲酒之小者言耳。注「有虞」至「琴瑟」正義曰：此《明堂位》文，引之者，證「不祭肺」。「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此《玉藻》文，引之者，證天子、諸侯非凶年殺牲之事。<sup>①</sup>案《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大牢，不引《膳夫》而引《玉藻》者，以《膳夫》祇有王禮，《玉藻》兼載天子、諸侯。此經云「君膳不祭肺」，又連言大夫、士，是其文既廣，故引《玉藻》天子、諸侯爲證也。《玉藻》所以異《膳夫》者，《膳夫》是周之正禮，《玉藻》是衰世之法。故《鄭志》云：

「作記之時，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與諸侯同，作記者亂之耳。」云「梁，加食也」者，以其《公食大夫禮》設正饌之後，乃設稻粱，以其是加也。此「歲凶」者，案襄二十四年「冬，大饑」，《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云「歲凶」，與彼「大侵」同也。此「膳不祭肺」，則「食不兼味」也。此「祭事不縣」，謂祈禱之祭，則與大侵「禱而不祀」一也。<sup>②</sup>《白虎通》云：「一穀不升徹鶉鷄，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其「不備三牲」，與此「君膳不祭肺」同也。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疏正義曰：此明無災者也。「君」，諸侯也。玉，謂佩也。君子於玉比

<sup>①</sup>「證天子諸侯非凶年殺牲之事」，阮本「凶年」下有「常食」二字。阮校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常食』二字脫。」

<sup>②</sup>「也」字原脫，據阮本和潘宗周《校勘記》補。

德，故恒佩玉，明身恒有德也。且以玉爲容飾，無故則有其容飾，故佩玉也。「大夫無故，不徹縣」者，徹亦去也。無災變，則不去樂也。「士無故，不徹琴瑟」者，此無災，則亦不去也。故鄭前注「士不樂，去琴瑟」取此文「琴瑟」。此是不命之士爾。若其命士，則特縣也。自士以上，皆有玉佩。上云「君無故不去玉」，則知下通於士也；下言「士不去琴瑟」，亦上通於君也。但比德爲重，故君上明之也。又大夫言「縣」，士言「琴瑟」，亦互言耳。但縣勝，故大夫言之矣。

**注**「憂樂」至「喪病」正義曰：災，水火也。熊

氏云：「案《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玄《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云「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說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若然，此云「大夫不徹縣，士不徹琴瑟」者，謂娛身及治民之樂也。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起敬也。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告。臣不敢自專也。私行，謂以己事也。士言「告」者，

不必有其獻也，告反而已。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亦起敬也。問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士饋獻之事。各依文解之。「士有獻」者，謂士有物奉貢於君也。「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者，他日，謂別日也。非是獻物之日。「安取彼」，猶何處取彼物。別日，君問士云：何處得前所獻之物？所以須問者，士卑德薄，嫌其無有也。不即問而待他日者，士有貢獻，當日乃自致於外而不敢容易見，恐君答已拜，故別日乃見君，君得問之也。「再拜稽首而后對」者，士聞君問，故先拜稽首，而後起對得物所由。「大夫」至「后對」私行，謂非爲君行也。疆，界也。既非公事，故宜必請也。然大夫無外交，而此有私行出界，或是新來大夫，姻婭猶在本國，故有私行往來，但不得執交於外耳。「反，必有獻」者，大夫有德，必能招人餉遺，故還必有獻。有獻由德，亦示君知賢，無異志。「士私行出疆，必請」者，出與大夫同也。「反必告」者，還與大夫異也。士德劣，故不必有獻，但必知還而已。<sup>①</sup>「君勞

①「知」，阮校云：「監、毛本「知」作「告」。」

之，則拜「者」，大夫、士通如此。謂行還而君若慰勞己之勞苦，則己拜之也。或有本云「士有獻」字，非也。<sup>①</sup>「問其行，拜而后對」者，君若問其行道中無恙及遊涉所至，則又拜，拜竟而起對也。先拜後答，急謝見問之恩也。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皆民臣殷勤之言。國君死社稷，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大夫死衆，士死制。死其所受於君。衆，謂君師。<sup>②</sup>制，謂君教令所使爲之。**疏正義曰：**此節論國君以下去國，臣民止留之辭，及死其所守之事。各依文解之。「國君去其國」者，謂諸侯去國，而其臣民止留殷勤之辭也。「奈何」，猶言如何也。國主社稷，君去，故云「去社稷」。《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昔大王居幽，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是有去國之義也。」<sup>③</sup>許慎謹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也。「鄭不駁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然則《公羊》之說，正禮，《左氏》之說，權法。義皆通也。

- 「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大夫去國，謂三諫不從，或以罪見黜者。亦臣民止留之辭也。大夫無社稷，故云「宗廟」也。故《孝經》云「諸侯保其社稷，大夫守其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士，亦謂三諫不從，及或以罪見黜，雖無臣民，而屬吏止之也。士亦有廟，辟大夫言「墳墓」，亦與大夫互也。然《孝經》云「士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今不云「祭祀」者，明雖去此之彼，而猶得祭祀，但墳墓不隨耳。「國君」至「死制」，國君體國，國以社稷爲主，若有寇難，則以死衛之，故不可去也。注云「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鄭又引《公羊》襄六年傳云「國滅，君死之，正也」，以證之是也。「大夫死衆」者，大夫職主領衆將軍，若四郊多壘，則爲己辱。故有寇難，當保國，必率衆禦之，以死爲度。「士死制」者，制，謂君教命所
- ① 「或有本云士有獻字非也」，浦鏜校云：「此十字當在上『反必告』疏之下。」
- ② 「君師」，原作「軍師」，據余本、岳本、阮本、衛氏《集說》改。阮校、張敦仁《考異》亦均以「軍」爲「君」之誤。「故知是有」，阮本無「是」字。阮校云：「閩、監、毛本同。」

使也。雖不得率師，若君命使之，則唯致死。熊氏云：「上云『國君去社稷』，此云『死社稷』。上云『大夫去宗廟，士去墳墓』，此不云『大夫死宗廟，士死墳墓』，而云『死衆，死制』者，以宗廟、墳墓，<sup>①</sup>已私有之。大夫士爲臣事君，不可爲私事而死，祇得死君之師衆及君政令。然君言『死社稷』，則『宗廟、墳墓』亦死可知也。但社稷受於天子，故特舉言焉。」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皆擯者辭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觀禮》曰：「伯父寔來，予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皆祝辭也。唯宗廟稱「孝」。天地、社稷，祭之郊內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臨諸侯，眡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眡，致也。祝告致于鬼神辭也。<sup>②</sup>曰「有天王某甫」，某甫，且字也。不名者，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鬼神，謂百辟卿士也。眡，或爲「祇」。崩，曰「天王崩」。史書策辭。復，曰「天子復矣」。始死時呼魄辭也。<sup>③</sup>不呼

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告喪，曰「天王登假」。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僭去云耳。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生名之，死亦名之。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侯，是僭取於天子號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稱謂之事。各依文解之。「君天下」者，天下，謂七千里外也。天子若接七千里外四海之諸侯，則擯者稱「天子」以對之也。所以然者，四海難伏，宜尊名以威臨之也。不言「王」者，以父天母地，是上天之子，又爲天所命，子養下民，此尊名也。崔靈恩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

①「墓」，原作「基」，據中國書店本、阮本改。

②「致」，原作「至」，據中國書店本、余本、岳本、阮本改。

③「魄」，余本、撫本、岳本、阮本同。阮校云：「監、毛本『魄』作『魂』，衛氏《集說》同。」

義，故不稱「王」臨之也。不云「皇」者，戎狄不識尊極之理，皇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也。」

「朝諸侯」者，此謂接七千里以內諸侯也。「授政」者，謂所縣象魏之法，授於諸侯也。「任功」者，謂使人專掌委任之功，若「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也。「曰予一人」者，予，我也。自「朝諸侯」以下，皆是內事，故不假以威稱。但自謂「予一人」者，言我是人中之一人，與物不殊，故自謙損。《白虎通》云：「王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才能當一人耳。故《論語》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下謂之「一人」者，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人，①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

「皆擯」至「天子」正義曰：知擯者之辭者，以《觀禮》云擯者曰：「伯父寔來，予一人嘉之。」此經亦稱「予一人」，故知擯者辭。引漢禮於夷狄稱「天子」者，證此經「君天下」謂夷狄之內也。《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同古《周禮》義。」鄭駁云：「案《士冠禮》云「古者

生無爵，死無謚」。自周及漢，天子有謚，此有爵其明。云

無爵，失之矣。」若杜預之義，「天子，王者之通稱」。故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魯非夷狄，稱「天子」；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魯非京師，而單稱「王」。是無義例。其許慎、服虔等，依「京師曰王，夷狄曰天子」，與此不同，具有別說。「踐阼」至「王某」②踐，履也。

阼，主人階也。③天子祭祀，升阼階。天子，吉凶之稱。凡自稱及擯者之辭曰「予一人」。④故《玉藻》云「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是也。在喪未葬，自稱曰「小童」。故僖九年「在喪未葬，王曰小童」是也。若既葬之後，未踰年，則稱名稱子。故昭二十二年「六月，葬景王。冬十月，王子猛卒」是也。若踰年之後，三年之內，稱「予小子」。故下文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是也。若三年除喪，稱「王」。故《公羊》文九年傳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是也。或稱「予」，或稱「我」。故《泰誓》云「予克受」，又曰「我友

①「人」，阮本作「大」。阮校云：「閩、監、毛本同。」

②「王某」，原作「某甫」，據阮本及本書文例改。

③「階」字原泐滅，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修補。

④「辭」字原模糊，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釐治。

邦冢君」是也。或稱「朕」。故《湯誥》云「朕躬有罪」是也。其祝告神之辭，則下文云「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又曰「天王某甫」是也。其史書策辭，下文云「天王崩」。其招魂之辭，下文云「天子復矣」是也。其謙虛卑退，或稱「小子」，《湯誓》云「非台小子」是也。或曰「不穀」，僖二十四年《左傳》云「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是也。<sup>①</sup>或曰「寡人」，故《中候洛予命》「湯東觀於洛，云寡人慎機」是也。踰年則稱王者，據臣子稱也。若王自稱，必待三年。《顧命》成王殯後未踰年稱「予一人」者，熊氏云：「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也。」今謂「予一人」者，以「麻冕黼裳」即位，受顧命，從占，故暫稱「一人」也。履主階行事，故云「踐阼」也。「臨祭祀」者，謂天子臨郊廟之祭祀也。「內事曰孝王某」者，內事，宗廟是事親，事親宜言孝，故升阼階，祭廟則祝辭云「孝王某」，「某」為天子名也。「外事曰嗣王某」者，外事，郊社也。天地尊遠，不敢同親云「孝」，故云「嗣王某」，言此王繼嗣前王而立也。<sup>②</sup>「皆祝」至「外內」<sup>③</sup>正義曰：天子以四郊為外。圓丘、方澤、明堂、社稷皆在郊內，應稱「孝」，而猶同外辭曰「嗣王某」者，尊天地，雖祭之郊內，猶從外辭。崔靈恩云：「天地、社稷是外神，而祭之郊內，不敢外之。」今案鄭注云「而曰嗣

王，不敢同外內」，則是唯於「嗣王」之稱有外內，不關祭祀之處。崔所云「天地祭之在內，不敢外」，恐非鄭義。謂「不敢外內」者，<sup>④</sup>若宗廟之祭，從內事之例，而祭辭稱「孝」。若凡常山川并岳瀆之神，祭之在外之例，而辭稱「嗣」。是在內從內辭，在外從外辭。今天地、社稷既尊，不敢同外內之例，雖祭之在內，而用外辭。天地是尊，不敢同外內之常例也。「臨諸」至「某甫」此謂天子巡守，祝告神時也。巡守徧於方岳，臨視諸侯，故曰「臨諸侯」也。鄭云以尊適卑曰臨。「畛於鬼神」者，畛，致也。王往方岳，凡所過山川，悉使祝致辭，告於山川鬼神也。「曰有天王某甫」者，既不自往，故祝辭不稱名，而曰「某甫」者，鄭云「且字」也。解「且字」者云：「某」是天子之字，「甫」是男子美稱也。祝稱天子字而下云甫，猶「尼父」之

① 「母弟」，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云：「『母弟』，當從僖五年傳《正義》引作『母氏』。然《金澤文庫》本、《唐石經》俱已誤作『母弟』矣，宋本有脫『弟』字者，直以其不可通而刪之耳。」

② 「外內」，原作「內外」，據本書文例乙正。

③ 「不敢外內」，浦鏜校云：「『敢』下脫『同』字。從《續通解》校。」今按：「同」字依注當有。

類也。故《穀梁傳》云：「父猶傳也，男子美稱也。」《士冠禮》注曰：「甫，丈夫美稱。」而《雜記》「附於殤，稱陽童某甫」，鄭注云：「尊神不名，爲之造字。」以此而言，「某」者是字，「甫」者，丈夫美稱。而鄭所以謂爲「且」字者，舊說云：「未斥其人，且以美稱配成其字。」《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注，眇致「至」事焉。正義曰：「致於鬼神」，謂天子所行過諸侯之國，則止於諸侯之廟，而使大祝告鬼神，云「有天王某甫」。「鬼神，謂百辟卿士」者，謂昔爲諸侯卿士者，若過山川，亦使大祝用事往告，曰「有某甫」，故引《大祝職》以證之。「崩曰」至「復矣」此謂告王者升假而史書載於方策之辭。「崩」者，自上墜下曰崩。王者死，如從天墜下，故曰「崩」也。然「崩」通於壞敗之稱，則「防墓崩」及《春秋》「沙鹿崩」是也。「復，曰天子復矣」者，復，招魂復魄也。夫精氣爲魂，身形爲魄。人若命至終畢，必是精氣離形，而臣子罔極之至，猶望應生，<sup>①</sup>故使人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還復身中，故曰復也。若漫招呼，則無指的，故男子呼名，婦人呼字，令魂識知其名字而還。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王者一人而已。故呼「天子復」，而王者必知呼已而返也。以例而言之，則王后死，亦呼「王后復」也。崔靈恩

云：「復所以呼「天子」者，凡王者，皆感五精之帝而生，是天之子。今「天王崩」，是其精氣還復於上，呼稱「天子」，望更生之義。」「告喪，曰天王登假」此謂「天王崩」而遣使告天下萬國之辭也。登，上也。假，已也。言天子上升已矣，若僊去然也。而史策書云「天王崩」，復曰「天子復」，赴云「天王登假」，二稱不同者，爲義然也。「王」是歸往，而策及赴告是有存亡往來之義，故崩、赴並言之也。「措之」至「曰帝」措，置也。王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以爲題，<sup>②</sup>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sup>③</sup>《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曰

①「應」，阮校云：「監、毛本作「復」。」

②「蓋記之以爲題」，阮本無「以」字。陳立《白虎通疏證》作「蓋題之以爲記」。

③「漢書前方後圓」，孫希旦《集解》逕改「書」爲「主」。今案《祭法》孔疏引《漢儀》云：「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或當作「主」也。



帝「者，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帝、武帝之類也。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今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蓋是爲記時，有主人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爲法也。」

**注**「同之」至「作主」

正義曰：此是《左傳》

僖三十三年之言也。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爲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人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唯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注《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

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於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故《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sup>①</sup>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鄭君不駁，明同許意，故注《檀弓》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總行虞祭竟，乃埋重作主耳。下《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中曰：『舍故而諱新。』」鄭云：「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據《檀弓》文句相連，鄭人以爲人君之禮，<sup>②</sup>明虞唯立尸，未作主也。「天子」至「小子」夫適嗣於初喪，但人子當未忍即受「天王」之稱，故不曰「予一人」，而稱「予小子」者，言我德狹小也。**疏**春秋「至「稱子」」正義曰：鄭所引者，文九年《公羊傳》文。案《公

①「日」，原作「日」，據中國書店本、阮本改。

②上「人」字，原是墨丁，據中國書店本、阮本補。

羊傳》說，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毛伯來求金」。《公羊》云：「踰年矣，何以不言王使？未稱君也。」<sup>①</sup>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若然，「天子踰年即位」無文，約魯十二公，「諸侯三年內稱子」亦無文，約天子踰年不稱使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引之者，證天子三年之內稱「予小子」也。又准《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即適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為諸侯之位。今此《公羊》「踰年即位」，是遭喪明年為元年正月即位。《白虎通》云：「父沒稱子某，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終始之義，不可一年二君，故踰年即位，保民臣之心也。三年後受爵者，緣孝子之思，未忍安吉。故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於小寢」，文公元年「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是也。童子亦當受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不與童子為禮也。」「生名之，死亦名之」嗣

王既呼為「小子」，若於喪中而死，亦謚為「小子」。王喪質，故不變稱也。

**註**「生名」至「號也」

正義曰：以晉為

證也。「晉有小子侯」，哀侯之子也。魯桓公七年《左傳》「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是在喪而死，猶呼為小子侯也。其應稱「嗣子某」，不得同天子，稱「小子」，是僭取之耳。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妻，八十一御妻，《周禮》謂之「女御」，以其御序於

王之燕寢。妾，賤者。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

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

典。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為天官，大宗

曰宗伯，宗伯為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大士，以神仕者。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

寇，典司五衆。衆，謂群臣也。此亦殷時制也。周則

司上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為六官。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

器、司貨，典司六職。府，主藏六物之稅者。此亦殷

①「君」，庫本《考證》及浦鏜校均曰：「『王』誤『君』。」是。

時制也。周則皆屬司徒。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器，角人也。司貨，什人也。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旒也。金工，築、冶、鳧、栗、鍛、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鞞、韋、裘也。唯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

五官致貢曰享。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疏正義曰：此一節總論立男官、女官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有后」者，

天子立官，則先從后妃為始。所以然者，為治之法，刑於寡妻，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故刪《詩》則以后妃為首。若論氣，先陰後陽，故此言「天子有后」也。謂之為「后」者，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廣後胤也。「有夫人」者，夫，扶也，言扶持於王也。「有世婦」者，婦，服也，言其進以服事君子也。以其猶貴，故加以「世」言之，亦廣世胤也。「有嬪」者，嬪，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有妻」者，鄭注《內則》云：「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

也。案彼是判合齊體者，今此言「齊」者，以進御於王之時，暫有齊同之義。「有妾」者，鄭注《內則》云：「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周禮》

則「嬪」在「世婦」上，又無「妾」之文也。今此所陳，與《周禮》雜而不次者，記者之言，不可一依《周禮》，或可雜夏殷而言之。鄭注《檀弓》云：「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二夫人。夏則因而廣之，增九女，則十二人。」所增九女者，則九嬪也。故鄭云：「《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人，夏制。」鄭又云：「殷增三九二十七人，總三十九人。所增二十七，世婦也。周又三二十七，因為八十一人，則女御也。」

「周禮」至「賤者」正義曰：解周名為「女御」之義，以其御於王之燕寢。御法，案《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凡后妃以下，更與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故鄭注《周禮·九嬪》云：「凡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

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陽契制，<sup>①</sup>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月紀是星也。而婦人上御，必有女史彤管以差次之。《毛詩》傳「貽我彤管」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天子」至「六典」

此以下是殷禮，所明異於周法。案《甘誓》云「六事之人」，鄭云：「《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案《甘誓》及鄭注，則三王同有六卿。又鄭注《大傳·夏書》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而不說殷家六卿之名。今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鄭唯指爲殷禮也。然天官以下，殷家六卿何者？大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立六卿，放天地四時，而殷六卿所法，則有異也。殷以大宰爲一卿，以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於地事。故《鄭志》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并此大宰，即爲六官也。」但大宰既尊，故先列大宰，并顯大宰之下隸屬大宰之官，既法於天，<sup>②</sup>故同受「大」名，故

云「先六大」：大宰一，大宗二，大史三，大祝四，大士五，大卜六也。「典司六典」者，結上也。上「典」是守典，下「典」是典則之典。言立此六官，以守主於六事之法。<sup>注</sup>「此

蓋至「仕者」正義曰：知殷制者，以其上與夏官不同，下與周禮有異，故疑殷制也。知「大士」非司士及士師、卿士之等者，以其下別有司士、司寇，故知非士師、卿士也。<sup>③</sup>與「大祝」、「大卜」相連，皆主神之士，故知神仕也。「天子之五官」嚮立六官，以法天之六氣。此又置五官，以象地之五行也。天地五行踐立，故復云「天子」，不云建從天官也。又天官尊陽，故一卿以攝衆。地官卑陰，故五卿

與「大祝」、「大卜」相連，皆主神之士，故知神仕也。「天子之五官」嚮立六官，以法天之六氣。此又置五官，以象地之五行也。天地五行踐立，故復云「天子」，不云建從天官也。又天官尊陽，故一卿以攝衆。地官卑陰，故五卿

①

「陰陽契制」，阮校云：「浦鏜校云衍「陽」字。案《考文》引宋板，「陽」字黑圈，無字。山井鼎云：鄭玄《九嬪》注無「陽」字，宋板爲是。」阮氏補校云：「按：賈景伯云：「月乃爲天契制，故云陰契制。」是賈疏亦無「陽」字也。」按：賈云見《九嬪》疏。

②

「并顯大宰之下隸屬大宰之官既法於天」，衛氏《集說》「下」下有「所」字，「之官」二字在「隸屬」二字下。

③

「卿士」，浦鏜校云「卿」爲「鄉」之誤，下同。孫詒讓《校記》亦云：「卿」，疑「鄉」之誤。今按：浦、孫二氏校是也。

俱陳也。不云「地」者，與前互也。天尊，故沒其數。地卑，故明言其五也：司徒一，司馬二，司空三，司士四，司寇五也。「典司五衆」者，結上也。言用此上五官，使各守其所掌上之群眾也。然此五官，亦各有所領群眾，如大宰，領太宗以下也。而不條出其人者，略也。天言「六典」，地言「五衆」者，互言也。但天尊，故云「典」；地卑，故云「衆」也。**注**「衆謂一至六官」正義曰：知此非是天下衆人而爲「群臣也」者，以經云「五衆」，明官各有所衆，如周六官之屬也。《周禮》大宰總主六官之職，司徒主教，教其徒衆。宗伯者，伯，長也。宗，尊也。以主鬼神，故以尊爲名。司馬主征伐，馬是征伐所用。司寇主除賊寇。司空主土居民。司士主公卿以下版籍爵祿之等。特以「司士」爲名者，士是官之總首，故《詩》云「濟濟多士」是也。諸官皆云「司」而大宰、宗伯不云「司」者，司，主也。大宰總主六官，不偏有所司，故不言「司」也。宗伯之官不言「司」者，以主天地鬼神之事，天地鬼神既尊，非人所司，故不云「司」也。「天子」至「六職」殷六卿外，復別立此六官也。府者，藏物之處也。既法天地立官，天地應生萬物，故爲萬物立府也。「曰司土」，一也，於周爲土均也，均平地稅之政令也。土生萬物，故爲均也。「司

木」，二也，於周則爲山虞也。虞，度也，主量度山之大小，所生之物。「司水」，三也，於周則爲川衡。衡，平也。掌巡行川澤，平其禁令。「司草」，四也，於周爲稻人也，掌稼種下地及除草萊。「司器」，五也，於周爲角人也，掌以時徵齒角於山澤之農，供爲器用也。「司貨」，六也，於周爲什人，言鑛器未成者也。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守禁，以時取之，以供器物。金玉曰貨，故稱貨人。「典司六職」者，結上立此六官，使各主其所掌職也。

**注**「府主」至「人也」正義曰：此皆與周不同，故云「亦殷制也」。「司土，土均也」，案《周禮》，土均上士二人。「司木，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中山下士六人，小山下士二人。不言林衡者，略舉山虞耳。「司水」，於周爲川衡。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中川下士六人，小川下士二人。不言澤虞者，亦略舉川衡耳。「司草，稻人」者，上士二人。《周禮》亦有草人，今以司草爲稻人者，二官俱主殺草，鄭舉稻人，欲見司草兼有「官也」。「司器，角人」者，下士二人。「司貨，什人」者，中士二人。「天子」至「六材」「工」，能也，言能作器物者也。前既有六府之物，宜立六工以作之爲器物，故爲次也。亦有六者，依府以用事也。「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者，此六官於

《周禮》並屬司空，而《司空職》散亡，漢購千金不得，今唯有《考工記》代之。<sup>①</sup>「典制六材」者，材，謂材物。結上立此六工，使典制六府之材物。**注**，土工「至」之器「

正義曰：《考工記》「陶人為甗，實二鬴。又甗，實二鬴，七穿」。《瓶人職》云：「瓶人為簋。」瓶是放法，陶是陶冶，互文耳。但簋是祭器，故取放法之名也。云「金工」謂築氏掌「為削」。削，書刀也。冶，謂煎金石者，<sup>②</sup>冶鑄為之。冶氏掌為戈戟，故因呼煎金為冶。鳧氏，世能為鐘，以供樂器，故因呼作鐘為鳧氏也。栗氏為量器，謂豆、區、鬴、鐘之屬也，栗氏世能為之。段氏主作錢、鎛、田器。桃氏為刃，刃謂刀劍之屬。云「石工，玉人，磬人」者，玉人，謂作圭璧者，磬人作磬也。玉及磬同出於石，故謂「石工」也。云「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者，此七物，並用木，故曰「木工」也。輪，車輪也。輿，車牀也。車難，不能一人獨成，各有所善，故輪、輿不同也。弓，能作弓者也。廬，能作戈戟柲者也。匠，能作宮室之屬者。車，謂能作大車及羊車也。梓，謂杯勺為筍虞之屬也。<sup>③</sup>「獸工，函、鮑、鞞、韋、裘」者，此物並用獸皮，故曰獸工。函，謂能作甲鎧者。鮑，謂能治皮供作甲者。鞞，謂《考工記》鞞人，為皐陶鼓木，謂能以皮冒鼓者。韋，熟皮為衣及韎韐者。

裘，謂帶毛狐裘之屬者。《考工記》《韋》、《裘》二職存。唯《草工職》亡，《考工》無。「蓋謂作萑葦之器」，盛食之器及葦席之屬也。或言「氏」，或言「人」者，鄭注《考工記》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者也。」干寶云：「凡言「司」者，總其領也。凡言「師」者，訓其徒也。凡言「職」者，主其業也。凡言「衡」者，平其政也。凡言「掌」者，主其事也。凡言「氏」者，世其官也。凡言「人」者，終其身也。不氏不人，權其材也。通權其材者，既云不世，又不終身，隨其材而權暫用也。」然案《周禮》建官列職，有司會之屬，是言「司」者也。有甸師之屬，是言「師」者也。有職內之屬，是言「職」者也。有川衡之屬，是言「衡」者也。有掌舍之屬，是言「掌」者也。有師氏之屬，是言「氏」者也。有庖人之屬，是言「人」者也。有宮正、膳夫、外饗、內饗之屬，皆不氏、不人者也。「五官致貢曰享」五官，即前自后以下之五

① 「代之」，阮本「代之」上有「以」字。

② 「金石」，阮校引浦鏜校云：「「石」，疑「錫」字誤。」

③ 「梓謂杯勺為筍虞之屬」，浦鏜校云：「為」字當在「杯勺」上。今按：浦校與《考工記·梓人職》合，是。

官：后一，天官二，地官三，六府四，六工五。貢，功也。享，獻也。歲終，則此五官各考其屬一年之功，以獻於天子，故云「致貢曰享」也。王后之屬，致蠶織之功。①天官以下，各獻其職之功。 正義曰：引

《周禮》證歲終百官各獻其功，以禮詔告也。周則冢宰至歲終，受於百官之簿書所會之最，而考一年之功多少以告天子也。若功少則廢黜其人，功多則遷置其職也。今謂「五官」，則上「天子五官司徒」以下，故下云「五官之長曰伯」，與此「五官」一也。但大宰總攝群職，總受五官之貢，故不入其數也。若以「五官」為后以下，則下云「五官之長」豈有長於后乎？熊氏以為「五等諸侯」，亦非也。五官之長曰伯，謂為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是職方。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相處乎內。」是，或為「氏」。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擯者辭也。《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

曰「公」；於其國，曰「君」。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外，自其私土之外，天子畿內。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牧也。《周禮》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二王之後不為牧。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與民言之謙稱。穀，善也。於外，自稱曰「王老」。威遠國也。外，亦其戎狄之中。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

①「織」，原作「職」，浦鏜校云：「織」誤「職」。常盤《校記》同。據改。

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於外亦曰男，舉尊言之。

**疏**正義曰：此一節總

論二伯及州牧、諸侯等稱謂。今各依文解之。「五官之

長曰伯」，畿外之大，莫大於二伯，故此先言之也。「五官」

者，即司徒以下五官也。云「長者」，謂三公無職，故不在

五官之中，即三公加一命，出為分陝二伯者也。伯，長也，

謂朝廷之長。言此二伯為內外官之長。「是職方」者，言

二伯於是職主當方之事也。

**注**「職主」至「乎內」正義

曰：引《公羊傳》證周家二伯所主之事。隱五年《公羊傳》

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則何以三？自陝而

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又案：二公八命者，堯時為四伯。故《詩·崧高》注云：

「當堯時，姜氏為四伯。」至堯之末，分置八伯。故《虞書

傳》云：「元祀，巡守四岳八伯。」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末

置之。夏則無文。殷則改置二伯，與周同。故《王制》云

「八州八伯」，又云「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是也。「其

擯」至「之吏」此是二伯也。擯，謂天子接賓之人也。若擯

者傳辭於天子，則稱此二伯為「天子之吏」也。亦當言名

也，記者略，可知也。然擯呼在朝三公亦為「天子之吏」。

若然，《玉藻》云「伯曰「天子之力臣」者，謂介傳命，稱「天子力臣」，擯者受辭，傳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

「擯者」至「公也」正義曰：引證呼三公並為吏之意也。

此《左傳》成二年「晉使鞏朔獻齊捷于王，王命委之三吏」，

杜預注云：「三吏，三公也。」於時王不見鞏朔，王命委付三

公接對之，故云「委之三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

此三公與王同姓者，王呼為「伯父」。「伯」者，長大之名。

「父」乃同姓重親之稱也。「異姓謂之伯舅」者，異族重

親之名也。異族無父稱，故呼為「伯舅」，亦親之故也。案

晉文公為二伯，《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曰叔父」，不稱

「伯」者，以州牧之禮命之，故稱叔也。然晉既稱「叔父」，

所以昭九年云「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我在

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晉稱「伯父」者，以晉既稱「伯

父」，又以晉為州牧，又為二伯，若以州牧為禮稱之則曰

「叔父」，若以二伯之禮稱之則曰「伯父」，故晉或稱「伯」、

或稱「叔」也。周公分陝為二伯，《詩》稱「王曰叔父」者，成

王以本親命之。晉文侯仇為伯，《尚書》直云「父義和」，不

云「伯」者，親親之也。又二伯稱「天子之老」，自敵以下曰

「寡人」。僖四年，齊桓公對楚屈完稱「不穀」者，謙也。凡

常諸侯，皆稱「寡人」。莊十一年，宋災，魯往弔之，宋閔公



稱「孤」者，傳云「列國有凶，稱孤，禮也」。以有凶災，故降名稱「孤」。「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者，二伯若與九州及四夷之諸侯言已，自謂「天子之老」，係於「天子」言之，以威遠國也。「於外曰公」者，外者，其私土采地之外也，而猶在王畿之內。如周公食邑於周，嚮國外之人，其自稱則曰「公」也。「於其國曰君」者，其國，采地內也。若與采地內臣民言，則自稱曰「君」。其既主分陝，又在王朝，嫌不正為采地君，故明之也。不云「自稱」，承上可知也。**注**「稱之」至「畿內」正義曰：自稱為「公」，正在畿內耳。畿外則曰「天子之老」也。「九州」至「曰君」殷曰伯，周曰牧。此云「牧」，據周禮也。天子於每州之中，選取賢侯一人，加一命，使主一州為牧，若人天子國，則自稱曰「牧」。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故《周禮》「八命作牧」是也。然伯不云人天子國者，伯不出，故不言人耳。州長云「人曰牧」，出則否也。崔靈恩云：「州長自稱也。《白虎通》云『往來牧視諸侯』也。」「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者，牧劣於二伯，故天子謂之「叔」。叔，小也。父、舅義如前。一本云「天下同姓」。<sup>①</sup>然則二伯云「其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此不云「擯於天子」，是記者略之也。故下云「諸侯見天子」，鄭云「為州牧，則曰

天子之老臣某侯某」是也。「於外曰侯」者，外，謂其所封外，九州內也。自稱曰「侯」，侯是本爵，不云牧自稱，承前可知也。「於其國曰君」者，若與國內臣民言，猶自稱為君也。**注**「牧尊」至「為牧」正義曰：大國之君是侯，

使稱伯。今選侯之賢者，加一命為牧，則是尊貴於不牧之侯，而不謂為「伯」，降呼為「叔父」者，分陝已稱伯，今牧若又呼為伯，則亂於分陝。若猶呼本稱，則不見其異，故呼為「叔」，亦異常也。云「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者，崔云：《觀禮》：大國之君，「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此小者，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此各當一國，不嫌敵二伯。州牧雖為侯封，皆是大國之君，本自稱伯牧。今總攝衆國，嫌其敵義，故更稱「叔」，此是損也。「叔」名雖損，即是明其為牧，故謂之為益。故云「損之而益，謂此類也」。熊氏云：「三夫人致飲，有清、醴、醫、醕，<sup>②</sup>不體王，故申得二飲。后致飲，醫、醕、糟，以體王，故屈二飲。亦是「損之而益」之類也。」云「二王之後不為

① 「下」，阮校云：「監、毛本『下』作『子』。」

② 「清醴」，原作「醴清」，浦鏗校曰：「『清醴』字誤倒。」按

浦校與《周禮·天官·漿人》合，據乙正。

牧」，知不爲牧者，以二王之後，其爵稱公。今此經云「九州之長曰牧，於外曰侯」，不言「於外曰公」，故知「二王之後不爲牧」。牧用侯以下，「二王之後所以不爲牧者，以其先祖嘗爲天子，統領海內，若更遣爲牧，恐有專權之心故也。」「其在」至「曰子」此天子亦選其中賢者爲之牧也，但不知幾國立一人耳。卑，不得名爲牧，又不得謂爲父、舅。其本爵不過子男。若其本爵子者，今朝天子，擯辭曰「子」，若本爵是男，亦謂爲「子」也。所以爾者，舉其高者言之，亦尊異故也。不云「入天子國」及不云「擯者」，略可知也。故《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李巡注：「四海遠於四荒，晦冥無形，不可教誨，故曰四海也。海者，晦也，言其晦暗無知。」案《爾雅》所列與此同，但數異爾。注「謂九」至「曰子」正義曰：其或有多

功益土，雖加侯伯之地，而爵不得進，終守子男，以卑遠故也。今雖別爲牧長，而同呼爲「子」，不得過本爵也。「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謂其國之外，夷狄之中也。以爲牧長，恐夷狄難服，須尊名威之，故與一切言，自稱曰：我是天子之老臣也。崔云：「方伯牧稱「天子之老」，四夷之長稱曰「王老」。方伯之職，帶三公之任，猶謂之內臣，化同天子，無有歸往之義，故云「天子之老」。

四夷之君，去王遠，由有歸往之義，賢始得爲長，故以「王老」爲稱也。」「庶方」至「曰孤」庶，衆也。小侯，謂四夷之君非爲牧者也，以其賤，故曰「衆方」也。若人王國，自稱曰「某人」，若牟人、介人也。六服之內，但舉伯之與牧，不顯其餘諸侯。九州之外，既舉大國之子，又舉其餘小國者，以六服諸侯，下文別更具顯，故於此略之。「於外曰子」者，此君在其本國外，四夷之中，自稱依其本爵，或子或男。今言「子」，是舉其尊稱耳。若男，亦稱「男」也。「自稱曰孤」者，若自與臣民言，則曰「孤」。孤者特立，無德能也。凡二伯自稱，及介傳命，則曰「天子之力臣」。故《玉藻》云「伯曰「天子之力臣」是也。若擯者傳命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故此云「擯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是也。於諸侯及朝廷，則曰「天子之老」，則此文及昭公十三年劉獻公對晉叔向云「天子之老」是也。九州之長及介傳命，則曰「某土之守臣某」。知者，《玉藻》云：「若其擯者傳命於天子，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知者，約此文「天子之老」及下文云「某侯某」。其餘諸侯，介傳命云「某土之守臣某」。知者，亦約《玉藻》文也。擯者傳命云「某侯某」，知者，約下文也。凡九州之外，大國之子，介傳命「某屏之守臣某」。故《玉藻》又云「其在邊邑，曰某屏之守

臣某」是也。擯者告天子，稱「某子某」，與中國諸侯同。庶方小侯，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知者，《玉藻》云「小國之君曰孤」是也。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某」。知者，約尋常諸侯稱「某侯某」，但稱「孤」爲異耳。其二伯以下，對天子皆稱名也。

禮記正義卷第六

## 禮記正義卷第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

曰朝。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

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疏正義曰：此節論諸侯四時朝、覲、宗、遇之法。各隨文解之。「天子當依而立」者，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也。亦曰斧依。故《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

冕，負斧依。」鄭注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扂」，郭注云：「窗東戶西也。」依此諸解，是設依於廟堂戶牖之間，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凡諸侯朝王，一年四時。案《宗伯》「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鄭注：「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猶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若通而言之，悉曰朝，從初受名。《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又《春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經曰「公朝於王所」。知「朝」通名也。但朝、覲、宗、遇禮異耳。案《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隨服更來，周而復始。然而六服分來，又每方服別分爲四分：一分朝春，一分宗夏，一分覲秋，一分遇冬。四方並然。故鄭注云：「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要服之外，有夷、鎮、藩三服。案《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壹見。」鄭注云：「世，謂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六服之中，服數朝外，又有四名。一是「時見曰會」者，若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若東方

諸侯不服，則與東方諸侯共討之。若南方諸侯不服，則與南方諸侯共討之。諸方皆然。朝竟，王乃爲壇於國外，與之會盟。春於國東，夏南，秋西，冬北。會則隨事，無有定期，有時而然，故曰「時見曰會」也。二曰「殷見曰同」者，天子十二年一巡守，或應巡守之歲而天下未平，或王有他故不獲自行，則四方諸侯並朝京師，朝竟，亦於國外爲壇，以命之政事。殷，衆也。其來既衆，故曰「殷見曰同」也。三曰「時聘曰問」者，謂王有事，諸侯非朝王之歲不得自來，遣大夫來聘，因而問王起居。此亦無常期，故曰「時聘曰問」也。四曰「殷覲曰視」者，謂元年、七年、十一年，唯有侯服來朝。朝者既少，諸侯遣卿大夫以大禮來聘。聘者既衆，故曰「殷也」。覲亦見也。爲來見王起居，故曰「覲也」。殷覲亦並依時，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各隨方逐時，但不每方分爲四耳。故鄭注《大行人》云：「其殷同，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也。」鄭既云「四時分來，如平時」，而前六服初時唯云「四時」，雖不言「四方」，後又云「四方各分趨四時」，明其同也。然所以殷覲不須分見四時者，小禮，不須更見四時法也。「天子當依而立」，是秋於廟受，覲禮也。諸侯來朝，至於近郊，王使大行人皮弁用璧以迎勞之，諸侯亦皮弁從使者以入。天子賜舍，諸侯受舍，聽天

子之命。其朝，日未出之前，諸侯上介受舍于廟門外，「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至朝日，質明，諸侯裨冕，先釋幣於其齊車之行主。天子衮冕在廟，當依前，南面而立，不迎賓。諸侯自廟門外位，天子使上擯進諸侯，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而再拜。所以奠圭玉者，卑見於尊，奠贊不授也。擯者命升西階親授，諸侯於是坐取圭玉，升堂，王受玉。是「當依而立」之時也。「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者，王既受玉，而諸侯降階，並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使升成拜。是「北面曰覲」。時所以同北面者，覲遇秋冬，陰氣質斂，故不布散。「天子當宁而立」者，此爲春夏受朝時也。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郭注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然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又云「屏謂之樹」，李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①郭云：「小牆當門中。」今案李、郭二注以推驗禮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

①「垣」，原作「恒」，據衛氏《集說》和阮校、潘宗周《校勘記》改。

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矣。」諸公東面，諸

侯西面，曰朝者，王既立，諸侯次第而進，諸公在西，諸侯在東，而朝王。陽氣，文也，故因文而分布也。崔云：

「地道貴右，公故在西也。」然此是春朝也，先受朝竟，然後入廟受享也。

**注**「諸侯」至「今亡」

正義曰：庭實受之

於廟。「生氣，文也」，陽生之時，其氣文舒而布散，故分於兩處受也。云「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一并朝享，皆廟受之。「殺氣，質也」，此陰殺之時，其氣質斂，故并於一處受之。云「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者，此內朝，即路門外朝也，對臯門內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也。若對路寢庭朝，又爲外。故《文王世子》云「朝於外朝則以官」是也。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臯門外陳介也。天子車時在大門內，傳辭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入至文王廟門，天子還服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服朝服，執贊而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寧以待，諸侯次第而進，故云「序進」。謂入應門，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唯享有迎諸侯之禮。案《覲禮》諸侯「乘墨車」而入朝，鄭云：「墨車者，大夫制也。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云「覲者，位於廟門外而

序人」者，其宿，受位次在廟門外。至朝之旦，秋冬王不出迎，其尊卑各在其次中，未得相見，聽上擯進之，乃於位次第而入，故云「序人」也。云「王南面，立於依、寧而受焉」者，二處皆南面也。云「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者，陰陽同，各相依也。云「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者，此引證宗依朝，遇依覲，非唯並受爲異，其禮有難易繁省之殊也。《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魯昭公伐季氏，不勝而出，故《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公孫於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公羊》云「以人爲菑，以幣爲席，以牽爲几，以遇禮相見」是也。分六服，隨服而朝，則六年一遍。此鄭康成之義。《尚書》「六年，五服一朝」，而孔注云：「五服一朝，<sup>①</sup>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孔、鄭不同。孔以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以爲諸侯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是周之正朝法也。其《大行人》「依服數見者，是諸侯遣使貢獻而見耳。知覲在廟者，此云「當依而立」，《覲禮》又有「負斧

①「五服一朝」，常盤《校記》：「按《尚書》偽孔傳無「一朝」二字。」

依「及侯氏入廟門，「告聽事」，鄭注云：「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故也。知在文王廟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明天子受覲於廟之祧可知也。又案《覲禮》「同姓西面，異姓東面」，鄭注：「分別同姓異姓者，受之將有先後也。」則是《覲禮》之法，先同姓，後異姓。若然，案《檀弓》注云「朝覲，爵同同位」，則爵尊先見。《覲禮》見不同者，二文雖異，其意則同。就爵同之中，先受同姓之朝。周之盟會，亦先同姓也。故定四年，祝佗稱踐土之盟，載書云「晉重、魯申、蔡甲午、鄭捷、齊潘」，鄭雖小國，而在齊上。故隱十一年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若其餘盟，分國大小爲次。故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楚人先歃是也。必知然者，案杜預《釋例》云：「若王官之伯主盟，異姓爲後，其餘則否也。」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大僕掌之。故《大僕》云「王眡燕朝，則正其位」，《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親之也」。此則王與宗人圖其嘉事，及王退俟大夫之朝也。其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故《司士》云：「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是每

日視朝之位。其王與諸侯賓射，亦與治朝同。故《射人》云「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不云「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者，文不具耳。不云上者，鄭注云：「此與諸侯射，士不與。」案諸侯大射，士立於西方，東面，是天子大射，士亦預禮也。其三是臯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故《朝士》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此是詢衆庶之朝也。凡朝，三公北面者，以其貴臣，答王之義也。孤及諸侯東面者，尊之，故從賓位。卿大夫西面者，君之臣子，統於君也。士門西東面者，以其卑賤，故外之。其外朝，孤與上，辟諸侯，故就東方西面，同其位。案《燕禮》云：「卿西面，大夫北面，上門西東面。」《大射》亦然。知諸侯有路門外朝者，案《玉藻》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是也。其外詢衆庶之所，經雖無文，亦當與天子同。其位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射》之位。若然，《周禮》天子有射朝燕，<sup>①</sup>《儀

①「周禮天子有射朝燕」，殿本《考證》云：「按此不可句。當是「燕」下有「朝」字而刊本脫之。前引《射人》，則《周禮》射朝之明文；引《太僕》，則《周禮》燕朝之明文也。」

禮《諸侯有燕朝也。射雖無正朝，當與天子同，則天子、諸侯皆三朝也。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及，至也。郤，間也。①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疏正義曰：今若未至前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故曰遇也。所以爾者，遇禮易略，既期未至，故用簡易禮也。「相見於郤地曰會」者，此謂及期之禮。郤，間也。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則其禮閒暇。「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者，聘，問也。謂遣大夫往相存問。「約信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信，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爲信也。若用言相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故曰誓也。鄭注《司寇》云：「約，言語之約束也。」「涖牲曰盟」者，亦諸侯事也。涖，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云「涖牲曰盟」也。然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巡守至方嶽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

不信者，及殷見曰同，並用此禮。後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知坎血加書者，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坎血加書」，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歃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戎右職》云「贊牛耳」。知用左者，以馘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職》云「以玉敦辟盟」，又《玉府》云「則共珠槃、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傳》云「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又襄九年云「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異義》云：「禮，約盟不令。《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且盟非禮。」故《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案：③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

①「間」，阮本、余本同。撫本、岳本作「閒」。

②「且」，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云當作「詛」，孫詒讓《校記》從之。

③「許君」，阮校云：「毛本「君」作「慎」。今按：毛本是也。」



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盟詛不及三王」，非鄭所用。然盟牲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豕，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豕。」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盟。《周禮·戎右職》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注云：「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敵者。」下云「贊牛耳、桃茢」。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豕」，下人君也。皇氏以爲「春秋時盟，乃割心取血。故定四年鑪金云：『王割子期之心與隨人盟。』」<sup>①</sup>杜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是也。

正義曰：鄭注《司盟》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云「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者，一曰《甘誓》，夏啓伐有扈氏，誓群衆，二曰《湯誓》，謂湯伐桀，誓群臣也，三曰《泰誓》，武王伐紂，度孟津，誓勅士衆之辭也，四曰《牧誓》，武王伐紂於牧野時所作，五曰《費誓》，徐戎作難，魯侯伯禽誓群臣興兵征之也，六曰《秦誓》，秦穆公襲鄭，不從蹇叔之謀，果敗諸崤。後穆公

悔過，與群臣自誓也。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謂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奉圭請覲」。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謙也。於臣亦然。其在凶服，曰「適子孤」。凶服，亦謂未除喪。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稱國者，遠辟天子。死曰薨，亦史書策辭。復曰「某甫復矣」。某甫，且字。既葬見天子，曰類見，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言謚曰類。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言謚者，序其行及謚所宜，其禮亡。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繫於君，以爲尊也。此謂諸侯之卿，上大夫。<sup>②</sup>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及臣稱謂之法。各隨文解之。「諸侯」，謂五等諸侯見天子而擯者將命之辭也。

① 「鑪金」，阮元《春秋左氏傳校勘記》據石經、宋本及《漢書·古今人表》，以爲「鑪」當作「鑪」。

同得稱臣，故曰臣也。「某侯某」者，若言齊侯、衛侯，下「某」是名。若伯、子、男，則云曹伯、許男某也。

注「謂

齊」至「請覲」正義曰：「齊夫承命，告天子辭也」，此注並《覲禮》之文也。鄭云：「齊夫，蓋司空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末介，傳而上，上擯以告于天子也。」《音義隱》云：「齊夫，主諸侯所齎幣帛皮圭之禮，奉以白於天子也。」云「其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者，若爲州牧，既尊，若來見，故擯者加此四字也。前州牧闕此，故鄭補言之也。云「奉圭請覲」，是鄭意述擯者之辭，文無所出也。

「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此亦自與民言法也。寡人者，言己是寡德之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者，謂擯者告賓之辭。知者，《雜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矣。」但彼文不云「適子」，文不備。此直云「適子孤」，不云名，亦文不具也。稱孤稱名者，皆謂父死未葬之前也。故《雜記》云「孤某須矣」，下則云「既葬，蒲席」，明「孤某」是未葬也。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未葬稱「子某」也。既葬稱「子」，則文公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公十年「里克殺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即位」，是踰年稱君也。謂臣子稱君也。若其

君自稱，猶曰「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案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休云：「稱世子者，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弑其君舍」，舍爲君，商人之弑也。②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尚稱名者，《公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於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於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事而稱「子」也。若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者，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從上以來，皆《公羊》之義也。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即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其出會諸侯，未葬之前稱「子」。故僖九年

①「未」，原作「末」，據中國書店本、阮本改。下文「未介」同此。

②「舍爲君商人之弑也」，阮校云：「盧文弨校本「舍」上增「成」字，「商」上增「惡」字。」

《左氏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踐土之會，陳共公稱子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則「晉里克弑其君卓」、「齊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文十八年「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者，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案桓十三年經書衛惠公稱「侯」，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衛侯」，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注譏其不稱子，杜預云：「非禮也。」僖二十五年「會衛子、莒慶盟於洮」，時先君已葬，衛成公猶稱「子」者，杜預云：「善其成父之志，故上繫於父而稱子。」服虔亦云：「明不失子道。」成十年「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患未薨，而厲公出會稱爵，譏其生代父位，不子也。此皆《左氏》之義。《公羊》以奚齊僖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左氏》、《公羊》二傳不同也。《公羊》以成四年「鄭伯伐許」非王事，未踰年而稱爵，譏之也。《左氏》則以「鄭伯伐許」為王事，雖未踰年，得稱爵，當與《公羊》異。鄭《駁異義》從《公羊》義，以鄭伯伐許為非禮，及《公羊》未踰年為王事皆稱「子」，即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為王事皆稱爵」，鄭《駁異義》

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說，以為稱子，禮也。「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外事，謂社稷、山川在封內者也。天子外事曰「嗣王某」，諸侯不得稱「嗣侯」，但稱「曾孫」。所以然者，天子尊，謂能繼天德而立也。諸侯無德，不繼嗣為侯，故不云「嗣」，但是父祖重孫，故言「曾孫」也。「死曰薨」者，此謂諸侯死而國史策辭也。若異國史書之，則但云「卒」也。在四夷不言，亦賤略也。自此以下皆然。

**注**亦史書策辭正義曰：上文云「天王崩，書策辭」，今諸侯云「薨」，故亦「史策辭」。若告於諸侯，則辭當謙退。故《雜記》云：「赴於諸侯，曰寡君不祿。」「復曰：某甫復矣」，天子復則曰「天子」，諸侯不可復云「諸侯復」，故呼其字言某甫，故鄭注前文「諸侯呼字」是也。「既葬見天子，曰類見」，此諸侯世子，父死葬畢而見於天子禮也。類，象也。言葬後未執玉而執皮帛，以象諸侯見，故曰「類見」。然《春秋》之義，二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巡守至竟，故得見也。若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言謚曰類」者，言謚，謂將葬就君請謚也。凡謚既是表德，故由尊者所裁，故將葬之前，親使人請之於天子。若《檀弓》云：「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言謚於君

也。而「曰類」者，王肅云：「請謚於天子，必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何胤云：「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鄭云：「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今案鄭旨，謂吉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謚遣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類象聘而行此禮也，故云「言謚曰類」也。

**注**「使大」至「禮亡」 正義曰：言「象聘問之禮」者，解經中「類」字，言比類聘問之禮，請謚於天子。「諸侯」至「之老」

案《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此云「自稱曰寡君之老」，則上大夫擯者傳辭及自稱於他國，亦曰「寡君之老」。若於己君，則《玉藻》云「下臣某」。天子穆穆，諸侯皇

皇，大夫濟濟，士蹯蹯，庶人僬僬。皆行容止之貌也。《聘禮》曰「賓入門皇」，又曰「皇且行」，又曰「衆介北面，蹯焉」。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

**疏**正義曰：

此一節論天子至庶人行容之貌。云「天子穆穆」者，威儀多貌也。天子尊重，故行止威儀多也。「諸侯皇皇」者，自莊盛也。諸侯不及穆穆而猶有莊盛，鄭注《聘禮》云：「皇，自莊盛也。」「大夫濟濟」者，濟濟，徐行有節。大夫降於諸侯，不得自莊盛，但徐行而已也。「上蹯蹯」者，鄭

**注**《聘禮》云「容貌舒揚」也。案鄭意，則不得濟濟也，但舒揚而已。「庶人僬僬」者，卑盡之貌也。庶人卑賤，都無容儀，並自直行而已。崔云：「凡形容，下不得兼上，上得兼下。故《詩》有『濟濟辟王』、『穆穆魯侯』者，詩人頌美，舉盛以言，非對例也。」

**注**「聘禮」至「體蹙」 正義曰：引

《聘禮》證「皇皇」是容儀也。此是人門時容也。「又曰：皇且行」者，又證行時容也。然「皇」是諸侯之容，《聘禮》是臣而云「皇」者，執玉入廟門，得進其容，亦如其君行禮，宜已申也。若在本國則「濟濟然」。云「又曰：衆介北面，蹯焉」，亦《聘禮》文也。衆介，士也，卑，故不得進容，猶「蹯蹯」而已。云「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尊者體盤，穆穆、皇皇，卑者體蹙，蹯蹯、僬僬是也。天子之妃曰后，后之言後也。諸侯曰夫人，夫之言扶。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士曰婦人，婦之言服。庶人曰妻。妻之言齊。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貶於天子也。無后與嬪，去上、中。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

謂饗來朝諸侯之時。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體敵，嫌其當。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名，父母所爲也。言子者，通男女。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曰「某士」者，若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自稱曰「陪臣某」，陪，重也。於外曰「子」，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sup>①</sup>使，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及臣子稱謂之法。各隨文解之。「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者，皆敵其夫，如王之后，故以后居前耳。妃，配也，判合配王。諸侯以下，通有妃義，故以「妃」字冠之。以《特性》、《少牢》是大夫、士之禮，皆云「某妃配某氏」，尊卑通稱也。《白虎通》云：「后，君也。明配至尊，爲海內小君，天下尊之，故繼其王言之曰王后也。」「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唯諸侯得稱。《論語》云「邦君之

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是也。「大夫曰孺人」者，孺，屬也，言其爲親屬。

**注**「孺之言屬也」正義曰：案《爾雅》

云：「孺，屬也。」「士曰婦人」者，婦之言服也，服事其夫也。其婦號，亦上下通名。故《春秋》「逆婦姜於齊」，是諸侯亦呼婦也。《穀梁傳》云：「言婦，有姑之辭。」<sup>②</sup>言服事舅姑，知通名也。

「庶人曰妻」者，妻之言齊也。庶人賤，無別稱，判合齊體而已。尊卑如此，若通而言之，則貴賤悉曰妻。故《詩》曰「刑於寡妻」，是天子曰妻也。周家大夫妻曰「內子」，「趙姬以叔隗爲內子」是也。「公侯」

至「有妾」正義曰：今言「公、侯」，舉其上者，餘從可知也。既下於天子，不得立后，故以敵體一人正者爲夫人。

「公侯」

「使自稱曰某」，王引之《經義述聞》云：「《釋文》作『使自稱』，注曰：『本或作使者自稱。』」《釋文》作「使自稱」是也。案「使」字爲一句，「自稱曰某」爲一句。鄭

注曰「使，謂使人於諸侯也」，則經文「使」下本無「者」字明矣。《通典·職官》十八亦作「使自稱曰某」。按：王說可從。

「穀梁」，常盤《校記》云：「似當作『公羊』」。傳二十五

年《公羊傳》曰：「其稱婦？有姑之辭也。」而《穀梁傳》曰：「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

傳曰：「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

「有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故《公羊》云：「夫人無子，立姪娣子也。質家先立姪之子，文家先立娣之子。」<sup>①</sup>《左氏》亦夫人、姪娣貴於二媵，則此世婦者，謂夫人姪娣也，其數二人。「有妻」者，謂二媵及姪娣也，凡六人。

「有妾」者，謂九女之外，別有其妾。知者，以上文云天子八十一御妻之外更有妾，鄭注云：「妾，賤者。」不入百二十人數，故知此妾不在九女之數也。「夫人」至「婢子」

此「夫人」，謂畿內諸侯之妻也。其助祭於后，得接見天子，故得自稱也，言老而服事也。以畿外諸侯夫人無見天子之禮，此云「自稱於天子」，故注云「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謂若獻繭之屬。「自稱於諸侯曰寡小

君」者，此「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知者，《坊記》云：「陽侯殺繆侯，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於此之前，有夫人饗法。故注云「謂饗來朝諸侯之時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亦從君為謙也。「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者，小童，未成人之稱也。其與夫言，自謙稱為「小童」，若未成人，言無知也。「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者，降於夫人，故並自稱「婢子」，賤故也。婢之言卑也，嚮其夫自稱言已卑。故《春秋》晉懷嬴謂公曰「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是也。注云

「接見體敵，嫌其當」者，為其接見之時，暫有體敵，嫌若當夫人然也。列國之大夫，人天子之國曰某士，謂擯

者辭也。列國，五等諸侯也。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五等之臣，唯公國一孤四命耳。自卿大夫從三命而下，其命等於王之上，故人天子之國，則擯者稱為「某國之士」也。故注引《春秋》襄二十六年，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言晉國之士起，以證之也。「自

稱曰陪臣某」陪，重也。某，名也。其君已為王臣，已今又為己君之臣，故自稱對王曰重臣也。若襄二十一年，晉欒盈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是也。「於外曰子」者，亦擯者辭。外，謂在他國時也。擯者則稱其姓而曰「子」。子是有德之稱，故注引閔公二年冬，「齊高子來盟」，證「於外曰子」也。高子，高溪是也。「於其國曰寡君之老」者，其國，自國中也。其君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故此卿若與國中人語，自稱曰「寡君之老」也。「使者自稱曰某」者，某，名也。若此卿為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

①「質家先立姪之子文家先立娣之子」，按《公羊傳》隱元年何休注云：「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與孔疏所言不同。

也。若與彼臣民言，則自稱「寡君之老」也。

**注**「使謂」

至「名也」正義曰：知者，以《玉藻》云上大夫於他國，擯

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於他國，擯者曰「寡大夫」，皆無

稱名之事。《玉藻》又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

注云：「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晉韓穿來言汶

陽之田。」彼以私事使，稱名，此文使「自稱曰某」，稱名，與

彼相當，故知「使，謂使人於諸侯也」。天子不言出，

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天子之言「出」，諸侯

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出」、「名」以絕之，《春

秋傳》曰「天王出居於鄭」、「衛侯朔入於衛」是也。諸侯

失地，名；滅同姓，名。絕之。**疏**正義曰：此一節

論天子、諸侯有罪書「出」、「名」之事。各隨文解之。

「天子不言出」者，天子以天下爲家，策書不得言「出」，所

在稱君。<sup>①</sup>「諸侯不生名」者，諸侯南面之尊，名者質賤

之稱。諸侯相見，祇可稱爵，不可稱名。「君子不親惡」

者，謂策書。君子，謂孔子書經，若見天子大惡，書「出」以

絕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絕之。君子不親此惡人，故書

「出」、「名」以罪之也。**注**「天子至是也」正義曰：案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公羊》云：「王者無外，此其

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謂不能以孝事於母。此鄭注天

子言「出」大惡，用《公羊》義也。案《春秋》莊六年「衛侯朔

入於衛」。朔未爲君之時，與其母讒搆世子伋。及爲君，

被逐，出奔齊。王立公子黔牟。朔自齊而入衛，以逐黔

牟。《公羊》云：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命也。」

謂犯王命。鄭注以朔爲大惡，亦用《公羊》義也。「諸侯

失地，名，滅同姓，名」《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以

蔡侯獻舞歸」，《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

也。」此「失地，名」也。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公羊》

云：「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此「滅同姓，

名」也。故鄭總言「絕之」。爲人臣之禮，不顯諫。

爲奪美也。顯，明也。謂明言其君惡，不幾微。三諫而

不聽，則逃之。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

**疏**正義曰：案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公羊傳》云：

「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

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何休云「諫有五：一

①「所在稱君」，阮校云：「浦鏜校云『居』誤『君』。」按：

浦校是。孫希旦《集解》逕正作「居」。

曰諷諫者，案定十二年《公羊傳》云，孔子以季氏之強，謂季孫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孫聞之，墮費邑。是諷諫也。何休又云：「一曰順諫，曹羈是也。」即上諫曹君無以戎敵，三諫不從，遂出奔陳。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是順諫也。何休又云：「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案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昭公將弑季氏，子家駒諫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是不辟「君僭」而言之，是直諫也。何休又云：「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案宣十五年《公羊傳》云，楚莊王圍宋，子反、華元乘堙相對語。華元謂子反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謂華元：「吾軍有七日之糧。」子反勸楚王赦宋而歸，楚王不可。子反頻諫，不聽，乃引師去，楚王亦歸，是爭諫也。何休又云：「五曰贛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案僖三十三年《公羊傳》云，秦穆公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穆公不從，百里子、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是贛諫也。凡諫，諷諫爲上，贛諫爲下。事君雖主諫爭，亦當依微納進善言耳，不得顯然明言君惡，以奪君之美也。「三諫不聽，則逃之」者，聽，猶從也。逃，猶去也。君臣有離合之義，有義則合，無義則離，若三諫不從，則待放而去也。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至親無去，志在感動之。**疏**正義曰：父子天然，理不可逃。雖不從，則當號泣而隨之，冀有悟而改也。然《論語》云「事父母幾諫」，此不云者，以其略耳。《檀弓》云「事親無犯」，相互耳。又云「事君有犯」，故此論其微。《檀弓》言「事親無犯」，此論其「犯」，亦互言耳。故注云「至親無去，志在感動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嘗，度其所堪。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慎物齊也。**疏**正義曰：凡人病疾，蓋以筋血不調，故服藥以治之。其藥不慎，於物必無其微，故宜戒之，擇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是慎物調齊也。又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脉訣》，又云《夫子脉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然鄭云「慎物齊也」，則非謂《本草》、《針經》、《脉訣》。於理不當，其義非也。儼人必於其倫。儼，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於大夫，比士當於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褻。**疏**正義曰：儼，比也。倫，匹類也。凡欲比方於人，當以類相並，不得以貴比賤，則爲不敬也。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



矣。」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sup>①</sup>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謁，請也。謂能擯贊出入，以事請告也。《禮》：「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疏**正義曰：此謂幼少新立之王，或有遠方異域人來，不知王年大小，問朝廷之臣。「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者，臣爲答之，必有法則。《禮》：「齒路馬有誅」，而至尊體貴，故臣不可輕言君年及形長短與才技所堪，故依違而對也。但云「聞之」，謙，不敢言見也。云「始服衣若干尺」，既不敢指斥，即云「服衣若干尺」，謂或五尺，或六尺，隨長短而言之也。幼則衣短，長則衣長，問者聞之，則知王之長幼也。古者謂數爲「若干」，故《儀禮·鄉射》、《大射》數射筭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

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常如此求之也，故云「若干」也。「問國君之年」者，亦謂幼少，新立爲君，而他人問其臣也。「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不言「聞之」及「衣」而言所能，主國者辟天子也。國保宗廟、社稷，故以所保答之也。人君十五，有養子之禮，長則能主國。聞其能主國，則知十五以上爲長也。若聞未能主國，則知十四以下，是爲幼也。

「問大夫之子」者，亦他國人問此大夫之子長幼於大夫之臣也。天子諸侯，繼世象賢，其年不定，故問其年。而大夫五十乃爵，故不問大夫而問其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御，謂主事也。官有世功，子學父業，故有御事之因也。舉其所能，則長幼可知也。大夫子卑，長幼當以二十爲限也。「問士之子」者，亦謂他國人來問此士之屬吏也。「四十強而仕」，故問其子也。

「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謁，請也。士之子年數長，則言能主賓客告請之事，幼則言未能也。士賤無臣，但以子自典告也。「問庶人之子」者，庶人，謂

① 「問庶人之子」，「之」字原脫，據《唐石經》及余本、撫本、岳本補。

府、史之屬，亦有同僚，或他國人問其同僚府、史。熊氏云：「庶人年無長幼，亦問其子者，順上大夫士而言之。」

「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者，《少儀》云：

「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謂士祿薄，子猶以能農事爲業也。與此不同者，亦當有田無田之異。此所言之士者，是有田者，故子免耕，負薪而典謁。

《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正義曰：引《大誥》，證「御事」是大夫。《禮》《四十

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曲禮》文。引之，釋所以不問大夫、士、庶人之身而問其子之義也。以大夫、士其年既定，故不假問其年而問其子也。問國君之富，數地

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

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

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皆在其所制，以

多少對。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

疏正義曰：謂

問諸侯之臣，求知其君封內土地所出也。云「富」者，非問其多金帛，正是問最所優饒者也。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天下共見，故不須問。而諸侯止一國，故致問也。「數地以對」者，數土地廣狹對之也。「山澤之所

出」者，又以魚、鹽、蜃、蛤、金、銀、錫、石之屬隨有而對也。晉文公謂楚成王曰「羽毛齒革，君地生焉」是也。「問大

夫之富」者，亦他國人問其臣也。「曰：有宰食力」者，答

之也。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即「公山弗擾爲季氏

宰」是也。食力，謂食民下賦稅之力也。「祭器、衣服不

假」者，謂四命大夫也。衣服，祭服也。若四命大夫，得自

造祭器、衣服，故云「不假」。若三命以下有田者，造而不

備，則假借也。「問士之富，以車數對」者，士有地不多，

亦無邑宰，故其屬吏但以其車數對也。上士三命，則得賜

車馬也，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也。「問庶人

之富，數畜以對」者，謂雞豚之屬。《閭師》云：「凡庶民，不

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

績者不衰。」故以畜數對。鄭注《周禮》云「始養曰畜，將用

之曰牲」，引《春秋》云「卜曰牲」。天子祭天地，祭

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

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

士祭其先。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

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

裡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祀，戶、竈、中雷、

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爲其瀆神也。廢舉，謂若殷廢農祀棄，後不可復廢棄祀農也。後有德者繼之不嫌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妄祭，神不饗。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祭祀尊卑不同，并論神有廢置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祭天地」者，祭天，謂四時迎氣，祭五天帝於四郊，各以當方人帝配之。《月令》：春曰「其帝太皞」，夏曰「其帝炎帝」，季夏曰「其帝黃帝」，秋曰「其帝少皞」，冬曰「其帝顓頊」。明爲配天及告朔而言之。其雩祭亦然。故《月令》孟夏云「大雩帝」，<sup>①</sup>爲命祀百辟卿士」。既云「祀百辟卿士」，明五方人帝天子亦雩祀之。其夏至郊感生之帝，周以后稷配之。其於明堂總享五帝，以文王、武王配之。

故《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文王爲五帝之宗」是也。周人祭明堂時，又兼以武王配之。故《祭法》云「周人宗武王」是也。<sup>②</sup>知方岳之神是崐崙者，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崐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崐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崐崙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爲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其配地之神，《孝經緯》既云「后稷爲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饗配圓丘，亦當配方澤也。「祭山川」者，《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也。「祭五祀」者，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也。「歲徧」者，謂五方之帝、迎氣、雩祀、明堂及郊，雖有重者，諸神總徧，故云「歲徧」。「諸侯方祀」者，諸侯既不得祭天地，又不得總祭五方之神，唯祀當方，故云「方祀」。祭山川「者，《王制》云「在其地則祭

<sup>①</sup>「孟夏」，浦鏜校云「仲」誤「孟」，常盤《校記》同。今按：二氏校是也，「大雩帝」乃《月令》仲夏文。

<sup>②</sup>「周人宗武王是也」，浦鏜校曰：「下當脫「祭地者，謂祭崐崙之神及神州地祇也」一十五字。」疑是。否則，下文突兀。

之，亡其地則不祭」是也。<sup>①</sup>「大夫祭五祀」者，大夫不得方祀及山川，直祭五祀而已。「土祭其先」不云「歲徧」者，以上祭先祖，歲有四時，更無餘神故也。「天子祭天地」者，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王有四海，故得總祭天地，以報其功。其天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崐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一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為天帝，北極耀魄實」是也。其配之人，以帝嚳配之，故《祭法》云「周人禘嚳」是也。其五帝，則《春秋緯文耀鉤》云：「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sup>②</sup>注「祭四」至「制也」正義曰：此經直言「祭四

方」，知非祭五天帝於四方者，以上云「祭天地」，則五帝在其中矣，故知非天帝也。案《宗伯》云「禋寧祭四方百物」，知此「方祀」非四方百物者，以此文在「山川」、「五祀」之上，與《大宗伯》「血祭社稷、五祀、五嶽」，「五祀」在「五嶽」之上，此「四方」亦在「山川」之上，故知是五官之神。云「祝融、后土在南」者，鄭意以為黎兼為后土，<sup>③</sup>土位在南，故知「祝融、后土在南」。引《詩》云「來方禋祀」者，是《小雅·大田》之詩，以刺幽王之無道，追論成王之時太平，時和年豐，至秋報祭，招來四方之神，禋絜祭祀。引之者，證「四方」之義也。云「五祀，戶、竈、中雷、門、行」者，此《月令》文。《大宗伯》「五祀」以為五官者，以其在「五嶽」之上。此「五祀」在「山川」之下，又與大夫同祭，故知是戶、竈等。云「此蓋殷時制也」者，以天子、諸侯、大夫同云「祭五祀」，既無等差，故疑殷時制也。案《王制》云「大夫祭五祀」，文與此同，而鄭云「五祀，謂司命也，中雷也，

① 「王制」，當作「祭法」。引文出自《祭法》。

② 「鄭意」，浦鏜校云「志」誤「意」。今按浦校是。《詩·小雅·甫田》孔疏及《周禮·大宗伯》賈疏引《鄭志》

均有黎兼后土之文。

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引《祭法》「五祀」以解之，與此不同。是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凡祭「至」廢也」正義曰：

此明祭有當典，不可輒擅廢興。如殷時廢柱祀棄，則後人不得復舉柱而祭之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者，若已舉棄祀之，後人不得復廢棄也。

注「爲其」至「嫌也」

正義曰：農，即柱也。有農功，故曰農也。棄即后稷也，爲稷官，故曰稷也。《尚書》云「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是也。

云「後有德者繼之不嫌也」者，鄭恐人疑之，昔以舉柱，何意廢柱祀稷乎？故此解之者，若後有德者繼之，則不在今所言之例也。「天子」至「羊豕」正義曰：此「天子以

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皆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故《左傳》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是天子亦得以肥也。又《公羊》云：「帝

牲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稷有災，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諸侯得有索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者，

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即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其喪祭，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

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植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也。據此，諸侯不得用犧牛。《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下云「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諸侯有犧牲大牢者，諸侯對卿大夫亦得云「犧」，若對天子則稱「肥」耳。其大夫，牲體完全，亦有犧牲之稱。故上云大夫「犧賦爲次」，但不毛色純耳。

注「肥」

養於滌也」正義曰：案《楚語》觀射父云：「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然者，即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其日數耳。「支子」至「宗子」正義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而庶子賤，不敢輒祭之也。若濫祭，亦是淫祀。「祭必告於宗子」者，支子雖不得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宜告宗子，然後祭，故鄭云「不敢自專」。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

①「稷有災」，「稷」字泐滅，據中國書店本、阮本補。又，衛氏《集說》「稷」下有「牛」字，疑是。

②「案楚語觀射父云」至「不過十日」，孫詒讓《校記》云：「此櫟括《楚語》，非其本文，義與章注亦小異。」

武，豕曰剛鬣，豚曰腍肥，<sup>①</sup>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稟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sup>②</sup>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迹也。腍亦肥也。<sup>③</sup>《春秋傳》作「腍」。腍，充貌也。翰，猶長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商，猶量也。脰，直也。萁，辭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屬也。豐，茂也。大鹹曰鹺，今河東云。幣，帛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祭廟牲幣告神之法。「凡祭」者，為貴賤悉然。<sup>④</sup>

「牛曰一元大武」者，元，頭也。武，迹也。牛若肥則脚大，脚大則迹痕大，故云「一元大武」也。「豕曰剛鬣」者，豕肥則毛鬣剛大也。王云：「剛鬣，言肥大也。」「豚曰腍肥」者，腍即充滿貌也。「羊曰柔毛」者，若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故王云：「柔毛，言肥澤也。」「雞曰翰音」者，翰，長也。雞肥則其鳴聲長也。「犬曰羹獻」者，人將所食羹餘以與犬，犬得食之肥，肥可以獻祭於鬼神，故曰「羹獻」也。「雉曰疏趾」者，趾，足也。雉肥則兩足開張，趾

相去疏也。《音義隱》云：「雉之肥則足疏，故王云「足開疏」也。」「兔曰明視」者，兔肥則目開而視明也，故王云：「目精明，皆肥貌也。」然自牛至兔，凡有八物，唯有牛云「二頭」，而豕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數也，則並宜云若干也。雞、雉為膳及腊，則不數也。「脯曰尹祭」者，尹，正也。裁截方正而用之祭。一通云：正，謂自作之也。脯自作，則知肉之所用也。《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言其不正也。「稟魚曰商祭」者，稟，乾也。商，量

- ① 「豚曰腍肥」，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腍」下云：「《曲禮》：「豚曰腍肥」，注云「腍亦肥也」。案《曲禮》經注當如是。今本經文作「腍」，則不可通矣。「腍」亦「腍」字也。郭注《方言》云：「腍腍，肥充也，音突，亦作腍。」是其證。」王引之《經義述聞》引王念孫說闡發此義尤詳。
- ② 「稷曰明粢」，按：《釋文》云「古本無此句」。隋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句，孔疏非之。程瑤田《九穀考》、朱彬《訓纂》皆主王劭說，而孫希旦《集解》則又主孔疏之說也。
- ③ 「腍」，據段玉裁、王念孫說，當作「豚」。詳「豚曰腍肥」條校勘記。
- ④ 「為」，浦鏜校曰：「當作「謂」。」

也。祭用乾魚，量度燥溼得中而用之也。「鮮魚曰脰

祭」者，脰，直也。祭有鮮魚，必須鮮者，煮熟則脰直。若

餒，則敗碎不直。「水曰清滌」者，古祭用水當酒，謂之

玄酒也。而云「清滌」，言其甚清皎潔也。《樂記》云「尚玄

酒」是也。「酒曰清酌」者，酌，斟酌也。言此酒甚清澈，

可斟酌。當為三酒，未必為五齊。「黍曰薌合」者，夫穀

秣者曰黍，秣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薌合」也。

「梁曰薌其」者，梁，謂白梁、黃梁也。其，語助也。「稷

曰明粢」者，稷，粟也。明，白也。言此祭祀明白粢也。鄭

注《甸師》云：「粢，稷也。」《爾雅》云「粢，稷也」，注：「今江

東人呼粟為粢。」隋祕書監王劭勘晉、宋占本，皆無「稷曰

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為無此一句為是。今《尚

書》云「黍稷非馨」，《詩》云「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為酒為

食，以享以祀」。然則黍稷為五穀之主，是粢盛之貴。黍

既別有異號，稷何因獨無美名？《爾雅》又以粢為稷，此

又云「稷曰明粢」，正與《爾雅》相合。又《士虞禮》云「明齊

淥酒」，鄭注云：「或曰「明齊」當為「明視」，謂免腊也。今

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也。」如鄭言，云「皆非

其次」，由《曲禮》有「明粢」之文，故注《儀禮》云「非其次」。

王劭既背《爾雅》之說，又不見鄭玄之言，苟信錯書，妄生

同異，改亂經籍，深可哀哉！

「號牲」至「幣帛」正

義曰：「元，頭也」，案《釋詁》文：「元，首。」首則頭也。

「武，迹也」，《釋訓》文。《春秋傳》作「脂」者，桓六年《左

傳》云「博碩肥腍」是也。云「羹獻，食人之餘也」者，《周

禮·彘人》云「掌豢祭祀之犬」是也。「尹，正也。嘉，善

也」，《釋言》文。此等諸號，若一祭並有，則舉其大者牲

牢、酒齊而言，不應諸事皆道。故《少牢禮》稱「敢用柔毛、

剛鬣、嘉薦、普淖」是也。或唯有犬雞，<sup>①</sup>或唯魚兔及水酒

非鹽之祭，則各舉其美號，故此經備載其名。必知然者，

案《士虞禮》祝辭云「尹祭」，鄭注云：「尹祭，脯也。大夫士

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如鄭

此言，明單用脯者稱「尹祭」。以此推之，餘亦可知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

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異死名者，為人襲其

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

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漸也，精神漸盡也。

在牀曰「尸」，尸，陳也，言形體在。在棺曰「柩」。

在棺曰「柩」。

①「犬雞」，阮本作「雞犬」，衛氏《集說》同。

柩之言究也。羽鳥曰「降」，四足曰「漬」。異於人也。降，落也。漬，謂相灑汗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死寇曰「兵」。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有成也。妣之言嬀也，嬀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嬀。嬀，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周禮》：「九嬀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祿，<sup>①</sup>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死後稱謂尊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但生時尊卑，著見可識，而死蔭爲野上，嫌若可棄，而稱輕襲之。故爲制尊卑之名，則明其猶有貴賤之異也。「崩」者，墜壞之名，譬若天形墜壓，然則四海必覩。古之王者登假也，則率土咸知，故曰「崩」。「諸侯曰薨」者，薨者，崩之餘聲也。而《詩》云「蟲飛薨薨」，是聲也。諸侯卑，死不得效崩之形，

但如崩後之餘聲。聲遠劣於形壓，諸侯之死，知者亦局也。「大夫曰卒」者，卒，畢竟也。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畢了平生，故曰「卒」也。「士曰不祿」者，上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庶人曰死「者」，死者，漸也。漸是消盡無餘之目。庶人極賤，生無令譽，死絕餘芳，精氣一去，身名俱盡，故曰「死」。今俗呼「盡」爲漸，即舊語有存者也。云崩、薨異號，至葬同者，以臣子藏其君父，安厝貴賤同也。「在床曰尸」者，尸，陳也。古人病困，氣未絕之時，下置在地。氣絕之後，更還牀上。所以如此者，凡人初生在地，既病將死，故下復其初生，冀得脫死重生也。<sup>②</sup>若其不生，復反本床，既未殯斂，陳列在牀，故曰「尸」也。《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言形體在也。「在棺曰柩」者，柩，究也。三日不生，斂之在棺，死事究竟於此也。《白虎通》云：「柩，究也，久

①「祿」，浦鏜校云：「『祿』當衍字。」張敦仁《考異》云：「案《正義》云：『鄭知有德行』云云，是此句首無『祿』字明甚，有者衍耳。」

②「得脫」，原作「脫得」，據衛氏《集說》、《禮記纂言》及陳澧《禮記集說》乙正。



也，不復變也。」然「尸」、「柩」亦通名也。案《曾子問》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此謂小斂舉尸在爲柩也。《春秋左氏傳》「贈死不及尸」，是呼未葬之柩爲尸。「羽鳥」

至「曰漬」鳥獸死異名也。降，落也。羽鳥飛翔之物，今云其降落，是知死也。「四足曰漬」者，牛馬之屬也。若

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今云其「漬」，則知死也，異於人耳。《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公羊》

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注云：「痢者，民疾疫也。」然此云「漬」，彼云

「瘠」，字異而意同也。

「死寇曰兵」謂父祖死君之寇

而子孫爲名也。言人能爲國家捍難禦侮，爲寇所殺者，謂爲兵。兵，器仗之名，言其爲器仗之用也。故君恒祿恤其子孫，異於凡人也。故鄭云「當饗祿其後」，「春饗孤子」是也。「祭王」至「皇辟」此更爲神設尊號，亦廣其義也。

「王父」，祖父也。皇，君也。考，成也。此言祖有君德，已成之也。「王母曰皇祖妣」者，王母，祖母也。妣，嫜

也，言得嫜匹於祖也。

「父曰皇考，母曰皇妣」者，義如

上祖父母也。

「夫曰皇辟」者，辟，法也。夫是妻所取法

如君，故言君法也。

「皇君」至「法也」

正義曰：「皇，

君也。考，成也。辟，法也」，皆《釋詁》文也。

「生曰」至

「曰嬪」生時所稱也。①不言祖及夫者，以生號無別稱也。②「死曰考，曰妣，曰嬪」者，嬪，婦人有法度之名也。前是宗廟之祭，加其尊稱，故父母並曰「皇」也。此謂非祭時所稱也。③「嬪婦」至「婦功」正義曰：《周禮》

「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者，此證嬪有德之名。《周禮》以九嬪教官內之婦人學四德也。謂「九御」者，自世婦以下，九九而御者也。嬪所教，不教后、夫人及世婦，唯教九御而已。云「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者，此九嬪所教之事也。婦德，謂貞順也。婦言，謂辭令也。婦容，謂婉婉也。婦功，謂絲枲也。此生死異稱，出《爾雅》文，言其別於生時耳。若通而言之，亦通也。《尚書》云「大傷其考心」，④又云「聰聽祖考之彝訓」，《倉頡篇》云「考妣延年」，《書》云「嬪于虞」，⑤《詩·大明》云「曰嬪于京」，《周禮》九

①「生時所稱也」，衛氏《集說》此五字上有「父母妻」三字，疑是。

②「生號」，浦鏜據衛氏《集說》校云，當作「生時」。

③「其」，阮校云：「監、毛本『其』作『厥』，衛氏《集說》同。」

④「書」，原作「又」，據阮本改。

嬪之官，並非生死異稱矣。「壽考」至「不祿」此並是

有德未經仕而死者之稱也。壽考，老也。①短折，少也。

若有德不仕，老而死者，從大夫之稱，故曰「卒」也。若少而死者，則從士之稱，故曰「不祿」。

②「有德」至「之稱」

正義曰：鄭知「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若實是大夫士，前文已顯。今更別云「卒」與「不祿」，同大夫士之稱，故知堪爲大夫士而不爲者。《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與此不同者，此據年之老者從大夫之稱，少者從士之稱。《檀弓》不據年之老少，但據君子取終其成功，小人精神盡漸，與此別也。天子，視不上於衿，不下於帶。衿，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國君，綏視。視國君彌高。綏，讀爲「妥」。妥視，謂視上於衿。大夫，衡視。視大夫又彌高也。衡，平也。平視，謂視面也。士，視五步。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也。視大夫以上，上下遊目，不得旁。凡視，上於面則敖，傲則仰。下於帶則憂，憂則低。傾則姦。辟頭旁視，心不正也。傾，或爲「側」。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其臣視君尊卑有異之事。「天子，視不上於

衿」者，衿，謂朝祭服之曲領也。天子至尊，臣之所視，不得上過於衿，過衿則慢。供奉至尊，須承候顏色，又不得下過於帶。若下過於帶，則似自憂戚，②不供其事。

「國君，綏視」者，國君，諸侯也。妥，下也。若臣視君，目不得平看於面，當視面下衿上。既卑，稍得上視也。庾氏云：「妥，頽下之貌。前執器以心爲平，故以下爲妥。此視以面爲平，故妥下於面，則上於衿也。」「大夫，衡視」者，衡，平也。人相看，以面爲平。若大夫之臣視大夫，平看其面也。故前云「綏之」，③形大夫爲言。「士，視五步」者，若視大夫以上，唯直瞻上下，並不得旁視。若士之屬吏視士，亦不得高面下帶，而得旁視左右五步也。「凡視，上於面則敖」者，此解所以觀視有節限之義也。視人過高，則是敖慢。定十五年「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高，仰，驕也」。「下於帶則憂」者，若視過下，則似有憂。有

①「壽考」，原作「考壽」，據中國書店本、阮本乙正。

②「自」，阮本作「有」。

③「故前云綏之」，「之」原作「視」。按：此「前云」乃指上文「執天子之器」節之「大夫則綏之」，非指本節上文之「綏視」，因改。

憂，頭低垂。定十五年「魯公受玉卑，其容俯。卑，俯，替也」。又昭十一年「秋，會於厥慙，單子視不登帶」是也。

「傾則姦」者，傾，欹側也。若視尊者而欹側旁視，流目東西，則似有姦惡之意也。君命，大夫與士肄，肄，

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謂欲有所發爲也。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唯君命所在，就展習之也。官，謂板圖文書之處。府，謂

寶藏貨賄之處也。庫，謂車馬兵甲之處也。朝，謂君臣謀

政事之處也。朝言不及犬馬。非公議也。輟朝

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心不正，志不在君。

輟，猶止也。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固，謂不

達於禮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於朝廷言，

無所不用禮。**疏**正義曰：此節論臣事君，所在皆當謹

習其事。各隨文解之。「君命」，謂君有教命，有所營爲

也。其大夫則與士先習學所爲之事，備擬君之所使。

「在官言官」者，此是君命所使之事。言猶議也。若君命

之在官，則臣當展習言議在官之事。「在府言府」者，命

之在府，亦當習議在府之事也。「在庫言庫」者，命之在

庫，亦隨而習議在庫之事也。「在朝言朝」者，命之在朝，亦隨而習議在朝之事也。**注**「唯君」至「處也」正

義曰：知「官，謂板圖文書」者，與「府」相對。《周禮》內府之屬，皆主財貨，故知「官，謂板圖文書」，故《周禮》「八法治官府」。「朝言」至「以禮」此以下明，在朝言朝之事。

朝既如此，則官及府、庫可知也。朝是謀於政教之處也，不宜私褻論議以及犬馬也。「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者，輟，止也。異事，非常之事。異慮，非常之慮也。

臣於朝，矜莊儼恪，視不流目。若忽止朝而迴顧，此若非見異事，則心有異慮也。此由不先習也。「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者，固，陋也。若身無異事，心無異慮，忽止朝而顧，君子謂此爲固陋不達禮意也。魯哀公答孔子云「寡人固不固」是也。固，謂不達禮也。「在朝言

禮，問禮對以禮」者，朝事既重，謀政不輕，殷勤誠之：言及問、對，則宜每事稱禮也。故鄭注「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故《論語》云，孔子謂顏回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也。大饗不問卜，祭五帝於

明堂，莫適卜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不饒

富。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疏**正義曰：此

富。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疏**正義曰：此

「大饗」，總祭五帝，其神非一，若卜其牲日，五帝總卜而已，不得每帝問卜。若其一問卜，神有多種，恐吉凶不同，故鄭云「莫適卜」，總一卜而已。「不饒富」者，富之言備也。雖曰大饗諸帝，配以文、武，然禮數有常，取備而已。不得以其大饗，豐饒其物，使之過禮。此經直云「大饗」，鄭知「祭五帝於明堂」者，以其上文云「不問卜」，又與《月令》「季秋，大饗帝」同，諸帝皆在，不得每帝問卜。若其祫之大饗，則《周禮·宗伯》「享大鬼」皆卜，不得云「不問卜」，知非大祫也。鄭引《郊特牲》云「郊血，大饗腥」者，取「大饗」二字，以證此「大饗」之文。其實彼「大饗」文在「郊」下，謂祫祭也。然此祭五帝莫適卜，而雩總祭五帝得每帝問卜者，以雩祭為百穀祈雨，非一帝之功，故每帝適卜。至於大饗之時，歲功總畢，配以文、武，祭報其功，不須每帝皆卜，故唯一卜而已。凡摯，天子鬯，諸侯

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為摯者，所以唯用告神為至也。①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說者以匹為鵠。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非為禮之處，用時物相禮而已。纓，馬繫纓

也。拾，謂射鞬。婦人之摯，棊、榛、脯、脩、棗、栗。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棊，榛，木名。棊，枳也。②有實，今邛、郫之東食之。榛實似栗而小。疏正義

曰：「天子鬯」者，釀黑黍為酒，其氣芬芳調暢，故因謂為鬯也。天子無客禮，必用鬯為摯者，天子弔臨，適諸侯，必舍其祖廟。既至諸侯祖廟，仍以鬯禮於廟神，以表天子之至，故鄭注《鬯人》亦然也。「諸侯圭」者，謂公、侯、伯也。公、侯、伯用圭，子、男則用璧，以朝王及相朝聘，表於至也。此唯云「圭」，不言「璧」者，略可知也。「卿羔」者，鄭注《宗伯》云：「羔，小羊，取其群而不失類也。」《白虎通》云：「羔，取其群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黨也。」《周禮》云「公之孤，以皮帛」，若諸侯適子被王命者，各下其君一等。公之子，如侯伯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執

①「所以唯用告神為至也」，各本同，唯《通典》卷七十五引作「所以灌用告神」。

②「棊枳也」，阮校云：「段玉裁云：《釋文》作「枳枳」，《內則》注亦有「棊，枳枳也」。盧文弨云：「足利、古本作「棊，枳枳也」，與《釋文》合。案《通典》七十五作「棊，枳根也」。『根』當為「棊」字之譌。」

一五七

璧，子男之子，命與未命者，皆以皮帛繼子男也。「大夫鴈」者，鄭注《宗伯》云：「鴈，取其候時而行也。」《白虎通》云：「鴈，取飛有行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則當以正道事君也。「士雉」者，雉取性耿介，唯敵是赴。士始升朝，宜爲赴敵，故用雉也。羔鴈生執，雉則死持，亦表見危致命，《書》云「一死」是也。故鄭注《宗伯》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也。」然《白虎通》云：「雉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撓之則威，<sup>①</sup>死不可畜也。士行威介，守節死義，不當移。士摯，冬雉夏豚也。」「庶人之摯匹」者，匹，鵠也。野鴨曰鵠，家鴨曰鵠。鵠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故鄭注《宗伯》云「鵠，取其不飛遷」。《爾雅·釋鳥》云：「舒鵠，鵠。」郭景純云：「鵠，音木。」<sup>②</sup>舍人及李巡云：「鵠，野鴨名。鵠，家鴨名。」某氏云：「在野舒飛，<sup>③</sup>遠者爲鵠。」「童子委摯而退」者，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伉之儀，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辟之。然童子之摯，悉用束脩也。故《論語》云孔子「自行束脩以上，則吾未嘗無誨焉」，是謂童子也。然凡用牲爲摯，主人皆食之。故《司士》云「掌摯士者，膳其摯」，鄭司農云「王食其所執羔鴈之摯」，玄謂「膳者，人於王之膳人」。**■**摯之「至」至也」正義曰：鄭

知然者，以上文云「天子臨諸侯，畛於鬼神」，又《鬯人》云「供介鬯」，是天子於諸侯有告神之義。「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謂人在野外軍旅之中，或應相見而無物可持爲摯者，則不以舊禮，當隨時所用。纓，謂馬繁纓，即馬鞅也。拾，射韞也。矢，猶箭也。軍在野，無物，故用此爲摯可也。不直云「軍中」而云「野外」者，若軍在都邑中，則宜依舊禮，不可用軍物也。云若非軍中而在野外，亦申時物，<sup>①</sup>或纓、拾之徒，隨所有也。舉一隅耳，觸類而長之，則若土地無正幣，則時物皆可也。「婦人之摯，棗、脯、脩、棗、栗」婦人無外事，唯初嫁用摯以見舅姑，故用此六物爲摯也。棗，即今之白石李也，形如

①「則」，陳立《白虎通疏證》作「以」，孫詒讓《校記》以爲可從。

②「音木」，孫詒讓《校記》云：「音木」，郭注無。」

③「在野舒飛」，孫詒讓《校記》云：「舒」下當有「翼」字。《內則》疏引某氏云「在野舒翼飛，遠者爲鵠」，是其證。」

④「申」，《考文》云：「謹按：恐『用』字誤。」按：其說是。《五禮通考》（通行本與文淵閣庫本）卷二二二引孔疏即作「用」。蓋形近而誤。

珊瑚，味甜美。榛，似栗而小也。脯，腠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者。所以用此六物者，棋訓法也。榛訓至也。脯，始也。脩，治也。棗，早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脩身早起肅敬也。故后、夫人以下皆以棗栗爲摯，取其早起戰栗自正也。必知以名爲義者，案莊二十四年《左傳》云：「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見榛是虔義之名，明諸物皆取名爲義。案《昏禮》，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脩，其榛、棋所用無文。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納女，猶致女也。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酒漿、埽灑，婦人之職。疏正義曰：納，猶致也。致者，壻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而爲此辭。姓，生也，言致此女備王之后妃以下百二十人以生廣子孫，故云「百姓」也。於國君曰「備酒漿」者，致女於諸侯也。酒漿是婦人之職也，故送女而持此爲辭。轉卑，不敢言「百姓」也。詩云「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是也。「於大夫曰備埽灑」，彌賤也，不敢同諸侯，故不得言「酒漿」也。唯及大夫，不及士者，士

卑故也。諸侯功成，得備八妾，重國廣嗣也。注「納女」至「之職」正義曰：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此云「納女」，故云「納女，猶致女也」。知「壻不親迎，嫁女之家使人致女」者，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而天子亦有親迎以否者，《異義》云：「《禮》戴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①鄭《駁異義》云「文王迎大姒，親迎於渭」，又引孔子答哀公：「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君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若不親迎，則宜致女云「備百姓」也。

### 禮記正義卷第七

① 「夫」字原脫，據中國書店本、阮本補。

## 禮記正義卷第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 檀弓第四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姓檀，名弓。今山陽有檀氏。此於《別錄》屬《通論》。」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案子游譏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又檀弓亦譏仲子舍適孫而立庶子，其事同。不以子游名篇，而以檀弓爲首者，子游是孔門習禮之人，未足可嘉，檀弓非是門徒而能達禮，故善之，以爲篇目。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故爲非禮以非

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閒語助也。前，猶故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腓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伯子爲親者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據周禮。疏「公儀」至「立孫」正義曰：此一節論仲子廢適立庶，爲檀弓所譏之事。公儀仲子身今喪亡，檀弓與之爲友，又非處他邦，爲之著免，故爲重服，譏其失禮。所以譏者，仲子適子既死，舍其適孫而立其庶子。檀弓居在賓位而言曰：「何居？」居是語辭，言仲子舍適孫立庶子是何道理乎？「我未之前聞」，前猶故

也，言我未聞故昔有此事。既言之後，乃從賓位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問之曰：「仲子舍其適孫而立庶子，是何禮也？」伯子爲仲子隱諱，乃言曰：「仲子雖生周世，猶上行古之道也。」言「亦」者，餘人有行古之道，仲子亦如餘人，故云「亦」也。即引文王、微子之事爲古之道也。更繼之云：仲子亦猶行古之道，與文王、微子無異。子游以此爲疑，問諸孔子。孔子以仲子周人，當從周禮，不得立庶子，當立孫也。

**注**《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正義曰：知者，《喪服記》云若他邦來，還家而無主，猶爲之免，故鄭注云「歸有主人，乃止」，明無主猶袒免也。若朋友俱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總之環經。若一在一否，亦然。知者，以云「皆在他邦，乃袒免」，明不皆在者則否。

**注**「公儀，蓋魯同姓」。正義曰：知者，案《史記》魯相公儀休，此云子服伯子是魯人，故疑魯同姓也。知同姓者，以《春秋》有公鳥、公若、公儀，同稱「公」，故知同姓也。

**注**「去賓一至「大夫」」。正義曰：案賓位之法，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主位，有事在西階下，則賓亦入門西，弔於西階下。故《士喪禮》「君使人綖，主人拜送。拜賓，即位西階下，東面」，鄭云：「未忍即主人位也。」小斂之後，尸則出堂廉，然後有飾，主人位則在阼階下，西

面。賓弔者入門東，於東階下弔也。故《士喪禮》小斂訖，故「上舉，男女奉尸，俛於堂。主人降自西階，即位踊，襲經于序東」，鄭云「即位踊，東方位也」。則衆主人不接賓，發初在東耳。而檀弓之來者，當在小斂之前，初于西階行譏弔，而主人未覺，後乃趨嚮門右問伯子焉。必知小斂前者，以仲子初喪，即正適庶之位故也。未小斂而著免者，故爲非禮之弔，亦異常也。然則子游之弔惠子，是小斂後也，故服衰而在門東。故鄭云「大夫家臣，位在賓後」，又云「在門內北面」。云「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者，案《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云「蓋」者，彼云「子服景伯」，此云「子服伯子」，不同，故云「蓋」。景是謚，伯是字也。注「文王之立武王，權也」。正義曰：案文王在殷之世，殷禮，自得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而言「權」者，殷禮，若適子死得立弟也。今伯邑考見在而立武王，故云「權也」。故《中候》云：「發行誅紂，且弘道也，是七百年之基驗也。」事親有隱而無犯，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左右就養無方，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人。服勤至死，



致喪三年。勤，勞辱之事也。致，謂戚容稱其服也。

凡此，以恩爲制。事君有犯而無隱，既諫，人有問其

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若齊晏子爲晉叔向言之。左右

就養有方，不可侵官。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事師無犯無隱，

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心喪，

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爲制。

**疏**「事親」

至「三年」正義曰：此一節論事親、事君及事師之法，臣子著服之義。各依文解之。注「無犯」至「幾諫」正義

曰：據親有尋常之過，故無犯。若有大惡，亦當犯顏。故

《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是也。《論語》曰

「事父母幾諫」，是尋常之諫也。注「左右」至「常人」

正義曰：凡言「左右」者，據僕從之臣，故立有左右僕從之

官位。此「左右」，言「扶持之」，謂子在親左相右相而奉持

之。云「子則然，無常人」，然，猶如是也。但是子則須如

是，或左右奉持不常，遣一人在左，一人在右，故云「無常

人」。注「勤勞」至「爲制」正義曰：言「服勤」者，謂服

持勤苦勞辱之事。云「致，謂戚容稱其服也」者，致之言

至也，謂哀情至極而居喪禮，故云「致，謂戚容稱其服也」。上《曲禮》云「五十不致毀」，與此同。云「凡此，以恩爲制」者，凡上三事，對下君與師，故云「以恩爲制」。

**注**「既

諫」至「言之」正義曰：知既諫而後人有問其國政可以語

其得失者，昭三年《左傳》云，晏子謂景公曰：「小人近市，

朝夕得所求。」景公曰：「子近市，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

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諫景公重刑。後

及其聘晉，與叔向言，齊國之政，將歸陳氏，「景公厚斂焉，

陳氏厚施焉」。是既諫得言君之過。若其未諫而言君過，

則不可。故昭三年子大叔如晉，張趯與子大叔言云：「火

星中而寒暑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未曾諫君，輒言君

德之退，故傳云「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是其

被譏也。魯昭公取同姓，孔子不仕昭公，既先諫，所以《論

語》稱孔子爲昭公諱而稱「丘也過」者，聖人含弘勸獎，寧

過歸己，非實事也。若史策書，理則不一。若其良史直

筆，不隱君過，董狐書「趙盾弑君」及丹楹、刻桷之屬是也。

若忠順臣，則諱君親之惡者，《春秋》辟諱皆是。故僖元年

《左傳》云「諱國惡，禮也」。

**注**「不可侵官」正義曰：案

成十六年《左傳》云晉楚戰于鄢陵，時樂書將中軍，樂鍼爲

晉侯車右。晉侯陷於淖，樂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

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時樂書棄元帥之任，<sup>①</sup>欲載晉侯，是侵官也，故云「不可侵官」。此謂君有平常小事，若有危難，當致死。故《論語》云：「事君能致其身。」<sup>②</sup>「方喪，資於事父」正義曰：方，謂比方也，謂比方父喪禮以喪君，故云「資於事父」。資，取也，取事父之喪禮以喪君。但居處、飲食同耳，不能「戚容稱其服」。

「心喪」至「爲制」正義曰：凡親有冥造之功，又有生育之惠，故懷哀戚之痛，同君衰服之限。君則徒有榮身顯親之事，而無冥造生育之功，故唯服麤衰，表盡哀戚。師則以恩愛成己，有同於親，故不爲制服，故云「心喪，戚容如喪父」，爲恩愛成己故也。云「而無服」者，既無親之冥造，又無君之榮顯，故無服也。云「以恩義之間爲制」者，「無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兼有親恩君義，故言「恩義之間爲制」。但子之事親，本主恩愛，不欲聞親有過惡，故「有隱」，不欲違親顏色，故「無犯」。臣之事君，利在功義，若有惡不諫，社稷傾亡，故「有犯」，君之過惡，衆所同知，故云「無隱」也。季武子成寢，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人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

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自見夷人冢墓以爲宅，<sup>②</sup>欲文過。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

疏「季武」至「之哭」正義曰：此一節明不奪人之恩，兼論夷人冢墓爲寢欲文過之事。各隨文解之。

「武子」至「孫夙」正義曰：案《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行父生夙」，夙是公子友曾孫也。

「自見」至「文過」正義曰：言「文過」者，武子自云合葬之禮非古昔之法，從周公以來始有合葬，至今未改。我成寢之時，謂此冢墓是周公以前之事，不須合葬，故我夷平之以爲寢。不肯服理，是文飾其過。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與孔子合葬於防同。又案《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阿、盆成逆後喪，<sup>③</sup>並得附葬景公寢中，與此同也。「吾許」至「何居」「吾許其大」者，聽之將喪而人葬，是許其大。「不許其細」，哭是細也。

①「時」，原作「詩」，據阮本改。

②「宅」，阮本作「寢」，閩、監、毛本同。

③「逆」，孫詒讓《校記》云：「今本《晏子春秋》作「适」。」

「何居」，居，語辭。既許其大而不許其細，是何道理？故云「何居」？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子上，孔子曾孫

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門人問諸子思曰：

「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

禮，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不服耳。「子之不使白

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

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污猶

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伋則安能！自予不能

及。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

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

子思始也。記禮所由廢，非之。**疏**「子上」至「始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子上不喪出母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禮爲」至「服耳」正義曰：案《喪服》齊衰杖期章「出

妻之子爲母」，又云「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

傳云「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子思既在，子

上當爲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云「子之先君子」，謂

孔子也，令子喪出母乎？子思曰「然」。然，猶如是也，言

是喪出母故也。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猶哭，是喪出母

也。「子思」至「而污」道，猶禮也。言吾之先君子無

所失道，道有可隆則從而隆，謂父在爲出母宜加隆厚，爲

之著服。「道污」者，污猶殺也。若禮可殺則從而殺，謂父

卒，子爲父後，上繼至尊，不敢私爲出母，禮當減殺，則不

爲之著服。「伋則安能」者，子思自以才能淺薄，不及聖

祖，故云伋則何能！鄭云「自予不能及」，予猶許也，自許

不能及也。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

也。此殷之喪拜也。顙，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稽

顙而后拜，順乎其至也。此周之喪拜也。顙，至

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三年之喪，吾從其至

者。」重者尚哀戚，自期如殷可。**疏**「孔子」至「至者」

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喪拜之異也。「拜」者，主人孝子

拜賓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顙然，不逆之意也。拜

是爲賓，稽顙爲己，前賓後己，各以爲顙然而順序也。

「稽顙而后拜，順乎其至也」者，顙，惻隱貌也。先觸地無

容，後乃拜賓也。是爲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三年

之喪，吾從其至者」，孔子評二代所拜也。至者，謂先稽顙

後拜也。重喪主貌惻隱，故三年喪則從其顙至者也。

**注**「重者」至「殷可」正義曰：三年之喪，尚哀戚則從周，

自期以下如殷可。此經直云「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后拜」，鄭知「拜而后稽顙」是殷之喪拜，「稽顙而后拜」是周之喪拜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故下《檀弓》云「殷人既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殷以慤，吾從周」。又云「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皆以殷、周相對，故知此亦殷、周相對也。知並是殷、周喪拜者，此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明非三年喪者，則從其順，故知並是喪拜。但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緦麻以上，皆拜而后稽顙，以其質故也。<sup>①</sup>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鄭知殷先拜而后稽顙，周先稽顙而后拜者，以孔子所論，皆先殷而后周。今「拜而后稽顙」，文在其上，故為殷也。「稽顙而后拜」，文在其下，故為周也。且下《檀弓》云「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示不為後也。若為後，當稽顙而后拜也。重耳既在周時，明知先稽顙而后拜者。若然，《士喪禮》既是周禮，所以「主人拜稽顙」，<sup>②</sup>似亦先拜而后稽顙者，《士喪禮》云「拜稽顙」者，謂為拜之時先稽顙。其《喪大記》每「拜稽顙」者，與《士喪禮》同。案《晉語》云「秦穆公弔重耳，重耳再拜，不稽顙」，與下篇「重耳稽顙不拜」文異者，《國語》之文不可用。此「稽顙而后拜」，即《大祝》「凶拜」之下，鄭

注「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此「拜而后稽顙」，即《大祝》「吉拜」鄭注云「謂齊衰不杖以下者」。鄭知凶拜是三年服者，以《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喪拜即凶拜。鄭又云「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杖者亦用凶拜者。<sup>③</sup>知齊衰杖用凶拜者，以《雜記》云「父母在，為妻，不杖不稽顙」。明父母歿為妻，杖得稽顙也。是知杖齊衰得為凶拜。若然，《雜記》云「二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則杖期以下，皆用吉拜。今此杖期得用凶拜者，《雜記》所云，大判而言，雖有杖期，緦屬三年之內。熊氏以為《雜記》所論，是拜問、拜賜，故杖期亦屬吉拜。必知然者，以鄭注《大祝》「凶拜」云「三年服者」，是用《雜記》之文解以「凶拜」之義，則拜賓、拜問、拜賜不得殊也。且《雜記》「問與？賜與？」於拜文上下不相接次，不可用也。《周禮·大祝》「一曰稽首」，鄭云「頭至地」。案《中候我應》云「王再拜稽首」，鄭云「稽首，頭至

① 「以其」，阮校云：「闕、監、毛本作『殷尚』。」

② 「以」，阮校云：「監、毛本作『云』。」

③ 「則齊衰杖者亦用凶拜者」，浦鏗校云，下「者」字當衍文。

手也。」<sup>①</sup>此即臣拜君之拜。故《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故下《曲禮》云「大夫之臣不稽首」，<sup>②</sup>則大夫於君得稽首。「二曰頓首」，鄭曰「頭叩地」，不停留也。此平敵以下拜也，諸侯相拜則然，以其不稽首，唯頓首也。「三曰空首」，鄭云：「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以其與拜手是一，故為「頭至手」也。此答臣下之拜。其敵者既用頓首，故知不敵者用空首。「四曰振動」，鄭云「戰栗變動之拜」，謂有敬懼，故為振動。故《尚書·泰誓》「火流為烏，王動色變」是也。「五曰吉拜」者，謂先作頓首拜，後作稽顙，故鄭康成注「與頓首相近」。「六曰凶拜」者，既重於吉拜，當先作稽顙，而後稽首。<sup>③</sup>「七曰奇拜」，<sup>④</sup>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鄭康成云：「一拜，答臣下。」然《燕禮》、《大射》「公答再拜」者，為初敬之為賓，尊之，故再拜。燕末無筭爵之後，唯止一拜而已。「八曰褒拜」者，鄭大夫云：「褒，讀為報。報拜，再拜也。」鄭康成云：「再拜，拜神與尸。」「九曰肅拜」者，鄭司農云「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介者不拜」，引成十六年「為事故，敢肅使者」。此禮拜體為空首，一拜而已，其餘皆再拜也。其肅拜或至再，故成十六年晉卻至「三肅使者」。此肅又謂婦人之拜，故《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是

也。孔子既得合葬於防，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古，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東西南北，言居無常也。<sup>⑤</sup>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孔子先反，當脩虞事。門人後，雨甚至。後，待封也。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言所以遲者，脩之而來。孔子不應。以其非禮。三，三言之，以孔子

① 「頭至手」，阮校云：「監、毛本『手』作『地』。」按作「地」與《周禮·春官·大祝》注合。

② 「故下曲禮云」，按「下曲禮」三字，蓋「郊特牲」之誤，以引文見《郊特牲》故也。

③ 「稽」，浦鏜校云：「稽」當作「頓」。

④ 「七」，原作「士」，據足利本、阮本改。

⑤ 「常」，張敦仁《考異》云：「各本『常』下有『處』字。案《釋文》以『常處』作音，故各本據增也。」

不聞。<sup>①</sup>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脩，猶治也。**疏**「孔子」至「脩墓」正義曰：此一

節論古者不脩墓之事。各依文解之。天子之墓，丈，諸侯八尺，其次降差以兩。「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今既東西南北，不恒在鄉。若久乃歸還，不知葬之處所，故云不可以不作封墳，記識其處。

**注**「周禮」至「士制」正義曰：引《周禮·冢人》，云「高四尺，蓋周之士制」者，其父梁紇雖爲大夫，《周禮》公侯伯之大夫再命，與天子中士同。云「周之士制」者，謂天子之士也。「曰：防墓崩」防地之墓，新始積土，遇甚雨而崩。

庾蔚云：「防守其墓，備擬其崩。」若如庾之言，墓實不崩，鄭何以言「脩之而來」？孔子何以言「古不脩墓」？違經背注，妄說異同，非也。「孔子泫然流涕」自傷脩墓違

古，致令今崩，弟子重脩，故流涕也。孔子哭子路於

中庭，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有人弔者，而

夫子拜之。<sup>②</sup>爲之主也。既哭，進使者而問

故。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使者曰：

「醢之矣。」時衛世子蒯聵篡輒而立，子路死之。醢之

者，不欲啗食，以怖衆。遂命覆醢。覆，棄之，不忍食。

**疏**「孔子」至「覆醢」正義曰：此一節論師資之恩，兼明

子路死之意狀。**注**「寢中」至「親之」正義曰：下文云

「師，吾哭諸寢」。今哭子路於中庭，故云「與哭師同，親

之」。若其不親，當哭於寢門外，與朋友同。故下云「朋

友，哭諸寢門外」。案《奔喪》云「師，於廟門外」者，謂周禮

也，下文據殷法也。**注**故，謂死之意狀正義曰：案

哀十五年《左傳》云：「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

其死矣。』」則是預知。所以進使者問故者，以子路忠而好

勇，必知其死難，但不知其死之委曲，更問之也。**注**「時

衛」至「怖衆」正義曰：案哀十五年《左傳》云，蒯聵潛入

孔悝之家，與伯姬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子

路人，逐之，至臺下，且曰：「夫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

叔。」夫子聞之，懼，下石乞、孟賁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

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注云：「不使冠在地。」遂結纓

而死。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

<sup>①</sup>「聞」，撫本作「問」。張敦仁《考異》以作「聞」者誤。

<sup>②</sup>「夫」，原作「天」，據《唐石經》改。

焉。」宿草，謂陳根也。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

**疏**

「曾子」至「哭焉」 正義曰：曾子，孔子弟子，姓曾，名參，

字子輿，魯人也。「宿草」，陳根也。草經一年，則根陳也。

朋友相為哭，一期，草根陳，乃不哭也。所以然者，朋友雖

無親而有同道之恩。言朋友期而猶哭者，非謂在家立哭

位以終期年。張敷云：「謂於一期之內，如聞朋友之喪，或

經過朋友之墓，及事故須哭，如此則哭焉。若一期之外，

則不哭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

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

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

矣。言其日月，欲以盡心脩備之。附於身，謂衣衾。附

於棺，謂明器之屬。喪三年以為極亡，去已久遠而

除其喪。則弗之忘矣。則之言曾。故君子有終

身之憂，念其親。而無一朝之患。毀不滅性。

故忌日不樂。一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

**疏**

「思」至「不樂」 正義曰：此節論喪之初死及葬送終之

具，須盡孝子之情，及思念父母不忘之事。今各隨文解

之。「三日而殯」者，據大夫士禮，故云「三日」也。

「凡附於身者」，謂衣衾也。夫祀必求仁者之粟，故送終之物，悉用誠信，必令合禮，不使少多非法，<sup>①</sup>後追悔咎焉耳矣」者，助句之辭。

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者，三月而葬，亦大夫士禮也。

附，謂明器之屬。亦當必誠信，不追悔也。

**注**「言其」至

之屬」 正義曰：此「言其日月，欲以盡心脩備之」，鄭意

但言「凡附身、附棺」自足，又更云「三日」、「三月」，<sup>②</sup>言棺

中物少者，三日之期，家計可使量度，則必中，棺外物多，

三月之賒，思付必就，故言日月，欲見宜慎也。云「謂明器

之屬」者，案《既夕禮》除明器之外，有「用器：弓矢、耒耜、

兩敦、兩杆、槃匱。燕樂器：甲、冑、干、箚、杖、笠、屨」等，

故云「之屬」也。「喪三年以為極亡」 此亦子思語辭

也。言服親之喪，以經三年，以為極亡，可以棄忘，而孝子

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注云「則之言曾」，故君子

有終竟己身，恒慘念親，此則是不忘之事。雖終身念親，

而不得有一朝之閒，有滅性禍患。恐其常毀，故唯忌日不

為樂事，他日則可，防其滅性故也。所以不滅性者，父母

①「多」，阮本作「有」。

②「三日」，原作「二日」，據阮本改。

生已，欲其存寧。若滅性，傷親之志，又身已絕滅，無可祭祀故也。**注**，謂死「至」吉事。正義曰：下篇「子卯」爲

人君忌日，恐此忌日亦爲子卯，故云「謂死日」也。言「忌」者，以其親亡忌難，吉事不舉之。

**孔子少孤，不知其**

**墓**，孔子之父邾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

徵在恥焉，不告。殯於五父之衢。欲有所就而問之，

孔子亦爲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已。欲發問端。

五父，衢名，蓋邾曼父之鄰。人之見之者，皆以爲

葬也。見柩行於路。其慎也，蓋殯也。慎，當爲

「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輊。葬引，飾棺

以柳翼。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

禮。問於邾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曼父

之母與徵在爲鄰，相善。鄰有喪，舂不相。里有

殯，不巷歌。皆所以助哀也。相，謂以音聲相勸。喪

冠不綏。去飾。**疏**「孔子」至「於防」正義曰：此一

節論孔子訪父墓之事。云孔子既少孤失父，其母不告父

墓之處。今母既死，欲將合葬，不知父墓所在。意欲問

人，故若殯母於家，則禮之常事，他人無由怪已。故殯於

五父之衢，欲使他人怪而致問於已。外人見柩行路，皆以爲葬。但葬引柩之時，飾棺以柳翼。其殯引之禮，飾棺以輊。當夫子飾其所引之棺以輊，故云「其引也，蓋殯也」。

殯不應在外，故稱「蓋」，爲不定之辭。於時邾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相善，見孔子殯母於外，怪問孔子。孔子因其所

怪，遂問邾曼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而後得以父母尸柩合葬於防。

**注**「孔子」至「不告」正義曰：案《史記·孔

子世家》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鄭用《世家》之文，故注言「野合」，不備於禮也。若《論語》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及「野哉由也」，非謂草野而合也。但徵

在恥其與夫不備禮爲妻，見孔子知禮，故不告言。「不知其墓」者，謂不委曲適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處。

其或出辭人告，摠望本處而拜。今將欲合葬，須正知處所，故云「不知其墓」。今古不知墓處，於事大有。而講者

誼誼，競爲異說，恐非經記之旨。案《家語》云：「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顏父有三女，顏父謂其三女曰：『邾大夫身長七尺，武力絕倫，年餘七十，誰能與之爲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爲妻而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王肅



據《家語》之文，以爲《禮記》之妄。又《論語緯撰考》云：①

「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今鄭云「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於《家語》文義亦無殊。何者？七十之男，始取徵在，灼然不能備禮，亦名「野合」。又徵在幼少之女，而嫁七十之夫，是以羞慚，不能告子。又梁紇生子三歲而後卒，是「孔子少孤」。又與《撰考》之文禱尼丘山而生孔子，於野合之說，亦義理無妨。鄭與《家語》、《史記》並悉符同，王肅妄生疑難，於義非也。

注「慎當」至「知禮」正義曰：挽柩爲引，無名慎者。以

「慎」、「引」聲相近，故云「慎，當爲引」。云「禮家讀然」者，然，猶如是也。言禮家讀如是「引」字。故《大司徒》云「大喪，屬其六引」，是讀引也。云「殯引，飾棺以輶」者，案《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道，其輶有祔，緇布裳帷。輶爲赤色。大夫布裳帷。士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大夫以下雖無輶，取諸侯輶同名，故「飾棺以輶」。云「葬引，飾棺以柳翬」者，案《喪大記》云：「君龍帷，黼荒，黼翬二，黻翬二，畫翬二。大夫畫帷，畫荒，黻翬二，畫翬二。士布帷，②布荒，畫翬二。」在上曰荒，在旁曰帷，摠謂之柳，故云「飾棺以柳翬」。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也。有虞

氏上陶。夏后氏聖周，火執曰聖。燒上治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弟子職》曰：「右手折聖。」殷人棺槨，槨，大也，以木爲之。言槨大於棺也。殷人上梓。周人牆置翬。牆，柳衣也。③凡此，言後王之制文。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略未成人。疏「有虞」至「之殤」正義曰：此一

節論棺槨所起及用棺槨之差。各隨文解之。

注「始不」

至「上陶」正義曰：案《易·下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大過》者，《巽》下《兌》上之

①「論語緯撰考」，浦鏜校云：「『緯撰考』當作『撰考識』。」按孫穀《古微書》卷二五云：「《論語》不入經，亦不立緯，唯識八卷。」浦校是。

②「士」，原作「七」，據阮本改。

③「牆柳衣也」，阮校引浦鏜云，據卷七「飾棺牆」疏，則此注本無「衣」字。張敦仁《考異》說同。按阮本卷七，即此本之卷十。

卦。初六在《巽》，體《巽》爲木。上六位在巳，巳當《巽》位，《巽》又爲木。二木在外，以夾四陽。四陽互體爲二《乾》，《乾》爲君父。一木夾君父，是棺槨之象。今虞氏既造瓦棺，故云「始不用薪」。然虞氏瓦棺，則未有槨也，《繫辭》何以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連言「槨」者，以「後世聖人」，其文既廣，遠探殷周，而言喪期，有虞氏則然。故《尚書》云：「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云「有虞氏上陶」者，案《考工記》陶人造瓦器，故引之證瓦棺。

「折塋」正義曰：「火孰」者，以《弟子職》云折燭之炎燼名之曰塋，故知塋是火孰者。云「燒土治以周於棺也」者，謂鑿土爲陶冶之形，<sup>①</sup>大小得容棺，故云「燒土治以周於棺也」。云「或謂之土周，由是也」者，《曾子問》云：「下殯土周，葬於園。」云「由是」者，燒土周棺，得喚作土周。引《弟子職》者，證「火孰曰塋」之意。案《管子》書有《弟子職篇》云：「左手秉燭，右手正塋。」鄭云「折塋」者，即是正除之義。**「槨大」至「上梓」**正義曰：「槨」聲與寬廓相近，故云「大於棺也」。「殷人上梓」，亦《考工記》文，引之以證槨也。《考工記》又云：「夏后氏上匠。」於塋周不引之者，以匠無所不爲，非獨塋周而已，故不引也。《考工記》又云：「周人上輿。」輿非牆之事，故於「周人牆置嬰」亦不引

之也。**「牆柳」至「制文」**正義曰：案《喪大記》注

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衣柳，則以帷荒之內木材爲柳。其實，帷荒及木材等摠名曰柳。故《縫人》云「衣嬰柳之材」，注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是帷荒摠稱柳也。云「凡此，言後王之制文」者，凡謂虞、夏、殷、周，有虞氏唯有瓦棺，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塋周，殷則梓棺替瓦棺，又有木爲槨，替塋周。周人棺槨，又更於槨傍置柳置嬰。是後王之制，以漸加文也。夏言「后」者，《白虎通》云：「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夏對殷、周稱「人」，故言「后」，見受之於君。虞則不對殷、周，自五帝之內，雖受於君，不須稱「后」也。夏后氏尚黑，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大事斂用昏，昏時亦黑。此大事，謂喪事也。戎事乘驪，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爾雅》曰：「駟：牝，驪；牡，玄。」牲用玄。玄，黑類也。殷人尚白，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大事斂用日中，日中時亦白。戎事乘翰，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牲

①「鑿」，阮校云：「監、毛本作「塋」，衛氏《集說》同。」

用白。周人尚赤，以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

大事斂用日出，日出時亦赤。戊事乘駟，駟，駟馬

白腹。牲用騂。騂，赤類。疏「夏后二至用騂」正義

曰：此一節論三代正朔所尚色不同。各依文解之。「夏

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略說》云：

「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

有三王。王特一生死。」又《春秋緯元命苞》及《樂緯稽耀

嘉》云：「夏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

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臨》，

注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

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又《三正記》

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

正朔三而改也。鄭注《尚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

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

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爲正，尚白，

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繒」。高辛氏以十二月爲正，尚黑，故

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尚赤，故

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有少皞以十二月爲正，<sup>①</sup>尚白。

黃帝以十二月爲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女

媧以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犧以上，未有聞焉。《易·說

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犧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

正當從伏犧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質法天地。文法天，質

法地。周文，法地而爲天正，殷質，法天而爲地正者，正

朔、文質不相須，正朔以二而改，文質以二而復，各自爲

義，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爲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

始生，爲下物得陽氣，<sup>②</sup>微稍動變，故爲天統。建丑之月

爲地統者，以其物已吐牙，不爲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

爲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萌芽，故爲地統。建寅之月爲

人統者，以其物出於地，人功當須修理，故謂之人統。統

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爲正者，

以其此月物生微細，又是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

微細，又取其歲初，爲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繼不

同，故各改正朔，不相襲也。所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

來。故《禮緯稽命徵》云：「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

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

是天之所命，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逐所尚，不必皆然。

①「有」，阮本作「帝」，疑是。

②「下」，浦鏜校曰：「『百』誤『下』，從《論語疏》校。」

故天命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洛予命》云：「湯觀於洛，沉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泰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王舟。」是符命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尚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注：昏時「至」事也。正義曰：知「大事」是喪事者，以其與「斂」文連，故知大事是喪事也。

注《爾雅》曰：「駮：牝，驪，牡，玄。」正義曰：引《爾雅·釋畜》文「駮：牝，驪，牡，玄」，謂七尺曰駮，牝者色驪，<sup>①</sup>牡者色玄。引之者，證驪是玄之類也。案《度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凡馬皆有驪牡玄，<sup>②</sup>獨言「駮」者，舉中以見上下，明其諸馬皆然。或《爾雅》釋《詩》云「駮牝」，郭璞注：「玄駒，小馬。」稍異鄭也。注「玄黑類也」。正義曰：案《周禮·考工記》

「七人為緇」，鄭云：「玄則六人者與？」是「玄，黑類」。

注「翰白」至「翰如」。正義曰：所引《易》者，《易·賁卦》：「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賁》，《離》下《艮》上，鄭注云：「六四，《賁》爻也，有應於初九，欲白飾以適初，既進退未定，故皤如也。白馬翰如，設九三位在辰，<sup>③</sup>得巽氣，為白馬。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引此

者，證翰為白色。案彼以「幹」為「翰」者，以「翰如」「白馬」連文，故以翰為幹。望經為義，以此不同。注：物萌色

赤。正義曰：案上「殷尚白」之下注云「物牙色白」，此「萌色赤」，不同者，萌是牙之微細，故建子云「萌」，建丑云「牙」。若散而言之，萌即牙也。故《書傳略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此皆據一種之草，大汎而言，故建子始動，建寅乃出。至如薺麥以秋而生，《月令》「仲冬，荔挺出」，不在此例也。此文質雖異，殷質周文，大汎言之，乃前代質後代文也。故《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是也。注：驪，駮馬白腹。正義曰：《爾雅·釋畜》文，

武王伐紂所乘也。故《詩》云「駮駮彭彭」，毛傳云：「上周下殷。」故周人戎事乘之。若其餘事，則《明堂位》云「周人黃馬蕃鬣」是也。穆公之母卒，穆公，魯哀公之曾孫。

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問居喪之禮。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

①「牝」，原作「牡」，據阮本改。

②「凡馬皆有驪牡玄」，阮校引孫志祖云，「驪」上疑脫一「牝」字。

③「設」，阮本作「謂」。

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子喪父母，尊卑同。布幕，衛也。繆幕，魯也。」幕，所以覆棺上也。繆，縑也。繆，讀如綃。

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久矣。幕，或爲「幘」。

**疏**「穆公」至「魯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尊卑之喪有同有異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穆公」至「曾孫」 正義曰：案《世本》、傳記：「哀公蔣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是曾孫也。

曰「哭泣」至「子達」 曾申對穆公使人云「哭泣之哀」，謂有聲之哭，無聲之泣，並爲哀然，故曰「哭泣之哀」也。「齊斬之情」者，「齊」是爲母，「斬」是爲父，父母情同，故答云「之情」也。「饘粥之食」者，厚曰饘，希曰粥。朝夕食米一溢，孝子以此爲食，故曰「食」也。

「自天子達」者，父母之喪，貴賤不殊。「哭泣」以下，自天子至庶人如一，故云「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者，既言齊斬、饘粥同，又言覆棺之幕，天子諸侯各別。以布爲幕者，衛是諸侯之禮。以繆爲幕者，魯是天子之制。幕者，謂覆殯棺者也。下文云「加斧於椁上」，鄭云：「以刺繡於繆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如鄭此言，繡幕加斧文，塗之，內以覆棺椁也。周

公一人得用天子禮，而後代僭用之。故曾申舉衛與魯，俱是諸侯，則後代不宜異，謂魯之諸公不宜與衛異也。崔靈恩云：「當時諸侯僭效天子也，恐魯穆公不能辨，故兩言，以明顯魯與諸侯之別也。」今案崔言雖異，而是曾申爲穆公說則同也。然《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注云：

「在傍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①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而今云天子用

綃幕者，崔靈恩云：「《周禮》所陳，祇謂幄帟之帷幕，不論觀棺自用繆也。天子別加斧于椁上，畢塗屋。此所陳祇謂觀棺幕，在於畢塗之內者也。若其塗上之帟，則大夫以上有之。故《掌次》云：「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下云「君於士，有賜帟」，然上無覆棺之幕。下云「子張之喪，褚幕丹質」者，彼謂將葬，啓殯以覆棺，故鄭注彼云「葬覆棺」，別也。「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信驪姬之譖。公子重耳謂之曰：「子

①「王在」，原作「小幕」，據孫詒讓《校記》與《周禮·天官·幕人》注改。

蓋言子之志於公乎？」蓋，皆當爲「盍」。盍，何不也。志，意也。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爲文公。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曰：「然則蓋行乎？」行，猶去也。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弑父者。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此者，謝之。伯氏，狐突別氏。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子，驪姬之子奚齊。伯氏不出而圖吾君。圖，猶謀也。不出爲君謀國家之政，然則自臯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賜猶惠也。再拜稽首乃卒。既告狐突，乃雉

經。是以爲恭世子也。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疏**「晉獻」至「子也」正義曰：此一節論獻公殺申生之事。各依文解之。**注**「信驪姬之譖」正義曰：案僖四年《左傳》云：「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實諸宮六日，**①**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又《晉語》云：「姬實鳩於酒，實莖於肉。」莖，謂烏頭。是驪姬譖申生之事也。

**注**「蓋皆」至「文公」正義曰：此云「蓋言子志」，及下「蓋行乎」，以「蓋」非一，故云「皆當爲盍」。言「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者，重耳欲使申生言見驪姬所譖之意。《左傳》云：「或謂大子曰：『子辭，君必辯焉。』」杜預云：「以六日之狀自理。」謂毒酒經宿輒敗，若申生初則置藥，經六日其酒必壞。何以經六日其酒尚好？明臨至加藥焉。云「重耳，申生異母弟」者，案莊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獻公烝於齊姜，生大子申生。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是異母弟

**①**「六日」，常盤《校記》：「按《左氏傳》，『日』下有『公至』二字。」

也。**注**「言其」至「嬖焉」正義曰：案僖四年《左傳》云，

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君老矣，吾又不樂。」謂我若自理，驪姬必誅。姬死之後，公無復歡樂，故此云「是我傷公之心」。云「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者，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初，晉獻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姬嬖，生奚齊。其娣生卓子。」是「驪姬嬖」也。云「申生之母蚤卒」者，以《左傳》云姬命太子祭齊姜，是「蚤卒」也。「使人」至「而死」時狐突謝病在晉都，大子出奔曲沃。於是狐突欲令大子出奔，<sup>①</sup>大子不用其言。故今臨死，使人辭謝告於狐突曰：申生有愚短之罪，不念伯氏之言，出奔避禍，今日被譖，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惜其身命之死，言死不愛命。雖然不惜身命，猶有所憂，吾君年老，子又幼少，又國家多有危難，伯氏又謝病不出圖吾君之事，吾以為憂。伯氏誠能出外而圖謀吾君國家之事，申生受伯氏恩賜，甘心以死。**注**「前此」至「別氏」

正義曰：案《左傳》閔二年，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欲令申生行，云：「雖欲勉之，狄可盡乎？」下又云「狐突欲行」，是狐突欲使行之事。言「前此」者，「此」，謂僖四年申生將死之時；「前」，謂閔二年伐臯落氏之時，在前五年，故云「前」。臯落氏在晉都之東，居在山內。臯落氏，

杜預云是「赤狄別種」，故云「東山臯落氏」。云「伯氏，狐突別氏」者，既言「辭狐突」，又云「伯氏」，故云「狐突別氏」。狐是惣氏，伯仲者，是兄弟之字。字伯者謂之伯氏，字仲者謂之仲氏。故傳云「叔氏其忘諸乎」？又下云「叔氏專以禮許人」，是一人身字，則別為氏也。**注**「圖猶」

至「稱疾」正義曰：「圖，謀」，《釋詁》文。「自臯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者，以經云「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故知稱疾必有所因。反自臯落，去此不遠，知自臯落反而稱疾也。**注**「既告狐突，乃雉經」正義曰：雉，牛鼻繩也。

申生以牛繩自縊而死也。故鄭注《封人》云：「絳，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也。今時人謂之雉。」或為雉性耿介，<sup>②</sup>被人所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漢書》載趙人貫高自絕亢而死，申生當亦然也。傳云「申生縊死」。《晉語》申生使

① 「於是」，阮校引浦鏜校云，「於」當「先」之誤。按《左傳》，欲令太子出奔事，見閔二年，申生奔曲沃事，見僖四年。浦校是。

② 「為」，魏了翁《禮記要義》（下稱《要義》）、衛氏《集說》並作「謂」。

猛足辭於狐突，乃雉於新成廟。<sup>①</sup>

**注**「言行」至「之有」

正義曰：《春秋左傳》云「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父不義也。孝子不陷親於不義，而申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殺子之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非，故不曰「孝」，但謚為「恭」，以其恭順於父事而已。《謚法》曰：「敬順事上曰恭。」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笑其為樂速。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為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又，復也。**疏**「魯人」至「善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大祥除衰杖之日不得即歌之事。今各依文解之。「魯人有朝祥莫歌者」，魯人，不辨其姓名。祥，謂二十五月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也。故鄭注「笑其為樂速」，然祥日得鼓素琴。「夫子」至「善也」夫子抑子路，呼其名云：由！若人治喪，不備三年，各有可責。今此人既滿三年，爾尚責之。女罪於人，終無休已之時。「夫」是語助也。三年之喪，計其日月已過，亦已久矣。人皆廢，此獨能行，其人既美，何須笑之。時孔子抑子路，善彼人。既不當實禮，恐學者致惑，

待子路出後，更以正禮言之。夫子曰：魯人可歌之時節，豈有多經日月哉！但踰越後月，即其善。言歌合於禮。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下注云「琴以手，笙歌以氣」。手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

### 禮記正義卷第八

①「乃雉於新成廟」，按《左傳》僖四年及《晉語》二，「成」作「城」。浦鏜校云，「雉」下脫「經」字，說與《晉語》合。



# 禮記正義卷第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十年夏。縣賁

父御，卜國爲右。縣、卜，皆氏也。凡車右，勇力者爲

之。馬驚敗績，驚奔失列。公隊，佐車授綏，戎

車之貳曰佐。授綏乘公。公曰：「末之卜也。」末

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縣賁父曰：「他日不敗

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

驚奔。遂死之。二人赴敵而死。圉人浴馬，有流

矢在白肉。圉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公

曰：「非其罪也。」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遂誅

之。誅其赴敵之功以爲謚。士之有誅，自此始

也。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士爲爵，猶無謚也。殷大

夫以上爲爵。**疏**，魯莊「至始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魯

莊公與士爲謚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戰于乘丘」

者，乘丘，魯地也。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

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注**，縣、卜，皆氏也」正

義曰：知「縣、卜皆氏」者，此有縣賁父，下有縣子瑱，《七十

二弟子傳》有卜商，故知皆氏也。**注**「戎車之貳曰佐」

正義曰：案《周禮》「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

僕掌佐車之政」，則戎車之貳曰倅，此云「佐」者，《周禮》相

對爲文有異，若散而言之，則田獵、兵戎俱是武事，故同稱

佐車。《少儀》注「戎獵之副曰佐」是也。熊氏以爲此皆諸

侯法。「公曰：末之卜也」末，微也。之，哉也。**①**言

微弱哉此卜國也。以其微弱無勇，致使我馬敗績。**注**

「二人赴敵而死」正義曰：知二人者，以卜國被賁，縣賁

父職掌馬事，自稱「無勇」，既序兩人於上，即陳遂死於下，

明兩人俱死也。**注**「圉人」至「裏肉」正義曰：「圉人，

①「之」字原漶滅，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阮本補。

「掌養馬」者，案昭七年《左傳》云：「牛有牧，馬有圉。」是圉人掌馬也。云「白肉，股裏肉」者，以股裏白，故謂之白肉，非謂肉色白也。

**注**，周雖「至」爲爵。正義曰：知「周以士爲爵」者，案《掌客》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sup>①</sup>凡介、行人皆爲士而云「爵等」，是士有爵也。故鄭注《大行人》云：「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云「猶無謚也」者，以此云「士之有諡，自此始」，故知周士無謚也。云「殷大夫以上爲爵」者，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於《士冠》之下而爲此記，又云諸侯大夫，<sup>②</sup>明「生無爵，死無謚」據士也。《士冠禮》是周禮而云「古」者，故知是殷以上。曾子寢疾，病。病，謂疾困。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春，曾參弟子。曾元、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參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不與成人並。童子曰：「華而睨，大夫之簣與？」華，畫也。簣，謂牀第也。說者以睨爲刮節目，字或爲「刮」。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虛憊之聲。曰：「華而

睨，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未之能易，已病故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爲卿而不爲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覬也。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童子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成己之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斃，仆也。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病雖困，猶勤於禮。**疏**「曾子」至「而沒」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臨死守禮不變之事。各依文解之。**注**「華畫」至

① 「陳數」，原作「數陳」。孫詒讓《校記》據《周禮·掌客》云：「陳數」是，宜乙。「因乙正」。

② 「又云諸侯大夫」，阮本「又」下有「不」字。孫詒讓《校記》云：「不」，疑當作「上」，謂《士冠禮》上文歷敘諸大夫事。」

③ 「曾元」，原作「曾子」，據中國書店本、阮本改。

「爲刮」正義曰：凡繪畫，五色必有光華，故云「華，畫也」。云「簀，謂牀第」者，《爾雅·釋器》云「簀，謂之第」。云「說者以皖爲刮節目」者，說者，謂在鄭之前解說《禮》者，說此「皖」爲刮削木之節目，使其皖皖然好。故《詩》云「皖皖黃鳥」，傳云「皖皖，好貌」是也。云「字或爲刮」者，謂《禮記》之本有以「皖」字爲「刮」云「華而刮」者，故云「字或爲刮」。

**注**「未之能易，已病故也」正義曰：言此未病之時，猶得寢卧。既病之後，當須改正。以已令病，氣力虛弱，故時復一時，未能改易，聞童子之言，乃更驚駭。

**注**「曾子」至「覲也」正義曰：知「齊嘗聘以爲卿」者，

《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既言「輕其祿」，是「不爲」也。但齊以相，楚以令尹，晉以上卿，而鄭言「齊嘗聘以爲卿」者，以三國文連，含帶爲注耳。且相即是上卿。「革，急也」，《釋言》文。「曾子」至「已矣」曾參

謂曾元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童子。何者？君子之愛人也，必以善事成己之德，則童子是也。細小之人愛人也，不顧道理，且相寧息，即汝是也。吾今更何求焉？唯求正道，易換其簀，而即仆焉。「斯已矣」者，斯，此也。

已，猶了也。此則正，一世事了，不陷於惡，故君子慎終如始。《禮》云：「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故《春秋》魯僖公「薨于小寢」，譏即安也；成公「薨于路寢」，傳曰「言道也」。他人名己，得呼爲大夫之稱而言「夫子」。若己不爲大夫，則己所爲，當須依禮，不得寢大夫之牀也。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

**疏**始死「至」廓然」正義曰：此記人因前有死

事，遂廣說孝子形節也。事盡理屈爲窮。言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者，殯斂後，心形稍緩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求，猶覓也。貌恒瞿瞿，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者，又漸緩也。皇皇，猶栖栖也。至葬後，親歸草土，孝子心形，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有望彼人來而彼人不至也。「練而慨然」者，轉緩也。至小祥，但歎慨日月若馳之速也。「祥而廓然」者，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而已。邾婁

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陞始也。戰於升陞，魯僖

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魯婦人之鬢而弔也，自敗於臺鮒始也。敗於臺鮒，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鮒」。時家家有喪，鬢而相弔。去纜而紒曰鬢。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筭無首，素總。

**疏**「邾婁」至「始也」

正義曰：此、節論一國失禮之事。

**注**「戰於」至「招魂」

正義曰：魯僖公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秋八月，及邾人戰于升陘。《左傳》云：「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先王之明德，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而況國乎！』」不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是也。

**注**「時師雖勝，死傷亦甚」者，則傳云「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是也。鄭云此者，解「復之以矢」之意。以其死傷者多，無衣可以招魂，故用矢招之也。必用矢者，時邾人志在勝敵，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魂，冀其復反。然招魂唯據死者，而鄭兼云「傷」者，以其雖勝，故連言「死傷」以浹句耳。<sup>①</sup>若因兵而死，身首斷絕不生者，應無復法。若身首不殊，因傷致死，復有可生之理者，則

用矢招魂。《左氏》直言「邾」，《公羊》云「邾婁」者，何休云：「夷言婁聲相近也。」<sup>②</sup>注「敗於」至「素總」

正義曰：案《左傳》魯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鮒」。魯人怨而歌之，魯襄四年冬也。此云「秋」，鄭舉其初也。云「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鮒」，《左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鮒。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臧紇，武仲也。言「狐裘」，武仲所服也。是時襄公年七歲，微弱，故云「我君小子」也。朱儒，短人也。臧武仲短小，故云「朱儒」。云「去纜而紒曰鬢」者，案《士冠禮》「纜，廣終幅，長六尺」，所以綰髮。今以凶事，故去之，但露紒而已。云「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者，《喪服傳》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是大夫之妻弔服錫衰也。云「士之妻則疑衰與」者，以士妻弔服無文，故云「疑衰與」？必以疑衰者，案《周禮·司服》有錫衰、緦衰、疑衰，錫衰爲上，緦衰次之，疑衰爲下。案《喪服》，大夫弔服錫衰。《喪

① 「浹句」，此二字原泐滅，據中國書店本補。

② 「夷言婁聲相近也」，浦鏜校曰：「案何注無文，惟陸氏《公羊音義》云：『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也。』」

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君弔大夫，大夫相弔，皆錫衰，其服同也。錫衰之下，但有總衰、疑衰。天子弔諸侯，皆以總衰；弔大夫士，以疑衰。若諸侯弔大夫，以錫衰；弔同姓之士，總衰；弔異姓之士，疑衰。故鄭注《文王世子》云：「同姓士總衰，異姓士疑衰。」以其士自相弔如一，皆疑衰。故鄭注《司服》云：「舊說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士不以總衰為弔服者，<sup>①</sup>以總衰是士之喪服，不以弔也。故注《喪服》云：「上以總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改其裳以素，辟諸侯。」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疑衰，變其裳以素耳。以此言之，是士弔服疑衰素裳也，故以為士妻弔服疑衰。必知弔服夫妻同者，以《喪服》大夫、命婦俱以錫衰弔故也。云「皆吉笄無首，素總」者，《大戴禮》文也。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夫子誨之髮，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誨，教也。爾，女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爾，語助。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總，束髮垂為飾。齊衰之總八寸。**疏**「南宮」至「八寸」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為舅姑服髮與笄總之法。「南宮縚之妻之

姑之喪」者，「之」，並是語辭也。南宮縚妻姑喪，謂夫之母也。以是夫子兄之女，故夫子誨之作髮法。「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者，上「爾」為女，下「爾」語辭。言期之髮稍輕，自有常法。女造髮時，無得從從而大高，又無得扈扈而大廣。既教以作髮，又教以笄總之法。其笄用木無定，故教之云：「蓋用榛木為笄，其長尺，而束髮垂餘之總，垂八寸。」**注**「南宮」至「兄女」正義曰：知「孟僖子之子南宮閱」者，案《左氏》昭七年傳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為氏，故《世本》云「仲孫獵生南宮縚」是也。云「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者，《論語》云「以其兄之子妻之」是也。**注**「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正義曰：「從從」是高之貌狀，故《楚辭·招隱》云「山氣龍嵒兮石嵯峨」，則龍嵒是高也。扈扈，猶廣也。《爾雅·釋山》云：「卑而大，扈。」郭云：

①「此」，孫詒讓《校記》云：「『此』字下當接下文『近庶人弔服者，而衣猶非也。疑衰，變其裳以素耳』，且『衣猶非也』之下奪去『士當事弁經』五字。蓋皆鄭注《司服》文。既有錯簡，又復奪字，遂不可通。」今按：孫校是也。

「扈是廣貌也。」此云無得高廣者，謂無得如斬衰高廣也。

「總束」至「八寸」正義曰：案《喪服傳》云：「總六

升，長六寸。」謂斬衰也。故此齊衰長八寸也，以一寸為差也。以下亦當然，無文以言之。《喪服》「箭筭長一尺，占

筭長尺二寸」。榛筭長尺，斬衰、齊衰筭同一尺，降於占筭二寸也。但惡筭或用櫛，或用榛，故《喪服》有櫛筭，故夫子稱「蓋」以疑之。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

不入。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孟獻子，魯大夫仲孫

蔑。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加，猶踰

也。疏「孟獻」至「等矣」正義曰：此一節論獻子除喪作

樂得禮之宜也。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也，至二十八月，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恒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恒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獻子加於人一等矣」。不謂加於禮一等。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閒

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sup>①</sup>又《士虞禮》「中月

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

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為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為母為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

為母為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

以父在為母，屈而不申，故延禫月，其為妻當亦不申，祥、

禫異月乎？若以「中月而禫」為月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案《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

姑，亡則中」，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

為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為間隔一月也。下云「祥

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

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為義，事不相干。故《論語》

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

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

① 「閒傳」，當「三年間」之誤，蓋其下引文非出《閒傳》，

而出《三年間》也。

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即此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歌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爲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案《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七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大記》何以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以禫後許作樂者。《大記》所謂禫後方將作樂，釋其「內無哭者」之意，非謂即作樂。《大記》又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問傳》何以云「大祥居復寢」？《問傳》所云者，去室，復殯宮之寢。

《大記》云「禫而從御」，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其吉祭者，是禫月值四時而吉祭。外而爲之，其祝辭猶不稱「以某妃配」，故《士虞禮》云「吉祭猶未配」。

注「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正義曰：知者，案襄五年經

書「仲孫蔑會吳于善道」，傳云「孟獻子會吳于善道」，是孟獻子爲仲孫蔑也。仲稱孟者，是慶父之後。鄭注《論語》

云：「慶父稱稱死，<sup>①</sup>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杜預以爲慶

父是莊公長庶兄，庶長，故稱孟。孔子既祥，五日彈

琴而不成聲，哀未忘。十日而成笙歌。踰月且

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

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疏「孔子」至「笙歌」正義曰

此一節論孔子除喪作樂之限。「十日而成笙歌」者，上

云「彈琴而不成聲」，此云「十日而成笙歌」之聲，音曲諧和

也。注「五日」至「以氣」正義曰：此者，<sup>②</sup>解先彈琴後

笙歌之意。由彈以手，手是形之外，故曰「除由外也」。祥

①「稱」，阮校引浦鏜云，「稱」，疑「經」字誤。今按：浦校

與《公羊傳》傳元年文合。

②「此者」，浦鏜校曰：「上當脫「言」字。」

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有子蓋

既祥而絲屨組纓。譏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絢，

縞冠素紕。有子，孔子弟子有若。

**疏** 有子蓋既祥而絲

屨組纓。正義曰：此一節明除喪失禮之事。有子，

孔子弟子有若也。「蓋」是疑辭。錄記之人，傳聞有子既

祥而絲屨，未知審否，意以為實，故云「蓋既祥而絲屨」，以

組為纓也。**注**「譏其」至「有若」 正義曰：此「絲屨組

纓」，禫後之服。今既祥而著，故云「譏其早也」。云「禮，

既祥，白屨無絢」，戴德《喪服變除禮》文。云「縞冠素紕」

者，《玉藻》文。素紕，當用素為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為

纓，故譏之。案《玉藻》云「玄冠綦組纓」，知此非「綦組纓」

者，若其綦組為纓，則當以玄色為冠。若既祥玄冠，則失

禮之甚，不應直譏組纓也。案《士冠禮》「冬皮屨，夏用

葛」，無云「絲屨」者。此絲屨，以絲為飾，絢、縢、純之屬。

故《士冠禮》云：「白屨，緇絢、縢、純。纁屨，黑絢、縢、純。」

鄭注《屨人》云：「絢，屨頭飾。縢是縫中紉。純，緣也。」此

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為縢、純也。死而不弔者三：

謂輕身忘孝也。① 畏、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

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厭、行止危險之下。溺。不

乘橋船。**疏**「死而」至「厭溺」 正義曰：此一節論非理橫

死，不合弔哭之事。「畏」，謂有人以非罪攻己，己若不

有以解說之而死者，則不弔。鄭玄注引《論語》以證之，明

須解說也。案《世家》云：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

顏刻為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

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為陽虎，因圍欲殺之。孔子自說，

故匡人解圍也。自說者，謂卑辭遜禮。《論語》注云：微服

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鬪，以媚悅之

也。「厭」，謂行止危險之下，為崩墜所厭殺也。

「溺」，謂不乘橋船而人水死者。何胤云：「馮河潛泳，不為

弔也。」除此三事之外，其有死不得禮，亦不弔。故昭二十

年，衛齊豹欲攻孟縶，宗魯事孟縶。是時齊豹欲攻孟縶，

宗魯許齊豹攻之，不告孟縶。及孟縶被殺而死，宗魯亦死

之。孔子弟子琴張欲往弔之，孔子止之，曰：「齊豹之盜，

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預云：「言齊豹所以為盜，孟

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是失禮者亦不弔也。子路有

① 「忘」，原作「亡」，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

「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

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

也。」<sup>①</sup>行道猶行仁義。子路聞之，遂除之。**疏**

「子路」至「除之」正義曰：庾蔚云：「子路緣姊妹無主

後，猶可得反服。推己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之理。故於

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欲申服過期也。是子

路已事仲尼，<sup>②</sup>始服姊喪，明姊已出嫁，非在室也。」大公

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齊大公受

封，留為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

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君子曰：「樂，樂其所

自生。禮，不忘其本。言其似禮樂之義。古之

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正丘首，正

首丘也。仁，恩也。**疏**「大公」至「仁也」正義曰：此

節論忠臣不欲離王室之事。「大公封於營丘」者，周之大

師大公封於營丘，及其死也，反葬於鎬京，陪文、武之墓。

其大公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以大公在周，其子孫皆

反葬於周也。言「反葬」者，既從周嚮齊，今又從齊反往歸

周。君子善其反葬似禮樂之意，故云先王所制樂者，「樂

其所自生」，謂愛樂己之王業所由生，以制樂名。若舜愛

樂其王業所由，能紹堯之德，即樂名《大韶》；禹愛樂其王

業所由，由治水廣大中國，則樂名《大夏》。「禮，不忘其

本」者，謂先王制禮，其王業根本由質而興，則制禮不忘其

本而尚質也。若王業根本由文而興，制禮尚文也，是不忘

其本也。禮之與樂，皆是重本。今反葬於周，亦是重本，

故引禮樂以美之。君子既引禮樂，又引古之人有遺言，云

「狐死正丘首」。謂狐之死，正首而嚮丘。所以正首而嚮

丘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

是有仁恩之心也。今五世反葬，亦仁恩之心也。但「樂」

之與「禮」，兩文相互。樂云「樂其所自生」，則禮當云「反

其所自本」。禮云「不忘其本」，則樂當云「不忘其生」也。

<sup>①</sup>「行道之人皆弗忍也」，沈大本《禮記訂訛》卷一：「按

《家語》，「行道之人」上無「先王制禮」四字，「皆弗忍

也」下有「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望

之」十八字。」虞萬里《初探》徵諸《詩·素冠》毛傳，認

為此十八字「並非《家語》之增竄」。

<sup>②</sup>「是」，衛氏《集說》作「蓋」。

樂云「樂其所自生」者，初生王業，因民之所樂而得天下。今王者制樂，自愛樂己之所由得天下。樂者，是王者自樂，不據民之所樂也。

**注**「齊大」至「營丘」正義曰：知

「留爲大師」者，案《詩·大雅》云「維師尚父」，《毛傳》云：「師，大師也。」《史記·齊世家》云：「大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四岳之後。尚佐武王伐紂爲大師。」云「死葬於周」，子孫是大公所生焉，故不忍離其先祖，非謂子孫生在於周。「子孫生焉」者，<sup>①</sup>不忍離其生處。必「五世」者，五世之外，則服盡也。然觀經及注，則大公之外爲五世，便是玄孫之子服盡亦反者。其實，反葬正四世。知者，案《世本》：「大公望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癸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臣。」案《齊世家》，哀公荒淫，被紀侯譖之周，周夷王烹哀公，亦葬周也。哀公是大公玄孫。哀公死，弟胡公靖立。靖死，獻公山立。山死，武公壽立。若以相生爲五世，則武公以上皆反葬於周。若以爲君五世，則獻公以上反葬周。二者未知孰是。云「齊曰營丘」者，《地理志》云：「臨淄縣，齊大公所封。」案《釋丘》云：「水出其前而左曰營丘。」以水營邊，故曰營丘。然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其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則《春秋》周公是也。故鄭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

子君陳世守采地。」下云「延陵季子葬于贏、博之間」者，古禮也，故舜葬蒼梧。周則族葬，故《家人》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是也。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尚也。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嘻，悲恨之聲。伯魚聞之，遂除之。

**疏**「伯魚」至「除之」正義曰：此一節論過哀之事。

**注**

「嘻，悲恨之聲」正義曰：「悲恨之聲」者，謂非責伯魚悲恨之聲也。時伯魚母出，父在爲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一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于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或曰：爲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舜葬於蒼梧之野，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書》說舜曰「陟方乃死」。<sup>②</sup>蒼梧，於周南越

<sup>①</sup>「子孫生焉者」，此五字當在上文「云死葬于周」句下，蓋孔疏複述鄭注之語而錯簡於此。

<sup>②</sup>「曰」，浦鏜校曰：「衛氏《集說》無「曰」字。」按：「曰」字疑衍。

之地，今爲郡。蓋三妃未之從也。古者不合葬。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三，以定尊卑。季武子曰：「周公蓋附。」附，謂合葬。合葬自周公以來。疏「舜葬」至「蓋附」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不合葬之事。「舜葬於蒼梧之野」者，舜南巡守，因征有苗而死。以古代不合葬，且天下爲家，故遂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從，猶就也。古不合葬，故舜之三妃不就蒼梧與舜合葬也。云「蓋」者，錄記之人傳云舜時如此，未知審悉，故云「蓋」。「未之從」者，記人以周公始附，舜時未有此禮，故云「未之從也」。記者既論古不合葬，與周不同，引季武子之言云：「周公以來，蓋始附葬。」附即合也。言將後喪合前喪。武子去周公不遠，無可疑，亦云。

「蓋」者，意有謙退，不敢指斥，事雖不疑，亦云「蓋」也。故《孝經》夫子云「蓋天子之孝也」、「蓋諸侯之孝也」。非是，不知，謙爲疑辭。

注「舜征」至「爲郡」正義曰：鄭案

《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蒼梧。」《史記》云：「舜踐帝位二十九年，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山，是爲零陵。」案《尚書》「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今舜征有苗，乃死於蒼梧者，張逸答焦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漢書·地理志》有蒼梧郡，是今爲郡名也。

注「古

者」至「尊卑」正義曰：知「帝嚳立四妃」者，案《大戴禮·帝繫篇》云：「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長妃有邠氏之女，曰姜嫄，生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豐氏之女，曰慶都，生堯。次妃陬氏之女，曰常宜，生帝摯。帝摯崩，帝摯即位。摯崩，而堯立。」鄭此注用《帝繫》之文，稷爲堯之異母弟也。及注《詩·生民》之篇，與此異也：以爲姜嫄是高辛之世妃，謂高辛後世子孫之妃。用《命歷序》之文，以爲「帝嚳傳十世，姜嫄是帝嚳十世以後子孫之妃」。云「象后妃四星」，案《援神契》云：「辰極

①「陬氏」，浦鏜從《大戴禮·帝繫》校，云「陬」下脫「皆」字。

橫，后妃四星縱，曲相扶。」案《祭法》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明象星立妃也。云「帝堯因爲」者，以此經云「舜三妃未之從」，明堯亦四妃也。云「舜不告而取」者，案《孟子》萬章問孟子云：「舜不告而取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取。」父母終不爲取妻，是絕其後也。云「但三妃而已」者，案《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云《離騷》所歌湘夫人」者，案《楚辭·九歌》第三曰《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是也。王逸注《離騷》云：「娥皇、女英，墮湘水溺焉。」又《秦紀》云「死而葬焉，非溺也」。《山海經》以爲「一女」，此云「二者」者，當以記爲正，《山海經》不可用。云「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者，案《昏義》「后夫人」是也。若然，案鄭注《尚書》「帝乙妾生微子，後立爲正妃，生紂」，殷已有后者，謂三妃裏之正，仍無后也。云「夫人也」者，即舜之三妃也。「嬪也」者，即夏所增九女也。「世婦也」者，即殷所增二十七人也。「女御也」者，即周所增八十一人也。自夏以下，節級三倍加之。曾子之喪，浴於爨室。見曾元之辭易簣，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疏「曾子之喪，浴於爨室」正義曰：此

一節論曾子故爲非禮，以正其子也。

注「見曾」至「適

室」正義曰：案上易簣之後，反席未安而沒，焉得有浴爨室遺語者，以反席之前，欲易之後，足可有言，但記文不備。必知謂曾元之辭易簣，故矯之者，曾子達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爲，故云「矯之」也。云「禮，死浴於適室」者，《士喪禮》「死於適室」下云「甸人掘坎于階間，爲垆于西牆下。新盆、槃、瓶，造于西階下」，乃浴於適室也。於爨室爲謙，無甸人掘坎爲垆之事是儉也。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許其口習故也。疏「大功」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

遭喪廢業之事。「大功廢業」者，業謂所學習業。學業則身有外營，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爲，其事稍靜，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言「或曰」者，以其事疑，故稱「或曰」。然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楊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

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強，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訛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閑禮教。故子思，聖人之胤，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穀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其大綱。況乃時經離亂，日月懸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為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為怪也。亦兼有或人之言也。子張

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申祥，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己志也。死之言漸也。

事卒為終，消盡為漸。《大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吾今日其

庶幾乎！」言易成也。

**疏**「子張」至「幾乎」正義曰：

此一節論子張將終，戒勗其子之事。

子張病困，召子申

祥而語之曰：若君子之死，謂之為終。言但身終，功名尚

在。若小人之死，但謂之為死，無功名可錄，但形骸漸盡

也。子張言此，欲令子執治其喪，每事從禮，使我得成君

子。「吾今日其庶幾乎」者，庶，幸也。幾，冀也。言吾

若平生為惡，不可幸冀為君子之人。吾即平生以善自

脩，<sup>①</sup>今日將死，其幸冀為君子乎！汝但執喪成禮，以助

我意，則功名得存，但身終而已。

**注**「申祥」至「孰是」

正義曰：知「申祥，子張子」者，以病而召之，與曾子召申元同，故知「子張子」也。云「《大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者，案《史記》，大史公，姓司馬，名談，前漢人，作大史官，脩史未成而卒。其子遷續成《史記》，作《仲尼七十二弟子傳》，云「子張，姓顓孫」。「今日申祥」者，謂今《禮記》作「申祥」。云「周秦之聲，二者相近」者，謂周國、秦國之人，言「申」與「顓」，聲音相近。今不知「顓」是，不知「申」是，故云「未聞孰是」也。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

**疏**「曾子」至

「也與」正義曰：此一節論初死奠之所用之事。「始死

之奠」者，鬼神所依於飲食，故必有祭爵。但始死，未容改

異，故以生時皮閣上所餘脯醢以為奠也。《士喪禮》復魄

畢，以「脯醢升自阼階，奠于尸東」，此之謂也。

**注**「不容

改新。閣，皮藏食物」正義曰：閣，架、橙之屬。人老及

病，飲食不離寢。恐忽須無常，故並將近置室裏閣上也。

若死，仍用閣之餘奠者，為時期切促，急令奠爵，不容方始

①「即」，浦鍾校云，當「既」字誤。

改新也。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譏之也。位，謂以親疏敘列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爲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婦人倡踊。有服者，娣、姒婦小功。倡，先也。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爲位。

**疏**「曾子一至亦然」正義曰：此一節論無服爲位哭之禮。「小功不爲位也者」，曾子以爲，哭小功之喪，當須爲位。時有哭小功不爲位者，故曾子非之云：「若哭小功不爲位者，是委細屈曲街巷之禮。言禮之末略，非典儀正法。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①「子思之哭嫂」，爲親疏之位。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②故子思之婦先踊，子思乃隨之而哭。非直子思如此，其申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然，是亦如子思也。

**注**「位謂一至爲也」正義曰：知「位」，謂親疏敘列者，以其「子思哭嫂爲位」，下云「婦人倡踊」。婦人既在先，明知爲位也。云「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爲也」者，謂庶人微賤，在街巷里邑委細屈曲所爲，不能方正也。此「子思哭嫂」，是孔子之孫，以兄先死，故有嫂也。皇氏以爲「原憲，字子思」。若然，鄭無容

不注。鄭既不注，皇氏非也。孔氏《連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及《史記》所說亦同者，不妨雖有二子，相承者唯存一人。或其兄早死，故得有嫂。且雜說不與經合非一也。

**注**「娣、姒婦小功。倡，先也」正義曰：案《喪服·小功章》「娣姒婦，報」，傳云「弟長也」，鄭注云：「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穉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謂據婦年之長幼，則不據夫年之大小。故成十一年《左傳》云：「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穆姜，魯宣公夫人。聲伯之母，魯宣公弟叔盼之妻。③是弟妻爲姒。又昭二十八年《左傳》云：「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子容之母，伯華之妻也。長叔姒，是伯華之弟叔盼之妻。是亦謂弟妻爲姒也。皆不繫夫身長幼。云「倡，先也」者，案《詩》云：「倡予和

①「乃引得禮之人」，浦鏜校曰：「此句下脫『以證之』三字。從《集說》校。」

②「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浦鏜據衛氏《集說》校曰：「此八字下脫『爲娣姒』三字。」

③「魯」字原漶滅，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補。

女。」<sup>①</sup>是倡爲先。

**注**「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

者，謂妻之親昆弟也。自此以外，皆不爲位。故《奔喪禮》

「哭妻之黨於寢」，鄭引《逸奔喪禮》云：「壹哭而已，不爲位

矣。」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縮，從也。今禮制，

衡讀爲「橫」。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故喪冠之反

吉，非古也。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疏**

「古者」至「占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記者解時人之惑也。

「古者」，自殷以上也。「縮」，直也。殷以上質，吉凶冠皆

直縫。直縫者，辟積縮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今也

衡縫」者，今，周也。衡，橫也。周世文，冠多辟積，下復一

直縫，但多作褊而并橫縫之。「故喪冠之反吉，非古

也」者，周占冠文，故多積褊而橫縫也。若喪冠質，猶疏辟

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故云「喪冠之反吉」也。而

時人因謂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云「非古也」。

正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同從縫。曾子謂子思

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

七日。」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子思曰：「先王之

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

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

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爲曾子言難繼，以禮

抑之。**疏**「曾子」至「能起」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疾時

居喪不能以禮，子思以正禮抑之之事。曾子謂子思伋，

誇已居親之喪能行於禮，故云「吾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意

疾時人行禮不如已也。故子思以正禮抑之云：古昔先代

聖王，制其禮法，使後人依而行之，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

者跂而及之。以「水漿不入於口三日，尚以杖扶病」，若曾

子之言，即後人難爲繼也。曾子曰：「小功不稅，

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

然。小功輕，不服。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言相離

遠者，聞之恒晚。而可乎？」以已恩怪之。**疏**「曾子」

至「可乎」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怪於禮小功不著稅服

之事。曾子以爲，依禮，小功之喪，日月已過，不更稅而追

服，則是遠處兄弟聞喪恒晚，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

也。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爲薄，故怪之。此據正服

①「子」，原作「子」，據阮本改。

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鄭康成義，若限內聞喪，則追全服。若王肅義，限內聞喪，但服殘日，若限滿即止。假令如王肅之義，限內祇少一日，乃始聞喪。若其成服，服未得成即除也。若其不服，又何名追服？進退無理，王義非也。伯高之喪，伯高死時在衛，未聞何國人。孔氏之使者未至，謂賻贈者。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冉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貸也。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sup>①</sup>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疏**「伯高」至「伯高」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所以副忠信之事。各依文解之。**注**

「冉子孔」至「貸也」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冉有，名求，魯人也。攝，猶貸也。謂冉子見孔子使人未至，貸之以束帛、乘馬而行禮。「孔子曰」至「伯高」孔子既聞冉有貸之行禮，故怪恨之，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注**「徒猶」至「傳乎」正義曰：忠信由心，禮在外貌。若內無忠信，禮何所施？故云「忠信而無禮」，<sup>②</sup>謂無忠信也。既無忠信，禮何傳乎？言不可傳行也。冉有代孔子行弔，非孔子本意，是非孔子忠信，虛有弔禮。若

孔子重遣人更弔，即彌為不可，<sup>③</sup>故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赴，告也。凡有舊恩者，則使人告之。孔子曰：「吾惡乎哭諸？以其交會尚新。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別親疏也。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別輕重也。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已，猶大也。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本於恩，哭於子貢寢門之外。遂命子貢為之主，明恩所由。

- ① 「不誠於伯高」，王念孫云：「『不誠於伯高』，本作『不誠禮於伯高』，觀注疏可見。自《唐石經》始脫『禮』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家語·曲禮子貢問篇》作『不成禮於伯高』（此改『誠』為『成』）。《白帖》六十五、《太平御覽·布帛部》五引此俱有『禮』字。」詳王引之《經義述聞》卷十四「不誠於伯高」條。
- ② 「故云忠信而無禮」，王引之《述聞》引王念孫云，「禮」字衍，乃後人不知句讀而妄加之。
- ③ 「可」字原漶滅，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補。



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異於正主。**疏**「伯高」至「拜也」正義

曰：此一節論親疏所哭之處。各依文解之。

**注**「別親疏

也」正義曰：「兄弟」親，「父友」疏，必哭諸廟及廟門外

者，兄弟是先祖子孫，則哭之於廟。此殷禮，周則哭於寢。

故《雜記》云：①「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若無

殯，當哭諸正寢。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非先

祖之親，故在門外也。

**注**「別輕重也」

正義曰：師友爲

重，所知爲輕，所以哭師於寢。寢是己之所居，師又成就

于己，故哭之在正寢。此謂殷禮。若周禮，則《奔喪》云：

「師，哭諸廟門外。」故鄭答趙商之問，亦以爲然。孫炎云：

《奔喪》「師哭諸廟門外」，是周禮也。依禮而哭諸野，若

不依此禮則不可。故下云「惡野哭者」，以違禮爲野哭也。

「曰爲」至「拜也」

夫子既命子貢爲主，又教子貢拜與

不拜之法。若與女相知之人爲爾哭伯高之故而來弔爾

者，則爾拜之。若與伯高相知而來哭者，女則勿拜也。凡

喪之正主，知生知死，來者悉拜。今與伯高相知而來，不

拜，故鄭云「異於正主」。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

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增以香味。爲其疾，不

嗜食。以爲薑桂之謂也。爲《記》者正曾子所云，草

木滋者謂薑桂。

**疏**「曾子」至「謂也」

正義曰：此一節

論居喪有疾，得食美味之事。

**注**「爲記」至「薑桂」正

義曰：知非曾子之言，而云「爲《記》者」，以上云「草木之滋

焉」，下云「以爲薑桂之謂也」，是解上「草木之滋」。豈可

曾子自言還自解乎？故以爲記者正曾子之言。子夏

喪其子而喪其明。明，目精。曾子弔之曰：

「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痛之。曾子

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怨天罰無罪。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

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言其有師也。洙、

泗，魯水名。退而老於西河之上，西河，龍門至華

陰之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

言其不稱師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

二也。言居親喪無異稱。喪爾子，喪爾明，爾罪

二也。言居親喪無異稱。喪爾子，喪爾明，爾罪

二也。言居親喪無異稱。喪爾子，喪爾明，爾罪

二也。言居親喪無異稱。喪爾子，喪爾明，爾罪

①「雜記」，疑當作「檀弓」，蓋引文見《檀弓上》也。

三也。言隆於妻子。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謝之，且服罪也。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群，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

**疏**「子夏」至「久矣」正義

曰：此一節論子夏恩隆於子之事。案《仲尼弟子傳》云：子夏，姓卜，名商，魏人也。<sup>①</sup>哀喪其子而哭，喪失其明。曾子是子夏之友，故云「朋友喪明，則哭之」。子夏喪子之時，曾子已弔。今為喪明更弔，故曾子先哭，子夏始哭。云「疑女於夫子」者，既不稱其師，自為談說，辯慧聰睿，絕異於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然子夏魏人，居在西河之上，<sup>②</sup>姓卜名商，西河之民，無容不識。而言是魯國孔丘，不近人情，皇氏非也。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似有疾。夜居於外，弔之可也。似有喪。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大故，謂喪、憂。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內，正寢之中。**疏**「夫晝」至「於內」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子居處當合於禮。各依文解之。**注**「大故謂喪憂」。正義曰：上文云「夜

居於外，弔之可也」，鄭云「似有喪」。此注兼云「憂」者，以其文云「大故」，語意既寬，非獨「喪」也。故《周禮》每云「國有大故」，皆據寇、戎、災、禍，故此兼云「憂」也。身既有憂，而夜在於外者，既憂禍難，不暇入內，或與臣下、外人夜裏在外圖謀禍患。此謂中門外也。故禮，斬衰及期喪，皆中門外為廬、堊室，是有喪夜居中門外也。「非致」至「於內」，平常無事之時，或出或入，雖晝居於外，亦有人內；雖夜居於內，亦有出外時。唯致齊與疾，無問晝夜，恒居於內。故云「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注**「內，正寢之中」。正義曰：恐「內」是燕寢，故云「正寢之中」。必知正寢者，以其經云「非致齊，不居於內」。

致齊在正寢，疾則或容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上文云「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不問齊者，齊是為祭之事，眾所共知，不須問也。此齊在內。<sup>③</sup>《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對夫人之寢為外內耳。高子皋之

① 「魏人」，按《史記·仲尼弟子傳》不言子夏何地人，僅《集解》引《家語》作「衛人」。

② 「居」字原湮滅，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補。

③ 「此」，原作「比」，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阮本改。

執親之喪也，子卑，孔子弟子，名柴。泣血三年，

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

爲難。言人不能然。**疏**，高子「至」爲難。正義曰：此

一節論高柴居喪過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子卑，孔

子弟子，名柴」正義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高柴，

鄭人，**①**字子卑。**注**「言泣無聲，如血出」正義曰：凡

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卑悲

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注**「言笑之

微」。正義曰：既云「泣血三年」，得有微笑者，凡人

之情，有哀有樂。哀至則泣血，樂至則微笑。凡人大笑則露

齒本，**②**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君子以爲難」

君子以高柴所爲，凡人難可爲之。何者？凡人發聲始涕

出，樂至爲大笑。今高柴恒能如此，餘人不能，故爲難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惡其亂禮。不當物，

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

以服勤。爲襲喪服。邊，偏倚也。**疏**，衰與「至」服勤

正義曰：此一節論衰裳升數形制必須依禮，及著服不得

爲襲之事。各依文解之。「衰，與其不當物也」者，此語

乃通於五服而初發斬衰也。衰，喪服也。當，猶應也。

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衰以表情，故制有法度。

若精麤不應，廣狹乖法，便爲失禮，故云「寧無衰」也。是

雖有不如無也。「齊衰不以邊坐」者，因上「寧無衰」以

廣其事也。邊坐，謂偏倚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

著衰而偏倚也。齊衰輕，既不倚，斬重，不言亦可知也。

「大功不以服勤」者，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以爲勤勞

事也。齊衰言「不邊坐」，則大功可也。大功不勤，則齊衰

固不可，而小功可也。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

前日君所使舍己。人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

而賻之。賻，助喪用也。驂，馬曰驂。子貢曰：「於

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

已重乎！」言說驂太重，比於門人，恩爲偏頗。夫子

曰：「予鄉者人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

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人哭，見主人爲我盡一哀，是

以厚恩待我，我爲出涕。恩重，宜有施惠。予惡夫涕

**①**「鄭人」，按《史記》未言高柴何地人，他書亦未有言

「鄭人」者。

**②**「露齒本」，此三字原漶滅，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補。

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疏**「孔子」至「行之」正義曰：此一節論

孔子欲示人行禮副忠信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前日

君所使舍己」正義曰：知非舊所經過主人，必以爲「君所使舍己」者，若是經過主人，當云「遇舊主人之喪」，故禮稱皆云主人。是以《左傳》云：「以爲東道主」，又云「昔吾主於趙氏」，皆主人爲主。今此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己，故以爲「君所使舍己者」。

**注**「賻助」至「曰驂」<sup>①</sup>正義曰：

謂助生者喪家使用。故《既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是賻爲助生也。熊氏以此賻助喪用，謂「助死者」，因云「賻得生死兩施」，熊氏非也。案隱元年《穀梁傳》云：「錢財曰賻。」此用馬者，即財也。故《少儀》云：「賻馬不入廟門。」云「駢馬曰驂」者，《說文》云：「駢，旁馬。」是在服馬之旁。又《詩》云：「騏驎是中，騶驪是驂。」驂在外也。孔子得有驂馬者，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既身爲大夫，若依《王度記》，則有一驂馬也；若依《毛詩》說，則有二驂馬也。「子貢」至「行之」以子貢不欲說驂，故夫子語其說驂之意云：「我所說驂者，我鄉者人而哭之，遇

值主人盡於一哀，是厚恩待我，我爲之出涕。既爲出涕，當有厚施惠。」「予惡夫涕之無從」者，謂我感舊館人恩深，涕淚交下，豈得虛然？客行更無他物易換此馬，女小子但將驂馬以行之，副此涕淚。然《論語》云「顏回之喪，子哭之慟」。慟比出涕，慟則爲甚矣。又舊館之恩，不得比顏回之極。而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顏回者，但舊館情疏，厚恩待我，須有贈賻，故說驂賻之。顏回則師徒之恩親，乃是常事。則顏回之死，必當以物與之。顏路無厭，更請賣車爲椁。以其不知止足，故夫子抑之。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速，疾。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哀戚，本也。祭祀，末也。顏淵之喪，饋祥

①「曰」，原作「日」，據中國書店本、阮本改。

肉。饋，遺也。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彈琴以散哀也。

**疏**「孔子」至「行也」正義曰：此

一節論喪禮以哀戚爲本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慕謂」

至「還然」正義曰：言「慕如小兒啼呼」者，謂父母在前，

嬰兒在後，恐不及之，故在後啼呼而隨之。今親喪在前，

孝子在後，恐不逮及，如嬰兒之慕。疑者，謂凡人意有所

疑，在傍徨不進。①今孝子哀親在外，不知神之來否，如

不欲還然，故「如疑」。《問喪》云「其反也如疑」，鄭注云：

「疑者，不知神之來否。」與此相兼乃足。「子貢曰：豈若

速反而虞乎」子貢之意，葬既已竟，神靈須安，豈如速反

虞祭安神乎？但哀親在彼是痛切之本情，反而安神是祭

祀之末禮，故下文夫子不許。②孔子與門人立，拱

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微孔子也。孔子

曰：「二三子之嗜學也，嗜，貪。我則有姊之喪

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陰

也。吉尚左。左，陽也。

**疏**「孔子」至「尚左」正義曰：

此一節論拱手之禮。

**注**「喪尚」至「陽也」正義曰：此

既凶事尚右，吉事尚左，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

胖。《士虞禮》是凶事，載左胖者，取義不同。吉祭載右胖

者，從地道，尊右。《士虞禮》凶祭，載左胖者，取其反吉。

故《士虞禮》「設洗于西階西南」，鄭注「反吉」是也。孔子

蚤作，作，起。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欲人之怪

己。歌曰：「泰山其頽乎！泰山，衆山所仰。梁

木其壞乎！梁木，衆木所放。哲人其萎乎！」

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

云：「無木不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蚤坐，急見

人也。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

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③則吾將安放？

夫子殆將病也。」覺孔子歌意。殆，幾也。遂趨而

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坐則望之。

①「在」，阮校云：「監、毛本作『則』，衛氏《集說》同。」

②「故下文夫子不許」，浦鏜校云：「『下文』二字衍，從

《集說》校。」

③「哲人其萎」，王引之考察本節鄭注，融會上下文，以爲此四字乃後人據《孔子家語》增入，非《禮記》原文。

其說可從。詳《述聞》卷十四「哲人其萎」條。

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以三王之禮占己夢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是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爲凶象。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爲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蓋寢疾七日而沒。明聖人知命。

**疏**

「孔子」至「而沒」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自說死之意狀。各依文解之。

**注**「欲人之怪己」

正義曰：杖以扶身，恒

在前而用。今乃反手卻後以曳其杖，示不復杖也。又夫子禮度自守，貌恒矜莊。今乃消搖放蕩，以自寬縱。皆是特異尋常。陵旦如此，故云「欲人之怪己」。杖曳於後，示不復用。消搖寬縱，示不能以禮自持。並將死之意狀。

**注**「梁木，衆木所放」

正義曰：衆木，榱、桷之屬，依放

橫梁乃存立。放則依也。故《論語》云：「放於利而行。」孔

曰：「放，依也。」

**注**

「以上」至「不萎」

正義曰：泰山、梁

木，並指他物。「哲人其萎」，指夫子之身。以二物比己，故云「以上二句喻之」。云《詩》云：「無木不萎」者，此《小雅·谷風》刺幽王之詩，言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其詩云：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證「萎，病」。

**注**

「蚤坐，急見人

也」正義曰：君子尋常不自當戶，已歌而入，即當戶而

坐，故云「蚤坐」。坐不在隱處，是急欲見人。

「泰山」至

「安放」上既云泰山、梁木，哲人二句，**①**今子貢所云「泰山其頽」，云「吾將安仰」？梁木、哲人，摠云「吾將安放」

者，以泰山、梁木，共喻「哲人」。子貢意在忽遽，不暇句句別言，故直引梁木、哲人相喻而足，摠云「吾將安放」。

「夏后」至「之也」

「夏后氏殯於東階，則猶在阼。周人殯

於西階，則猶賓之」，夏與周並言「猶」者，以其既死，無所知識，孝子不忍，以生禮待之，猶尚阼階以爲主，猶尚西階以爲賓客，故言「猶」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不云「猶」者，庾蔚云：「東階、西階，平生賓主所行禮之處，故云猶。兩楹之間，生無此禮，故不云猶。」然禮，賓主敵者，授受於

**①**「云」字原脫，據阮本補。

兩楹之間，又是南面聽朝之處，庾云「生無此禮」，於義疑也。蓋以夫子夢在兩楹而見饋食，知是凶象，無聽朝之事，不得云「則猶尊之」。以有賓、主二事，故云「與」也。

鄭注《考工記》，宗廟、路寢，制如明堂。「周之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則五室，每室二筵」。則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廣大，故得容之。其上圓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耳。至明堂具解。

「象」正義曰：時夫子夢見饋食，不夢凶奠也。但奠禮，既死之後，未葬之前，柩仍在地，未立尸主，唯奠停飲食，故云「奠」也。

「孰誰」至「將死」正義曰：「孰，誰也」，

《釋詁》文。禮有大宗、小宗，故云「宗，尊也」。知「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者，案《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又《顧命》云「牖間南嚮」，是天子兩楹治事之處也。每日視朝，雖在路門外，退坐，當路寢兩楹也。其諸侯視朝亦南面。知者，以諸侯一國之尊。故《論語》云：「雍也可使南面。」鄭注：「言任諸侯治也。」則在路寢，南面聽政。若其燕饗，則在阼階西面，《燕禮》、《大射》是也。案《莊子》「聖人無夢」。莊子意在無爲，欲令靜寂無事，不有思慮，故云「聖人無夢」。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同人者，五情。

五情既同，焉得無夢？故《禮記·文王世子》有「九齡」之夢，《尚書》有武王「夢協」之言。

### 禮記正義卷第九

## 禮記正義卷第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無喪師之禮。子

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無服，不為衰，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

**疏**正義

曰：此一節論弟子為師喪制之禮。各依文解之。門人

疑所服者，依禮，喪師無服，其事分明。今夫子之喪，門人疑者，以夫子聖人，與凡師不等，當應特加喪禮，故疑所服。

**注**「弔服」至「三年」正義曰：知為師「弔服加麻」

者，案《喪服》「朋友麻」，其師與朋友同，故知亦加麻也。必知喪師與朋友同者，案下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群居則經，出則否」。是弟子相為與為夫子同，但經

出與不出有異，明其服同也。云「弔服而加麻」，麻，謂經與帶也，皆以麻為之，故云「加麻」也。又《喪服·總麻章》云「朋友麻」，鄭云「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總之經帶」是也。鄭知「服總之經帶」者，總為五服之輕，又與錫衰等，同為弔服之限，故知總之經帶也。論云：為師及朋友，皆既葬除之。案《司服》云：王為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鄭司農云：錫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縗。鄭康成云：「無事其縗，衰在內。」以服稍重，故但治事其布，不治事其縗。鄭司農又云：「總，①十五升布去其半，有事其縗，無事其布。」鄭康成云：「無事其布，衰在外。」以其稍輕，故得治縗也。司農又云：「疑衰十四升」，康成云「疑之言擬也，擬於吉服」，謂比擬吉服十五升也。「首服弁經」者，鄭注《司服》云：「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環經。」鄭知「如爵弁」者，見下文云「殷人冔而葬」，又云「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冔，是祭冠也，故知弁經是爵弁也。知「加環經」者，以《雜記》云：「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天子弔諸臣之服，無問當事與不當事，皆弁經也。諸侯以錫衰為弔

①「總」，原作「無」，據中國書店本、阮本改。



服，但首服有異。弔他國，皆首服皮弁。故《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是也。若弔已臣，當事則弁經。故《服問》云「公弔，當事則弁經」。於士，雖當事亦皮弁。諸侯雖以錫衰爲常弔之服，其弔士，亦有總衰、疑衰。故鄭注《文王世子》云：「同姓之士則總衰，異姓之士則疑衰。」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亦弁經。故鄭注《喪服》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乃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其士之弔服則疑衰，故鄭注《喪服》云：「士以總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鄭注云：「此實疑衰也，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當事亦弁經，故鄭注《喪服》云：「士弁經，皮弁之時，如卿大夫。」凡弔服，唯有弁經，皆無帶也。知無帶者，《周禮·司服》及《服問》但云「弁經」，不云「帶」，故知然也。其朋友之服，諸侯及大夫等，則皆疑衰。故鄭注《喪服》云「朋友之相爲服，則士弔服也」。既特云「士弔服」，明諸侯、大夫等皆用上之弔服，唯加總之經帶爲異耳。是以《喪服》「朋友麻」鄭注云：「服總之經帶。」又下文云「子游襲裘帶經而入」，鄭注云「所弔者朋友」，是朋友相爲加帶。凡朋友相爲者，雖不當事，亦弁經。故下文云「群居則經」是也。其庶人，鄭注《喪服》云：「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

貌。」①鄭注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素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深衣，當服布深衣，冠素委貌也。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公西赤，孔子弟子，字子華。志，謂章識。飾棺牆，牆之障柅，猶垣牆障家。②置罍，牆，柳衣。罍，以布衣木，如攝與？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施，夏也。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禮，尊之。披，柅行夾引棺者。崇，③崇牙，旌旗飾也。④綢練，以練綢旌之杠。⑤是旌，⑥葬乘車

①「則其弔服素冠委貌」，孫詒讓《儀禮注疏校記》云：「當作『則其弔服冠素委貌』，今本倒『冠素』二字，不可通。」

②「牆之障柅猶垣牆障家」，各本均有此九字，唯《考文》引古本無。阮校引盧文弨云：「牆」下注九字，古本無，乃疏中語也。張敦仁《考異》說同。今按：此九字當爲衍文。

③「崇」字原脫，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補。

④「旌旗」，原作「旗旌」，據中國書店本、余本、撫本、岳本、阮本乙正。

⑤「杠」，原作「杜」，據中國書店本、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是」，余本、撫本、岳本、阮本作「此」。

所建也。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旒。《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之喪，送葬用三王之禮。各依文解之。

**注**「公西」至「子華」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鄭云「魯人也」。「飾棺」至「夏也」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嬰，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旒。此則夏禮也。既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

**注**「牆柳」至「攝與」正義曰：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故謂障柩之物為牆。障柩之物即柳也。外旁帷荒，中央材木，摠而言之，皆謂之為柳也。《縫人》注云：「柳，聚也，諸飾所聚。」前文注云「牆，柳」者，以經直云「周人牆置嬰」，文無所對，故注直云「牆，柳也」。此文為下對設披、設崇、設旒之事，皆委曲備言，故亦委曲解之，故注云「牆，柳衣」也。其實，牆則柳也。《雜記》喪從外來雖非葬節，以裳帷障棺，亦與垣牆相似，故鄭注「不毀牆」之下云：「牆，裳帷也。」皆望經為義，故二注不同。云「嬰以布衣木」者，鄭注《喪大記》云：「漢禮，嬰以木為

筐，**①**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云「如攝與」者，攝是漢時之扇。「與」，疑辭。鄭恐人不識嬰體，故云「如今攝與」？

**注**「披柩」至「綢杠」正義曰：案《喪大記》「國君纁披六」，鄭云：「設之於旁，所以備傾虧也。」**②**故此云「披，柩行夾引棺者」。云「崇牙，旌旗飾也」者，對下「綢練設旒」，故為「旌旗飾」也。謂旌旗之旁，刻繒為崇牙。殷必以崇牙為飾者，殷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云「此旌，葬乘車所建也」者，案《既夕禮》「陳車門內右北面，「乘車載旌，道車載朝服，梟車載蓑笠」，故知此旌乘車所建也。凡送葬之旌，經文不具。案《既夕》士禮而有二旌。一是銘旌，是初死書名於上，則《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書名於末，曰「某氏某之柩」，置於西階上」。葬則在柩車之前，至壙，與茵同人於壙也。二是乘車之旌，則《既夕禮》「乘車載旌」，亦在柩之前。至

**①**「筐」，殿本《考證》云：「字當作「匡」。」阮校引孫志祖云：「《周禮·縫人》疏引此注正作「匡」。」

**②**「鄭云設之於旁所以備傾虧也」，孫詒讓《校記》云：「今檢《喪大記》無此注，未詳。或是引《既夕禮》注，然文句亦小異。」

壙，柩既入壙，乃斂乘車所載之旌載於柩車而還。故鄭注《既夕禮》云：「柩車至壙，祝脫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稟車之服，載之而還，不空以歸。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是士之二旌也。其大夫、諸侯則無文。其天子亦有銘旌，與士禮同。故《司常》云「大喪共銘旌」，鄭注云：「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初死，亦置於西階。將葬，移置於茵，從遣車之後，亦入於壙也。是其一旌也。《司常》又云：「建廠車之旌。」廠，謂興作之，則明器之車也。其旌則明器之旌，止則陳建於遣車之上，行則執之以從遣車。至壙，從明器而納之壙中。此二旌也。案士禮既有乘車載旌，攝孤卿之旌，則天子亦當有乘車載大常。謂以金路載之，至壙，載之而歸，但禮文不具耳。此其三旌也。然則天子三旌也。士以禮無遣車，故無「廠車之旌」，但二旌耳。諸侯及大夫無文。熊氏以爲「大夫以上有遣車，即有廠旌，並有三旌也」。云「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旌」者，《爾雅·釋天》文。引之者，證經中「設旒，夏也」。案鄭注《明堂位》云：「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以此差之，古代尚質，有虞氏但注旌竿首，未有繒帛，故云綏也。夏家漸文，<sup>①</sup>故有「素錦綢杠」，又垂八尺之旒，故夏云旂也。旂是大古名，<sup>②</sup>非交龍之旂。周

則文物大備，旂有九等，垂之以繆，繫之以旒，又有交龍之旒，龜蛇之旒，與夏不同。夏雖八尺之旒，更無餘飾。又引《爾雅》「素錦綢杠」者，亦《爾雅·釋天》文。引之者，證經文「綢練」。練則素錦，用以爲綢杠也。子張之喪，

公明儀爲志焉。志，亦謂章識。褚幕丹質，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不牆不窆。蟻結于四隅，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蜉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殷士也。學於孔子，倣殷禮。疏正義

曰：此一節論孔子弟子送葬車飾學孔子行殷禮之事。各隨文解之。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者，公明儀是其弟子，亦如公西赤爲章識焉。此公明儀又爲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是也。

「褚幕丹質」者，褚謂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今公明儀尊敬其師，故特爲褚，不得爲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而爲之也。「蟻結」者，蟻，蚍蜉也。又於褚之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

① 「家」，阮本作「后」，閩、監、毛本同。

② 「古」，浦鏜校云，疑「共」字之誤。

來，故云「蟻結於四隅」。所以「不牆不巽」者，用殷禮也。所以畫蟻者，殷禮士葬之飾也。棺蓋亦或取蚍蜉。<sup>①</sup>夫子聖人，雖行殷禮，弟子尊之，故葬兼三代之禮。<sup>②</sup>今公明儀雖尊其師，祇用殷法，不牆不巽，唯特加楮幕而已。上葬夫子，用三代之飾。案《士喪禮》，既非聖人，亦用夏祝、商祝，彼謂祝習夏禮、商禮，<sup>③</sup>摠是周祝也。故鄭注《士喪禮》云：「夏祝，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sup>④</sup>其於養宜，故主饋食。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故主衣服襲斂。」周人之喪，皆有夏、商二祝，與夫子用三代之禮，其義不同。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為僭者，用其大夫之禮耳。必用三代者，夫子聖人，德備三代文物故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弗與共天下也。不可以並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言雖適市朝，不釋兵。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為負而廢君命。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

曰：「不為魁。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為首，杓為末。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為其負，當成之。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群居則經，出則否。群，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友服。子夏曰：「吾離群而索居。」疏正義曰：此節論親疏報仇之法。各依文解之。「遇諸市朝」者，上既云「不仕」，得有「遇諸朝」者，身雖不仕，或有事須入朝，故得有「遇諸朝」也。「不反兵而鬪」者，言執殺之備，身常帶兵，雖在市朝，不待反還取兵即當鬪也。然朝在公門之內，兵器不入公門，身得持兵入朝者，案《閹人》「掌中門之禁」，但兵器不得入中門耳。其大詢衆庶，在皐門之內，則得入也。且「朝」文既廣，設朝或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兵者，亦謂佩刀已上，不必要是矛戟。

- ① 「蓋」，原作墨丁，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阮本補。
- ② 「三」，原作墨丁，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阮本補。
- ③ 「彼」，原作墨丁，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阮本補。
- ④ 「以」，原作墨丁，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阮本補。

皇氏以爲「市朝，正謂市也。市有行肆似朝，故云市朝」。此辭非也。上《曲禮》唯云「不與共戴天」，文不備也。上《曲禮》云「兄弟之讎不反兵」，此父母之仇云「不反兵」。又此昆弟之仇不云「不反兵」者，父母與昆弟之仇皆不反兵。上《曲禮》昆弟之讎云「不反兵」者，謂非公事，或不仕者，故恒執持殺之備。此文昆弟之仇，據身仕爲君命出使，遇之不鬪，故不得云「不反兵」也。二文相互乃足。

**注**「爲負而廢君命」 正義曰：負，猶不勝也。爲其鬪而不勝，廢君命也。下注云「爲其負，當成之」，負亦謂不勝也。

**注**「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 正義曰：案《春秋運斗

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是「魁爲首，杓爲末」。「主人能，則執兵而陪

其後」 謂從父昆弟之仇，既不爲報仇魁首，若主人能自報之，則執兵陪助其後。 **易墓，非古也。** 易，謂芟治

草木。不易者，丘陵也。 **疏**「易墓，非古也」 正義曰：此

一節論墓內不合芟治之事。 **注**「易謂至「陵也」 正義

曰：墓，謂冢旁之地。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言「易墓，非古也」，則古者，殷以

前「墓而不墳」，是不治易也。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喪主哀。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祭主敬。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主哀、祭主敬之事。「吾

聞諸夫子」者，諸，之也。據所聞事於孔子也。「喪禮，

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此所聞事喪禮，居喪之禮也。

與，及也。「禮有餘」，明器、衣衾之屬也。①言居喪，及其哀少而禮物多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者，若物多而哀少，則不如物少而哀多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

禮有餘也」者，祭禮，謂祭祀之禮也。「而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言敬少而牢多也。「不若禮不足而

敬有餘也」者，若牲器多而敬少，則不如牲器少而敬多也。

**曾子弔於負夏，負夏，衛地。主人既祖填池，** 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填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遺奠，設祖奠。 **推柩而反之，** 反於

①「明器衣衾之屬也」，浦鏜據衛氏《集說》校云，此句

「屬」下脫「多」字。按：據下文，「多」字宜有。

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降婦人而后行禮。禮，

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從者

曰：「禮與？」怪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辭。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給說。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

疑曾子言非。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

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明反柩

非。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善

子游言，且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負夏氏葬禮所失之

事。「既祖填池」者，案《既夕禮》啓殯之後，「柩遷于祖

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鄭

注云：「是時柩北首，設奠于柩西。」此奠，謂啓殯之奠也。

質明，徹去啓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側，乃卻下

柩，載於階間。乘輜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

西，當前束。時柩猶北首，前束近北。<sup>①</sup>前束者，謂棺於

車，束有前後，故云前束。乃飾柩，設披，屬引，徹去遷祖

之奠，遷柩嚮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于階

間，乃設祖奠于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車

之西。然後徹之，苞牲，取下體以載之，遂行。此是啓殯

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弔於負夏氏，正當主人祖祭

之明旦既徹祖奠之後，設遣奠之時而來弔。主人榮曾子

之來，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返之嚮北，

又遣婦人升堂，至明日，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行遣車

禮。<sup>②</sup>從曾子者，意以爲疑，問曾子云：「此是禮與？」曾

子既見主人榮已，不欲指其錯失，爲之隱諱，云「夫祖者，

且也」，且是未定之辭。祖是行始，未是實行。且去住二

者皆得，既得且住，何爲不可以反宿明日乃去？**注**「祖

謂「至，祖奠」正義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者，

案《既夕禮》注云：「束棺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於階

間。」柩從兩楹卻下載於車，乃迴車南出，是爲祖也。祖，

始也，謂將行之始也。云「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者，案

《既夕禮》，祖曰明旦，<sup>③</sup>徹祖奠，設遣奠。曾子正當設遣

①「束」字原漉滅，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阮本補。

②「遣車」，孫希旦《集解》云，疑當作「遣奠」。

③「曰」，阮校引浦鏜校云，「之」誤「曰」。

奠時來，主人乃徹去遺奠，還設祖奠，似若不爲遺奠。然經云「主人既祖」，祖之明日，既徹祖奠之時，故謂之「既祖」。鄭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者，解正祖之名也。皇氏、熊氏皆云：「曾子雖今日來弔，遙指昨日爲既祖。」於文賒緩，其義非也。

「禮，既祖而婦人降」正義曰：《既夕禮》文。以既祖，柩車南出，階閒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閒。今柩車反還階閒，故婦人辟之升堂。婦人既已升堂，柩車未迴南出，則婦人未合降也。今乃降之者，以曾子賢人，欲矜誇賓於此婦人也。言「皆非」者，柩無反而反之，是一非。既反之，未迴車南出，不合降婦人而降之，是一非也。

「給說」正義曰：《論語》云：「禦人以口給。」謂不顧道理，以捷給說於人也。「曾子」至「祖者」多，

猶勝也。曾子自知已說之非，聞子游之答是，故善服子游也。故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出祖也。曾子

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爲習禮。主人既小斂，袒，括

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於主人變

乃變也。所弔者朋友。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服且善子游。

疏正義曰：此

一節論弔禮得失之事。各依文解之。「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案《喪大記》云：「弔者襲裘，加武，帶、經。」注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①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②但加經於武。《喪大記》所云，亦據朋友，故云「帶、經」。帶既在胷，鄭注「加武與帶經」，似帶亦加武者，其實，加武唯經，連言「帶」耳。主人成服之後，弔者大夫則錫衰，士則疑衰，當事皆首服弁經。此子游之弔，未知主人小斂以否，何因出則有帶經，服之而入？但子游既及弔喪，豫備其事，故將帶經行也。子夏既除喪而見，

①「襲」，常盤《校記》云：「阮本『襲』下有『裘』字。」

②「明」，原作「朋」，據中國書店本、阮本改。

見於孔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樂由人心。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作，起。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雖情異，善其俱順禮。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夏、子張居喪順禮之事。此言子

夏、子張者，案《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衍衍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切切而哀」，與此不同者，當以《家語》及《詩傳》爲正。知者，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焉能彈琴而不成聲？而閔子騫，至孝之人，故孔子善之，云「孝哉閔子騫」。然《家語》、《詩傳》云「援琴而絃切切」，以爲正也。熊氏以爲子夏居父母之喪異，故不同也。司寇惠子之喪，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惠子廢適立庶，爲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謝其存時。又辱爲之服，敢辭。」止之服也。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名習禮，

文子亦以爲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深譏之。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文子又辭

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止之在臣位。子游曰：「固以請。」再不從命。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

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覺所譏也。虎，適子名。文子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子游趨而就客位。所譏行。**疏**正義

曰：此一節論子游譏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得行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惠子」至「虎者」正義曰：案《世本》：「靈

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爲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字。

**注**「爲之」至「爲衰」正義曰：子游既與惠子爲朋友，應

著弔服，加緦麻帶絰。今乃著「麻衰，牡麻絰」，故云「重服譏之」。云「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者，案《詩》云「麻衣如雪」，又《問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稱麻，故知此麻衰亦吉服之布也。案《喪服》云「公子爲其母麻



衣」，鄭注云「小功布深衣」者，以大夫之子爲其母厭降大功，則公子爲其母厭降宜小功布衰，與此別也。案弔服，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今子游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輕於弔服，而云「重服以譏之」者，據「牡麻經」爲重。弔服弁經，大如緦之經，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牡麻絞經，與齊衰經同，故云「重」也。

「深譏」至「賓後」正義曰：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嚮，故在賓後也。故盧云：「喪賓後主人，同在門東。家臣賓後，則近南也。」

「南面」至「明矣」正義曰：然鄭亦不知臣定位，今以此爲證，故云「明矣」。

子游弔在臣位，適子既嚮南，面對子游，故知臣位在「門內北面」也。案鄭注之意，前既云「大夫家臣，位在賓後」，則此又云「臣位在門內北面」，則凡賓位在門東，亦得與盧合也。而前《檀弓》云「趨而就伯子於門右」，注云：

「去賓位，就主人之兄弟賢者。」若案彼注云，則未趨時，賓位應在門左者，以檀弓之弔，當在小斂前，同國并異國，並在門左。若諸侯禮，大國賓，辟寄公，故在門右耳。或云

檀弓爲異國禮，譏於仲子，故自處異國之賓，故在門西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

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禮之變。

疏正

義曰：此一節論居喪得中禮之變。各依文解之。將軍文子，其身終亡。既除喪，大祥祭之後，越人來弔。謂遠國之人始弔其喪。主人文子之子，身著深衣，是既祥之麻衣也，首著練冠，謂未祥之練冠也，待賓於廟，目垂於涕，鼻垂於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者，亡，無也。其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所以堪行者，以其舉動也中，當於禮之變節也。

「主人」至「賓也」正義曰：「文子之子簡子瑕也」，知者，《世本》文。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者，深衣，即《閔傳》「麻衣」也，但制如深衣，緣之以布曰麻衣，緣之以素曰長衣，緣之以采曰深衣。「練冠」者，謂祭前之冠。若祥祭，則縞冠也。此謂由來未弔者，故練冠。若曾來已弔，祥後爲喪事更來，雖不及祥祭之日，主人必服祥日之服以受之。故《雜記》云：「既祥，雖不當縞

者必緇，然後反服。」注云：「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子爲之。」《雜記》經文本爲重來者，故緇冠。衛將軍之子始來者，故練冠。故《雜記》注引此文者，證祥後來弔之事一邊耳。推此而言，禫後始來弔者，則著祥冠。若禫後更來有事，主人則著禫服。其吉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櫨」是也。云「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者，以其死者遷入於廟，故今待弔於廟，就死者。案《士喪禮》，始死，爲君命出，小斂以後，爲大夫出。是有受弔迎賓。今以除服受弔，故不迎賓也。或曰：此非己君之命，以敵禮待之，故不迎也。或云：此是禫後吉時來也，故不在寢而待於廟也。《禮論》亦同。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所以表哀戚。掘中雷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明不復有事於此。周人浴不掘中雷，葬不毀宗躐行。毀宗，<sup>①</sup>毀廟門之西而出，<sup>②</sup>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學者行之。學於孔子者行之。倣殷禮。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禮

異之事。各依文解之。「幼名，冠字」者，名以名質，生若無名，不可分別，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

「冠字」者，人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謚。凡此之事，皆周道也。然則自殷以前，爲字不在冠時，伯仲不當五十，以殷尚質，不諱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謚，故摠云「周道也」。《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耳。《禮緯含文嘉》云：「質家稱仲，文家稱叔。」<sup>③</sup>周代是文，故有管叔、蔡叔、霍叔、康叔、聃季

<sup>①</sup>「毀宗」，二字原漶滅，據中國書店本、余本、撫本、岳本補。

<sup>②</sup>「毀廟」，二字原漶滅，據中國書店本、余本、撫本、岳本補。

<sup>③</sup>「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孫希旦《集解》云：「上《曲禮》疏引《含文嘉》與此同。據《白虎通》，「稱」當作「積」。蓋伯、仲、叔、季之稱唯四，其昆弟多者，質家則積於仲，文家則積於叔也。」

等，末者稱「季」是也。「掘中」至「道也」此以下三句，明殷禮也。每一條義兼二事也。中雷，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所以然者，一則言此室於死者無用，二則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故云「掘中雷而浴」也。「毀竈以綴足」者，亦義兼二事。一則死而毀竈，示死無復飲食之事，故毀竈也。二則恐死人冷強，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壁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者，亦義兼二事也。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牆而出于大門。所以然者，一則明此廟於死者無事，故毀之也。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若生時出行，則為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嚮毀宗處，出仍得躐此行壇，如生時之出也。故云「毀宗躐行，出于大門」也。「殷道也」者，道，禮也。上三句皆是殷禮也。

**注**，明不「至」之外」正義

曰：此謂中雷、竈、宗。所以掘中雷、毀竈及宗，是明不復有事於此處也。云「周人浴不掘中雷」者，用盤承浴汁也。<sup>①</sup>是以《喪大記》「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沐用瓦盤」，<sup>②</sup>鄭注云：「浴、沃用料，沐於盤中，文相變也。」案鄭旨，則知浴用盤也。云「葬不毀宗躐行」者，周殯於正寢，至葬而朝

廟，從正門出，不毀宗也。故《士喪禮》不云躐行也。然周家亦不「毀竈綴足」，而鄭注不云者，以周綴足用燕几，其文可見，故此不言耳。至於「毀宗躐行、掘中雷」，周雖不為，而經文無云不掘不毀，故鄭注言之也。但舉首末言之，則中從可知也。云「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者，廟門西邊牆也。云「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者，以其「毀宗」即云「躐行」，<sup>③</sup>故知行神在廟門之外，當毀處之外也。行神，於後更說。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具，葬之器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子柳曰：「何以哉？」言無其財。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忠恕。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古者謂

<sup>①</sup>「盤承」二字原模糊，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阮本釐清。

<sup>②</sup>「料沐用瓦盤」五字原模糊，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阮本釐清。

<sup>③</sup>「即」，阮本作「故」。

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子柳曰：「不可。吾聞

之也，君子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爲利。請班

諸兄弟之貧者。」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鄰里鄉

黨。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

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利己亡衆，非忠也。言亡之

者，雖辟賢，非義退。**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粥人之母及

因死爲利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子柳「至碩兄」正

義曰：案下《檀弓》云「叔仲皮學子柳」，故知子柳是叔仲皮

之子。知「子碩兄」者，以此云「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

故知「子碩兄」也。**注**「古者」至「貨財」正義曰：解布

名也。言「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然者，言其通流，有如

水泉而徧布，貨買天下貨財也。鄭注《周禮》云：「藏曰泉，

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也。」鄭又云：「泉

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一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

制。至漢，唯有五銖久行。」案鄭此旨，云「五銖」者，其重

五銖。凡十黍爲一參，十參爲一銖，<sup>①</sup>二十四銖爲一兩，

故錢邊作「五銖」字也。鄭又云：「王莽改貨而異作，<sup>②</sup>泉

分半，足枝長八分，<sup>③</sup>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

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

「大泉」，直五十貨泉。<sup>④</sup>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

「貨」，左曰「泉」，直一也。」案《食貨志》云，今世謂之竿錢

是也。邊猶爲「貨」、「泉」之字。大泉，即今大四文錢也，

四邊並有文也。貨布之形，今世難識，世人或耕地猶有得

者。古時一箇準二十五錢也。然古又有刀，刀有二種。

一是契刀，一是錯刀也。契刀直五百，錯刀直一千。契刀

無縷，而錯刀用金縷之。刀形如錢而邊作刀字形也，故世

猶呼錢爲「錢刀」也。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

玉從。二子，衛大夫。文子，獻公之孫，名拔。文子

<sup>①</sup>「參爲一銖」四字原模糊，據足利本、中國書店本、阮

本釐清。

<sup>②</sup>「又云王莽改貨」六字原模糊，據足利本、中國書店

本、阮本釐清。

<sup>③</sup>「足枝長八分」，阮校引盧文弨云，此句下《漢志》有

「間廣二分」四字。

<sup>④</sup>「五十」，原作「十五」。按此句出自《周禮·天官·外

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遽伯

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刺其欲害人良

田。瑗，伯玉名。**疏**「公叔」至「請前」正義曰：此一節

論遽伯玉仁者，刺文子欲害人良田之事。**注**「文子，獻

公之孫，名拔」正義曰：案《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

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為公叔氏。」弁人有其母死而

孺子泣者，言聲無節。孔子曰：「哀則哀矣，此

誠哀。而難為繼也。失禮中。夫禮，為可傳

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疏**正義曰：此節

論孔子譏弁人哀過之事。「而難為繼也」者，此哀之深，

後人無能繼學之者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

哭踊有節」者，又廣述其難繼為失也。夫聖人制禮，使後

人可傳可繼，故制為哭踊之節，以中為度耳。豈可過甚，

皆使後人不可傳繼乎。然《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

「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

有？」則與此違者，云曾子所言，**①**是始死之時，悲哀志

懣，未可為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日，**②**可以禮制，故哭

踊有節也。所以知然者，曾申之問，泛問於哭時，故知舉

重時答也。此之所言，「哭踊有節」，節哭之時，在於後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

毀孔子者。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

其冠，括髮。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

子游曰：「知禮！」嗤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武

叔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武叔」至「子者」正義

曰：案《世本》：「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

臣，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婁，婁生成子不敢，敢生武叔州

仇。仇是公子牙六世孫，故云「公子牙六世孫」也。云「毀

孔子者」，《論語》云「叔孫武叔毀仲尼」是也。**注**「尸出」

至「委貌」正義曰：案《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西面

馮尸，踊無筭。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髻髮袒，**③**衆

主人免」，下云「士舉，男女奉尸，俛于堂。」《喪大記》亦云

「卒小斂，主人袒，說髻，括髮以麻」，下云「奉尸夷于堂」，

是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人為欲奉尸，故

**①**「云」，浦鏜校以為衍字。

**②**「日」，衛氏《集說》作「後」。

**③**「髻」，原作「髻」，據阮本改。

袒而括髮在前。今武叔奉尸夷堂之後乃投冠、括髮，故云「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云「冠，素委貌」者，案《雜記》云：「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注云：「上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經焉。」鄭知然者，以《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經。」大夫大斂無文，明亦弁經。大斂既爾，明小斂亦然。故云大夫以上弁經。案「武叔投冠」，武叔是諸侯大夫，當天子之士，故云「士素委貌」。若然，案《士喪禮》，主人括髮，鄭注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括髮者，<sup>①</sup>去笄纚而紒。」無素委貌者，熊氏云：「《士喪禮》謂諸侯之士，故無素冠也。」崔氏云：「將小斂之時已括髮，括髮後，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委貌。至小斂訖，乃投去其冠而見括髮。」今案《士喪禮》及《大記》，皆小斂卒乃括髮，無小斂之前為括髮者，崔氏之言非也。案《士喪禮》小斂括髮，鄭注《喪服變除》云「襲而括髮」者，彼據大夫以上之禮，死之明日而襲，與士小斂同日，俱是死後二日也。鄭注《士喪禮》「一括髮之後，比至大斂自若」。所以《大記》云「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是諸侯小斂之時更括髮者，崔氏云：「謂說去其髦，更正括髮，非重為括髮也。」

「子游曰：知禮」子游是習禮之人，見武叔失禮，反謂之「知禮」，故知嗤之也。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

扶左。謂君疾時也。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君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疏**「扶君」至

「是舉」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薨所舉遷尸之人。

**注**「謂

君」至「位者」正義曰：知是「君疾時」者，以下云「君薨以是舉」，故知「君疾時」也。知「卜，當為僕」者，以卜人無正君之事。案《周禮·大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射人職》「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及王舉動悉隨王，故知也。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sup>②</sup>君子未之言也。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為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或曰：同爨總。以同居生總之親，<sup>③</sup>可。**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時有」至「非之」正義曰：知「同居」

<sup>①</sup>「括髮」，阮校云：「許宗彥校本依鄭注「括髮」上增「齊衰者素冠」五字。今按：許增字是。」

<sup>②</sup>「二夫人」，王引之《述聞》云：「正文、注文之「二夫人」，皆當作「夫二人」，寫者誤倒耳。」

<sup>③</sup>「總之親」，《考文》引古本、足利本「總」下有「麻」字。

者，以下云「同爨總」，故知同居也。云「甥居外家而非之」者，以言從母及舅，皆是外甥稱謂之辭，故知甥也。若他人之言，應云「妻之兄弟婦，夫之姊妹夫」相為服，不得云「從母之夫，舅之妻」也。言「甥居外家而非之」者，謂甥來居在外姓舅氏之家，見有此事而非之。或云：外家者，以二人同住，甥居外旁之家，遙譏之。「或曰：同爨總」

甥既將為非禮，或人以為於禮可許，既同爨而食，合有總麻之親。此皆據總麻正衰，①非弔服也，故云「相為服」。若是弔服，疏人皆可，何怪此二人？何胤以為「弔服加麻經，如朋友然」，非也。凡弔服不得稱服，故上云「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時朋友弔服而稱「無服」，故知此「相為服」非弔服也。喪事欲其縱縱爾，趨事貌。縱，讀如「摠領」之摠。吉事欲其折折爾。②安舒貌。③

《詩》云：「好人提提」。④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陵，躐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故騷騷爾則野，謂太疾。鼎鼎爾則小人。謂大舒。君子蓋猶猶爾。疾舒之中。疏，喪事「至」猶爾。正義曰：此一節論吉凶趨容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詩》云：「好人提提」。正義曰：所引者，《魏風·葛屨》

之詩也。魏俗偏薄，遣新來婦人縫作衣裳，故述而刺之，云美好婦人初來之時提提然。引之者，證安舒之意。

「故喪」至「猶爾」。以上喪事欲疾，吉事欲舒，因上生下，故云喪事雖須促遽，亦當有常，不得陵越喪禮之節；吉事雖有行止住之時，⑤不得怠愒寬慢。故喪事騷騷耳，⑥過為急疾，則如田野之人，急切無禮；若吉事鼎鼎爾，不自嚴敬，則如小人然，形體寬慢也。若君子之人，於喪事之內得疾之中，於吉事之內得舒之中。蓋行禮之時，明閑法

①「據總麻正衰」，阮校云：「浦鏜從《續通解》校作「據總麻之正者」。」

②「折折」，《考文》引古本作「提提」。

③「安舒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此句上有「提提爾」三字。

④「詩云好人提提」，阮校云：「《釋文》於經出「折折」，云「大兮反，注同」。則知注當作「折折」二字，引《詩》作「好人折折」。後人以《詩》本「提提」易之，遂使《釋文》「注同」二字懸而無薄。《正義》標起止作「提提」，又云「初來之時提提然」，從《詩》本作也。」

⑤「吉事雖有行止住之時」，阮校云：「衛氏《集說》無「行」字，《續通解》同。按無「行」是也。」

⑥「耳」，阮本作「爾」，與經文合。

則，志意猶猶然。猶猶是曉達之貌。喪具，君子恥具。辟不懷也。喪具，棺、衣之屬。一日二日而可

爲也者，君子弗爲也。謂絞、衾、衾、冒。**疏**「喪

具」至「弗爲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備喪具之事。各依文解之。**注**「辟不」至「之屬」正義曰：此「辟不懷」，

宣八年《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

葬用近日，則是不思念其親。今送死百物皆具，是速棄其

親。今未即辦具，是辟不思親之事也。云「喪具，棺、衣之

屬」者，棺即預造，衣亦漸制，但不一時頓具。故《王制》云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衾、

衾、冒，死而后制」是也。《喪服》，兄弟之子猶子

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

遠之也。或引或推，重親遠別。姑、姊妹之薄也，

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

姊妹嫁，大功。夫爲妻期。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

飽也。助哀戚也。**疏**「喪服」至「者也」正義曰：《喪

服》是《儀禮》正經，記者錄《喪服》中有下三事，各以釋之。

其兄弟之子期，姑、姊妹出適大功，皆《喪服》經文。嫂叔

無服，《喪服傳》文。所以，嫂叔無服，進在，姑、姊妹之上。

禮記正義卷第十

者，取或引或推，二者相對。其子服重，是引而進之。其嫂無服，是推而遠之。並云「蓋」者，記人雖解其義，猶若不審然，故謙而言「蓋」。**注**「或引」至「遠別」正義曰：

己子服期，今昆弟之子亦服期，牽引進之，同於己子。案

《喪服傳》，昆弟之子期，報之也，此云「引」者，《喪服》有

世父母、叔父母期，又云「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有相報

答之義，故云報也」。己子服期，昆弟之子應降一等服大

功，今乃服期，故云「引」也。二文相兼乃備。「或推」者，

昆弟相爲服期，其妻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使之無服，是

推，使疏而斥遠之也。言「重親」，解「或引」。言「遠別」，

解「或推」。遠別者，何平叔云：「夫男女相爲服，不有骨肉

之親，則有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

混交之失，推使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者，未嫁之

時爲之厚，今姑、姊妹出嫁之後爲之薄，蓋有夫婿受我之

厚而重親之，欲一心事於厚重，故我爲之薄。曾子與

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謂客之旅。曾

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

於巷。」以爲不可發凶於人館。**①**曰：「反哭於爾

**①**「不可發凶於人館」，阮本、余本、岳本「人」下有「之」字。



次！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曾子

北面而弔焉。**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館客使如其已有

之事。「曰：反哭於爾次」於時立曾子之門，故曾子許

其反哭於汝次舍之處。依禮，喪主西面，曾子所以北面弔

者，案《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亦在東門北面，<sup>①</sup>謂同國

之賓。曾子既許其哭於次，故以同國賓禮北面弔焉。孔

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

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之，往也。

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為，猶行也。是故竹不

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成，猶善也。竹不可

善用，謂邊無滕。味，當作「沫」。沫，醢也。琴瑟張而

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無宮商之調。有鐘磬而

無簣虞。不縣之也。橫曰簣，植曰虞。其曰明器，

神明之也。」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

器如此。**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生人於死者不可致死、致

生之事。「之死而致死之」者，之，往也。謂生者以物往

送葬於死者而致死之意，謂之無復有知，是不仁之事也，

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者，謂以物往送葬者，而

雖死猶致生之意，是不知之事而不可為也。**注**，之往

至「知也」正義曰：謂生者以物往送死者，故何胤云：

「言往死者處，而致此死者之意。謂死如草木無知，如此

用情則不仁，不可行於世也。往死者處而致此死者於全

生之物，則不知，而不可行也。捨此二塗，不仁、不知之

間，聖人之所難言，付之不測之竟。言無知與有知者，即

下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

也。」是故竹不成用者，聖人為教，使人子不死於亡

者，不便謂無知，不生於死者，不便謂有知。故制明器，以

神明求之，不死不生，不可測也。成，善也。故為器用並

不精善也。「竹不善用」，謂竹器邊無滕緣也。何胤云：

「若全無知，則不應有。若全有知，則亦不應不成。故有

器不成，是不死不生也。」「瓦不成味」者，味猶黑光也。

今世亦呼黑為沫也。「瓦不善沫」，謂瓦器無光澤也。

「木不成斲」者，斲，雕飾也。木不善斲。鄭注云：「味，當

作沫。沫，醢也。」醢，謂醢面，證沫為光澤也。<sup>②</sup>「琴瑟張

<sup>①</sup>「東門」，阮校云：「衛氏《集說》『東門』作『門東』。」今

按：作「門東」是。

<sup>②</sup>「鄭注云」至「光澤也」，浦鏜校云：「此二十一字當接

前「瓦不成味」疏下。」今按浦校是也。

而不平」者，亦張弦而不調平也。「竽笙備而不和」者，亦備而無宮商之調和也。「有鐘磬而無簨虡」者，簨虡，縣鐘磬格也。亦有鐘磬，而不用格縣掛之。鄭云「不縣之也」者，案《典庸器》云：「大喪，廡筍虡。」明知有而不縣之也。云「橫曰簨，植曰虡」者，虡，距也。以用力，故曰虡也。注「言神」至「所知」<sup>①</sup>正義曰：神明微妙無方，不可測度，故云「非人所知」也。

### 禮記正義卷第十

① 「所」字原脫，據阮本補。

# 禮記正義卷第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sup>①</sup>

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貧，朽，非人所欲。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

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之孫，<sup>②</sup>名魋。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靡，侈。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中

①「問喪」，《釋文》出「問喪」，云「問，或作聞」。《考文》引古本作「聞」。阮校云：「案《正義》云『汝曾聞失位在他國之禮於孔子否乎』，據此，則《正義》經文本作「聞喪」。《正義》又云「問喪，謂問失本位居他國禮也」，此二「問」字皆當作「聞」，否則岐出。」

②「戌」，原作「戊」，據岳本、阮本改。

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爲之宰，爲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將應聘於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言汲汲於仕得祿。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不欲速貧，死不欲速朽之事。各隨文解之。「有子問於曾子」者，此孔子卒後，弟子相問，冀有所異聞也。「問喪」，請問失本位，居他國禮也。有子問於曾子云：汝曾聞失位在他國之禮於孔子否乎？

「有子」至「何稱」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彼注云「魯人」也。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云「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者，引《公羊》證失位者稱「喪」也：「昭公孫于齊，次于楊州。」<sup>①</sup>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有子」至「言也」以曾子云「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云：「如是之語，非君子之言也。」夫子既是君子，必不爲此言。時有子唯問喪，不問死，曾子以喪、死二事報有子者，以喪、死俱爲惡事，貧、朽又事類相似，既言「喪欲速貧」，遂言「死欲速朽」。案此「速貧」在前，「速朽」在後，而下子游之對，先云「死欲速朽」，後言「喪欲速貧」，隨孔子所見言

之先後也。且孔子爲中都宰之時，制其棺槨，不用速朽，其事在前。夫子失魯司寇，使子夏、冉有先適楚，不欲速貧，其事在後。故子游先言「速朽」，後言「速貧」，亦隨夫子之前後。<sup>②</sup>「桓司」至「名魋」正義曰：案《世本》：「向戌生東鄰叔子超，<sup>③</sup>超生左師眇。」眇即向巢也。魋是巢之弟，故云「向戌孫」也。<sup>④</sup>「孔子」至「司寇」

正義曰：《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定公十年，會于夾谷，攝相事。」此云「司寇」者，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故《周禮》太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爲司空者，爲小司空也。從小司空爲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爲政，又有臧氏爲司寇，故知

①「楊」，常盤《校記》引阮校云：「惠棟校宋本作『陽』。」

②「戌」，原作「戊」，據阮本改。下同。

孔子爲小司寇。崔解可依。「昔夫子」至「之荆」<sup>①</sup>案

《世家》，定十四年，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過匡邑，匡人圍之，又復去。過蒲，又反於衛。又去衛，過曹適宋。時定公卒，宋桓魋欲殺孔子，伐夫子所過之樹，削夫子所過之跡。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適衛。既不見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殺竇鳴犢、與舜華也，又反於衛。復行如陳。時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三歲。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陳、蔡乃圍孔子，絕糧乏食七日。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諫而止之。是歲，楚昭王卒。孔子自楚反于衛，孔子年六十三，是魯哀公六年。以此言之，失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公六年，其間年月甚遠。且失司寇之後，嚮宋不嚮楚，<sup>②</sup>而云「失魯司寇，將之荆」者，謂失魯司寇之後將往之荆，則哀公六年之荆，亦是失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荆也。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

而哭之？以其不外交。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言時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以權微勸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明不當哭。於是與哭諸縣氏。<sup>③</sup>疏正義曰：此一節記哭鄰國臣之法。<sup>④</sup>注「陳莊

至「名伯」正義曰：案《世本》：「成子當生襄子班，<sup>⑤</sup>班生莊子伯。」鄭依《世本》知也。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所謂「致死之」。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所謂「致生之」。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非其說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

① 據本書導語文例，「昔」下當有「者」字。

② 「宋」，阮校引孫志祖云：「應作「衛」。」

③ 「當」，常盤《校記》引阮校云：「惠棟校宋本作「常」。一

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疏正**

義曰：此一節論不可致意於死人爲死爲生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原憲，字子思。」彼注云，魯人也。其時與曾子

評論二代送終器具之義也。「曰夏后」至「親乎」此以

下是憲所說，<sup>①</sup>並非也。其言夏后氏所以別作明器送亡人者，言亡人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表示其無知也。

「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者，憲又言殷家不別作明器，而即用祭祀之器送亡人者，祭器堪爲人用，以言亡者有知，與人同，故以有用之器送之，表示其有知也。「周

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者，憲又言周世并用夏殷二代之器送亡者，不知定無知如夏，爲當定有知如殷。周人爲之致惑不可定者，故并用送之，是示於民疑惑不定也。「曾

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者，曾子聞憲所說不是，故重稱「不然」，深鄙之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

也」者，曾子鄙憲言畢，而自更說其義也。言二代用此器送亡者，非是爲有知與無知也，正是質文異耳。夏代文，言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送之，非言爲無知也。殷世質，

言雖復鬼，與人有異，亦應恭敬是同，故用恭敬之器仍貯食送之，非言爲有知也。說二代既了，則周并用之，<sup>②</sup>非

爲疑可知，故不重說。尋周家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敬事，故并用鬼敬二器，非爲示民言疑惑也。然周唯大

夫以上兼用耳，士唯用鬼器，不用人器。崔靈恩云：「此王者質文相變耳。」「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者，曾子

說義既竟，又更鄙於仲憲所言也。古，謂夏時也。言古人雖質，何容死其親乎？若是無知，<sup>③</sup>則是死之義也。然

憲子言三事皆非，而曾子此獨譏無知者，以夏后氏尤古故也，譏一則餘從可知也。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

弟死，問於子游。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子游曰：「其大功

乎？」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狄儀有同母異

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

①「憲」，阮本「憲」上有「原」字。

②「并」，阮本作「兼」，衛氏《集說》同。

③「是」，衛氏《集說》作「示」，疑是。

今之齊衰，狄儀之間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爲

同母異父昆弟死著服得失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木

當「至「奔魯」正義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故知「木，當爲朱」也。言《春秋》作「成」者，定十四年「衛公叔成來奔」是也。

**注**「疑所」至

「功是」正義曰：爲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故子游疑之。「其大功乎」？「乎」是疑辭也。云「親者屬，

大功是」者，鄭意以爲同母兄弟，母之親屬，服大功是也。

所以是者，以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而以母是我親，生其兄弟是親者血屬，故降一等而服大功。案《聖證論》

王肅難鄭：「禮稱親者血屬，謂出母之身，不謂出母之子服也。若出母之子服大功，則出母之父母服應更重，何以爲

出母之父母無服？王肅云：「同母異父兄弟服大功者，謂

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故服大功。」馬昭難王肅云：

「異父昆弟，恩繼於母，不繼於父。肅以爲從繼父而服非

也。」張融以爲「繼父同居有子，正服齊衰三月，乃爲其子

大功，非服之差，玄說是也。」今之齊衰，狄儀之間也，

不云「自狄儀始」者，庾蔚云：「狄儀之前，魯人先已行之，

故不云自狄儀始也。」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孔子

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謂子思

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

子蓋慎諸！」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

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子思曰：「吾何慎

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

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其禮，有其

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

得行者。吾何慎哉！」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

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疏**正義曰：

此一節論爲出母之喪行禮之事。

**注**「子思，孔子孫，伯

魚之子」正義曰：《孔子世家》文。鄭言之者，以下云

「子，聖人之後」，故具言之。

**注**「柳若」至「衰期」正義

曰：云「嫁母，齊衰期」者，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案《喪

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則親母

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又鄭止言「齊衰期」，不言嫡

庶，故譙周、袁準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雖主

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爲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絕

族，故知與出母同也。」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

後數世皆「子」。禮，適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鄭答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

「至「行者」」正義曰：謂若嫁母之家，主人貧乏，斂手足形還葬，已雖有財，不得過於主人。故下注「喪之禮如子，贈槨之屬不踰主人」是也。縣子瑱曰：「吾聞之，

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古，謂殷時也。上不

降遠，下不降卑。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

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伯文，殷時滕君

也，爵爲伯，名文。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著服，上不

降遠，下不降卑之事。各依文解之。「瑱」，縣子名，據

所聞而言也。「古者不降」，所聞之事也。古者，殷時也。

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唯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

貴，不降賤也。「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

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族。①下，謂從子、從孫之

流。彼雖賤，不以己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

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庚蔚云：「上下，猶尊卑也。正

尊周禮猶不降，則知所明者旁尊也。鄭恐尊名亂於正尊，

故變文言「遠」也。」「滕伯」至「父也」謂滕國之伯，名文，

爲叔父孟虎著齊衰之服。其虎，是滕伯文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謂滕伯爲兄弟之子孟皮著齊衰之服，其滕伯，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后木曰：

「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買棺外內易。』我

死則亦然。」此孝子之事，非所託。疏正義曰：此一

節論屬子以死事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后木云：孝

子居喪之禮，吾聞之於縣子云：「夫居喪不可不深思長慮

也。孝子既深思長慮，故買棺之時，當令精好，斷削外內，

使之平易。」后木既述縣子之言以語其子，又云「在後我身

若死，則亦當然」。然，猶如是。我死亦當如是縣子之

言，買棺外內易也。注「后木」至「之後」正義曰：

案《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世本》云

「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

則惠伯之子孫無名木者，故鄭直云「其後」。注「此孝」

至「所託」正義曰：言「買棺外內滑易」者，此是孝子所爲

①「班族」，衛氏《集說》無「族」字。



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譏后木也。曾子曰：「尸

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

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斂

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

也。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

曰：「於西方。斂斯席矣。」曾子以俗說非。又大

斂奠於堂，乃有席。

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

失也。末世失禮之爲。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小斂失禮

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言方」至「人也」

正義曰：知

「方亂非」者，以小斂之後，豈無夫婦方亂之事？何故徹

帷，乃云方亂？明爲動搖尸柩，故帷堂。案《春秋》定五

年，魯有仲梁懷，是仲梁，魯人之姓，故知「仲梁子，魯人

也」。

「曾子曰：於西方」用禮，<sup>①</sup>小斂之奠，設於東方，

奠又無席。魯之衰末，奠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

是，謂將爲禮，故云「小斂於西方」。斯，此也。其斂之時，

於此席上而設奠矣。曾子之言失禮，故記者正之云：小斂

之奠所以在西方，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法也。**注**「曾

子」至「有席」正義曰：知曾子所言非者，案《士喪禮》小

斂之奠，設於尸東。今曾子言「西方」，故爲非也。云「大

斂奠於堂，乃有席」者，案《士喪禮》：「大斂之奠設於室，今

云「堂」者，後人轉寫之誤，當云「奠於室」。故鄭答趙商

「堂當爲室」也。縣子曰：「綌衰總裳，非古也。」

非時尚輕涼慢禮。

**疏**正義曰：此以下論縣子非當時人尚

輕涼慢禮之事。綌，葛也。總，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

作之。當記時失禮，<sup>②</sup>多尚輕細，故有喪者不服羸衰，但

疏葛爲衰，總布爲裳，故云「非古也」。古，謂周初制禮時

也。子蒲卒，哭者呼滅。滅，蓋子蒲名。子臯

曰：「若是野哉！」非之也。唯復呼名。子臯，孔子

弟子高柴。哭者改之。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者呼

名非禮之事。滅，子蒲名。子蒲卒，哭者呼其名，故子臯

曰：「若是野哉！」野，不達禮也。「唯復呼名」，冀其聞名

<sup>①</sup>「用」，阮本作「依」。潘宗周《校勘記》云：「從文例，當

是空格。」常盤《校記》：「按：「用」字，疑「周」之譌。」

今按：潘校疑是。

<sup>②</sup>「當記」，阮校云：「毛本作「記當」。」浦鏜校云作「記

當」是。

而反。哭則敬鬼神，不復呼其名。而此家哭，獨呼滅，子  
皋深譏之，故云「野哉」也。非之，乃改也。杜橋之母  
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沽，猶略也。**疏正**

義曰：此一節論喪須立相導之事。沽，羸略也。禮，孝子  
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  
死，宮中不立相待，<sup>①</sup>故時人謂其於禮爲羸略。夫子

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  
玄冠，夫子不以弔。不以吉服弔喪。**疏正義曰：**

此一節論始死易服，小斂後不得吉服弔之事。但養疾者  
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  
故云「易之而已」。記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斂後羔裘弔  
者，記人引《論語·鄉黨》孔子身自行事之禮，以譏當時之  
事，故曰「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時多失禮，唯孔子獨  
能行之，故言之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

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sup>②</sup>惡乎  
齊，問豐省之比。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  
矣，斂首足形，形，體。還葬，還之言便也。言已斂  
即葬，不待三月。縣棺而封，不設碑綵，不備禮。封，

當爲「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塋」。人豈有非  
之者哉！」不責於人所不能。**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問

送終所須當辦具也。「夫子曰：稱家之有亡」，稱，猶隨  
也。亡，無也。言各隨其家計豐薄有無也。「子游曰：

有無惡乎齊」，惡乎，猶於何也。子游言：若必隨家之有無  
貧富，於何可齊？故子游疑而問之。「夫子曰：有，毋

過禮」，此答是稱富家也。毋，猶不也。禮有節限，設若家  
富，有正禮可依，而不得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此

答貧家也。亡，無也。家無財也，但使衣衾斂於首足形  
體，不令露見而已。還葬，還，便也。禮雖衆多，葬日

有數，若貧者，斂竟便葬，不須停殯，待其月數足也。「還  
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也。「縣棺而封」，封

即窆。窆，下棺內壙中也。貴者則用碑綵，若貧而即葬

①「侍」，阮校云：「浦鏜校，『侍』改『導』。」

②「無」，《釋文》作「亡」，閩、監、毛本及衛氏《集說》同。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無』。案上稱『家之有  
亡』，下稱『苟亡矣』，俱作『亡』。此作『無』，歧出。今  
從作『亡』之本。」黃侃《手批白文十三經》亦改「無」作  
「亡」。

者，但手縣棺而下之，同於庶人，不待碑綵。不設碑綵，不備禮。

**注**「封當」至「作塋」正義曰：「《春秋傳》作塋」

者，案《左傳》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塋，弗毀則日中而塋。」杜注云：「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塋，下棺也。」司士

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時失之也。禮，唯

始死廢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

哉叔氏！專以禮許人。」當言「禮然」，言「諾」非

也。叔氏，子游字。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禮許人

之事。案《喪大記》，始死廢牀，至遷尸及襲，皆在於牀。

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子游曰「諾」

者，子游知襲在牀為是，故以許諾之。「縣子聞之，曰：汰

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汰，自矜大也。叔氏，子游別字

也。言凡有來諮禮事者，當據禮以答之。今子游不據前

禮以答之，專輒許諾，如似禮出於己，是自矜大，故縣子聞

而譏之「曰汰哉」！當言「禮也」，言「諾」非也。宋襄公

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

矣，而又實之。」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

亂鬼器與人器。**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宋襄公失禮之事。

案《春秋》，宋襄公卒在僖二十三年。案文十六年傳云：

「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襄夫人周襄王之姊使甸師攻而殺之。」則宋襄公夫人卒在襄公後，其年極多。此得云，宋

襄公葬其夫人者，蓋襄公初取夫人，死在襄公之時，故得

葬之。其後取夫人，是襄王之姊，死在襄公之後，義不相

妨。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者，曾子不譏器之

多，但譏其實為非也。言既曰神明之器，當虛也，故譏云

「而又實之」也。「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

鬼器與人器也」，案《既夕禮》「陳明器」後云「無祭器」，鄭

云：「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與人器。」若此，大夫、

諸侯並得人鬼兼用，則空鬼而實人。故鄭云「與祭器皆實

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士既無人器，則亦實明器。故

《既夕禮》云「甕三：醢、醢、屑」，又云「甗二：醴、酒」也。

若夏后氏專用明器，則分半以實之。殷人全用祭器，則亦

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明器、人器，人器實之，明器虛之。

孟獻子之喪，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司徒旅歸四

布。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夫子

曰：「可也。」時人皆貪，善其能廉。**疏**正義曰：此一

節論因喪不貪利之事。「孟獻子之喪」，送終既具，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謂四方賻者，泉布本助喪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時人皆貪，獻子之家，獨能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廉。皇氏以爲「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案《春秋》，魯上卿季氏也，仲孫蔑之卒，季氏無謚曰敬子者，皇氏之言非也。熊氏以爲「獻子家臣爲司徒，故《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馯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曾子言非禮。<sup>①</sup>祖而讀賵，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吏又讀賵，<sup>②</sup>所以存錄之。成子高寢疾，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慶遺人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觀其意。革，急也。遺，慶封之族。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謂不墾耕。**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臨死不忘儉之事。**注**「成子」至「父也」正義曰：知

者，以其有「慶遺人請」，齊有慶氏，故知是「齊大夫」。齊有國子高，故知姓國。又見齊《世本》「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國氏」，以此知也。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衍爾」。衍爾，自得貌。爲小君，惻隱不能至。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仁者不厄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服小君儀容之事。上子夏問居君之母與妻之喪。此「居處、言語」是夫子答辭，不云「子曰」者，記人略也。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言皆所以爲深邃，難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反壤樹之哉！」反，復

<sup>①</sup>「曾子言非禮」，此從衛氏《集說》斷句。張敦仁《考異》「非」字句絕，「禮」字屬下。  
<sup>②</sup>「吏」，岳、閩、監、毛本作「史」。張敦仁《考異》云：「吏，當作『史』，在《既夕》有明文。」

也。怪不如大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周禮。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重古非今之事。子高之意，人死可

惡，故備以衣衾、棺槨，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言不可封壤種樹也。國子意在於儉，非周禮之法。

**注**「怪不一至」周禮」正義曰：

唐、虞以上，謂之大古。《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今既封樹，故云「怪不如大古也」。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與，及也。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

封之若堂者矣，封，築土爲壘。堂形，四方而高。見

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見若覆夏屋者

矣，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sup>①</sup>

見若斧者矣。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從若斧者

焉。<sup>②</sup>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馬鬣封之

謂也。俗間名。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板，

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三斬上之，<sup>③</sup>旁

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詩》云：「縮板以載。」尚

行夫子之志乎哉！」尚，庶幾也。**疏**正義曰：此

節論葬夫子封墳之法。燕國人聞葬聖人，恐有異禮，故

從燕來魯觀之，舍於子夏氏。舍，住也。燕人來住子夏家也。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與，及也。子夏謂燕人云：「若聖人葬人，及人葬聖人，皆用一禮，而子遠來，何所觀乎？」王肅云：「聖人葬人」，

「與」屬上句。以言若聖人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得來

觀者。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然公西赤爲志，徧用三王，而子夏謂葬聖人，<sup>④</sup>與凡人不異者，

<sup>①</sup>「旁」，阮校云：「《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旁」下有「殺」字。」

<sup>②</sup>「從若斧者焉」，《考文》引古本句上有「吾」字。王念

孫云：「『從』上有『吾』字，而今本脫之。『吾從若斧者

焉』，乃夫子之言。鄭注正釋夫子所以從若斧者之

故。《正義》所見本已脫「吾」字，故以「從若斧者焉」

爲子夏之言。」詳王引之《述聞》。今按：王說是。經

文之標點從鄭注，不從孔疏。

<sup>③</sup>「上」，撫本、岳本、阮本作「止」，魏氏《要義》同。

<sup>④</sup>「而」，阮本作「禮」，屬上讀。阮校云：「閩、監、毛本

同。惠棟校宋本「禮」下有「而」字，《考文》引宋板

「禮」作「而」，與惠校不同。」

今謂聖凡相葬，禮儀不殊，而孔子葬異，此是賢葬聖師，別自表義，不施世爲法。而子夏恐燕人學數此禮，故懸而拒之，云其禮本應如一也。而下又述昔聞夫子見四封之異者，此處可共，是許燕人學之，故備陳其教，以赴遠觀之意。<sup>①</sup>「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既已語燕人無觀，又此歷述孔子之言者，欲以此語與燕人爲法。封，謂墳之也，若如堂基，四方而高。「見若坊者矣」，坊，堤也。堤坊水，上平而兩旁殺，其南北長也。言又見有築墳形如坊者也。「見若覆夏屋者矣」，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又言見其封墳如覆夏屋，唯兩下而殺，卑而寬廣。又見封如斧之形，其刃嚮上，長而高也。既言四墳之異，夫子之意，「從若斧者焉」，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力。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今一日而三斬板」，子夏前述明夫子語，又引今會古竟，更述其今葬孔子，既是從斧之墳。「今一日」者，謂今作孔子墳，正用一日之功，<sup>②</sup>儉約不假多時。於一日之中而三斬板者，謂作墳法也。築墳之法，所安板側於兩邊，而用繩約板令立，後復內上於板之上，中央築之，令土與板平，則斬所約板

繩，斷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土其中。三徧如此，其墳乃成，故云「今一日而三斬板」也。「而已封」者，爲三徧設板築土而止已其封也。故鄭注「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板廣一尺，疊側三板，應高六尺，而云「四尺」者，但形旁袤漸斂，上狹下舒，如斧刃之形，使三板取高四尺，以合周制也。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者，尚，庶幾也。言「今一日三斬板」，是庶幾慕行於孔子平生所志也。以示燕人。注「板蓋」至「以載」正義曰：知「板，蓋廣二尺」，案《祭義》曰「築宮仞有三尺」，是牆高一丈。《公羊傳》云「五板爲堵」，則板廣二尺，故五板高一丈也。知「板長六尺」者，以《春秋左氏》說雉長三丈，高一丈。《公羊傳》云「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接五堵而爲雉，則堵長六尺。故《詩箋》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知「蓋高四尺」者，以上「合葬於防，崇四尺」，今葬夫子，不可過之。又板廣二尺，三板斜殺，唯高四尺耳。其東西之廣，南北之袤，則未聞也。引《詩》「縮板以載」，是《大雅·緜》之篇也。引之者，證縮爲約板之繩。孫毓難云：「孔子墓，魯城北門

① 「赴」，阮校云：「許宗彥校『赴』作『副』。」

② 「正」，阮校云：「疑『止』字之譌。」

外西，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卧斧，高八九尺。今無馬鬣封之形，不止于三板。《記》似誤者，孫毓云據當時所見，其墳或後人增益，不與元葬墳同，無足怪也。婦人不

葛帶。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經而已。

**疏**正義曰：此論齊斬婦人帶要、經也。葬後卒哭，變麻易葛，而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至期除之。卒哭，直變經而已。大功以下輕，至卒哭，並變為葛，與男子同。經，首經也。婦人輕首重要故也。有薦新，如朔

奠。重新物，為之殷奠。

**疏**正義曰：「薦新」，謂未葬中

間，得新味而薦亡者。「如朔奠」者，謂未葬前，月朔大奠於殯宮者。大奠則牲饌豐也。朔禮視大斂，上則特豚三鼎。今若有新物及五穀始熟薦於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之奠也。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若士，但朔而不望。

既葬，各以其服除。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

除者，不視主人。

**疏**正義曰：「既葬」，謂三月葬竟後，至

卒哭，重親各隨所受而變服。若三月之親，至三月數滿應除者，葬竟各自除，不待主人卒哭之變，故云「各以其服除」也。池視重雷。如堂之有承雷也。承雷，以木為

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柳，宮象也，以竹為池，衣以青

布，縣銅魚焉。今宮中有承雷，云以銅為之。**疏**正義曰：

「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雷」者，屋承雷也，以木為之，承於屋雷，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雷於地，故謂此木為重雷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為重雷。諸侯四注，重雷則差降，

去後餘三。大夫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而生時

既屋有重雷以行水，<sup>①</sup>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於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為池，以象重雷。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雷。君即

位而為棨，棨，謂柩棺親尸者。棨，堅著之言也。言天

子棨內，又有水、兕革棺。歲壹漆之，若未成然。藏

焉。虛之不合。<sup>②</sup>**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尊，即位得

<sup>①</sup>「而」，阮校云：「衛氏《集說》無「而」字，浦鏜校云「而」衍字。」

<sup>②</sup>「合」，毛本作「令」，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

《釋文》本作「令」，云「本又作合」。阮校云：「《正義》云：「虛之不令也，令，善也。一本為虛之不合者，謂不以蓋合覆其上。」然則《正義》本當亦作「令」，與《釋文》同。今作「合」，注與疏不相謀，當由附合注疏時所據注本不同。毛本改從「令」是也。」

爲棺之事。「君」，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也。「裨」，柩棺也，漆之堅強髹髹然也。人君無論少長，而體尊備物，故亦即位而造爲此棺也。裨，謂柩棺親尸者也。占者天子裨內又有水、兕，而諸侯無，但用柩在內以親尸也。

「歲壹漆之」者，雖爲尊得造，交未供用，故不欲即成，但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唯云漆柩，則知不漆柩棺外屬等。

「藏焉」者，棺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也，虛之不令也。

令，善也。言若虛空，便爲不善，故藏物於其中。一本爲

「虛之不合」者，謂不以蓋合覆其上。既不合覆，不欲令人

見，故藏焉。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

作。設飾，謂遷尸又加新衣。父兄命赴者。謂大夫

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始死之

事。「復」，招魂也。楔，柱也。招魂之後，用角柩柱亡人

之齒令開，使含時不閉也。「綴足」者，復用燕几綴亡人

之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也。「飯」者，飯含也。「設

飾」者，謂襲斂遷尸之時及又加著新衣也。「帷堂」者，

謂小斂時。「並作」者，作，起爲也。自復以下諸事，並

起以帷堂，故云「並作」。「父兄命赴者」，亦復後之事。

赴，謂死者生時於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

相赴告也。《士喪禮》則孝子白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也。何以然？尊，許其病深，故使人代命之也。雖代命之，猶稱孝子名也。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嘗有事。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禮備，復處又多。自「小寢」以下，明招魂處所也。「君」，王侯也。「於小寢」者，前曰廟，後曰寢。《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小寢者，所謂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大祖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大祖」，天子始祖、諸侯大祖廟也。兩言於廟，求神備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大祖廟」是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隸僕復之。故《祭僕》云「復于小廟」，鄭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隸僕》云「復于小寢、大寢」，注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四郊」，則夏采復之。故《夏采》云：「乘車建綬，復於四郊。」此天子之事也。其諸侯復，則小臣。故《喪大記》云：「小臣復。」案《周禮·內小臣職》：「小臣，上士四人。」案《雜記》云：「復西上。」注：「各如其命數。」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則小臣不足，明更有餘



官。又復人雖依命數，復處既多，則復人不足，當於此復了，更轉嚮他處。喪不剥奠也與，祭肉也與。剥，

猶保也。有牲肉則巾之，爲其久設，塵埃加也。脯醢之奠不巾。**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祭肉不可露見之事。剥，猶

保露也。言喪奠脯醢，不復設巾，可得保露。「與」是語辭。謂喪不保露奠者，爲有祭肉也。無祭肉，即得保露。

**注**「有牲」至「不巾」正義曰：案《士喪禮》小斂，陳一

鼎。小斂既，「奠于尸東，祝受巾，巾之」，是「有牲肉則巾之」也。《士喪禮》又云「始死，脯醢醴酒，奠于尸東，無巾」，又殯後，朝夕「乃奠醴酒脯醢，如初設，不巾」，是脯醢醴酒不巾也。案《既夕禮》「柩朝廟，「重先，奠從。奠如初，巾之」。此亦脯醢之奠，巾之者，爲其在堂，恐埃塵，故雖脯醢亦巾之。此文，脯醢之奠不巾者，據室內也。既

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木工宜乾腊，且豫成。材，

梓材也。朝莫日出，夕莫逮日。陰陽交接，庶幾遇

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葬禮須豫備之事。「既殯

旬」，謂殯後十日也。「而布材與明器」者，布，班也。

材，謂梓材也。殯後十日，而班布告下，覓梓材及送葬明器之材。或云：布其木，宜乾腊，故豫須暴之也。《士喪禮》

筵宅吉，「左還梓，獻明器之材于殯門外」是也。父母之

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謂既練。或時爲君

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疏**正義曰：禮，哭無時有三種。

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復朝夕之時也。此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也。何以知然？下云「使必知其反」，是其可使之時也。「使

必知其反也」者，使，謂君使之也。既小祥，哭無時，其時可爲君所使服金革之事也。①反，還也。若爲使還家，當必設祭告親之神，令知其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

**注**「謂既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者，《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公羊傳》亦期不使，是知期內不使，則期外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此魯侯有爲爲之也。《喪大記》云「卒哭而服金革之事」，鄭云：「權禮也。」是知卒哭而使，非正禮也。練，練衣黃裏、縗緣，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縗爲飾。黃之色，卑於縗。縗，縗之類。明外除。葛要

①「服」字原脫，據毛本、殿本、庫本、阮本及鄭注補。

經，繩屨無紃，角瑱，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鹿裘衡長祛。衡，當爲「橫」，字之誤也。祛，謂袷緣缺口也。練而爲裘，橫廣之，又長之，又爲祛。則先時狹短無祛可知。吉時麕裘。祛，楊之可也。楊，表裘也。有祛而楊之，備飾也。《玉藻》曰：「麕裘青犴，褻絞衣以楊之。」鹿裘亦用絞乎？**疏**正義曰：「練，小祥

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練爲中衣。「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爲之黃袷裏也。「縗緣」者，縗爲淺絳色也。緣，謂中衣領及袷緣也。裏用黃而領、緣用縗者，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葛要經」者，亦小祥後事也。小祥，男子去首經，唯餘要葛也。「繩屨」者，謂父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紃」者，紃，屨頭飾也，吉有喪無。角瑱者，瑱，充耳也。人君平常吉用玉爲之，以掩於耳。在初喪亦無，至小祥微飾，以角爲之。鹿裘者，亦小祥後也。爲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則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爲之。鹿色近白，與喪相宜也。「衡長祛」者，衡，橫也。祛，袷緣口也。小祥之前，裘狹而短，

袷又無祛。至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也，又長之，又設其祛也。「練而爲裘」者，爲，猶作也。前時已有裘，但短小。至小祥，更作大長者，橫廣之，又長之，爲祛。更新造之，又加此三法也。「祛，楊之可也」者，楊，謂裘上又加衣也。吉時裘上皆有楊衣。喪已後既凶質，雖有裘，裘上未有楊衣。至小祥，裘既橫長及有祛，爲吉轉文，故加楊之可也。案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楊衣，楊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

**注**「黃之」至「外除」正義曰：縗是赤色也，其色華美。黃雖是正色，卑質於縗。<sup>①</sup>《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縗，三染謂之纁。」故言「纁類」也。華者在外，故云「明外除」。**注**「吉時以玉。人君有瑱」。正義曰：案吉時君、大夫、士皆有瑱，此唯云「人君有瑱」者，以經云「角瑱」，故鄭云「吉時以玉」，據人君吉時。又云「人君有瑱」，故知人臣凶時無瑱。**注**「玉藻」至「絞乎」正義曰：引《玉藻》者，以此經「鹿裘」直云「楊之可」，不知楊用何衣。大者曰鹿，小者曰麕。同類之物，麕裘既用絞爲楊，則「鹿裘亦用絞乎」？「乎」者疑辭。然麕裘用青犴爲裘，則鹿

①「卑質」，阮校云：「衛氏《集說》作「質卑」。」

裘之衰亦用青紆也。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親骨肉也。非兄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就其家弔之，成恩舊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弔之事。「所識，其

兄弟不同居者皆弔」者，此文連上「有殯」之下，若其骨血兄弟，雖總必往；若其非兄弟骨血，疏外之人，雖鄰不往。今有既非兄弟，又非疏外，平生所共識知，往來同恩好，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死者之恩舊也。其死者兄弟不同居尚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已有殯得弔之者，以其死者與我有恩舊也。皇氏以爲「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所識者，謂識其死者之兄弟，是小功以下之親。既識兄弟，雖不同居，皆一一就弔之」。不知然否，故兩存焉。天子之棺四重：尚深邃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爲一重。柩棺一，所謂梓棺也。《爾雅》曰：「椁，柩。」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四者皆周。周，帛也。凡棺，用能濕之物。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衡，亦當爲「橫」。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柏椁以端長六尺。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以下棺槨厚薄長短之事。①「天子之棺四

重」者，尊者尚深邃也。四重者，水牛、兕牛皮二物爲一重也，又柩爲第一重也，又屬爲第三重也，又大棺爲第四重也。四重凡五物也。以次而差之，上公三重，則去水牛，餘兕、柩、屬、大棺也。侯伯子男再重，又去兕，餘柩、屬、大棺。大夫一重，又去柩，餘屬、大棺也。士不重，又去屬，唯單用大棺也。天子大棺厚八寸，屬六寸，梓四寸，又二皮六寸，合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之三寸，餘兕、柩、屬、大棺，則合二尺一寸。諸侯又去兕之三寸，餘合一尺八寸也。列國上卿又除梓四寸，餘合一尺四寸也。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合一尺。士則不重，但大棺六寸耳，故庶人四寸矣。而天子卿大夫文不見，有通者云：天子卿大夫並與列國君同，若天子之士，與諸侯大夫同也。喪質，

①「諸侯」，衛氏《集說》無「諸侯」二字。浦鏗校云，「諸侯」二字衍。

不得依吉時祭服也。若吉時祭服，則天子臣與諸侯同。然春秋時多僭，趙簡子言罰乃「不設屬、棨」，非也。水、兕二皮並，不能厚三寸，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也。一皮能濕，故最在裏，近尸也。「棨棺」一者，椁也，材亦能濕，故次皮也。棨唯一種，故云「一」也。諸侯無革，則棨親尸也，所謂棨棺也，即前言「君即位爲棨」是也。棨即椁木。鄭引《爾雅》曰「椁，棨」。一物二名，名椁，又名棨也。

「梓棺」二者，棨棺之外，又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大棺。大棺與屬棺並用梓，故云「二」也。則《喪大記》云「屬六寸，大棺八寸」也。「四者皆周」者，四，四重也。周，市也。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市也。唯槨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棺束」者，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縮」二者，縮，縱也。縱束者，用二行也。「衡」三者，橫束者，三行也。「衽每束」者，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既不用釘棺，<sup>①</sup>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棺並相對，<sup>②</sup>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豎束之處，則豎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漢時呼衽爲小要也。「柏槨」者，謂爲槨用柏也。天子柏，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也。鄭注《方相職》云：「天子梓柏，黃腸爲裏，

而表以石焉。」「以端」者，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槨，並茸材頭也，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梓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天子以下，庶人以上，鄭注《喪大記》具之。

**注**「衽，或作漆，或作髹」正義曰：經之「衽」字，諸《禮記》本或有作「漆」字者，或有作「髹」字者。

**注**「以端」至「一尺」正義曰：以此木之端首題湊嚮內，知「其方蓋一尺」者，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槨厚於棺一寸。案《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槨厚一尺，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槨之厚也。如鄭此言，槨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爲題湊。湊，嚮也，言木之頭，相嚮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槨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爲「壘槨材，從下即題湊，槨六尺」，與槨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蓋一尺」？皇氏之義非也。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聞有弁經，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

① 「既不用釘棺」，衛氏《集說》作「既棺不用釘」。

② 「棺」，衛氏《集說》「棺」下有「束」字。

侯，弁經總衰也。或曰：使有司哭之。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爲之不以樂食。蓋謂殯斂之間。

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哭諸侯之事。

注「服士」至「衰也」

正義曰：「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者，薨在本國，天子遙哭之，不親見尸柩，不服總衰。弔而服爵弁紒衣。紒衣，絲衣也。則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也。

「或曰：使有司哭之」者，或人云：天子不自哭，但令有司哭之耳，非也。「爲之不以樂食」，此是記者之言，非復或人之說也。天子食有樂，今喪諸侯，故食不復奏樂也。此「不以樂食」者，「蓋謂殯斂之間」，鄭以意斷不用樂之期也。諸侯五日殯也，然諸侯爲其臣，或至葬不食肉，卒哭不舉樂。蓋臣少而已卑，不得同王也。

天子之殯也，鼓塗龍輅以惇，鼓木以周龍輅如惇而塗之。天子殯以輅車，畫輅爲龍。

加斧于惇上，畢塗屋，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繡幕，加惇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

天子之禮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

鼓塗爲古天子殯法也。「鼓」，叢也。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故云「鼓塗」也。

「龍輅」者，殯時輅車載柩，而畫輅爲龍，故云「龍輅」也。「以惇」者，亦題湊叢木，象

惇之形，故云「以惇」。「加斧于惇上」者，斧，謂繡覆棺

之衣爲斧文也。先鼓四面爲惇，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惇上人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惇上」也。

「畢塗屋」者，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故云「畢塗屋」。鄭云「鼓木以周龍輅」者，謂叢衆木直壘周龍輅，至上乃題湊，則諸侯至上不題湊也。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來時。朝、覲，爵同同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天子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使諸」至「同位」

正義曰：「異姓」者，鄭注《周禮》云：「王昏姻甥舅」，「庶姓」者，謂與王「無親者」。此言「朝、

覲，爵同同位」，則不分別同姓、異姓。然《覲禮》「諸侯受舍於朝，同姓西面，異姓東面」，鄭注云：「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與此不同者，《覲禮》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是亦「爵同同位」，但就同姓之中，先爵尊耳，與此

① 「喪」，阮本作「哭」。阮校云：「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② 「叢」，阮本作「鼓」。下文「亦題湊叢木」同此。

無別。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誄其行以爲謚也。<sup>①</sup>莫，無也。相，佐也。言孔子死，無佐助我處位者。尼父，因且字以爲之謚。<sup>②</sup>**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公誄孔子之事。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卒，哀公欲爲作謚。作謚宜先列其生時行狀，謂之爲誄。「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者，作誄辭也。遺，置也。耆老，謂孔子也。莫，無也。相，佐也。言上天不置孔子，故無復佐助我處於位者也。「嗚呼哀哉」，傷痛之辭也。「尼父」，尼則謚也，父，且字甫，是丈夫之美稱，稱字而呼之「尼父」也。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軍敗失地，以喪歸也。<sup>③</sup>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后土，社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爲國致憂之事。「國亡大縣邑」者，亡，失也。國之軍敗亡，失土邑也。「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者，公，孤也。《士喪禮》云「公卿大夫繼主人」，鄭云「公，大國之孤，四命」者是也。「厭冠」，喪冠也。國既失地，是諸侯無德所

招，故諸臣皆著喪冠而哭於君之大廟三日也。失地爲先祖所哀，故在廟也。「君不舉」者，舉，謂舉樂也。臣入廟三日哭，故君亦三日不舉樂也。「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者，后土，社也。又有或者言，亦舉樂，而自於社中哭之。社主土故也。然二處之哭，鄭皆不非，未知孰是。庾蔚云「舉者，謂舉饌」，引《周禮·膳夫》「王日一舉」，又「王齊日三舉」，注云：「殺牲盛饌曰舉。」案庾蔚及前，通合而爲用也。孔子惡野哭者。爲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野叫呼歎鳴於國中者，<sup>④</sup>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疏**正義曰：哭非其地謂之野。爲變衆，故惡之也。

- ① 「誄其行以爲謚也」，《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重「誄」字。阮校云：「宋監本作「誄」，累其行以爲謚也」。案《左傳》哀十六年《正義》引《禮記》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爲謚。」
- ② 「且」下原有「一」字，據余本、撫本、岳本及阮校、張敦仁《考異》刪。
- ③ 「喪」，《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喪」下有「禮」字。「禁野」，孫詒讓《周禮正義》云：「禁」下《檀弓》注引有「野」字，疑誤衍。」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不專家財也。稅，謂遺予人。

**疏**正義曰：此論人子之法

也。「稅人」，謂以物遺人也。未仕未尊，則亦不敢專家

財餉人也。「如稅人」，謂已仕者也，雖得遺人，亦當必稱

父兄以將遺之。士備人而后朝夕踊。備，猶盡也。

國君之喪，嫌主人哭，人則踊。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喪

群臣朝夕哭踊之事。備，盡也。國君喪，群臣則朝夕即位

哭踊。嗣君孝子，雖先人即位哭，必待諸臣皆人列位畢後

乃俱踊者也。士卑，最後，故舉士人為畢也。所人有前

後，而相待踊者，孝子哀深，故前人也；踊須相視為節，故

俟齊也。祥而縞。縞冠素紕也。是月禫，徙月

樂。言禫明月可以用樂。

**疏**正義曰：祥，大祥也。縞，

謂縞冠，大祥日著之。故《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

縞冠」是也。「是月禫，徙月樂」者，《鄭志》曰：「既禫，徙

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

踰月可以歌，皆自身踰月所為也。」此非當月所受樂名。

既禫始得備樂，而在心猶未忘能歡。徙月之樂，極歡也。

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也。君於士，有賜帑。帑，

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上。大夫以上，幕人

職供焉。

**疏**正義曰：賜，惠賜也。帑者，幕之小者也。大

夫以上喪，則幕人職供之也。士唯有君恩賜之，乃得有

帑也。

# 禮記正義卷第十一

## 禮記正義卷第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 檀弓下第四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義同前篇，以簡策繁多，故分爲上下二卷。」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及卿大夫之子送葬遣車之數。「君」者，五等諸侯也。今此謂諸侯適子在長殤而死，故云「君之適長殤」也。「車三乘」者，遣車也。

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取遣奠牲體臂臠折之爲段，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亡者，故謂之遣車。然遣車之形甚小。《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鄭云：「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又《雜記》「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鄭云：「四隅，椁中之四隅。」以此而推，故知小也。所以必須遣車者，《雜記》云：「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是言父母方將遠去，亦如賓客之義，所以載牲體送之也。但遣車之數，貴賤不同。若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諸侯七乘，大夫五乘，此後有明文。鄭推諸侯既七乘，降殺宜兩，<sup>①</sup>則國王宜九乘，士三乘也。今此所明，並是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言其父有之，得與子也。王九乘，若適子成人，則應七乘；在長殤而死，則五乘；中殤從上，亦五乘；下殤三乘也。若有國王庶子成人，則應五乘，長殤、中殤三乘，下殤一乘也。諸侯既自得七乘，其適子成人五乘，長殤三乘，故「君之適長殤，車三乘」也。中則從上，若下殤，則一乘也。「公之庶長殤，車一乘」者，公亦諸侯也。適長殤既三乘，庶子若成人，乃三乘，而長殤則

①「宜」，據鄭注，當作「以」。



一乘，故云「車一乘」也。中殤亦從上，若下殤則無。

「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者，大夫自得五乘，適子成人三乘，長殤降<sup>二</sup>，故一乘也。中殤從上，亦一乘。若下殤及庶殤，並不得也。案下注云：「人臣賜車馬，乃得有遣車。」禮，三命始賜車馬。然諸侯大夫，再命而下，則不合有遣車。今大夫適子長殤得有遣車一乘者，以其身為大夫，德位既重，雖未三命，得有遣車。約鄭注《雜記》云，則士無遣車。禮，天子上士三命，得有車馬之賜，而云「士無遣車」者，謂諸侯之士及天子中士、下士也。但喪禮質略，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命數雖殊，喪禮不異。故鄭云「大夫以上乃有遣車」，文主天子大夫，其實兼諸侯大夫也。鄭以士無遣車者，文主諸侯之士，其實亦兼天子中、下士也。諸侯及大夫之子，熊氏云：「人臣得車馬賜者，遣車得及子。若不得車馬賜者，雖為大夫，遣車不得及子。」案此經云「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則大夫之身五乘。下云「大夫五个，遣車五乘」，一文正同。但此摠為殤而言之，故言其子。下文為晏子大儉，故舉國君及大夫之身。本無及子不及子之義，橫生異意，無所證據，熊氏非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則遣車一乘，當苞一个。士無遣車，《既夕禮》「苞三个」者，<sup>①</sup>亦是豐小殺大禮之義。若服虔之

意，「視牢具」者，視饗餼牢具。故襄二十五年崔杼葬莊公，「下車七乘」，服注云：「上公饗餼九牢，遣車九乘。」與此異也。

**注**「庶子」至「從上」正義曰：君是對臣之名，有地大夫以上皆有君號。公則五等之上，又同三公之尊。今「庶子言公」，就其尊號，是卑遠於庶子也。此有「公」、「君」相對，故為此解。若文無所對，嫡亦稱公。故《喪服》云「公子，嫡子」是也。又鄭引《喪服傳》云「大功之殤，中從上」者，證此遣車亦中從上也。必知然者，服是生人所著，哀念死者。車亦生者所有，被及亡人。車服雖殊，皆緣生者之事，故車馬與服，同中從上。若其瓦棺、塋周之屬，本為死者中殤，年實童幼，故從於下。盧植以為「遣車亦中從下」，非其宜。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為君杖法。「公」者，五等諸侯也。「諸」者，非一之辭。「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既被君命，故稱達官也。既達於官，而貴有其職。此對不達者為長，故云「長」也。若遭君喪，則備服衰杖，故云「諸達官之

①「三」，按《既夕禮》作「二」。

長杖」也。不云「衰」，從可知也。

**注**「謂君」至「服斬」

正義曰：「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也。賤不被命，是不達於君也。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耳。故《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庶人爲國君」，鄭云：「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案彼注，即是不達者也，皆謂凡是庶人在官者。若其近臣閭寺之屬，雖無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與此異也。故《喪服·斬衰章》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鄭注云：「近臣，閭寺之屬。」若大夫之臣，雖不被命於諸侯，得爲大夫之君服斬與杖，但衆臣降其帶屨，用布帶、繩屨耳。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以義奪孝子。宮，殯宮。出，謂柩已在路。如是者三，君退。退，去也。三，命引之，凡移九步。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君弔不必於宮。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焉。**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弔臣之禮。君於大夫之喪，將至葬時，君必親往弔於殯宮。謂就殯宮以弔孝子。弔禮既畢，及其柩出殯宮之門，孝子號慕攀轅，柩車不動。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引者三步則止。所以

止者，引者不忍頓奪孝子之情，故且止。柩住，君又命引之，引之者三步而止。君又命引之，引之者三步而止。故「如是者三」。君又命引之，柩車遂行，君便退去。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恒在殯宮。或當朝廟，明日將發之時，亦如柩出殯宮，命引之三步，如是者三之事，故云「朝亦如之」。君弔或晚，不及朝廟之時。朝廟已畢，柩出大門，至平生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其平生次舍之處，停柩不行。君於是始弔，弔畢，君命引之使行，如上來之事，故云「哀次亦如之」。

**注**「宮殯」至「在路」 正義曰：知此是

「殯宮」者，**①**以下云朝及哀次，以朝廟及出大門哀次之事，此文在其前，以事前後，故知是殯宮也。云「出，謂柩已在路」者，對宮中未行，今已出殯門，將往嚮廟，謂之在路。賀瑒以「路謂載柩之車」，義亦通也。**注**「退去」至

「九步」 正義曰：鄭嫌退謂逡巡且退，故云「退，去也」。

云「三，命引之，凡移九步」者，以禮成於三，故知凡爲九步。鄭必分明言九步者，以經上云「引之，三步則止」，下云「如是者三」，恐別更爲三，通前爲四，有十二步之嫌，故明言九步也。九步既停，君又須命引之，則當四命也。或可君

**①** 「殯」字原脫，據阮本補。

既三命，柩雖三步暫停，孝子更須有事，君即退。

**疏**「君

弔」至「弔焉」正義曰：君於大夫，恩義或有厚薄，或弔有

早晚，故云「君弔不必於宮」也。宮，謂殯宮也。從上可知

也。知「朝」是「喪朝廟」者，「朝」與「哀次」相對，故知朝廟

也。柩之朝廟，今日至廟，明日乃去。此弔，謂明日將去

之時，故有命引之。云「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

者，以《覲禮》諸侯受次舍于廟門外，明大夫大門外亦有賓

次也。然主位在門東，孝子必哀門西賓次者，以平生門東

待賓客無次，孝子見門西張次之處而哀，故云「哀次」。云

「君或於是弔焉」者，以君弔正禮，當於殯宮，或於朝祖廟，

無門外君弔之禮。君來弔或晚，有邂逅，於是弔焉，故云

「或」。「或」是不定之辭。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

弔人。<sup>①</sup>氣力始衰。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衰老不許徒

行遠弔之事。所以特不許越疆而弔人者，五十既衰，越疆

則道路遙遠，弔人又悲感哀戚，恐增衰惡，故不許也。季

武子寢疾，蟻固不說齊衰而人見，曰：「斯

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季武子，魯

大夫季孫夙也，世為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蟻

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也。武子曰：

「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時無如之何，佯若善

之。表，猶明也。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明已不與也。點，字皙，曾參父。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季

武子無禮，<sup>②</sup>蟻固正之事。「武子」，魯之執政，上卿，時人

畏之，事之如君。人其門皆說衰，唯蟻固不說齊衰而人見

武子，謂武子曰：「我所以著齊衰而人者，以此著齊衰之道

將亡絕矣。」以時人畏爾，人門者皆說齊衰，故此著衰人大

夫之門，<sup>③</sup>其道將絕。又語武子：「若依正禮，士唯人公門

乃說齊衰。」而人大夫之門不合說也。言「將亡」者，其時

鄉餘大夫之門猶有著齊衰者，故云「將亡」。「將亡」者，未

絕之辭。武子既得蟻固之言，心雖恚恨，身既寢疾，無奈

之何，乃佯言若美之：「汝之所言，不亦善乎！」所以善者，

若失禮顯著，凡人皆知。若失禮微細，唯君子乃能表明

<sup>①</sup>「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徐師曾《禮記集注》卷

四引張氏曰：「此下脫『婦人不越疆而弔人』一簡。」虞

萬里《初探》是之。按：徐氏蓋謂下文之「婦人不越疆

而弔人」八字當在此處也。

<sup>②</sup>「無禮」，衛氏《集說》作「強僭」。

<sup>③</sup>「衰」，阮本「衰」上有「齊」字，閩、監、毛本同。

之。今說齊衰，失禮之微，汝能知之，是君子之人，故云「君子表微」。及武子之喪，曾點慕蟻固之直，乃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已不與武子，故無哀戚。

**注**「季武」至「禮也」

正義曰：知是「上卿專政」者，《左傳》文。云「國人事之如君」者，人君門說齊衰，今人武子之門亦說齊衰，是與君同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雖人公門，亦不說之，具在下《曲禮》疏。云「蟻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者，謂失禮風俗，矯而正之。據鄭此言，則蟻固人之姓名，其字從「虫」。若矯正之字，從「矢」。熊氏云「或有人矯武子固陋」，對文不知，一何甚也！

**注**「時無」至「善之」

正義曰：知非實善，云「佯善」者，其實善，則尋常不合說齊衰，故知佯若善蟻固也。心實不善而佯善之，是「無如之何」。凡外貌為陽，內心為陰。實無內心，但有外貌者，謂之為陽。故《史記》韓非《說難》云「陽收其身而實疏之，陰用其言而顯棄之」是也。此陽或言「佯」者，字相假借，義亦通也。

**注**「點」字，曾參父

正義曰：此《史記·仲

尼弟子傳》文，彼文「點」字作「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弔於人，是日不樂。君子哀

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婦人不越疆而弔人。不通於外。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以全哀也。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羸者喪，公弔之，必有拜者，往謝之。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謂無主後。弔曰：「寡君承事。」示亦為執事來。主人曰：「臨。」君辱臨其臣之喪。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弔哭之禮。各依文解之。

「大夫弔」，謂大夫弔士也。「當事」，當主人有大小斂殯之事也。大夫尊，來弔士，則孝子應出，下堂迎之。若正有事而至，則孝子遣人辭告之，道有事不得出也。

**注**「辭

猶」至「夫出」

正義曰：此「出」者，正謂出之於庭，不得出門外。以男子之事，自堂及門故也。若未小斂以前，唯君命出。故《士喪禮》云「唯君命出」，鄭注云：「大夫以下，時來弔，祔不出。始喪，哀戚甚，在室。」是小斂以前，不為大夫出也。正當小斂之節，大夫來弔，則辭之以有事。斂

畢，當踊之時，延大夫而入，絕踊而拜之。或大夫正當斂後踊時始來，則亦絕踊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注云：「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若士來弔，雖當斂，不告以有事。事畢，踊後，引士人，然後拜之。故《雜記》云：「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是也。此云不當事則爲大夫出，於士，雖不當事，則不爲之出。然《士喪禮》既小斂以後，「主人降自西階，遂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得出拜士者，以主人將襲經於序東，因降階而拜之，非故爲士而出拜之。不當事爲大夫出，謂出迎至庭。若大夫退，則出送于門外。故《士喪禮》「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鄭注云：「廟門外也。」廟門，謂殯宮門也。「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此是凡弔之法。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人。「弔於葬者，必執引」引，柩車索也。弔葬本爲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也。「若從柩及壙，皆執紼」者，及，至也。紼，引棺索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餘人不得遙行，皆散而從柩也。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示助力也。

**注**「示助」至「羸者」正義曰：「引」者，長遠之名，故在車，車行遠也。「紼」是撥舉之義，故在棺。棺唯撥舉，不長遠也。云「從柩，羸者」，羸，餘也。從柩者，是執

引所餘羸長者也。何東山云：「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羸，數外也。」「喪，公弔之，必有拜者」，「喪」，謂諸侯臣之喪。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有以次疏親而往拜之，以謝其恩。疏親亦無，雖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而往拜之可也。此以無後，故許他人拜謝。若其有後，主人故自當親拜。是以《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注云「拜君命」是也。「弔曰：寡君承事」者，此是君來，語擯者，使傳君來之辭也。弔爲助事，故雖君之尊，亦稱「承事」也。「主人曰：臨」者，主人辭謝之，曰：「君屈辱降臨某之喪。」文稱「寡君」，應是弔他國之臣。上承「公弔之」下，則是己國之臣。稱「寡君」者，以其示欲供承喪家之事，故謙言「寡君」。此謂大夫之喪也。若弔士，直稱「君」。故《士喪禮》「君使某弔，如何不淑」是也。①「君遇柩於路」君於其臣，當特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及士，皆親弔之。又禮譏黃尚受弔，及杞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之等，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遇柩於路，既有民

①「故士喪」至「不淑」，按《士喪禮》無「君使某弔如何不淑」之文，蓋爲《士喪禮》「弔者入」一節之鄭注也。

臣之恩，以此使人弔。故鄭答張逸：「謂行而遇之，謂凡民也。」雖以民爲主，亦兼微小臣。君不豫知其喪，故此云兼「臣」也。「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不受弔」者，謂不爲主人也。適子主喪，受弔拜賓。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雖庶子，不敢受弔。明己卑，辟適也。言大夫庶子不受弔，則士之庶子得受弔也。言「不受弔」，不可以賤者爲有爵者喪主也。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以其正也。子爲主，袒免哭踊。親者主之。夫人門右，北面，辟正主。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人哭。狎，相習知者。父在，哭於妻之室。不以私喪干尊。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嫌哭殯。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近南者，爲之變位。同國則往哭之。喪無外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無服者之事。「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爲昆弟爲父後者」不降，<sup>①</sup>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爲之哭於適室之中庭也。「子爲主」者，子，己子也。甥服舅總，故命己子爲主，受弔拜賓也。「袒免哭踊」者，冠尊，不居肉

袒上，<sup>②</sup>必先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夫人門右」者，夫，謂此子之父，即哭妻兄弟者也。言「夫」者，據妻之爲喪也。子既爲主，位在東階之下，西嚮。父入門右，近南而北嚮哭也。鄭注知此「北面」者，鄭推子既爲主，在阼階下，西嚮。父不爲主，若又西嚮，便似二主。故入門右而北面，示辟爲主之處也。鄭又所以知父必北面者，《曾子問》云，衛靈公弔季康子，魯哀公爲主，「康子立於門右，北面」，辟主人之位。故鄭知此當北面，辟主人之位也。而《禮》本多將鄭注「北面」爲經文者，非也。案古舊本及盧王禮亦無「北面」字，唯鄭注云「北面」耳。庾蔚亦謂「非經文也」。「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者，以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主人所使人出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由，明爲主在子，不關己也。「狎則人哭」者，若弔人與此亡者曾經相識狎習，當進入共哭。「父在，哭於妻之室」者，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而哭之，亦子爲主，使

①「女子」至「不降」，阮校云：「閩、監、毛本『子』字重，『弟』下有『之』字，與《儀禮·喪服》合。」

②「袒」，阮校云：「閩、監、毛本『袒』下有『之』字。」

人立於門外也。故鄭注云「不以私喪干尊」。「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者，案《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此哭於適室及異室者，<sup>①</sup>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摠皆曰寢。此云「子爲主，袒免哭踊」，則「夫人門右」亦哭踊。知者，以其上文「申祥之哭言思，婦人倡踊」，故知夫人門右亦踊，但文不備耳。

**注**「近南者，爲之變位」 正義曰：此哭於門內之右，謂庶人無側室者。故《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言「近南，爲之變位」，以其尋常爲主，當在阼階東，西面。今稱「門內之右」，故知「近南，爲之變位」也。必變之者，以哭於大門內之右，既非常哭之處，故繼門而近於南也。鄭云「近南」，則猶西面，但近南耳。必知西面者，案《上喪禮》朝夕哭，衆主人、衆兄弟繼婦人南，皆西面，明此哭兄弟亦西面也。下云「同國則往哭之」，上云「聞遠兄弟之喪」，謂異國也。所以「同國則往哭」，異國則否者，以其已有喪殯，不得嚮他國，故鄭云「喪無外事」。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以其無服，非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非之。正義曰：言曾子與子張無服，不應往哭，故或人非之。

**疏**正義曰：此節論哭朋友失禮之事。

**注**以其無服，

之也。若有服者，雖摠亦往也。有若之喪，悼公弔焉，悼公，魯哀公之子。子游擯由左。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孝經說》曰：「以身擯侑。」**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擯相之法。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注**「擯相」至「擯侑」 正義曰：庾蔚云：「相主人以禮接賓，皆謂之擯，亦無常於吉凶。鄭以爲「相侑喪禮」，據此事而言之。《大宗伯》注：「出接賓曰擯，人詔禮曰相。」云「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者，《少儀》云「詔辭自右」，鄭云：「爲君出命也，立者尊右。」案「立者尊右」，若已傳君之詔辭，詔辭爲尊，則宜處右，今擯者居右也。<sup>②</sup>若於喪事，則推賓主居右，<sup>③</sup>而已自居左。而當時禮廢，言相喪亦如傳君詔辭，已自居右。子游知禮，故推賓居右，已居左也。云「《孝經說》曰：以身擯侑」者，引《孝經說》證擯是相侑也。孔子身爲君作擯侑，故

①「及」字原模糊，據阮本釐清。

②「今」，常盤《校記》：「按：疑「令」字之譌。」

③「賓主」，衛氏《集說》無「主」字，《續通解》同。浦鏜校與殿本《考證》皆謂「主」字衍。

《論語》云「君召使擯」是也。齊穀王姬之喪，穀，當爲

「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魯莊公

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春秋周女

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

**疏**正義曰：此一

節論諸侯爲王姬著服之事。案莊二年「秋，齊王姬卒」，齊來告魯。云「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人解之云：

王姬，周女也，命魯爲主，由魯嫁，比之魯女，故爲之服出嫁姊妹之服。更有或人解云：王姬爲莊公外祖母，故爲之著大功之服。此或人之言，乃爲二非也。王姬是莊公舅妻，不得爲外祖母，是一非。假令爲外祖母，正合小功，不服大功，是二非也。

**注**「王姬」至「夫人」正義曰：案莊

公十一年，王女共姬爲齊桓公夫人。知此王姬非齊桓公夫人者，以桓公夫人，經無「卒」文，是不告於魯。襄公夫人，莊二年經書「王姬卒」，是來告魯。此言「齊告王姬之喪」，故知是襄公夫人。

**注**「春秋」至「服之」正義曰：

《春秋》莊二年「齊王姬卒」，《穀梁傳》云：「爲之主者，卒之

也。」案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下云「王姬歸于齊」，是由魯嫁也。《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著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也。云「天子爲之無服」者，以尊卑不敵故也。若嫁於王者之後，天子以賓禮待之，則亦大功也。其女反，爲兄弟爲諸侯者亦大功，以《喪服》女子出嫁爲兄弟大功故也。案《喪服》云「女子子爲父後者期」，謂大夫士之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鄭答趙商云：「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復歸寧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但大功耳，不得服期。」熊氏以爲服期非也。案《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卑賤降等，雖不爲臣，猶服斬衰，與此別也。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言在喪代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喪，



謂亡失位。孺，穉也。以告舅犯。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親行仁義。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欲反國求爲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說，猶解也。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謝之。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他志，謂利心。子顯以致命於穆公。使者，公子繫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顯』。」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公子重耳不因父喪以取國之事。各依文解之。

「且曰」至「圖之」使者弔重耳，重耳受弔禮已畢，使者出門，則應遂還賓館。使者方須致穆公之命以勸重耳，故言

「且曰」。言「且」者，非特弔耳。<sup>①</sup>「且」者，兼有餘事。使者且更言曰，稱穆公之命，言寡人聞前古以來，失亡其國，恒於此喪禍交代之時，得其國家，亦恒在於此交代之時。言此喪禍交代之際，是得國失國之機，求之則得，不求則失。雖吾子儼然端靜，在憂戚喪服之中，無求國之意，然身喪在外，亦不可久，爲言辛苦也，得國之時，亦不可失，言當求也。欲使重耳從其言，故云「孺子其圖之」。「父死」至「君義」言父身死亡，謂是何事？正是凶禍之事。既是凶禍，豈得又因此凶禍以有爲己利，欲求反國？必其如此，而天下聞之，其誰解說我以爲無罪！公子重耳用舅犯之言，出而對客，既敘其弔意，又謝其欲納之言。「君惠弔亡臣重耳」，此一句是敘其弔意。言身喪父死，不得在國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之憂慮，欲納於我。既謝其恩，又道不可之意。言以父死謂是何事，豈復敢悲哀之外別有他志，以屈辱君之義事乎？言已無他志，不敢受君勸以反國之義。言「義」者，宜也。穆公之意，以重耳反國爲宜，故云「義」也。「稽顙」至「利也」此穆公本意，勸

① 「特」，原作「持」，據阮本、衛氏《集說》改。

重耳反國，重耳若其爲後，<sup>①</sup>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爲後也」。所以「稽顙」者，自爲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既聞父死勸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哭而起，則愛父也」。以其愛父，故起若欲攀轅。既哭而起，不私與使者言，必無心反國，是「遠利也」。鄭注知在翟弔之及使者公子繫者，並《國語》文。云：「繫弔重耳而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亡人苟入埽祭宗廟，<sup>②</sup>定社稷，且入河外列城五，言亡人之所懷。』」案《國語》之說夷吾，則穆公美重耳之言，皆是形夷吾而起。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sup>③</sup>文伯歌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sup>疏</sup>正義曰：此節論哭殯不合帷殯之事。<sup>注</sup>「穆伯一至，不帷」正義曰：知穆伯是，季悼子之子公甫靖者，《世本》文。知敬姜是文伯歌之母者，下文云「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又《國語》云「敬姜白績，文伯諫之」是也。「朝夕哭不帷」是《雜

記》文。以孝子思念其親，故朝夕哭時，乃褰徹其帷也。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遂朝夕哭不復徹帷。故下文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與此同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此不云「聲已之哭穆伯始」者，聲已是帷堂，非帷殯也。聲已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欲見其堂，故帷堂。敬姜哭於堂上，遠嫌，不欲見夫之殯，故帷殯。案張逸答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己，不欲傷其性。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望反諸幽，<sup>④</sup>求諸

① 「其」，衛氏《集說》作「欲」，疑是。

② 「埽祭宗廟」，「祭」，阮本作「除」。常盤《校記》：「《國語·晉語》作『埽宗廟』。」

③ 「伯」，撫本「伯」下有「之」字。

④ 「望反諸幽」，俞樾《群經平議》云：「『反』字衍文也。據《正義》曰『望諸幽者，求諸鬼神之道也，言鬼神處在幽闇，故望幽以求之』。然則《記》文無『反』字明矣。蓋涉上注文『庶幾其精氣之反』因而誤衍，當刪。」

鬼神之道也。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求諸幽之義也。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面。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尊之也。食道，米、貝美。銘，明旌也。神明之旌。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sup>①</sup>不可別，形貌不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謂重與奠。重，主道也。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殷主綴重焉，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sup>②</sup>乃埋之。周主重徹焉。周人作主，徹重埋之。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

之節文也。筭，數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為環經。既虞，卒哭，<sup>③</sup>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經，其衰侈袂。」有敬心焉。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

<sup>①</sup>「故以其旗識之」，王引之《述聞》引王念孫云：「此句本作『故以其旗識識之』。上『識』是旗識之識，今作『幟』。下『識』是表識之識。今本無上『識』字，傳寫遺脫耳。《周官·小祝》杜子春注引《檀弓》，《士喪禮》『為銘』鄭注引此，皆作『故以其旗識識之』。據此，杜、鄭所見本皆有上『識』字明矣。」按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五十引段玉裁、盧文弨說與王念孫略同。諸家說是也。

<sup>②</sup>「去」，原作「夫」，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及魏氏《要義》改。

<sup>③</sup>「既虞」，按：疏述注文無「既虞」二字。孔疏又引皇氏云：《檀弓》定本當言「既虞」云云。故孫詒讓《校記》云：「按疏說，則孔本無『既虞』二字，今本依皇氏增。」

未踰時。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歆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尊者奪人易也。歆，歆粥也。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親所行禮之處。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親所饋食之處。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哀痛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封，當爲「窆」。窆，下棺也。孔子曰：「殷已慙，吾從周。」慙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北方，國北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日中將虞，省其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弗忍其無所歸。是日也，以虞易奠。虞，喪祭

也。卒哭曰：「成事。」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卒哭，吉祭。明日，祔于祖父。祭告於其祖之廟。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末，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者。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期而神之，人情。**疏**正義曰：此一節記人摠論孝子遭喪，所爲哭踊、復魄、飯含、重主、殯葬、反哭之事。各依文解之。「喪禮，哀戚之至也」者，言人或有禍災，雖或悲哀，未是哀之至極。唯居父母喪禮，是哀戚之至極也。既爲至極，若無節文，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筭裁節其哀也。故下文「辟踊，哀之至，有筭，爲之節文也。」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故下文云「慍，哀之變也」。所以必此順變者，君子思念父母之生已，恐其傷性，故順變也。「復盡」至「義也」始死招魂復魄者，盡此孝子愛親之道也。非直招魂，又分禱五祀，冀精氣之復反，故云「有禱祠之心焉」。言招魂之時，於平生館

舍求魂欲反，又於五祀禱請求之。復與五祀，摠是祈禱，故云「禱祠之心焉」以摠結之。又解復魄之時，冀望魂神於幽處而來，所以「望諸幽」者，「求諸鬼神之道也」。言鬼神處在幽闇，故望幽以求之。又解望幽所在，北方是幽闇，復者北面求鬼神之義。

「復謂」至「之反」正義

曰：「招魂」者，是六國以來之言，故《楚辭》有《招魂》之篇。禮則云「復」，冀精氣反復於身形。「分禱五祀」者，《既夕禮》文。直言乃行禱者，謂非直招魂，兼有分禱，俱是求神之義。言分遣其人，以禱五祀。「五祀」，博言之耳，土唯

二祀。「拜稽」至「甚也」孝子拜賓之時，先為稽顙而後拜者，哀戚之至痛。就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為痛之甚。此「拜稽顙」，「拜」文在上，以周禮言之，將拜稽顙，或可。下文殷、周並陳，此云「拜稽顙」，或舉殷禮，故先言「拜」也。

「隱，痛」正義曰：《釋詁》文。①「飯用」

至「焉爾」死者既無所知，所以飯用米、貝，不忍虛其口。既不忍虛其口，所以不用飯食之道以實之，必用米、貝者，以食道褻，米、貝美，尊之，不敢用褻，故用米，②美善焉爾。飯食，人所造作，細碎不絜，故為褻也。米、貝，天性自然為美。凡含用米、貝。案《喪大記》云：「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粱。」又以所沐之米以飯之。故《士喪禮》「祝淅

米于堂」，又云「祝受米，奠于貝北。主人左扱米，實于右」，是飯用沐米也。則是諸侯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士用粱者，謂天子之士。諸侯之士用稻，故《士喪禮》云「稻米一豆，實於筐」是也。以次差之，天子當沐黍與？是天子飯用黍也。其含，案《周禮·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鄭注云：「含玉，如璧形而小耳。」是天子用璧也。又「飯玉，碎玉以雜米也」，故云「共飯玉」。《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亦含以璧也。卿大夫無文。案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注云：「食珠玉，含象。」則卿大夫蓋用珠也。案《士喪禮》「貝三，實于筭」，注云：「貝，水物，古者以為貨，江水出焉。筭，竹器名。」是士用貝三。依《雜記》，則大夫當五，諸侯七，天子九。何休注《公羊》：「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又《禮緯稽命徵》：「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或是異代禮，非周法也。「銘，明旌也」案《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又《司常》云「大喪，共銘旌」，注云：「王則大常。」案《司常》云：「王建大常，諸

①「釋」字原泯滅，據阮本補。

②「米」，浦鏜校云，「米」下脫「貝」字。

侯建旂，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以尺寸易之。案《士喪禮》，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從遣車之差，以喪事略故也。若不命之士，則《士喪禮》云「以緇長半幅」，長一尺，「經末長終幅」，長二尺，摠長二尺。「愛之，斯錄之矣」謂孝子思念其親，追愛之道。斯，此也，故於此爲重，以存錄其神也。「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者，謂於此設奠，盡其孝養之道焉耳。鄭以下文有重及奠，故以此一經爲下張本，故云「重與奠」也。此「愛之，斯錄之矣」及「敬之，斯盡其道焉爾」，亦得摠焉於明旌之義。<sup>①</sup>故《士喪禮》「爲銘」之下，鄭注引此「愛之」、「敬之」二事以解銘旌。<sup>②</sup>以義得兩通，故鄭彼此二解。「重主」至「徹焉」言始死作重，猶若吉祭木主之道。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故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者，謂殷人始殯，置重于廟庭。作虞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所殯之廟也。「周主重徹焉」者，謂周人虞而作主，而重則徹去而埋之，故云「周主重徹焉」。但殷人綴而不即埋，周人即埋，不縣於廟爲異也。**注**「始死」至「用栗」正義曰：案《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悝爲祔主，鄭《駁異義》

云：「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者，謂既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案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桑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即作主也，故此注云「埋重之後乃作主」也。其卒哭之祭，已用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故知與虞異也。**注**「殷人」至「埋之」正義曰：知「縣之廟」者，「周主重徹焉」，明殷之作主，重不徹焉。主之與重，本爲死者人廟。重既不徹，故知重隨死者縣於廟。云「去顯考，乃埋之」者，謂今死者，世世遞遷，至爲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顯考，乃

<sup>①</sup>「亦得摠焉於明旌之義」，衛氏《集說》作「亦得摠焉明旌之義」。

<sup>②</sup>「鄭注引此愛之敬之二事以解銘旌」，孫詒讓《校記》云：「檢《士喪禮》注，不引「敬之」句。此似誤憶《小祝》杜注也。」

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復有廟故。顯考，謂高祖也。其遷早晚，《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於廟。」杜、服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sup>①</sup>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鬯人》「廟用鬯」，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其主之狀，范甯云：「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周人」至「埋之」正義曰：案《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云：「重，既虞，將埋之。」是鄭埋重於門外之道左也。若虞主，亦埋之於祖廟門外之道左。案《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是鄭既練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也。「奠以」至「心

也」「奠」，謂始死至葬之時祭名。以其時無尸，奠置於地，故謂之奠也。悉用素器者，表主人有哀素之心。既因用素表孝子哀素，遂廣論虞祭之後及卒哭、練、祥之祭。故云此等祭祀之禮，既見親終主人自盡致孝養之道焉爾，「豈知神之所饗」，須設此祭。所以設之者，「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若親存然，故設祭亦如生存之有齊敬。今死亦齊敬，故云「亦」也。

「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也。知經中祭祀非尋常吉祭者，以上下所論，皆是喪事，不應吉祭廁在其間。其實，吉祭主人亦有齊敬之心也。「辟踊」至「文也」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慙，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筭，爲準節文章。準節之數，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爲一節。士含死日，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

①「不禘」，孫詒讓《校記》云：「『不』字疑衍。或當爲『有禘』之誤，《王制》《正義》可證。」孫希旦《集解》校，改「不」爲「因」。

夫五踊，含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七踊，含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襲，又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含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鄭注云「上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是也。

「袒括」至「節也」言袒衣、括髮者，是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慍恚者，是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服飾也者，是去其華美也。孝子去飾，雖有多塗，「袒、括髮」者，就去飾之中，最爲甚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袒，有所襲時者？表明哀之限節，哀甚則袒，哀輕則襲。

「接神」至「侈袂」正義曰：葬時，居喪著喪冠麻經，身服衰裳，是純凶也。又尋常弁經，以麻爲環經。今乃去喪冠，著素弁，又加環經，用葛不以麻，故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者，以下云「有敬心

焉」，以日月踰時，故敬心乃生。大夫與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故知天子、諸侯也。云「冠素弁，以葛爲環經」者，素，<sup>①</sup>謂素帛爲弁。故鄭注《周禮·司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云麻，是用素絹也。以「葛」以「弁經」連文，<sup>②</sup>故云「葛環經」。然則，要帶猶用麻也。云「卒哭乃服受服也」者，以受服者無文，故鄭解不定。《喪服》注「天子、諸侯既虞，大夫士卒哭乃受服」，<sup>③</sup>此云「卒哭乃受服」，是不定。《喪服》以大夫以上，卒哭與虞，其月不同；士虞與卒哭，同在一月，故解爲大夫以上既虞、士卒哭受服。皇氏云：「檀弓」定本當言「既虞」，與《喪服》注會。云「卒哭」者誤也。引《雜記》「其衰侈袂」者，證既服弁經，其衰亦改。案《喪服》衰袂二尺二寸，袼尺二寸。則葬時更制，其衰袂三尺三寸，袼尺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熊氏、皇氏等並爲

①「素」，衛氏《集說》「素」字下有「弁」字，疑是。

②「以弁經」，「以」，衛氏《集說》作「與」。浦鏜校及殿本《考證》皆云當作「與」。「經」原作「經」，據阮本改。

③「喪服」注天子諸侯既虞大夫士卒哭乃受服，按《喪服》注實作「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與本節下文孔疏「大夫以上既虞、士卒哭受服」合。



錫衰。皇氏又引鄭說稱鄭冲云：①《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此弁經之衰，亦是弔服也。」案《喪服》，改葬尚服總麻，今葬服錫衰，其義疑也。

注「大夫」至「踰時」

正義曰：案鄭《箴膏肓》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以上，殯皆以來日數。」則大夫并死月四月而葬。云「未踰時」者，謂未踰一時。假令四月而死，七月而葬，是未踰越夏之一時也，非如《春秋》之踰年也。若以為踰年言之，則三月死，至四月，是亦踰時。《穀梁傳》云：「古者行役不踰時。」豈三月行，不至四月即須反？故知不然也。

注「周弁」至「同也」

正義曰：《士冠禮》「周弁，殷

冏，夏收」，《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冏而祭，周人弁而祭。」此「弁」既對「冏」，故知「俱象祭冠」。「歆主」

至「之也」此一節論尊者奪孝子情之法。「歆」者，親喪

三日之後歆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

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者，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為

其歆粥病困之，故君必有命食疏飯也。若非三者，雖復歆

粥致疾病，君不命食之，以其賤故也。其士之主人、主婦，

君不命也。《喪大記》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後。此主

婦歆者，謂未殯前。故《問喪》云：「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

之。」「反哭」至「養也」謂葬訖訖，反哭，升於廟。所以

「升堂」者，反復於親所行禮之處。行禮者，謂平生祭祀、冠昏在於堂也。主婦反哭，所以「入於室」，反復於親所饋食供養之處。此皆謂在廟也。故《既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鄭注云「反諸其所作也」。又云「主婦入于室」，注云：「反諸其所養也。」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下云「反哭之弔也」，亦謂在廟也。

注「封」當為窆。窆，下棺也。

正義曰：知非既封土為

墳者，以《既夕禮》「實土」，主人拜鄉人，乃反哭。周既如此，明殷亦然。且殷既不為墳，故知「封」當為窆。

注「慤者」至「其甚」

正義曰：廟是親之平生行禮之處，今

反哭於廟，思想其親而不見，故悲哀為甚。壙者，非親存所在之處，今柩暫來至此，始有悲哀，未是甚極。今弔者

於此而來，哀情質慤，故云「慤」也。「之幽之故也」上

「之」訓往，下「之」語助。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

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

以神待之。「既封，主人贈」「既封」，謂葬已下棺。鄭

不破「窆」字者，從上可知也。云「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者，謂主人以幣贈死者於壙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案

①「鄭說」，孫詒讓《校記》云：「疑『鄭記』之誤。」

《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帛」也。案《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此謂既窆之後事也。有司，脩虞之有司也。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席敷陳曰筵。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嚮南，以東爲左。孝子先反脩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禮地神也。言以父母形體所託，故禮其地神，以安之也。「反，日中而虞」者，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必用日中者，是日時之正也。《士虞禮》云「日中而行事」，注云：「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用質明。」案「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也。

**注**「所使至爲尸」正義曰：鄭恐奠墓有司未歸即非虞祭，故云「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必知歸始虞者，以經云「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是奠墓者迴反，日中而虞。引《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者，證葬畢奠墓。案《周禮·冢人》「爲尸」，謂祈禱。不同者，以言「凡祭墓」。「凡」者非一，諸祭皆是。

**注**「既虞至爲成」正義曰：既虞祭之後，至於卒哭。其卒哭祭辭，蓋曰「成事」。所以稱「蓋」者，以其《士虞禮》無文，唯《雜記》及此有「卒哭成事」，故鄭約之爲解，又稱「蓋」以疑之。以虞祭之時，以其

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吉爲成」故也。其虞與卒哭，尊卑不同。案《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約此，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雜記》又云：「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謂之虞者，鄭注《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虞皆用柔日。柔日者，鄭注《士虞禮》云：「柔日陰，陰取其靜。」最後一虞用剛日。故《士虞·記》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鄭注云：「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謂動而將祔廟也。《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一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己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二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三虞與卒哭相接，則壬日卒哭也。《士虞禮》云：「明日祔於祖父。」<sup>①</sup>則祭明日祔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大夫以

①「祔於祖父」，浦鏜據《士虞禮·記》校，以爲當作「以其班祔」。

上卒哭者，去虞相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崔氏解：「既正禮得終，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祭，以正禮成也。故此下云『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謂不成正禮，赴葬赴虞是也。」崔又一解：「虞後卒哭之前，不可無祭，亦以剛日接之。」恐此解非也。「其變」至「歸也」上云虞、卒哭及祔，皆據得常正禮。此經所云，謂不得正禮，故謂之「變」，以其變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者。即《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赴虞者，<sup>①</sup>三月而后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爲變。其既虞之後，「變禮而之吉祭也」，之，往也。既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既虞，「比至於祔以來，必於是日接」，謂於是三虞、卒哭之間，剛日而連接其祭。謂恒用剛日。所以恒用剛日接之者，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間無所歸依。

**禮**「未無」至「成事」正義曰：「《虞禮》所謂

「他，用剛日」者，此經所云「變」者，《虞禮》謂之「他」也。

案《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哀薦曰成事。」<sup>②</sup>

鄭注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后卒哭。」則虞與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耳。」如鄭此言，

《虞禮》謂之「他」，此經謂之「變」，其義一也，皆據速葬速虞者而言之。云「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雖所行三事「虞卒哭及他」之下，鄭意惟屬於「他」，故引來爲注。其依時葬及虞者，<sup>③</sup>後去卒哭雖遠，其間不復祭。崔氏一解云：「雖依時葬虞，虞後至卒哭，仍以剛日接。」其義恐非也。《喪服小記》云「赴葬者」，據士，故云「三月而卒哭」。此經亦據士，故云「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若大夫以上赴葬赴虞之後爲接祭，至常葬之月，<sup>④</sup>終虞之祭日乃止。其祝亦稱「哀薦」，曰「成事」焉。

## 禮記正義卷第十二

① 赴葬者赴虞者，浦鏜校云：「下「者」字衍。」按《喪服小記》無下「者」字。

② 哀薦曰成事，按《士虞禮》作「曰哀薦成事」。

③ 虞「字原是墨丁，據阮本補。

④ 常，衛氏《集說》作「當」，疑是。

## 禮記正義卷第十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

也。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所以異於生也。生人無凶邪。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臨臣喪之禮。「君」，謂天子。臣喪未襲之前，君往臨弔，<sup>①</sup>則以巫執桃，祝執茢，又使小臣執戈。所以然者，惡其凶邪之氣。必惡之者，「所以異於生人也」。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執桃茢之事。今有巫祝，故云「異於生」也。

**注**「君聞」至「桃茢」 正義

曰：「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者，昭十五年《公羊傳》文。言「而往，未襲也」，是鄭意所加之言也。《公羊》直云

「去樂，卒事」，鄭必知「往」者，以下云柳莊之卒，衛侯不脫祭服而往，明其王有大臣之喪，亦當然也。以聞喪即往，故知「未襲」也。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茢」者，襲謂死之明日，則止巫門外，去桃茢，祝代巫而入，又小臣執戈。鄭知然者，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又云喪禮亦如此。<sup>②</sup>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更無文，明與大斂同。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喪大記》雖記諸侯之禮，明天子亦然，故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茢」也。此經所云，謂天子禮。故鄭注《士喪禮》引《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禮也。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以此言之，知此文據天子禮也。鄭注《士喪禮》云：「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亦謂未襲以前也。若已襲之後，茢亦去之，與天子同。是天子未襲之前，臨臣之喪，巫祝、桃茢、

<sup>①</sup> 「弔」，原作「所」，據阮本及常盤《校記》改。

<sup>②</sup> 「又云喪禮亦如此」，阮本「云」下有「士」字。阮校云：「閩、監、毛本同。」常盤《校記》云：「疑此八字衍。」

執戈，三者並具。諸侯臨臣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芻，小臣執戈，若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與諸侯同，並巫止，祝代之，無桃茢。案《士喪禮》君弔之時，當大斂之節，而鄭注云：「巫祝、桃茢、執戈，天子禮也。使祝代巫執芻，諸侯禮也。」以當大斂之時而解為未襲前者，以《士喪禮》未襲之前，君無親弔，今大斂君來，巫止門外，故鄭以未襲之前解天子、諸侯之異。必知襲後無桃茢者，案《喪大記》大斂唯有「巫止」之文，無「桃茢」之事，故注云「此已襲，則止巫，去桃茢」。下云荆人使公親禭，「巫先拂柩」。時荆王以襄二十八年十二月死，至明年正月則殯來已久，得有始行襲禮，「巫先拂柩」者，彼云「襲」者，謂加衣於殯，非為尸加衣。故下云「拂柩」及《左傳》云「被殯而禭」，是既殯也。公以楚人無禮於己，故公用天子未襲之前君臨臣喪之法，「以巫祝桃茢」也。喪有死之道焉，言人之死，有如鳥獸死之狀。鳥獸之死，人賤之。先王之所難言也。①聖人不明說，為人甚惡之。

**疏**正義曰：此一

節論先王恐生者惡死者之事。言人喪也，有如鳥獸死散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死散之義。若言其死散，則人之所惡，故難言也。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

朝，謂遷柩於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死者朝廟之事。「喪之朝

也」者，謂將葬前，以柩朝廟者。夫為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以盡孝子之情。今此所以車載柩而朝，是順死者之孝心也。然朝廟之禮，每廟皆朝。故《既夕禮》云「其二廟，則饌於禰廟」，下云「降柩，如初，適祖」，則天子、諸侯以下，每廟皆一日。至遠祖之廟，當日朝畢，則為祖祭。至明日，設遺奠而行。「其哀離其室也」者，謂死者神靈悲哀棄離其室，故至於祖考之廟，辭而後行。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為神，故云「朝而殯於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沒故，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廟遂葬。夫子不論二代得失，皆合當代之禮，無

①「先王之所難言也」，王引之《述聞》云：「《唐石經》初

刻「所」下有「以」字，改刻刪去，而各本皆從之。家大人曰：有「以」字者是也。《正義》曰：「先王之所以難言死散之義（今本無「以」字，則文不成義。此後人依已脫之經文刪之也）。若言其死散，則人之所惡，故難言也。」「故」字正釋「所以」二字。」

所是非。以此言之，則周人不殯於廟。案僖八年「致哀姜」，《左傳》云：「不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於廟者，服氏云：「不薨於寢」，寢謂小寢。「不殯於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於廟」。杜預以爲「不以殯朝廟」。未詳孰是。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神明死者，異於生人。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芻靈，束茅爲人馬。<sup>①</sup>謂之靈者，神之類。明器之道也」。言與明器同。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疏**正義曰：此一節皆記者錄孔子之言，善古非殷、周之事。故云孔子謂夏家爲明器者，知死喪之道焉。以孝子之事親不可闕，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異於人，故物不可用。孔子既論夏家之事是，又言殷代

之非。故云：可哀哉，殷之送死者而用生者之祭器，不殆於用生人爲殉乎哉！殆，近也。謂近於用乎生人爲殉。所以近者，以生人食器而供死者，似若用生人而殉死人，故云「近」也。既言殷代之事，將言周代用偶人爲非禮，故先言明器、芻靈，後論偶人之事。故言「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死者之物不可用。塗車、芻靈，即明器之物一類，自古帝王所制而有之，此則豈不可爲用，故云「明器之道也」。記者記錄孔子之言，<sup>②</sup>又說孔子臧否古今得失。以其語更端，故重言「孔子」。「謂古之爲芻靈者善」，謂周家爲俑者不仁，不近於用生人乎哉！言近於用生人。所以近者，謂刻木爲人，而自發動，與生人無異，但無性靈智識，故云「近」。此云「用人」，前言「用殉」。殉是已死之人，形貌不動，與器物相似，故言「用殉」。此云「用人」者，謂用生人人壙。今俑者，形貌發動，有類生人，故云「用

① 「馬」，原作「焉」，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及《釋文》改。

② 「記者記錄」，阮校云：「閩、監、毛本下「記」作「既」。衛氏《集說》無此「記」字。案《集說》是也。」今按：據上下文，疑閩、監、毛本是。

人」。上文云「塗車、芻靈」，此不言「塗車」，直云「芻靈」者，以其束茅爲人，與俑者相對，故不取塗作車也。

**注**

「俑偶」至「非周」 正義曰：謂造作形體，偶類人形，故《史記》有「土偶人」、「木偶人」是也。云「孔子善古而非周」者，古，謂周以前，虞以後。故上云「虞氏瓦棺，始不用薪」，明虞氏以來，始有塗車、芻靈。言「非周」者，謂周爲俑人。如鄭康成之意，則周初即用偶人。故《家人職》言「鸞車、象人」，司農注云：「象人，謂以芻爲人。」康成注引此「謂爲俑者不仁」，是象人即俑人也。其餘車馬器物，猶爲塗車、芻靈。故《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鄭注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是偶人之外，猶有塗車、芻靈之制。雖或用木，無機識發動。偶人謂之俑者，皇氏云：「機識發動踊躍，故謂之俑也。」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仕焉而已者。穆公，魯哀公之曾孫。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

之有？」**①**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爲兵主來攻伐，

曰戎首。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

「爲君何食？」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

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敬子曰：「食粥，

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

也，四方莫不聞矣。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

以臣禮事君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勉而爲

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

哉！我則食食。」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

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疏**正義曰：此節論不爲舊

君著服之事。**注**仕焉至「曾孫」 正義曰：案《喪服·

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凡有三條。其一云「爲舊君、君之母

**①** 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王引之《述聞》引王念孫云：

「此本作『又何反服之有』。『反服』下不當有『之禮』

二字，蓋涉上文『舊君反服之禮』而衍。自《唐石經》

已然。《世說新語·方正篇》注，《通典·禮》五十九、

《白帖》三十八引此皆無『之禮』二字。」

妻」，傳云「仕焉而已者也」，注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注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長子去，可以無服。」此則大夫身不爲服，唯妻與長子爲舊君耳。其三「爲舊君」，注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歸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云：「以道去君，爲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人有詔於國。」若已絕，則不服也。以此言之，凡舊君，若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爲之服齊衰三月，并各服其母妻也。若三諫不從，待放已去而絕者，唯妻與長子服之，已則無服。若待放未去，爵位未絕，身及妻子，皆爲之服。然則去仕他國，已絕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反服。得爲舊君服者，《雜記》所云，謂不便其居，或辟仇讎，有故不得在國者。故《孟子》齊宣王問孟子云：「《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孟子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送至彼國，明其無罪。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者，得爲舊君

反服矣。」與《雜記》同。鄭注此云「仕焉而已者」，取《喪服》第一條，謂年老致仕在國者。鄭必以第一條解之者，以穆公所問「爲舊君之反服」，宜問《喪服》正禮，故以第一條致仕者解之。其實，亦兼三諫未絕及有故出在他國者。故下子思云「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是也。云「穆公，魯哀公之曾孫」者，案《世本》云「哀公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是也。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正義曰：「言放逐之臣」者，解經中「今之君子」，進人、退人，不能以禮也如此者，不服舊君。謂三諫不從，去而已絕，及不能三諫，辟罪逃亡。言「放」者，則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言「逐」者，則《春秋》諸侯大夫言「出奔」是也。衛司徒敬子死，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弔者主人改服乃改服之事。注「皆以」至「人異」正義曰：此唯云「經」，鄭知是朋友者，凡弔者，主人成服，則客乃服弔經。今此隨主人，主人始小斂，



未成服，而已便出著經，故知有緦之恩，隨主人變，如五服親也。又至小斂，出經反哭，與子游前楊裘弔朋友同也。<sup>①</sup>前子游云「帶經」，故知是朋友。此下不云「帶」，知是朋友者，凡弔則應弁經、環經之屬也。此雖不云「帶」，凡單云「經」，<sup>②</sup>則知有帶，猶如《喪服》云「苴經」，《檀弓》為師，「二三子皆經而出」，及朋友「群居則經」，皆是包「帶」之文也。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言禮者，敬而已矣。有若曰：<sup>③</sup>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言其大儉偏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窆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時齊方奢，矯之是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晏子故為非禮以矯齊之事。「有子」者，孔子弟子有若也。聞

曾子說晏子知禮，故舉晏子不知禮之事以拒曾子也。狐裘貴在輕新，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是儉不知禮也。

「遣車一乘」者，其父晏桓子是大夫，大夫遣車五乘，其葬父唯用一乘，又是儉失禮也。「及墓而反」者，及墓，謂葬時也。禮，窆後，孝子贈幣辭親，辭親畢而親情賓客，應是送別，別竟乃反。于時晏子窆竟則反，賓客並去，又是儉失禮也。

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者，此更舉正禮以證晏子失禮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臂、臠也。折為七段、五段，以七乘、五乘遣車載之。今晏子略不從禮數，是不知也。「晏子焉知禮」者，條失事已竟，故此并結「晏子焉知禮」也。

**注**「言其」至「非之」正義曰：「大儉」，解「三十年一狐裘」并「及墓而反」也。「偏下」，解「一乘」也。下，謂其子及凡在己下者也。大夫五乘，適子二乘，今其父自用一乘，則其子便無，是「偏下」

「楊」，原作「狐」，據阮本、衛氏《集說》改。

<sup>②</sup>「云帶凡單」四字原脫，據阮本、阮校及常盤《校記》補。

<sup>③</sup>「有若」，孫希旦《集解》云：「舊本及《石經》『有子』並作『有若』。按孔疏：『有子，孔子弟子有若。』是記文本作『有子』，傳寫誤耳。」

也。**注**「及墓」至「牢具」正義曰：經唯云「及墓而反」，鄭知不以「及墓而反」，而云「既窆則歸」者，晏子雖爲儉約，不應柩未入壙則歸，故云「既窆」也。云「不留賓客有事也」者，案《既夕禮》：「乃窆。主人哭，踊無筭，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藏苞、匱於旁。」<sup>①</sup>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人拜鄉人。乃反哭。」今晏子既窆，贈幣、拜稽顙、踊訖則還，不復拜賓及送賓之事，故云「不留賓客有事也」。云「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sup>②</sup>案《士喪禮》無遣車，諸侯之士一命。《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諸侯之士無遣車也。若諸侯大夫，雖未三命，以其位尊，故得有遣車。知「天子遣車九乘」者，案《雜記》「諸侯七月而卒哭」，天子則九月而卒哭。今諸侯七乘，故知天子九乘也。云「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者，案《大行人》「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今摠云「七乘」，是不以命數，喪事略也。引《雜記》云：「遣車視牢具」者，以證經「个」與「遣車」數同，故云「个」是牢具也。故《雜記》注云：「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案《既夕禮》「苞牲，取下體」，鄭注：「前脰折取臂、臠，後脰折取骼。」是

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體也。分爲三个，一个有二體。然大夫以上皆用大牢，牲有三體，凡九體。大夫九體，分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爲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包。蓋尊者所取三體，其肉多，卑者雖取三體，其肉少。鄭又云「天子遣奠用馬牲，其取个未詳」也。此遣奠所包，皆用左胖。以其喪禮反吉，《士虞禮》載左胖也。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國昭子，齊大夫。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夾羨道爲位。夫子，孔子也。曰：「噫！毋！」噫，不寤之聲。毋，禁止之辭。曰：「我喪也，斯沾。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爾專之，賓爲賓焉，主

①「旁」，阮校云：「毛本「旁」下有「加折卻之」四字。盧文弨云毛本是也。」

②「車」，阮本「車」下有「者」字，是。

爲主焉，專，猶同也。<sup>①</sup>時子張相。婦人從男子皆西鄉。」非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葬之在壙，男女面位

之事。「曰：噫！毋！者，止子張也。子張既相，以男子西

鄉，婦人東鄉。而昭子不悟禮意，乃曰：噫！毋得如此

「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既止子張，又自言：我居喪也，既

是齊之大家，斯，盡也，人盡來覘視於我，當須更爲別禮，

豈得以依舊禮。專，猶同也。爾當同此婦人與男子一處。

若婦女之賓，爲賓位焉，與男子之賓同處；婦女之主，爲主

位焉，與男子之主同處。於是昭子家婦人從男子，皆西

鄉，同在主位，賓之男子及賓之婦人皆西廂，東鄉。言非

也。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

哭。孔子曰：「知禮矣。」<sup>②</sup>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

也。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

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蓋見其有才

藝。吾未嘗以就公室。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

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今及其死也，朋

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

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內人，妻室。<sup>③</sup>季

康子之母死，陳褻衣。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喪夫不夜哭，并母知子賢愚之事。

「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正義曰：斯，此也。曠，猶

疏薄也。言此子平生爲行，必疏薄於賓客朋友之禮，故賓

客朋友未有感戀爲之出涕者。此「不哭」者，謂暫時不哭，

故上云「晝夜哭」是也。案《家語》云：「文伯歿卒，其妻妾

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

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三婦共祭

<sup>①</sup>「同」，余本、阮本、衛氏《集說》作「司」。阮校引浦鏐

云：「『司』誤『同』，疏內亦誤『同』，從《六經正誤》校。」

張敦仁《考異》則云「同」字不誤，疏內「同」字亦不誤。

<sup>②</sup>「知禮矣」，沈大本《禮記訂訛》卷一：「此句下，《家語》

有「愛而無私，上下有章」八字。」虞萬里《初探》徵諸

《國語·魯語下》亦有此八字，認爲「很可能是缺失一簡」。

<sup>③</sup>「妻室」，余本、撫本、岳本、殿本及阮本皆作「妻妾」。

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婦，公父氏之婦知禮矣。」與此不同者，彼戒婦人而成子之德，此論子之惡，各舉一邊，相包乃具。

**注**「敬姜者，康子從祖母」

正義曰：案《世本》：「悼子紇生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世本》又云：「悼子紇生穆伯靖。」靖與意如是親兄弟，意如是康子祖，穆伯是康子祖之兄弟，敬姜是穆伯之妻，故云「康子從祖母」也。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子游曰：「禮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衰經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禮道則不然。與戎狄異。人喜則斯陶，陶，鬱陶也。陶斯咏，<sup>①</sup>咏，謳也。咏斯猶，猶，當爲「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相近。猶斯舞，手舞之。舞斯愠，<sup>②</sup>愠，猶怒也。愠斯戚，戚，憤恚。戚斯歎，歎，吟息。歎斯辟，<sup>③</sup>辟，拊心。辟斯踊矣。<sup>④</sup>踊，躍。品節斯，斯之

謂禮。舞踊皆有節，乃成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無能，心謂之無所復能。是故制絞、衾，設奠、饔，爲使人勿惡也。絞、衾，尸之飾。奠、饔，棺之牆飾。《周禮》：「奠」作「柳」。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祭。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舍，猶廢也。故子之所刺於禮

①「人喜則斯陶陶斯咏」，《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喜斯慍，慍斯奮，奮斯咏」。

②「舞斯慍」，《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舞，喜之終也」。

③「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慍斯憂，憂斯戚，戚斯慍，慍斯辟」。文字之確定，參考彭林《〈郭店竹簡·性自命出〉補釋》。

④「辟斯踊矣」，《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踊，慍之終也」。按：今本經文「人喜則斯陶」以下九句，《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作十二句，其不同者，皆以簡本爲長。詳參彭林《〈郭店竹簡·性自命出〉補釋》。

者，亦非禮之訾也。」訾，病也。**疏**正義曰：此一節

論子游言制禮有節之事。

有子與子游同立，見孺子號

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豈不知夫喪之踊也。」言我專豈

不知夫喪之踊也，何須有節？直似孺子慕者，其事足矣，

予欲去此踊節，其意久矣。斯，此也。言孝子之情在於

此，小兒直號慕而已。「其是也夫」，但如小兒，其事即是，

何須為哭踊之節？子游乃對之曰「禮有微情者」，微，殺

也。言若賢者喪親，必致滅性，故制使三日而食，哭踊有

數，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也。何胤云：「哭踊之情，心發

於內，<sup>①</sup>謂之微。微者，不見也。」「有以故興物者」，興，

起也。物，謂衰經也。若不肖之屬，本無哀情，故為衰經，

使其親服思哀，起情企及也。引由外來，故云「興物」也。

然衰經之用，一則為孝子至痛之飾，二則使不肖之人企

及。今止說「興物」，以對「微情」之故。「有直情而徑行

者，戎狄之道也」，謂直肆己情而徑行之也，無哭踊節制，

乃是夷狄之道。「禮道則不然」者，然，猶如是也。言中

國禮則不如是夷狄也。<sup>②</sup>「人喜則斯陶」者，為明踊次

節，而踊由心哀，故此以下極言哀樂之本也。喜者，外竟

會心之謂也。斯，語助也。陶者，鬱陶。鬱陶者，心初悅

而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竟會心，則懷抱欣悅。但始發

俄爾，則鬱陶未暢，故云「斯陶」也。《爾雅》云：「鬱陶、繇，

喜也。」何胤云：「陶，懷喜未暢意也。」《孟子》曰「鬱陶以思

君」。「陶斯咏」者，咏，歌咏也。鬱陶情轉暢，故口歌咏

之也。「咏斯猶」者，搖動身也。咏歌不足，漸至自搖動

身體也。「猶斯舞」者，舞，起舞也。搖身不足，乃至起

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舞斯愠」者，愠，怒也，外竟

違心之謂也。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故若舞而無節，

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故所以怒生。怒生由於舞極，故云

「舞斯愠」也。故《曲禮》云「樂不可極」，即此謂也。何胤

云：「樂終則愠起，非始之愠相連繫也。」「愠斯戚」者，

戚，憤恚也。怒來戚心，<sup>③</sup>故憤恚起也。此句對「喜斯陶」

也。「戚斯歎」者，歎，吟息也。憤恚轉深，故因發吟息

也。此句對「陶斯咏」。「歎斯辟」者，辟，撫心也。歎息不

泄，故至撫心也。此句對「咏斯猶」。「辟斯踊矣」者，撫心

不泄，乃至跳踊奮擊，亦哀之極也。<sup>④</sup>此句對「猶斯舞」

①「心」，阮本作「必」。阮校云：「閩、監、毛本同。」

②「禮」，阮本、衛氏《集說》《禮》下均有「道」字。

③「戚」，阮校云：「閩、監、毛本作『觸』。」

④「亦」字原漈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也。「品節斯，斯之謂禮」者，品，階格也。節，制斷也。斯，此也。此之謂禮生於哀樂也。若喜而不節，自陶至舞，俄頃而慍生；若怒而不節，從戚至踊，踊極則笑。故夷狄無禮，朝殞夕歌。童兒任情，條啼歎笑。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有數則久長，故云「此之謂禮」。如鄭此《禮》本云「舞斯慍」者，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央「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故一句之中，有「舞」及「慍」也。而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慍」一句者，取義不同。而鄭又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慍」，益於一句，凡有十句，當是後人所加耳，亦不得對。而盧《禮》本亦有「舞斯慍」之一句。而王《禮》本又長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既與盧、鄭不同，亦當新足耳。「人死，斯惡之矣」者，以上明辟踊之節，以下明飾喪及奠祭之事。「人死，斯惡之」者，以人身既死，形體腐敗故「惡之」，故「倍之」。以其恐「惡之」，故制絞、衾、衾，設奠、饗以飾之，欲使人勿惡也。以其恐「倍之」，故始死，設「脯醢之奠」，以至於葬，將行之，又設遣奠而行送之。<sup>①</sup>既葬，反哭，設虞祭以食之。雖設奠祭，未曾見其死者而饗食之也。既不饗食，自去世以來，未之有舍此奠祭而不爲者也。所以設奠祭者，爲使人勿倍其親故也。禮意既然，不可無節，故子之所譏刺於

禮有踊節者，亦非禮之病害也。言哭踊有節，正是禮之所宜，非禮之病。上有若見孺子之慕，唯譏哭踊有節，不譏絞衾、奠祭之事。子游祇應答以辟踊即止，今更陳絞衾、脯醢之事者，以有若之意，欲直同孺子，生者不節其哀，死者不加其飾。故子游既言生者節哀，遂說死者加飾，備言禮之節制，與夷狄不同也。吳侵陳，斬祀殺厲。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sup>②</sup>「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脩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大宰嚭曰：「古之

① 「行送」，衛氏《集說》無「行」字。

② 「陳大宰」至「儀曰」，衛氏《集說》引洪邁云：「案嚭乃夫差之宰。陳遣使止者，止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大宰嚭問之」乃善。」後之學者多從洪說。江永《禮記訓義擇言》更云：「下文「大宰嚭曰」亦當作「行人儀曰」。」

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獲，謂係虜之。二毛，鬢髮斑白。①今斯師也，殺厲與？

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正言殺厲，②重人。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子，謂所獲民臣。曰：「君王討

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又微勸之，終其意。吳、楚僭號稱王。

**疏**正義曰：此一節

明征伐不合斬祀殺厲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吳侵」至

「年秋」正義曰：知者，案《左傳》吳伐楚，「使召陳懷公。

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

有田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楚未可棄，吳未

可從。」陳懷公遂不從吳子光之召。至今夫差克越，乃脩

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是其事。案哀六

年「吳伐陳」，鄭知非六年者，稱「伐」不云「侵」。哀元年經

雖不見，傳云「吳侵陳」，與此文同，俱云「侵」，故爲哀元

年。「夫差」至，之何」夫差既見陳大宰嚭來，謂行人

之官名儀曰：「是夫也多言。」夫，謂大宰嚭。言是大宰嚭

也，博聞強識，多有所言。盍，何不也。嘗，試也。何不試

就問焉：我脩先君之怨而興此師，必有善名在外，衆人稱此師也，則謂之何？欲令行人儀以此辭而問大宰嚭也。

**注**「大宰」至「之子」

正義曰：據《周禮》，有大宰，卿一

人，又有大小行人，故知大宰及行人皆官名。此大宰嚭與

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也。云「夫差，吳子光之子」者，

《世本》及《吳世家》文也。

「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

厲，不獲二毛」者，此謂以至勝攻至暴，用兵如此。若兩軍

相敵，則不然。《左傳》云：「雖及胡耆，獲則取之。」大宰嚭

特舉古之善，以駁吳師之惡。

**注**「正言殺厲，重人」

正義曰：以其殺人，故重於斬祀。若其不殺，直拘囚人而已，

則輕也。故《穀梁傳》云：「苞人民，斃牛馬，曰侵。斬樹

木，壞宮室，曰伐。」是「侵」輕而「伐」重也。「師與，有無

名乎」者，既反地歸子，其事既善，師豈有無善名乎？言

必有善名也。「與」是語辭。

**注**「又微勸之，終其意」

正義曰：上以「微切之」，謂譏斬祀殺厲。今復「勸之」反地

歸子，故言「又」也。因吳王反地歸子，則云師有善名，是

「微勸之」也。「終其意」者，上譏切斬祀及殺厲，是初有其

①「班」，原作「班」，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②「正」，衛氏《集說》作「止」。

意，欲吳哀矜。既得吳哀矜，則云師有善名，是終竟其欲哀矜之意。顏丁善居喪：顏丁，魯人。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①從，隨也。慨，慙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居喪哀殺有漸之事。「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者，皇皇，猶彷徨。如有所求物不得。上《檀弓》云：「始死，充充如有窮。」謂形貌窮屈，亦彷徨求而不得之意，彼此各舉其一。「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者，謂殯後容貌望望焉，如有從逐人後行而不及之貌。上《檀弓》云：「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與此亦同也。但始死，據內心所求；殯後，據外貌所求。故此經「始死，求而不得」，據內心也。上《檀弓》云「既殯，求而不得」，據外貌也。「既葬，慨焉如不及」者，謂既葬之後，中心悲慨然，如不復所及，既不可及。其反而息者，上殯後云「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理。「既葬，慨焉如不及」，謂不復可及，所以文異也。上《檀弓》云「既葬，皇皇如有望而不至」，此謂「既葬，慨焉如不及」，亦同也。此「始死皇皇」者，是皇皇之甚，故云「如有求而弗得」。上《檀弓》云「既葬皇皇」是輕，故云「望

而不至」。此既葬則止，不說練祥，故葬後則「慨然」。上《檀弓》葬後更說練祥，故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但親之死亡，哀悼在心，初則為甚，已後漸輕，皆有求而不得，望而不及，但所據有淺深耳。殯後雖據外貌，亦猶哀在內心，但稍輕耳。故鄭注上《檀弓》云「皆哀悼在心之貌」。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與？怪之也。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其言久。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世子遭喪，冢宰聽政之事。「言乃讙」者，《尚書·無逸》云「言乃雍」。「雍」、「讙」字相近，義得兩通，故鄭隨而解之。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平公飲酒，與群臣燕。平公，晉侯彪。師曠、李調侍。侍，

①「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此處斷句依孔疏。吳澄《禮記纂言》以此九字為一句，後之學者多從之。



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鼓鐘。樂作

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

之。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怪之

也。杜蕢，或作「屠蒯」。曰：「在寢。」燕於寢。杜

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

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

降，趨而出。三酌皆罰。平公呼而進之，曰：

「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

曩，臯也，謂始來人時。開，謂諫爭，有所發起。爾飲曠

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

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知悼

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

日也。《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

樂。」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詔，

告也。大師典奏樂。「爾飲調何也？」曰：「調

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

以飲之也。」言調貪酒食。褻，嬖也。近臣亦當規君。

疾，憂。「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

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防，禁

放溢。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

人！」聞義則服。杜蕢洗而揚觶。舉爵於君也。

《禮》「揚」作「騰」。<sup>①</sup>揚，舉也。騰，送也。「揚」近得之。

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

欲後世以為戒。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

「杜舉」。此爵遂因杜蕢為名。畢獻，獻賓與君。**疏正**

義曰：此一節論君有大臣之喪，不得有作樂飲酒之事。各

依文解之。**注**悼子「至」年卒。正義曰：並《左傳》文。

下注云「平公，晉侯彪」，亦《春秋》文。**注**《燕禮·記》

曰：「請旅侍臣」。正義曰：案《燕禮·記》云：「凡公所酬，

①「禮揚作騰」，阮校引段玉裁云，「騰」當作「騰」。張敦

仁《考異》列舉諸證，謂「訓送之字，古文「騰」為正，若

今文作「騰」，是為假借，義得「兩通」。今按：張說是

也。作「騰」者今文，作「騰」者古文，字異而義同，無

所用分其是非。疏中各本「騰」、「騰」不一致者，皆可

作如是觀。

既拜，請旅侍臣。」謂公既酬臣，臣受酬者既拜謝公恩，請行旅酬於侍臣。引之者，證師曠、李調是侍飲之臣也。

「鼓鐘」，鼓，猶奏也。謂燕奏鐘樂也。

**注**「燕禮」至「如

之」。正義曰：案《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是「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燕禮·記》又云：「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是「獻君亦如之」。經唯云「鼓鐘」，《燕禮》云「若舞則《勺》」，知非工人升歌，下管間歌，合樂之後，無時奏鐘。必以為「賓初入門奏《肆夏》」者，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故知聞鐘是初奏《肆夏》也。

**注**「杜蕢，或作「屠蒯」」。

正義曰：

《春秋》作「屠蒯」，故云「或作屠蒯」。「杜蕢」、「屠蒯」，聲相近，故《禮》、《傳》不同也。

**注**「燕於寢」正義曰：《燕

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故知「燕於寢」也。

「曰蕢」

至「爾言」曩，歸也。平公呼蕢而進之，呼其名曰：「蕢，歸者汝酌三酌，是汝之心或開發於予。予望汝有諫，是以不與汝言。」

**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正義曰：案

《尚書》「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又《史記》云「兵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死」也。案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

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同誅，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鄭司農注《春秋》以為「五行子卯自刑」，非鄭義也，今所不用也。「斯其

為子卯也大矣」者，言悼子喪在堂，此比其為子卯之忌大矣。言悼子之喪，大於子卯。「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者，調是君之嬖褻之臣，臣當規正君過，唯欲行燕會，貪求一飲一食，忘君違禮之疾而不諫，是以飲之。

「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者，蕢言調是君之嬖褻臣也，當規正君憂疾。言己身是宰夫，亦當規正於君。若非因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諫之事。皇氏云：「非，不也。杜蕢言各憂其事，宰夫不以刀匕是共，乃又敢與諫爭，越官侵職，是以飲也。」

**注**「舉爵」至「得之」

正義曰：知揚觶

是「舉爵於君」，以上云「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即云「杜蕢洗而揚觶」，故知「舉爵於君」。案《燕禮》獻君之後，行酬之初，「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是「舉爵於君」也。「揚」作「騰」者，謂《燕禮》、《大射》凡舉爵皆為「騰」。此云「揚觶」，鄭云：「揚，舉也。」《燕禮》云「媵」，故鄭云：「媵，送也。」「揚」、「騰」義得兩通。但此云「杜舉」，「揚」訓為舉，故「揚」近得之。此謂「舉」為得也。「公謂」至「杜舉」公謂侍者云：「我死之後，

則必無廢棄此爵，恒當留之，爲後世鑒戒。」當時在未獻之前，故又語侍者。云「至於今，既畢獻」之後，此所揚之輝，是謂之「杜舉」，表明此爵，實杜黃所舉。

**注**「畢獻，獻賓

與君」正義曰：知「獻君與賓」者，以杜黃此事，舉爵在燕禮之初，賓主既入，得杜黃之言，不可即廢，唯「獻君與賓」，燕事則止。皇氏以爲「至於今」，謂記錄之人至於今爲《記》之時，謂之杜舉。《春秋傳》云：「晉侯飲酒，樂。」

膳宰屠蒯趨人，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丁，曰：

「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

「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

亦自飲，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

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案《春秋》與此小異，亦所聞不同，或二文互相足也。公叔文子

卒，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其子戌請謚

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

而葬。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君，靈公也。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繁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後不

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請君

諫臣之謚法。各依文解之。

**注**「文子」至「作發」正義

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春秋左氏傳》作「發」，故云「或作『發』」。「請所以易其名者」，生存之日，君呼其名。今既死將葬，故請所以諫行，爲之作謚，易代其名者。

**注**「難謂」至「死鳥」正義曰：案昭二十年《左傳》云：

「衛公孟繁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鄆。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又云：「齊氏用戈擊公孟，

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載寶以出。」又云：「公如死鳥。」注云：

「死鳥，衛地。」「故謂」至「文子」<sup>①</sup> 案《謚法》：「愛民好

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德，則能

惠能貞，故鄭云：「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案文

次，先「惠」後「貞」，此先云「貞」者，以其致死衛君事重，故

在前。上先言「惠」者，據事先後言之。石駘仲卒，駘

仲，衛大夫，石碯之族。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

所以爲後者。莫適立也。曰：「沐浴佩玉則

兆。」言齊絜則得吉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

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

乎？」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石祁子兆，

衛人以龜爲有知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龜兆知

賢知之事，各依文解之。「卜所」至「則兆」既有庶子

六人，莫適立也，故卜所以堪爲後者。其掌卜之人謂之

曰：「若沐浴佩玉，則得吉兆。」所以須有卜者，《春秋左氏》

之義。故昭二十六年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

愛，公卿無私。」若《公羊》，隱元年云：「立適以長不以賢，

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云：「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

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

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

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

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

家据本意，立後生。」何休作《書旨》難《左氏》云：「若其以

卜，隱、桓以禍，<sup>②</sup>皆由此作。乃曰古制，固亦謬矣。」鄭箴

之云：「立長以嫡不以賢，固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

立貴矣。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故須卜。《禮》有「詢

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是從《左氏》之義。「孰有」至

「者乎」居親之喪，必衰經憔悴，「安有居親之喪而沐浴

佩玉者乎」？言不可。鄭云「心正且知禮」者，不信邪言

是「心正」，居喪不沐浴佩玉是「知禮」也。陳子車死於

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子車，齊大夫。

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

① 「子」，原作「字」，據阮本及常盤《校記》改。

② 「以」，常盤《校記》云：「按《周禮·大僕》疏引此文作「之」。」

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地下。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不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於是弗果用。果，決。

文解之。

**注**「子亢」至「弟子」

正義曰：知「孔子弟子」

者，以《論語》「陳亢問於伯魚」。與伯魚相問，故知「孔子弟子」。又知「子車，齊大夫」者，昭二十六年《左傳》：「齊師圍成，魯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魯人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鄭蓋據此謂「齊大夫」。知亢是「子車弟」者，以子車之妻謀欲殉葬子車，子亢不能止之。若是子車之兄，當處分由己，故知是「子車弟」也。「子亢」至「之也」

子亢既見兄家謀殉葬非禮之事，自度不能止，故云「殉葬，非禮也」。又云：「雖非禮，「彼疾當養者」，彼死者疾病當須養

侍於下者，以外人疏，「誰若妻之與宰」？言妻宰最親，當須侍養。若得休已，不須侍養，吾意欲休已。若其不止，必須爲殉葬，則吾欲以妻之與宰二子爲之。子路曰：

「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

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sup>①</sup>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

**疏**正義曰：此一節

論孝子事親，稱家之有無之事。

「孔子」至「謂禮」

孔子以子路傷貧，故答之云：「啜菽飲水」，以菽爲粥，以常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以水而已。雖使親啜菽飲水，盡其歡樂之情，謂使親盡其歡樂，「此之謂孝」。答上「生無以爲養」。

「斂手足形」者，親亡，但以衣棺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還速葬而無槨材，稱其家之財物所有以送終，「此之謂禮」。答上「死無以爲禮」。

衛獻公出奔，反於

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欲賞從者，以

懼居者。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sup>②</sup>二十六年復歸於

衛。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

①「斂首足形」，「首」，原作「手」，阮校、張敦仁《考異》皆

謂「手」當作「首」。按：《檀弓上》有「斂首足形」，本節

孔疏亦言「斂其頭手及足」。作「首」是，據改。

②「襄」，衛氏《集說》「襄」下有「公」字，《考文》引古本、

足利本同。阮校云《正義》本當有「公」字。

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言從、守若一。鈞，紉也。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言有私則生怨。弗果班。**疏**正義曰：此一節

論衛君歸國，不合私賞從者之事。

**注**「欲賞」至「於衛」

正義曰：經直云「班邑於從者」，鄭知「以懼居者」，見下柳莊云「如皆從，則孰守社稷」？為居者而言，明知獻公欲懼居者也。故《左傳》云「獻公反國，使人責大叔儀」是也。知「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者，案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二子皆朝服而朝，日旰不召。公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故攻公，公出奔齊。」二十六年傳云，甯惠子之子甯喜以父言攻孫氏而納衛侯，二十六年復歸于衛。是「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二十六年復歸於衛」也。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革，急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急弔賢者。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脫君祭服以禭臣，親賢也。所以此禭之者，<sup>①</sup>以其

不用襲也。凡禭以斂。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所以厚賢也。裘，縣潘，邑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急弔臣之事。

柳莊為衛大史，今寢疾，其家自告。<sup>②</sup>公報之曰：

「若疾急困，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果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公祭事雖了，與尸為禮未畢，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才能賢異，非唯寡人之臣，乃是社稷之臣。今聞之身死，請往赴之。」又不釋祭服即往哭，遂以所著祭服脫而禭之。又與之采邑曰裘氏及縣潘氏。與二邑，又書錄其賞辭而納之棺，云「世世恒受此邑，至萬世子孫，無有改變」。案《禮》「君人廟門，全為臣」，請尸得言「寡人」者，是後人作《記》者之言也。**注**

「脫君」至「以斂」正義曰：案《士喪禮》「君使人禭」，不云祭服禭臣。今君以祭服禭，故云「親賢也」。得以祭服禭之者，禮，諸侯玄冕祭廟，大夫自玄冕而下，以其俱是玄冕，故得禭也。祭服既尊，得以禭臣者，以其臣卑，不敢用

<sup>①</sup>「所以此」，衛氏《集說》「以」下有「以」字。

<sup>②</sup>「自」，衛氏《集說》作「以」。

君襚衣而襲之也。所以不用襲者，襲是近尸形體，事褻惡，故不敢用君之襚衣也。案《士喪禮》云：「君襚衣，及親者及庶兄弟之襚，皆不用襲。」故《士喪禮》云：「庶襚繼陳，不用。」注云：「不用，不用襲也。」至小斂，則得用庶襚。故《士喪禮》「小斂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鄭云：「陳衣，庶襚也。」既云「不必盡用」，明有用者。至大斂，得用君襚。故《士喪禮》大斂，「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又云「君襚不倒」，是大斂得用君襚也。云「凡襚以斂」者，謂庶襚以小斂，君襚以大斂也。鄭言此者，明襚衣不用襲也。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婢子，妾也。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善尊己不陷父於不義。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病時失禮也。「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者，尊己，乾昔子名也。兄弟言「屬」，子云「命」，輕重之義也。「曰：如我死」者，此所屬命辭也，欲言其死後事也。「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者，婢子，妾也。屬命云：令大爲己棺，又使一妾夾己於棺中也。①「陳乾昔死」陳乾昔既屬兄

弟之後而死。上言「陳乾昔」者，②亦謂久嬰疾病。或「陳乾昔」，摠是人名。但先儒無說，未知孰是。案《春秋》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晉趙孟、孝伯，③並將死，其語偷。又晉程鄭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有惑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論語》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但人之疾患，有深有淺。淺則神正，深則神亂。故魏顆父初欲嫁妾，是其神正之時。曾子云「其言也善」，是其未困之日。且曾子賢人，至困猶善。其中庸已下，未有疾病，天奪之魂魄，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鄭之徒，不足怪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人，去籥。《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於大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

①「妾」，阮本作「婢」，與經文合。

②「上」，阮本作「且」。

③「晉趙孟孝伯」，阮校引齊召南云：「案此引晉趙文子及魯孟孝伯兩事也，「孝伯」上脫「魯孟」二字。」今按：齊說是也。

繹。」疏正義曰：此節論卿卒重于繹祭之事。

注：春

秋「至」聲者」正義曰：此經所云者，《春秋》經文。案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是也。云「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者，《世本》及《左傳》文也。云「萬，千舞也。籥，籥舞也」者，案宣八年《公羊傳》云：「萬者何？千舞也。籥者何？籥舞也。」萬是執干而舞，武舞也，即《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是也。籥舞，執羽吹籥而舞，文舞也，《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習籥」是也。云「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亦宣八年《公羊傳》文。云「去其有聲」，謂去籥舞，以吹籥有聲故也。「廢其無聲」，謂廢留萬舞而不去，以萬舞無聲故也。《鄭志》答張逸云：「廢，置也。於去聲者為廢，謂廢留不去也。」然鄭引「萬，千舞。籥，籥舞」，雖是傳文，鄭翦略其事，不全寫傳文。故於後始稱「傳」曰：去其有聲，廢其無聲，以二句全是傳文也。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般請以機封，斂，下棺於槨。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將從之。時人服般之巧。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

謂故事。公室視豐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

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綵繞。天子六綵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三家

視桓楹。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

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綵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綵二碑，士

二綵無碑。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

以？以，「已」字。言寧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

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其毋以嘗巧者

乎，則病者乎？毋，無也。於女寧有病苦與？止之。

噫！不寤之聲。弗果從。疏正義曰：此節論非禮

嘗巧，不從之事。季康子母死，公輸若為匠師之官，年方

幼小，主掌窆事，欲下棺，斂於槨中。其若之族人公輸般，性

有技巧，請為以轉動機關窆而下棺。時人服般之巧，將從

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不可為機窆之事。夫魯有

初始舊禮：「公室之喪視豐碑」，豐，大也。謂用大木為碑。

「三家之葬視桓楹」也，桓，大也。楹，柱也。其用之碑，如大

楹柱。言之舊事，其法如此。遂呼般之名：「般！女得以人之母而嘗巧乎？」嘗，試也。欲以人母試己巧事。誰有強



偏於女而爲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云：「其無以人母嘗試已巧，則於女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女有病？公肩假既告般爲此言，乃更「噫」而傷歎，於是衆人遂止，不果從般之事。

**注**「公輸若，匠師」正義曰：以匠師主斂，故《鄉師》云「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是也。

**注**「言視」

至「盧也」正義曰：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也。

故《王制》云「天子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故云「言視，僭天子也」。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

者，以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人，麗于碑」，《儀禮》每云「當碑掛」。此云「豐碑」，故知斲大木爲碑也。云「於椁前

後四角樹之」者，謂椁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故云「四角」，非謂正當椁四角也。云「穿中，於間爲鹿盧」者，謂穿鑿

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云「下棺以紼繞」者，紼，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

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云「天子六紼四碑」者，案《周禮》「大喪，屬其六

引」，故知「天子六紼」也。《喪大記》云「君四紼二碑」，諸侯

既二碑，故知天子四也。云「前後各重鹿盧也」者，以六紼四碑，明有一碑兩紼者，故知一碑上下重著鹿盧。知唯前後碑

重鹿盧者，以棺之人椁，南北豎長，前後用力深也。案《春

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爲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其方中南畔爲羨道，以輜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輶，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人於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紼也。

**注**「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

楹耳」正義曰：以言「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也。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云「四植謂之桓」者，案《說文》：「桓，

亭郵表也。」謂亭郵之所而立表木，謂之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今諸侯二碑，兩柱爲一碑而施鹿盧，故云「四植謂之桓」

也。《周禮》「桓圭」而爲「雙植」者，以一圭之上，不應四柱，但椁爲二柱，象道旁二木，又宮室兩楹，故「雙植謂之桓」也。

大夫亦二碑，但柱形不得龐大，所以異於諸侯也。

**注**「以

已至，本同」正義曰：言經中以用之「以」，義是「休已」之字。所以以用之「以」得爲「休已」之字者，以其本同。謂古

昔之本，用字本同，乃得通用。謂其兩字，本昔是同，故得假借而用。後世始以「已」義異也。云「僭於禮，有似，作

機巧，非也」者，皇氏解云：「僭濫之事，<sup>①</sup>於禮猶有所似，

①「濫」，原作「溫」，據足利本、阮本改。

作機巧之事，全非也。」**注**「毋無」至「止之」 正義曰：依《說文》，上「毋」是禁辭，故《說文》「毋」字從「女」，有人從中欲干犯，故禁約之。故鄭注《論語》云：「毋，止其辭議也。」<sup>①</sup>故《曲禮》上篇多言「毋」。「毋」，猶勿也，謂勿得如此。下「無」是有無之無。此經中之義，是有無之無，故轉「毋」作「無」也。**注**「不寤之聲」 正義曰：公肩假唱「噫」，是歎公輸般不曉寤於禮，故傷之而爲此聲也。

### 禮記正義卷第十三

① 「議」，阮本作「讓」。

## 禮記正義卷第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戰于郎，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

我」是也。公叔禺人遇負杖人保者息，遇，見也。

見走辟齊師，將人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

人」。曰：「使之雖病也，謂時繇役。任之雖重

也，謂時賦稅。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

也，不可。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

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我則既言矣。」欲敵齊師，踐

其言。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奔敵死齊寇。

鄰，鄰里也。重，皆當為「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

錡。鄰，或為「談」。《春秋傳》曰「童汪錡」。魯人欲勿

殤重汪錡，見其死君事，有上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

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斂葬。問於仲尼。仲尼

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

亦可乎！」善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童子死難之

事。「戰于郎」，哀十一年，齊伐魯，魯與齊師「戰于郎」。

郎者，魯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魯人公叔禺人逢遇國人走

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

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

雖復煩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

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

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不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我

則既言矣」。既，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

與鄰之童子姓汪名錡，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

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童汪錡。意以為疑，問於仲

尼。仲尼報之云：「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

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注**：「魯人」至「是也」。正義曰：案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

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錡之事，故為一也。

**注** 禹人「至」務人 正義曰：案哀十一年傳云，公叔務人、僮汪錡死。昭公傳云：昭公子公為逐季氏，公曰：「務人為此禍。」務人即公為也，故云「昭公子」。此作「禹人」者，禹、「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

**注** 重，皆當為「童」 正義曰：此云「重汪錡」，下云「重汪錡」，以「重」字有二，故云，皆當為童」。以言，魯人欲勿殤，故從《春秋》為「童」也。

**注** 見其「至」斂葬 正義曰：案《喪服·小功章》「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注云：「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言之，雖見為士，猶以殤服服之，何以此云「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者，《喪服》所論，據尋常死者，雖見為士，猶以殤服服之。汪錡能致死於敵，故以成人之喪治之。云「國為斂葬」者，以其經稱「魯人」，且指衆辭，汪錡非是家無親屬，但國家哀其死難，為斂葬之。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贈，送。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無君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謂子路曰：

「何以處我？」處，猶安也。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居者主於敬。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敬祀墓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無君事，主於孝 正義曰：若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墓。故上《曲禮》云：「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不哭於墓也。

「過墓則式，過祀則下」<sup>①</sup> 墓，謂他家墳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於恭敬，故或式或下也。他墳尚式，則已先祖墳墓當下也。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

吳師，及之。工尹，楚官名。<sup>②</sup> 弃疾，楚公子弃疾也，

以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鬬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陳，或作「陵」，楚人聲。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

手弓。<sup>③</sup>「子射諸！」商陽仁，不忍傷人，以王事勸

① 下「下」原有「曰」字，據足利本刪。

② 「楚」，原作「是」，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及衛氏《集說》改。

③ 「子手弓而可手弓」，案孔疏，此七字有二讀。今標點依孔疏第二解，蓋後之學者多從此解也。

之。射之，斃一人，韞弓。不忍復射。斃，仆也。韞，韞也。又及，<sup>①</sup>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揜其目，不忍視之。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孔子

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善之。疏正義曰：

此一節論殺人有禮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工尹」至

「人聲」正義曰：案《春秋傳》，楚皆以尹爲官名也，故知「工尹，楚官名」也。云「棄疾，楚公子棄疾也」者，《左傳》文，是楚恭王之子，後立爲平王。云「楚人善之，因號焉」者，案昭十二年《左傳》，晉叔向云：「棄疾君陳、蔡，苛慝不作。」今此云「陳棄疾」，故「楚人善之，因號」爲陳棄疾也。云「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者，是昭十二年《左傳》文。楚子，謂靈王，名虔，棄疾之兄也。使蕩侯一，潘子二，司馬督三，鬬尹午四，陵尹喜五也。五大夫圍徐，以偪懼於吳也。案《左傳》直有圍徐，不見有吳師之事也。又棄疾不與圍徐，鄭必知有吳師及棄疾追之者，以棄疾昭八年縣陳，十三年自立爲王。於此之間，無與吳師相涉。今棄疾

追吳師，復有圍徐懼吳之事，故鄭引以明之。云「陳，或作陵，楚人聲」者，謂「陳棄疾」，餘本有作「陵棄疾」者，故云「陳，或作陵」。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云「楚人聲」。「子手弓，而可手弓」者，棄疾謂商陽射吳之奔者云：「子是「手弓」之人，謂是能弓之手，「而可手弓」者，謂其堪可稱此能弓之手，謂宜須射也。又《家語》云：「楚伐吳，工尹商陽與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韞其弓。」則此分句爲異，解義亦別。言「手弓」者，令其彀弓而射之。未知孰是，故兩存焉，附之以廣聞見也。

注

「朝燕」至「中央」正義曰：朝之與燕，皆在於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升堂」，又《詩傳》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明脫屨升堂則坐也，是「大夫坐於上」。燕亦在寢。故《燕禮》云：

①「又及」，《釋文》出「又及」，云「本或作又及一人」。《考文》引足利本作「又及一人」。阮校云：「案《正義》：『此謂吳師既走而後逐之，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據此，疑《正義》本「及」下有「一人」二字。」

「燕，朝服於寢。」案《燕禮》：獻卿大夫及樂作之後，西階上獻土。士既得獻者，立於東階下，西面，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云「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者，謂兵車參乘之法，其事如此。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鄭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又《月令》載耒耜於御與車右之間，君在左也。知「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者，案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於時樂伯主射，樂伯云「左射以鼓」，是「射者在左」。攝叔云「右人壘，折馘，執俘而還」，是戈盾勇力在右。自然，「御者在中央」。此謂凡常戰士也。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故成二年鞏之戰，於時卻克爲中軍將，時「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是將居鼓下也。解張御卻克，解張云：「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是御者在左，自然戈盾在右。若天子、諸侯親爲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侯圍龍，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故杜預云：「兵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故熊氏以爲「雖非元帥，上軍、下軍之將，亦居鼓下」。故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子重將左」而云子重鼓之也，故爲將皆在鼓下也。以其親鼓，故以爲鼓下」。案《周

禮》：「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豈皆居鼓下也？其義恐非也。「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言其既殺人之中又有禮，則韞弓、揜目等是也。案《左氏傳》：「戎昭果毅」，「獲則殺之」。商陽行仁，而孔子善之。《傳》之所云，謂彼勅敵與我決戰，「雖及胡者，獲則殺之」。此謂吳師既走，而後逐之，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故以爲「有禮」也。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師」是也。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諸侯請舍，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襄公朝于荆，康王卒。在魯襄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荆者，州言之。荆人曰：「必請襲。」欲使襄公衣之。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欲尊康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失禮之事。注「在魯」至「言之」正義曰：不言「楚」而言「荆」者，楚屬荆，故荆言之也。①《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公羊傳》曰：「荆

①「荆」，阮校引盧文弨云：「當依注改「荆」爲「州」。」

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而《左氏》無此義。荆蓋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元年，始稱楚，故杜預云：「荆始改號曰楚。」其巫祝、桃茢之事，已具於上。滕

成公之喪，魯昭三年。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

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

子服惠伯爲介。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介，副

也。及郊，爲懿伯之忌不人。郊，滕之近郊也。

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

也。①《春秋傳》曰：「敬叔不人。」惠伯曰：「政也，

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政，君命所爲。敬

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遂人。惠伯強之乃人。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子叔」至「弓也」正義曰：案《世本》：「叔肸生聲伯嬰

齊，齊生叔老，老生叔弓。」是叔弓爲叔肸曾孫也。「叔」是

其氏，此記云「子叔」者，子是男子通稱，故以「子」冠「叔」

也。注「惠伯」至「副也」正義曰：案《世本》：「慶父生

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爲慶父曾孫，惠伯

是蔑之孫，是「慶父玄孫之子」也。案《春秋傳》曰「子服椒」，故知「名椒」也。「及郊」至「公事」敬叔爲使，惠

伯爲介，至滕之近郊。懿伯是惠伯叔父，敬叔於先有怨於

懿伯，今至滕郊，爲有懿伯之怨，故畏難惠伯，不敢入。惠

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今既奉君命政令，奉使滕國，不可

以叔父私怨遂欲報讎，不行公事也。注「郊滕」至「不

人」正義曰：經直云「郊」，知是「滕之近郊」者，下云「不

人」，謂不入國城，則郊與國城相近，故知郊是近郊也。知

「懿伯是惠伯叔父」者，以下文惠伯云「不可以叔父之私」，

故知「懿伯是惠伯叔父」也。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

也」者，謂敬叔殺懿伯，被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難

惠伯，不敢入也。然敬叔、惠伯，同在君朝，又奉使滕國，

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者，雖有怨讎，恒爲防備。

今入滕國，是由主人，其防備之事，不復在已，故難之。引

《春秋傳》「敬叔不人」者，昭二年《左傳》文。引之者，以經

直云「不人」，恐是惠伯不人，故引以明之。注「政君」至

「叔父」正義曰：案《論語》注：「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

令爲事也。」故云「其事也。如有政」。云「敬叔於昭穆以

①「難惠」二字原漶滅，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補。

懿伯爲叔父」者，此後人轉寫鄭注之誤，當云「敬叔於昭穆以惠伯爲叔父」。檢勘《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惠伯是敬叔之父六從兄弟，則敬叔呼惠伯爲叔父，敬叔呼懿伯爲五從祖，此注乃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故知誤也。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爲宮象。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行弔禮於野，非。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魯襄二十二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梁即殖也。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蕢尚不如婦人得禮之事。

「肆陳」至「拘也」。正義曰：案《周禮·鄉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是陳尸曰肆也。云「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者，諸侯大夫士也。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三日。大夫既於朝，士則於市也。其天子臣，則有爵者皆適甸師氏，不在朝。故《周禮·掌囚職》云「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云「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是也。天子士宜在朝，與諸侯大夫同。孺子贛之喪，魯哀公之少子。哀公欲設撥，撥，可撥引輶車，所謂紼。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猶，尚也。以臣況子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顏柳曰：「天子龍輶而桴，輶，輶車也，畫轅爲龍。桴，覆也。殯以桴覆棺而塗之，所謂「葢塗龍輶以桴」。諸侯輶而設桴，輶不畫龍。爲榆沈，故設撥。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輶車滑。三臣者，廢輶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止其學非禮也。

①「諸」上，阮本有「謂」字。



廢，去也。紼繫於輜，三臣於禮去輜，今有紼，是用輜僭禮也。殯禮，大夫鼓置西序，士掘埵見衽。

**疏**正義曰：此論

諫哀公不得學僭禮之事。

「顏柳」至「學焉」顏柳以有

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以其正禮而言：①天子之殯，則

以龍輜，謂畫輜車輻爲龍，載柩於上，累材作椁，而題湊其木，幬覆棺上，而後塗之。其諸侯則以輜載柩，不畫爲龍，

亦累木爲椁，設木於上以幬之，不爲題湊，直橫木覆之，亦泥塗其上。以其有輜，須設榆沈，備擬牽引。爲有榆沈，

故須設撥。撥，謂紼也。今三臣者，依禮廢輜，不合用殯，今乃設撥用輜，是盜竊於禮，不中法式，而君何得學焉？

**注**「畫輜」至「以椁」正義曰：經直云「龍輜」，知「畫輜

爲龍」者，以輜之形狀，庫下而寬廣，無似龍形，唯輜與龍，爲形相類，故知畫輜也。云「所謂「鼓塗龍輜以椁」者，②

以其上篇有其文，故此言「所謂」，上篇也。輜外邊從累其木，上與椁齊，乃鼓木爲題湊，爲四阿椁制而塗之。

**注**「輜不畫龍」正義曰：以上云「龍輜」，此直云「輜」，故云

「不畫龍」，其木亦不題湊，故鄭注《喪大記》云：「諸侯不題湊。」

**注**「三臣」至「見衽」正義曰：《喪大記》：「大夫二

紼二碑。」是大夫有紼，紼即紼也。又注《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輜。」是大夫有輜也。此云「三臣於

禮去輜，用輜僭禮」，不同者，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輜紼，

唯殯時用輜軸，不得用輜紼。此文據殯時，《大記》及《既

夕禮》謂朝廟及下棺也。云「大夫鼓置西序，士掘埵見衽」

者，是《喪大記》文，謂鼓叢其木，以鄣三面，倚於西序。

埵，謂穿地爲坎，深淺見其棺蓋上小要之衽，言棺上小要

之衽，出於平地。悼公之母死，母，哀公之妾。哀公

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譏

而問之。妾之貴者，爲之總耳。公曰：「吾得已乎

哉？魯人以妻我。」言國人皆名之爲我妻。重服嬖

妾，文過，非也。**疏**正義曰：此節論哀公爲妾著服非禮

之事。**注**「妾之貴者，爲之總耳」正義曰：天子、諸侯

絕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貴妾總。以哀公爲妾著齊衰

服，故舉大夫貴妾總以對之耳。「公曰：「吾得已乎哉！

魯人以妻我」者。公以有若之譏，遂文其過云：「吾豈

得休已而不服之乎？所以不得休已者，雖是其妾，魯人

以我無夫人，皆以爲我妻，故不得不服。季子皋葬其

①「以其」，衛氏《集說》作「故以」。

②「鼓」，原作「鼓」，據阮本改。

妻，犯人之禾。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邑成宰，或氏季。犯，躐也。申祥以告，曰：「請庚之。」申祥，子張子。庚，償也。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時僭侈。朋友不以是弃予，言非大故。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恃寵虐民，非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非禮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季子」至「成宰」正義曰：案

《史記·仲尼弟子傳》云：「高柴，字子臯，少孔子三十歲。」鄭人也。知爲「成宰」者，下文云「子臯爲成宰」。云「季」者，「高」是其正氏，今言「季子臯」，故鄭云「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爲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氏，仲由稱季路，皆其例也。《弟子傳》及《論語》作「子羔」，與此文「子臯」字不同者，古字通用。「子臯」至「繼也」子臯

見申祥請償，故拒之云：孟氏不以是犯禾之事罪責於我，以孟氏自爲奢暴之故也。朋友不以是犯禾之事離棄於我，以其小失，非大故也。斯，此也。以吾爲邑長於此成邑，乃買道而葬，清儉大過，在後世之人，難可繼續也。以孟氏不罪於己，故鄭云「恃寵」，不肯償禾，故云「虐民」。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

違而君薨，弗爲服也。以其恩輕也。違，去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之仕未得祿者與得祿之臣有同有

不同之事也。故《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是先位定而後祿也。「君有饋焉曰「獻」者，饋，餉也。「君有饋」，

謂臣有物饋獻於君。既奉餉君上，故曰「獻」。使焉曰「寡君」者，「使焉」，謂爲君使往他國。此臣若出使，則自稱己君爲「寡君」也。言臣雖仕，未得祿，而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則並與得祿者同也。嫌其或異，故明之也。

「違而君薨，弗爲服也」者，此一條則異也。「違而君薨」者，違，去也。謂三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已有祿恩重者，雖放，出仕他國而所仕者敵，則猶反服。今此未得祿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放出他邦，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也。以其本無祿，恩輕故也。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諱，辟其名。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易說》帝乙曰：

①「易說」，《考文》引古本「說」下又有一「說」字。

「《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自寢門至于庫門。百官所在。庫門，宮

外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疏**正義曰：此一

節論葬後當以鬼神事之。禮，未葬，由生事之，故未有尸。

既葬，親形已藏，故立尸，以係孝子之心也。前所云「既窆，而祝宿虞尸」是也。「有几筵」者，未葬之前，殯宮雖

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其大斂之奠，雖在殯宮，但有席

而已，亦無几也。此席素席，故前云「奠以素器」。其下室

之內，有几几筵。今葬訖，既設虞祭，有素几筵。筵雖大

斂之時已有，至於虞祭，更立筵與几相配，故云「有几筵」。

故《士虞禮》云「祝免，澡葛經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

是也。然此虞祭而有几，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

葬前有几。故《周禮·司几筵》云「喪事素几」，鄭注云：

「謂凡奠時。」<sup>①</sup>天子既爾，諸侯南面之君，其事亦然。

「卒哭而諱」者，<sup>②</sup>諱，謂神名也。古者，生不相諱。卒哭

之前，猶生事之，故不諱。至卒哭，乃有神諱也。「生事

畢而鬼事始已」者，并解所以虞立尸、卒哭而爲神諱義也。

既虞卒哭，則生事畢，鬼神之事方爲始也。**注**「謂不」至

「辭也」正義曰：合釋有尸、有几筵及諱也。下室，謂內

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未葬，猶生事，當以脯醢奠殯，

又於下室饋設黍稷。謝茲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

生。」鄭君答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於殯，又於下室設黍

稷，曰饋。下室，內寢也。至朔月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

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

然「不復饋食於下室」，文承「卒哭」之下，卒哭之時，乃不

復饋食於下室。皇氏以爲「虞則不復饋食於下室」，於理

有疑。**注**「故謂」至「同名」正義曰：「高祖之父」，謂孝

子高祖之父也，於死者高祖也。卒哭猶未遷，故云「當遷」

也。至小祥，乃遷毀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爲

成湯」者，鄭引《易》證六世不諱，故卒哭而舍高祖之父

也。「易說」者，鄭引云《易緯》也。凡鄭云「說」者，皆緯候

也。時禁緯候，故轉「緯」爲「說」也。故《鄭志》張逸問：

「《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

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

「說」云。」案《易》云「帝乙歸妹」，《易乾鑿度》說「《易》之帝

<sup>①</sup>「凡」，原作「殯」，浦鏗校「殯」改「凡」，與鄭注《司几

筵》合，據改。

<sup>②</sup>「卒」，原作「率」，據阮本改。

乙，謂是殷湯也。《書》之帝乙，六世王者，亦《易緯》言也。《書·酒誥》有「帝乙」，而《乾鑿度》說云乙是殷六世王也。<sup>①</sup>先儒注皆以《酒誥》「帝乙，紂父」。紂父至湯多世，<sup>②</sup>不啻於六世也。然《史記·殷本紀》云王名「乙」者甚衆，上皆有配字，唯紂父稱「帝乙」耳。而湯名乙，其六世孫名祖乙，即是六世王也。既並爲帝，故皆得曰「帝乙」也。祖乙是湯六世孫，與湯同名，是六世得同名。云「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此注《易緯》語也。言帝王之名，由天所錫，則世疏可同，故舉六世以爲證也。謂天所錫者，殷以生日甲乙爲名，則生日是天之命日爲名也。《白虎通》云：「殷質，以生日名子也，故殷大甲、帝乙、武丁。」「自寢」至「庫門」前既執木鐸以命宮中，又出宮，從寢門至于庫門。寢門，路門。庫門，是魯之外門也，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至庫門，咸使知之也。魯三門，故至庫門耳。若天子五門，則至臯門也。故鄭引《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也。若凡諸侯，則臯、應、路也。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偏諱之事。

「稱舉」至「其側」正義曰：引《雜記》者，證「稱」是「舉」之義。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赴車不載橐韞。兵不戰，示當報也。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橐，甲衣。韞，弓衣。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軍敗當報之事。「赴車

不載橐韞」者，軍既有憂，從軍赴國之車，袒露載其甲及弓，示有報敵之意。故甲則不以橐韞之，弓則不以韞韞之。故注云：「兵不戰，示當報也。」注「以告」至「弓衣」

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禍福稱告，崩薨稱赴。」今軍敗應稱「告」而稱「赴」，故云「以告喪之辭言之」。案《詩》云：「載橐弓矢。」《春秋傳》云：「右屬橐韞。」皆以「橐」爲「韞弓」，此注爲「甲衣」者，以下有「韞」文。「韞」既是弓衣，故以「橐」爲甲衣。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謂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先人宗廟毀傷之事。

- ① 「云」，據上下文，疑是「帝」字之誤。  
② 「至」，阮本作「去」，疑是。

**注**「火人」至「三年」正義曰：案宣十六年《左傳》云：

「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新宮」者，魯宣公廟。故成三年《公羊傳》云：「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孔子過泰

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怪其哀甚。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苛政嚴於猛虎之事。

「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言子之哭也，一似重疊有憂喪者也。壹者，決定之辭也。「而曰：然」者，而，乃

也。婦人哭畢，乃答之曰：「然。」然，猶如是。是重疊有憂也。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下賢也。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而

曰：「不可。」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公曰：「我其已夫。」已，止也。重強變

賢。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時公與三桓始有惡，懼將不安。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毀滅、無後之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衆以信。其後，外恃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泣，臨。喪不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毀不危身。

謂憔悴將滅性。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

身，爲無後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之臨臣民，當

以禮義忠信爲本之事。各依文解之。「何施而得斯於

民也」者，「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言虞之與夏，施何政教以化民？斯，此也。

而得如此敬信於民也。「對曰：『至「民敬」』」周豐之意，以虞之與夏，由行敬信於民，民見其敬信，民自學之，不須設言號令。故云：古昔丘墟及墳墓之間，是所悲哀之處也。人在其所，未須施設教化令民使哀而民自哀也。社稷、宗廟之中，嚴凝之處，人在其中，未須施設教化而民自敬。言民之從君，在君身所行，不在言也。若身之不行，言亦無益。故「殷人作誓」，由身不自行，徒有言誓，「而民始畔」也。「周人作會」，為身無誠信，「而民始疑」。苟誠也。人君之身，誠無禮義、忠信、誠實質慤之心以臨化之，雖以言辭誓令，堅固結之，民其不解散離貳乎！言當解散離貳也。周豐此言，欲令哀公身行誠信，不當唯以言辭率下而已。

**注**「墟，毀滅無後之地」<sup>①</sup> 正義曰：凡舊居，皆曰墟。故《左傳》有「莘氏之墟」，<sup>②</sup>有「昆吾之墟」，故知「毀滅無後」者，以可悲哀，故為「無後」也。

**注**「會謂「至「疑之」」 正義曰：案昭三年《左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盟、會別也。知此「會」謂盟者，以云「而民始疑」。《司盟》云「邦國有疑則盟詛之」，故以會為盟也。案《尚書》夏啓作《甘誓》，此言「殷人作誓」，《左傳》云「夏啓有塗山之會」，又「禹會塗山」。此云「周人作會」者，此據身無誠信，徒作盟誓，民因誓因盟而始離畔，<sup>③</sup>非謂殷人始作誓，周人始作會。若夏啓作《甘誓》，禹會塗山，皆

身有誠信，於事善也。《穀梁傳》云「告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用誥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云「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者，隱三年《左傳》云：「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紂為苛政而作誓命，民乃畔之，亦是「畔疑」之事也。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贏、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往弔之。其坎深不至於泉，以生怨死。其斂以時服，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亦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sup>④</sup>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

①「之」字原脫，據阮本補。

②「有莘氏之墟」，據下文，有昆吾之墟，疑「有」字當重。

③「離」，阮本作「疑」，與經文合，疑是。

④「所」字原脫，據撫本、岳本、阮本補。按孔疏標注起止亦有「所」字。

「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還，圉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而遂行。行，去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仲尼云季子得禮之事。<sup>①</sup>各依文解之。**注**「季子」至「是

也」正義曰：知「季子名札」者，案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是「名札」也。又案襄二十九年，季札來聘于魯，遂往聘齊、衛及晉。知非此時子死，而云「昭二十七年聘上國」者，此云孔子聞之，「往而觀其葬焉」。若襄二十九年，孔子纔年九歲，焉得觀其葬而善之，故為昭二十七年也。云「讓國，居延陵」者，《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公羊》云：「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及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此即季子本封延陵，後讓國，又居之。鄭舉後事言耳。延陵，一名延州來。故《左傳》

云「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所以鄭又引以會之云：「《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即此經延陵，即《左傳》延州來，明是一也。**注**「以生恕死」正義曰：言坎以「深不至泉」，

以生時不欲近泉，故死亦不至於泉，以生時之意以恕於死者。**注**「亦節」至「尺所」正義曰：以上斂以行時之服，不更制造，是其「節」也。今封墳「廣輪揜坎，其高可隱」，又是有其節制，故云「亦節」也。云「謂高四尺所」者，言墳之高，可四尺之所。以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為四尺，且約上「墳崇四尺」，故云「四尺所」。「所」是不定之辭。

「既封」至「之也」既封墳已竟，季子乃左袒其衣。案鄭**注**《覲禮》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故《覲禮》云「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sup>②</sup>在喪亦是禮事，故《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今季子長子之喪而「左袒」者，季子達死生之命，云「骨肉歸復于土」，不須哀戚，以自寬慰，故從占禮也。左袒訖，乃右而圍遶其封，兼且號哭，而遶墳三匝也。號哭且言曰：「骨肉歸復于土，此

<sup>①</sup> 云季子得禮之事，衛氏《集說》「云」作「言」，「得」上有「葬子」二字。

<sup>②</sup> 「東」，原作「車」，據阮本改。

是命也。」命，性也。言自然之性，當歸復于上。言「歸復」者，言人之骨肉，由食土物而生，今還入土，故云「歸復」。若神魂之氣，則遊於地上，故云「則無不之適也」，言無所不之適。上或適於天，旁適四方，不可更反。再言之者，懲傷離訣之意。邾婁考公之喪，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徐君使容居來弔含，弔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言侯玉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不聞義則服。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其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欲自

明不妄。**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徐之僭禮之事。「邾婁

考公之喪」，徐君使大夫容居來弔且含。容居致其君命云：「寡君使容居親坐行含，進侯玉於邾君。」此是使致之辭也。「其使容居以含」者，此是記人錄語，云其使容居奉玉以行含禮。邾人有司乃拒之曰：「諸侯之來屈辱臨於敝邑者，若是臣來，其禮簡易者，則行臣之簡易之禮。于，謂廣大。若君來，其禮廣大者，則行君之廣大之禮。易于雜者，謂應簡易而爲廣大，實是臣而行君禮，是君臣雜亂者，「未之有也」，謂由來未有此禮。容居乃對邾之有司云：「容居聞之」，謂聞於舊日之言，云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當光揚先祖，<sup>①</sup>亦不敢遺棄其先祖言，即不遺先祖之事也。「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言國土廣大。「無所不用斯言也」者，所謂處所。斯，此也。謂我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侯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也。言我對諸侯恒稱王也。容居恐邾人謂其虛誕，故云「魯鈍之人」，不解虛詐，唯知不敢忘其先祖。容居云此者，先祖實有此事，不虛也。上云「不敢忘

① 「揚」，原作「揚」，據阮本改。



其君，不敢遺其祖」，下直云「不敢遺其祖」者，祖是久遠，猶尚不遺忘，君見存，是不忘可悉，故不言也。其言先祖，即是不忘君。

**注**「君行」至「天子」正義曰：知「君行則親含」者，上云「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是也。言「大夫歸含」者，《上雜記》諸侯之喪，君使人弔、含、贈、襚是也。云「言侯玉者」，徐白比於天子，以邾君爲己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故云「進侯玉」。案《春秋》昭二十年「吳滅徐」，此云「徐僭稱王」者，滅而復興，至春秋之後僭號，強大稱王，猶楚滅陳、蔡後更興。

**注**「易謂」至「拒之」正義曰：「易」是簡易，故爲臣禮。易既爲臣禮，以對於「于」，故知「于」爲君禮也。君禮謂之「于」者，「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故《論語》云「子之迂也」，與此同也。「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者，若諸侯使大夫親含諸侯，則不可。若天子使大夫敵諸侯，則得親含。徐欲自比天子，故有司拒之。

**注**「言我」至「不安」正義曰：言我之先祖駒王與今日徐君，稱謂於諸侯，自初以來，如是稱王，非始今日。云「容居，其子孫也」者，以經云「不敢遺其祖」，即云「我先君駒王」，故知容居是駒王子孫。云「自明不安」者，我若是曉利之人，或妄稱先祖之善，自言魯鈍，似若無識知，言語朴實，故言「欲自明不安」。凡實行含禮，未斂

之前，以玉實口。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即使人含。若既斂已後至殯葬，其有含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子思之母死於衛，嫁母也，姓庶氏。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族。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

遂哭於他室。天子崩，三日，祝先服；祝佐含斂，先病。五日，官長服；官長，大夫士。七日，國中男女服；庶人。三月，天下服。諸侯之大夫。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以爲棺槨，作棺槨也。<sup>①</sup>斬，伐也。不至者，廢其祀，勿其

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崩，尊卑服杖，及葬備槨材之事。「天子崩，三日，祝先服」者，祝，大祝、商祝也。

①「棺槨」，《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棺」下有「之」字。案《正義》云「可以爲周棺之槨」，疑「之」字當有。

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爲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也。然云「祝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亦服杖也。病在祝後，故五日也。「七日，國中男女服」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爲王總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案如《大記》及《四制》，則知今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有地德深者則五日，若無地德薄則七日。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謂王殯後事也。「虞人」者，主山澤之官也。「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爲周棺之槨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

也。」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貿貿，目不明之貌。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從，猶就也。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饑者狂狷之事。① 黔敖既見餓者而來，乃左奉其飯，右執其飲，見其餓者困，咨嗟愍之，故曰：「嗟呼，來食！」餓者聞其嗟己，無敬己之心，於是發怒，揚舉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無禮之食，以至於斯。」斯，此也，以至於此病困。怒而遂去。黔敖從逐其後，辭謝焉。餓者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者，微，無也。與，語助。言餓者無得如是與！初時無禮之嗟也，可怒

① 「饑」，衛氏《集說》作「餓」。

之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可反迴而食。曾子嫌其狂狷，故爲此辭。「狂」者進取，一概之善，仰法夷、齊耿介，「狷」者，直申己意，不從無禮之爲。而餓者有此二性，故止之。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定公，獲且也，魯文十四年即位。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

「是寡人之罪也。」民之無禮，教之罪。曰：「寡

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言諸臣、子

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殺其人，壞其

室，洿其宮而豬焉。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

都也。南方謂都爲豬。蓋君踰月而后舉爵。」自貶

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誅弑父之事。曰寡一至「無

赦」定公既見有司告以人弑其父，乃言曰：寡人嘗試學斷此弑父之獄矣。臣之弑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弑君之人，無得縱赦之也。子之弑父，凡在官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弑父之人，不得縱赦之。此「在官」字，諸本或爲「在官」，恐與上「在官」相涉而誤也。**注**

「言諸」至「無赦」<sup>①</sup>正義曰：言「諸臣」，解「在官」者。言

「子孫」，解「在官」者。言此等之人，若見弑君弑父之人，無問尊卑，「皆得殺之」，謂理合得殺。若力所不能，亦不責也。故《春秋》崔杼弑莊公，而晏子不討崔杼，而不責晏子。若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春秋》董狐書趙盾，云「子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書以「弑君」是也。鄭此云「子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弑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弑父之人。《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是私恩也。故知今子之報殺其父，是傷仁恩也。若妻，則得殺其弑父之夫。故《異義》云：「妻甲，夫乙歐母，甲見乙歐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歐之母，殺之太甚。凡在官者，未得殺之。殺之者，上官也。」如鄭此言，歐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注**「豬都」至「爲豬」

①「言諸」，原作「諸臣」，據阮本改。

正義曰：案孔注《尚書》云：「都，謂所聚也。」此經云「洿其宮而豬焉」，謂掘洿其宮，使水之聚積焉，故云「豬，都也」。鄭恐「豬」不得爲「都」，故引南方之人謂都爲豬，則「彭蠡既豬」，豬是水聚之名也。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心譏其奢也。輪，輪囷，言高大。奐，言衆多。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爲。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仲尼之畜狗死，畜狗，馴守。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sup>①</sup>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

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封，當爲「窆」。陷，謂沒於土。路馬死，埋之以帷。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sup>②</sup>不能以帷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文子成室，相禱頌之事。各隨文解之。「晉獻文子成室」者，獻，謂慶賀也。文子，晉卿趙武也。成室，謂文子作宮室成也。文子宮室成，晉君往賀也。「晉大夫發焉」者，發，禮也。晉君既賀，則朝廷大夫並發禮，同從君往賀之。「張老曰：『美哉輪焉』」者，張老，亦往慶之一大夫也。心譏文子宮室飾麗，故佯而美之也。輪，謂輪囷，高大也。《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礪之，張老諫之」是也。「美哉奐焉」者，奐，謂其室奐爛衆多也。既高，又多文飾，故重美之。王云：「奐，言其文章之貌也。」「歌於斯」者，歌，謂祭祀時奏樂也。斯，此也。張老前美其飾麗，後又防更造也。言此室可以祭祀歌樂也。然大夫祭無樂，而春秋時或有之也。「哭於斯」者，又言此室亦足居喪哭

- ① 「敝」，伯二五〇〇作「弊」。下「敝蓋不棄」同。
- ② 「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馬」下有「死」字。
- ③ 「曰」字原脫，據全書文例補。

泣位也。聚國族於斯者，又言此室可以燕聚國賓及會宗族也。終始永足，切勿復更造作。「文子曰：『武也

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武，文子名也。文子覺讖，故稱名自陳。將自陳，數前讖，具領述張老之言也。

「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者，領，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也。先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為大夫，故稱父祖為「先大夫」也。九京，<sup>①</sup>文子家世舊葬地也。文子述張老語竟，故說此自陳也。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於餘年，不被罪討，是完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葬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者，辭畢，乃稽首謝過受諫也。北面者，在堂禮也。故《鄉飲酒禮》賓主皆「北面拜」。「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君子者，知禮之人也。見張老與文子皆能中禮，故善之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禱者，求福以自輔也。張老因美而譏之，故為「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拜，故為「善禱」也。<sup>②</sup>

<sup>①</sup>注「晉卿」

至「為原」正義曰：案《墓大夫》云：「令國民族葬。」注云：「族葬，各從其親。」是卿大夫墓地得同在一處。知「京」當為「原」者，案《韓詩外傳》云「晉趙武與叔尚觀於九原」，又《爾雅》云「絕高為京，廣平曰原」，「京」非葬之處，<sup>②</sup>「原」是墳墓之所，故為「原」也。季孫之母死，

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閭人為君在，弗內也。閭人，守門者。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更莊飾。子貢先入，閭人曰：「鄉者已告矣。」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閭人辟之。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禮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sup>①</sup>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子加服人乃敬之事。「卿大」至「遠矣」

二子既入，涉至內雷，卿與大夫皆逡巡辟位，公於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於時，君子以二子盛飾備禮，遂美之云：「凡人盡其容飾，則被崇禮。其盡飾道理，斯此，此其施行，可久遠矣。」所以可久遠者，以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閭人拒之。二子退而脩容，閭人雖是愚鄙，猶知敬畏，明其不愚之人，則畏敬可知。是其盡飾之道，行之可長遠矣。案《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于序端，卿

<sup>①</sup>「原」，原作「京」，據足利本、阮本改。

<sup>②</sup>「葬」，常盤《校記》：「按景潘本下經文『季孫』之上冠『葬』字，蓋疏文誤入經者。」其說是，據正。

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是「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面，不當北面之位。然君在，大夫得私爲二子辟位者，卿大夫等見公將降，故先辟位。或可此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庭中北面。「辟位」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耳。又弔有常服，而得特爲盡飾者，謂更服新衣也。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司城子罕人而哭之哀。宋以武公諱「司空」爲「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覘，闚視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知微。」《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救，猶助也。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微，猶非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善覘國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宋以」至「喜也」正義曰：「宋以武公諱司空」者，桓六年《左傳》申繻之辭也。知有「司城」者，以春秋之時，唯宋有司城，無司空。又《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是司空主營城郭，故知廢司空爲司城。服虔、杜預注《傳》，皆以爲然。云「子

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者，案《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願繹，繹生夷甫傾，傾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罕喜。」是子罕爲術之五世孫也。「殆不可伐也」

言介夫匹庶之賤人，而子罕是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皆喜說，與上共同生死。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也」。殆，近也。不能正執，故云「殆不可伐」，爲疑辭也。「詩云」至「當之」引《詩》、《邶·谷風》之篇也。時有愛其新昏，棄其舊室。舊室恨之：我初來之時，爲女盡力。所以盡力者，以凡人家死喪，鄰里尚扶服盡力往救助之，況我於女夫家，而何得不盡力。今此引《詩》斷章，云「凡民有喪」，則「陽門之介夫死」是也，在上扶服而救助之，則「子罕哭之哀」是也。「雖微晉而已」

者，微，非也。言晉之強盛，猶不能當宋。雖非晉之強，天下更有強於晉者，誰能當之？言縱有強者，不能當宋。「而已」，是助句語也。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

下更有強於晉者，誰能當之？言縱有強者，不能當宋。「而已」，是助句語也。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

下更有強於晉者，誰能當之？言縱有強者，不能當宋。「而已」，是助句語也。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

①「弑」，撫本、《考文》引古本作「殺」，與《釋文》本同。伯二五〇〇作「試」。

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士大夫

既卒哭，麻不入。麻，猶經也。群臣畢虞卒哭，亦除

喪也。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

**疏**正義曰：此節論

禮變所由也。莊公，閔公父也。經，葛經也。諸侯弁經葛

而葬也。魯之庫門，天子之臯門也。莊公以三十二年薨，

大子般立。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立閔

公。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不敢居喪三年，故葬竟，除

凶服於外，吉服反，以正君臣，故「經不入庫門」也，所以至

庫門而去經。

**注**「時子」至「而反」

正義曰：案《春秋左

氏傳》：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是「子般弑，慶父作

亂」之事也。云「閔公不敢居喪」者，閔公是莊公之子，夫

人哀姜之娣叔姜所生。以葬畢即除服，故云「不敢居喪」。

經云「經不入」者，謂葛經，故前文云天子諸侯「葛經帶而

葬」。所以云「不入庫門」者，以魯有三門：庫、雉、路，庫門

最在外。以從外來，故「經不入庫門」。經既不入，衰不入

可知也。

**注**「麻猶」至「卒哭」

正義曰：經云「大夫既

卒哭，麻不入」，上云「經不入」，故云「麻，猶經也」。其實，

上是君身，經用葛，士大夫是臣，故經用麻也。云「群臣畢

虞卒哭，亦除喪也」者，亦「閔公也。閔公葬而除喪，今群

臣卒哭乃除喪者，以閔公既葬，須即位，正君臣，故既葬而

除。群臣須行虞卒哭之祭，故卒哭乃除之。云「閔公既吉

服，不與虞、卒哭」者，案《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

虞、卒哭並是凶事，閔公既服吉服，故「不與」也。此云「麻

不入」者，承上「庫門」，亦謂「不入庫門」也。謂卒哭已後，

麻不復入。案《喪服》注：「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

則既虞服葛。此卒哭之麻不入者，皇氏云：「時禍亂迫蹙，

君既服吉服，故士大夫既虞不復受服，至卒哭摠除。」孔

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

沐，治也。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

音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歌

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說人辭也。

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佯不知。從者曰：

「子未可以已乎！」已，猶止也。夫子曰：「丘

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

故也。」

**疏**正義曰：此節論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之

①「衰不入」，阮本「衰」下有「亦」字。

事。原壤登椁材而言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託，寄也。謂我遭喪母以來，日月久矣，我不得託寄此木以為音聲。於是乎叩木作音，口為歌曰：「狸首之斑然」者，言斲椁材文采，似狸之首。「執女手之卷然」者，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人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故注云「說人辭也」。然在喪而歌，非禮之甚。夫子為若不聞也者，而過去之。從者見其無禮，謂夫子曰：「彼既無禮，子未可休已乎！」言應可休已，不須為治椁也。夫子對從者曰：「朋友無大故，不相遺棄。」丘聞之：「與我骨肉親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親之道，尚得與之和睦。故舊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故之道，尚得往來。原壤有非禮，既是故舊，身無殺父害君之故，何以絕之？」案《論語》云：「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左傳》吳季札譏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聖人，與之為友者，《論語》云「無友不如己者」，謂方始為交遊，須擇賢友。《左傳》云「好善而不能擇人」者，謂不善之人，不可委之以政。今原壤是夫子故舊，為日已久。或平生舊交，或親屬恩好，苟無大惡，不可輒離。故《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棄。」彼注云：「大故，謂惡逆之事。」殺父害君，乃為大故。雖登木之歌，未至於此。且夫子聖人，誨人不

倦。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恒之亂。互鄉童子，許其來進之情。<sup>①</sup>故志在攜獎，不簡善惡。原壤為舊，何足怪也。而皇氏云：「原壤是上聖之人，或云是方外之上，離文棄本，不拘禮節，妄為流宕，非但敗於名教，亦是誤於學者。」義不可用。其云「原壤中庸下愚」，義實得矣。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作，起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陽處父，襄公之大傅。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sup>②</sup>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己，為狐射姑所殺。沒，終也。植，或為「特」。「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謂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

① 「來」，殿本、阮本作「求」。

② 「并植」，《國語·晉語》作「廉直」。王引之《述聞》引王念孫云：「『廉』字古通作『兼』，『兼』、『并』字相近，因誤而為『并』。『直』、『植』亦古字通。」



河授璧，詐請亡，要君以利是。①我則隨武子乎！

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武

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晉人謂文子知人。

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文子其中退然如不

勝衣，②中，身也。退，柔和貌。《鄉射記》曰：「弓二寸

以爲侯中。」退，或爲「妥」。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

其口。呐呐，舒小貌。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

十有餘家，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

於君，以爲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生不交

利，廉也。死不屬其子焉。絮也。疏正義曰：此一

節論趙文子知人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叔譽」至「名

肸」正義曰：知「叔譽」是「叔向」者，案《韓詩外傳》云「趙

文子與叔向觀於九原」，故知叔譽是叔向也。云「晉羊舌

大夫之孫，名肸」者，案《左氏》，羊舌是邑名，晉大夫公族，

爲羊舌大夫也。故閔二年《左傳》云「羊舌大夫爲尉」。羊

舌大夫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是「羊舌大夫之孫」也。又昭

三年《左傳》，叔向與齊晏子語云：「肸又無子。」是「名肸」。

者既衆，假令生而可作起，吾於衆大夫之內，而誰最賢可以與歸？「文子」至「稱也」并，猶專也。植，謂剛也。文子曰：言處父唯行專權，③剛強於晉國，自招殺害，不得以理終沒其身。是不能防身遠害，以其無知故也。故云「其知不足稱也」。注「并猶」至「爲特」正義曰：「并」者，謂并他事以爲己有，是專權之事，故云「并，猶專也」。云「植，④謂剛而專己」者，剛，經中「植」也。文五年「甯羸從陽處父及溫而還，其妻問之，羸曰：『夫子剛。』」又文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以趙盾爲將，狐射姑卻爲佐。狐射姑恨之，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故傳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即狐射姑也。賈是采邑，季則其字也。「見利」至「稱也」文子云：舅犯見君反國，恐不與己利祿，遂不顧其君，詐欲奔去，唯求財利，無心念君，無仁愛

①「是」，岳本、阮本「是」下有「也」字，伯二五〇〇同。

②「退」，伯二五〇〇作「追」，與《釋文》本同。

③「曰言」，阮校引盧文弨云：「曰」字衍。今按：盧說未必，蓋「曰」字不衍，而「言」爲「陽」之譌也。

④「植」，阮本無「植」字。

之心，「其仁不足稱也」。

**注**：謂久「至」利是。正義曰：

案《左傳》僖五年辟驪姬之難，至僖二十四年反國，是「久與文公辟難」也。又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sup>①</sup>有如白水。」是要君求利之事也。

「利其」至「其友」文子稱隨武子之德，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今武子既能利君，又能不忘其身。「利其君」者，謂進思盡忠。「不忘其身」者，保全父母。「謀其身，不遺其友」者，凡人謀身，多獨善於己，遺棄故舊。今武子既能謀身，又能不遺其朋友。此二句，言武子德行弘廣，外內周備。故襄二十七年《左傳》論范武子之德云：「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治，則不忘其身。處父、舅犯，其事顯於《春秋》，故鄭具言之。隨武子之事，《春秋》文無指的，故鄭亦不言也。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士會還晉，遂不見先蔑而歸。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彼謂共先蔑俱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及於己，故不見之，非是無故相遺也。「文子」至「其口」作《記》者美文子知人，既美隨士會於前，知其所舉，還如隨會之

比。此論文子之貌。文子身形，退然柔和，似不勝其衣。言形貌之卑退也。其發言舒小，似訥訥然，如不出於口，謂言語卑下也。

**注**：鄉射「至」侯中。正義曰：引之者，證「中」為「身」也。故《儀禮·鄉射記》曰：「鄉侯，五十弓。弓長六尺，謂鄉射去射處五十步，一步料二寸以爲侯中，<sup>②</sup>則侯中方一丈。中，謂身也。」**注**：舉之「至」鍵也。

正義曰：知「爲大夫士」者，以經稱「家」，家是大夫士之摠號。案《月令》注：「管籥，搏鍵器。」鍵，謂鑠之入內者，俗謂之鑠須。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則是「管」「鍵」爲別物，而云「管，鍵」者，對則細別，散則大同。爲鍵而有，故云「管，鍵」。「生不交利」者，謂文子生存之日，不交涉於利，是謂不與利交涉也。「死不屬其子焉」者，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案《禮記》，文子成室，被張老所譏，樂奏《肆夏》，從文子始。《禮記》顯其奢僭者，晉爲霸主，摠領諸侯。武爲晉相，光顯威德。此乃

① 「反國」，按僖二十四年《左傳》無「反國」二字，阮元《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云：「《檀弓》《正義》『反國』二字疑後人妄加。」

② 「料」，阮校引浦鏜云，「料」當「科」字誤。

事勢須然，無廢德行之善。且仲尼之門，尚有「柴愚參魯」，管仲相齊，亦有三歸、反玷，亦何怪也。叔仲皮學

子柳。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

子。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

衣，當爲「齊」，<sup>①</sup>壞字也。繆，讀爲「不繆垂」之繆。<sup>②</sup>士妻

爲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叔仲衍以

告，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衍，或爲「皮」。

請總衰而環經，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

經，弔服之經。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衍既不知禮

之本，子柳亦以爲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爲舅服之。曰：

「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衍答

子柳也。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末，無也。

言無禁我，欲其言行。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

婦人以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衰，<sup>③</sup>弔服之經服其舅，非。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柳失禮之事。「叔仲」，氏也。

「皮」是名。言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雖受父教，猶不知

禮。在後，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其子柳之妻，是魯

鈍婦人。雖曰魯鈍，猶知爲舅姑而身著齊衰，而首服繆經

也，謂絞麻爲經。「叔仲衍以告」者，衍是皮之弟，子柳

之叔。既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見子柳之妻身著齊衰，以

告子柳：「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見時皆爾，亦以爲

然。以妻非禮，遂請於衍，欲令其妻身著總衰，首服環經。

衍答子柳云：「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斯，此也。謂如

此總衰環經。「末吾禁也」者，末，無也。我著總衰環

經，無人於吾而相禁者。既無禁，明其得著總衰。衍告子

柳如此。子柳得衍言，乃退，使其妻著總衰而環經。

「叔仲」至「之族」正義曰：知者，案《世本》「桓公生伋叔

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故

云「叔孫氏之族」。**注**「衣當」至「勝學」正義曰：《喪

①「齊」，余本、岳本、衛氏《集說》作「齋」，伯二五〇〇

同。《五經文字》云：「齋，經典相承隸省，今經文多借

「齊」字代之。」今按：此當作「齋」，疏文中作「齊」者，

用借字也。

②「不」，原作「木」，據伯二五〇〇及阮校、張敦仁《考

異》改。疏放此。

③「婦人以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衰」，余本、撫本、岳本、

阮本及衛氏《集說》無「人」字。伯二五〇〇作「婦以

服《婦爲舅姑齊衰》，無「衣衰」之文，故知「衣」是「齊」字。但「齊」字壞滅，而有「衣」在。云「繆，讀爲「不繆垂」之繆」者，讀從《喪服傳》「不繆垂」之繆。繆，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經皆然，唯弔服環經不繆耳。云「士妻爲舅姑之服也」者，以子柳以叔仲爲氏，則非庶人也。又《春秋》叔仲皮等經傳無文，則非卿大夫也。故以爲「士妻」。其實，大夫妻爲舅姑亦齊衰。**注**，衍蓋皮之弟。正義曰：知者，以叔仲衍、叔仲皮皆以單字爲名，故疑是兄弟也。又子柳請衍，則衍尊於子柳，是子柳叔也。**注**，「總衰」至「服之」

正義曰：知「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者，約《喪服傳》文。云「環經，弔服之經」者，約《周禮·司服》首服「弁經」，鄭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又鄭注《雜記》云：「環經者，一股，所謂纏經也。」纏而不繆，是環經不繆也。云「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若時人不服此服，則衍與子柳應知總衰爲非。今子柳既受學於父，不肯粥庶弟之母，非是下愚，而不知其非禮，明當時皆著輕細故也。**注**，「婦以」至「舅非」。正義曰：「以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衰」，據《喪服》，謂總衰也。云「弔服之經」者，謂環經。既以此服服舅，故云「非」也。成人有其兄死

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綏，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蜋也。綏，謂蜋喙長在腹下。**疏**正義曰：

此一節論成人無禮之事。「成」，孟氏所食采地也，即前「犯禾」之邑也。此邑中民有兄死而弟不爲兄制服者也。

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者，此不服兄者，聞孔子弟子子臯，其性至孝，來爲成之宰，必當治前不孝之人，恐罪及己，故懼之，遂制衰服也。「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者，成人，謂成邑中識禮之人也。譏笑不服兄衰，仍爲設譬也。蠶則績絲作繭，「蟹有匡」者，蟹背殼似匡，仍謂蟹背作匡。「范則冠而蟬有綏」者，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蟬，蜋也。綏，謂蟬喙長在口下，<sup>②</sup>似冠之綏也。「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者，以是合譬也。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則非爲蠶

① 「弁」字原泯滅，據阮本補。

② 「口」，注作「腹」。

設。蜂冠無綏，而蟬口有綏，綏自著蟬，非爲蜂設。譬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於子臯，方爲制服。服是子臯爲之，<sup>①</sup>非爲兄施。亦如蟹匡、蟬綏，各不關於蠶、蜂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勉強過禮。子春，曾子弟子。自吾母而不得

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乎，猶於何也。**疏**正義

曰：此一節論孝子遭喪哀過之事。樂正子春，即曾子弟子「坐於牀下」者是也。此其母死，「五日而不食」者，禮三日，其五日，過二日。「曰：吾悔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強而至五日。「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者，自我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而矯詐勉強爲之，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然之言焉也。凡「穆」，或作「繆」。曰：「天久不雨，吾欲

暴尫而奚若？」奚若，何如也。尫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

毋乃不可與。」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然則

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已，猶甚

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疏**正義

曰：此一節論歲旱變之事。「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縣子云：「天道遠，人道近。」天則不雨，而望於愚鄙之婦人，欲以暴之以求其雨，已甚也，無乃甚疏遠於求雨道理乎！言甚疏遠於道理矣。**注**「春秋」至「曰

覡」正義曰：所引《春秋傳》者，《外傳·楚語》昭王問觀射父絕地通天之事，觀射父對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然案《楚語》：「精爽不攜貳者」始得爲巫，此經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之巫，非復是「精爽不攜貳」之巫也。**注**「徙市者，庶人之喪禮」正義曰：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居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爲巷市。孔子曰：「衛人之

①「是」下，王引之《述聞》云，疑脫「爲」字。

祔也，離之。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槨中。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魯、衛得失。各依文解之。魯、衛兄弟，應同周法，故並之也。「祔」，謂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槨中也。所以然者，明合葬猶生時，男女須隔居處也。「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者，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槨中，無別物隔之。言異生，不須復隔。「穀則異室，<sup>①</sup>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 禮記正義卷第十四

① 「穀」，衛氏《集說》「穀」上有「詩云」二字。

## 禮記正義卷第十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 王制第五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頌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祿，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夫曰卿。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為王者

之制祿爵，公侯、卿大夫以下及士之法。凡王者之制度，祿爵為重。其食祿受爵之人，有公、侯、伯、子、男，並南面之君，凡五等也。其諸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有下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凡五等也。南面之君五者，<sup>①</sup>法五行之剛日。北面之臣五者，法五行之柔日。不以王朝之臣，而以諸侯臣者，王朝之臣，本是事王。今王制統天下，故不自在其數。謂制統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取君臣自相對，故不取王臣也。此作《記》者雖記「虞氏皇而祭」之文，大都摠記三王制度，故言王者之制，不云帝皇制也。不云天子制者，《白虎通》云：「王是天子爵號。」穀梁傳曰：「王者，仁義歸往曰王。以其身有仁義，眾所歸往，謂之王。王者制統海內，故云「王制」，不云「天子制」

①「者」，《考文》引宋板作「等」。阮校引盧文弨云：「下「者」字亦當作「等」，而《考文》不著。」

也。凡王者，不得稱官。故《學記》云：「大德不官。」而得稱職。故《詩》云「袞職有闕」，《考工記》云「國有六職，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是也。此並互文以見義。既天子不官，亦當不主一職。若以主天下為職，亦得管天下為官矣。「祿」者，穀也。故鄭注「司祿」云「祿之言穀，年穀豐乃後制祿」，《援神契》云「祿者，錄也」，《白虎通》云「祿者，錄也。上以收錄接下，下以名錄，謹以事上」是也。「爵」者，盡也。熊氏云：「醺盡其才而用之。」故《白虎通》云「爵者，盡也，所以盡人才」是也。案下文云「位定然後祿之」，又《大司徒》云「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並「祿」在「爵」後。此「祿」在「爵」前者，祿是田財之物，班布在下，最是國之重事。須裁節得所，王者制度重之，故在於先。故此經下文先云「天子之田」，乃云「諸侯之田」，次云「制農田」，又云「下士視上農夫祿」，又云「君，十卿祿」，並先言「祿」。下始云「次國上卿當大國中卿」是後云「爵」也。熊氏、皇氏以為「試功之祿，故在爵前」。案此王者制度，必當舉其正禮，何得唯明試功之祿？下云「君，十卿祿」，豈試功乎？熊氏、皇氏之說，於義疑也。

「公」者，案《元命包》云：「公者為言平也，<sup>②</sup>公平正直。」「侯者，候也，候王順逆」。「伯者，伯之為言白也，明

白於德也」。「子者，奉恩宣德」。<sup>③</sup>「男者，任功立業。」此五等者，謂虞、夏及周制。殷則三等，公、侯、伯也。此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為名而稱「諸侯」者，舉中而言。又《爾雅》「侯」為「君」，故以「侯」言之。「伯」亦居中，不言「諸伯」者，嫌是東西二伯及九州之伯故也。「上大夫卿」者，見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此「上大夫卿」外，唯有下大夫，所以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為上下耳。「卿」者，《白虎通》云：「卿之言嚮也，為人所歸嚮。大夫者，達人，謂扶達於人。士者，事也。」皇氏、熊氏皆為「任職事，其大夫之稱亦得兼三公。故《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上大夫卿亦兼孤也。故《春秋》陽處父為大傅，經云「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孤亦稱公。故《鄉飲酒禮》云「公三重」，是孤也。卿亦得稱公。故《春秋》襄三十年傳云，鄭伯有之臣

① 「云醺」，阮校云：「此本「云醺」二字模糊，閻、監、毛本作「以爵」。」

② 「者」，衛氏《集說》作「之」。

③ 「奉」，《緯書集成·春秋元命包》作「尊」，疑是。



稱伯有曰「吾公在壑谷」。士既命同而分爲三等者，言士職卑德薄，義取漸進，故細分爲三。卿與大夫，德高位顯，各有別命，不復細分。其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摠而言之，皆謂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領爲名。若指其所主，則謂之職。故《周禮》云「設官分職」，通卿大夫士也。知諸侯亦爲官者，《尚書·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下云「外有州牧侯伯」，是州牧侯伯亦爲官也。若細而言之，諸侯非偏有所主，則非官也。故《學記》云「大德不官」，注云「天子、諸侯」是也。諸侯亦稱職。故《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述職，謂諸侯朝天子，是諸侯稱職也。其爵，則殷以前，大夫以上有爵。故《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謂士也。周則士亦有爵。故鄭注「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是也。

**注**「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正義曰：知象陰陽者，案《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注云「五精，是其摠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剛，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己、辛、癸」是也。天子之田方千里，象日月之大，亦取畷同也。

此謂縣內，以祿公卿大夫元士。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

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皆象星辰之大小也。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群臣，不主爲治民。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

天子畿內之田，及畿外五等諸侯，及畿內公卿受地多少之法。各隨文解之。

**注**「象日」至「元士」

正義曰：案《元

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云「象日月之大」。「亦取畷同也」者，案《考靈耀》云：「地與星辰四遊，

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是半二萬里，得萬五千里。故鄭注《司徒》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細而言之，就千里之內，亦漸漸分數不同。此云「同一寸」者，大略而言之。非但象日月大小，又取晷同，故云「亦」。云「以祿公卿大夫元士」者，即下文「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以下是也。案下注云「待封王之子弟」，此唯言「公卿大夫元士」者，舉正者言之耳。

**注**「皆象」至「治民」正義曰：「皆象星辰之大小也」者，案《元命包》云：「王者封之，<sup>①</sup>上應列宿之位。」注云：「若角、亢爲鄭，房、心爲宋之比。」又云：「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爲附庸。」是「象星辰大小」也。非但象星辰，其百里者，又象雷。故《援神契》云：「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是取法於雷也。其七十里者倍減於百里，五十里者倍減於七十里。故《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sup>②</sup>故轉相半，別優劣。<sup>③</sup>云「不合，謂不朝會也」者，謂不得與諸侯集合朝會天子也。云「小城曰附庸」者，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爲小國之城。若《詩》「崇墉言言」，及《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大國之城，亦名庸

也。云「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者，案《易·文言》云：

「元者，善之長也。」故元爲善也。案《周禮》注：「天子士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故云「善士，謂命士」，則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也。天子之士所以稱元者，異於諸侯之士也。《周禮》公侯伯之士雖一命，不得稱元士。其夏、殷以上諸侯之士，皆不命也。故下文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是士不得命也。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者，以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不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則不得爲萬國也，故知「夏爵三等之制」。知此經文不直舉夏時而云「殷所因」者，若經指夏時，則下當云「萬國」，不得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二國」，故以爲「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其國則少於夏也。云「殷有鬼侯、梅伯」，案《明堂位》云：「脯鬼侯。」又《呂氏春秋》

①「之」，阮校云：「閩、監、毛本作「國」，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之」非。」

②「故孝經云」至「不異其土」，朱彝尊《經義考》卷二六七著錄《孝經雜緯》云：「今《孝經》無此文，當亦緯書中語也。」

③「別」，衛氏《集說》「別」上有「以」字。

云：「昔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楚辭》云：「梅伯菹醢。」是「殷有鬼侯、梅伯」也。鄭引此者，證殷有侯有伯。二王之後稱公，則殷亦有公可知也。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者，案《公羊傳》桓十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一辭無所貶，皆從子。」春秋之時，伯亦得稱子，子亦得稱伯。今鄭是伯爵，忽若稱子，與成君無異，則不見在喪之降貶。故在喪降而稱名，非爲貶責稱名，故云「辭無所貶」。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爲一，皆從稱子也。鄭康成此注之意，合伯子男以爲一，皆稱伯也，與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若殷家夷狄之君，大者亦稱伯。故《書序》云「巢伯來朝」，注云：「伯，爵也。南方遠國。」云「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者，則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也。云「異畿內謂之子」者，畿外既有公侯伯，標異畿內，特謂之子。爵雖爲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畿內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內，國皆方五十里。故鄭注《尚書》「萬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殷之畿內，據下文，有「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

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是與夏不同也。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鄭答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者，案《尚書·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既云「列爵惟五」，故知「增以子男」也。云「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者，解所以列爵既五，則應五等之士。<sup>①</sup>上公五里，爲三等。以雖伐紂，九州之地尚隘狹，未得五等之封故也。云「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者，斥大，謂開斥廣大。於先，中國方三千里，今方七千，是斥大九州之界也。武王既「列爵惟五」，是意欲爲五等之封，但爲界狹。今周公爲五等之封，是成武王之意。云「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以下，皆《大司徒職》文。云「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者，謂周之諸侯，既以有功，封建其國。所因殷之諸侯，既無大罪，不可以絕滅，亦如周之諸侯，以勳多少，黜退之，升陟之。殷之諸侯，大者百里，今日有功，則升陟，或二百里，或三百里，是陟之也。云「黜」者，謂於周家有過諸侯，黨紂爲惡者，皆黜

① 「士」，原作「士」，據阮本改。

退之，不復得爲諸侯。或黜減至七十、五十里，或有罪黜爲附庸也。云「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謂其不以功過黜陟者，謂平常諸侯，皆益之地，使滿百里焉。云「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張逸疑而不解，以問於鄭。鄭答之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爲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於虞、虢。」鄭通言男亦二百里者，據男有功得附庸者言之耳，大於虞、虢百里之意。云「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群臣，不主爲治民」者，解畿外之地，公侯伯子男皆增其地，今畿內公卿大夫采地不增益之者，本以祿賜群臣，不須增益其地，以其不主爲治民故也。外土諸侯，本爲治民，須便民利國，故須增益其封。周之畿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云：「畿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①春秋三等，象三光。說者因此，以爲「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若然，夏家文，應五等；虞家質，應三等。案《虞書》「輯五瑞，修五禮、五玉」，豈復三等乎？又《禮緯含文嘉》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

等。夏尚黑，亦從三等。一案《孝經》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②是不爲三等也。《含文嘉》之文又不可用也。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爲「糞」。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此班祿尊卑之差。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制農田有上中下，以祿庶人在官，及士、大夫并卿及君之祿。各隨文解之。注「農夫」至「爲糞」正義曰：「農夫皆受田於公」者，以經云「制農田」，是王者制

①「精」，原作「情」，據阮本改。  
②「案孝經」至「子男」，疑有誤。《欽定禮記義疏》注云：「案《孝經》，孔子與曾子言孝，安所據而以爲夏制？」

度，授農以田，是「農夫受田於公」也。云「肥墾有五等，收入不同也」者，案《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爲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舉中而言。」如鄭此言，上地家七人者，爲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謂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以此推之，①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則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則有九等，②從十人而以至於二人。此經地唯五等，自九人而下至五人，不同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此據準庶人在官之祿，③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上地家七人」，④此云「上農夫食九人」者，謂上中之地，亦爲上地，即上農夫不言上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土祿，亦與《司徒》不異也。既有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地唯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大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爲三等，則九等也。案《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⑤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

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漶之地，九夫爲藪，五藪而當一井。⑥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⑦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如《異義》此說，則

①「以」字原脫，據阮本、衛氏《集說》補。

②「則」，阮本無「則」字，衛氏《集說》同。

③「此」，衛氏《集說》「此」下有「經」字。

④「七」，原作「十」，據阮校改。

⑤「鳩」，浦鏜校云，「鳩」下脫「而」字。

⑥「九夫爲藪五藪而當一井」，二「藪」字，殿本、阮本均作「數」，與《左傳》襄二十五年《正義》引賈逵注合。

⑦「賦法積一至九井」，孫詒讓校，改「四十五」爲「一百」，改「九」爲「六十四」。其《校記》云：「《賦法》以下三句，與率不合，今依《周禮》·載師《注》校正，許、鄭說同也。」又云：「王念孫據《漢書》·刑法志改「岸」爲「斥」，郅瑋，今從之。詳《讀書雜誌》。」今按：「斥」，亦作「斥」，謂地鹹鹵也。王念孫說極是。

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爲山川坑岸，<sup>①</sup>六十四井爲平地出稅。案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爲溝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爲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平地而言之，所以不同也。《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九等，與《異義》不同也。《尚書·禹貢》注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兗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兗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所以上農夫得食九人者，以《史記》云上地「畝一鍾」，<sup>②</sup>鍾六斛四斗。百畝百鍾，則六百四十斛。案《食貨志》又云「上孰其收自四斛」，則百畝四百斛也。<sup>③</sup>案《稟人》，中歲人食「三鬴」，其九人之內，老幼相通，不皆人食三鬴，故食九人也。其民之常稅，不過什一，又庶民喪祭費用又少，且年有豐儉，不恒上孰。

崔氏以爲「畝皆一鍾，人恒食四鬴，又爲什二而稅」，又云「祭用數之仂者，苟欲計算使合」，其義非也。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者，則《周禮·大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屬」，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官長，謂冢宰爲天官之長，司徒爲地官之長。自所命，或若大府爲府藏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是也。言「所除」者，謂所命之官，除去其舊名籍。《周禮》注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其非九命之內，故知不命於天子、國君也。若子男之士，雖無命，亦當命於國君也，以其稱士故也。<sup>④</sup>「此班祿尊卑之差」正義曰：經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

① 「岸」，亦當作「斥」。下同。說見上。

② 「鍾」，阮校云：「閩本作『鐘』」，惠棟校宋本同。下同。」

③ 按《史記·河渠書》作「鍾」。

④ 「上孰其收自四斛則百畝四百斛也」，按：《漢書·食貨志》無「四斛」之「斛」字。孫詒讓《校記》云：「《漢志》云『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下文云『上孰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倍』。然則『上孰自四』者，謂四倍百五十石之收，則百畝六百斛也。此引彼文與彼不合，必有誤脫。」

則庶人在官者，雖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故《載師》有「官田」，謂庶人在官之田。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為節。按《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贊同，則祿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皆據無采地者言之。故鄭答臨頌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諸侯使卿大夫覲、聘並會之序也。其位，爵同，小國在下。爵異，固在上耳。其中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的三分。<sup>①</sup>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為上，次國之士為中，小國之士為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

傳》謂士為微。**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使卿大夫士覲、聘班序行列之法。各隨文解之。**注**「此諸」至「上耳」

正義曰：經文既稱「大國」、「小國」，大小並在，則非是特來，故知「使卿大夫覲、聘並會」也。云「其位，爵同，小國在下」者，爵同，謂同作卿也。據經文，小國卑於大國，故知小國之卿在大國之卿下。云「爵異，固在上耳」者，謂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經云小國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小國之卿爵異於大國之大夫。其爵既異，固當在大夫之上。必知爵異小國在上者，以其卿執羔，大夫執鴈，又卿絺冕，大夫玄冕，故知小國之卿不得在大國大夫之下也。「其有」至「三分」「中士」者，謂次國之士。「下上」者，謂小國之上。大國之士既分為三分，次國、小國之上亦分為三分。今大國之上既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上、小國之上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之三分之一。謂次國以大國為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當其大國之三分之一。小國以次國為上，小國上

① 「其有」至「三分」，孫希旦《集解》云：「徐氏師曾云：

「此當在「上士二十七人」之下，錯簡在此。」學者多從徐說。

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

**注**「謂其」至「爲微」正義

曰：言「謂其爲介」者，若《聘禮》，士介四人」是也。若特行，則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是也。本國出使，是行至他國，與諸國並會也。云「此據大國而言」者，以經必云「中士、下士」，不云「上士」，是文以大國爲主，以中國、下國來當之，故知「據大國而言」。云「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者，解經之「中士」爲中國之士，「下士」爲下國之士。經雖無「上士」之文，以「中士、下士」類之，則上士爲大國之士也。就上士、中士、下士之內，各分爲上九、中九、下九。言「大國之士爲上」，不解經之「上」字者，自謂次國以大國爲上，小國以次國爲上耳。云「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者，即《祭法》「庶士」是也。云「《春秋傳》謂士爲微」者，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公羊傳》云：「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謂士爲微也。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建，

立也。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sup>①</sup>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內九州，州別建國多少，及附庸、間田之法。如鄭所注，此經云是殷法也。《周禮》則九服，夷、鎮、蕃三服謂之四海；「四海之內」，謂要服以內。殷則服數無文，則必不與周同。案《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云：「海之言晦。晦闇於

① 「十」字原脫，據阮校、張敦仁《考異》補。疏同。



禮義。」此言「四海之內」，謂夷狄之內也。地方三千里，以開方計之，三三如九，方千里者有九。其一爲天子縣內，下文具之。以外八州，州別方千里者，有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是公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是侯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是伯國也。是一州「凡二百一十國」。必「二百一十國」者，案《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也。」其餘以爲附庸、間田，謂置二百一十國外之餘地爲附庸、間田也。若封人附於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間田」。每州二百一十國所餘之地者，則下文云「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也。

**注**「建立」至「地也」正義曰：「建」是樹立之義，故「建」爲「立」也。云「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者，鄭以天子縣內三公之國亦百里，今畿外大國亦百里，是準擬畿內三公之地，故云「十，三公也」。每十箇國則準一公，是三十國準於三公也。云「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者，亦以畿內六卿之地方七十里，今畿外次國亦七十里，故知準擬六卿六十也。通三孤，則謂之九卿。據有職事者言之，故爲六卿也。云「立小國百二十，十，十二小卿也」者，小卿，則天子畿內大夫，國方五十里。今畿外小國亦五十里，是準擬大夫，當十於十二小卿也。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重有

「十」字。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俗本誤也。云「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者，若封諸侯，則諸侯爲主，民不得取其財物，故不封諸侯，使民共取。故《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是也。云「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者，既不封諸侯，其諸侯不得障塞管領，禁民取物。民既取物，隨其所取，賦稅而已。故《澤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是也。定本云「不得不管，亦賦稅而已」，謂雖不封諸侯，諸侯不得不管。若如此解，則於「而已」二字爲妨，恐定本誤也。云「此殷制也」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也。其實，夏之末年，亦與殷同方三千里。故下云「天子之縣內」，鄭注云「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又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土地減，國數少」是也。云「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者，案《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服五百里，通王畿，四面相距爲七千里。《大行人》要服已外即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要服以內爲中國也。云「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者，言「設法」，謂假設爲法，非實封也。故《職方》云「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注云：「每事言「則」者，

設法也。」是不實封。必知不實封者，以每州有四公，八州則三十二公。周之上公，則唯杞、宋耳，故知非實封也。一州有千里之方六，則一箇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五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二十五。四箇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方五百里者不過四」也。云「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者，以一箇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一十六。六箇一十六，爲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爲六箇四百里之國，故云「方四百里者不過六」。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四。云「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者，以一箇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十一箇九，爲九十九。是用百里之方九十九，故云「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一。云「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者，以一箇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二十五箇二百里國，用千里之方一，故云「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云「盈上四等之數」者，謂將此百里小國一百六十四，添盈公侯伯子四等之數四十六，則爲一州二百一十國也。云「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者，以其上唯云「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不顯其數多少，直言「盈上四等之數」。四等既有四十六，若添滿二百一十，必須百六十四，故云「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云「凡處地，方千里者五，

方百里者五十九」者，封公則四，是用千里之方一，封侯則六，又用千里之方一，封伯十一，又用千里之方一，封子二十五，又用千里之方一，封男百，又用千里之方一。是「處地方千里者五」。男國更須六十四，則應須百里之方六十四。但千里之方六，封侯之外，猶餘百里之方四，千里之方，封伯十一之外，猶餘百里之方一。是五箇千里之方內，摠餘百里之方五，得爲五箇男國。則五箇千里之外，更得五十九箇百里之方，是滿六十四也。云「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者，以百里之方百，去其五十九，故餘四十一也。案鄭注《大司徒》云：「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今一州唯有方百里者四十一，得備侯、伯、子、男二百一十國附庸者，鄭注《司徒》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國國皆有。且此云「州別二百一十國」及「侯附庸九同」，皆設法而言，非實事也。注「侯附庸九同」者，諸侯有功，可進爲公，爲四百里之上加九同，得進爲五百里也。伯於三百里之上加七同，<sup>①</sup>得爲四百里，進爲侯也。子於二百里之上加五同，得爲三百里，進爲伯也。男於百里之上加

① 「里」字原脫，據阮本和魏氏《要義》補。

三同，得爲二百里，進爲子也。言「同」者，謂積累衆附庸而滿同也，非謂一附庸居一同也。鄭注《司徒》云「公無附庸」，以其尊極故。<sup>①</sup>又鄭云：魯以周公之故，得兼四等，加二十四附庸，方七百里也。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間田。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sup>②</sup>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即而謀焉。盼，讀爲「班」。

**疏**正義曰：此經明

天子縣內之國數多少及祿士之法。案殷之與周稱畿，唐虞稱服，無云「縣」者。今此特云「縣內」，故鄭云「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案鄭注《益稷》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四百國在畿內」。今此畿內唯有九十三

國者，蓋夏之一代，畿內稱縣，當夏禹之初，有四百國。至夏之末，土地既減，故與禹世不同。未知於時縣內國數多少。湯承夏末之後，制爲九十三國。記者言「縣」，明其承夏之餘，國數是殷湯之制，故與四百國不同也。「名山大澤不以盼」者，畿外列土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既不世位，有「盼賜」之義，故云「不以盼」。所以不盼者，亦爲與民共財，不障管也。雖不障民取其財物，亦人之玉府，即《周禮》山虞、澤虞所掌是也。「其餘以祿士，以爲間田」者，謂九十三國之餘，則下文云「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也。以九十三國以封公卿大夫，故特云「以祿士」。其實，公卿之子，父死之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祿。故下文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是九十三國之外，既云「視元士」，則此「祿士」包之也。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祿

① 「故」，阮本「故」下有「也」字。

② 「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孔疏讀作「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失鄭注之義。按：「副」、「倍」古音近相通。《呂氏春秋·過理》：「帶益三副矣。」高誘注：

「副，或作倍。」此「副之」，即「倍之」也。下同。

士之外，並爲間田，則《周禮》云「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也。所以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外則間田少，畿內立九十三國之外間田多者，以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間田少；畿內每須盼賜，故間田多。依《周禮》，間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則於三百里爲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爲采地，公則於五百里爲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是也。未知殷制如何。其周之畿內，采邑大小未聞。則鄭注《小司徒》云：「二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是謂畿內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又注《大司徒》云「畿內之制未聞」，是知疑而不定。此云「祿士」，謂無地之士，給之以地，而當其祿，不得爲采邑耳。其實春秋之時，公卿亦有無地者。故《春秋經》「劉子、單子」，是有地者稱爵；「王子虎卒」，是無地者不稱爵也。**注**「詩殷」至「謀焉」正義曰：引《詩·殷頌》者是，《玄鳥》「祀高宗」之篇，證殷稱畿也。云「周亦曰畿」者，《周禮·職方》云「千里曰王畿」是也。云「爲有致仕者副之」者，以三公在朝，既有正田。今身既致仕，不可仍食三公采邑。身又見存，不可全無其地。故公、卿、大夫皆有

正職之田，又有致仕副邑。云「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於王。是有封王之子弟也。但王之子弟，有同母異母，有親疏之異。親寵者，封之與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疏遠者，與大夫同。故有三等之差也。云「二孤之田不副」者，自上差之，三公之外，其餘有三，卿之外，其餘有六，大夫之外，其餘有九，皆以次相三。若三孤有致仕之副，則卿與公同，其餘三，非差次也。云「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即而謀焉」者，案《周禮》三公雖無正職，猶列於官，參六卿之事。故《司徒》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孤則不列於官，故云「無職」，但佐公論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雖退致仕，猶可就而謀事。不須致仕之後，朝上更別立官，故知不有致仕之副。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不與，不在數中也。《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唯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

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二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也。其一爲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二。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

**疏**

正義曰：此一

節摠明殷之畿內畿外國數之法。前文云「凡四海之內」，明殷之畿外諸侯。次經明天子縣內、殷之畿內國數。①此經摠明殷之畿內畿外，故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在數中，故云「不與」。商王大計，地方三千里，畿外八州，每一州二百一十國。封爵三等，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王畿內九十三國，計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則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天子之元士」，又下云「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諸侯附庸」，不在千七百七十三之數。

**注**「春秋」至「而聞」

正義曰：引《春秋傳》者，

哀七年《左傳》文。時魯欲伐邾，孟孫不欲，諸大夫答孟孫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

焉。」又襄二十五年傳云：「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與會稽別也。若鄭康成之意，塗山則會稽也。故注《尚書》云：「禹朝群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是以張逸疑而問鄭：「案《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群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鄭答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者，鄭意以塗山會稽爲一，以諸侯爲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群臣」，群臣則諸侯也。鄭云「兼用《外傳》、《內傳》語」者，禹朝群臣於會稽，是《外傳》語，「執玉帛者萬國」，是《內傳》左氏語。云「言執玉帛，則是唯謂中國耳」者，案《觀禮》諸侯享王，璧以帛，是「執玉帛」也。案《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各以其服貢物，下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鄭注：「貴寶，若白狼、白鹿。」夷狄不執玉帛，故云「執玉帛，唯謂中國耳」。云「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鄭言此者，以周之大國，方五百里而下，則不得有萬國，故云然也。案萬國之數，鄭注

①「次經明『至國數』，此句義不可通。衛氏《集說》作

「次經云天子縣內，明殷之畿內國數」，疑是。

《臯陶謨》：「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鄭又云：「百里者三，封國七有奇。」所以「百里三，封國七」者，以百里之方一爲公侯之國一，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伯七十里之國二，又以百里之方一爲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是百里之方三，封國七也。言「有奇」者，謂百里之方一，封七十里之國二。有奇者，以百里之方一，爲十里之方百。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用十里之方九十八。餘有十里之方二，故云「有奇」。以此計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一爲公侯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伯七十里之國四百。有奇，又以千里之方二爲子男五十里之國八百，摠爲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及奇餘爲附庸、山澤，故州有千二百國。鄭云「四百國在畿內」者，以大略據子男爲言，非實法也。趙商不達鄭旨而問鄭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雒、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鄭答之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

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此鄭亦隨問而答，非事實也。必知非實者，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圖，又有山澤不封之地，<sup>①</sup>何有同積基，無空缺之處？故知略計地爲四百國耳。云「禹承堯、舜而然矣」者，以堯未遭洪水之前，帝德寬遠，<sup>②</sup>不制以法，故中國五千。禹因治水之後，德化漸大，故中國更廣，而有萬國。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者，王畿內五百里，又五百里外侯服，去城外五百里，是一千里。又五百里甸服，是一千五百里。又五百里男服，是二千里。又五百里采服，是一千五百里。又五百里衛服，是三千里。又五百里爲要服，是三千里。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此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者，<sup>③</sup>案《尚書·咎繇》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是二千五百里。又五百里衛服，是三千里。又五百里爲要服，是三千里。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此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者，」案《尚書·咎繇》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是二千五百里。又五百里衛服，是三千里。又五百里爲要服，是三千里。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此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者，」

①「澤」字原脫，據阮本補。

②「遠」，阮本作「廣」。

③「者」，原作「也」，據浦鏜校改。按：此句是發問句，不是判斷句，不當作「也」。

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故此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咎繇》注又云：「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者，以湯承於夏末，中國唯方三千里。明所因有漸，承夏末之地。上云「天子縣內」，是夏末、殷初，其界相似也。必知此《王制》之文以爲殷制者，正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國」與禹萬國數復異，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經稱「伯」，故知大略皆據殷而言也。其天子七廟，<sup>①</sup>及下雜論虞、夏、商、周四代之制，亦兼載焉。云「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者，言「復唐、虞舊域」，謂治水之後舊域也。案《周禮·職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蠻服則要服，是「分其五服爲九，以要服之內方七千里」也。云「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者，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其數與此同，是周「因殷諸侯之數」也。案《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與此公侯百里不同，是「廣其土」也。殷爵三等，周爵五等，是「增其爵耳」。云《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者，此《孝經緯》文。云「千八百」者，舉成數，其實亦「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也，布列在中國五千里之內。云「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者，此文，謂此《孝經緯》文。「改周之法」，謂改周公盛時之法。盛謂地方七千里，衰謂地方三千里，故云「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若指文言之，「盛」謂周公制禮太平時也，「衰」謂夏末殷初之時也。「盛衰之中」，謂武王時也。若以當代言之，「衰」謂周末幽、厲之時，與夏末同；「盛衰之中」，謂昭王、恭王之時，與武王同。云「終此說之意」者，

① 「其天子七廟」至「亦兼載焉」，浦鏜校曰：「二十一字疑衍文。」按：此二十一字毫無來由，浦校是。

謂終竟此《孝經緯》所說之意。云：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者，謂一州之內，千里之方有三，而一州建一百一十國，但未知國之大小及封建制度，故云「未聞」。《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為天子間田。許慎謹案：《易》曰「萬國咸寧」，《尚書》云「協和萬邦」。從《左氏》說。」鄭駁之云：「而諸侯多少，<sup>①</sup>異世不同。『萬國』者，謂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二百也。至周公制禮之後，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二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又《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案《易·下繫》云：「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二君一民，小人之道。」鄭注：「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謂地方萬里，為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

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實無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廣狹為優劣也。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畿內千里之地田稅所共給之事。**注**「謂此」至「衣食」正義曰：經云「百里之內」者，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則二百里。經云「千里之內以為御」者，謂四面相距為千里，去王城四面五百里。二者相互。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者，依《周禮》有「口率出泉」，恐此是口率之泉，故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知非「口率出泉」所給者，案《周禮·大府》九賦之泉，各有所給。故其職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是口率出泉，各有所用也。知「官，謂其文書、財用也」者，以其稱「官」，是官府所須，故為「文書

① 「而」，阮校引盧文弨云，「而」字衍。



財用。「御」是進御所須，故爲「衣食」。但官是卑賤，故用近物。御爲尊重，故用遠物。此爲殷法也。但未知有口率出泉以否。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疏**正義曰：此節論千里之外設方伯及連帥、卒正兼一伯之事。各隨文解之。注「屬連」至「曰牧」正義曰：「屬」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俱是長，但異其名。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者，既長諸侯，非賢不可，故知「賢侯爲之」。言「因」者，因其州內賢侯，非州外別取州牧，則知以賢侯爲之。故《下曲禮》以

侯爲牧。周制，牧下有二伯，則侯伯皆得爲之。故《詩·旄丘》「責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爲州伯。張逸疑而問鄭，鄭答云：「侯德適任之。」謂衛侯之德，適可任州伯也。然則伯之賢者，亦可進爲牧。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是伯得爲牧也。鄭必知州牧之下更有二伯者，以《左傳》云「五侯九伯」，服、杜皆爲「五等諸侯，九州之伯」。鄭答志云：①「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大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故稱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爲九伯也。」案《鄭志》注《尚書》爲「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鄭答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禮·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也。畿內既不置牧，則應無牧下之伯，而立「五侯九伯」，②畿內有一伯者，但比擬畿外應有而言之，其實無也。州長既

①「鄭答志云」，阮校云：「浦鏜云當是『《鄭志》答某云』之誤，盧文弨云『答』字衍。」

②「立」，阮校云：「監、毛本作『云』。盧文弨云『立』字非。」

用賢侯爲之，則卒正、連帥、屬長、節級用伯、子、男賢者而爲之。鄭注《曲禮》云：「一王之後不爲牧」，則殷亦當然。殷既亦有連、屬、卒等，則周亦然也。故《詩·旄丘》：「責衛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是也。云「虞、夏及周皆曰牧」者，案《尚書·舜典》云：「觀四岳群牧」，又云「咨十有二牧」，是虞稱牧也。虞雖稱牧，亦稱伯故《書傳》云：「唯元祀，巡此四岳八伯。」案《左傳》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夏稱牧也。《大宰》云：「建其牧」，是周稱牧也。故云「虞、夏及周皆曰牧」。

**注**「周禮」至「主之」

正義曰：「九命作伯」，《大宗伯職》文。《春秋傳》曰：「以下，《春秋》隱五年《公羊傳》文，故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也。千里之內曰甸，服治田，出穀稅。千里之外曰采，九州之內地，<sup>①</sup>取其美物，以當穀稅。曰流。謂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貢或不。

《禹貢》荒服之外，二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疏**正義曰：此

一節摠論畿內、畿外、九州治田及采取美物，并九州之外或貢或否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服治田，出穀稅」

正義曰：定本直云「服治田，出穀稅」，無「甸」字。知「甸」

是「服治田，出穀稅」者，案《禹貢》「五百里曰甸服」，下又云「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及「稌、粟、米」等，是甸爲治田也。

**注**「九州」至「穀稅」

正義曰：經云「千里之外曰

采」，謂規方千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國方三千里，而面別去王城千五百里。今五百里以爲畿內，千里之外，唯千里耳。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周則王畿之外，面別三千里。采取美物，則《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男服，其貢器物。采服，其貢服物。衛服，其貢材物。要服，其貢貨物」是也。

「曰流」正義曰：「流」，謂九州之外，或貢或否，流移不定。殷則面別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謂之爲流。周三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之內爲流也。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

**疏**正義曰：

此經論夏天子設公、卿、大夫、元士之數。

**注**「此夏」

<sup>①</sup>「九州之內也」，浦鏜校曰：「『也』誤『地』，從《續通解》校。」按：浦校是也。下文注云「九州之外也」，與此相互。

至「數也」正義曰：以《周禮》其官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故云「夏制」。以夏制不明，更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以證之。直云「百」，不云「百二十」，故云「舉成數也」。《王制》之文，鄭皆以爲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殷官「二百」，<sup>①</sup>與此百二十數不相當，<sup>②</sup>故不得云殷制也。記者故雜記而言之，或舉夏，或舉殷也。

# 禮記正義卷第十五

① 「明堂」，衛氏《集說》「堂」下有「位」字。

② 「不」，原作「下」，據阮本改。

## 禮記正義卷第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

**疏**正義曰：此

一節論夏家天子命諸侯之國卿、大夫及士之數。前既云夏官，此亦夏禮。卿、大夫、士數，五等之國悉同，但大國三卿並受命於天子也。夏之大國，謂公與侯也。殷周大國，並公也。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

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含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案前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何以「五人」者，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唯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公羊》襄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休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若有軍事，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今襄公乃益司馬，故云「作三軍」。踰王制，故譏之。」下卿即大夫也，故此云「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sup>①</sup>云「上士」者，對府、史之屬也。《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皆與此同。但公國長有四命孤一人。故《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

① 「上」字原脫，據阮本補。

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而鄭注再引《王制》以成彼義，當恐周之人數與《王制》同也。且《曾子問》是明當時周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大夫若五，則知餘亦不異也。且《冢宰》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傳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次國」者，夏則伯，殷則侯也，周則侯、伯也。而卿、大夫、士之命及人之數與大國同，但一卿其君自命為異也。下文備也。」「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小國」者，殷謂伯，夏、周同子男也。案鄭注言「小國亦三卿」，差次而言，應「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唯言「二卿」，則似誤也。鄭何以得知應三卿？案前云小國又有上中下三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若無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案《周禮》「三命受位」，鄭云：「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若三命卿始得列位於王，則「子男之卿再命」，不應得一卿命於王。而鄭今云「一卿命於王」者，謂子男之卿亦得王命。而彼注「三命」下云列國卿三命者，此自據侯伯為言，以會彼「三

命受位」者耳。

**注**「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正義

曰：鄭又為一說：畿內之國，唯置二卿，並是其君自命之。

今記者或欲因子男此文，以見畿內之法，故捨去子男一卿命於王者而不言也。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

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使佐方伯領諸侯。**疏**正義

曰：此一節論天子遣大夫往監方伯之國，州別各置三人之事。天子使其大夫者，謂使在朝之大夫往監於方伯，

每一州輒三人，三八二十四人。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佐其伯，謂監所領之諸侯也。周則於

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為三監。故《燕禮》云設「諸公」之坐，鄭云：「公，孤也。大國孤公一人而云「諸公」

者，容牧有「三監」。然則，天子於州牧之國，別置三大夫以輔之。其尊卑之差，則下文「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

次國之君」。「其祿視諸侯之卿」者，謂公之孤也。故《燕禮》謂之「諸公」，與公孤同也。《尚書》使管叔、蔡叔、霍叔

為三監者，為武庚也，與此別也。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疏**正

義曰：此一經論天子縣內食采邑諸侯，得祿，不得繼世之事。此言「縣內」，則夏法也。言「諸侯祿」者，得采國為祿

而不繼世，故云「祿也」。故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畿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也。故經直云「祿也」。則子孫恒得食之，有罪乃奪之。此云「諸侯」，下云「大夫不世爵」，則諸侯摠據大夫以上。而《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鄭注云：「諸侯，謂二公及王子弟。」鄭唯據二公及王子弟者，以下別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故諸侯唯止二公及王子弟而已。此父死子祿者，不在九十二國之數。此雖論夏法，殷、周亦然。畿內諸侯，父死視元士，若有賢德，乃復父位。若畿外諸侯，父死未賜爵，亦視元士，除服則得襲父故位。故下文云「未賜爵，視天子元士，以君其國」。注云：「列國及縣內之國也。」必知列國未賜爵亦視元士者，以《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是諸侯世子未爵命，服士之韎韐之服是也。外諸侯，嗣也。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疏正義曰：此，經論外諸侯父死子得嗣位之事。此畿外諸侯，世世象賢，傳嗣其國也。故下云「諸侯世子世國」。所以畿內諸侯不世爵而畿外得世者，以畿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於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畿外諸侯，

嘗有大功，報其勞効，又在外少事，故得世也。《異義》：「案《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經譏尹氏、崔氏是也。《占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許慎謹案：《易》爻位，二爲三公。『食舊德』，①謂食父故祿。《尚書》云『世選爾勞』，《論語》云『興滅國，繼絕世』，《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世祿也。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殷之大夫亦世祿。故《祭義》云「殷人貴富而尚齒」，注云「臣能世祿曰富」是也。其諸侯之大夫，則下文云「不世爵祿」，謂殷禮也。若周制，諸侯之大夫有功者，亦得世祿。故隱公八年「無駭卒」，《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論語》云：「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以無功而奪之，若有功則不奪也。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卷，俗讀也，

①「食舊德」，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作「曰食舊德」，且校云：「案：『曰』上當脫『訟六三』三字。」

其通則曰「袞」。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袞，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疏正義曰：此經論王制三公已下，次國小國之君

爵命之數。「制」，謂王者制度。言王者制度，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為上公，與王者之後齊同而著袞冕，故云「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者，謂九命卷龍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也，則《雜記》謂之「褒衣」也。此則《禮緯》九賜之衣服也，與《宗伯》「再命受服」不同。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而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記者以其重，故特云「制」也。「不過九命」、「不過七命」、「不過五命」者，此謂夏、殷之制也，亦與周同。

〔注〕「卷俗」至「之服」正義曰：《禮記》文皆作「卷」字，是記者承俗人之言，故云「卷，俗讀也」。云「其通則曰袞」者，謂以通理正法言之，則曰「袞」。故《周禮·司服》及《覲禮》皆作「袞」，是禮之正經也，故云「其通則曰袞」。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以此經雖以殷為主，亦雜記虞、夏之事，故鄭引虞、夏之制言之。案「有虞氏皇而祭」之下注云「夏、殷未聞」，<sup>①</sup>此云「虞、夏之制，天子服

有日月星辰」者，此云特謂虞舜與禹相接，事相關穿。故《尚書》堯、舜、禹之書謂之《虞夏書》，伏生《書傳》有《虞夏傳》。以《臯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臯陶謨》是虞、夏之書，故云「虞、夏之制」，其實虞也。下文有虞、夏、殷、周四代並陳，故云「夏、殷未聞」也。云「《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者，是《司服》文。引之者，證「三公一命袞」。然則此經「三公一命袞」，謂周制也，故以周制解之。若周以前，則山在袞上，不得云「一命袞」也。衣服之制，歷代不同。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玄衣法天，黃裳法地。故《易·坤》「六五，黃裳元吉」是也。衣裳從黃帝以來而有也。虞氏以來，其裳用纁。故下文歷陳虞、夏、殷、周，注云「其服皆玄上纁下」。裳用纁者，鄭注《易·下繫辭》云：「土託位南方。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為纁也。」案禮，祭地，牲玉用黃，以放地色。裳既法地而用纁者，凡衣服著其身，有章采文物，以黃色太質，故用纁也。衣為天色玄。禮天牲玉用蒼者，以天色晝則蒼，夜則玄。衣不用蒼，亦以其大質故也。然祭天亦有牲用玄者，《尚書》及

①「皇」，原作「望」，據阮本改。按作「皇」與《王制》合。

《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虞、夏之制，天子祭服，自日月而下，十有二章。故《尚書·皋陶》云「予欲觀古人之象，<sup>①</sup>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日一也，月二也，星辰三也，山四也，龍五也，華蟲六也。此六者皆畫於衣，故言「作會」。以法於天，其數六者，法天之陽氣之六律也。宗彝七也，藻八也，火九也，粉米十也，黼十一也，黻十二也。此六者，皆繡於裳，故云「絺繡」。絺，紵也。謂紵刺以爲繡文，以法地之陰氣六呂也。案鄭注《司服》云：「至周，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龍取其神，火取其明，然則諸物各有所象。故說日、月、星辰，取其明。山者，安靜養物。畫山者，必兼畫山物，故《考工記》云「山以章」。龍者，取其神化。龍是水物，畫龍必兼畫水，故《考工記》云「水以龍」。華蟲者，謂雉也，取其文采，又性能耿介。必知華蟲是雉者，以《周禮》差之而當鷩冕，故爲雉也。雉是鳥類，其頸毛及尾似蛇，兼有細毛似獸，故《考工記》云「鳥獸蛇」。此六者，以高遠在上，故畫於衣。宗彝者，謂宗廟彝尊之飾有虎雉二獸。虎有猛，雉能辟害，故象之。不言「虎雉」而謂之「宗彝」者，取其美名。案《周禮》有六彝，有雞彝、鳥彝、斚彝、黃彝、虎彝、蜼彝。此直云「宗

彝」，知非雞彝、鳥、斚、黃，必爲虎、蜼者，案《明堂位》云：「夏后氏雞彝，殷以斚，周以黃目。」又《周禮》陳六尊、六彝，皆遠代者在後。故六尊之次，犧、象、著、壺、大、山。大是虞氏之尊，山是夏后之尊。六彝之次，亦虎彝、蜼彝在後，故知虎、蜼虞夏已飾於尊。但舜時已稱「宗彝」，不得有雞、斚之等。以《周禮》差之而當鷩冕，故知虎、蜼有毛之物也。虎、蜼淺毛細毳故也。藻者，取其絜清有文。火者，取其明照烹飪。粉米，取其絜白生養。黼，謂斧也，取其決斷之義。黻，謂兩「己」相背，<sup>②</sup>取其善惡分辨。大意取象如此。而皇氏乃繁文曲說，橫生義例，恐非本旨。此是天子之服。其諸侯以下，未得而聞。案《皋陶謨》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鄭之意，「九」者，謂公侯之服，自山而下。「七也」，是伯之服，自華蟲而下。「五也」，謂子男之服，自藻而下。「三也」，卿大夫之服，自粉米而下。與《孝經》注

①「皋陶云」，殷本《考證》：「『云』字上脫『謨』字。」

②「黻謂兩己相背」，浦鏜校云：「己當作亞，詳《尚書正字》。」案《尚書正字》：「己」當作弓，非字，無音可讀，兩弓相背成亞，即構成黻之圖形也。



不同者，《孝經》舉其大綱。或云《孝經》非鄭注。以上所云，虞舜之制。而夏殷，注云「未聞」。至周，則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故注《司服》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之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之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鄭必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以《司服》「王自衮冕而下，則衣服最尊，尚無日、月、星辰，故知日、月、星辰不在衣服，畫於旌旗也。知『登龍於山』者，依舊，山在龍上，若不登龍，則衮冕不爲最尊，故知『登龍於山』也。知『登火於宗彝』者，若不登火，則五章之服，自藻而下，不得稱爲毳冕。若登火於宗彝之上，則五章自宗彝而下，與毳冕相當。然宗彝之下，有藻、火兩章。知不登藻而必登火者，火有光明之盛。《春秋傳》云「火、龍、黼、黻」，《禮記》「殷火，周龍章」，是火貴於藻也，故知登火不登藻。自九章而下，以次相差，故知衮之衣五章，鷩衣皆三章，絺衣一章。衣法天，故

章數奇，裳法地，故章數偶。以下其數漸少，則裳上之章漸勝於衣，事勢須然，非有義意。皇氏每事曲爲其說，恐理非也。衣章並畫，絺冕之衣獨繡者，以粉米地物養人，服之以祭社稷。又地祇並是陰類，故衣章亦繡也。周之衣服既無日月，而《郊特牲》云衮冕日月之章者，謂魯禮也。魯以周公之故，衮冕亦日月之章。其周之天子所用祭服，則《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知羔裘者，以祭天至質，故知羔裘。以天色玄，謂黑羔裘。其六冕所祀，依冕之先後，祭神之尊卑。以衮冕之服華，故祭先王。以絺冕陰類，故祭社稷、五祀。以玄冕質素，故祭群小祀。日月雖尊，以天神從質，故亦玄冕。故《玉藻》云「天子玄端以朝日」，鄭注云：「端，當爲冕。」其祭地之服無文。案《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天地相對，則祭地亦用大裘。故《孝經》援神契云：「祭地之禮，與祭天同。」亦據衣服同也。又有皮弁以日視朝，韋弁以即戎，冠弁以田獵。故《司服》云

① 「六」，《周禮·春官·司服》注「六」上有「次」字。

「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韠韋爲弁，又以爲衣裳。」《詩·采芑》注云：「韋弁服，朱衣裳。」則韠韋也，其事同。《鄭志》又以韋弁爲素裳。未知孰是。《司服》又云：「眡朝則皮弁服。」鄭注云：「視朝，視内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其皮弁，又以燕諸公。故《詩》云：「有頍者弁。」注云：「弁，皮弁。」詩人責王不以皮弁燕諸公，此則朝服燕也。又以食。故《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又郊祭之前服之，以聽祭報。故《郊特牲》云：「皮弁以聽祭報。」又著以舞《大夏》。故《明堂位》云：「皮弁素積，以舞《大夏》。」雖是魯禮，王所同之。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知者，案《射人職》，賓射在朝，故知用朝服也。《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明天子燕亦以朝服。故知賓射、燕射亦皮弁也。《司服》又云：「凡甸，冠弁服。」注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王卒食而居則玄端。」<sup>①</sup>此玄端，亦緇衣朱裳。故《玉藻》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謂之端者，已外之服，其袂三尺三寸，其袼尺八寸。其玄端袂則一尺二寸，<sup>②</sup>袼尺二寸。端，正也。以幅廣二尺二寸，袂廣二尺二寸，與之正方，故云「玄端」也。哭諸侯則爵弁。故《檀弓》云：「天子

之哭諸侯也，爵弁紂衣。」爵弁者，如爵頭色。又有素服，凶荒則服之。故《司服》云：「大札、大荒、大戕，素服。」其衣服首飾，大裘之冕，其冕無旒。故注《弁師》云：「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凡冕之制，皆玄上纁下。故注《弁師》云：「皆玄覆朱裏。」師說以木版爲中，以三十升玄布衣之於上，謂之延也。以朱爲裏，但不知用布、繒耳。當應以繒爲之，以其前後旒用絲故也。案《漢禮器制度》「廣八寸，長尺六寸」也。又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一寸。」皇氏謂「此爲諸侯之冕」。應劭《漢官儀》「廣七寸，長八寸」，皇氏以爲「卿大夫之冕服」也。若如皇氏言，豈董巴專記諸侯，應劭專記卿大夫？蓋冕隨代變異，大小不同。今依《漢禮器制度》爲定也。今天子五冕之旒，皆用五采之絲爲旒，垂五采之玉。故《弁師》云：「掌王之五冕。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鄭注云：「每就間，蓋一寸。旒別有五采玉十有二。」衮冕，故前後各十二旒，<sup>③</sup>用玉二百八十八。鷩冕九旒，

- ① 「卒」字原泯滅，據阮本補。  
 ② 「袂」字原脫，據浦鏜校及上下文補。  
 ③ 「二」，原作「一」，據阮本和《弁師》注改。

用玉二百一十六。毳冕七旒，用玉一百六十八。絺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皮弁縫中，亦五采玉十二。故《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鄭注云：「會，縫中也。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韋弁亦然。故《弁師》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則知天子韋弁與皮弁同也。其冠弁亦與皮弁同。故注《弁師》云：「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自此以前，皆王者之服。祭服則以衣名冕，象上古先有衣，後有冕。皮弁以下，則以弁名衣。餘服既輕，舉首爲重故也。其諸侯以下，則《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公之衮冕，章數與王同，其就數則異。故鄭注《覲禮》云：「上公衮，無升龍。」其旒則九，不十二也。其三公，《司服》無文。案《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服毳冕也。凡此諸侯所著之服，皆爲助祭於王。若助王祭天地及祭先王大祀之等，皆服已上之服。若其從王祭祀小祀，雖有應著上服，皆逐王所著之服，不得踰王也。自在國祭其先君，則皆玄冕。故《玉藻》云「諸侯玄端以祭」，鄭云「端，當爲冕」。其二王之後，祭受命之

王，各服已上之服，其自祭餘廟，與諸侯同。有孤之國，其孤則絺冕，卿大夫玄冕，士爵弁。此皆謂助君祭服也。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玄冕。以注《玉藻》云「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夫卿也，則服鞠衣，其夫大夫，則服禮衣，其夫士，則服祿衣。以此言之，卿絺冕，大夫玄冕，士爵弁也。此服皆謂助祭君也。若其自祭，則皆降焉。諸侯士則玄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玄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公之孤，爵弁以自祭。故《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鄭注云：「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其天子卿大夫，則無文。諸侯當玄冕以祭，其孤卿之等當爵弁也，大夫則皮弁。知者，以諸侯大夫朝服自祭，故知天子大夫亦用朝服自祭。朝服則皮弁。故鄭注《玉藻》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案《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諸侯既用玄冠而齊，則孤卿大夫以下並用玄冠齊也。諸侯玄冕而祭，天子孤卿及公之孤卿爵弁而祭，天子大夫皮弁而祭之，皆與齊時玄冠不同，故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其三命以下，玄冠齊，玄冠祭，是齊、祭同冠。其諸侯，則皮弁以視朔，朝服以視朝，韋弁以即戎，與天子同。諸侯田獵，亦用韋弁。故《左傳》「衛獻公射鴻於囿，不釋

皮冠而與孫林父言」，又昭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皮冠，豹舄」。諸侯又以皮弁受聘享。故《聘禮》「公皮弁」。天子、諸侯亦以玄端燕居。故《玉藻》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是也。諸侯亦以朝服食，夕則深衣。故《玉藻》云：「朝服以食。夕深衣，祭牢肉。」又大祥之祭，服朝服。故《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大祥以後則麻衣。麻衣則白布深衣也，但緣之以布耳。又有長衣，遭喪權時所服。故《聘禮》云，①主國之喪，「主人長衣」待賓是也。其長衣，制與深衣同，但緣之以素。長衣之袂稍長。故《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揜尺，②深衣則緣而已。」其中衣，制如長衣，在上服之，自天子以下皆有。若祭服，中衣用素。故《詩》云「素衣朱襹」。③其他服，中衣用布。故《玉藻》云「以帛裹布，非禮也」。其天子卿大夫士，以皮弁爲朝服。諸侯卿大夫士，④以玄冠、緇衣、素裳爲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上服則謂之玄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其大夫以上則皆侈袂，袂三尺三寸故也。其大夫以上所論玄端者，皆其制與士同。其大夫士，案《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其大祥朝服及既祥麻衣，並與諸侯同。天子祥禫，其服無文，或亦與諸侯無異。其首飾，諸侯皆以三采爲藻，垂三采之玉。公衮冕，九旒。

鷩冕，七旒。毳冕，五旒。絺冕，三旒。玄冕，蓋無旒。旒皆九玉。侯、伯鷩冕七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七玉。子、男毳冕五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五玉。若熊氏之義，「公以下諸冕，其旒並依命數，不減。其韋弁、皮弁、冠弁縫中之玉，各依命數，玉皆三采，朱、白、蒼也。孤絺冕而下，其旒及玉皆二采，朱、綠，各依命數，其皮弁、韋弁、冠弁玉，亦二采，各依其命數。其一命大大玄冕，及士則爵弁，皆無旒」。知諸侯以下首飾藻、旒、玉數如此者，案《弁師》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故鄭注云「繼、旒、玉璫，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繼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繼五就，用玉五十，藻、玉皆三采。孤繼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繼三就，⑤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繼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

- ①「云」，原作「王」，據阮本改。
- ②「繼揜尺」，浦鏗校，「繼」下脫「袂」字，「揜」下脫「一」字。按：浦校與《玉藻》注合。
- ③「素」字原漶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 ④「士」，原作「上」，據阮本改。
- ⑤「三」，原作「二」，據阮本改。

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璫飾四，三命之卿璫飾三，再命之大夫璫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是也。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多少不同之事。**注**「不著至一命」正義

曰：經直云「大國之卿」及「小國之卿」，不云次國，故云「不著次國之卿」。云「以大國之下互明之」者，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云「互明之」。云「此卿命則異」者，以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云「大夫皆同」者，謂大國、次國、小國大夫，皆同一命。今經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既與「小國」連文，知非直據「小國下大夫一命」者，以經云「大國下卿再命」，以次差之，明大夫一命，自然次國大夫亦一命，故云「大夫皆同」。此夏、殷制

也。案《周禮》云「公國之孤四命」，<sup>①</sup>與餘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之中分爲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次國之卿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亦分爲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小國之卿，雖同一命，亦分爲三等。故前文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大國、次國、小國大夫，雖同一命，當皆分爲上下二等，文已具於上。今摠云「下大夫」者，對卿言之。云《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以下者，皆《周禮·典命》文。以經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故引「公侯伯之卿三命」以對之。《周禮》「公之孤四命」，不與三命相當，故不引之也。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論辨然後使之，辨，謂考問得其定也。《易》曰：「問以辨之。」任事然後爵之，爵，謂正其秩次。位定然後祿之。與之以常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擇賢材，任以爵祿之事。各隨

①「公國」，浦鏜校曰：「《周禮·典命》經文無「國」字。」

文解之。**注**「辨謂」至「辨之」正義曰：「辨，謂考問得

其定也」者，謂官其人，必先論量德行道藝。今論量考問，事已分辨，得其定實，故云「辨，謂考問得其定也」。引

「《易》曰：問以辨之」，是《易·文言》文。「任事然後爵

之」，爵，謂正其秩次，言雖考問，知其實有德行道藝，

未明其幹能，故試任以事，事又幹了，然後正其秩次，除

授位定，然後與之以祿。爵人於朝，與士共之。

刑人於市，與衆弃之。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也。

《書》曰：「克明德慎罰。」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

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

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sup>①</sup>屏，猶放去

也。已施刑，則放之弃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

又無賙餼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周

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闕，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圜，髡

者使守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爵人及刑人之事。各依

文解之。此云「爵人於朝」，謂殷法也。周則天子特假

祖廟而拜授之。故《洛誥》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

騂牛一。」時冊命周公，故特祭文、武。若諸侯爵人，因嘗

祭之日。故《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

南鄉，所命北面」是也。「刑人於市，與衆弃之」者，亦謂

殷法，謂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者，既「與衆弃之」，以是之故，天子、

諸侯之家不畜刑人也。大夫不得育養。「士遇刑人於塗，

弗與言也」，謂逢遇於塗，不與之言。「屏之四方，唯其

所之」者，屏，猶放去也。謂已施刑暴，故放逐弃去，使嚮

四方，量其罪之輕重，合所之適處而居之。既是罪人被

放，不干及以政教之事，謂不以王政賦役驅使。非但不

使，意在亦不欲使生，困乏又無賙餼。直放之化外，任其

自死自生也。**注**「役賦」至「守積」正義曰：「役賦不

與」，謂役賦之事，不干與於刑人，解經「不及以政」。云

「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餼也」者，解經「亦弗故生

也」。田里所以安其身，賙餼所以養其命，皆是爲生之具。

今並不與，是不故欲使其生也。<sup>②</sup>云「《虞書》曰「五流有

①「亦弗故生也」，王引之《述聞》引王念孫云：「故」，當

爲「欲」，謂不欲生之也。《正義》解經曰「亦不欲使

生」，是其證。自《唐石經》「欲」字始誤作「故」，而其

義遂不可通。《通典·刑》四引《大戴禮》曰：「不及以

政，不欲生之故也。」正與《王制》合。」

②「故」，王念孫曰：「此「故」字亦後人所加，馴至文不成義。」參見上條校記。

宅，五宅二居」是也」者，證經「屏之四方」。此云《虞書》者，《舜典》文。鄭注云：「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拳三。二居，謂周之夷服、鎮服、蕃服。」云「周則墨者使守門」以下，是《周禮·掌戮》文。案《掌戮》「墨者使守門」注云「黥者無妨於禁御」，云「劓者使守關」，注云「截鼻亦無妨，以貌醜遠之」，云「宮者使守內」，注云「以人道絕也」，云「刖者使守圜」，注云「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云「髡者使守積」，注云「王之同族，不宮之者，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引之者，欲明周家畜刑人，異於夏、殷法也。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以海內爲家，時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疏正義曰：此一經論諸侯遣卿大夫聘問及自親朝之事。注「小聘」至「來朝」正義曰：知「小聘使大夫」者，案《聘禮·記》云：「小聘曰問，①三介。」大聘使

卿，爲介有五人。其小聘唯三介，故知「小聘使大夫」。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者，案昭三年《左傳》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而晉文霸時，亦應有比年大夫之聘，但子大叔略而不言。此亦據傳文，直云「大聘與朝」，不云「比年小聘」。案《左傳》文，三年聘，五年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如鄭此注，唯據文、襄，故鄭云「此晉文霸時所制」。又鄭《駁異義》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熊氏或以此爲虞、夏法，或以爲殷法，文義雜亂，不復相當，曲爲解說，其義非也。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者，案《尚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案《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

①「案聘禮記云小聘曰問」，孫詒讓《校記》云：「『小聘』云云，乃《聘禮》文，非《記》也。」

「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爲四部，四年乃徧。摠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案鄭注《尚書》「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則非五年乃徧。又《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今所不取。熊氏之說非也。虞、夏之制，但有歲朝之文，其諸侯自相朝聘及天子之事，則無文，不可知也。鄭此注「虞、夏之制」，即云「周之制」，不云殷者，虞夏及周，經有明文，故指而言之；殷則經籍不見，故不言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案《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答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如鄭之意，此爲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以夏與虞同，與《鄭志》乖者，以「群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連言

「夏」，其實虞也。故《鄭志》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今知諸侯歲朝，唯指唐、虞也。其夏、殷朝天子及自相朝，其禮則然，其聘天子及自相聘，則無文也。云「周之制」以下，《周禮·大行人》文。故《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是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皆當方分爲四部，分隨四時而來。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是方別各爲四分也。近東者朝春，近南者宗夏，近西者覲秋，近北者遇冬。故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近於西，故稱「韓侯人覲」，鄭云「秋見天子曰覲」。又鄭注《明堂位》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於東方，近東故也。以此言之，則侯服朝者，東方以秋，南方以冬，西方以春，北方以夏，<sup>①</sup>以其近京師。舉此一隅，自外可知悉。案《大宗伯》云「春見曰朝」，注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夏見曰宗」，注云「宗，尊也，欲其尊王」；「秋見曰覲」，注云「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冬見曰

① 「東方」至「以夏」，殿本《考證》云：「按：此刊本轉寫之誤也。當云「東方以春，南方以夏，西方以秋，北方以冬」，斯與鄭注《明堂位》之意相合。」



遇」，注云「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曰會」，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即《春秋左傳》云『有事而會』也」；「殷見曰同」，注云「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每當一時，一方摠來，不四分也。此六者，諸侯朝王之禮。又諸侯有聘問王之禮。故《宗伯》云「時聘曰問」，注云「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殷覲曰覲」，注云「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其諸侯自相朝，則《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鄭知久無事而相聘者，案昭九年《左傳》稱「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知「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者，以襄元年「邾子來朝，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左傳》云：「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邾是小國，故稱「朝」；衛、晉是大國，故稱「聘」。若俱是敵國，亦得來聘朝。故《司儀》云「諸侯相爲賓」是也。若已初即位，亦朝聘大國。故文公元年「公孫放如齊」，《左傳》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若己是小

國，則往朝大國。故文十一年「曹伯來朝」，《左傳》云：「即位而來見也。」其天子亦有使大夫聘諸侯之禮。故《大行人》云：「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問年一聘，以至十一歲。案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問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賈逵、服虔皆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是鄭以歲聘間朝，文無所出，不用其義也。言晉文公但強盛諸侯耳，何能制禮而云三代異物乎？是難許慎之辭也。《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

「此皆有似，不爲古昔。」<sup>①</sup>案《觀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如鄭此言，《公羊》言其摠號，《周禮》指其別名。《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間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慎同也。<sup>②</sup>「五年」至「巡守」正義曰：知「五年」是「虞夏之制」者，《堯典》云：「五載一巡守。」此正謂虞也。以虞、夏同科，連言「夏」耳。若夏與殷，依《鄭志》，當六年一巡守也。云「周則十二歲一巡守」者，《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故知周制十二年也。案《白虎通》云：「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守者，收也。爲天子循行守土收民。」<sup>③</sup>道德大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其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謙敬重民之至也。<sup>④</sup>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大煩。過五年，爲其大疏。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以此言之，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周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岱宗，東嶽。柴而望祀山川。柴，祭天告至也。覲諸侯，覲，見也。問百年者就見之。就見老人。命大師

陳詩，以觀民風。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同，陰律也。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舉，猶祭也。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不順者，謂若逆昭穆。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流，放也。革制度衣

① 「不爲古昔」，孫詒讓《校記》云：「疑當作『不爲互背』。此鄭兼取《公羊》及《周禮》說，無所偏主，故云『不爲互背』，明二說通也。」  
② 「收」，浦鏜校當作「牧」。阮校云：「浦鏜是也。作『牧』字與《通典》及《初學記》所引合。」陳立《白虎通疏證》作「牧」。下「收」字同。  
③ 「謙」，阮校云：「浦鏜從《禮器》疏校，『謙』改『謹』。」今按：《通典》卷五四引《白虎通》作「謹」，盧文弨校《白虎通》、陳立《白虎通疏證》皆改「謙」作「謹」。

服者爲畔，畔者君討。討，誅也。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也。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王者巡守四嶽柴望及絀陟之事。各依文解之。「歲二月，東巡守」者，皆以夏之仲月。以夏時仲月者，律曆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者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注云「岱宗，東嶽」正義曰：嶽者何？嶽之爲言桷也，<sup>①</sup>桷功德也。必先於此岱山者，言萬物皆相代於東方，故「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宗者，尊也。岱爲五嶽之首，故爲尊也。**注**「柴，

祭天告至也」正義曰：「柴，祭天告至」，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覲諸侯」覲，見也。謂見東方諸侯。其見之禮，案《覲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爲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是也。《覲禮》又云：「天子乘

龍，載大旂，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鄭注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云。」<sup>②</sup>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盟時設方明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如《覲禮》及鄭注所云，既告至之後，爲宮，加方明於壇。天子出宮東門外拜日，反祀方明。祀方明之後，乃徹去方明。故鄭云

「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云「二者」，謂《覲禮》經文「朝日東門，反祀方明」、《朝事儀》云「朝日東郊，退而朝諸侯」，故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今於《覲禮》未祀方明之前，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爲「未祀方明之前，已見諸侯」，非也。其祀方明之後見諸侯之時，王升，立於壇上，南面，諸公中階之前，北面；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諸子門東，北面；諸男門西，北面。王降

①「桷」，阮校云：「《風俗通》作「角」，盧文弨改從「桷」，云「桷」與「角」同。浦鍾校改從「桷」。今按：作「桷」與作「角」、「桷」均是，作「桷」則誤也。下「桷」同。

②「云」，按：浦鍾校以爲「云」字衍，是也。

階，南面而見之。三揖既，升壇。使諸侯升，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見諸侯訖，若有不協，更加方明於壇上，諸侯等俱北面。戎右傳敦血以授馭者，司盟主其職。故《司盟》云：「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於時，王立無文，不可與諸侯同北面，當於阼階上西面。此是見諸侯之禮。祀方明之時，祭天則燔柴也。天謂日也，與此岱宗柴所用事別。《觀禮》云「祭天，燔柴」，謂天子之盟也；「祭地，瘞」，謂王官之伯盟也；「祭山、丘陵，升」及「祭川，沈」者，是諸侯之盟也。此是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故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祭天柴，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則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今此《王制》所注「岱宗柴」者謂「祭天告至」，而《觀禮》注引《王制》云「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又以柴爲盟之所用。不同者，告至與盟，必非一事。鄭意證巡守盟時有柴，故引岱宗以證之，其實別也。《觀禮》云「爲宮」，即言「加方明」，經文相連。鄭注云：「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則亦有方明，但文不具耳。故巡守祭天燔柴，祭地瘞埋，皆是祭方明也。故鄭於「方明設六

玉」之下，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以此言之，明天子巡守之祭有方明也。而皇氏云：「諸侯來就王會同，有方明，王巡守見諸侯，無方明。」皇氏用之爲說，其義非也。「問百年者就見之」此謂到方嶽之下，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嶽，於道路之上有百年者，則亦王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①下云「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道經之，則見之。則知百年者，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與此少別。「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謂王巡守見諸侯畢，乃命其方諸侯大師，是掌樂之官，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其政令之善惡。若政善，詩辭亦善，政惡，則詩辭亦惡。觀其詩，則知君政善惡。故《天保》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惡，則《十月之交》「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也。「命市」至「好辟」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所有愛好，所有嫌惡。若民志淫邪，則愛好邪辟之物。民志所以淫邪，由在上教之不正。此陳詩、納賈，所以觀民風俗，是欲知君上善惡也。「命典」

① 「見」字原泯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至「正之」典禮之官，於周則大史也。考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乙之日、陰管之同、陽管之律、玉帛之禮、鐘鼓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正。《堯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文雖小異，大意與此同也。**注**：同，陰律也。正義曰：鄭以先儒以「同」爲

「齊同此律」，故辨之云：「同，陰律也。」故《大師》云：「執同、律以聽軍聲。」又《典同》注云：「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管者，<sup>①</sup>因其先言耳。」所以「先言」者，以同爲平聲，平爲發語之本，今古悉然，故先言耳。「山川」至「以爵」

「山川」是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其國竟，故「削以地」。宗廟是內神，故云「不順」。不順，不孝也。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絀以爵」。**注**：「不順者，謂

若逆昭穆」正義曰：案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左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伯，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於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是「逆昭穆」也。「變禮」至「君討」禮、樂雖

爲大事，非是切急所須，故以爲不從，君唯流放。制度、衣服便是政治之急，故以爲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後

重。**注**：「律，法也」正義曰：「律，法」，《釋詁》文。法謂

法度，諸事皆是，即《大行人》「上公九命，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之等是也。「五月」至「用特」言「五

月，南巡，至于南嶽」者，孔注《尚書》云：「自東嶽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故鄭注《尚書》云：「每歸格于祖。」既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更去，便是路遠，無由可至。《尚書》既云巡守四嶽，即云「五載一

巡守」，鄭云「每歸」者，謂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其南嶽、西嶽、北嶽者，案《爾雅·釋山》云「泰山爲東嶽」，郭景純注

云「泰山爲東嶽，在奉高縣西北」；「霍山爲南嶽」，郭注云「在衡陽湘南縣南」。郭又云，今在廬江潛縣西。漢武帝

以說衡山遼曠，<sup>②</sup>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爲南嶽。南嶽本自兩山爲名，非從近

也。如郭此言，則南嶽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

<sup>①</sup>「管」，按：孫詒讓《校記》云「當爲「官」」，是也。

<sup>②</sup>「說」，孫詒讓《校記》云：「『說』字疑衍文，或當移著下文『讖緯』下。」

山。自漢武帝以來，<sup>①</sup>始徙南嶽之神於廬江霍山耳。華山爲西嶽，郭注云：「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恒山爲北嶽」，郭注云：「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

**注**「假至」至「一牛」

正義曰：「假，至也」，《釋詁》文也。云「祖下及禰，皆一牛」者，謂從始祖下及於禰廟，別皆一牛。鄭以經云「祖禰，用特」，恐同用一牛。必知每廟皆一牛者，以《尚書·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也。殷用六，周用七也。又《尚書·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各用一牛也。自此以上，皆是巡守之禮，雖未大平，得爲之。故《詩·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時邁》是武王詩。邁，行也。時未大平而巡守也。故《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注云：「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又注云：「大師，王出征伐也。」以此故知未大平得巡守。皇氏以爲「未大平，不巡守」，非也。其封禪者，必因巡守，大平乃始爲之。故《中候準讖》云：「桓公欲封禪，管仲曰：『昔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今皆不至，鳳皇不臻，麒麟逃遁，未可以封。』」又《禮器》云：「升中於天，鳳皇降，龜龍假。」又《鉤命決》云：「刑罰藏，頌聲作。鳳皇至，麒麟應。」

封泰山，禪梁甫。」《管子》又云：「封禪者，須北里禾，鄙上黍，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爲藉，乃得封禪。」是大平祥瑞摠至乃得封禪也。然武王之時未大平，而《時邁》「巡守」之下注云：「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嶽之下而封禪也。」似武王得封禪者，鄭因「巡守」連言「封禪」耳，不謂當時封禪也。《白虎通》云：「封禪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天以高爲尊，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地以厚爲德，附梁甫之基以報地。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跡。或曰封以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孝經緯》云：「封於泰山，考績燔燎。禪於梁甫，刻石紀號。」又《管子》云：「自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無懷氏封泰山，伏犧、神農、少皞、黃帝、顓頊、帝嚳、帝堯、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唯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爲異，自外皆禪云云。」《白虎通》云：「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五帝禪於亭亭之山。亭亭者，制度審諦，道德著明。」

①「漢」，原作「魏」，據《尚書·舜典》孔疏、《毛詩·大雅·崧高》孔疏改。

也。三王禪於梁甫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而行之。」所禪之山與《管子》不同者，異人之說，未知孰是。云云、亭亭、繹繹、梁甫，並泰山旁小山名也。

禮記正義卷第十六

## 禮記正義卷第十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

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禴。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

**疏**正義曰：此

一經論天子巡守之禮也。「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故知此是巡守也。「類乎上帝」者，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此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伐得宜，亦隨其宜而告也。社主於地，又爲陰，而誅殺亦陰，故於社也。故《書》云「弗用命，戮于社」是也。「造乎禴」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此出，歷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既云「祖禴」，明出亦告祖禴也。今唯云「禴」者，

《白虎通》云：「獨見禴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禴，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禴，是留尊者之命，爲不敬也。故《曲禮》曰「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亦其類也。若還，則先祖後禴，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行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地及廟，還唯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宜乎社」者，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也，亦載社主也。「造乎禴」者，亦告祖及載主也。唯言出告，則歸亦告也。《曾子問》曰「出反，必親告于祖禴」是也。天子用特牲，諸侯卑，則否也。《曾子問》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也。

**注**「帝謂」至「禮亡」正義曰：證「天子類帝」是祭五德帝也。鄭注《月令》「祈穀於上帝」爲「大微之帝」，注此「上帝」爲「五德」，五德似如大皞五人之帝，二文不同。庾蔚云：「謂大微五帝，應於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謂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云「所祭於南郊」者，案五德之帝，應祭四郊，此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



於南郊，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中一帝，故上摠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云「祭於南郊」。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案《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類」爲祭名也。案《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云：「求便宜也。」是「宜」爲祭名也。案《大祝》六析，「一曰類，二曰造」，是「造」爲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社主殺戮，故求其便宜；廟爲親近，故以奉至言之。各隨義立名也。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事，謂征伐。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將，謂執以致命。祝、鼗，皆所以節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得其器，乃敢爲其事。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

事。各隨文解之。

**注**「事，謂征伐」正義曰：知事非喪

故而爲「征伐」者，若王室有喪，則朝赴不廢。故傳云：天

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是摠名也。若時會之禮，有征伐之事，則與此常朝別也。

「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者，考禮，謂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禮、刑是施用於人，故先言之。道德是己之所行，故後言之。

**注**將謂「至節樂」正

義曰：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云「祝、鼗，皆所以節樂」者，案《漢禮器制度》：「祝，狀如漆笛，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鼗，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祝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諸侯」至「天子」

「賜弓矢」者，謂「八命作牧」者。若不作牧，則不得賜弓矢。故《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若七命以下，不得弓矢賜者，《尚書大傳》云：「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尚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sup>①</sup>於《周禮》則當

①「盧弓十盧矢千」，按《尚書·文侯之命》「十」作「一」，

「千」作「百」。

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使者、勞者。」注云：「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賜鈇鉞者，謂上公九命，得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弑君、子弑父者，得專討之。晉文侯雖受弓矢，<sup>①</sup>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賜圭瓚」者，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者，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既不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圭瓚之制，案《玉人職》：「大璋、中璋」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又《典瑞》注：「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注云：「以大圭爲柄。」《玉人》注又云：「有流前注。」此是圭瓚之形也。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此鬯者，謂鬯也。此弓矢、鈇鉞、圭瓚等，八命、九命而加九賜也。晉文侯雖以州牧之禮命之，所賜者皆九賜之物，但無鈇鉞之賜。其前文賜樂者，非九賜之樂，故伯子男亦得受之。魯無弓矢之賜，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篡逆，亦得專征伐。若鄰國無罪而輒征之，則不可。故哀公八年魯伐

邾，吳子討之是也。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學，所以學士之官。《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類宮。尊卑學異名。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命諸侯立學及學名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尚書」至「之制」正義曰：所引《書傳》者，伏生《多士傳》文。假令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皆以四里爲差。此經「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既是殷制，故引《書傳》郊之所在以明之。若周制，則《司馬法》云：「百里郊。天子畿內方千里，

①「晉文侯」，殿本《考證》云：「按：當作『晉文公』。下文引崔氏言『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文公事也。」

百里爲郊。」則諸侯之郊，皆計竟大小。故《聘禮》注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sup>①</sup>近郊各半之。「鄭必知近郊半遠郊者，案《書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注云：「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天子近郊半遠郊，則知諸侯近郊皆半遠郊也。以經文承上「諸侯」之下，故直云「天子命之教」，不云「命諸侯」，從可知。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下文具也。

**注**「辟明」至

「教也」 正義曰：《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靡，和也」，《釋訓》文。云「所以明和天下」者，謂於此學中習學道藝，欲使天下之人悉皆明達諧和，故云「明和天下」。云「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者，類是分判之義，故爲班。於此學中施化，使人觀之，故云「所以班政教」也。案《詩》注云「築土離水之外，圓如璧注」，又云「類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注不同者，此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於此必解其義者，以上云「天子命之教」，是政教治理之事，故以義解之。《詩》云「王在靈沼，於牣魚躍」。又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皆論水之形狀，故

《詩》注以形言之。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禰於所征之地。禰，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類獻馘」。馘，或爲「國」。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出征所祭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禰，師祭也，爲兵禱」 正義曰：案《釋天》云：「是類是禰，師祭也。」故知禰爲師祭也。謂之「禰」者，案《肆師》注云：「貉，讀如「十百」之百，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鄭既云「祭造軍法者」，則是不祭地。熊氏以「禰爲祭地」，非。師祭皆稱類。《爾雅》「類」既爲師祭，所以上文云「天子將出巡守，類乎上帝」，及舜之攝位，亦「類乎上帝」，並非師祭，皆稱「類」者，

① 「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胡培翬《儀禮正義》據《詩·魯頌》孔疏及《爾雅·釋地》邢疏所引此注，於「侯」下補「四十里」三字，於「子」下補「二十里」三字，謂各本皆脫。孫詒讓《校記》說同。

但《爾雅》所釋，多爲釋《詩》。以《皇矣》云「是類是禡」，止釋《皇矣》類、禡爲師祭，不謂餘文「類」皆爲師祭。但類者，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亦謂之爲類。若以巡守事類告天，亦謂之爲類。故《異義》：「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雖異，其意同也。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故孔注《尚書》亦云「以攝位事類告天」。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爲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也。「受命」至「誠告」「受命於祖」，謂出時告祖，是不敢自專，有所稟承，故言「受命」。祖禰皆告，以祖爲尊，故特言「祖」。此「受命於祖」，則前文「造乎禰」也。但前文據告行，故云「造乎禰」。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禰」之前，但前文類帝、宜社、禡於所征之地，摠說出行之時，然後卻本初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之事，所以文倒也。「受成於學」者，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成定之謀在於學裏，故云「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者，謂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在於學，以可言問之訊、截左耳之誠，告先聖先師

也。注「釋菜」至「獻誠」正義曰：案《大胥職》云：「春

入學，舍采合舞。」《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注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唯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云：「禮樂之器成，則鬯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爲「釋菜奠幣」者，謂釋奠之禮。以獻俘誠，故云「釋菜奠幣」，言釋奠之時，既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案注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似訊誠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爲釋奠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然則「釋菜奠幣」，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云「訊誠，所生獲、斷耳者」，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誠」。案《釋言》云：「訊，言也。」故《詩》注云：「執其可言問者。」《釋詁》云：「誠，獲也。」訊是生者，誠是死而截耳者。云《詩》曰：「執訊獲醜」者，《詩·小雅·出車》篇文也。云「又曰：在類

①「訊是生者」，衛氏《集說》作「訊是生而可言問者」。

浦鏗云疑衛氏《集說》是。

獻馘」者，《魯頌·泮水》篇文也。案《周禮·宗伯》師還，獻愷於祖。<sup>①</sup>《司馬職》云「愷樂獻于社」。此記不云祖及社者，文不具。《周禮》不云「獻愷於學」者，亦文不具。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厨也。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不敬者，簡祭祀，略賓客。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為盡物也。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當為「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罝，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不麝，不卵，不殺

胎，不殀夭，重傷未成物。殀，斷殺。少長曰夭。不覆巢。覆，敗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田獵

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諸侯無事」者，謂無征伐、

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獵在田中，又為田除

害，故稱「田」也。「一為乾豆」者，謂乾之以為豆實。豆

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臠，先乾其肉，故云「乾豆」。

是上殺者也。「二為賓客」，中殺者也。「三為充君之

庖」，下殺者也。故《穀梁》桓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死

速，乾之以為豆實。次殺射髀髀，死差遲，故為賓客。下

殺中腸污泡，死最遲，故充庖厨。」又《車攻》毛傳云：「自左

膘而射之，達於右隅，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

達於右髀，為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

者，尊神敬賓之義。**注**「三田」至「曰狩」正義曰：「夏

不田，蓋夏時也」者，以夏是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

下，又觸其夏名，故「夏不田」。鄭之此注，取《春秋緯運斗

<sup>①</sup>「案周禮宗伯師還獻愷於祖」，按《周禮·大司樂》云：

「大獻，則令奏愷樂。」鄭注云：「大獻，獻捷於祖。」此

處「師還」云云，蓋撮引《大司樂》經及注文而成。大

司樂是春官宗伯屬官，故以「宗伯」言之。

樞之文，故以爲「夏不田」。若何休，稍異於此。案《穀梁傳》桓四年「公狩于郎」，《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玄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識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陰書於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經。《穀梁》爲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藏之緯，唯觀《春秋》見經，故以爲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既遠，緯書見行於世。《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爲三時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言，當以此注爲正。云「《周禮》春曰蒐」以下，《周禮·大司馬職》文。彼注云：「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秋田爲獮。獮，殺也，中殺者多也。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sup>①</sup>鄭不釋「蒐」者，蒐，擇也，亦謂擇取不孕者。以義可知，故不解也。然《春秋》四時田獵皆曰「蒐」者，以春蒐之禮行

之故也。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者。若田獵不以其禮，殺傷過多，<sup>②</sup>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以禮田者，則下文「天子不合圍」以下至「不覆巢」皆是也。「天子不合圍」者，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而不合。若諸侯，唯春田不得圍，其夏秋冬皆得圍，圍亦不合。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諸侯不掩群」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群。」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爲夏、殷禮，《下曲禮》爲周禮，義或然也。

**注**「綏當」至「弊之」 正義曰：「綏」字是系旁妥，<sup>③</sup>是登車之索。「綏」字是系旁委，是旌旗之名。經作「綏」字，故云「綏，當爲綏」。云「有虞氏之旌旗也」者，案《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綏』。」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於周，則春夏田用綏。故鄭答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云「下，謂弊之」者，謂弊仆於地也。若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獵止之時，則弊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此

① 「所」，原作「強」，據足利本、阮本改。

② 「過」，原作「遇」，據阮本、衛氏《集說》改。

③ 「系」，原作「系」，據阮本改。下「系」同。

抗綏，以表天子、諸侯之獲。《周禮·大司馬》：「以旗致民」，注云：「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山虞》云：「植虞旗」，《澤虞》云：「植虞旌」，謂田獵罷，致禽旌旗也。並與此綏不同也。「大夫」至「田獵」，「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大夫殺。故《詩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是也。此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謂冬獵之時。然則大綏、小綏者，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綏，異於周也。

注

「佐車，驅逆之車」正義曰：案《大司馬》云：「乃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凡四時田獵，欲止之時，各不同也。案《大司馬》：「春火弊」，謂春時田獵，殺獲禽獸將畢，摠放火焚萊而後止。春用火者，鄭注：「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大司馬》又云：「夏車弊」，注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謂獵人殺禽既畢，布列車乘，摠驅禽獸，而後止息。鄭云：「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鄭即引《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殺禽既畢，佐車休止。但夏時佐車止，百姓未得田獵，鄭云：「百姓田獵」者，因引《王制》之成文。《大司馬》又云：「秋羅弊」，注云：「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大司馬》又云：冬

徒弊」，注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獺祭」至「火田」案《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爲鷹」，草木零落，文相連接，則「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案《魯語》李革云：①「鳥獸孕，水蟲成，於是乎禁罾罞羅網。」又云：「獸長麋天，鳥翼殷卵。」注云：「謂季春時」。然則，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

「豺祭獸，然後田獵」者，案《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之初，豺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者，謂八月時。但鳩化有漸，故《月令》季夏云：「鷹乃學習」，孟秋云：「鷹乃祭鳥」，其「鳩化爲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八月時「鷹化爲鳩」，則八月「鳩化爲鷹」也。故《周禮·司裘》云：「中秋，獻良裘。」鄭司農注云：「中秋，鳩化爲鷹」是也。②「設罝羅」者，案《說文》云：「罝，捕鳥網也。」又《爾雅》云：「鳥罟謂之羅。」罝羅，摠是捕鳥之網。「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者，謂十月時。案《月令》「季秋，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者，謂十月時。

①「李」，浦鏜校云當作「里」。蓋據今《魯語上》校也。

②「鄭司農注云中秋鳩化爲鷹」，按：「中秋鳩化爲鷹」乃鄭玄注，非鄭司農注。

落」，其零落芟折則在十月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撙取材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者，謂未十月之時，十月則得火田。故《羅氏》云「蜡則作羅襦」，注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云「春火弊」是也。若陶鑄之火，則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案《司燿》云：「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知是陶鑄之火者，案《春秋》昭六年《左傳》云：「三月，鄭人鑄刑鼎。」上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鄭其有災乎！」刑鼎則陶鑄也。

「昆，明也」正義曰：案《說文》曰：「昆，同也。」今云「明」者，以字從日，故爲明。「不麋」至「殀天」「不麋，不卵」，據春時特甚。「不殀天」之等亦然。故《國語》云：「獸長麋天，鳥翼殀卵。」是春尤甚。此注云「重傷未成物」，則四時皆然也。《國語》既云「獸長麋天」，「天」與「麋」相連，故鄭云「少長曰天」。豕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

殺。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人以爲出。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爲。祭用數之仞。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輶車索。喪用三年之仞。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暴，猶耗也。浩，猶饒也。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常用數之仞。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樂以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豕宰制國用，及年之豐耗，并喪祭及所蓄積之法。各隨文解之。「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用，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多少，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大年豐，則制用多；若地小年耗，則制用少。



故鄭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者，言欲制國用之時，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制國用。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三十年通融，積聚爲九年之蓄，以見在三萬斛制國之來歲一年之用。量其今年人之多少，以爲來年出用之數。

**注**「通三」至「給爲」正義曰：「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人物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摠得三分，爲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間，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唯有九年之蓄也。」王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而言三十者，舉全數」。兩義皆通，未知孰是也。云「出，謂所當給爲」者，給，謂給百官、賓客及民人也。爲，謂爲造國家器物也。

**注**「算今」至「什一」正義曰：知用「今年一歲經用」者，以下文云「喪用三年之仿」，此直云「數之仿」，故知是一歲之仿也。又知仿爲什一者，以仿是分數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勑」，《考工記》又云「以其圉之防稍其數」。彼注「防」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十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

儲積之蓄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

**注**「不敢」至「車

索」正義曰：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躐之義，故云「越，猶躐也」。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輜，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云「紼，輜車索」者，以停住之時，指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故鄭注《雜記》云：「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天地社稷，故有越紼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故《鄭志》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須人既少，衆官不皆使盡去，不須越紼。故鄭答田瓊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啓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案禮，卒哭而祔，練而禘於廟。此等爲新死者而爲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若

杜預之意，以爲「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同於吉」。故僖公二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注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案《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記》也。

**注**「暴猶至、饒也」 正義曰：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耗，故云「暴，猶耗也」。浩浩是多大之義，<sup>①</sup>故《堯典》云

「浩浩滔天」，故云「浩，猶饒也」。雖有凶旱水溢，民無

菜色者，凶旱，謂凶荒遭旱也。水溢，謂水之汎溢。凡水

旱之歲，歷運有常。案《律曆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

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

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

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

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

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

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

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

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

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爲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

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摠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箇陽九年，一箇陰九年，一箇陰陽各七年，一箇陰陽各五年，一箇陰陽各三年。災歲摠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爲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律曆》之言，此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故以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須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也。然災歲有陽七陰七、陽五陰五，此《記》直云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不云七、五者，此各以其三相因，故不言七、五也。舉六年，則七年、五年之蓄可知。若貯積滿九年之後則腐壞，當隨時給用也。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

① 「浩浩」，阮校云：「閩、監、毛本下「浩」作「者」，衛氏《集說》同。」

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諸侯降期。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縣封，當爲「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人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殯葬日月不同及衣衾牲器之數。各依文解之。

**注**，尊者「至」姻至」

正義曰：天子、

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所引《春秋傳》以下，隱元年《左氏》文。「同軌」者，杜預云：「言同軌，以別四夷之

國。」謂中國諸侯，車同軌轍，盡皆來至。「同盟」者，杜預云：「同在方嶽之盟。」「同位」者，杜預云：「古者行役不踰時。」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故不云「畢」。案《左傳》，大夫言「三月」，士言「踰月」，此摠云「大夫三月而葬」者，此記者皆以降二爲差，故摠云「三月」。《左傳》細言其別，故云「大夫三月，士踰月」。其實，「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案《膏肓》：「休以爲：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爲短。」玄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sup>①</sup>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及大夫之踰月也。」<sup>②</sup>鄭《箴膏肓》以正禮而言，故云「人君殯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人君殯

①「死月死日」，阮本作「往月往日」。按：《左傳》隱元年

《正義》引與阮本同。

②「及」，阮校引盧文弨云當作「乃」。

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爲說。其殯日之義，已具在《上曲禮》疏。其諸侯奔喪，案《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許慎謹案：《易下邳傳》甘容說：①「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鄭駁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案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贈，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喪，又與禮乖。」鄭之所駁，從《公羊》之義。又以《左氏傳》諸侯亦奔喪，但說《左氏》者自違其傳云不奔喪。又難許慎云千里外同姓猶奔喪，與禮乖也。此是鄭氏之意。其諸侯自相奔喪禮，案「《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

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許慎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其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霸，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禮。許慎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姓異姓。《公羊》言當會，許以爲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也」。鄭駁之云：「案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愍，略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者。」鄭氏意，引

①「易下邳傳甘容說」，阮本「甘」作「其」。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云：「《易下邳傳》者，甘容所著《易傳》名，如《漢·藝文志·易》有《淮南道訓》，《詩》有《魯說》，《齊雜記》之類，皆繫地名之。或曰：「傳甘」，疑「侍其」之譌。」按：今標點從陳氏第一說。

《周禮》無同姓異姓之別者，破許慎云「同姓則會，異姓則不會」。鄭又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破《異義》。《左氏》說：夫人喪，士弔，士會葬之文也。案《左氏》昭三年傳云：「君薨，大夫弔；夫人，士弔。」無「士會葬」之文，故云「說者致之」，言「士會葬」實非本傳之辭也。則鄭氏以爲，古者君薨，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會葬。其夫人之喪，則占及文、襄之時，皆士弔，大夫會葬。故鄭云「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庶人」至「貳事」，庶人之喪賤，無碑繹。窆，謂下棺。縣繩下棺，故云「縣窆」。威儀既少，日又促遽，將葬之時，不爲雨而止。庶人既卑小，不須顯異，不積土爲封，不標墓以樹。若士以上，負國恩重，雖在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既無爵命，更無殊禮，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除居喪之外，不供他事。故下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

**注**，縣封「至」辟也。正義曰：知「縣封」當爲「縣窆」者，若封是封上，無縣繫之理，不得與「縣」相連，故知爲窆也。不直云「封當爲窆」而與「縣」相連者，以經有兩「封」，若不連「縣」言之，恐與下「封」相涉，故連「縣」言之也。云「不得引紼下棺」者，士雖無碑，猶有一紼。今庶人無紼，唯以繩縣棺，故云「不得引紼下棺」。云「雖雨猶葬，以其禮儀

少」者，案《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雨，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慎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案《釋廢疾》云：「雖庶人葬，爲雨止。」《公羊》說：「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此等之說，則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云「封，謂聚土爲墳」者，以對上「封」爲「窆」，故明之云「封，謂聚土爲墳」。云《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者，是《周禮》·家人文。既云「爵等」，明有爵者乃有丘封。周以士爲爵，故云「則士以上乃皆封樹」。是庶人不封樹。彼注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又引《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禮記》云：「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鄭云：「蓋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文。案《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云「貳之言」也者，上「貳」是副貳之貳，下「一」是「一」之一。「喪不貳事」者，謂不爲兩事，故讀從「一」之一也。引《喪大記》以下者，證

大夫士在喪有二事也。

**注**「從死」至「牲器」 正義曰：

盧植解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牲牲；卒哭成事，附，<sup>①</sup>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鄭云『謂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生者又無可祭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尚爾，喪後吉祭可知。奠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占祭也。鄭必知祭兼喪祭，與盧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又與葬相對，皆「祭」與「喪」、「葬」連文，是一時之事，故祭中兼爲喪奠也。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故知盧解。<sup>②</sup>鄭言「奠」者，自吉祭之奠及非時祭耳。天子七廟，三昭

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

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

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

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

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大夫三

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大祖，別子始

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

然。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

二廟。庶人祭於寢。寢，適寢也。**疏**正義曰：此

節明天子以下立廟多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

「此周」至「而已」 正義曰：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

周也。鄭必知然者，案《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

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

<sup>①</sup>「附」，阮本作「祔」。按上文亦作「祔」。

<sup>②</sup>「故知盧解」，知一，殿本、庫本作「如」，疑是。按上文

「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

二句，與前引「盧植解云」一致，故云「故如盧解」也。

言此「或云」如「盧解」也。

六。《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桃。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桃，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桃，有二桃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桃』，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桃』，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桃，何得《祭法》云『有二桃』？「難鄭之

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爲「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案《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桃，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章玄成四十八人議』，<sup>①</sup>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案：『《周禮》·守桃職：『奄八人，女桃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

① 「四十八」，今《漢書·章玄成傳》作「四十四」。

章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玄說爲長。一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案《周禮》，唯存后稷之廟不毀。案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①「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注**「大祖」至「君廟」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大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云「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唯因先代之後以封之，

不得爲後世之大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必知然者，以經傳無文。云微子，爲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注**「大祖」至「亦然」正義曰：此據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大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大祖，別子不得爲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大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摠包上三事。如《鄭志》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大祖。」故

①「馬融」，孫詒讓《校記》云：「疑「張融」之誤。」



鄭答趙商問：①《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案《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爲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爲大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於別子，②但始爵者則得爲大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即大夫摠號。故《春秋》殺卿，經皆摠號「大夫」。其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二年《公羊傳》云「紀季以鄆入于齊」，③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又附庸得稱朝，是與諸侯同。注「謂諸」至「二廟」正義曰：案《祭法》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④故云「名曰官師

者」。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摠稱「元士」。故《昏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鄭又知諸侯中士與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注「寢，適寢也」正義曰：此「庶人祭

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唯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杓，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杓，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杓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五祀，謂司命也，中雷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

①「答」，據下文，疑「志」字之誤。

②「於」，阮本作「以」。

③「傳」，阮校引盧文弨云當作「經」。

④「一」，原作「二」，據阮本改。

瀆視諸侯。視，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疏正**

義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及祭天地山川之事。各隨文解之。春曰「杓」者，皇氏云：「杓，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孫炎云：「杓者，新菜可杓。」①「夏曰禘」者，皇氏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秋曰嘗」者，《白虎通》云：

「嘗者，新穀熟而嘗之。」「冬曰烝」者，烝者，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注**此蓋「至」之名。正義曰：疑爲「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②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杓」，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爲禴」，③從此爲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破「禘」爲「禴」，故於《祭義》略之，從可知也。云「周則改之」：春曰

祠，夏曰杓者，案《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又知周「以禘爲殷祭」者，案《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經》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是禘爲殷祭。殷猶大也，謂五年大祭。引《詩·小雅》者，是文

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杓」。而詩先言「杓」後「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韻句也。「于公」，諸塾至不窋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注**「五祀」至「三耳」

正義曰：知「五祀」是司命、中雷、門、行、厲者，案《祭法》云：「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無戶、竈，自外與天子同。明大夫五祀與諸侯同，明知是司命、中雷、門、行、厲也。云「此祭謂大夫有地者」，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云「其無地，祭三耳」者，以《祭法》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也。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案《下曲禮》「大夫祭五祀」，謂戶、竈、中雷、門、行，以爲殷禮。此「大夫五祀」爲有地大夫，五祀之神又別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

①「杓」，孫詒讓《校記》云：「當作『杓』。《公羊》桓八年

阮元《公羊注疏校勘記》引段玉裁云：此「杓」字當作

「杓」。以「杓」釋「杓」，同音詁訓法也。」

②「祭」字原漈滅，據阮本補。

③「鄭」字原漈滅，據阮本補。

無等差，故以《月令》五祀當之，摠爲殷禮。此文天子云「祭天地」，諸侯云「祭社稷」，大夫云「祭五祀」，既別爲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

**注**「視，視其牲器之數」正義曰：案《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案《周禮》，上公饗餼九牢，殮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饗餼七牢，殮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饗餼五牢，殮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祭亦大牢，簋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毼。鄭注《禮器》：「五獻祭，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云「視，視其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強解，合之爲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則此「諸侯」謂是侯爵者，不得摠爲五等諸侯。

**注**「魯人」至「是也」正義曰：知「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

云「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泰山、河、海。」是魯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禮器》又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晉人祭河」也。

### 禮記正義卷第十七

## 禮記正義卷第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

者。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鮌，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

**疏**正義曰：此一

節論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內，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此先王、先公，故云「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祭先公。若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先王、先公，皆謂有德宜世祀者。

**注**「昔夏」至「禮

也」正義曰：案《祭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是「夏郊鮌」。云「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者，案《禮運》云：「杞之

郊也，禹也。」是「杞郊禹」也。殷滅夏之時，殷則不應郊鮌，必應封夏之後，但不知名杞與否。至周封夏後於杞，據《禮運》成文，故云「杞更郊禹」也。不廢殷時夏後已郊禹也。云「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者，案昭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于時子產聘晉，韓宣子問子產：『其何厲鬼？』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問。」如《傳》所云，夏后之時，郊祭鮌以配天。至殷、周之時，鮌雖不配天，以其有功，列於群祀，故云「三代祀之」。但春秋之時，周衰禮廢，不能祀鮌。晉既爲盟主，當代天子祭群神群祀。《傳》之意義，謂晉當代天子攝群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後者。今鄭引之，以證祭無主後，則謂鮌是夏家之先，晉居夏之舊地，鮌無主後，故晉祀之。《禮》之與《傳》，意少異。然夏後有杞而云「無主後者」，以杞不祭鮌，故云「無主後」也。其黃熊之言，稱「入羽淵」。案《爾雅》「鼈三足爲能」，先師或以爲黃熊，義或然也。天子禘祫，禘，禘嘗，禘烝。禘，猶一也。禘，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爲

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凡禘之歲，春一禘而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禘，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諸侯禘禘，互明「禘禘」文。禘一禘一禘，下天子也。禘歲不禘。嘗禘，烝禘。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時祭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之祭，當禘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爲禘祭，唯禘爲時祭之禘，故云「禘禘」。夏秋冬之時，先爲禘祭，後爲時祭，故云「禘禘，禘嘗，禘烝」。

注「天子」至「一禘」正義曰：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案僖公二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未得喪畢。是喪畢當禘。諸侯既爾，明天子亦然。故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云「後因以爲常」者，案《禮緯》「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爲一禘祭，是「後因以爲常」。云「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者，以經云「禘禘，禘嘗，禘烝」，天子位尊，故先爲大禮

也。云「諸侯先時祭而後禘」者，以下文云「諸侯嘗禘，烝禘」，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殷已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禘。《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同，禘亦三年爲一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爲「虞、夏禘祭，每年皆爲」，又云：「三時禘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禘則爲之，不三時俱禘。」然案鄭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又注此云：「春一禘而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又《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禘爲大祭，禘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者，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於禮少四月，文公應合二年十二月而禘大祖廟也。是新君即位之二年，而云「三年喪畢」者，通死君之年爲三年。云「明年春，禘於群廟」者，以僖公八年「禘于大廟」，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有事，禘也。爲仲遂卒，略言「有事」。僖也，宣也，皆八年禘。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前禘當三年，①今二年而禘，故云「明

①「當」，原作「堂」，據足利本、阮本改。

年春，禘於群廟」。案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禘皆各就廟爲之，故云「群廟」。云「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云「自爾」者，謂自三年禘群廟之後，每五年之內再爲殷祭。故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二年禘，僖六年禘，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爲祫，新君三年爲禘，皆祫在禘前。」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則祫當在吉禘之前。故《禘祫志》云：「四月祫，五月禘。不譏祫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既葬，經不入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月祫，不譏。五月即禘，比月而爲大祭，又於禮少四月，故書，譏其速也。」鄭《禘祫志》云：「魯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經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祫，<sup>①</sup>既祫，又即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祫大廟。明年禘於群廟。自此而後，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閏，積二十一月，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

于大廟，躋僖公」，於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二年禘於群廟。自此之後，亦五年再殷祭，與僖同。六年祫，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薨」。十三年，平丘之會，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昭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也。」此是鄭論魯之禘祫。鄭又云：《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此相推況可知。<sup>②</sup>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同也。案《穀梁傳》以年數者不數閏，而鄭數莊公及僖公之喪，皆云「通閏二十一月」者，鄭欲盛言日月闕少，假令通閏，止有二十一月耳。鄭於《禘祫志》除莊公之喪少四月，而答趙商云：「於禮少六月者，通禫月言之也。哀姜之喪，僖三年乃除，僖二年得除閔公喪而祫者，以是喪祭，雖在前喪之內，亦得爲後喪之祭。故《雜記》云「三年之喪，則既顙，其練祥皆行」是也。」此云「三年喪畢，祫於大祖廟。明年春，禘於群

① 「四月夏」，《詩·商頌·玄鳥》疏引作「夏四月」，疑是。  
② 「推況」，浦鏜校曰：「『準』誤『推』。」按：浦校是。孔疏《毛詩·商頌·玄鳥》引此句即作「準況」。

廟，案《玄鳥》箋云：「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大祖」，更有「禘於其廟」之文，不同者，謂練時遷主遞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故《鬯人》云：「廟用脩」，注云：「謂始禘時。」《左氏》說禘，謂既期之後。然則「禘於其廟」，在於練時。而《玄鳥》箋云：「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者，鄭將練禘摠就喪畢祫於大祖而言之，其實禘廟在練時也。熊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未知然否。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故為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為大，祫為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古禘於莊公』，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大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摠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大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為然」。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為正，逸《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與祫祭，祝取群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群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為大也。故孫炎等注《爾雅》云：「皆以禘為五年一大祭。若《左氏》說及杜元凱，<sup>②</sup>皆以禘為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祫

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群祖謂之祫。鄭康成祫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祫，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為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為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為上。禘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唯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諸侯」至「不祫」「祫則不禘」者，虞、夏之制，歲朝皆闕一時之祭也。此從南方始也。南方諸侯，春約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禘，故云「約則不禘」也。「禘則不嘗」，此西方諸侯秋來朝也。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也。「嘗則不烝」，此北方諸侯冬來朝者也。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也。「烝則不約」，此東方諸侯春來朝者也。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廢約也。然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祭也。今不從東方始而從南方

① 「注」，原作「始」，據足利本、阮本、魏氏《要義》改。

② 「杜」，原作「社」，據阮本、魏氏《要義》改。

始者，欲舉春杓得祭者爲始故也。

**注**「虞夏」至「時祭」

正義曰：此云「虞夏之制」者，雜明諸代，不專殷。又此春杓而注云「夏殷」，則知夏殷春祭俱名杓也。「諸侯」

至「烝祫」諸侯降於天子，故「杓」在「植」上也，欲見先時

祭，故「杓」在「植」上。禘、植、祫者，言諸侯當在夏

祭一禘之時，不爲禘祭，唯「植」一祫而已，闕時祭也。不

云「一禘」而云「禘一」者，「禘」在「一」前，與「杓」在「植」

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也。「嘗祫，烝祫」者，謂諸侯先

作時祭烝嘗，然後爲大祭之祫，故云「嘗祫，烝祫」。鄭既

云諸侯「祫歲不禘」，是諸侯當祫之歲，法不作禘。而皇氏

云「諸侯夏時若祫則不禘，若禘則不祫」，故違鄭注，其義

非也。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有

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

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

「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庶人春薦韭，夏薦麥，

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

稻以鴈。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祭天地

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

尺。握，謂長不出膚。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

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

珍。故，謂祭、饗。庶羞不踰牲，祭以羊，則不以牛

肉爲羞。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疏**正義

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所薦之物。各隨

文解之。**注**「有田」至「祭韭」正義曰：知「有田」既祭

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

月「以歲嘗麥，先薦寢廟」。又《土喪禮》「有薦新，如朔

奠」，謂有地之上，大斂小斂以特牲而云薦新，故知「既祭

又薦新」也。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

「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禮記·明堂位》云：「季

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

《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譏其用七月，<sup>①</sup>明當

用六月是也。魯以孟月爲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

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

禽，非正祭也。服虔注桓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

祭宗廟以仲月。」非鄭義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

①「譏」，原作「議」，據足利本、阮本及衛氏《集說》改。



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祫祭，其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案《春秋》桓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書者，《左氏》見其瀆。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以「御廩災」，《左氏》、《公羊》以為不應嘗。僖八年「七月，禘」，鄭以為公會王人于洮，故歸，七月乃禘。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者，鄭《禘祫志》以「十一年齊歸薨，十五年喪終之禘，不擇月。定公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福先公，特為此祭，故不用常月」。此等皆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云「上薦牲用特豚」者，案《儀禮·特牲》：「是有地之上用特牲。今無地之士，薦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云「大夫以上用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也。言「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雖用羔，天子、諸侯亦用餘牲，不皆用羔。

故《月令》：「以彘嘗麥」，「以犬嘗麻」。云「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者，「所謂」，是《禮器》文。士薦而云「百官」者，舉大夫以上而言。上之屬吏，以衆言之，亦曰百官。故任厥問云：「《天官·司裘》注云：『上不大夫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汜闕答曰：「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殺胄。』「百官皆足」，抑謂此也。」引《詩》曰「者」，是《豳風·七月》之篇也。云「四之日」，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其朔旦之時，獻羔，祭用韭，薦於廟。引之者，證「薦用羔」之義。

**注**「新物相宜」正義曰：言「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有此牲穀，兩物俱有，故云「相宜」。非謂氣味相宜。其相宜者，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是也。**注**「握，謂長不出膚」正義曰：《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則膚也。

**注**「故，謂祭、饗」正義曰：案《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

①「汜」，原作「記」，據阮本改。

朔月少牢。一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曰：「見子，具視朔食。」注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也。① 謂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饗」也。

注「祭以」至「爲羞」正義曰：案《有司徹》是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注：「醢食、糝食。」《內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既用少牢，則糝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爲羞。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不稅，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關譏而不征，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麓，山足也。夫圭田無征。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

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

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疏正義曰：

此一節論古者公田不稅及關市、圭田無征之事。各隨文解之。自「古者」以下至「夫圭田無征」，並非周法，故云

「古者」。其「藉而不稅」，正謂殷時。「市廛而不稅」以下，或兼虞、夏，無以言之。② 「公田藉而不稅」者，謂民田

之外，別作公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爲公田。藉之言借也，唯借八家之力，以治此公田。美惡取於此，而不稅民之私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

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價，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内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關譏而不

征」者，征，稅也。關，竟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

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譏禁。禁，謂防遏。「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者，「以時入」

者，「獺祭魚，然後虞人人澤梁」，謂民庶須有採取，隨時而

① 「祭」，衛氏《集說》「祭」下有「饗」字，與注合。

② 「或兼虞夏無以言之」，阮校云：「閩、監、毛本『無』作『殷』，屬上。衛氏《集說》作『或兼虞夏殷言之』，無

「以」字。」

人，官不限禁之。夫圭田無征者，夫，猶治也。畿內無公田，故有圭田。卿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絜白也。言卿大夫德行絜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寬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通土稅之，故注云：「《周禮》之「土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sup>①</sup>「藉之」至「殷時」正義曰：

「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者，案《宣十五年》「初稅畝」，《傳》云「非禮」，謂稅民所自治為非禮。明依禮唯取公田之物，故云「美惡取於此」。引《孟子》者，證三代稅法不同。案《孟子》，滕文公問為國於孟子，孟子對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劉氏及皇氏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而云夏時人衆，殷世人稀，又十口之家，唯得五十畝之地，皆不近人情，未知可否。熊氏：「一說以為夏政寬簡，一夫之地，唯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皆通稅。所稅之中，皆十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此則計田，雖不得什一，理稍可通。既古意難知，故彼此俱載。又鄭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

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鄭注《匠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別也。云「古者，謂殷時」者，以《春秋》宣十五年云「穀出不過藉」。藉，謂借民力也。此經亦云「藉」，皆謂借民力也。助官治田，與「殷七十而助」相當，故云「占，謂殷時」。鄭知周之畿內用夏貢法者，案《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鄭注云：「廛里，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仕田，自卿以下所受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載師》又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又《司馬法》云：<sup>①</sup>

① 「法」字原脫，據浦鏜校及《周禮·小司徒》注引《司馬法》補。

「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計一成百井，井有九家，百井即九百家，而云「一成三百家」者，以此田上中下，除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自餘通率一家受二夫，故「成爲三百家」。是一井九家爲定，無公田也。故鄭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不稅夫」者，謂鄉遂及公邑，若采地即爲井田，稅夫與畿外同。知畿外用助法者，案《詩·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宣十五年云「初稅畝」，《傳》云：「穀出不過藉。」《論語》云：「盍徹乎？」《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皆論公田之事，故鄭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然畿外諸侯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sup>①</sup>故《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故鄭云「邦國亦異外內耳」。但郊內地少，郊外地多，從多言之，故云畿外「制公田，不稅夫」也。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貉小貉。重於十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畿內有參差，皆不同而言之十一。<sup>②</sup>若畿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夫爲井，八家

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爲八家井竈廬舍。是百畝之外別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一十碩粟，而貢十碩，是亦十外稅一也。劉氏以爲「《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若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但不知諸侯郊內，十夫受十一夫之地，若爲作制耳。或畿外地寬也，一夫受百一十畝之地，與畿內異也。<sup>③</sup>「周禮」至「譏也」正義曰：

引《周禮》者，證凶荒之時，雖無征稅，猶須譏禁。禁，謂防遏爲重。其殷，則雖無凶荒，縱不賦稅，猶須譏禁，與周凶荒時同。則門關有稅，但不知稅之輕重。<sup>④</sup>「麓，山足」

正義曰：案《僖十四年》「沙鹿崩」，《穀梁傳》云：「林屬於山爲鹿。」鹿，山足也。案鄭注《大司徒》云：「竹木曰林，

①「外」，衛氏《集說》作「內」。庫本《考證》：「刊本『內』訛『外』。」

②「皆不同而言之十一」，殿本、庫本「皆」字在「十一」上，「不同」二字屬上句。義勝。

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林、麓、川、澤之異也。

**注**「征稅」

至「什一」正義曰：《載師》云：「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又云：「凡任地，國宅無征。」是征謂稅也。引《孟子》書者，

證卿以下有圭田。謂之圭者，圭，繫也，言德行繫白也，而

與之田。殷所不稅者，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故

鄭云「此即《周禮》之上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者，《載

師》文也。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治宮室、城

郭、道渠。**疏**正義曰：此一經前，明以殷法，此則兼通周

禮。二日，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二日。

自下皆然。案《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

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二日。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

粥，賣也。請，求也。**疏**正義曰：田地里邑，既受之於公，

民不得粥賣。冢墓之地，<sup>①</sup>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

請求餘處。司空執度度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

度，丈尺也。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觀寒煖燥

濕。沮，謂菜沛。量地遠近，制邑井之處。興事任

力。事，謂築邑、廬、宿、市也。凡使民，任老者之

事，食壯者之食。寬其力，饒其食。**疏**正義曰：此

節論司空居民并任以事食之事。言「司空執度度地」

者，謂司空執丈尺之度，以量度於地，居處於民，觀山川高

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又當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

**注**「觀寒」至「菜沛」正義曰：言「觀寒煖」，解「四時」，

「燥濕」，解「山川沮澤」。燥謂山也，濕謂川與沮澤。謂

「菜沛」者，何胤云：「沮澤，下濕地也。草所生為菜，水所

生為沛。言沮地是有水草之處也。」**注**「制邑井之處」

正義曰：案《小司徒》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為

邑之處，謂平原之地，衍沃之所，堪造邑井，即《左傳》所

謂「井衍沃」也。若山林藪澤，則不堪邑井也。**注**「事，

謂築邑、廬、宿、市也」正義曰：上云用民之力，唯三日而

已，故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此言「興事」，言「興」則

用力難重，故云「事，謂築邑」。築邑，則築城也。又築廬

之與宿及市。案《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

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是也。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

壯者之食」者，凡國家為役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功

①「墓」，原作「墓」，據足利本、阮本改。

②「案」，原作「築」，據阮本改。

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役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廩餼牲體，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食壯者之食」。壯者從老者之功，故注云「寬其力」；老給壯糧，故云「饒其食」。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使其材執堪地氣也。廣谷大川異制，謂其形象。民生其間者異俗，謂其所好惡。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謂其情性緩急。五味異和，謂香臭與鹹苦。<sup>①</sup>器械異制，謂作務之用。衣服異宜。謂氈裘與絺綌。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教，謂禮義。政，謂刑禁。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卧則僂。不火食，地氣煖，不爲病。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sup>②</sup>有不粒食者矣。

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事雖異，各自足。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中國及四夷居處、言語、衣服、飲食不同之事。<sup>③</sup>各隨文解之。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者，材，謂氣性材執。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王者居處，各須順其性氣材執，使堪其地氣。故盧植云：<sup>④</sup>「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即其義也。**注**情性緩急。正義曰：性，謂稟性自然。故《孝經說》云：「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金性則然。」

①「苦」，原作「若」，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②「羽毛」，原作「毛羽」，據《唐石經》及余本、撫本、岳本乙正。  
③「飲食不同」，「食」原作「會」，「同」原作「別」，據足利本、阮本、衛氏《集說》改。  
④「廬」，原作「廬」，據阮本改。

義，火性則禮，水性則信，土性則知。」《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是賦命自然。情者，既有識知，心有好惡，當逐物而遷，故有喜怒哀樂好惡。此經云「剛、柔、輕、重、遲、速」，天生自然，是「性」也，而連言「情」者，情是性之小別，因「性」連言「情」者耳。若指而言之，則上文「異俗」是情也，故注云「謂其所好惡」；今經有「剛、柔、輕、重、遲、速」六事，而注唯云「緩急」者，細別則有六，大摠唯二：剛、輕、速，摠是急也；柔、重、遲，摠是緩也。此大略而言。人性不同，亦有柔而躁者，<sup>①</sup>剛而遲者。故《尚書》云皋陶「行有九德」是也。注「謂作務之用」正義曰：「作務之用者，謂民之作務所用，五方不同。故《考工記》若粵之用鑄，胡之用弓車，故云「器械異制」。器，謂摠用之器。械，謂兵器。故《公羊傳》何休云：「攻守之器曰械。」「脩其」至「其宜」俗，謂民之風俗。宜，謂土地器物所宜。教，謂禮義教化。政，謂政令施為。言脩此教化之時，當隨其風俗，故云「不易其俗」。「齊其政」者，謂齊其政令之事，當逐物之所宜，故云「不易其宜」。教主教化，故注云：「教，謂禮義。」政主政令，故注云「政，謂刑禁」也。「中國」至「曰譯」正義曰：從此以下，至「北方曰譯」，摠論四夷、中國之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者，舉「戎夷」則

「蠻狄」可知。「五方之民」者，謂中國與四夷也。「文身」者，謂以丹青文飾其身。「有不火食者」，以其地氣多燠，雖不火食，不為害也。言「有不火食者」，亦有火食者。「雕題交趾」者，雕，謂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非唯雕額，亦文身也。故仲雍居吳越，《左傳》云「斷髮文身」。趾，足也。言蠻卧時，頭嚮外，而足在內而相交，故云「交趾」。不云「被髮」者，髮斷故也。

「衣皮，有不粒食者矣」者，以無絲麻，唯食禽獸，故「衣皮」。地氣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衣羽毛穴居」者，東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居」。其「有不粒食者」，與西戎同。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者，言中國與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者，言中國與四夷，皆有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其事雖異，各自充足。「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者，以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者，謂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其通傳東方之語

①「躁」，浦鏜據衛氏《集說》校，謂當作「速」。疑是。

官謂之曰「寄」，言傳寄外內言語。通傳南方語官謂之曰象者，言放象外內之言。其通傳西方語官謂之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其通傳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者，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①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②四曰滿飾，五曰鳧臯，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③三曰焦僇，④四曰跛踵，⑤五曰穿胸，六曰僇耳，七曰狗軹，八曰韋春。」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⑦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僇夷，二曰戎央，⑧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注**「雕文」至「爲病」正義曰：案《漢書·地理志》云：⑨「越俗斷髮文身，⑩以辟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以東方、

- ①「依東夷傳九種」，阮校云：「段玉裁據《後漢書》，「九種」下補「曰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李巡注《爾雅》云「共二十五字，而後接「一曰玄菟」句。盧文弨依《爾雅》疏增改作「依《東夷傳》，夷有九種：曰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 ②「麗」，足利本、阮本作「驪」。
- ③「首」，原作「者」，據足利本、阮本、衛氏《集說》改。
- ④「三」，原作「首」，據足利本、阮本、衛氏《集說》改。
- ⑤「跛踵」，阮校云：「監、毛本「跛」作「跂」，衛氏《集說》同。」今按：《山海經·海外北經》有跂踵國，郭璞注：「其人行，脚跟不着地也。」
- ⑥「韋春」，「韋」，足利本、阮本作「旁」，衛氏《集說》同。阮校引盧文弨云：「韋」字譌，皇侃《論語疏》作「旁脊」。孫詒讓《校記》云：「當作「旁春」。《易林·剝之乾》云：「穿胸狗邦，僵離旁春。」春與邦韻，則作「春」、「脊」非。「戎者兇也」，原作「或者兇戎」，據足利本、阮本、衛氏《集說》改。
- ⑦「戎央」，阮校云：「監、毛本「央」作「夷」，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戎夷」，《小學紺珠》作「戎夫」，皇疏作「依貊」，《爾雅疏》作「戎夷」。」
- ⑧「云」，原作「文」，據浦鏜校改。
- ⑨「斷」，原作「被」，據阮本、魏氏《要義》改。按《漢書·地理志》亦作「斷」。
- ⑩



南方皆近於海，故俱文身。云「浴則同川，卧則儻」者，言首在外而足相鄉內。故《典瑞》注云：「儻而同邸。」正本直云「卧則儻」，<sup>①</sup>無「同」字。<sup>②</sup>俗本有「同」字，誤也。

「皆俗」至「鞮者」正義曰：言寄、象、狄鞮、譯，皆是四夷

與中國皆俗閒之名也。<sup>③</sup>云「依其事類耳」者，中國通傳之人，各依其當方事之比類而言說之。即寄者，寄付東方之言。象者，象似南方之言。是「依其事類」也。云「今冀部有言狄鞮者」，今日之言，必有從於古，欲證占有狄鞮之言。<sup>④</sup>「鞮」與「知」聲相近，故「鞮」爲「知」也。凡居民，

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得，猶足也。無曠上，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立小學、大學。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居民與

地相得，及食節事時，勸功、尊君、立學之事。「食節」，

謂食得其節。「事時」，謂事得其時。「樂事」，謂民樂悅事務。「勸功」，謂勉勵立功。「尊君」，謂臣民尊君。「親上」，謂在下親愛長上。民富而可教。謂民事既得如此，然後可得「興學」也。

## 禮記正義卷第十八

①「正」，浦鏜校云：「正」，疑「定」字之誤。

②「無」，原作「足」，據阮本、魏氏《要義》改。

③「皆俗」，浦鏜校云：「皆」，疑衍字。

④「證」，原作墨丁，據足利本、阮本補。

## 禮記正義卷第十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紕惡。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帥，循也。不循教，謂敖很不孝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

酒養老。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序，<sup>①</sup>覲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不變，移之遂，如初禮。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爲習禮於遂之學。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可使習禮者。學，大學。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sup>②</sup>能習禮則爲成士。樂正

① 「序」，余本、撫本、岳本、阮本皆作「居」，疑是。

② 「成」，原作「之」，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崇四術，立四教，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

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

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

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人大學。」順先王《詩》、

《書》、《禮》、《樂》以造士：順此四術而教，以成是

上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

《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

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

相成。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

元士之適子，<sup>①</sup>國之俊選，皆造焉。皆以四術

成之。<sup>②</sup>王子，王之庶子也。群后，公及諸侯。凡人學

以齒。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將出學，小胥、

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

樂正以告于王。此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群后之

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

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王命三公、九卿、大夫、

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亦謂使習禮以

化之。不變，王又親爲之臨視，重弃賢者子孫。<sup>③</sup>此習

禮，皆於大學也。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樂，重弃

人。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

齒。棘，當爲𦵏。𦵏之言偏，使之偏寄於夷戍。不屏於

南北，爲其大遠。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

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移名於司馬。司馬，夏

官卿，主邦政者。<sup>④</sup>進士，可進受爵祿也。**疏**正義曰：此

一節論司徒脩禮明教、上賢黜惡、教學升進之事。各隨文

解之。「脩六禮以節民性」者，六禮，謂冠一，昏二，喪

<sup>①</sup>「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王引之《述聞》引王念孫云：

「『卿』上當有『公』字。《白虎通義·辟雍類》引《王

制》云『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則班所見本原有『公』

字。本疏上文引《書大傳》亦云『公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

<sup>②</sup>「術」，原作「待」，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及魏氏《要

義》、衛氏《集說》改。

<sup>③</sup>「重」，原作墨丁，據阮本補。

<sup>④</sup>「主」，阮本作「掌」，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阮校云作「掌」是。

三，祭四，鄉五，相見六。性，稟性自然，剛柔、輕重、遲速之屬。恐其失中，故以六禮而節其性也。「明七教以興民德」者，七教，即父子一，兄弟二，夫婦三，君臣四，長幼五，朋友六，賓客七也。德者，得也，恐人不得其所，故以七教以興舉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此六禮、七教，並是殷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齊八政以防淫」者，八政，一曰飲食，二曰衣服，三曰事爲，四曰異別，五曰度，六曰量，七曰數，八曰制。淫，謂過奢侈，故以八政禁令之事以防淫。淫過之失，貴賤同有，故不云「民淫」。「一道德以同俗」者，道，履蹈而行。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致恭孝之心。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謂以恩惠逮及之，不足則孤獨者也。尊上賢人，所以崇獎有德。簡去不肖，所以絀退惡人。從「司徒」以下，至「升諸司馬，曰進士」，皆是司徒所掌教之事。既云「上賢崇德，簡不肖絀惡」，摠之於此，從「命鄉簡不帥教者」至「終身不齒」，論絀惡之事。謂鄉人人學，不帥師教，屏退絀除也。自「命鄉論」至「曰造士」，論崇德之事。謂鄉人人學，德業有成，升名進於司徒。又鄉人所學，須有經術。自「樂正崇四術」，至「《詩》、《書》」，明所習業之事。非唯鄉人所教如此，王子、公卿之子亦當須教，其不肖者亦當

退之。自「王太子」以下，至「終身不齒」，論教王子等屏退之事。但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爲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爲造士。於是大樂正之官，摠論鄉人造士及王子等造士以告於王，升諸司馬，故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是摠包鄉人及王子及公卿之子學業成者。■「帥循」至「司徒」正義曰：「帥，循也」，《爾雅·釋詁》文。云「鄉屬司徒」者，六鄉大夫，皆司徒統領。《周禮》鄉皆屬地官，是「鄉屬司徒」也。「耆老」至「事焉」司徒命此鄉學簡擇不帥教者以告司徒，司徒乃命鄉內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鄉學內爲此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於鄉學習此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大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與在鄉射飲酒，執行事焉。使俊士與之以爲榮，惡者慕之而自勵。此言「國之俊士」，則非唯鄉內之人。■「耆老」至「養老」正義曰：摠言「耆老」，其數則衆，故知「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

①「正」，原作「王」，據阮本改。

則《書傳略說》云：「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是也。「鄉中老賢」，謂鄉人不仕，年老有德行者。故《鄉飲酒》云：「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鄉中致仕者。君子，國中有盛德者。」云「朝，猶會也」者，恐有朝王之嫌，故云「朝，猶會也」。云「此庠，謂鄉學也」者，以「習射上功」在州學，「習鄉上齒」在黨學。恐此是州黨之學，故云「庠，鄉學也」。謂初時耆老聚會於庠學，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就黨學上齒，①習射、習鄉，各在一處，則不得同日也。云「鄉，謂飲酒也」者，言經中「習鄉」，謂飲酒者，此「鄉」既有「上齒」之文，故知謂鄉飲酒也。云「鄉禮春秋射」者，案《州長職》云：「春秋而射于州序。」然則射于州序而云鄉射禮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可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之有事，則就鄉學，是鄉學得爲射也。云「鄉禮春秋射」者，解習射之處也。云「國蜡而飲酒養老」者，周之十一月，國家蜡祭之時，黨正鄉飲酒而養老。案《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知此經「習鄉」非正月鄉學飲酒者，以鄉學飲酒無正齒位之事。此云「上齒」，案《黨正職》云：「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又《禮記·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解此「鄉」爲黨正飲

酒。謂之「鄉」者，黨、鄉之屬，故云鄉也。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別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爲之，亦謂之飲酒。  
**注**「中年」至「觀焉」正義曰：案《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上云「命鄉簡不帥教者」，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不帥教敖很之人，爲之習射、習鄉。此注云「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中猶間也，謂間一年而考校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左鄉者移右。下云「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更簡不帥教者。故注云「中年又爲之習禮」，間四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移之遂」者，謂七年之時。故注云「又中年，移之遂」，間六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屏之遠方」者，謂九年之時。鄭注不云「間年」者，②以九年限極，不須云「間年」也。云「亦復習禮於鄉學」者，習禮，謂「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故經云「如初」。  
**注**「郊鄉」至「郊學」正義曰：此「郊」，謂近郊也。以遠郊之內，六鄉居之。若鄉民近國城，及國內之人，其學在

①「上齒」，阮校云：「閩、監、毛本作「習鄉」。」據下文，疑是。

②「云」，原作「去」，據阮本、衛氏《集說》改。

國中，或在公宮之右，或在公宮之左，故前云「右鄉」。<sup>①</sup>若鄉人遠國城，在近郊之外者，則學在近郊，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

**注**「遠郊」至「之學」 正義曰：案《司馬法》

曰：「百里郊，二百里野。」<sup>②</sup>《遂人》云：「掌邦之野。」既

百里爲野，遂之所居，故知「遠郊之外」。云「遂大夫掌之」

者，謂遂大夫掌所職二百里中也。且此不帥教者，移之在

遂，不應鄉大夫臨之，故亦「遂大夫掌之」，遂大夫亦帥國

之俊選於遂學而行禮也。但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

位，遂則縣與州同，鄙與黨同，未知縣正主射、鄙師主正齒

位以否，亦應與鄉不異，但《周禮》不備耳。但縣、鄙皆屬

於遂，雖各立學，摠曰遂學。或遂之所居縣鄙不立縣鄙之

學，有事則在遂學，與鄉同。**注**「遠方，九州之外。齒，

猶錄也」 正義曰：「九州之外」，於周則夷、鎮、蕃也。蓋

隨罪之輕重而爲遠近之差。若王子、公卿之子，雖屏夷

狄，但居夷狄之內畔。故下注云「不屏於南北，爲其大

遠」。明鄉人則屏於南北也。「齒，猶錄也」者，案《文王世

子》云：「占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以年相次，是錄其長幼，

故云「齒，猶錄也」。**注**「移名」至「藝者」 正義曰：大司

徒之官，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秀異之上者，

升於司徒。先名惟在鄉，今移名於司徒，謂錄名進在司

徒，<sup>③</sup>其身猶在鄉學。云「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謂鄉大夫考此鄉學之人有德行道藝者。德行，謂孝友之徒。道藝，謂多才藝。此唯升名司徒，未即貢舉入官也。案《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

者能者。謂鄉人有能有賢者，以鄉飲酒之禮興之，獻賢能

之書於王，名則升於天府，身則任以官爵。則下文云：「大

樂正論造上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彼

據鄉人，故二年一舉；此據學者，故中年考試。殷、周同

也。熊氏以爲，此中年舉者爲殷禮，鄉大夫三年舉者周

法，其義非也。**注**「可使習禮者。學，大學」 正義曰：

案《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此升於大學「曰俊士」

之人，年以二十，故「可使習禮」。云「學，大學」者，案《尚

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

學，<sup>①</sup>二十入大學。」又《書傳略說》：「餘子十五入小學，十

①「右鄉」，浦鏜校云：「右鄉」下當有「左鄉」二字。

②「二百里野」，孫詒讓《校記》云：《載師》注引《司馬法》

云「三百里野」，此誤。」

③「錄名進」三字原模糊，據足利本、阮本釐清。

④「三」，阮校云：「閩、監、毛本『三』作『五』，衛氏《集說》同。」

八人大學。」其鄉人當與餘子同，故知二十習禮之時在大學也。此升於學者，謂身升於大學，非唯升名而已。

「不征」至「成士」正義曰：征，謂力役，故云「不給繇役」。

此繇役者，供學及司徒細碎之繇役也。上文「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者，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繇役，以藝業未成。次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者，身雖升學，亦以學未成，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既成，免其繇役。定本云「升之學」，無「大」字。升諸司徒則不征於鄉，升之於學則不征於司徒，皆免其繇役者，是為造成之士。云「能習禮則為成士」者，以二十習禮，禮以立身，故為成士。然習禮必年二十。案《書傳》「適子二十人大學，餘子十八人大學」，然則升名司徒，未入大學，已能習禮為造士者，二十習禮，舉其大綱，若其性識聰明，則亦早能習之。

「樂正」至「大學」正義曰：「樂正，掌國子之教」者，案《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引《虞書》：「命汝典樂，教胄子」者，證以樂官教胄子之義。孔注《尚書》云：「胄，長也。謂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云「高尚其術，以作教也」者，謂樂正之官，當光揚尊崇此四術以為教。謂敷暢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引《尚書傳》曰「以下，《書傳略說》文。」順先王《詩》、

《書》、《禮》、《樂》以造士。樂正之官，依順此古昔先王之道，則《詩》、《書》、《禮》、《樂》之等教之，①造成此士。術者，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謂之術。

「春夏」至「相成」正義曰：鄭以經云「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教《詩》，故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所以《詩》得為聲者，《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樂聲播之，故為聲。若以聲對舞，則聲為安靜，舞為鼓動；舞為陽，聲為陰。故《大胥》云：「春釋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是也。就舞之中，奮動甚者屬陽，奮動靜者屬陰。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習羽籥」是也。云「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者，《書》者，言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為安靜，故云「《書》、《禮》者事，事亦陰也」。《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云「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者，若不互言，當云「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以《禮》、《書》，則是春夏但教以《樂》、《詩》，不教《禮》、《書》，秋冬

①「則詩書禮樂之等」，阮校云：「毛本無『之』字。衛氏《集說》「則」作「以」，亦無『之』字。」

但教以《禮》、《書》，不教以《樂》、《詩》。言其四術，不可暫時而闕，今交互言之，云春教《樂》，明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逐其陰陽，以爲偏主耳。

**注**「皆以」至「諸侯」 正義曰：「皆以四術成之」，解經「皆造焉」，謂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國之俊選，皆以四術造焉。云「王子，王之庶子也」者，以經云「王太子」，乃云「王子」，故知是庶子也。云「群后，公及諸侯」者，以經「群后」之下即云「卿大夫士」，無「諸侯」之文，故知群后之中，是「三公及諸侯也」。

**注**「皆以長幼受學」 正義曰：「長幼受學」，雖王太子亦然。故《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是其事也。

**注**「此所」至「止也」 正義曰：「此所簡者，謂王太子」以下者，承上鄉之學下，恐所簡兼有鄉人，故明之也。云「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者，案《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一人。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皆屬大司樂，故云「樂官屬也」。云「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者，以上文鄉人中年考校，恐此亦中年，故明之也。知「九年」者，以下即云「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無移左鄉、右鄉及移郊遂之事，故知是九年學止也。

**注**「習禮皆於大學也」 正義

曰：若殷人，習禮在於大學，即《明堂位》云「瞽宗，殷學」，《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殷之大學也。若周，<sup>①</sup>則大學曰東膠，瞽宗不得爲周之大學也。故鄭注《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則周之尋常習禮，於殷學之中。至九年，爲王子不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學。然則「餘子十八人大學，嫡子二十人大學」者，皆是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學在公宮左，大學即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即有虞氏之庠。其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詩》則無文。鄭注云：「弦，謂以絲播《詩》。」則習《詩》亦在瞽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二十人大學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四術。故此注云「習《禮》皆於大學」，是周之大學亦習《禮》也。

《禮》既在瞽宗，又在大學，則其餘亦可知也。

**注**「棘當」至「大遠」 正義曰：「棘之言偏」者，案《漢書》云西南有棘夷，知非彼夷而讀爲「偏」者，以與「寄」文相對。寄非東方

① 「若」字原泯滅，據阮本補。



夷名，是寄旅之意，則「𦵏」亦非西方夷名，故以為逼迫於夷狄也。云「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者，案《漢書·地理志》云：「南北萬二千里，東西九千里。」<sup>①</sup>又《帝王世紀》：

「南北萬二千三百六十八里，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漢地既然，則占亦應爾，<sup>②</sup>皆南北長，東西短。故鄭此注云：「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大樂」至「進士」此大樂正之

官，論造士之中最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升名於司馬，論之曰「進士」，言進受爵祿也。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人學為造士者，亦同於此。

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所貢於王，亦當升諸司馬。以司馬掌爵祿，故有司上屬焉。其職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即知但人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但文不具耳。司

馬辨論官材，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各署其所長。

論定然後官之，使之試守。任官然後爵之，命之。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以不任大夫也。有發，則命

大司徒教士以車甲。乘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謂擐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言技，謂此七者。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欲專其事，亦為不德。出鄉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仕於家者，出

鄉不與士齒。亦賤。

**疏**正義曰：此一節主論司馬之

官用其人，及發兵論射御，及居官黜退之事。

「司馬辨論官材」，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狀授與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論進士之賢者」，謂司馬辨論之後，不堪者屏退，論量進士賢者以告於王。告王之時而正定其論，各署

①「案漢書」至「九千里」，浦鏗校云：「案《漢書》作『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東西九千三百二里』，與下所引《帝王世紀》正同，疑二書名互誤也。」

②「古」，衛氏《集說》作「周」。

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論定然後官之」者，謂既論擬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任官然後爵之」者，謂堪任此官，然後爵命之。「位定然後祿之」者，謂既受爵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祿。

注「以不任大夫也」正義曰：以經云「大夫廢其事」，故知不堪任大夫也。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有發」至「車甲」「有發」，謂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此士卒以車甲

之事，謂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注「有發，謂有軍師發卒」正義曰：知「發」是「發卒」者，以經云「教士以車甲」，故知「發，謂軍師發卒」也。「凡執」至「士齒」「執技」

之事，凡有三條。上條論課試武夫技藝之事；中條論執技之人，并射御之外，祝、史、醫、卜之等；下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爲一事，以其賤，故出鄉不與士齒。「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者，言此既無道藝，唯論力

以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使之擐露臂脛，角材力，決射、御勝負，見勇武。注「言技，謂此七者」正義曰：

七者，謂祝一，史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

「射、御」前經以顯，此重云者，上論所試之時，此論與祝、史、醫、卜並列，見其色目。注「欲專其事，亦爲不德」

正義曰：所以「不貳事，不移官」者，欲使專一其所有之事。非但欲使專事，亦爲技藝賤薄，不是道德之事，故不許之。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必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

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附從

輕，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

重，猶赦之。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心。」即，或爲「則」。論，或爲「倫」。郵罰麗於事。

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

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也。意論輕重之序，

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

罪，本心有善惡。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盡其情。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

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史，

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sup>①</sup>異其死刑之罪而

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

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

槐，三公位焉。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

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

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三公以獄

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又，當作

「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凡作刑罰，輕無赦。法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

君子盡心焉。變，更也。析言破律，亂名改

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

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

及俗禁。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

殺。淫聲，鄭、衛之屬也。異服，若聚鵠冠、瓊弁也。奇

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室。行僞而堅，言僞而

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皆謂虛

華、捷給、無誠者也。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

衆，殺。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

違制。此四誅者，不以聽。爲其爲害大而辭不可

明。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亦爲人將易犯。

有圭璧金璋，<sup>②</sup>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

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

①「獄」，原作「獄」，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②「圭璧金璋」，王引之《述聞》云：「『金』，當作『宗』。宗

者，琮之假借字也。琮從宗聲而借用宗，猶璋從章聲

而借用章耳。篆書隸書宗、金二字皆相似，故『宗』訛

爲『金』。琮亦圭璧之類也。圭璧琮璋，《聘禮》所謂

四器。《家語·刑政篇》載此文作「圭璋璧琮」，用本

字也。《易林·需之井》：「圭璧琮璋，執贄先王。」其

次序正與《王制》合。」按：如王說，本節孔疏「圭璧金

璋」凡三見，其「金」字亦當作「宗」。

市；戎器，不粥於市。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纒多少。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猶善也。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物未成，不利人。木不中伐，不粥於市；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關，竟上門。譏，呵察。

**疏**正義曰：此一節摠明論司寇聽訟、刑罰、禁止之事。<sup>①</sup>各隨文解之。從此至「赦從重」，論司寇正刑明辟之法。「正刑明辟」者，謂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一，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言「正刑

明辟」，聽訟之時，刑法宜慎，不可專制，故必須三刺以求民情。「有旨無簡不聽」，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旨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為罪也。「附從輕」者，附，謂施刑。施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則「罪疑惟輕」是也。「赦從重」者，謂所犯之罪，本非意故為，而入重罪。今放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即《尚書》云「眚災肆赦」是也。

**注**「一曰」至「萬民」正義曰：案《周禮·司刺》云：「壹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其一問可殺與否於群臣。群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群吏。群吏謂庶人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庶人謂萬姓眾來觀者。此三刺雖以殺為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

**注**「簡誠」至「為罪」正義曰：旨，意也。簡，誠也。言犯罪者雖有其意而無誠實者，則不論之以為罪也。

**注**「雖是罪可重，猶赦之」正義曰：此「赦從重」，與上「附從輕」，皆是從重入輕。所以再見其文者，「附從輕」，謂施刑從輕；「赦從重」，謂放赦從重，所以異也。「凡制」至

<sup>①</sup>「摠明」，衛氏《集說》無「明」字，疑是。

「於事」此一條論造制五刑，須合天意，輕重施於刑罰，必附本情。「必即天論」者，即，就也。論，謂論議。言制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言論議刑時，亦當好生，又就天道，使生殺得中。「論，或爲倫」，倫，理也。謂就天之倫理，即是好生及好殺得中之理，故鄭云「言與天意合」。「郵罰麗於事」者，郵，過也，謂斷人罪過。罰，謂責罰其身。麗，附也。言斷人罪過及責罰其身，皆依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他別事而爲喜怒也。

**注**「制斷」至「爲倫」

正義曰：經云「制五刑」，必論古人造制五刑。下云「必即天論」及「郵罰麗於事」，皆論斷罪之法，故以「制」爲斷，非言初制五刑。制是裁制，故爲斷也。引「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心」者，證經「即」爲「即就」之義。案宣元年《公羊傳》云：「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閔子性孝，以爲在喪從戎，不即人情。爲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言「論，或爲倫」者，諸本或有作「倫」者，故云「或爲倫」也。凡聽「至「成之」原，本也。權，平也。①凡犯罪之人，或子爲

父隱，臣爲國諱，雖觸刑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者本其宿情，立其恩義，爲平量之，恕而免放。「意論輕重之序」者，意，謂思念也。聽訟者以盡意思念，論量罪之輕重次序，不有越濫也。「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者，謂謹慎測度罪人意之善惡淺深之量，「以別之」，謂分別善惡，使不相亂。「悉其聰明，②致其忠愛，以盡之」者，謂聽獄之人，盡悉己之聰明，尋其事之根本。又致其忠恕仁愛，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罪人情，不有抑屈。「疑獄，汜與衆共之」者，疑獄，謂事可疑難斷者也。汜，廣也。己若疑彼罪而不能斷決，當廣與衆庶共論決之也。「衆疑，赦之」者，若衆人疑惑，則當放赦之。故《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小大，猶輕重也。比，例也。已行故事曰比。此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必察案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成獄」至「制刑」「成獄辭」者，謂獄史初責覈罪人之辭，③已成定也。「史以獄成告於正」者，史，司寇吏也。正，獄之正

①「平」，原作「本」，據阮本改。

②「明」字原難以辨識，據足利本、阮本釐清。

③「史」，阮本、衛氏《集說》作「吏」。

也。吏以成辭告於正也。正聽之者，正得吏告罪成

之辭而又聽察也。「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者，正聽已

竟，又以獄成之辭告於大司寇也。「大司寇聽之棘木之

下」者，大司寇得正之告而又聽察於棘木之下，謂王之外

朝也。「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者，大司寇與公卿在

朝槐棘之下聽獄訟成，以告於王也。王命三公參聽

之，王既得司寇之告成辭，而刑辟不可謬妄，故王又命三

公與司寇及正，更共參準聽之也。「三公以獄之成告于

王」者，三公參聽，得其情實，以獄成辭以告於王也。

「王三又」者，三，三事也。又，當爲「有」。有，寬也。王得

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寬之也。**注**「正於至」至「所置」

正義曰：案《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

者，鄉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士、縣

士、方士之等。云「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者，案《漢

書·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

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

此《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注**「周禮」至「位

焉」正義曰：《周禮》鄉、師之屬「至」職聽於朝，是《鄉

士》及《遂士》、《縣士職》文。云「異其死刑之罪」者，鄭云

「異，謂殊其文書」。謂殊異其應死刑之罪，別爲簿書而要

之。鄭云：「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即是囚之

伏辯，錄爲要狀。云「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者，案

《朝士職》「掌外朝之法」，云「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

達窮民焉」。罷民則是犯罪之人，<sup>①</sup>故知聽於外朝也。云

「左九棘」至「三公位焉」，皆《朝士職》文。故其職云：「左

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

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

後。」鄭云：「棘，取赤心而外刺。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

此。」鄭康成以爲此外朝位在臯門內，庫門之外。**注**「王

使」至「其期」正義曰：經直云「王命三公參聽之」，得知

「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者，以「參聽之」，是三公之外

共人相參而聽之。上既有正與司寇，故知司寇及正在焉。

云《周禮》：王欲免之，乃命三公會其期」者，案《周禮》，鄉

士掌六鄉之獄，「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六遂之

獄，「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獄，「若欲

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此《遂士職》文也。獨舉《遂

士》「公會其期」者，以經云「王命三公」，故舉遂士言之。

舉中以見上下，則六鄉王自會之，縣野之獄，王命六卿會

①「人」，原作「又」，據阮本改。

之，六卿以獄告于王也。

**注**「一宥」至「遺忘」正義曰：

此「一宥」以下，是《周禮·司刺》文。鄭康成云：「識，審也。不審，若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過失者，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王恐有此三事致罪，故令以三事宥之。若不當三事，故造罪者，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此文起例，故云「凡作刑罰」也。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也。若輕者輒赦，則犯者衆也。故《書》云「刑故無小」，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也。「刑者」至「心焉」此說刑之不可變改，故云「刑者，例也」。上「刑」是刑罰之刑，下「例」是例體之例，訓此刑罰之「刑」，以為例體之「例」，言刑罰之刑，加人例體。又云「例者，成也」，言例體之例，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以聽刑焉，則上「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正義曰：盧云：「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為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若巫蠱及俗禁」者，案《漢書》，武帝時江充埋桐人於大子宫是也。初，江充曾犯大子，後王將老，<sup>①</sup>欲立大子，大子立，必誅充。充遂謀大子，為桐人六

枚，埋在大子宫中，乃讒大子於帝曰：「臣觀大子宫有巫氣。」<sup>②</sup>王遂令江充檢之，<sup>③</sup>果掘得桐人六枚，盡以針刺之。大子以自無此事，意不服，遂殺充。武帝故怒，遂遣丞相劉屈氂將兵伐大子。<sup>④</sup>大子急，竄於湖縣民家而藏。後事發，太子遂自殺而死於其處。湖關老人訟大子無罪，<sup>⑤</sup>帝乃悔之，因立園陵於湖縣，故思子，望子歸來。蠱者，損壞之名。故《左傳》云「皿蟲為蠱」，是蟲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俗禁」者，若前漢張竦行辟反支，《後漢書·郭躬傳》有陳伯子者，<sup>⑥</sup>出辟往亡，人辟歸忌是也。

**注**「淫聲」至「機窻」

正義曰：「淫聲，鄭、衛之屬」者，以

鄭、衛多淫風，故鄭、衛為淫聲。云「之屬」者，則桑間、濮上之音。故《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是也。云「異服，若聚鵠冠、瓊弁」者，案

①「後王將」，阮校云：「監、毛本作『見上年』。」

②「觀」字原泐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③「王」，殿本《考證》以為是「帝」字之譌。

④「釐」，原作「釐」，據監本、毛本改。

⑤「湖」，阮校云：「毛本作『壺』。盧文昭云『壺』字是。」

按：作「壺」與《漢書·武五子傳》合。

⑥「子」，按《後漢書·郭躬傳》作「敬」。

僖二十四年《左傳》云：「鄭子臧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于陳、宋之間。」瓊弁者，僖二十八年《左傳》云：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服虔注云：「謂馬飾。」云「若公輸般請以機窓」者，指其人巧，謂之「奇技」，指其機窓，謂之「奇器」。故，奇技、奇器，摠謂般也。「行僞」至

「衆殺」「行僞而堅」者，行此詐僞，而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僞而辯」者，謂言談僞事，辭理明辯，不可屈止。

「學非而博」者，謂習學非違之書而又廣博。「順非而

澤」者，謂順從非違之事，而能光澤文飾。以疑於衆如此者，殺。案《史記》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是也。

**注**「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正義曰：習僞習非是「虛華」，辯博而澤是「捷給」，不可依用是「無誠」也。

「假於」至「衆殺」妄陳邪術，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假於鬼神、時日、卜筮」者，謂假託鬼神，假託時日，假託卜筮，以疑於衆。鬼神、時日、卜筮共有「假」文。

**注**「今時」至「違制」正義曰：謂今時之人，持執此喪葬、築蓋、嫁娶、卜數之文書，以惑於衆，妄陳禍福，浪說妖祥。築，謂垣牆。蓋，謂舍宇。**注**「尊物」至「賈也」正義曰：言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僞也。軍器，防民之賊亂也。**注**

禮記正義卷第十九

「凡以」至「多少」<sup>①</sup>正義曰：此經之物，若其合法度，則得粥之；其不合法度者，則不得粥也。「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

「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帛則未聞。鄭注《周禮》引《逸巡守禮》：「幅廣四尺，八寸爲尺」，<sup>②</sup>鄭注：「四，當爲三。」則帛廣二尺四寸。「用器」，<sup>③</sup>弓矢、耒耜、飲食器者，《既夕禮》文。《既夕》敦、杆之屬，即飲食器也。**注**「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正義曰：「錦文、珠玉、成器、衣服」等不粥者，不示民以奢，「飲食」不粥者，不示民以貪。此「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恐民貪。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之，不得群聚耳。<sup>④</sup>故《周禮·司虺》云「禁屬遊飲食于市者」是也。前經「圭、璧、金、璋」之等，是貴者之器，故注云「非民所宜有」，謂全不合有，以其名位卑

①「注凡以至多少」，浦鏜校云當作「用器至於市」。今按：浦校是也。此下文字，乃疏經，非疏注也。

②「幅廣四尺八寸爲尺」，阮校云：「惠棟校本二『尺』字皆作『咫』是也。」

③「用器」，浦鏜校云：「用器」上當脫「注」字。按：浦校是也。

④「不」，衛氏《集說》「不」上有「但」字。



故也。此「錦文、珠玉」等，是華麗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云「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前文「圭、璧、金、璋」各是一物，即《考工記》金飾璋也。皇氏以爲「用金爲印璋」。<sup>①</sup>案定本「璋」字從玉，圭、璧之類也。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稱璋。皇氏之義非也。

至「陰木」正義曰：此《周禮·山虞》文。鄭注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

「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司關之官，執此戒禁之書以譏察出入之人，故云「執禁以譏」。禁此身著異服之人，又記識口爲異言之人，防姦僞，察非違。大史

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大史之官典

掌禮事。國之得失，是其所掌。執此簡記策書，奉其諱惡之事。奉，謂進也。諱，謂先王之名。惡，謂子卯忌日。謂奉進於王以所諱所惡。

諱，先王名」正義曰：下

文云「天子齊戒受諫」，《傳》云「名，終將諱之」，故以諱爲先王之名。其實，餘諱亦大史奉之。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不以禮籍人，是謂天子壞法亂紀。」鄭注云：「以禮籍人，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是

亦諱諸侯之祖、父也。云「惡，忌日若子卯」者，忌日，謂先王之亡日。及子卯，故云「若子卯」。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已具《下檀弓》疏。此惡亦兼餘事。故《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辟忌。」鄭注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是也。天子齊戒受諫。歲終，群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爲也。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猶平也，平其計要。冢宰齊戒受質。<sup>②</sup>贊王受之。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此三官之屬。百官

①「印璋」，王引之《述聞》云：「皇本「章」無玉旁，故以爲印章。各本作「璋」，非。」按：下文「未有稱璋」放此。

②「戒受質」始，至本節疏文「知齋戒受諫是」止，底本原據毛本鈔補，今改據足利本補。

齊戒受質。受平報也。然後休老勞農，饗養之。

成歲事，斷計要也。制國用。**疏**「天子」至「國用」

正義曰：此下至「制國用」，論歲終天子受質，及百官質於天子，休老勞農，制國用之事也。「齊戒受諫」者，以其歲終，舊來所施之事，或有不便，須有改爲，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故先齊戒而後受於諫也。「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司會總主群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

「冢宰齊戒受質」者，冢宰是貳王治事，故亦齊戒，贊王受群官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者，謂此三官各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群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即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

報於下，故在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然後休老勞農」者，即十月蜡祭之時，飲酒勞農也。「成歲事」者，斷定計要，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故云「制國用」也。

**注**「歲終」至「爲也」 正義曰：知「齊戒受諫」是「歲終」者，以下云「休老勞農」，文相連接，故知是歲終也。以其歲終受質，<sup>①</sup>故知諫王當所改爲，謂改其舊事，更爲新事，故用歲終。襄十四年《左傳》師曠云：「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彼諫王過惡，故用正月，與此別也。

**注**「司會」至「計要」 正義曰：案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屬冢宰，故云「冢宰之屬」。云「成，計要也」者，案《周禮》注：「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彼對文耳，此則摠而言之，故云「成，計要也」，謂一歲簿書摠要成就。

**注**「大樂」至「會也」 正義曰：案上文，司會直云「冢宰之屬」，不云「於周」，此大樂正及市皆云「於周」者，以此文司會與《周禮》正同，故不須云「於周」。此大樂正於周是大司樂，此市亦於周爲司市，與《周禮》不同，故以《周禮》明之。云「從，從於司會也」者，以文承上「司會質於天子」，故知「從質」者，從司會也。然此大樂正、大司寇及市亦當

①「以其」二字原漶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受屬官之質，以其事少，文不見耳。

**注**「百官，此三官之

屬」。正義曰：司徒、司馬、司空受百官質，故云「三官之屬」。若以殷法言之，案《曲禮》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土」；若以周法言之，案《夏傳》司徒、司馬、司空三官分主九卿，則兼群官焉，但大樂正、大司寇、司市特自質於天子也。

禮記正義卷第十九

##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

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兼用之，備

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

冬。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

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

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

制明矣。**疏**正義曰：此節論虞、夏、殷、周養老不同之

事。各依文解之。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

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

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熊

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

故鄭此注「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

冬」，是四時凡四也。案《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

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

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

「凡視學，必遂養老。」<sup>①</sup>是摠爲七也。」「有虞氏以燕禮」

者，盧氏云：「燕禮，脫屣升堂。」崔氏云：「燕者，殽烝於

俎，<sup>②</sup>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以虞氏帝道弘

大，故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云：「饗則

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爲獻，取數畢而已。

夏既受禪於虞，是三王之首，貴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

養敬也。」「殷人以食禮」者，崔氏云：「不飲酒，享大牢，

以禮食之。殷人質素，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周

人脩而兼用之者，謂周人脩二代之禮而兼用之以養老。

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之法。若秋冬養

①「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孫希旦《集解》云：「《文王

世子》止言「大合樂，必遂養老」，無「視學必養老」之

②「於」，阮校云：「浦鏜校，「於」改「折」。今按：浦校

老之時，用殷人食禮之法。以周極文，故兼用三代之法也。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春秋》宣十六年《左傳》云「饗有體薦」，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謂之爲飫也。其禮亦有飯食。故《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是也。一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者，親戚及賤臣，不須禮隆，但示慈惠，故並得飲食之也。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折俎，亦曰殽烝也。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餽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之也。又《左傳》宣十六年云：「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時定王饗士會而用折俎。以《國語》及《左傳》，故知王親戚及諸侯之大夫來聘，<sup>①</sup>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其來聘賤，故王不親饗之，但以牲全體委與之也。故《國語》云「戎翟貪而不讓，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此謂戎狄使臣，賤之，故委饗。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

耆老孤子，則以醉爲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鄭云：「要以醉爲度。」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故曰食也。其禮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行人》云諸公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一是燕食者，謂臣下自與賓客曰夕共食是也。案鄭注《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廟，燕則於寢。燕以示慈惠，故在於寢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也。其牲用狗。謂爲燕者，《詩毛傳》云：「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說屢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也。然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一是燕異姓。若燕同姓，夜則飲之。其於異姓，讓之而止。故《詩·湛露》「天子燕諸侯」篇，鄭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其庶姓讓之則止。」其此燕、饗、食致仕之老，皇氏云：「則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其有賢德者，不可以褻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老人不

① 「故」，衛氏《集說》與吳澄《禮記纂言》皆作「觀之一」，屬上句，疑是。

合夜飲，當用異姓之燕禮。」

【注】「兼用」至「秋冬」 正義

曰：「兼用之，備陰陽」者，以燕之與饗，是飲酒之禮，是陽，陽而無陰，食是飯，飯是陰，陰而無陽。周兼用之，故云「備陰陽也」。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者，《郊特牲》文。所以飲養陽者，飲是清虛，陽氣之象，食是形質，陰體之義。云「陽用春夏，陰用秋冬」者，案《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而秋嘗。」「饗」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者，彼是殷禮。此言冬夏者，據周法也。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去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爲春秋各再養老，故爲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猶爲五，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爲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爲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五十】至「諸侯」 此謂子孫爲國死難而王養其父祖也。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六十養於國】者，六十漸衰，養禮彌厚，故養之於小學。小學在國中也。【七十養於學】者，七十大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大學。【達於諸侯】者，言

此養老之事，非唯天子之法，乃通達於諸侯。盧、王等以爲：「養於鄉，云不爲力政，養於國，云不與服戎。皆謂養庶人之老也。」非鄭義，故鄭注云「國中小學」也。

【注】「國

國」至「明矣」 正義曰：「養於國」與「養於學」文相對，故知「國」亦是「學」也。六十少於七十者，六十者宜養於小學，七十者宜養於大學，故云「國，國中小學」。云「在王宮之左」者，據上文而知。云「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者，以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而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爲殷制，無正據可馮。因此小學、大學是殷制不疑，故云「明矣」。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糧，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衿、衾、冒，死而后制。絞、衿、衾、

冒，一日二日而可爲者。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煖，溫。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之。七十不俟朝，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sup>①</sup>八十月告存，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秩，常也。有常膳。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五十而爵，賢者命爲大夫。六十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致政，還君事。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老人力衰，

與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

七十養於大學，至於八

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sup>②</sup>理須再拜，不堪爲勞，一坐於地，而首冉至於地。替人無日，恐其傾倒，拜君命之時，亦當如

此，故云「亦如之」。「五十」至「可也」自此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自養之法，隨年爲品也。「五十異糧」者，糧，糧也。五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六十宿肉」者，轉老，故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七十貳膳」者，貳，副也。膳，善食也。恒令善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八十常珍」者，珍，謂常食之皆珍奇美食，尋常使有。「九十飲食不離寢」者，謂老人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膳飲從於遊可也」者，謂美善之膳，水漿之飲，從於老人所遊之處，其理可也。「六十」至「后制」「六十歲制」者，明老而預爲送終之具也。年既衰老，故逆辦之也。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爲棨，不待六十也。其棨則死後爲之，以其葬尚賒，故《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七十時制」者，時

<sup>①</sup>「揖君」，阮校云：「惠棟校宋本作『君揖』」。案《正義》

云「君出揖之」，是君揖老者，非老者揖君也。朱子云：「注揖君當作君揖。」是南宋人所見本已誤倒也。」孔疏標注同此。

<sup>②</sup>「時」字原模糊，據足利本、阮本釐清。

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八十月制」者，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也。漸老彌切也。<sup>①</sup>「九十日脩」者，至九十，棺衣皆

畢，但日日脩理之，為近於終故也。

唯絞、衾、衾、冒，

死而后制」者，此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為，須亡乃制也。故

《檀弓》云：「一日一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七

十」至「有秩」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事者，則七十杖於

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

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

朝」。「八十月告存」者，告，謂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

告問存否。「九十日有秩」者，以至年老方極。秩，常

也。君則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故云「日有秩」。<sup>②</sup>

注「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正義曰：案《儀禮·大射》：「卿大

夫皆入門右，北面。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揖大

夫，大夫皆少進。」彼鄭注云：「變「爾」言「揖」。」使近北者

爾，揖君則退。<sup>③</sup>謂就位君揖之時，七十老者則退。故

《祭義》注云：「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其少壯者，則待

朝事之終也。<sup>④</sup>注「每月致膳」正義曰：經直云「月告

存」，知非直遣人告問存否，必知致膳者，<sup>⑤</sup>以下云「九十

日有秩」，上文云「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sup>⑥</sup>以珍從」，

明八十每月告存之時，必當致膳也。

注「力稍」至「不

孤」正義曰：以上文「歲制」及「杖於家」之屬，兼含大夫

士及庶人之老，此「五十不從力政」及「不與服戎」，唯據庶

人之事，故云「力政，城道之役也」，謂築城垣、治道也。其

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若為軍將，當與服戎，故知此據庶人

也。案《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

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

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

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謹案云：「五經說皆

不同，是無明文所據。<sup>⑦</sup>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

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是許以

《周禮》為非。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

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

①「漸」，閩、監、毛本作「轉」。

②「揖君」，疑亦當作「君揖」。參看上文校勘記。

③「必知致膳」四字原應減，據阮本補。

④「則就其室」四字原模糊，據足利本、阮本釐清。

⑤「云」，疑衍字。

⑥「所」，孫詒讓《校記》云：「陳壽祺本作「可」。」



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五歲，又何大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取？①《王制》所云「力政」，挽

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上卒也。二者皆勞於

胥徒，故早舍之。」如鄭此言，②力政田役爲重，故云五十

免之。故此「五十不從力政」，《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

是也。③戎事差輕，「六十不與服戎」，及孟氏說「六十還

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征之。若四郊之

內，④以其多役，其胥徒之事，六十則免。初受役之時，始

年二十也。其野，王城之外，力役又少，胥徒之事，十五則

征之，至六十五。其力政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

三十受之。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

受兵」也。云「是謂宗子不孤」者，以父是宗子，年已八十，

子則代之而祭。若父不爲宗子，則不主祭祀，無祭可代。

今已是父嫡子，代父而祭之，是有父之宗子。案《喪服》

云：「宗子孤爲殤。」以無父則稱孤，明有父則不孤，故云

「是謂宗子不孤」也。注「賢者命爲大夫」正義曰：經

文云「五十而爵」，⑤鄭知非命爲士而云「大夫」者，以《王

制》殷法，殷則士無爵，此經云「而爵」，故知是大夫也。此

謂凡常之人有賢德，故五十始爲大夫。若其有德，⑥不必

五十。則《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是幼爲大夫，爲兄之長殤。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

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

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

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虞庠在國之西郊。⑦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

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

①「取」，衛氏《集說》無「取」字。疑「取」乃「耶」字之誤。

②「此」，原作「正」，據阮本、衛氏《集說》改。

③「是」字原脫，據下文及衛氏《集說》補。

④「四」字原是墨丁，據阮本補。

⑤「文」，阮校云：「閩、監、毛本作「直」。」

⑥「德」字原是墨丁，據阮本補。

⑦「西郊」，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卷一《王制西郊當作

四郊》云：「據《北史·劉芳傳》引作「四郊」，蓋「西」字

誤也。四郊小學，即東西南北之四學，豈應偏置於西

郊？《祭義》又云：「天子設四學。」注云：「四學，謂

周四郊之虞庠也。」《正義》引皇氏云：「四郊虞庠，以

四郊皆有虞庠。」其爲「四郊」之譌無疑。後之學者多

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絳」。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晁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群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廢，廢於人事。父母

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自，從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養致仕老及庶人老給賜之事。各依文解之。**注**皆學「至」如之。正義曰：此四代養老之處，雖其名不同，以殷人云右學，左學，虞氏云上庠，下庠，《學記》云「黨有庠」，《文王世子》云「學干戈羽籥於東序」，以此約之，故知「皆學名也」。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饗》云「邦饗耆老，掌其割烹」，鄭注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虞、殷尚質，貴取物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故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以虞、殷質，俱貴於西，故併言之。夏、周爲文，皆上東，故亦併言之，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是也。云「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

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彼鄭注「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是也。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者，言鄉學亦為庠制，故上文云「耆老皆朝于庠」是也。周大學在國之西郊。鄭《駁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者，熊氏云：「文王之時，猶從殷禮，故辟廋大學在郊。」劉氏以為周之小學為辟廋，在郊。

**注**「皇冕」至「朝也」 正義

曰：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為冕屬。案《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為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案上注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此云「夏、殷未聞」者，以《皐陶謨》謂之《虞夏書》，因彼之成文，故云「虞、夏之制」，其實唯謂虞也。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群臣燕之服」，鄭知然者，以經云「夏后氏燕衣而養老」，<sup>①</sup>周人玄衣而養老，周人燕用玄衣，故知養老燕群臣之服也。<sup>②</sup>云「有虞氏質，深衣而已」者，深衣，謂白布衣。以質，用白布而已。其冠未聞。皇氏云，以為養老，首還服皇冠」。崔氏云以為「與夏同冠」。未知然否。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大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云「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者，以殷人尚白，

用縞衣。夏既尚黑，燕衣黑衣也。云「殷尚白而縞衣裳」者，縞，白色生絹，亦名為素。此縞衣謂白布深衣也。<sup>③</sup>云「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者，以經云「玄衣而養老」，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異。又《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玄，故為「玄衣素裳」。上養老云「周人脩而兼用之」，故養老之衣亦脩而兼用之。云「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者，案《儀禮》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即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則皆著章甫之冠，夏之朝服著牟追。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曰：「燕，朝服」者，證朝、燕同。云「服是服也」者，言燕時服是玄衣素裳之服。崔氏云：「天子燕畿內諸侯以緇衣，燕畿外諸侯以玄冠，諸侯各以為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云「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者，《玉藻》云魯季康子朝服以縞。若當時無朝服以縞，康子不應服之，明是宋人所著，故康子僭效之。宋既朝服以縞，杞當朝服以玄。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

①「燕衣」二字原模糊，據足利本、阮本釐清。

②「燕群」二字原模糊，據足利本、阮本釐清。

③「白」下原衍一「白」字，據《通解》卷十九及浦鏜校刪。

者，《玉藻》文。引之者，證天子與諸侯朝服之別。案《詩·頍弁》注云：「禮，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之朝服以皮弁服。」以皮弁服燕，不用玄衣者，《詩》所謂燕同姓諸公及異姓甥舅等，故用皮弁，尚質故也。若燕其諸侯，則用玄衣。明諸侯則朝服以日視朝，朝服則玄冕素裳也。①《冠禮·記》云：「周弁，殷緌，夏收。」鄭云：「弁名出於縶，縶，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緌名出於縶，縶，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冠禮·記》又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將徙至從政」此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爲民。以其新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爲人所欲，故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於家者，②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案《旅師》云：「新畎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庾氏等以爲「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也。少而無

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餼，廩也。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矜恤鰥寡孤獨之事。無妻無夫謂之矜寡者，案《孝經》注云：③「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尚書》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爲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矜。」據久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爲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案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悵不能寐，目恒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無夫曰寡。寡，保也，保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瘠、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斷，謂支節

①「朝」字原脫，據楊復《續通解》卷二十八上及浦鏜校補。

②「諸侯來徙」四字原漈滅，據阮本補。

③「注」字原脫，據浦鏜、孫詒讓兩家校補。

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道有三塗，遠別也。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廣敬也。謂於塗中。

**疏正義曰：**①此一節論矜恤疾民之事。瘠，

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聞聲。跛躄，謂足不能行。斷

者，謂支節解絕。侏儒，謂容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

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既有疾病，不可不養

以其病尚輕，不可虛費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器，能

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案《晉語》

云：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植鐻」，注云「使擊鐘」；

「蓬蔚蒙璆」，注云「璆是玉磬，使擊之」；「侏儒扶廬」，注云

「扶，持也。廬，戟柄也」，「矇瞍循聲」，②注云「歌詠琴

瑟」；「聾瞶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昏、鬻瘠、焦僇，

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③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

「跛躄」，此不云「蓬蔚」、「戚施」，設文不具。《外傳》瘠與

焦僇，置於掌土，此瘠與侏儒「其器食之」者，今古法異

也。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④皆謂

以與少者。雜色曰斑。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

老不徒食。徒，猶空也。**疏正義曰：**父齒者也。任，

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擔之也。

「重任分」者，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為輕

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大夫祭器不假。祭器

未成，不造燕器。造，為也。**疏正義曰：**皇氏云：

「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

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

大夫也。」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一里，方三百

步。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

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

畝。億，今十萬。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

①「正義曰」以下至「今古法異也」，此段疏文，阮本在上

「瘠聾跛躄」節經注之下。

②「循」，阮校云：「毛本作『修』。案作『修』與《國語》

合。」

③「宜於掌土」，衛氏《集說》：「掌」作「裔」。阮校云：「盧

文昭校，「掌」改「裔」。下「置於掌土」同。按盧文昭

是也。《晉語》作「以實裔土」，注云：「裔，荒裔。」

④「班」，《唐石經》作「斑」，余本、撫本、岳本、阮本同。

田九萬億畝。萬億，今萬萬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

論開方之法，摠計天子畿外內諸侯之地小大。各依文解之。「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案《論語》云「步百爲畝」，<sup>①</sup>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闊

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

**注**「億，今十萬」

正義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

一箇十里之方既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

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爲九百萬畝，故云

「億，今十萬」。《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此鄭氏所用。《毛詩傳》云：「數萬

至萬曰億。」是大億也，非鄭義。

**注**「萬億，今萬萬也」

正義曰：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爲

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

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

國及秦之世，經籍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爲「萬億」。鄭未注之前，書本既爾，鄭更不顯

言其錯，因此錯本「萬億」之言，即云此經「萬億」者，即今

之「萬萬」。皇氏以爲「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

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

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但古事難委，未知孰是，故

備存焉。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冀州域。

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豫州域。自江至

於衡山，千里而遙。荊州域。自東河至於東

海，千里而遙。徐州域。自東河至於西河，千

里而近。亦冀州域。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

遙。雍州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

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

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

州之大計。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

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

一，其餘六十億畝。以一大國爲率，其餘所以授民

①「論語云」，衛氏《集說》「語」下有「注」字是也。按：

「步百爲畝」云云，見《論語集解·學而篇》馬融注引

《司馬法》。

也。山足曰麓。**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內地遠近里

數也。言「千里而近」者，皇氏云：「自恒山至南河，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下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言不啻千里。」熊氏以爲「近者，謂過千里，遙者，謂不滿千里」，其義似非也。其餘「遙」、「近」，皆放此也。「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以

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爲「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古者以

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

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爲

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疏**正義曰：古者八寸

爲尺，今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故鄭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經文錯亂，不可用也。

**案**禮「至五里」正義曰：《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爲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爲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爲尺，八尺爲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爲尺，八尺爲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別剩十六寸。<sup>①</sup>云「以此計之」者，謂以古步，又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爲步，外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爲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爲今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

①「十六」，原作「六十」，據阮本、魏氏《要義》、衛氏《集說》乙正。

之田長百步，得爲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摠爲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二十五步，亦摠爲二千五百步。相併爲五千步，是摠爲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摠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爲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爲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剩今二十里，摠爲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爲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一里，其古二十里爲今之二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

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疏**正義曰：此一

經論畿外九州建國之法。九州州別方千里。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故云「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立大國三十」，故此云「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有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爲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箇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三十箇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方有二十。<sup>①</sup>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

「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國

① 「方有」，衛氏《集說》作「之方」。



也。凡百里之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間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疏**正義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既用九箇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摠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

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摠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箇五十里國，摠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士，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供天子，又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給齊

戒自絜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諸侯世子世國。

象賢也。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謂縣內

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未

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列國及縣內

之國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疏正義曰：此

一節論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之數，兼明臣之世與不世之事。今各隨文解之。前以有「諸侯之下士」以上及大夫

卿君，故此依前而釋也。諸侯之士既明，則天子士同之可知。故此文發畿外之卿也。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

故有九人也。前云「上士倍中士」，故三十六也。前文「下

大夫倍上士」，<sup>①</sup>則食七十二人。前云「卿四大夫祿」，則

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君，謂大國

之君也。前云「君十卿祿」，故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

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者，謂夏伯、殷侯，周則侯伯國也。

此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惟得三，大夫祿耳，故特

言卿也。「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

「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者，小國，謂夏、周子男、殷

之伯國也。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則二大夫祿

耳。「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次國

之卿命於其君」者，<sup>②</sup>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若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爲賤，則祿不可等命天子者，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也。其若子、男，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祿猶如此。其命天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不復差降也。或云視大夫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無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

注「給齊」至「用潘」正義曰：以方伯朝天子，故給以湯沐之邑。案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許慎不從《公羊》之說。鄭無駁，當從許說。

注「謂縣」至「賢也」正義曰：知此「大夫」是「天子大夫」

①「文」，阮校云：「閩、監、毛本作「云」，衛氏《集說》同。」

②「命」，原作「合」，據阮本改。

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此直云「大夫不世爵」，與諸侯大夫文異，故知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內及列國諸侯人爲天子大夫」者，案《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內諸侯」也。《詩》衛武公人相於周，又《尚書·顧命》齊侯爲虎賁，衛侯爲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爲天子大夫。案《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畿內亦曰諸侯。此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然畿內諸侯有爲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諸侯人爲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今摠云「爲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爲煩，故摠言「大夫」以包之。《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諸侯殺「大夫」，謂卿也。是「大夫」爲摠號。

「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未賜爵，謂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賜，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若畿外者，君其本國；畿內者，亦君畿內之國。故鄭注云「列國及縣內之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雅》「韎韐有奭」，謂諸侯世子未遇爵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其畿內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守其采邑，若其賢才，則世爲公卿，則《春秋》周公、召伯之屬是

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者，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祿。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鄉，鄉飲酒、鄉射。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飲食爲上，衣服次之。事爲，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

##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 月令第六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sup>①</sup>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sup>②</sup>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案呂不韋集諸儒士著為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為《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大尉，唯秦官有大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此是官名不合

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授朔日」，即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然案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二十六年并天下，<sup>③</sup>然後以十月為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為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以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不過三五字別。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為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秦

①「禮記」，浦鏗校云，當作「月令」。

②「記」，臧庸《鄭氏三禮目錄》據《明堂位》鄭《目錄》以為「記」是衍字。

③「二」字原脫，據魏氏《要義》補。按：浦鏗、孫詒讓二家校皆云脫「二」字。

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又秦爲水位，其來已久。秦文公獲黑龍以爲水瑞，何怪未平天下前不以十月爲歲首乎？是鄭以《月令》不韋所作。《月令》者，包天地陰陽之事。然天地有上下之形，陰陽有生成之理，日月有運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常。今既贊釋其文，不得不略言其趣。案《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易》云：「《易》有大極，是生兩儀。」《禮運》云：「禮必本於大，分而爲天地。」《易乾鑿度》云：「大易者，<sup>①</sup>未見其氣。大初者，氣之始。大始者，形之始。大素者，質之始。」此四者同論天地之前及天地之始。《老子》云「道生一」，道與大易，自然虛無之氣，無象，不可以形求，不可以類取，強名曰「道」，強謂之「大易」也。「道生一」者，一則混元之氣，與大初、大始、大素同，又與《易》之大極、《禮》之大一，其義不殊，皆爲氣形之始也。「一生二」者，謂混元之氣分爲二，二則天地也，與《易》之「兩儀」，又與《禮》之「大一」分而爲天地同也。「二生三」者，謂參之以人，爲三才也。「三生萬物」者，謂天地人既定，萬物備生其間。分爲天地，說有多家。形狀之殊，凡有六等。

一曰蓋天，文見《周髀》，如蓋在上。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黃。楊雄、桓譚、張衡、蔡邕、陸續、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舊說云殷代之制，其形體事義，無所出以言之。四曰昕天，昕，讀爲「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是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穹天，云穹隆在上，虞氏所說，不知其名也。六曰安天，是晉時虞喜所論。注《考靈耀》用渾天之法，<sup>②</sup>今《禮記》是鄭氏所注，當用鄭義，以渾天爲說。案鄭注《考靈耀》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璿璣玉衡，以度其象。」如鄭此言，則天是大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爲天耳。但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即以一日之行而爲一度，計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之一周之數也。天如彈丸，圍圓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案

①

「大易」，原作「大極」，據《緯書集成·易緯乾鑿度》改。

②

「注」，衛氏《集說》「注」上有「鄭」字。

《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sup>①</sup>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摠有二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鄭注《考靈耀》云：「地蓋厚二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二萬里之中。但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南極去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sup>②</sup>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餘，去北極亦九十一度

餘。此是春、秋分之日道也。赤道之北二十四度，爲夏至之日道，去北極六十七度也。赤道之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去南極亦六十七度。地有升降，星辰有四遊。又鄭注《考靈耀》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一至上下，蓋極地厚也。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此是地及星辰四遊之義也。星辰亦隨地升降。故鄭注《考靈耀》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一度，爲三萬里。」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

①「外」字原泐滅，據阮本、魏氏《要義》、衛氏《集說》補。  
②「八十一」，汪文臺《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識語》（下稱《識語》）云：「按《爾雅校勘記》，當作八十二。」

至東井三萬里也。日有九道。故《考靈耀》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注引《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①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計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四遊之極，②元出《周髀》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相反。春分，日在婁，則婁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度也。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近校十度，旦時日極於東，去旦中之星遠校十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角三萬里，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遠校十度，旦時日極於西，去旦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曆乖違，③於數不合。鄭無指解，其事有疑。但《禮》

是鄭學，故具言之耳，賢者裁焉。但二十八宿從東而左行，日從西而右行一度，逆沿二十八宿。案《漢書·律曆志》云：「冬至之時，日在牽牛初度。春分之時，日在婁四度。夏至之時，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在角十度。若日在東井則晝極長，④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若春分在婁，秋分在角，晝夜等，八尺之表，七尺五寸之景。冬至日在斗，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三尺之中，去其一尺五寸，則餘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來之景也。凡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則夏至去冬至，體漸南漸下，相去一十萬五千里。又《考靈耀》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十里。」所以有假上、假下者，鄭注《考靈耀》之意，以天去地十九萬二

①「夏」，浦鍾校云：「『夏』上脫『立』字。」按《爾雅·釋天》邢疏引有「立」字。

②「然鄭四遊之極」，衛氏《集說》：「鄭」下有「注」字。《爾雅》疏作「然鄭四遊之說」。

③「皆」，魏氏《要義》、衛氏《集說》「皆」下均有「與」字，疑是。

④「晝」字原脫，據阮本、魏氏《要義》補。

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一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上極與天表平也，後日漸向下。故鄭注《考靈耀》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之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也。」委曲俱見《考靈耀》注。凡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則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相通之數也。今曆象之說，<sup>①</sup>則月一日至於四日行最疾，日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行則遲，日行十二度餘。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小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二十四日至於晦，行又最疾，日行一十四度餘。此是月行之大率也。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至二十九日強半，月及於日，與日相會，乃爲一月。故《考靈耀》云：「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二十九日與四百九十九分爲月。」是一月二十九日之外，至第三十日分至四百九十九分，月及於日。計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爲半。今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也。但月是陰精，日爲陽精。

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爲，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爲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案《律曆志》云：「二十八宿之度：角一十二度，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方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方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西方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轸十七，南方一百一十二度。丑爲星紀，初斗十二度，終娵女七度。子爲玄枵，初娵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亥爲娵訾，初危十六度，終於奎四度。戌爲降婁，初奎五度，終於胃六度。酉爲大梁，初胃七度，終於畢十一度。申爲實沈，初畢十二度，終於井十五度。未爲鶉首，初井十六度，終於柳八度。午爲鶉火，初

①「象」，魏氏《要義》、衛氏《集說》並作「家」。



柳九度，終於張十六度。<sup>①</sup>巳爲鶉尾，初張十八度，終於軫十一度。辰爲壽星，初軫十二度，<sup>②</sup>終於氐四度。卯爲大火，初氐五度，終於尾九度。寅爲析木，初尾十度，終於斗十一度。<sup>③</sup>五星者，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其行之遲速，俱在《律曆志》，不更煩說。《春秋說題辭》云：「天之爲言顛也。」《說文》云：「天，顛也。」劉熙《釋名》云「天，顯也」，又云「坦也」。「地，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又云「地，諦也。五土所生，莫不信諦」。<sup>④</sup>《元命包》云：「日之爲言實也。月，闕也。」劉熙《釋名》云：「日，實也。大明盛實。月，闕也，滿則缺也。」《說題辭》云：「星，精陽之榮也。」<sup>⑤</sup>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下「生」也。《釋名》云：「星，散也，布散於天。」又云：「陰，蔭也，氣在內與蔭也。陽，揚也，陽氣在外發揚。」此等是天、地、陰、陽、日、月之名也。《祭法》「黃帝正名百物」，其名蓋黃帝而有也。或後人更有增是。<sup>⑥</sup>其天高地下，日盈月闕，觜星度少，井斗度多，日月右行，星辰左轉，四遊升降之差，二儀運動之法，非由人事所作，皆是造化自然。先儒因其自然，遂以人事爲義。

或據理是實，或構虛不經。既無正文可馮，今皆略而不錄。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長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諏訥，而斗建寅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sup>①</sup>疏正義曰：此言「孟春」者，夏正建寅之月也。呂不韋在於秦世，秦以十月爲歲首，不用秦正而用夏時者，以夏數得天正，故用之也。周禮雖以建子爲正，其祭祀、田獵，亦用夏正也。「日在營室」者，案《二統曆》，立春，日在危十六度。正月中，日在室十四

① 「六」，衛氏《集說》作「七」，與《律曆志》合。

② 「軫」字原漶滅，據阮本補。

③ 「信」，畢沅《釋名疏證》改「信」作「審」，謂據《太平御覽》引改。

④ 「精陽」，阮校云：「浦鏜校云：『陽精』字誤倒。案《爾雅》疏亦作『陽精』。」

⑤ 「是」，浦鏜從《爾雅》疏校，改作「足」。

度。《元嘉曆》，立春，日在危三度。<sup>①</sup> 正月中，日在室一度。「昏參中」者，案《三統曆》，立春，昏畢十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中，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元嘉曆》，立春，昏昴九度中，月半，昏觜觿一度中。皆不「昏參中」者，《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不與曆正同，但有一月之內有中者，<sup>②</sup> 即得載之。計正月昏參中，依《三統曆》，在立春之後六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但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以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則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略耳。餘月昏明，從此可知。

**注**「孟長一至「民事」」正義曰：《禮緯》謂「庶長稱孟」，<sup>③</sup> 故云「孟，長也」。若於人言之，庶爲孟，若於物言之，直爲長也，不取庶長之義。先儒以孟春亦謂之庶長。案《尚書·康誥》云「孟侯」，《書傳》「天子之子十八稱孟侯」，並皆稱「孟」，豈亦庶長乎？先儒以孟春稱庶長者非也。云「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者，日行遲，一月行二十九度半餘。月行疾，一月行天一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過市更行二十九度半餘，逐及於日，而與日會。所會之處，謂之爲辰。鄭注《周禮·大師職》云：「十一月

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正月辰在娵訾，二月辰在降婁，三月辰在大梁，四月辰在實沈，五月辰在鶉首，六月辰在鶉火，七月辰在鶉尾，八月辰在壽星，九月辰在大火，十月辰在析木。」此是「一歲十二會」也。云「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者，聖王因其日月自然之會而分爲十二分，以爲大略之數焉。所以爲大略之數者，以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於日。日不可分，兩月各有二十九日，又兩月各有強半之日。合兩半而成一日，是一月有三十日，一月二十九日。一大一小之外，仍有餘分。一年十二月，六六六小，摠有三百五十四日，是歲十二會之實數也。仍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周天，聖王摠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十二會之大數。一會，即一辰也。是一辰有三十度，十二辰摠有三百六十度。餘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別爲九十六分，摠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度之一爲二十四分，并之爲五百四分，十二辰分之，各得四十二分。則是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計之日月實行

① 「三」，今校點本《宋書·律曆志》下《作「四」。

② 「但有」，衛氏《集說》作「但在」。

③ 「謂」，原作「爲」，據阮本、阮校改。下「謂之」同。

一會，唯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一歲會數，則每會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是以分之爲大數也。「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諏訾，而斗建寅之辰」者，諏訾，是亥次之號。立春之時，日在危十六度。月半雨水之時，日在營室十四度。營室號諏訾。但星次西流，日行東轉，東西相逆。若月初之時，則日在星分之初，月半之時，則在星分之半，月終之時，在星分之末。凡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其大略，不細與曆數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斗，謂北斗，循天而轉。行建一月一辰，辰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也。其十二辰之名，案《律曆志》云「孳萌於子」，則子，孳也，又云「紐牙於丑」，則丑，紐也，又云「引達於寅」，則寅，引也，又云「冒莠於卯」，則卯，冒也，又云「振美於辰」，則辰，振也，又云「已盛於巳」，則巳，已也，又云「萼布於午」，則午，萼也，又云「昧蓂於未」，則未，昧也，又云「申堅於申」，則申，堅也，又云「留孰於酉」，則酉，留也，又云「畢入於戌」，則戌，畢也，又云「該闕於亥」，則亥，該也。《律曆志》又云：「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

也。萬物終藏。南，任也。陽氣任養萬物，於時爲夏。夏，假也；假，大也。西，遷也。陰氣遷落萬物，於時爲秋。秋者，擎也，物擎斂也。東者，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也。」云：「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授民事」者，案《書緯考靈耀》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一是觀時候，授民事」也。其日甲乙。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功也。疏正義曰：其當孟春、仲春、季春之時，日之生養之功，謂爲甲乙。

**注**「乙之至功也」<sup>①</sup> 正義曰：「乙」、「軋」聲相近，故云「乙之言軋也」。云「日之行，春，東從青道」者，以星辰之次，謂之黃道。春時星辰西遊，黃道近西。黃道之東，謂之青道。日體不移，依舊而行，當青道之上，故云「東從

① 「功也」，原作「臣功」，據阮本改。

青道」。云「月爲之佐」者，以日月皆經天而行，月亦從青道，陰佐於陽，故云「月爲之佐」。知月亦從青道者，以《緯》云「月行九道」。九道者，並與日同，而青道二，黃道東，赤道二，黃道南，白道二，黃道西，黑道二，黃道北，並黃道而爲九道也，並與日同也。云「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者，以日能生養萬物，萬物皆抽軋而生，因其抽軋，以爲日功之名也。孚甲在前，抽軋在後，則應孟春爲甲，季春爲乙。今二春摠云甲乙者，孚甲抽軋，相去不遠。早生者，即孟春孚甲而抽軋也，晚生者，即季春孚甲而抽軋也。《律曆志》云「出甲於甲」，則甲是孚甲也；又云「奮軋於乙」，則乙，軋也；又云「明炳於丙」，則丙，炳也；又云「大成於丁」，則丁，成也；又云「豐茂於戊」，則戊，茂也；又云「理紀於己」，則己，理也，理謂正紀綱也；又云「改更於庚」，則庚，更也，謂物改更也；又云「悉新於辛」，則辛，新也；又云「懷任於壬」，則壬，任也；又云「陳揆於癸」，則癸，揆也。謂物之陳列，可揆度也。云「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功也」者，月既佐日，同有甲乙之功，今獨以甲乙爲日名，不以乙爲月名，故云「君統臣功」。君，謂日也。日統領月之功，猶若君統領臣之功，以爲己功。俗本云「君統臣功」，定本云「君統功」，無「臣」

字，義俱通也。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此倉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爲木官。其蟲鱗。象物孚甲

將解。鱗，龍蛇之屬。疏正義曰：自「孟春之月」訖「其日

甲乙」，明於天道，其事略竟。從此以下至「鴻鴈來」，明聖人奉天時，及萬物節候也。故蔡邕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後立帝，立帝然後言佐，言佐然後列昆蟲之別。物有形可見，然後音聲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言鐘律。均聲可以章，故陳酸醴之屬也。群品以著，五行爲用於人，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以上者，聖人記事之次也。『東風』以下者，效初氣之序也。二者既立，然後人君承天時，行庶政，故言帝者居處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節焉。」明欽若昊天，然後奉天時也。」

「其帝大皞」者，謂自古以來，木德之君，其帝大皞也。謂

①「均聲可以章」，阮本「均」作「音」，「章」作「彰」。孫希

旦《集解》引文同阮本，並注云：「此句疑有誤脫。」

②「焉」，原作「所」，據衛氏《集說》、文淵閣庫本《欽定禮記義疏》及浦鏜校改。

之皞者，案《異義》：「《古尚書》說：元氣廣大，謂之皞天」，則皞皞，<sup>①</sup>廣大之意。以伏羲德能同天，故稱皞。以東方生養，元氣盛大，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東方之帝謂之大皞，西方之帝謂之少皞。「其神句芒」者，謂自古以來，

主春立功之臣，其祀以為神。是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言大皞、句芒者，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此大皞、句芒，故言也。此之言，據死後享祭之時，不論生存之日，故云「其神句芒」。句芒言「其神」，則大皞亦神也。大皞言「帝」，則句芒當云「臣」也。互而相通。大皞在前，句芒在後，相去縣遠，非是一時。大皞木王，句芒有主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注**「此蒼精」至「木官也」

正義曰：蒼是東方之色，故下云「駕蒼龍，服蒼玉」。此是蒼精之君也，則東方當木行之君也。云「著德立功」者，著德，謂大皞；立功，謂句芒也。云「大皞，宓戲氏」者，以東方立德，則謂之大皞；德能執伏羲，謂之伏羲，即宓戲也。《律曆志》云：「大皞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庖犧氏。」又《帝王世紀》云：「取犧牲以供庖厨，食天下，故號曰庖犧氏。」或作「密戲氏」者，「密」字誤也，當「下著「必」」，<sup>②</sup>是古之「伏」字。案《帝王世紀》云：「大皞帝

庖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遂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於雷澤之中，華胥履之，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為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稱大皞。一號黃熊氏。」云「少皞氏之子，曰重，為木官」者，案昭二十九年《左傳》蔡墨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是重為句芒。若然，<sup>③</sup>案《楚語》云：「重為南正司天，犁為火正司地。」所以又為南正，火正不同者，蓋重為木正，兼為南正司天；犁為火正，兼為北正司地。故韋昭注《國語》云：「火，當為北。」重既顓頊時為南正，案《楚世家》高辛氏誅重犁，依《帝繫》顓頊、高辛各有一人為帝，則重既事顓頊，又事高辛。鄭則依《命曆序》，以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重何得事顓頊又事高辛者，師解「重」，人號，雖子孫皆號曰重。猶若羿為堯時射官，至夏后相之

① 皞皞，疑下「皞」字或衍或誤。

② 「必」，原作「穴」，據阮本改。

③ 「若然」，浦鏗從衛氏《集說》校，云「若」字衍，「然」字當屬下。

時猶有羿也。自古以來，紀君臣之號。案昭十七年《左傳》云：「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命以民事。」服注云：「自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微。自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百官之紀以其事。」則伏羲、神農、黃帝、少皞，皆以德爲號也，高陽、高辛、唐、虞，皆以地爲號也。雖以其地爲號，兼有德號，則帝嚳、顓頊、堯、舜，是其德號。其音角，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

**疏**正義曰：其春時之音，爲當於角，取象木之聲。不云「其聲角」而云「其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音則樂曲也。以春時調和，樂以角爲主，故云「其音角」。

**注**「謂樂」至「過羽」正義曰：恐是他物之聲，故云「樂器」也。但角是扣木之聲，但作樂器之體，象此扣木之聲。云「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者，以天地人謂之三才，又陽數極於九，故《律曆志》云：「五聲之本，生於黃鐘律之九寸爲宮。」於管則九寸，於弦則九九八十一絲也。《律曆志》又云：「或損或益，以定宮、商、角、徵、羽。」宮三分去

一，下生徵，徵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羽數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數六十四。是其損益相生之數也。《律曆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聚也，<sup>①</sup>聚藏宇覆之也。」云「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者，木之聲，清於土、金之聲，濁於水、火之聲。今角聲亦清於宮、商，濁於徵、羽，故角聲屬木，所以「清濁中」。凡「數多者濁，數少者清」，今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角數六十四，少於宮、商，多於徵、羽，故云「清濁中」。既尊者爲濁，卑者爲清，民則卑於君、臣，尊於事、物，亦是尊卑之中，故云「民之象也」。案《樂記》及《律曆志》云：「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羽屬北方，其數少，所以黃鐘在子，其數多者，冬時凝寒之氣，在於地上，水又清輕。羽既稟其寒氣，又象水聲，故其數少。冬至陽氣伏於地下，溫積土中，黃鐘含藏陽氣，又象土聲，故其數多。各自爲義，不相須也。引《樂記》曰「角

①「聚」，《漢書·律曆志》作「宇」。

亂則憂，其民怨」者，證明角主於人。云「凡聲尊卑，取象五行」者，宮主土，土聲濁，其數多，故主君。商主金，金聲稍重，其數稍多，故為臣。角主木，木聲清濁中，其數多少中，故為民。徵主火，火聲稍輕，其數稍少，故為事。事謂人之所營事務也。羽主水，水聲極輕，其數最少，故為物也。物謂人之所用財物。指其所營謂之事，論其所用之體謂之物。人是萬物之靈，事、物是人營作，故卑於人也。云「大不過宮，細不過羽」者，案《國語》景王欲鑄無射，伶州鳩諫云：「大不踰宮，細不踰羽。」踰即過也。

## 律中大

族。律，候氣之管，以銅為之。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大族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大族者，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周語》曰：「大族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其數八。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為後。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其味酸，其臭羶。木之臭味也。凡酸羶者，皆屬焉。其祀戶，祭先脾。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為陽中，於藏直脾，脾為尊。凡

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

**疏**正義曰：上從「其日甲乙」，下終「其祀戶」，皆摠

主三月一時之事。此「律中大族」，唯主正月之氣，宜與「東風解凍」文次相連。必在於其此者，<sup>①</sup>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言正月之時，候氣之管，中於大族。中猶應也，謂候氣飛灰，應於大族。其大族、夾鐘，六律六呂之等，<sup>②</sup>皆是候氣管名。言正月之時，律之候氣，應於大族之管。又計大族管數，倍而更半，鑄之為鐘，名曰大族之鐘。是大族之鐘，元生於大族之律。是律在於前，鐘生於後。故《律曆志》云：「黃帝使伶倫氏，<sup>③</sup>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sup>④</sup>以聽

①「其」，衛氏《集說》無「其」字，疑衍。

②「六律」之「六」原遺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③「伶倫」，孫詒讓《校記》云，《漢志》作「冷綸」。

④「筩」，原作「簫」，據阮本、衛氏《集說》改。

鳳皇之鳴。其雄鳴則爲六律，雌鳴爲六呂。<sup>①</sup>是律生在  
前。蔡氏以爲「大族，鐘名。先有其鐘，後有其律。言律  
中此大族之鐘」，其義非也。陽管爲律。律，法也，言陽氣  
與陰氣爲法。鄭云：「律，述也，述氣之管。」陰管爲呂。  
《律曆志》云：「呂，助也，言助陽宣氣。」又云：「呂，拒  
也，言與陽相承，更迭而至。」又陰律稱同，言與陽同也。  
摠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十二月皆云「律中」是也。案  
《律曆志》云：「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  
也，陽氣施種於黃泉，孽萌萬物，爲六氣元也。變動不居，  
周流六虛，位於子，<sup>②</sup>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氣  
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於十二月。大  
族：族，湊也，言陽氣大，湊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  
夾鐘：鐘，種也，夾，助也。言陰夾助大族，宣四方之氣而  
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之言絜也，言陽氣  
洗物，姑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仲呂：言微陰始起未  
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  
賓：蕤，繼也；賓，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物也。  
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  
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  
陽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位於申，在七月。南呂：

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  
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  
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  
藏萬物而雜陽闔種也。位於亥，在十月。「其十二律則有  
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注《周禮·大  
師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sup>④</sup>黃鐘初九也，下  
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大族之九二，大族又下生南呂  
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  
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  
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  
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  
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鐘長九寸，其  
實一龠，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

①「鳴」，阮本「鳴」下有「則」字。

②「律曆志云」至「更迭而至」，孫詒讓《校記》云：「呂字說義，與今《漢志》不同。」今按：「呂，拒也」云云，《漢志》無，略見於《白虎通·五行》。

③「位」，《漢志》作「始」。

④「之」字原脫，據衛氏《集說》與《周禮·大師》鄭注補。



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蕤長八寸，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鐘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鐘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是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黃鐘之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爲夫婦，<sup>①</sup>又是律取妻也。「異位爲子母」者，謂林鐘上生大蕤，林鐘是初位，大蕤是二位，故云「異位爲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六上」者，謂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皆被子午已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六上者，謂大呂、大蕤、夾鐘、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已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鐘爲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故不數黃鐘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仲呂，還反歸黃鐘，生於仲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黃鐘九寸之數也。《律曆志》云「黃鐘爲天統，林鐘爲地統，大蕤爲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

**注**「律候」至「出滯」正義曰：

案司農注《周禮》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鄭

康成則以「皆用銅爲之」。知者，案《律曆志》：「量者，龠、合、升、斗、斛，本起黃鐘之龠，而五量加之。其法皆用銅，聲中黃鐘。」以此準之，故知用銅也。司農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非也。云「應，謂吹灰也」者，蔡邕云：「以法爲室三重，戶閉，塗墍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案，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如蔡所云，則是爲十一月律，則布室內十二辰。若其月氣至，則其辰之管灰飛而管空也。然則十二律各當其辰，邪埋地下，入地處庫，出地處高，故云「內庫外高」。黃鐘之管，埋於子位，上頭嚮南。以外諸管，推之可悉知。又律云以河內葭莖爲灰，宜陽金門山竹爲管。熊氏云：「案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葦燒之作灰，<sup>②</sup>而實之律管中，以羅穀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穀矣。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强專政之應，不動穀爲君嚴猛之應。」云「凡律空圍九分」者，以黃鐘爲諸律之首，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爲限。孟康云：「林鐘長六寸，圍六分。」則圍之大小，逐管

① 「夫婦」，衛氏《集說》作「夫妻」。

② 「取」，原作「地」，據阮本、殿本及衛氏《集說》改。

長短。然則分寸之數不可定也，故鄭皆爲圍九分也。引《周語》曰：「以下者，案《周語》，景王欲鑄無射，伶州鳩對以此辭。案彼注云：「大簇正聲商，故爲金奏，所以助陽出滯物也。」」<sup>①</sup>「數者」至「成數」正義曰：五行佐天地生成萬物之次者，<sup>②</sup>五行，謂金、木、水、火、土。謂之五行者，案《白虎通》云：「行者，言欲爲天行氣也。」謂之水者，《白虎通》云：「水訓準，是平均法則之稱也。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禁也，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也，言土居中，摠吐萬物也。一生物者，謂木火七八之數也。成物者，謂金水九六之數也。則春夏生物也，秋冬成物也。故《易·繫辭》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也，注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則是七八生物，九六終物是也。引《易》曰「以下者，《易·下繫》文也。天陽地陰，陽數奇，陰數耦。陽所以奇者，陽爲氣，氣則渾沌爲一，無分別之象，又爲日，日體常明，無虧盈之異，故其數奇。其陰數所以耦者，陰爲形，形則有彼此之殊，又爲月，月則有晦朔之別，故其數耦也。案《律曆志》云：「天數二十五。」所以二十五者，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sup>③</sup>摠爲二十五。《律曆志》又云：「地

數三十。」所以三十者，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故三十也。以天地之數相合，則《易》之大衍之數五十五也。云：「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者，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以益五行生之本。案《尚書·洪範》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故其次如是也。所以一曰水者，《乾》貞於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也。又天地之內，水體最微，故水爲始也。二曰火者，《坤》貞於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火比於水，嚴比著見，<sup>④</sup>故次火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三曰木。木比火，象有體質，故次木也。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四曰金。金比木，其體堅剛，故次金也。五曰土者，三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是四季之首，土王四季，故五曰土。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所以在北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者，下從陰也。火所以在南方者，從盛陽之氣，炎上者，從

① 「佐」字原壞不可識，據足利本、阮本釐清。

② 「九」，原作「大」，據足利本、阮本改。

③ 「比」，阮本、衛氏《集說》作「厲」。

陽也。木所以在東者，東是半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尚柔，故可曲可直也。金所以在西方者，西方亦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猶須火柔之。土所以在中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為萬物之主稼穡者，所以養萬物也。云「木，生數三，成數八」者，鄭注《易·繫辭》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為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是鄭注意之意，水數一，成數六，火數二，成數七，木數三，成數八，金數四，成數九，土數五，成數十。故此云「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者，金木水火，以成數為功。皇氏用先儒之義，以為「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為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為成數八。又金數四，得土數五，為成數九」。此非鄭義，今所不載。<sup>①</sup>

**注**「木之一至，屬焉」正義曰：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

臭則氣也。所以木味酸者，《尚書》孔傳云「木實之性」。然則木實酸，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夏，其味苦，其臭焦者，《尚書》孔傳云「焦之氣味」。火燒物焦，焦則味苦。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孔傳云「甘味生於百穀」，味甘則氣香。「秋，其味辛，其臭腥」者，孔傳云「金之氣味」，言金臭之氣則腥，在口則辛。冬云「其味鹹，其臭朽」者，孔傳云「水鹵所生」，故味鹹，又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

**注**「春陽」至「之儀」正義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

者，戶在內，從外向內，戶又在內，故云「內陽也」。戶是人之出入，戶則有神。故《祭法》注「七祀」云：「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此戶神，則陽氣在戶內之神，故云「祀之於戶，內陽也」。由位在戶內。又「秋，其祀門」，注云「秋，陰氣出，祀之於門」者，門在外，從內向外，門又在外，故云「外陰也」，則門神，陰氣之神。是陰陽別氣，在門、戶者，與人作神也。又云「春為陽中，於藏值脾，脾為尊」者，以祭戶之時，脾腎俱有，先用脾以祭之者，以春為陽中，於藏值脾，脾既春時最尊，故先祭之，脾為尊也。所以春位當脾者，牲立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也，腎

<sup>①</sup>「載」，阮本作「取」。

最在後而當冬也。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牲之五藏所在，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若其五行所生，主五藏，則不然矣。故《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如鄭此言，五行所主，則從《今文尚書》之說，不同許慎之義。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之下，皆《中霤禮》文。云「祭五祀於廟」者，設祭戶、祭中霤在於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奧；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雖廟室、廟門有別，<sup>①</sup>揔而言之，皆謂之廟，故云「凡祭五祀於廟」。此謂殷禮也。若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

- 也。不審祀之處所，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若周，揔在宮內。故《宮正》注云：「祭社稷、七祀於宮中。」此「特牲」，謂特牛。故《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羊也。云「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云「祀之禮，設主於戶內西」者，先設席于奧，乃更設席於廟戶西夾，北嚮置主位。設主之人南面，設主於戶西位上，使主北面。云「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者，謂設主之後，以割制脾之與腎爲俎實，<sup>②</sup>奠于主北。主既北面，奠於主前。云「又設盛於俎西」者，盛，謂黍稷。俎在主前稍東，故黍稷之簋在主前稍西。云「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者，當時惟始設主，未有迎尸，則是祝官祭簋中黍稷，祭俎中脾腎之肉，祭薦之醴，皆三度祭之。黍亦三祭，醴亦三祭，肉亦三祭，故云「皆三」。云「祭肉，脾一，腎再」者，<sup>③</sup>申明祭肉三度之
- ①「廟室」，阮校云：「浦鏜從《續通解》校，「廟室」下補「廟堂」二字。」
- ②「脾之」，殿本、庫本作「之脾」，義勝。
- ③「云祭」二字原誤倒，今據殿本及文義乙正。

事。其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者，謂既祭黍稷、祭肉、醴之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食於初設奧之筵前。其時，主已移於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人之後，始祭籩豆及黍稷、醴。其祭尸之時，已於西祭黍，①祭肉、祭醴。今迎尸而人，則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略如祭宗廟之儀」。祭尸所以先設席於奧，乃設饌筵，迎尸，皆在奧者，就尊之處也。中間設主，祭黍、祭肉尸西者，②就尸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就其處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今《月令》「鴻」皆爲「候」。疏正義曰：此記正月之時候。然十一月之時候，體例不一。而正月、七月記時候，凡有五句，自餘皆四句。多少不同者，時候多則五句，少則四句，無義例也。其二至、一分之月，皆再記於時候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会，是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季春亦記時候者，蠶之將生，

故記其蠶候也。故季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注「蠶將生之候」是也。凡記時候，先言者則氣候在前，後言者則氣候在後。言「蟄蟲始振」者，謂正月中氣之時，蟄蟲得陽氣，初始振動。至二月，乃大驚而出。對二月，故云「始振」。云「魚上冰」者，魚當盛寒之時，伏於水下，逐其溫暖。至正月，陽氣既上，魚游於水上，近於冰，故云「魚上冰」也。注：夏小「至」爲「候」。正義曰：《夏小正》、《大戴禮》之篇名。云「正月啓蟄」者，證經中「蟄蟲始振」，始振則啓蟄也。云「魚陟負冰」者，陟，升也。謂魚從水下升於水上而負冰，證經中「魚上冰」。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者，以漢之時，立春爲正月節，驚蟄爲正月中氣。雨水爲二月節，春分爲二月中氣。至前漢之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故《律曆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曆》，改驚蟄爲二月節。鄭以舊曆正月啓蟄，啓即驚也，故

①「祭黍」，殿本、庫本「黍」下有「稷」字，據上下文，據注文，疑是。

②「祭肉」，阮校引浦鏜、盧文弨二家校云，據注，「祭肉」下當補「祭醴」二字。

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但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故在後移驚蟄爲二月節，雨水爲正月中。凡二十四氣。案《三統曆》：正月節立春，雨水中。二月節驚蟄，春分中。三月節穀雨，清明中。四月節立夏，小滿中。五月節芒種，夏至中。六月節小暑，大暑中。七月節立秋，處暑中。八月節白露，秋分中。九月節寒露，霜降中。十月節立冬，小雪中。十一月節大雪，冬至中。十二月節小寒，大寒中。案《通卦驗》及今曆，以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餘皆與《律曆志》並同。謂之雨水者，言雪散爲雨水也。謂之驚蟄者，蟄蟲驚而走出。謂之穀雨者，言雨以生百穀。謂之清明者，謂物生清淨明絜。謂之小滿者，言物長於此，小得盈滿。謂之芒種者，言有芒之穀可稼種。謂之小暑、大暑者，就極熱之中，分爲小大，月初爲小，月半爲大。謂之處暑者，謂暑既將退伏而潛處。謂之白露者，陰氣漸重，露濃色白。謂之寒露者，<sup>①</sup>言露氣寒，將欲凝結。謂之小雪、大雪者，以霜雨凝結而雪，十月猶小，十一月轉大。謂之小寒、大寒者，十二月極寒之時，相對爲大小，月初寒爲小，月半寒爲大。凡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餘。每氣中半分之，爲四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故鄭注《周禮》云「有四十八箭」，是一氣易一箭也。

凡二十四氣，每三分之，七十二氣，氣間五日有餘，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故《通卦驗》「冬至之前五日，商賈不行，兵甲伏匿，人主與群臣左右從東爾五日」，以五日一候也。案《通卦驗》云：「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雊雞乳，冰解。」條風即「東風」也，冰解即「解凍」也，與《月令》同。「雨水」者，謂節氣早，月初雨水也。「雉雊雞乳」，於《月令》在季冬，若節氣晚，亦得退在正月。《通卦驗》云：「正月中，猛風至。」注云：「猛風，動搖樹木有聲者。」猛風，即「東風」之甚也。「獺祭魚」，與此同。案下季冬，「鴈北鄉」，據其從南始北；正月來至中國，故此云「鴻鴈來」。但來有先後，後者二月始來。故《通卦驗》二月節云「候鴈北」。云「今《月令》《鴻》皆爲「候」者，但《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鴻」字皆爲「候」也。

###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一

① 「者」字原脫，據阮校補。

#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

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

達。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鸞

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春

言「鸞」，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爲龍。凡所服玉，

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

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

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

也。周禮朝、祀、戌、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

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

朝。」與此皆殊。

**疏**正義曰：此已前明天時氣候早晚，此

明天子每時居處及所乘車馬，所建旌旗，所服衣玉，所食牲穀及器物之屬。龍與玉言「蒼」者，蒼亦青也，遠望則蒼。旂與衣云青者，欲見人功所爲，故以近色言之。

「皆所」至「皆殊」正義曰：色則順時，食與器則順氣也。

云「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者，北偏，近北也。然則此

是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

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廟，次還大寢也。然云

「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①云「鸞路，

有虞氏之車」者，《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今

既云「鸞路」，故知是有虞氏之車也。用有虞氏，則知非周

也。云「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者，因其有

鸞，故不言「青」而云「鸞」也。云「春言鸞，冬夏言色，互

文」者，春言「鸞」，則夏秋冬並鸞也。夏云「朱」，冬云

「玄」，則春青秋白可知也。云「馬八尺以上爲龍」者，出

①「五角」，殿本《考證》云：「當作「四角」。」按：《考證》

是也。據《三禮圖》，四角之室，謂明堂東北、東南、西

南、西北四角之室。故下文「季夏之月中央土」節孔

疏云：「土室在中央，大於四角之室。」

《度人職》。①云「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者，冠飾，即冕之旒及笄也。衡璜，即是所佩玉之名也。佩玉之制，案《韓詩外傳》云：②「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牙，③蟻珠以納其間。」則古之佩玉，上以葱爲衡，橫置於上，以貫珠之繩三條懸於衡上，垂之而下。以雙璜懸於兩畔繩之下端，又以牙懸於中繩下端，使前後觸璜以爲聲。衡之下，璜之上，皆貫蟻珠，故云「蟻珠以納其間」，謂納於衡、璜之間也。云「麥實有孚甲，屬木」者，鄭云：「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菽實孚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屬土。」是五穀所配之方也。云「羊，火畜也」者，案《尚書·五行傳》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注：「雞，畜之有冠翼者，屬貌。」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注：「犬，畜之以口吠守者，屬言。」視之不明，則有羊禍」，注：「羊，畜之遠視者，屬視。」聽之不聰，則有豕禍」，注：「豕，畜之居閑衡而聽者，屬聽。」思之不睿，則有牛禍」，注：「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屬思。」皇之不極，則有馬禍」，注：「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屬皇極。」是雞爲木畜，羊爲火畜，牛爲土畜，犬爲金畜，豕爲水畜。但陰陽取象多塗，故牛爲馬，酉爲雞，不可一定也。云「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者，羊是火畜，而春時食之，明其有意，食以安性

也。春時尚寒，故食火畜以助之。夏食菽與雞者，以氣尤熱，水能剋火，木必抑土，故食北方之穀與東方之牲，減其熱氣，亦以安性。秋食麻與犬者，秋氣既涼，又將嚮寒，不有其害，故食當方之穀牲也。「冬食黍與彘」者，冬氣極寒，故食火穀以減寒。寒勝於熱，故食當方之牲。云「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者，刻鏤爲文，使文理羸疏，直而通達也。云「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者，以虞、夏之制，有日月星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祀、戎、獵，車服各有殊。今此下與《周禮》不同，上與虞、夏又異，故云「取殷時」也。殷乘木路，此乘鸞路，不純用殷，故云「而有變焉」，謂變殷而乘虞路也。云「《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者，案《周禮》，朝則皮弁服，祀則六冕服，戎則韋弁服，田獵冠弁服。又《周禮》，朝乘象路，祀乘玉路，戎乘革

①「度」，原作「庾」，據《周禮·夏官·度人》改。

②「韓詩外傳云」，孫詒讓《校記》云：「今《韓詩外傳》無此文，疑當爲《內傳》。」

③「牙」，按《周禮·天官·玉府》注引《詩傳》「牙」上有「衡」字，孫詒讓《校記》云當據補。



路，獵乘大路。是「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也。又引《玉藻》「天子龍衮以祭」者，證四時皆龍衮，玄衣纁裳，不隨時而別。又引《玉藻》，玄端而朝日「者，證此朝日不玄端而著青衣。又引「皮弁以日視朝」者，皮弁，白布衣，四時皆然，不隨時而變。是與此皆殊，明《月令》所云，非周法也。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sup>①</sup>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迎春，祭倉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近郊五十里。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立春天子迎春氣及行賞之事。各依文解之。「是月也，以立春」者，十二月節氣有早晚，若節氣晚，則月之節氣在當月之內；若節氣早，月之節氣在前月之中。故立春爲正月之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但至立春之節，<sup>②</sup>雖在十二月，即行立春之事。云「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

謂是月之日也。凡四立之月，天子車服之下皆云「是月」，以其爲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事重，故云「是月」。其非四立之月，仲夏即云「養壯佼」，季夏云「命漁師」，十一月云「飭死事」，十二月云「命有司大難」，皆不云「是月」者，或是事爲細小，或是事通他月，故不云「是月」。季冬難事雖大，唯此月爲之，亦不云「是月」者，以年事既終，唯難而已，故不須云「是月」。或作《記》之人，辭有詳略，不爲義例也。凡言「是月」者，「是月」之後，若是事相連接，辭有首尾，則因前「是月」，不別起「是月」之文。若別事異端，則更云「是月」也。他皆倣此。此云「是月」，下至「以初爲常」，是皆立春之時告命之事，故不更云「是月」。次云「祈穀於上帝」，至「命曰勞酒」，論祈穀、耕藉反迴勞飲，是其

①「還反」，《唐石經》「反」作「乃」。《釋文》出「還乃」。《石經考文提要》云：「案《正義》曰：『孟夏云還乃行賞，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孟冬云還乃賞死事。』是四時皆作「還乃」也。」《後漢書·郎顗傳》章懷注：「《禮記》正月迎春於東，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是唐初本如此。萬斯大、王念孫、張敦仁等也皆云「反」當作「乃」，且屬下讀。下「還反」同此。

②「節」，阮本作「時」。

一事，故不更云「是月」。次云「是月也，命樂正人學習舞」，至「埋鬻」，論習舞修祭，毋用牝牲，是含養之事。故「毋覆巢」及「掩骼埋鬻」，中間小異，事亦相連，故不別云「是月」。次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與上事別，又論天地人之道，故別云「是月」。舉此為例，其餘月或云「是月」，或不云「是月」，就文可知。「先立春三日」者，周法，五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齋，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今秦法簡省，故三日也。蓋散齋二日，致齋一日。「盛德在木」者，天以覆蓋生民為德，四時各有盛時，春則為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木」。

■「大史」

至「謁告也」正義曰：案《周禮》，大史屬春官，春官主禮，故云「大史，禮官之屬」。云「掌正歲年以序事」者，《大史職》文。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者，謂十二月中氣一周，揔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謂之一歲。朔數者，朔，<sup>①</sup>十二月之朔一周，謂二百五十四日，謂之為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故《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案《釋言》云：「告，謁，請也。」同訓為「請」，是「謁」為「告」也。「立春」至「於朝」此立春、立秋云「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云

「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不云「諸侯」，文不備，當亦有諸侯。故「立夏」下云「乃封諸侯」。於夏既然，明冬諸侯亦然。在孟春云「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順其時而賞朝臣及諸侯也。至夏，陽氣尤盛，萬物增長，故用是時慶賜轉廣，是以「無不欣說」也。秋，陰氣始著，嚴凝之時，故從其時而賞軍帥及武人也。至冬，陰氣尤盛，萬物衰殺，故用是時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

■「迎春」

至「門外」正義曰：案賈、馬、蔡邕，皆為迎春祭大皞及句芒，以上云「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故也。今鄭獨以為蒼帝靈威仰者，以《春秋文耀鉤》云「蒼帝靈威仰」。《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得時？又《詩》及《尚書》云「上帝」，皆為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故以為靈威仰。上云「盛德在木」者，盛德，則靈威仰之盛德也。云《王居明堂

①「朔」，此「朔」字疑衍。

禮者，《逸禮》之篇名。引之者，證十五里迎春，與周不同，故云「蓋殷禮也」。云「周近郊五十里」者，鄭注《尚書·君陳序》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也。云「朝，大寢門外」者，大寢則路寢。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也。二是治朝，則此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其賞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云「大寢門外」。三是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大詢衆庶，聽斷罪人之處也。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①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遂，猶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

**疏**正義曰：此經因上天子迎春反國，命三公布教施惠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相

謂至「兆民」正義曰：案《公羊》《隱五年傳》云：「三公者

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

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

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為

秦相，後又為丞相也。云「天子曰兆民」者，《左傳》閔元年

晉卜偃之辭也。

**注**「遂猶至其人」正義曰：遂是申

遂。故《尚書》云「顯忠遂良」，《商頌》云「莫遂莫達」，是遂為達。言慶賜之事，通達施行，使之周徧。云「使當得者皆得，無非其人也」者，②謂當慶賜之人，皆是有功可慶賜，無此不合得慶之人。非人，謂無功無德之徒。乃命

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典，六典。法，八法也。

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

文者，相與宿儷，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

退度數。**疏**正義曰：迎春既還，行賞以畢，乃命大史之

官，令守其六典，奉其八法，司主天文及日月星辰之行。

天則左還，一日一度，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

至周一度；日月五星，並逆行天右行，③各有多少辰。有

二十八宿，亦隨天左行。大史令其屬官，在其候處止宿配

偶，相與審候，不得貸變過差。若應候不候，應知不知，則

是候過差。無失經紀者，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言

①「謂」，原作「語」，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②「無」，浦鍾校曰：「無」上脫「得者」二字，疑是。

③「逆行」，阮校引盧文弨云：「逆」下「行」字當誤衍。

當推勘考校，使得其中。應進則言進，應退則言退。若其推步不明，算曆失所，遲疾不依其度，進退或失其常，是「失經紀」。「以初爲常」者，初，謂舊來所法，恒須遵奉，以爲常行，故云「以初爲常」。

**注**「典六」至「度數」正義曰：「六典」者，則《大宰》云：「天官治典，地官教典，春官禮典，夏官政典，秋官刑典，冬官事典。」「八法」者，「一曰官屬，二曰官職，三曰官聯，四曰官常，五曰官成，六曰官灋，七曰官刑，八曰官計」。云「離，讀爲「儺偶」之儺」者，案成十一年《左傳》云「鳥獸猶不失儺」，《禮》有「儺皮」。儺是配偶，故云「讀如儺偶之儺」。云「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馮相、保章，皆中士二人。馮相者，鄭注：「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保章者，鄭注：「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雖俱掌天文，其事不同。馮相氏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所在之處，若今之司曆，主其算術也。保章者，謂守天之文章。謂天文違變度數，失其恒次，妖孽所在，吉凶所生，若今之天文家，唯主變異也。此其所掌別也。云「相與宿偶，常審候伺，不得過差」者，言大史之官，使其僚屬馮相保章恒在候處，相與止宿配偶，其審察伺候，不得怠慢，不覺天之變異也。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上帝，大微之帝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sup>①</sup>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sup>②</sup>卿、諸侯九推。元辰，蓋郊後吉亥也。耒，耜之上曲也。<sup>③</sup>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帝藉，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① 「于參」，王引之《述聞》云，《呂氏春秋》「于參」作「參于」，當從。

② 「三公五推」，王引之《述聞》引王念孫云：「本作「公五推」。《正義》內兩舉經文皆無「三」字。《唐月令》亦無。又《周頌·載芟》正義，《穀梁傳》桓十四年疏，《北堂書鈔·設官部》二，《禮儀部》十二，《初學記·禮部》下等書引此皆無「三」字。」

③ 「耜」，阮校引段玉裁云：「蜀大字本「耜」作「耕」是也。」

既耕而宴飲，以勞群臣也。太寢，路寢。御，侍也。**疏**正

義曰：此一節論迎春既反，春事已起，當祈穀、親耕、燕勞之事。各依文解之。**注**，謂以「至」之帝。正義曰：案

《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鄭注：「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

又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鄭注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春分而日漸長，故云「迎長日之至」。《郊

特牲》云「郊」，不言「祈穀」，此經言「祈穀」，不言「郊」。鄭

以爲二祭是一，故此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鄭既以二

祭爲一，恐人爲疑，故引《春秋傳》以明之。案襄七年《左

傳》云：「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

而郊，郊而後耕。」彼「祈農事」者，則此「祈穀」也。彼云

「郊而後耕」，此是「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是祈穀與郊

一也。云「上帝，大微之帝」者，《春秋緯》文。紫微宮爲大

帝。大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坐，是即靈威仰、赤熛怒、白招

拒、汁光紀、含樞紐。祈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殷

人則祭汁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摠云「大

微之帝」。若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故前注

云「迎春，祭蒼帝靈威仰」，特指一帝也。此郊雖祈穀，亦

是報天。故《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

「乃擇元辰」至「九推」申乙丙丁等謂之日，郊之用辛，

上云「元日」；**①**子丑寅卯之等，謂之爲辰，耕用亥日，故云

「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者，謂天子所乘車上，親載耕

田之耒耜。「措之於參保介御之間」者，**②**措，置也。保

介，車右也。御者，御車之人。車右及御人，皆是主參

乘。**③**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言置此耒器

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然後帥三公九卿而往南郊躬耕

藉田也。**注**「元辰」至「之田」正義曰：知用亥者，以《陰

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盧植、

蔡邕並云：「郊天是陽，故用日。耕籍是陰，故用辰。元

者，善也。」郊雖用日，亦有辰，但日爲吉主。**④**耕之用辰，

亦有日，但辰爲主。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

故耕用亥也。」未知然否。云「置耒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間，

明已勸農，非農者也」，王既親載耒耜，置耒應須近王。今

置耒乃於參御一人之間，不近王者，明王之已身但是勸

農，故載耒耜，非實農人，故不近耒耜也。所以車右衣甲

**①** 「上」，浦鏜校曰，「上」上脫「故」字，據下文，疑是。

**②** 「御之」，王引之《述聞》云「御之」二字誤倒。

**③** 「皆是」，衛氏《集說》無「是」字。

**④** 「吉」，浦鏜校云「吉」是衍字。

者，以人君尊重，故使勇士衣甲居右，備非常也。云「保猶衣」者，保，即襁保。保謂小被，所以衣覆小兒，故云「保猶衣也」。云「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者，耕藉所以為帝藉者，舉尊言之。故《祭義》云：「天子為藉千畝，<sup>①</sup>以共齊盛。」又《國語》云：「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藉田共上帝，故云「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案此立春後始郊，郊之後始耕。案《國語》「先時九日，大史告以耕事」，注：「先，先立春日也。」謂先立春之前以耕。與此不同者，《國語》告耕在立春之前，其實耕時在立春之後。故《國語》下云「先時五日，王即齋宮」，注：「先耕時也。」是耕前五日，王即齋宮而齋，是知親耕在立春之後也。此言「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按《國語》：「王耕一發，班三之。」賈逵注：「班，次也。謂公卿大夫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此是貴賤耕發相三之數也。不云士者，士賤，不與耕也。故《國語》云：「庶人終於千畝。」又《周禮》甸師是下士，云「帥其屬而耕耨王藉」，鄭注云：「庶人，謂徒三百人。」<sup>②</sup>「既耕」至「路寢」正義曰：案《國語》耕後，「宰夫陳饗，膳夫贊王，王飲太

牢」，是耕後設饗。而此云「既耕而燕飲」者，饗禮在廟，燕禮在寢。此云「執爵于大寢」，故知燕也。《國語》云「饗者，蓋用饗之饌具而行燕禮，以勞群臣。案上迎春而反，賞公卿大夫於路寢門外正朝」，<sup>③</sup>此耕藉而反，勞群臣在於路寢。不同者，爵賞公事，與眾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主於歡心，故在路寢。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橛」，<sup>④</sup>陳根可拔，耕者急發。「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相，視也。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說

① 「天」，原作「大」，據阮本改。

② 「卿」原作「鄉」，「夫」原作「大」，並據阮本改。

③ 「長」，《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作「上」，與《釋文》本同。

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夏小正》曰：「農率均田。」**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少陽之月，務其始生，故既耕之後，當勸農事。各依文解之。「天氣下降」者，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象，各分爲六爻，以象十二月。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爲始，陽氣漸升，陰氣漸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至五月，一陰初升，陰氣漸升，陽氣漸伏。至十月，六陰盡升，六陽盡伏。然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月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月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陽氣五月之時，爲陰從下起，上嚮排陽氣，第六陽氣上極反退。至十月之時，六陽退盡，皆伏於下。至十一月，陽之一爻，始動地中。至十二月，陽漸升，陽尚微，未能生物之極。正月，三陽既上，成爲《乾卦》，《乾》體在下，二陰爲《坤》，《坤》體在上。《乾》爲天，《坤》爲地。今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在上，故云「地氣上騰」。是陽氣五月初降，至正月爲天體而在《坤》下也。十一月，一陽初生，而上排陰，陰之上六漸退，反歸於下。至四月，陰爻伏盡，六陽在上。五月，陰生，六月，二陰生，陰氣尚微，成物未具。七月，三陰生而成《坤》體，《坤》體在下，三陽爲《乾》而體在上，則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爲《泰》，泰，通也，天地交通。七月

爲《否》，否，塞也，言天地隔塞。所以十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之時，純陰用事，地體凝凍，寒氣逼物，地又在下，故云「地氣下降」。於時六陽從上退盡，無復用事，天體在上，不近於物，似若陽歸於天，故云「天氣上騰」。其實，十月天氣反歸地下。若審察於此，不足可疑。而劉洽、汜闕、皇侃之徒，既不審知其理，又不能定其旨趣，誼誼撓撓，亦無取焉。**注**「此陽一至急發」。正義曰：經云「天氣下降」，注「陽氣蒸達」，又似陽氣上升者，以陽氣從五月下降，至十一月，從下初升。至正月，始成《乾》體而在三陰之下，故云「天氣下降」。其實，於時陽從地中升也。引《農書》曰「下者」，案《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九家，百一十四篇：《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鄭所引《農書》，**①**《勝之》十八篇，**②**《王氏》六篇，《蔡癸》一篇。鄭所引《農書》，先師以爲《汜勝之》書也。《漢書注》：

「汜，音汎。成帝時爲議郎，**③**使教田三輔也。」「土長冒櫬」

**①** 鄭所引農書，阮校云：浦鏜校云此五字衍是也。

**②** 「勝之」，阮校云：浦鏜校云「勝」上脫「汜」字是也。

**③** 「議」，原作「侍」，據阮本、阮校改。

者，①謂置櫬以候土，土長冒櫬，陳根朽爛，可拔而去之，耕者急速開發其地也。「王命」至「徑術」於是春氣既和，王命群官分布檢校農之事，命遣田畯之官舍於郊之上，令農夫皆脩理地之封疆，審正田之徑路及田之溝洫，故云「審端徑術」。**注**「田謂」至「嵎夷」正義曰：知「田」謂「田畯」者，以經云「命田」，田是受之人。《詩》云「田畯至喜」，故知「田」謂「田畯」。云「舍東郊，順時氣而居」者，以其耕作歲時之氣，起於東方爲始，故令田畯舍國之東郊，以命其事。其諸侯都邑田畯，各舍國邑之東郊也。云「封疆，田首之分職」者，封疆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各有封境界域部分職掌也。云「術，《周禮》作遂」，以田農之事，無稱術者。「術」、「遂」聲相近，故疑「術」爲「遂」。《學記》云「術有序」，義同於此。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者，《遂人職》文。案《匠人》云：「廣二尺，深二尺。」②「遂，小溝也。步道曰徑」，《遂人職》云：「徑容牛馬。」③云「《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者，證命田畯舍東郊之事。云「《今尚書》者，《尚書》有古有今。壁裏所得，膠東庸生所傳者，謂之《古文尚書》。晁錯所受伏生二十九篇，夏侯、歐陽所傳者，謂之《今文尚書》。鄭據而引之，故云《今尚書》。「田事」至「不惑」作《記》之人解說天子所以命

田畯舍於東郊者，欲明其政理田事。若田事既能正，又先定其封疆徑遂以勸農夫，農夫知田事先後，審疆界畔域，乃不有疑惑。**注**「準直」至「均田」正義曰：準，謂輕重平均。直，謂繩墨得中也。封疆有界限，徑遂有闊狹，皆先平均正直之，故云「準直，謂封疆徑遂」。云「《夏小正》曰：農率均田」者，《夏小正》是《大戴禮》篇也，「農率」則，田畯也，「均田」則「審端徑遂」也。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爲仲春將釋菜。乃脩祭典，重祭禮，歲始省錄也。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爲傷妊生之類。**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此春爲四時之首，當脩祀典及祭山川之事。各依文解之。「犧牲毋用牝」者，以山林川澤，其祀既卑，餘月之時，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故**注**「爲傷妊生之類」。**④**若天地、宗廟大祭之時，雖非正

①「櫬」，原作「擗」，據阮本改。下同。

②「深二尺」，疑下脫「謂之遂」三字。

③「遂人職云徑容牛馬」，按「徑容牛馬」乃《遂人職》注文，疑「職」下脫「注」字。

④「妊」，原作「任」，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月，皆不用牝。禁止伐木。盛德所在。毋覆巢，毋

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麝，毋卵。爲傷萌幼之

類。毋聚大衆，毋置城郭。爲妨農之始。掩骼

埋胔。爲死氣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是月

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sup>①</sup>逆生氣。兵

戎不起，不可從我始。爲客不利，主人則可。毋

變天之道，以陰政犯陽。毋絕地之理，易剛柔之

宜。毋亂人之紀。仁之時而舉義事。**疏**正義曰：此

一節論時氣之事。各依文解之。「禁止伐木」者，禁，謂

禁其欲伐。止，謂止其已伐者。此伐木在山中，或在禁障

之處，十月許人採取，至正月之時，禁令止息。故《王制》

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詩·魚麗》傳云「草木不折，

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是也。若國家隨時所須，以爲材用

者，雖非冬月，亦得取之。故《山虞》有「仲冬斬陽木，仲夏

斬陰木」，又云「邦工人山林而掄材，不禁」是也。其非是

所禁之處，春秋亦得取之。故《周禮》云「春秋之斬木不入

禁」，鄭注：「斬四野之木可。」若於正月，皆禁之。「毋

生之時，故設戒也。巢，若其夭鳥之巢則覆之。故《荀子》云：「掌覆夭鳥之巢。」此月亦禁之。胎，謂在腹中未出。夭爲生而已出者。故《魯語》云：「獸長麝夭。」此飛鳥，謂初飛之鳥。故注云「爲傷萌幼之類」。麝，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若須薦獻，亦得取之。故《王制》云「韭以卵」，《庖人》「秋行犢麝」是也。「掩骼埋胔」者，《蜡氏》云：「掌除骹。」司農云：「胔，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康成不注，從司農義也。「骼」言「掩」，「胔」言「埋」，互言耳。**注**「爲客不利，主人則可也」正義曰：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此經云兵戎不合興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主人既不先起兵，彼來伐我，我不得不應，故云「主則可」。客既先興兵，故云「爲客不利」。「毋變」至「之紀」天有陰陽之道路，恐人改變，故云「毋變天之道」。地有剛柔之理，恐人斷絕，故云「毋絕地之理」。人有禮義綱紀，恐其迷亂，故云「毋亂人之紀」。案《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故鄭此注「以陰政犯陽」；《說卦》云「立地之

①「必」，《唐石經》「必」下有「有」字，《考文》引古本，足

利本同，《呂覽》同。

道，曰柔與剛」，故注「地理」云「易剛柔之宜」，《說卦》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春爲仁，故注「仁之時而舉義事」。天云「道」，地云「理」，人云「紀」，互辭也。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sup>①</sup>已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爲《乾》。草木蚤落，生日促。國時有恐，以火訛相驚。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申之氣乘之也。七月始殺。森風暴雨摠至，正月宿直尾，箕，箕好風，其氣逆也。回風爲森。藜莠蓬蒿並興，生氣亂，惡物茂。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亥之氣乘之也。舊說首種謂稷。**疏**正義曰：從上以來，論當月施令之事。若施之順時，則氣序調釋。若施令失所，則災害滋興。故自此而下，論政失致災之事。上既云「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今若施之不失，則三才相應，以人與天地共相感動故也。施令有失，三才俱應者，則此「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天也；「草木早落」，地也；「國時有恐」，人也。十二月之節內，三才俱應者多。就三才俱應之中，論天地及人，亦先後不逮。<sup>②</sup>或先言天者，則此「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是也。或先言民

者，則「孟春行秋令，其民大疫」是也。或先言地者，則「孟春行冬令，水潦爲敗」是也。所以然者，爲害重者則在先言之，爲害輕者後言之。大略於文可以意得，次第其輕重，無義例也。皇氏曲爲別說，非經之旨。施令失所，亦唯有二才應者。故「仲春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大旱、煖氣，並爲天災，如此之類是也。以施令失所，唯二才應，就二才之中，或有人無地，或有地有人無天，隨應則書，不爲義例也。行令失之於前，氣則應之於後。至如春夏及秋，施令有失，氣來爲應，唯在當年，則「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草木早落」之類是也。若其冬時失令，則氣應在於後年。故「仲冬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行春令，蝗蟲爲敗」。仲冬非瓜瓠不成之時，又非蝗蟲爲敗之日，是據來年。又錄《記》之人，序行令之事，各次第先後，則有夏有秋有冬。孟春舉夏爲始，仲春舉秋爲始，季春舉冬爲始。至於夏時之下，則有

①「雨水」，王引之《述聞》引王念孫說、張敦仁《考異》並謂《正義》本「雨水」作「風雨」，與《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同。

②「逮」，原作「建」，據阮本改。

秋有冬，次有來年之春。孟夏則舉秋爲始，仲夏舉冬爲始，季夏舉春爲始。以此推例，秋冬亦然，不能備說也。

**注**「已之」至「爲乾也」① 正義曰：此「風雨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應時者，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已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故雨少。云「四月於消息爲《乾》」者，陽生爲息，陰死爲消。十一月至四月爲息，言萬物得陽氣蕃息。五月至十月爲消，言萬物得陰氣消盡。凡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者，②以同爲孟仲季，氣情相通。如其不和，則迭相乘入。鄭之所注，例亦不同。或一句之下則云「某之氣乘之」，即此「風雨不時」一句之下云「已之氣乘之」；或兩句之下則云「某之氣乘之」，故「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摠至」，注：「西之氣乘之。」以二句俱當酉氣故也。或有二句之下始云「某之氣乘之」者，故「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摠，首種不入」，注云：「亥之氣乘之。」以二句共當亥氣也。氣當則言，無義例也。凡一句爲一事，亦有兩句共爲一事者，則孟夏行冬令云「後乃大水，敗其城郭」是也。

**注**「火訛相驚」 正義曰：以已來乘寅，已爲火，故

火來也。寅爲天漢之津，火雖欲來而畏水，終竟不來，但訛言道火相恐動也。

**注**「申之氣乘之。七月始殺」 正義曰：七月建申，陰氣始殺，殺氣乘寅，故人多大疫。

**注**「正月」至「爲姦」 正義曰：案鄭注《洪範》：「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木剋土，土爲妃，尚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陰，剋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尚妃之所好，故好雨也。」今申氣乘寅，兩相衝破。申來逆寅，寅爲風，風之被逆，故爲姦風，寅往破申，申爲雨，雨之被逆，故爲暴雨也。案《爾雅》「扶搖謂之姦」，謂風之迴轉也，故云「迴風爲姦」。

**注**「生氣亂，惡物茂」 正義曰：惡物所以害生氣，今生氣既亂，惡物乘之，故惡物茂。

**注**「首種謂稷」 正義曰：案《考靈耀》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則百穀之內，稷先種，故云「首種」。首即先也，種在百穀之先也。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

① 「也」，阮校云：「監、毛本無『也』字，與注合。」

② 「者」，原作「皆」，據阮本改。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曰：「夾鍾出四隙之細。」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皆記時候也。倉庚，驪黃也。鳩，搏穀也。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青陽大廟，東堂當太室。

**疏**正義曰：案《三統曆》云，①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雙四度，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案《元嘉曆》，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日箕四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旦斗四度中。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昏云「弧中」，日云「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以弧星近井星，建星近斗，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不可的指昏旦之中，故舉弧、建定其昏旦之中也。

**注**「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

之辰」正義曰：從奎五度至胃六度在戌，摠曰降婁。降，降也；婁，斂也。言物降落而收斂。②「而斗建卯之辰」者，斗星隨天而轉，一日一夜，過轉一周而行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也。云「弧在與鬼南，建星在斗上」者，熊氏說云：「《石氏星經》文。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二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既寬，若舉井、斗，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舉弧星、建星也。然春分之時日夜中，計春分昏中之星，去日九十一度。今日在奎五度，奎與鬼之初乃一百九度。所以不同者，鄭雖云「弧在鬼南」，其實仍當井之分域。故皇氏云：「從奎第五度為二月節，數至井第十五度，得九十一度，是弧星當井之十六度也。若從井星十六度至斗之初，一百七十一度。計昏中星與明中之星，春秋分時，相去分天之半，應一百八十二度餘。但日入以後二刻半始昏，不盡二刻半為明，昏明相去，少晝五刻。一刻有

①「案三統曆云」，衛氏《集說》無「云」字。孫詒讓《校記》云：「此所引《三統曆》，今《漢志》無。以後每月並同。」

②「物」，阮本「物」上有「萬」字。

三度半強，五刻有十七度餘，則昏之中星去明之中星一百六十五度餘，則建星不得在斗初，在斗十度也。」此「仲春之月，昏弧中」，案《尚書》云「日中，星鳥」，不同者，如鄭康成之意，南方七宿，摠爲鳥星，井、鬼則鳥星之分，故云「星鳥」，與此同也。案「仲夏，昏亢中」，《尚書》云「日永，星火」。不同者，案鄭答孫顯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摠爲大火。」其曰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摠舉一月，故不同也。案「仲秋之月，昏牽牛中」，《尚書》云「宵中，星虛」，其仲冬之月云「東壁中」，《尚書》云「日短，星昴」。不同者，亦是《月令》舉其初朔，《尚書》摠舉一月之中，理亦不異。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則別。《尚書》所舉星者，自取畢見之義，不謂南方之中。

**注**「夾鐘」至「之細」 正義曰：夷則長五寸七百分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今上生夾鐘，當三分益一，就夷則五寸之中取三寸，更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二寸。又於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中，有細分四百五十一，此細分各三分之，是於一寸分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sup>①</sup>有四百五十一者爲一千三百五十三，則是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三百五十三也。以整二寸各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則二寸摠有四千三百七十四分，益前一千三百五十三，摠爲五千七百二

十七，爲實數。但上生者三分益一，以實數更三分之，各有一千九百九分。以三分益一，則益一分一千九百九，併前五千七百二十七，摠爲七千六百三十六，爲積分摠數也。然後除之爲寸，一寸用二千一百八十七，則三寸摠用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三寸益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一千七十五分，不成寸，是爲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也。云《周語》曰：夾鐘出四隙之細者，《周語》注「夾鐘」云：<sup>②</sup>「夾助陽四隙，謂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凡助出四隙之微氣，令不滯伏於下也。」「始雨水」至「爲鳩」 正義曰：此一經記候。 **注**「皆記」至「月節」 正義

曰：言「皆記時候」者，謂經中四事，言之先後，逐氣之早晚。故《周書·時訓》：「驚蟄之日，桃始花。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至秋，則鳩化爲鷹。故《王制》云「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司裘》注「中秋鳩化爲鷹」，《夏小正》云「正月鷹化爲鳩，五月鳩化爲鷹」，鄭無所言，則不信用也。案《通卦驗》云：「倉庚爲正月中。」與此不同者，

① 「是於」，阮本作「於是」。

② 「周語注夾鐘云」，孫詒讓《校記》云：「此所引《國語》注，與韋注異。」

蓋是國土各異，氣有早晚。云「倉庚，驪黃」者，案《釋鳥》云：「倉庚，商庚。」郭景純云：「即鷺黃也。」《釋鳥》又云：「鷺黃，楚雀。」某氏云：「鷺黃，一名倉庚，又云商庚。」李巡云：「一名楚雀。」《方言》云：「齊人謂之搏黍。」云「鳩，搏穀」者，《釋鳥》云：「鳩，鳩，鳩。」郭景純云：「今之布穀也。」謝氏云：「布穀者近之。」彼云「布」，此云「搏」者，「布」、「搏」聲相近，謂之搏穀，以聲呼之。或以爲此鳥鳴，布種其穀。云「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者，證此雨水爲二月節也。但雨水、驚蟄，據其早作，在正月，若其晚，在二月。故漢初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至在後以來，事稍變改。故《律曆志》云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由氣有參差故也。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助生氣也。擇元日，命民社。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命有司省圉，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順陽寬也。省，減也。圉，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捶治人。<sup>①</sup>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禰，天子親往，玄鳥，燕也。

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禰，神之也。后妃帥九嬪御。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九嬪，<sup>②</sup>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高禰之前。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sup>③</sup>飲於高禰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韉，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韉，禮之禰下，其子必得天材。」<sup>④</sup>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助其生氣，止其獄刑。自「玄鳥至之日」至「高禰之前」，<sup>⑤</sup>論天子親祭高禰，妃嬪從行之事，故更云「是月也」。自「日夜分」至「正權概」，<sup>⑥</sup>論日夜

①「捶」，余本、撫本、岳本、阮本作「捶」。

②「九嬪」，余本、撫本、岳本、阮本皆無「九」字。

③「祝」，原作「祖」，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及衛氏《集說》改。

④「禰」字原漶滅，據阮本補。

⑤「正」，原作「平」，據阮本、阮校改。

既分，雷聲將發，婦人須戒其容止，度量須審正平均，故更云「是月」。自「耕者少舍」至「以妨農事」，論耕者少舍，脩理門閭，無爲大事，以致妨農，故更云「是月」。自「毋竭川澤」云「順陽養物」，至「開冰、釋菜、習舞、入學習樂」，摠是助陽，鼓動其物，故更云「是月」。自「祀不用犧牲」以下，論季春犧牲騰合，與上事殊，故別云「是月」。各依文解之。

**注**「社后」至「用甲」正義曰：「后土」者，謂五官之后土，即社神也，與《左傳》僖十五年云「君履后土」者別也。但句龍爲配社之人，又爲后土之官也。云「祀社日用甲」者，解經「元日」也。案《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

**注**「圜圖」至「治人」正義曰：

云「圜圖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者，蔡云：「圜，牢也。圖，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崇精問曰：「獄，周曰圖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圜圖，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云「在手曰桎，在足曰桎」者，案《掌囚》云：「上罪桎梏而桎。」桎爲在手，「桎」與「梏」連文，故知桎亦在手，則桎在足也。《易·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冷剛問云：「牛四足，何以稱牯？」鄭答云：「牛無手，前足施桎也。」云

「肆，謂死刑暴尸」者，**①**肆，陳也，謂陳尸而暴之。故《周禮·鄉士》、《縣士》皆「肆之三日」。然春陽既動，理無殺人，何得更有死尸而禁其陳肆者？蓋是大逆不孝，罪甚之徒，容得春時殺之。殺則埋之，故禁其陳肆。

**注**「高

辛」至「神之」正義曰：知「玄鳥遺卵，城簡吞之而生契」者，案《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又《中候契握》云：「玄鳥朔水，遺卵，城簡狄吞之，生契。」城者，簡狄之國名。故《大戴禮》云「有城氏之女曰簡狄」，故云「城簡狄」也。云「後王以爲謀官嘉祥」，**②**而立其祠焉二者，謂高辛氏之世，有此吞鳥之異，是爲謀官嘉祥。後代之王，立此高辛而爲謀神故也。**③**蔡邕以爲「謀神，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④**謂尊高之謀，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謀」。又《生民》及《玄鳥》毛傳云「姜嫄從帝而祠于郊謀」，又云「簡狄從帝而祠于郊謀」，**⑤**

**①**「尸」，原作「之」，據阮本改。

**②**「謀」，監、毛本作「媒」，與注合。下「謀官嘉祥」放此。

**③**故也，衛氏《集說》無「故」字。浦鏜云：「故」字衍。

**④**高，原作「爲」，據阮本改。

**⑤**「祠」，阮本作「祈」，與毛傳合。

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媒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爲媒神，是高辛氏已前未有媒神。參差不同者，《鄭志》焦喬答王權云：①「先契之時，必自有媒氏拔除之祀，位在於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裡祀，乃於上帝也。娥簡狄吞鳳子之後，②後王爲媒官嘉祥，③祀之以配帝，謂之高媒。」據此言之，則郊媒之祭，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媒配之，故謂之郊媒。至高辛氏之時，既簡狄之異，④後王以是爲媒官之嘉祥，即以高辛之君立爲媒神以配天，其古昔先媒則廢之矣。高辛氏配之，後謂之高媒。鄭義稷，契當堯時。案《命曆序》云：「帝嚳傳十世」，則稷、契不得爲帝嚳之子，是帝嚳後世子孫之子。故鄭注《生民》云：「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則簡狄亦高辛氏之後世之妃。此立爲媒神者，是簡狄之夫，不得爲帝嚳。此祭高媒，是祭天。故《生民》傳云「從於帝而見于天」。高媒爲配祭之人。祭天特性，此用大牢者，此謂配祭之人也。云「變媒言媒，神之者」，案《周禮·媒氏職》注：「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但不知初爲媒者其人是誰。案《世本》及譙周《古史》，⑤伏犧制以儷皮嫁娶之禮。既用之配天，其尊貴先媒，當是伏犧也。媒字從女，今從示旁爲之，「示」是神明告示之義，故云「變媒言媒，神之也」。「乃禮」至「之

前」正義曰：祭高媒既畢，祝官乃禮接天子所御幸有娠之人，謂酌酒以飲之。飲酒既畢，乃屬帶此所御之人以弓韉，又授之以弓矢於高媒之前而北面也。注「天子」至

「天材」正義曰：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若摠論幸御，則群妃皆是，何得直云「乃禮天子所御」，⑥故知有娠者。《漢書音義》：「娠，音身也。」云《王居明堂禮》者，《逸禮》篇名也。云「禮之媒下，其子必得天材」者，謂禮此所御之人於媒神之前，媒在壇上，御者在下，故云「媒下」。以祭神必福降，故云「其子必得天材」。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又記時

①「鄭志」，孫詒讓《校記》云：「《詩·生民》正義引此作『鄭記』，又云『此是鄭沖（按：鄭沖，當作鄭玄）弟子爲說以申鄭義』，則作『記』是也。《鄭志》與《鄭記》本是二書，後人多混爲一。」

②「鳳」，阮校云：「段玉裁校本『鳳』改『駝』。」今按：段校是也。

③「王」，阮校云：「段玉裁校本『王』下有『以』字。」

④「既」，孫詒讓《校記》云：「『既』下疑有奪字。」

⑤「史」，原作「本」，據阮本、阮校改。

⑥「何」字原是墨丁，據阮本補。



候。發，猶出也。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①「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止，猶動靜。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②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舍，猶止也。因蟄蟲啓戶，③耕事少間，而治門戶也。用木曰闔，用竹箬曰扇。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④大事，兵、役之屬。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

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人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用人學。」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順時達物也。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

①「奮木鐸」，張敦仁《考異》云：「《釋文》以『奮鐸』作音。

考《呂覽》作『奮鐸』，《淮南·時則》作『振鐸』，蓋《釋文》本無『木』字者是也。」王引之《述聞》云：「《釋文》但爲『奮鐸』二字作音，而不云『本或作奮木鐸』，則舊本無作『奮木鐸』者矣。」

②「平也」，原作「子也」，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③「蟄」，原作「勢」，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④「以妨農之事」，王引之《述聞》引王念孫云：「衍『之』字。《唐月令》及《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皆無『之』字。《齊民要術》一、《小雅·大田》正義、《後漢書·明帝紀》注、《白帖》三、《太平御覽·資產部二》，引此亦皆無『之』字。《呂氏春秋》同。」

樂。爲季春將合樂也。習樂者，習歌與八音。

**疏**正義

曰：「日夜分」，謂晝夜漏刻。馬融云：「晝有五十刻，夜有五十刻，據日出日入爲限。」蔡邕以爲「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康成注《尚書》云：「日中星，以爲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蔡校一刻也，大略亦同。

「雷乃發聲」者，<sup>①</sup>有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雊。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言「乃」。」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

「蟄蟲咸動，啓戶始出」者，戶謂穴也。謂發所蟄之穴。蟄蟲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啓蟄而郊」是也。蟄蟲晚者，則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蟲咸動」，則正月末皆動。重「記時候」者，庾蔚云：「謂蓋先記時候，以明應節。後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所應不同，故重記之也。」**注**，主戒

至「動靜」正義曰：以其「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故知「主戒婦人」也。云「容止，猶動靜」者，<sup>②</sup>蔡云：「『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

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災也。」**注**「因晝」至「斗斛」<sup>③</sup>正義曰：「平當

平」者，謂度、量、鈞、衡之等，人之所用，當須平均。人君於晝夜分等之時，而平正此當平之物。云「同、角、正，皆謂平之」者，經中度、量、鈞、衡、石五者，摠蒙「同」文。云「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爲石」，皆《漢書·律曆志》文。案《志》文云：「黑柜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丈爲一引，五度審矣。」又云：「黃鐘之管長九寸，圍九分，其實一籥。」合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五量加矣。《志》又云：「黃鐘之管，一籥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百二十斤爲石。」《志》又云：「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

①「者」字原脫，據阮本補。

②「動靜」二字原倒，據阮本乙正。

③「斗斛」，阮本作「斛者」，與注合，與文例合。

④「籥」，阮校云：「監、毛本作「龠」。下「合籥」、「一籥容」同。」按：《漢志》作「龠」。

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注：「權，錘也，與物正等則衡平。」是「權爲稱錘，稱上曰衡」。「甬」與「斗」連文，《律曆志》「斗爲斛」，故知甬則斛也。云「概，平斗斛者，今之猶然。」注「用木」至「曰寢」正義曰：案襄十八年《左傳》云

「晉州綽以枚數闔」，闔是齊城門而云「闔」，是闔用木也。此「扇」與「闔」相對文，又此「耕者少舍」，謂庶人。庶人華門，故以爲「竹葦曰扇」。云「凡廟，前曰廟，後曰寢」者，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牆，<sup>①</sup>寢制唯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

注「鮮當」至「受冰」正義曰：「鮮，當爲獻」者，案《詩·

豳風·七月》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故知「鮮」爲「獻」也。云「獻羔，謂祭司寒」者，以經云「獻羔啓冰，先薦寢廟」，恐是獻羔寢廟，故云「祭司寒」。《左傳》直云「獻羔而啓之」，知「祭司寒」者，以傳云「祭寒而藏之」，既祭司寒，明啓時亦祭之。云「薦於宗廟，乃後賦之」者，薦於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孟夏也。故《凌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引《春秋傳》曰「者，昭四年《左傳》申豐之辭也。從「古者」以至「無不受冰」，皆《左傳》文也。案《昭四年》「春，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

豐」，申豐對以此辭。云「日在北陸」者，北陸，虛也。謂十二月，日在虛之時而藏冰。云「西陸朝覲而出之」者，西陸，昴也，鄭康成以爲「四月之時，日在昴，畢之星朝見東方」，<sup>②</sup>於時出冰，以頒賜百官。若其初出薦廟，時在「一月」是也。云「固陰沍寒」者，杜預注：「沍，閉也。」謂堅固之陰，閉塞不通陽之處，於是取之。云「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者，朝之祿位，謂大夫已上，故下云「命夫命婦，無不受冰」是也。賓謂接迎賓客，食謂尋常飲食，喪謂死喪，祭謂祭祀。云「黑牡秬黍」者，以其祭水神，色尚黑。云「桃弧棘矢」者，桃去不祥，棘則刺禦惡。云「祭寒而藏之」者，寒，謂司寒之神，則玄冥，水神也。所用「黑牡秬黍」，黑牡則黑羔。云「獻羔而啓之」者，獻羔則黑牡也，亦用秬黍。啓之，謂二月時也，故云「公始用之」。云「火出而畢賦」者，畢，盡也。謂應是得冰之人，<sup>③</sup>無問尊卑，盡賦與之。案《左傳》云：「火出，於夏爲二月，於商

①「牆」，浦鏜以爲衍字，從衛氏《集說》校也。

②「日在昴畢之星朝見東方」，孫詒讓《校記》云：「疑當作「日在畢」，句，「昴之星朝見東方」。」

③「人」字原是墨丁，據阮本補。

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則火出季春建辰之月。以《周禮》「夏頒冰」乃建巳之月，不同者，但建辰火星在卯，火星始出，至建巳，火星漸高。摠而言之，亦得稱火出。早則三月之末，晚則四月初，不其相遠。又三月內有得四月節時，故據夏而言之。案《月令》季冬藏冰。《詩·豳風》「三之日納于凌陰」，三之日是建寅之月，不同者，鄭注「豳地晚寒」，所以校一月也。注「命習舞」至「入學」。<sup>①</sup>正義曰：以春陽既動，萬物出地，故王者習舞，所以應之。故孟春「命樂正人學習舞」，此仲春，又云「習舞釋菜」，皆以陽氣動。故此仲春「習舞」則《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此亦謂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注：「春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自是春秋常所合樂也，非爲季春而習舞也。故《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自是春秋之常事也。孟春習舞，及仲春習舞，及仲丁習樂，并季春合樂，皆在大學。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也。孟夏「乃命樂師，習合禮樂」，爲當月飲酎也。「命樂師」者，以仲春習舞習樂之時既命樂正，此則稍輕，故惟命樂師。此習禮樂在學也，其事既輕，天子不親往。孟夏又云「天子飲酎，用禮

樂」，鄭注：「飲之於朝，正尊卑。」是飲酎在朝，天子親在。<sup>②</sup>不云樂正者，文不備也。飲酎大禮，必樂正在焉。熊氏禮本云：「飲之於廟。」以爲漢禮獻酎在廟故也。若是獻酎祭廟，當云「天子獻酎」，不得云「飲酎」。且夏月時祭，已用酎也，何須別云飲酎？故知天子飲酎在朝。仲夏云「樂師脩鞀鞀」，<sup>③</sup>爲「大雩帝，用盛樂」故也。「命樂師」者，預脩習，其事輕。其雩帝用樂之時，則命樂正，天子親往。其季夏、孟秋、仲秋，以季夏土王，秋又陰始，國無大事，不用樂也。季秋亦得「習吹」者，爲將「大亨帝」也。其習吹之時，在於學中。亦樂師習之，但文不備也。所以「習吹」者，鄭云：「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但以重爲主，其實春亦有吹，秋亦有舞。季秋習吹之時，天子不親往也。案《大胥》「秋頒學，合聲」，周禮也，《月令》「仲秋無合聲者，殷法也，故不同。或可秋合聲者，即此季秋「習吹」是也。孟冬「大飲蒸」者，亦用禮樂也。故鄭「飲酎」之

① 「習」字原脫，據阮本補。

② 「在」，閩、監、毛本作「往」，衛氏《集說》同。疑是。

③ 「鞀」，衛氏《集說》「鞀」下有「鼓」字，與仲夏文合。

下注云：「季冬云『大飲蒸』，<sup>①</sup>此言『用禮樂』，互其文。」明飲蒸亦有禮樂也。此飲蒸在大學也，天子親往。故鄭引《詩》云「十月滌場，躋彼公堂」以證之。公堂則學校也。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者，歲終，王與族人燕於大寢，其事輕，故命樂師。知與族人燕者，鄭注引《王居明堂禮》云「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故知之也。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者，以經文「習舞，釋菜」，文在於後，恐「習舞，釋菜」共是一事，故云將欲習舞，必先釋菜。必知然者，以釋菜之時，不爲舞也。故《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不授器」，<sup>②</sup>是知釋菜無舞也。此云「習舞」在前，「釋菜」在後，何知不先習舞乃後釋菜？必知先有釋菜者，以《大胥》云「舍采，合舞」，舍即釋，故知釋菜在合舞之前。云「《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者，引之，證習舞之意，謂用此萬舞以入學。干舞稱萬者，何休注《公羊》云：「周武王以萬人服天下。」《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其義未聞。或以爲禹以萬人以上治水，故樂亦稱萬。<sup>注</sup>「爲季春」至「八音」正義曰：此習者，爲季春合樂預習之，故鄭云然。上「習舞，釋菜」，鄭不云爲季春合樂，則仲春合舞，自當爲之，不爲季春合樂而習也。熊氏以爲「仲春習舞，

爲季春合樂」者，若然，鄭何以不言之？又《大胥》無季春合樂，何以亦云「春舍采，合舞」？熊氏說非也。云「習歌與八音」者，以仲春習舞雖不爲季春而發，但孟春、仲春習舞以久，不須更習，故知唯習歌與八音。歌謂合聲也，八音謂樂器響也。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爲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sup>③</sup>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摠至，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畢好雨。寇戎來征，金氣動也。畢又爲邊兵。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孰，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爲大陰。民多相掠，陰姦衆也。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燠氣早來，午之氣乘之也。蟲螟爲害。暑氣所生，爲災害也。<sup>疏</sup>正義曰：以季春將騰合牝牡，不用殺其犧牲。其應祀之時，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更

① 「季冬」，據《月令》孟夏之月鄭注，「季冬」當作「孟冬」。

② 「授」字原泯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③ 「古」，《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作「告」。

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故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蔡氏云：「此祀不用犧牲者，祈不用犧牲。謂祈禱小祀也，不用犧牲。若大祀，則依常法。故上云「以大牢祠高禩」是也。」「其國大水」至「來征」正義曰：「其國大水，」則地災也。「寒氣摠至」，則天災也。「寇戎來征」，則人災也。**注**「畢又爲邊兵」正義曰：案《元命包》云：「畢七星十六度，主邊兵。」「陽氣」至「相掠」正義曰：「陽氣不勝」，天災。「麥乃不熟」，地災。「民多相掠」，人災也。「國乃」至「爲害」正義曰：「國乃大旱，燠氣早來」，天災。「蟲螟爲害」，地災。行令失所，人災之應，故無其災也。

##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二

#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季，少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

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

其祀戶，祭先脾。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

應。《周語》曰：「姑洗所以脩繫百物，考神納賓。」桐始

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皆記時候也。鴽，母無。蟬螻謂之虹。萍，萍也，其大者曰蘋。天

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

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青

陽右个，東堂南偏。**疏**正義曰：案《三統曆》云：二月之

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中，去日一百七度，旦斗二十六

度中。清明，日在昴八度，昏翼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

度，旦女二度中。<sup>①</sup>案《元嘉曆》二月節，日在婁六度，昏

柳十二度中，旦斗十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sup>②</sup>凡

三十度。日月行一會，凡三十度，故三月日在胃七度。

《律曆志》又云「大梁，初日在胃七度」是也。「昏七星中」

者，案《律曆志》云：「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

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

從胃七度至七星之初度，有九十九度。以日漸長，日沒之

時，稍在西北，<sup>③</sup>去七星之初九十八度，故昏時七星在南

方之中。「旦牽牛中」者，從七星之初，至牽牛之初。**注**

①「三」，阮校云：「監、毛本作『二』，衛氏《集說》同。」

②「九度」，阮校云：「盧文弨校云：『九度』下有缺文，當

云「昏張十度中，旦斗二十五度中。《三統曆》二月之

節，日在奎五度，自奎五度至胃七度」，共補三十二

字，然後接以「凡三十度」云云，差為膾合。」

③「酉」，殿本、阮本作「西」。

「姑洗」至「納賓」正義曰：南呂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就南呂三分益一，取三寸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二寸三分寸之一。整二寸者，各九分之二，二九爲十八分。寸之一者，<sup>①</sup>爲三分，摠二十一分。三七二十一，三分益一，更益七分，摠二十八分。以九分爲一寸，二十七分爲三寸，益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一分在，故云「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云「《周語》曰」至「納賓」，證姑洗之義。云「脩絜百物，考神納賓」者，案《國語》注云：「是月之物脩絜，<sup>②</sup>故用之宗廟，致神納賓。」<sup>③</sup>「皆記」至「曰蘋」正義曰：「駕，母無」，《爾雅·釋鳥》文。某氏云：「謂鷓鴣也。」李巡云：「駕，鷓鴣，一名牟母。」郭景純云：「鷓鴣也。青州呼鷓鴣母。」舍人云：「母作無。」今此注「母無」，「母」當作「牟」，謂牟無也。聲轉字誤，「牟」字作「母」。云「蟬螻謂之虹」者，《爾雅·釋天》文。郭氏云：

「雄者曰虹，雌者曰蜺。」雄謂明盛者，雌謂闇微者。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云「萍，萍，其大者蘋」，《爾雅·釋草》文。郭景純云：「水中浮萍也，江東謂之藻。」舍人云：「萍，一名萍，大者名蘋。」凡云「化」者，若鼠化爲鴛，鴛還化爲鼠。皇氏云：「反歸舊形謂之化。」案《易》云：「乾道變化。」謂

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故鄭注《周禮》云：「能生非類曰化」也。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暉之屬。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漏也。天子始乘舟，<sup>④</sup>薦鮪于寢廟，進時美物。乃爲麥祈實。於含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

①「寸」，殿本、庫本「寸」上有「三分」二字。疑是。

②「之」，孫詒讓《校記》從《國語》注，改「之」爲「百」。

③「乃告」至「乘舟」，王引之《經傳釋詞》引王念孫云：「『焉』字本在『始乘舟』之上。《呂氏春秋》作『乃告舟備具于天子，天子焉始乘舟』，高注曰：『焉，猶於也。自冬至此，於是始乘舟。』後之校《月令》者，不知焉訓爲於，遂移『焉』字於上句之末。校《呂氏春秋》者，又依誤本《月令》，於上句末增入『焉』字，唯下句『焉』字未刪，則以高注訓焉爲於故也。」



生者。芒而直曰萌。**疏**正義曰：從此以下至「爲麥祈

實」，論薦衣告帝，薦鮪於寢廟，舟牧告舟，論所告之事，故言「是月」。從「生氣方盛」至「禮賢者」，論陽氣將盛，振恤貧窮，勉勸諸侯，禮聘賢者，皆是助陽宣發之事，故云「是月也」。自「命司空」以下，論時雨將降，道達溝瀆，又禁斷羅翳，以助時生乳之事。事別於上，故更云「是月」。自「命野虞」至「無有敢惰」，論養蠶之事，事別於上，故云「是月也」。自「命工師」以下至「以蕩上心」，論工師之官，不得爲淫巧之作。事異於上，故更云「是月」。自「擇吉日」至「親往視之」，論天子合樂之事，事異於上，故更言「是月也」。以其月末爲之，故變云「是月之末」。自「乃合累牛、騰馬」至「以畢春氣」，論牛馬犧牲含育之事，并磔攘九門事。雖異於牛馬，難事既輕，不可別言「是月也」，故繫之「牛馬犧牲」，摠異於上，故更云「是月也」。

**注**「爲將」至

「之屬」正義曰：依禮，祭五帝自服大裘，今薦鞠衣，與桑同色，蓋薦於神坐，故知爲蠶求福。云「鞠衣黃桑之服」者，鄭注《內司服》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菊者，草名，花色黃，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衣黃也。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云「黃桑之服」也。云「先帝，大暉之屬」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

非天，唯大暉之屬。春時惟祭大暉，云「之屬」者，以蠶功既大，非獨祭大暉。故何胤云：「摠祭五方之帝。」其所祭之處，王權、賀瑒、熊氏等並以爲在明堂，以大暉祭在明堂故也。「薦鮪於寢廟」正義曰：案《爾雅·釋魚》云：

「鰒，鮪鮪。」郭景純云：「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鰒子。」一本云「王鮪似鱣，口在頰下」。《音義》云：「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鮪鮪，似鱣，長鼻，體無鱗甲。」「不可以內」正義

曰：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在內。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振，猶救也。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

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周，謂給不足也。勉，

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是月也，命司空

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

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

障塞。廣平曰原。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

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田

獵置罟、羅罔、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

爲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置罟。鳥罟曰羅

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臬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闕門也。今《月令》無「臬」，「翳」爲「弋」。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愛蠶食也。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蠶將生之候也。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紵之鳥，是時恒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具曲、植、簾、筐。時所以養蠶器也。曲，薄也。植，槌也。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女，外內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官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紉之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登，成也。敕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是月也，命工師，令

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量，謂物善惡之舊法也。幹，器之木也。凡輅幹，有當用脂。良，善也。疏正義曰：蔡氏云：「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勉諸「至」賢者。正義曰：謂王者勉勸此諸侯，令聘問有名之士，禮接德行之賢。蔡氏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賢者，名士之次，亦隱者也。名士優，故加束帛，賢者禮之而已。」注「廣平」至「有路」正義曰：「廣平曰原」，《爾雅·釋地》文。云「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者，言「國也」，解經中「國」，「邑也」，解經中「邑」，「平野也」，解經中「原野」。以其各是一物，故每以「也」結之。溝瀆、道路，各兩事共爲一句，故云「溝瀆與道路」摠結之。不云「隄防」者，以云「不得不通」，隄防非可通之物，故鄭不言之。云「古者溝上有路」者，此既爲雨決水而云「開通道路」，恐「道路」非決之物，故云「溝上有路」。言「道達溝瀆」之時，須脩此溝上道路。案

《周禮·遂人職》云：「溝上有畛，川上有路。」此言「溝上有路」者，是道路之摠名，與彼別也。「毋出九門」正義

曰：謂此月非田獵之時，其置罟、羅網、畢翳之器及餒獸之藥，毋得出於九門。若路門內有者不得出路門，應門內有者不得出應門。舉此可知。城門內有者不得出城門，既不得出城門，則近郊之內無所用也。若近郊之內先有者，不得出近郊之門。近郊之門尚不得出，則近郊之內雖有亦不得用也。舉此而言，遠郊、關門亦可知。是此月之時，所在之處，遠近皆不得用，故云「毋出九門」。

**注**「獸

罟至「爲弋」正義曰：案《爾雅》云：「兔罟謂之罟。」郭景純云：「罟猶遮也。」是罟爲獸罟。知罟亦獸罟者，案《釋器》云：「罟謂之罟。罟，覆車也。」孫炎云：「覆車是兩轅網。」既是兩轅可以網鳥，非但網鳥，亦可以網獸。《廣雅》云：「網謂之罟。罟，兔罟也。」是「獸罟曰罟罟」也。此

「罟」與「罟」一也。「鳥罟曰羅」，《釋器》文。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者，以其似天上畢星，《毛詩傳》云「畢所以掩兔」是也。「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謂此等之物，四時常有，於此季春之時，不得用耳。案《周禮·迹人》云：「禁毒矢射者」，乃謂四時也。云「九門，路門、應門」之等者，自路門、臯門已內，皆宮室所在，非田獵之處，亦禁羅網毒藥不得出者，此等門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

處，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云「今《月令》無「罟」，「翳」爲「弋」者，以今《月令》之本云「田獵置、羅網、畢弋」，與此經不同。

**注**「鳴鳩至之鳥」

正義曰：鳩鳴且翼相擊

者，案《釋鳥》云：「鷦鷯，鷽鷽。」郭景純云：「鷽，音九物反。鷽，音嘲。鷽鷽似山鷽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孫炎云：「鷽鷽，一名鳴鷽。」《月令》云「鳴鷽拂其羽」是也。云「戴勝，織紵之鳥」者，案《釋鳥》云：「鷽鷽，戴勝。」郭景純云：「鷽即頭上勝，今亦呼爲戴勝。」李巡云：「戴勝，一名鷽鷽。」孫炎云「鷽鷽，自關而東謂之戴鷽」，非也。

**注**

「曲，薄也。植，槌也」正義曰：案《方言》云：「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曲，<sup>①</sup>或謂之麴。自關而西謂之薄。」故云「曲，薄」。《方言》注：「槌，縣蠶薄柱也。」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齊謂之牂。<sup>②</sup>

**注**「東鄉至之事」

正義曰：若尋常養蠶，<sup>③</sup>或

東西南北，面無所在。今后唯東面採桑，明知不常留養蠶也，暫示法而已。「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者，案《祭

<sup>①</sup>「楚」字原脫，據衛氏《集說》及《方言》卷五補。

<sup>②</sup>「牂」，阮校引盧文弨校，「牂」改「牂」。按：戴震《方言疏證》云：「《月令》疏引《方言》「牂」譌作「牂」。」

<sup>③</sup>「常」，殿本、阮本「常」下有「留」字。

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蠶」，是常留養蠶也。《祭義》又云：「夫人副禕而受之。」言「副禕」，則據王后；言「三宮夫人」，則似據諸侯。不同者，《祭義》所云，雜明天子、諸侯之法。副禕據王后，上公夫人亦副禕也，三宮夫人據諸侯，亦得通王之「夫人」也。云「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者，釋經中「婦」字。知不兼三夫人、九嬪者，以經云「禁婦女無觀」，則尊者不應在禁限，故知無夫人與嬪也。及女御亦當在焉，特云「世婦」者，以《祭義》云「世婦之吉者」，故特言之。引《內宰職》蠶于北郊者，證躬桑之事。案此經是季春躬桑，《內宰》云「仲春」者，以仲春既帥命婦躬桑浴種，至季春，又更躬桑浴蠶也。故熊氏云：「案《馬質》注云：『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二月浴種也。《祭義》云：『大昕之朝，奉種浴于川。』注云：『大昕，季春朔日。』是三月又浴蠶也。」皇氏云：「二月浴之，三月乃躬。」其義非也。云「女，外內子女」者，解經中「女」字。外子女，謂王外姓甥之女者。內子女者，王之同姓子女。則《周禮》之外宗、內宗，皆以嫁有爵者。故《內宰》云「帥外內命婦」，言「內命」，則未出嫁者不在焉。鄭注《周禮》「士妻亦爲命婦」，則士妻亦在。云《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官事」者，引之證明子女養蠶之事。皇氏云：

「妾，謂外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執養官事』，執，操也；養，長也。謂操持養長蠶官之事。」云「無觀，去容飾」者，以其祭先蠶，又志在採桑養蠶，無暇爲飾之事，故禁之以示法。登成至戒之。正義曰：「登，成」，《釋

詁》文。以「分繭稱絲」，是課効其功，故云「以勸戒之」。

工師至善也。正義曰：《周禮·考工記》無工師，

知是「司空屬官」者，以司空掌工巧，此稱工巧師長，故知

「司空之屬」。云「量，謂物善惡之舊法」者，言此等之物，

善惡先有舊法，當審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五庫者，

熊氏云：「各以類相從。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

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義

或然。云「幹，器之木」者，案《周禮》弓人掌作弓，云「凡析

幹」，故知幹，弓幹。此則摠論材幹，不獨指弓。但器之材

樸，摠謂之幹，故云：「幹，器之木。」百工咸理，監工

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

心！」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

日號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猶逆也。百工作器物各

有時，逆之則不善。時者，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

合三材，冬定體」之屬也。淫巧，謂僞飾不如法也。蕩，謂

動之使生奢泰也。今《月令》無「于時」，「作爲」爲「詐僞」。

**疏**正義曰：言於此之時，天氣和適，百工造作器物，當依

百工皆治理其事之時，監工之官，日日號令之：言造作器物，當依氣序，無得悖逆於時，使物不牢固。又所作器物，當依舊常，無得有作淫過巧妙，以蕩動在上，使生奢泰之心者。  
**注**「若弓一至，詐僞」正義曰：案《考工記·弓

人》云「春液角」，言春時先浸液其角，豫和濡。筋柔於角，

故於夏暑濕之時始治筋。「秋合三材」者，秋時陰陽氣調，

合膠、漆、絲之三材，角在內面，筋在外面，幹在中。「冬定

體」者，謂往來之體，冬氣凝寒，物皆牢實，故內之縻中，使

弓體堅強。云「之屬」者，用時非一，故云「之屬」。《考工

記》「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又云「材美工巧」，然而不

良，則不時是也。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

子乃率三公、<sup>①</sup>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今天子

以大射，郡國以鄉射禮代之。是月也，乃合累牛騰

馬，遊牝于牧。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

謂繫在廐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犧牲駒

犢，舉書其數。以在牧而校數書之，明出時無他故，

至秋當錄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命國難，九門磔

攘，以畢春氣。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

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

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

隸，索室歐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

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

**疏**正義曰：「累牛」，謂相累之牛。「騰馬」，相騰逐之馬。

以季春陽將盛，物皆產乳，故合此所累之牛，相騰之馬，故

遊此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其在廐牝馬，須

擬乘用者，則不放之。犧牲駒犢，舉書其數者，既遊

牝於牧之後，畜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

皆書其見在之數。所以然者，至秋，畜產入時，知其舊數

不欠少以否，又舊數之外，知其生息多少。  
**注**「此難」至

「春氣」正義曰：以季春恐有難陽氣之嫌，故云「難，難陰

<sup>①</sup>「率」，閩、監、毛本作「帥」。張敦仁《考異》云：「此

「率」字於前後亦歧出，俗本所改蓋是。」黃侃《黃侃手

批白文十三經》（下稱「黃侃校」）亦改「率」爲「帥」。

氣也」。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者，<sup>①</sup>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日月比天爲陰，故云「陰氣右行」。以此月之初，日在於胃。此月之中，從胃歷昴。云「有大陵積尸」者，《元命包》云：「大陵主尸。」熊氏引《石氏星經》：「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云「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歐疫以逐之」者，案《方相氏》云：「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歐疫。」鄭注云「時難，謂四時難」，引《月令》「季冬，命國難」，故知於時命方相氏也。引《王居明堂禮》曰「以下者，證季春國難之事」。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丑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栗。**國有大恐**，以水訛相驚。**疏**正義曰：「寒氣時發」，天災也；「草木皆肅」，地災也；「國有大恐」，人災也。**注**肅，謂枝葉縮栗。正義曰：案《詩》「九月肅霜」，肅，謂嚴肅，故云「肅，縮栗」。言枝葉減縮而急栗。**注**「以水訛相驚」正義曰：案孟春「國時有恐」，注云：「以火訛相驚。」知此是水者，以上「孟春行夏令」，故爲「火訛」，此「季春行冬令」，故云「水訛」。雖初訛言相驚，水竟不至。所以然者，以冬氣來乘，水欲來至，以

季春是土，<sup>②</sup>土能制水，故知水不來。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鬼，鬼爲天尸，時又有暑也。山陵不收，高者曠於熱也。**疏**正義曰：「民多疾疫」，<sup>③</sup>人災也；「時雨不降」，天災也；「山陵不收」，地災也。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爲霖。今《月令》曰「衆雨」。兵革並起。陰氣勝也。<sup>④</sup>**疏**正義曰：「天多沈陰，淫雨早降」，並天災也；「兵革並起」，人災也。**注**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爲霖。正義曰：「雨三日以上爲霖」，隱公九年《左傳》文。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其日丙丁。丙之

- ①「尸」，原作「戶」，據阮本改。
- ②「是」，阮本作「行」。
- ③「病」，阮本作「疾」。
- ④「陰氣勝」，衛氏《集說》「勝」作「盛」。《考文》引古本「陰」作「金」。

言炳也。<sup>①</sup>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以爲日名焉。《易》曰：

「齊乎巽，相見乎離。」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此赤

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

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官。其蟲羽。象

物從風鼓翼，<sup>②</sup>飛鳥之屬。其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

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夏氣和

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律中中

呂。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

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

七十四。《周語》曰：「中呂宣中氣。」其數七。火，生數

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其味苦，其臭

焦。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屬焉。其祀竈，祭

先肺。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

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竈在廟門外

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陴，乃制

肺及心肝爲俎，<sup>③</sup>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

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

于筵前，迎尸，如祀尸之禮。螻蟈鳴，丘蚓出。王

瓜生，苦菜秀。皆記時候也。螻蟈，蛙也。王瓜，草

挈也。今《月令》云「王荇生」，《夏小正》云「王荇秀」，未聞

孰是。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載

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

以粗。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孚甲堅合，屬

水。雞，木畜，時熱，食之，亦以安性也。粗猶大也。器高

大者，象物盛長。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

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

火。」天子乃齊。謁，告也。立夏之日，天子親

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

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迎夏，祭

①「炳也」，阮校引段玉裁云，「炳也」下當補「丁之言強也」五字。

②「翼」，原作「葉」，據殿本、阮本改。

③「肺」，原作「脾」，據撫本、岳本、阮本、魏氏《要義》及阮校改。下同。

赤帝亦燁怒於南郊之兆也。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

**疏**

正義曰：《三統

曆》：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sup>①</sup>日虛三度中。四月中，日在井初度，昏角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六度中。案《元嘉曆》，四月節，日在昴十一度，昏翼十度中，旦女三度中。四月中，日在畢十五度，昏軫十度中，日虛九度中。<sup>②</sup>畢者，<sup>③</sup>案《律曆志》，立夏，日在畢十二度。昏翼中者，日既在畢十一度，畢有十六度而終，則中取五度，觜一度，參九度，井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張十八度。計從畢十三度至翼初，摠九十三度。言春三月之時，<sup>④</sup>昏中之星九十八度。四月日漸長，校三月二刻，則昏中之星，去日多校一刻半餘，以度言之，則校五度。則四月昏中之星去日合有一百二度，計翼星中之時，當在翼十二度也。

**注**

《易》曰：齊乎巽，相見乎離。正義曰：引《易》者，證「丙丁」是著明之義。此《易·說卦》文。

**注**，炎帝「至「火

官」。正義曰：何胤云：「《春秋說》云：「炎帝號大庭氏，

下爲地皇，作耒耜，播百穀，曰神農也。」云「犁爲火官」者，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杜注云：「祝融，明貌。」**注**「三分」至「事勤」正義曰：

「三分宮去一以生徵」者，宮數八十一，三分分之，各二十七，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故徵數五十四也。云「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者，微清者，數少爲清。羽數最少，爲極清。徵數次少，爲微清。徵於清濁爲第四，事於尊卑亦爲第四，故云「事之象」。引《樂記》者，證爲事也。

**注**

「中呂」至「中氣」正義曰：無射之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三分益一，以生中呂。於無射四寸之內，取三寸，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寸。又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以六千五百六十一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也。

<sup>①</sup>「一百」，殿本、阮本作「二百」。阮校云：「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sup>②</sup>「九度」，阮校云：「盧文弨校云：《宋書》作「二度」，當從之。」

<sup>③</sup>「畢者」，阮本「畢者」上有「日」字，而殿本、庫本有「日在」二字。按：此是出文，當補「日在」二字。

<sup>④</sup>「春」，原作「昏」，據殿本、阮本改。



六千五百二十四分各三分之，則爲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二。又整一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併之，摠爲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五也。更三分之，一分有一萬三千八十五。上生者三分益一，以一萬三千八十五益上之數，摠爲五萬二千三百四十，爲積分之數。然後除之爲寸，一寸除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二寸除三萬九千三百六十六，<sup>①</sup>爲二寸，通前爲六寸。餘有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不成寸。是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也。

**注**，竈在「至」之禮——正義曰：知「竈在廟門外之東」者，案《少牢》及《特牲禮》，皆竈在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云「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雷禮》文。云「先席於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以神位在西，故知在西室之奧。以祀戶在戶內，故祭在廟室之奧；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奧。各從其義。云「東面，設主於竈陴」者，謂設主人東面也。竈陴，謂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爲之。云「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者，制，謂截割。心肝皆鬲上之物，故從肺類，俱置俎上。奠此俎於主之西，此主位西嚮，故置俎在西而對主也。云「又設盛于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皇氏以爲「此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云「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者，

「亦」上祀戶之禮。祭必三者，以禮成於三故也。上祀戶云「祭肉三：脾、腎、再」，此云「祭肺、心、肝各一」，亦爲肉祭三也。此醴實於尊，祭三者，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者，筵前，謂初設廟室奧之筵前。准《特牲》、《少牢》，鼎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面，<sup>②</sup>執俎者以俎就鼎，載肉入，設於筵前，在菹醢之東。其黍稷等，設於俎南。此唯云「祭黍」，或無稷也。此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竈者，是老婦之祭。」

**注**，螻蛄「至」孰是——正義曰：案《周禮·蠲氏》鄭司農注云：「蠲，蝦蟇。」玄謂：「蠲，今御所食蛙也。」李巡注《爾雅》：「蟾諸，蝦蟇也。」王瓜，草挈者，《本草》文。「今《月令》『王萑生』者，此云『王瓜生』，今《月令》『王萑生』，疑王萑則王瓜也。云『《夏小正》云『王萑秀』，未聞孰是』者，今《月令》既云『王萑生』，《小正》又云『王萑秀』，故鄭以爲疑，云『未聞孰是』。『未聞孰是』，凡有二

①「三萬」，原作「二萬」，據計算當作「三萬」，浦鏜校亦謂當作三萬，據改。

②「西面」，阮本作「西向」，阮校云：「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意：一疑「王瓜」是「王賁」以否，一疑「生」之與「秀」，其文不一，故云「未聞孰是」。此物記時，<sup>①</sup>先生者在月初，後者在月末，以次相配。餘皆倣此。「乘朱路，駕赤駟」

正義曰：路與服言「朱」，駟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爲，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駟馬，自然之性，皆不可色深，故云「赤」。旌旂雖人功所爲，染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案《詩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又鄭注《儀禮》云「朱則四人與」？是朱深於赤也。**■**「不言」至「失之」正義曰：案上迎春云「帥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今此直云「三公、九卿、大夫」，故云「不言「帥諸侯」」。既不帥諸侯，而云「封諸侯」，故鄭解其意云，諸侯當迎夏之時，或無在京師者，故空其「諸侯」之文。諸侯既無，而得封者，鄭云「或無在京師者」。言「或」，則容有在者，故得封也。或可諸侯身雖不在，遙封之。皇氏以爲「迎時不在，至還時諸侯或來，故得封也」。然迎夏往反，暫時之事，不應迎時未到，還時則來，非其義也。引《祭統》以下，證夏時未可封諸侯，故云「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也。乃命樂師習合禮樂，爲將飲酎。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

大。助長氣也。贊，猶出也。桀俊，能者也。遂，猶進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行爵出祿，必當其位。使順之也。是月也，繼長增高，謂草木盛，蕃廡。毋有壞墮，亦爲逆時氣。毋起土功，毋發大衆，爲妨蠶農之事。毋伐大樹。亦爲逆時氣。是月也，天子始絺，初服暑服。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重敕之。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急趨於農也。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王居明堂禮》曰：「毋宿于國。」今《月令》「休」爲「伏」。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爲傷蕃廡之氣。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是月也，聚畜百藥，蕃廡之時，毒氣盛。靡草死，麥秋至。

①「此物記時」，殿本、庫本作「此記時物」，義勝。

斷薄刑，決小罪，舊說云：靡草、薺、亭歷之屬。《祭

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

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出輕

繫。崇寬。疏正義曰：「乃命樂師習合禮樂」不云「是

月」者，以承上「是月立夏」之文也。至「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皆立夏之日處分之所為，猶如立春之後云，命相布德施惠，皆同時之事，故不云「是月也」。自「繼長增高」至「毋伐大樹」，論順時生養，不違逆時氣，事異於上，故言「是月」。<sup>①</sup>自「天子始絺」至「毋休於都」，論天子初服暑服，為勞農之時，亦事異於前，故復言「是月」。自「驅獸」至「寢廟」，論生長五穀，麥成薦寢廟，其事相類，亦事異於上，故更言「是月」。自「聚蓄百藥」至「出輕繫」，論熱毒方盛，可以聚蓄百藥，斷決小罪。因斷之時，崇尚寬恕，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蠶事既畢」不言「是月」者，以季春養蠶，孟夏始了，非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天子飲酎」，事之大者，又異於前，故言「是月」。

注：贊猶一至「於

占」<sup>②</sup>正義曰：贊是贊佐之義，故云「出桀俊」。或末什

沈滯者，故云「出」。賢良或職卑位下，故云「遂」。賢良，

謂有德行；傑俊，謂多才藝。故鄭注《鄉大夫職》云：「賢

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蔡氏《辯名記》曰：「十人曰選，倍選曰俊，萬人曰傑。」《尹文子》及《毛詩傳》皆云「萬人為英」。異人之說，故不同。云「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者，案《書傳》有「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領三卿，此夏制也。案《曲禮下》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此殷制也。《周禮》則有夏官司馬。是「三王有司馬，無大尉」。案《中候握河紀》云：「舜為大尉。」此堯時置之，三王不置也。云「秦官則有大尉」者，案《漢書·百官表》云「大尉，秦官是也」。云「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者，俗人，謂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焉。此等未通識於古，古謂秦以前，不知三王無大尉，是未通於古。經云「舉長大」者，謂用長大之人，故王肅云「舉形貌壯大者」。「繼長增高」正義曰：是月草木蕃廡，王者施化，當繼續長養之道，謂勸民長養，增益高大之物，謂勸其種植。

注：縣、鄙，鄉遂之屬，

①「月」，殿本、阮本「月」下有「也」字。

②「猶」，原作「出」，據閩、監、毛本改。

③「蔡氏」，阮校引段玉裁云，「蔡氏」之下當有「引」字。

④「河」，原作「何」，據阮本、魏氏《要義》及阮校改。

主民者」正義曰：案《地官·遂人職》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是遂之屬。今云「鄉遂之屬」，經直云遂屬，舉遂以包鄉，故鄭兼云「鄉」也。

**注**「舊說」至「似非」正義曰：「靡草」無文，故引舊說以明之。「葍」屬之屬，以其枝葉靡細，故云「靡草」。引《祭統》以下者，證此月不當

「斷薄刑，決小罪」。蠶事畢，<sup>①</sup>后妃獻繭，乃收繭

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

服。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

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

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是月

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

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群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

孟冬云「大飲蒸」，此言「用禮樂」，互其文。

**疏**正義曰：天

子春養蠶，此時畢了，故云「蠶事畢」。「后妃獻繭」者，謂

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乃收繭稅」者，謂既受內命婦獻

繭，乃收外命婦繭之賦稅。「以桑爲均」者，言收稅之時，

以受桑多少爲賦之均齊。桑多則賦多，桑少則賦少。「貴

賤長幼如一」者，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

幼，謂婦老幼。無問貴賤長少，出之時，<sup>②</sup>齊同如一，皆以近郊之稅上而稅一也。所稅之物，以供給天子郊廟之服。

**注**「后妃至服同」正義曰：「內命婦獻繭于后妃」者，

以其經云「后妃獻繭」，恐后妃獻繭於王，故明之也。知非

后妃獻繭於王者，《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

遂以獻於夫人。」是夫人不獻繭也。云「收繭稅者，收於外

命婦」者，內命婦既以獻繭，更別云「收繭稅」，故知於外命

婦也。「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有祭服以助祭」者，<sup>③</sup>

皇氏云：「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

所以唯皆稅其繭，餘得自人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

祭，故令繭得自人以供造也。」今謂夫助祭之服，當公家所

<sup>①</sup>「蠶事畢」，王引之《述聞》引王念孫云：「此本作『蠶事

既畢』，與季春之『蠶事既登』文同一例。各本皆脫

「既」字。而《正義》述經文亦無「既」字，則後人依已

脫之經文刪之也。案上文《正義》曰「蠶事既畢不言

是月者」云云，則此文之有「既」字明甚。《衛風·氓》

正義、鈔本《北堂書鈔·政術部五》等引此皆作「蠶事

既畢」。《呂氏春秋》同。」

<sup>②</sup>「出」，殿本、庫本「出」下有「稅」字。

<sup>③</sup>「者」，原作「也」，據浦鏜校改。

爲，故《禮》「再命受服」。言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既是官家之桑，繭應全入。於己所以有稅者，以其夫亦當有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稅以供造之。但稅寡少，故云「收以近郊稅耳」。知，收以近郊稅者，《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北近郊，故知「收以近郊」。云「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者，案《泉府》云：「凡賒者，以國服爲之息。」國服，謂國家貢賦，服事在上，各有等限，謂之國服。言貴賤長幼出繭稅，俱以十一，等限齊同，故云「國服同」。其受桑，則貴賤異也。貴者桑多，賤者桑少。爲皆計繭爲稅，<sup>①</sup>十一之稅。**注**「耐之」至「其文」正義曰：耐，音近稠。稠，醴厚，<sup>②</sup>故爲醇也。《詩·豳風》云：「爲此春酒。」至此始成，以用禮樂，故「飲之於朝，正尊卑」。故《左傳》云「朝以帥長幼之序」。若漢嘗耐，及《春秋》見於嘗耐，皆謂在廟，祭而獻耐，與此別也。「孟冬云「大飲燕」，此言「用禮樂」，明孟冬亦「用禮樂」，故云「互其文」。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四鄙人保，金氣爲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疏**正義曰：苦雨數來，天災，「五穀不滋」，地災，「四鄙人保」，人災也。行

冬令，則草木蚤枯，長日促。後乃大水，敗其城郭；亥之氣乘之也。**疏**正義曰：「草木蚤枯」，地

災，「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天災。此二句，共爲一事。行春令，則蝗蟲爲災，<sup>③</sup>暴風來格，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爲災者，寅有啓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秀草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

**疏**正義曰：「蝗蟲爲災」及「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天災也。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二分

①「爲」，殿本、庫本作「惟」，疑是。

②「醴」，山井鼎云：「醴」，恐「釀」字。

③「蝗蟲」，王引之《述聞》云：「當作「蟲蝗」，猶上「蟲螟」，今人言蟲蟻耳。後人不知而改爲「蝗蟲」，謬矣。《唐月令》、《呂氏春秋》并作「蟲蝗」。」

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小

暑至，螳螂生，鷦始鳴，反舌無聲。皆記時候也。螳螂，螳螂母也。鷦，搏勞也。反舌，百舌鳥。天子

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太

廟，南堂當大室也。養壯佼。助長氣也。疏正義曰：

案《三統曆》，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昏氏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昏房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奎十一度中。《元嘉曆》，五月節，日在井三度，昏角十度中，日危九度中。①五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昏氏五度中，旦室五度中。注

「蕤賓」至「交酢」正義曰：應鐘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上生蕤賓，三分益一，取應鐘三寸，更益一寸，爲四寸。其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爲八十一分也。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則爲八十一分寸之六十。其整寸一爲八十一分，又以六十分益之，摠爲一百四十一分。更三分益一，一分有四十七分，更以四十七益前一百四十一分，摠爲一百八十八分，是爲積分之數。除之爲寸，

除八十一分，則一百六十二分爲二寸，益前四寸爲六寸。餘有二十六分不成寸，故云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也。引《周語》曰「以下者，證蕤賓之律。何胤云：

「《乾》九四，是月陽反於下爲《復》，陰生陽中爲《姤》，各應其時，所以安靜，是安靜神人也。陰生爲主，陽謝爲賓。賓主之象，獻酬之禮，獻酢又酬之，陰陽代謝之義也。」

注，螳螂「至」舌鳥正義曰：案《釋蟲》云：「不蝸，螳螂，

其子蜉蝣。」舍人云：「不蝸，名蠟蟻，今之螳螂也。」孫炎云：「螳螂，螳螂，一名不蝸。」李巡云：「其子名蜉蝣。」則蜉蝣，故云蜉蝣母。《方言》云：①「譚，魯以南，④謂之蠟蟻。②河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龐。⑤

①「九」，阮校引盧文弨云，《宋書》「九」作「七」，是。

②「則」，浦鏜校曰：「『一名』二字誤『則』。」案：浦校與《爾雅·釋蟲》邢疏合。

③「方言」，阮校云：「盧文弨云，據《藝文類聚》，非《方言》，乃《鄭志》也。段玉裁校本亦云『方言』二字當作『鄭志』。」今按：引文見《類聚》卷九十七，又見《御覽》卷九百四十六。

④「譚」，盧文弨從《類聚》校，「譚」改「沛」。

⑤「龐」，阮校引盧文弨云，疑當作「疣」。

齊、祀以東，①謂之馬穀。②然名其子，同云螻蛄也。」云「搏勞」者，《詩》云：「七月鳴鵙。」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云「百舌鳥」者，蔡云：「蟲名，鼃也。今謂之蝦蟇。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末嚮內，故謂之反舌。」《通卦驗》曰：「搏勞鳴，蝦蟇無聲。」又靡信云：③昔於長安中，與書生數十，共往城北水中取蝦蟇，屠割視之，其舌反嚮後。如此，鄭君得不通乎？「螭夙問曰：「誠如緯與子言，爲蝦蟇，五月中始得水，適當聒人耳，何反無聲？」此皆著時候。④今猶昔也，是以知蝦蟇非反舌。」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時候言之，今人識之，故不從緯與俗儒也。或蝦蟇舌性自然，不必爲反舌也。「養壯佼」正義曰：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以盛夏長養之時，故養壯佼之人，助長氣也。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篳篥，飭鐘磬柷敔。爲將大雩帝，習樂也。脩、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疏**正義曰：「鞀」字或從「兆」下「鼓」。案《周禮·小師》注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鄭注《詩》云：「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

也。」「鞀鼓」者，⑤則《周禮·鼓人職》「掌六鼓，雷鼓鼓神祀」之屬是也。劉熙《釋名》云：「鞀，導也，所以導樂作。鞀，裨也，裨助鼓節。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廓。」琴者，《釋樂》云：「大琴謂之離。」孫炎云：「聲留離。」⑥《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劉熙《釋名》云：「施絃張之。」瑟者，《釋樂》云：「大瑟謂之灋。」孫炎云：「音之布告如埽灋。」⑦郭景純云：「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者，《釋樂》云：「大管謂之簫。」音驕。郭景純云：

①「祀」，阮本作「杞」，《類聚》引作「濟」，《御覽》引作「充」。

②「穀」，《類聚》引作「敷」，《御覽》引作「敷」，《爾雅疏》引作「谷」。

③「靡」，阮校云：監本、毛本作「糜」是也。

④「皆」，原作「者」，據浦鏜校改。

⑤「鞀」，孫詒讓《校記》云：「「鞀」字疑衍。」

⑥「留」，《爾雅·釋樂》邢疏引作「流」。

⑦「音之布告如埽灋」，阮校云：「監、毛本作「音之變布如灋出」。盧文弨校云，本作「音多變布如灋出也」。今按：盧校蓋據《爾雅疏》，而阮校作，音多變布出如灋也。」

「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箎，六孔」。鄭注《周禮》云：「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簫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郭景純云：「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鄭注《周禮》：「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餠所吹者。」劉熙《釋名》：「簫，肅也。」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子戟。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竽者，鄭注《周禮》云：「竽，二十六簧。」《釋名》云：「竽，汙也，其中汙空。」笙者，鄭注《周禮》云：「十三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郭景純云：「列管瓠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釋名》云：「笙，生也，象物出地所生。」箎者，《釋樂》云：「大箎謂之沂。」郭景純云：「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廣雅》云：「八孔。」鄭司農注《周禮》云：「箎，七空。」《釋名》云：「箎，啼也，聲如罵兒啼。」簧者，竽笙之名也，<sup>①</sup>氣鼓之而爲聲。《釋名》云：「簧，橫也，於管頭橫施之。」鐘者，案《釋樂》云：「大鐘謂之鐃。」《釋名》云：「鐘，空也。內空，受氣多。」磬者，《釋樂》云：「大磬謂之鞀。」音器，以玉石爲之。《釋名》云：「磬，磬也，聲堅磬磬然。」祝者，《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郭景純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敵者，《釋

樂》云：「所以鼓敵謂之鞀。」郭景純云：「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鉞刻，以木長尺揅之。」<sup>②</sup>「脩均」至「之言」

正義曰：脩者，脩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營爲。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器物。故云「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也。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輶輶至祝敵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常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農乃登黍。登，進也。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此嘗雖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

①「名」，阮校引段玉裁云，當作「舌」。



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sup>①</sup>令民毋艾藍以染，

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五月，啓灌

藍蓼。」毋燒灰，<sup>②</sup>爲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爲盛。火

之滅者爲灰。毋暴布。不以陰功干大陽之事。<sup>③</sup>門

閭毋閉，關市毋索。順陽敷縱，不難物。挺重

囚，益其食。挺，猶寬也。游牝別群，孕妊之欲止

也。則絜騰駒。爲其牡氣有餘，相蹄齧也。班馬

政。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庖人職》曰：「掌十有二閑

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此之謂也。**疏**正義

曰：正以將欲雩祭，故先命有司爲祈祀山川百源，爲將雩

之漸，重民之義也，故先「爲民」。「大雩帝，用盛樂」者，爲

民祈穀後，天子乃大雩天帝，用上鞞鞞之等，故云「用盛

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謂天子既雩之後，百

縣，謂諸侯也，命此諸侯以雩祀古之百辟及卿士等生存之

日能立功有益於人者。**注**，陽氣「至」無雩」正義曰：

以四月純陽用事，故云「陽氣盛而恒旱」，故制禮此月爲

雩。縱令雩祭時不早，亦爲雩祭。云「雩，以吁嗟求雨之

哭而請。」歌哭則吁嗟之類，旱又是大戕，故須「吁嗟求雨」。注《春秋》者，以「雩」爲「遠」，謂「遠爲百穀求雨」，非鄭義也。云「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者，以雩是祭天，當從陽位。以五天摠祭，不可偏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祭一天，故「雩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止，<sup>①</sup>當以人帝配之。大皞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黃帝配含樞紐，少皞配白招拒，顓頊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云「凡他雩，用歌舞而已」者，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是用歌舞。正雩則非唯歌舞，兼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也」者，百辟，則古之上公，則《國語》鯀爲崇伯，而《禮記·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爲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

① 「樓」下原衍「汝」字，據殿本、阮本刪。

② 「灰」，《呂氏春秋》作「炭」。梁玉繩《警記》云：「『灰』字必『炭』字之譌，季秋之月『伐薪爲炭』，可互證。」

③ 「干」，原作「千」，據阮本改。

④ 「止」，殿本、阮本作「正」，阮校云：「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左氏》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是身爲百辟，又爲卿士。案《左傳》有「社稷五官」，今直云「若句龍、后稷」，不云「句芒、蓐收」之等，舉有益於民功之顯者言之。引《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者，欲明正雩在四月，不在五月也。云「凡周之秋，三月之中旱，亦脩雩禮以求雨」者，釋此經大雩在五月中，爲五月不雨脩雩祭，作《記》者言五月之雩是常雩，故記之於五月也。云「天子雩上帝」者，以此云「大雩帝」也。云「諸侯以下雩上公」者，此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是也。云「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者，案《春秋》，周七月、八月、九月皆書「雩」，《穀梁》不譏。《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無爲雩」，是譏其冬雩，是冬無雩也。《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雩」文，春夏不雩，雖旱不爲脩雩之祭。其周季夏，當有正雩，則「龍見而雩」是也。案《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傳云「書不時」，服注云：「雩，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言「大」，別山川之雩也。《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成公三年》「秋大雩」，七年「冬大雩」，《襄五年》「秋大雩」，《傳》曰「旱」，八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十六年「秋大雩」，十七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昭三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六年「九月大雩」，《傳》曰

「旱」，八年「秋大雩」，十六年「秋九月大雩」，《傳》曰「旱」，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再雩，旱甚。」《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十二年「秋大雩」。《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云：「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云：「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有七，大旱有二，大雩有二十一，都并有三十。《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以冬時旱氣以過，故不數。《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二旱災成，故不數。《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祇是一旱之事爲再雩，一雩不數。《定七年》「秋大雩」，亦一時之事而爲二雩，一雩不數。《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冬無爲雩」，明亦不數。三十之中，去此六事不數，唯有二十四在。就二十四之中，分爲四部。《桓五年》「秋大雩」，說雩禮，是一部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禱禮，是二部也。《文二年》「文十年」，《文十三年》皆云「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說旱而不

爲災，是三部也。此三部摠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餘有十七條說旱氣所由。故鄭《釋癘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凡正雩，在周之六月，常事不書。書「秋，大雩」，《傳》不云「旱」者，皆過雩也。《傳》言「旱」者，皆爲旱脩雩也。雩書「月」者，爲脩旱雩得禮。故定元年《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案《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云：「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乃始成災。」而《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未至建未而爲災者，若霧露霑濡，壟中有苗，雖歷時不爲災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十二月，正月不雨至秋七月」是也。至八月不雨，乃爲災。若無霧露霑濡，壟中無苗，雖未至八月則爲災，故《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穀梁》說云：「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公羊》說：「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此一家之說不同，鄭《釋癘疾》從《穀梁》之義。雩之與禱，所以異者，《考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群臣禱山川，以過自讓。凡雩，必先禱，故此經云，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公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不爲雩。以非雩月，故不雩。

**注**：必以「至」櫻桃。正義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雜同薦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孰。」明仲夏未孰也。蔡氏以爲「此時黍新孰，今「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也。案《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注**：此月「至」藍蓼。

正義曰：別種藍之體，初必叢生，若及早栽移，則有所傷損。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引《小正》「啓灌藍蓼」者，證此月養藍。熊氏云：「灌，謂叢生也。言開闢此叢生藍蓼，分移使之稀散。」「門閭」至「毋索」正義曰：蔡云：「門，謂城門。閭，謂二十五家爲閭。闕市毋索者，闕市停物之所，商旅或隱藏其物，以避征稅。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搜索其物。」「益其食」正義曰：「益其食」與「挺重囚」連文，鄭又無注，皇氏以爲「增益囚之飲食」，義當然也。熊氏以爲「益群臣祿食」，其義非也。**注**：馬政「至」攻駒。正義曰：《庖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

① 「二」字原脫，據閩、監、毛本補。

② 「與」字原脫，據殿本、庫本補。

③ 「飲」，閩、監、毛本作「飯」。

教。」案《校人職》云：「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大夫四閑。」每閑馬有二百一十六疋。又「阜馬、佚特、教駢、攻駒」，注云：「阜，盛壯也。鄭司農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駢。』」玄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駢，始乘習之。攻駒，驟其蹄齧者。」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掩，猶隱翳也。躁，猶動也。今《月令》「毋躁」為「欲靜」。止聲色，毋或進。進，猶御見也。①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群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薄滋味，毋致和。為其氣異，此時傷人。節嗜欲，定心氣。微陰扶精，不可散也。百官靜事毋刑，罪罰之事，不可以聞。今《月令》「刑」為「徑」。以定晏陰之所成。晏，安也。陰稱安。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②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木堇，王蒸也。是月也，毋用火南方。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可以居高明，可

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觀也。闔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

**疏**正義曰：「長至」者，謂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大史漏

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

「死生分」者，分，半也。陰氣既起，故物半死半生。蔡云：

「感陽氣，長者生，感陰氣，成者死，故於夏至日相與分也。」「君子」至「或進」正義曰：蔡氏云：「君子，謂人

君以下至在位上也。齋戒，所以敬道萌陰也。處必掩身，

處，猶居也；掩，隱翳也。陰既始萌，故君子居處不顯露，

恐干陰也。」「無躁」者，躁，動也。既不顯露，又不得躁

動，宜靜以安萌陰也。鄭引今《月令》「無躁」為「欲靜」，

「欲靜」則「無躁」之義。「止聲色」者，歌樂華麗之事，為助

陰靜，故止之。「無或進」者，進，御見也。既止聲色，故嬪

房不得進御侍夕也。亦為微陰始動，不可動於陰事也。

蔡云：「方齋戒，故止色，內御之屬，勿或有所進也。」

「易及」至「其道」正義曰：案《易緯通卦驗》云：「夏至人

①「猶」，《考文》引古本作「謂」。

②「堇」，《考文》引古本作「槿」。

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黃鐘，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曆，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sup>①</sup>注：「從八能之士，謂選於天下人衆之中，取其習曉者而使之。調黃鐘者，縣黃鐘於子，其以大小之差展其聲。調六律者，六律管，陽也，又有六呂爲之合。管有長短，吹之以調樂器之聲。調五音者，金爲鐘，革爲鼓，石爲磬，竹爲管，絲爲絃，皆有聲變舒疾也。匏也，木也，土也，不言「調」者，聲少變，故不調。調五聲者，宮商角徵羽，聲弘殺緩急。凡黃鐘、六律之聲，五音之動，與神靈之氣通，人君聽之，可以察己之得失，而知群臣賢否。調五行者，五行，謂《五英》。調律曆者，律曆，謂《六莖》也。調陰陽者，謂《雲門》、《咸池》。調正德所行者，謂之《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此鄭云《五英》，謂顓頊樂名；云《六莖》者，帝嚳樂名。云「從八能之士」，注云：「從，就也，謂人主就八能之士於習樂之處而觀之。」作樂五日者，謂日至之前，豫前五日，令八能之士習作其樂，以迎日至。《樂緯協圖徵》亦云，從八能之士。今《月令》於日至，止聲色，與諸緯文違，故云「非其道」。必知其緯文「作樂」爲是者，以《周禮·大司樂》冬至祭天圜丘，夏至祭地方澤，皆有作樂之文，不得云「止樂」，故知《月令》非也。

**注**「爲其氣

異，此時傷人」正義曰：滋味和調，氣味殊異，他時可食，此時傷人。「以定晏陰之所成」正義曰：上從，君子齋戒以下，至「無刑」以上，皆是清靜止息之事，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謂初感安陰，若不清靜，則微陰與人爲病，故須定之。王肅及蔡氏皆云：「晏，爲以安定陰陽之所成。」非鄭旨也。

**注**「木槿，王蒸」正義曰：《釋草》云：

「椹，<sup>②</sup>木槿。椹，木槿。」某氏云：「別三名，可食。或呼爲

日及，亦云王蒸。其花朝生暮落。」注云，閭者謂之臺，有

木者謂之榭」正義曰：案《釋宮》云：「闔謂之臺。」李巡

云：「積土爲之，所以觀望。」郭景純云：「積土四方。」又

云：「無室曰榭。」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郭

景純云：「榭，今之堂堦。」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

穀，子之氣乘之也。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道路

不通，暴兵來至；盜賊攻劫，亦雹之類。**疏**正義

曰：「雹凍傷穀」，天災；「道路不通，暴兵來至」，人災也。

<sup>①</sup>「行」，浦鏜校曰：「下脫『作樂五日』四字。」據下文「作樂五日者」云云，疑是。

<sup>②</sup>「椹」，原作「椹」，據阮校引《爾雅·釋草》改。

行春令，則五穀晚孰，卯之氣乘之也。生日長。百螾時起，其國乃饑；螾，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爲害。**疏**正義曰：「五穀晚孰」，天災；「百螾時起」，地災；「其國乃飢」，人災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爲天獄，主殺。果實早成，生日短。民殃於疫。大陵之氣來爲害也。**疏**正義曰：「草木零落，果實早成」，地災；「民殃於疫」，人災也。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三

##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季

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其日丙丁。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

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

竈，祭先肺。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

寸。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周語》曰：「林鍾和展百

物，俾莫不任肅純恪。」**疏**正義曰：案《三統曆》，六月節，

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婁八度

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三度中，<sup>①</sup>去日一百一十

七度，旦胃十四度中。《元嘉曆》，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

度，昏房四度中，旦東壁八度中。<sup>②</sup>六月中，日在柳十二

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二度中。

**注**「林鍾」至「純恪」

正義曰：案《律曆志》「黃鍾長九寸」，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故林鍾長六寸。引《周語》曰「下者」，<sup>③</sup>證林鍾之義。故

《周語》云：「林鍾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案注云：

「《坤》初六也。林，衆。鐘，聚。肅，速。純，大。恪，敬。

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詭詐，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而大敬其職。」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

草爲螢。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攫搏也。<sup>④</sup>《夏小正》

曰：「六月，鷹始擊。」螢，飛蟲，螢火也。天子居明堂

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

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右个，南堂

西偏也。命漁師伐蛟，取鼃、登龜、取黿。四者

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

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

①「三」，阮校云：「毛本作「二」。」

②「八」，阮校引盧文弨云，《宋書》作「六」，是。

③「曰」，閩、監、毛本作「以」。

④「謂」字原脫，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補。

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鼃言登者，尊之也。鼃、鼃言取，羞物賤也。鼃皮又可以冒鼓。今《月令》「漁師」爲「榜人」。命澤人納材葦。蒲葦之屬，此時柔刃，可取作器物也。

**疏**正義曰：「蟋蟀居壁」者，此物生在於土中，至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其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案《爾雅·釋蟲》云：「蟋蟀，蜚也。」孫炎曰：「蜻蛚也，梁國謂蜚。郭景純云：『今促織。』蔡以爲「蟋蟀，斯蜚」，非也。「鷹乃學習」者，於時一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搏擊之事。案《鄭志》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有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真鷹可習矣。」「腐草爲螢」者，腐草此時得暑濕之氣，故爲螢。不云「化」者，蔡氏云：「鳩化爲鷹，鷹還化爲鳩，故稱化。今腐草爲螢，螢不復爲腐草，故不稱「化」。」**注**謂攫「至「螢火」」正義曰：攫，謂以足取物。搏，謂以翼擊物。云「螢，飛蟲」者，案《釋蟲》云：「螢火，即炤。」李巡云：「螢火，夜飛腹下如火，<sup>①</sup>故曰即炤。」「命漁」至「取龜」正義曰：此「命漁師」及仲夏「養壯佼」之等，皆是煩細之事，或非止一月所爲，故不言「是月也」。故注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明非獨季夏而取。**注**「周禮」至「榜人」正義曰：引《周禮》「秋獻鼃魚」，是《敝人職》文。<sup>②</sup>又云「凡取龜，用秋時」，是《龜人職》文。引之者，證作《記》之人，謂此禮是周之秋八月，當夏之六月，故誤書於此。言記者之非。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爲之。今《月令》「四」爲「田」。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牲以供祠神靈，爲民求福，明使民艾芻，是不虛取也。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圓丘也。上帝，太微五帝。**疏**正義曰：以四監合其秩芻，以共皇天、上帝，其事既大，又異於上，故言「是月」。自「命婦官」至「等給之度」，<sup>③</sup>論黼

- ①「火」，阮本、衛氏《集說》「火」下有「光」字。
- ②「敝人」，當作「鼃人」。蓋引文實出《鼃人職》也。
- ③「給」，原作「級」，據殿本、阮本改。



黻文章，給郊廟祭祀之服，事異於上帝「養犧牲」，<sup>①</sup>故言「是月」。自「樹木方盛」至「則有天殃」，論禁斷餘事，助時生養，亦事異於上，故言「是月」。自「土潤溽暑」至「土彊」，論上暑下潤，糞地爲宜，事異於上，故復言「是月」。

**「四監」至「爲田」** 正義曰：案《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又季冬云「乃命四監收秩薪柴」，薪柴亦出於山林川澤。云「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知百縣非諸侯而云「鄉、遂之屬」，以其取芻養牲，不可大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仲夏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兼外內諸侯也。此云「鄉、遂之屬」者，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秩，常」，《釋詁》文。<sup>②</sup>云「今《月令》「四」爲「田」者，令「田監」大合秩芻，義亦通也。<sup>③</sup>

「爲民」至「五帝」 正義曰：「爲民求福」者，雖是尋常事神，因事神之時，爲民祈福。云「是不虛取」者，若不爲祈福，浪使民艾芻，是在上虛取民力。今還祈福與民，民皆蒙福，是不虛取民力役使之也。云「上帝，大微五帝」者，案《周禮·司服》云「昊天上帝」，鄭以爲「昊天上帝」祇是一神，北極耀魄寶也。知此「皇天上帝」不祇是耀魄寶之上帝，爲大微者，以《周禮·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別云「五帝」，故知「昊天上帝」

亦唯一神。此《月令》「皇天、上帝」之下，更無別「五帝」之文，故分爲二。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婦官，染人也。采，五色。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真采正善也。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sup>④</sup>

**疏** 正義曰：於此月之時，命掌婦功之官，謂染人也，染此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此等之物，必以舊法故事，無得有參差貸變。必以此月染之者，以其盛暑濕，染帛爲宜。此是秦法也。若周，則於夏豫浸治染纁玄之石，至秋，乃摠染五色。故《染人》云「夏纁玄，秋染夏」是也。蓋從夏至秋，皆得染物，周、秦各用一時也。此云「黼黻文章」，下云「黑黃蒼赤」，互相備也。<sup>⑤</sup>

①「帝」，疑是衍文。

②「詁」，原作「古」，據阮本改。

③「給」，《唐石經》、《岳本作「級」》，《呂氏春秋》同。張敦仁《考異》云，岳本改「給」爲「級」是也。

染人也。采，五色」正義曰：案《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泉、染人等，此據「染采」，故爲染人。「采，五色」者，鄭注《皋陶謨》曰：「采，<sup>①</sup>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此對文耳，散則通。

**注**「旗章」至「章識」正義曰：

「旗旗」者，則《周禮·司常》「九旗」是也。「章識」者，則《周禮》事、名、號。故《司常》云：「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鄭注引《士喪禮》「以緇廣三寸，長半幅，頽末長終幅」，《詩》「織文鳥章」是也。是月也，樹木方

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爲其未堅

刃也。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

以起兵動衆。上將用事，氣欲靜。毋舉大事以

搖養氣，大事，興繇役以有爲。<sup>②</sup>毋發令而待，以

妨神農之事也。發令而待，謂出繇役之令，以預驚民

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

主於稼穡。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

有天殃。言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爲功，動之則致害

也。<sup>③</sup>《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

物歸中。」**疏** **注**「土將用事，氣欲靜」正義曰：土雖寄

王於四季，但南方火，生中央土，土生西方金。金火之間，位當建未之月，故云「土將用事，氣欲靜」也。「毋發」至

「之事」<sup>④</sup>正義曰：「發令」者，發動徵召之令也。「而待」

者，謂時未順而豫動，召以待後時乃使也。「以妨神農之

事」者，解所以不豫發令也。「神農」者，土神也。爾時土

神用事，若逆令召民，民驚心動，是妨土神之氣事也。

**注**「土神」至「稼穡」<sup>⑤</sup>正義曰：土神能吐生萬物，成其農

事，故曰「神農」。知上主稼穡者，《尚書·洪範》云：「土爰

稼穡。」孔傳曰：「種曰稼，斂曰穡。」蔡氏云「神農則炎帝」，

非鄭義也。「水潦」至「天殃」正義曰：六月主未，未有

東井，<sup>⑥</sup>東井是水，故六月而「水潦盛昌」也。「神農將持

功」者，神農，猶土神也。土地本受天雨澤水潦以爲生養

<sup>①</sup>「采」，按鄭注原文是「性曰采」，即孔疏下文之「未用謂之采」。疑脫「性曰」二字。

<sup>②</sup>「興」，《考文》引古本「興」上有「謂」字，衛氏《集說》同。

<sup>③</sup>「害」，《考文》引古本「害」上有「災」字。按疏述注有「災」字。

<sup>④</sup>「毋」，原作「無」，據阮本改。

<sup>⑤</sup>「神」，原作「稱」，據阮本改。

<sup>⑥</sup>「有」，閩、監、毛本、衛氏《集說》作「值」，疑是。

之功，此月多水，故土神方得將持功也。「舉大事則有

天殃」者，神農方持功，若人君有舉大事，干養氣者，非唯神農罪之，則天亦殃罰之也。犯土而天罰之者，地受天澤，得以含養。今若干地，則是下天也。

「歸中」正義曰：解所以犯天殃之義也。云「動之則致災

害」者，若動地，則致天災害，<sup>①</sup>是地功由天也。云「《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者，引《孝經說》，證地受天

澤，為成己功也。地體卑順，故受天之雨澤，而體得謙虛開張也。云「含泉任萌，滋物歸中」者，亦《孝經說》也。既

謙虛開張，故能含於水泉，任萌一切之物，並滋繁而歸地中也。是月也，土潤辱暑，潤辱，謂塗濕也。大雨

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薙，謂

迫地芟草也。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

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

《薙人》「掌殺草」，<sup>②</sup>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

化也，則以水火變之」。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

疆。土潤辱，膏澤易行也。糞，美，互文耳。土疆，強樂

之地。**疏**正義曰：六月建未，未值井，井主水，大雨時行，

土既潤辱，<sup>③</sup>又大雨應時行也。不云「降」，降止是下耳。

故言其流義，故云「行」，行猶通被也。蔡云：「大雨時行，行，降也。從「土潤」以下，皆為下句。燒薙，謂迫地芟除草名也。」<sup>④</sup>《周禮》立其官，使除田草也。五月夏至，芟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燒薙」也。「行水」者，其時也，大雨時行，行於所燒田中，仍壅遏蓄之，以漬燒薙，故云「行水」也。「利以殺草」者，利，益也。先芟後燒，又蓄水漬之，即草根爛死，是利益得殺田中之草也。「如以熱湯」者，日暴水於爛草田中，水熱而沫沸，如熱湯漬之也。

**注**「薙人」至「變之」正義曰：引《薙人》，證芟草時節。案《薙人》云：「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杜子春云：「萌，謂耕反其萌芽。」康成云：「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夷之，以鉤鎌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芟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孰。耜之，

①「天」，原作「干」，據閩本、監本、毛本、殿本、阮本改。

②「薙人」，按《周禮》，當作「薙氏」。

③「辱」，原作「溽」，據足利本、阮本改。

④「燒薙」至「名也」，孫詒讓《校記》云：「『燒』下疑奪『薙』草」二字，屬上讀。「迫地」云云，釋「薙」，不釋「燒」也。」

以相測凍土剝之。」案皇氏云：「夷，音雍。繩，音孕。」云「又曰：如欲其化，則以水火變之」者，謂先以火焚燒其草，在後以水浸漬之，變此瘠地爲肥，故云「水火變之」。先火後水，而云「水火」者，便言也。可以「至」土疆。正義曰：於此月之中，又可行以下二事也。糞，壅苗之根也。蔡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可以美土疆」者，疆者，疆桲磊磈難耕之地，此月亦可止水漬之，乃壅糞之，使田美也。注「土潤」至「之地」正義曰：「土潤」則土之膏澤易行，故可糞美之，使肥易也。蔡前云，從「土潤」以下，皆爲下句，是與鄭相合也。云「糞，美互文耳」者，亦可以美「田疇」，可以糞「土疆」，故言互文也。云「土疆，強桲之地」者，強是不軟，桲是墮闕也，並謂礫礫磊磈之地也。《草人職》云：「疆桲用糞。」疆桲，強堅者也。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爲害。民乃遷徙，象風轉移物也。疏正義曰：「穀實鮮落」，謂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或云以夏召春氣，初鮮絮，而逢秋氣肅殺，故穀鮮絮而墮落也。此地災。「國多風欬」，此是天災也。「民乃遷徙」，是人災也。注

未屬《巽》。正義曰：案《易林》云：「《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己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是「未屬《巽》」也。行秋令，則丘隰水潦，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宿直奎，奎爲溝瀆。溝瀆與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禾稼不孰，傷於水也。乃多女災，含任之類敗也。疏正義曰：「丘隰水潦」及「禾稼不孰」，①地災也，以其水氣多故也。「乃多女災」，人災也，亦爲水傷含任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丑之氣乘之也。鷹隼蚤鷙，得疾厲之氣也。四鄙人保。象鳥雀之走竄也。都邑之城曰保。疏正義曰：以丑，未屬《巽》，十二月建丑，得《巽》之氣，故爲風。又建丑之月，大寒中，故多風寒。此天災也。「鷹隼蚤鷙」，季夏地氣殺害之象，地災也。中央土，火休而盛德在土也。其日戊己。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爲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因以爲日名焉。其帝黃帝，

①「隰」、「及禾稼」凡四字原漶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其神后土。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

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為土官。其蟲倮。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

毛。其音宮，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

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律中黃鍾之宮。黃鍾之宮最長也。

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

其數五。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為本。

其味甘，其臭香。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屬之。

其祀中雷，祭先心。中雷，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

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雷云。祀之先祭心者，五

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祀中雷之禮，設主於牖

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①心、肺、肝各一。他

皆如祀戶之禮。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

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

其器圜以閼。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

車如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黃。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

器圜者，象土周帀於四時。閼，讀如紘。②紘，謂中寬，象

土含物。疏正義曰：夫四時五行，同是天地所生，而四時

是氣，五行是物。氣是輕虛，所以麗天；物體質礙，③所以

屬地。四時係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

九十日。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

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輒寄王十八

日也。雖每分寄，而位本末，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間，

故在此陳之也。「其日戊己」正義曰：雖處於夏末，而

實為四行之主，不可沒其生用之功，故因亦為日名也。

注「日之」至「之佐」正義曰：案《考靈耀》「春則星辰西

遊」，謂星辰在黃道之西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東，至

季春之月，星辰入黃道，復其正處，日依黃道而行，是春夏

之間，日從黃道；「夏則星辰北遊」，謂星辰在黃道之北遊

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南，至季夏，星辰入黃道，復正位，

日依常行黃道，至夏秋之間，④日從黃道也；「秋則星辰東

遊」，謂星辰在黃道東遊。日依常行在黃道之西，至季秋，

①「肉」，原作「內」，據阮本改。

②「如」，阮校云：段玉裁校本「如」改「為」。

③「質」，衛氏《集說》作「室」。

④「至」，浦鏜校云，是「誤」，「至」。今按：浦校是也。下文「至」，疑均當作「是」字。

星辰入黃道，還復正位，日依黃道而行，至秋冬之間，日從黃道也；「冬則星辰南遊」，謂星辰在黃道南遊。日依常行在黃道之北，至季冬，星辰入黃道，還正位，日依常行黃道，至冬春之間，日從黃道也。鄭注《洪範》云：「四時之間，合於黃道也。」月之行道與日同，故云「月爲之佐」也。

**注**「后土」至「土官」 正義曰：案昭二十九年《左傳》

云：「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土官。知此經「后土」非句龍而爲「犂」者，以句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后土官闕，犂則兼之。故鄭注《大宗伯》云：「黎食於火土。」以《宗伯》別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爲社神，則不得又爲五祀，故云「黎兼」也。

**注**「象物」至「淺毛」 正義曰：《大戴禮》及《樂緯》云：

「麟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云「象物露見，不隱藏」者，案仲夏云「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至六月土王之時，物轉壯大，<sup>①</sup>露見不隱藏也。云「虎豹之屬恒淺毛」者，諸鄭之所云，皆據四時之物與鱗、羽、毛、介相似者言之，不取五靈之長。故中央不言人，西云狐貉之屬，東方兼言蛇，北方兼言鼈，是不取五靈也。  
**注**「聲始」至「之象」 正

義曰：案《律曆志》：五聲始於宮，陽數極於九，九九相乘，故數八十一。以五聲中最尊，故云「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律中黃鐘之宮」 正義曰：黃鐘之宮，於諸宮爲

長。季夏土王，其聲最重，謂土之聲氣，應此黃鐘之宮聲，非黃鐘一聲也，故特云「律中」者，「黃鐘之宮」也。黃鐘候氣之管，本位在子，此是黃鐘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但土無候氣之法，取黃鐘宮聲以應土耳，非候氣也。故賀瑒云：「黃鐘是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正以土義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實不用候氣也。十二律互相爲宮，據律主言之也。崔靈恩云：「凡陰陽之管，合有十一律，律各爲一調，迭相爲宮，而生五聲，合而成樂。黃鐘宮最長，爲聲調之始，十二宮之主。宮音者，是五音之長，故與黃鐘之調宮聲相應。」此論宮聲相應，非論候此月氣之相應，是以注云「季夏氣至，則黃鐘之宮應」，不直云「黃鐘之律應」也。然則直言「律應」，不言「宮」者，明主爲所候之氣應也。直言「律中黃鐘之宮」，不言「律應」者，明謂中央土聲，與黃鐘爲宮音相應，非爲氣應也。故鄭引《禮運》云「迭相爲宮」以證之也。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

①「壯」，阮本作「盛」。

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為互，二者為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也，唯以四行末十八日為土之氣也。蔡氏及熊氏以為「黃鐘之宮，謂黃鐘少宮也，半黃鐘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為候氣」。案六月林鐘之律長六寸，七月夷則長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於六月候之乎？又土聲最濁，何得以黃鐘半聲相應乎？蔡、熊之說非也。

**注**「黃鐘」至「為宮」正義曰不云「黃鐘律最長」而云「黃鐘之宮最長」者，唯黃鐘宮聲於諸宮最長，故云「之宮」也。云「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者，案黃鐘之調均，則黃鐘為宮，黃鐘生林鐘為徵，林鐘生大蕤為商，大蕤生南呂為羽，南呂生姑洗為角。此是黃鐘一調之五聲。凡十二律，律各有五聲，則摠有六十聲，故云「終於六十」聲。至《禮運》，更具詳之。云「季夏氣至，則黃鐘之宮應」者，謂季夏土聲，與黃鐘之宮聲相應，以其非實候氣，故不云「黃鐘之律應」。或本云「律應」者，誤也。引《禮運》「還相為宮」者，證所明十二律循環為宮，聲調則具，而此經得黃鐘之宮。

**注**「中雷」至「之禮」正義曰：鄭意言「中雷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雷之取明，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故《喪禮》云：①「浴於中雷，

飯於牖下。」明中雷不開牖下也。「主中央而神在室」者，所以必在室中，祭土神之義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也。是明中雷所祭則土神也。故杜注《春秋》云「在家則祀中雷，在野則為社」也。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雷神也。云「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雷云」者，解所以謂室中為中雷之由也。古者，謂未有宮室之時也。複穴者，謂窟居也。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為複，言於地上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故毛云：「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故庾蔚云：「複，謂地上累土。謂之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雷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雷也。」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②云「祀中雷之禮，設主於牖下一者，開牖象雷，故設主於牖下也。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奧，此不言者，前「祀戶」

①「喪禮」，按：當為「坊記」之誤。蓋引文出《坊記》也。

②「云祀」至「尊也」，此數句僅僅重複鄭注而無疏通之語，疑有脫文。

注已備言也。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北嚮也。云「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者，亦祭竟徹之，更陳鼎俎，迎尸，如祭戶也。

「大廟」至「含物」<sup>①</sup> 正義曰：案《考工記》云：「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則五室並皆二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大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爲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以夏之世室，則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二步二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土室在中央，大於四角之室也，但文不具耳。云「大路，殷路」者，《明堂位》文也。形制似殷之路者，但服色尚黃，飾之黃耳。四時用鸞路，此用大路者，以土，五行之主，故取尊大之名。乘殷之大路，又尚質之義。春有青、蒼兩色，夏有朱、赤二色，此及秋唯有黃、白，不更加他色者，黃與白，更無餘色相涉，故不言之耳。「牛，土畜」者，案《易》「乾爲馬，坤爲牛」。又《五行傳》云：「思之不睿，則有牛禍。」是牛屬土也。云「器鬯者，象土周币於四時」者，方則有所不足，鬯則無所不覆，故云「象土周币於四時」。云「閱，讀如紘。紘謂中寬一者，《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故讀從此「紘」。謂組上屬於冕，屈從頤下度而還上屬於冕。以中央寬緩，象土之含物也，故云

「中寬，象土含物」也。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其日庚辛。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月爲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又因以爲日名焉。其帝少暉，其神蓐收。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暉，金天氏。蓐收，少暉氏之子，曰該，爲金官。其蟲毛。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也。其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陂，其官壞。」律中夷則。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其數九。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其味辛，其臭腥。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屬焉。其祀門，祭先肝。秋，陰氣出，祀之於門，

① 「物」下原有「也」字，據阮本刪。



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直肝，肝爲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涼風至，

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蜩，謂蜩也。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

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藏。**疏**正義曰：案《三統

曆》，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昏斗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井初度中。《元嘉曆》，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昏箕二度中，<sup>①</sup>日胃二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度，<sup>②</sup>昏斗三度中，旦昴七度中。**注**「少暉」至「金

官」正義曰：案此秋云「其帝少暉」，在西方金位。《左傳》昭元年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稱金天氏，與少暉金位相當，故少暉則金天氏也。

又《帝王世紀》：「少暉，帝號曰金天氏。」云「少暉氏之子，曰該，爲金官」者，案《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昊氏之子該」，又云「該爲蓐收」，是爲金神，佐少暉於秋。蓐收者，言秋時萬物摧辱而收斂。<sup>③</sup>**注**「三分」至「官壞」

正義曰：案《律曆志》云：徵數五十四，三分之，則一分有十八。今於徵數五十四上更加十八，是「商數七十二」也。凡五聲，濁者尊，清者卑。爲商聲之濁次於宮，宮既爲君，商則爲臣。故云「以其濁次君，<sup>④</sup>臣之象也」。引《樂記》云「者，證商爲臣之義。云「商亂則陂」者，謂商聲雜亂，感動人心，令情性傾陂。情既不正，是以官司敗壞也。**注**

「夷則」至「無貳」<sup>⑤</sup>正義曰：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三分去一，下生夷則，故夷則律長五寸七百分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六寸去二寸，餘有四寸在。又大呂一寸爲二百四十三分，今每寸更三分之，則一寸爲

①「二」，中華書局校點本《宋書》作「三」。

②「十」，中華書局校點本《宋書》作「二」。

③「辱」，監、毛本作「蓐」，衛氏《集說》同。

④「君」，阮本、魏氏《要義》作「官」，與注合。

⑤「貳」，原作「二」，據阮本改。

七百二十九分。兩個整寸，摠有一千四百五十八分。其大呂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每又三分之，此一百四爲三百一十二分，益前一千四百五十八，則摠爲一千七百七十分。下生三分去一，分作三分，則每一分得五百九十。去其一分五百九十，餘有一千一百八十在，是其積分。以七百二十九分爲一寸，益前四寸爲五寸，餘有四百五十一分在，故云「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引《周語》以下者，證夷則之義。案《周語》注云：「《乾》九五用事。夷，平。則，法也。言法度平，故可詠歌九功之法，平民使不貸也。」

「祀之」至「之禮」 正義曰：云「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值肝」者，以陰氣始於五月，終於十月，其七月、八月爲陰之中，故云「秋爲陰中」。其陽氣始於十一月，終於四月，正月、二月爲陽中，故正月云「春爲陽中」。然陰中之時兼有陽，陽中之時兼有陰，亦是陰陽之中也。今五藏肺最在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腎爲後。肝在心、肺之下，脾、腎之上，故云「於藏值肝」。然脾在肺、心、肝之下，腎之上，則是上有肺、心、肝，下唯有腎，不當其中，而云「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者，但五行相次，水則次木，故春繼於冬，腎後則次脾。其火後則次土，土後乃次金。故秋不得繼夏，由隔於土，

由此脾不得繼肺，①隔於心也。爲此肝之上有肺有心，脾之下唯有腎，俱得爲藏之中也。云「北面，設主於門左樞」者，謂廟門外左樞北面，以在門外，故主得南嚮而北面設之。云「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設盛于俎東」者，②皆約《中雷禮》文也。「其他皆如祭竈之禮」者，③謂祭心、肺、肝各一及祭醴三，并設席於奧、迎尸之屬也。

「寒蟬」至「而已」 正義曰：案《釋蟲》云：「蜺，寒蟬。」郭景純云：「寒蟬也，似蟬而小，青赤。」云「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者，謂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與人之祭食相似，猶若供祀先神，不敢即食，故云「示有先也」。云「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者，以經「用始行戮」不據事，以經唯記時候，謂鷹祭鳥之後，殺鳥不必盡食，猶若人君行刑，但戮之而已。以人君行戮，明鷹之殺，言鷹於此時，始行戮鳥之事。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① 「脾」，疑當作「肝」。

② 「于俎」二字原泯滅，據阮本補。

③ 「者」，原作「也」，據阮本改。

立秋，盛德在金。謁，告。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征之言正也，伐也。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詰，謂問其罪，窮治之也。順，猶服也。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順秋氣，政尚嚴。命理瞻傷、察創、視折、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創之淺者曰傷。審斷，決獄訟，<sup>①</sup>必端平，端，猶正也。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肅，嚴急之言也。贏，猶解也。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黍稷之屬，於是始孰。命百官始收斂，順秋氣，收斂物。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備者，備八月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脩

宮室，坏牆垣，補城郭。象秋收斂，物當藏也。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吏，出大幣。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疏**正義曰：案仲秋云「以犬嘗麻」，今不云牲者，皇氏云：「不云牲，記文略也。」**注**「古者」至「其義」正義曰：案《祭統》：「古者於嘗也，出田邑。」嘗，謂秋祭。於此嘗祭之時，<sup>②</sup>王者割出田邑，以與諸侯。今正是嘗祭之月，<sup>③</sup>而禁封諸侯及割地之事，故云「失其義」也。鄭唯偏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則「毋立大官，毋行大吏，毋出大幣」為得禮，以其收斂之月故也。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亥之氣乘之也。介蟲敗穀，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者，稻蟹之屬。戎兵乃

①「審斷決獄訟」，孫希旦《集解》云：「注疏以『審斷決』

為句。蔡氏及高氏《呂氏春秋》注並以「審斷」為句，

「決」字下屬。今從之。「李惇《群經識小》說同。今標

點從孫、李二氏。

②「於」字原漈滅，據阮本補。

③「月」字原漈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來，十月宿直營室，營室之氣爲害也。營室主武士。<sup>①</sup>

**疏**正義曰：「陰氣大勝」，天災；「介蟲敗穀」，地災；「戍兵乃來」，人災也。**注**「介甲」至「之屬」<sup>②</sup>正義曰：案《越

語》云：越伐吳，吳王使王孫雄請成於越，<sup>③</sup>越王欲許之，范蠡不許。王孫雄謂范蠡曰：「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稻蟹無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乎？」**注**：「稻蟹，謂蟹食稻也。」**注**「營室」至「武士」正義曰：案《元命包》云：「營室星十六度，主軍之糧。」是「主武士」也。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寅之氣乘之也。雲雨以風除也。陽氣復還，五穀無實；陽氣能生，而不能成。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巳之氣乘之也。寒熱不節，民多瘧疾。瘧疾，寒熱所爲也。今《月

令》「瘧疾」爲「疾疫」。<sup>④</sup>**疏**正義曰：「其國乃旱，陽氣復還」，天災也；「五穀無實」，地災也。「國多」至「瘧疾」

正義曰：「國多火災，寒熱不節」，天災也；「民多瘧疾」，人

災也。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其日

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蟲毛。其

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南呂者，大族之所生。三分

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

《周語》曰：「南呂者，贊陽秀物。」盲風至，鴻鴈來，

玄鳥歸，群鳥養羞。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

玄鳥，燕也。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

居。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

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

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

文異。群鳥，丹良，未聞孰是。天子居總章大廟，

<sup>①</sup>「士」，余本、阮本作「事」。阮校以作「士」是，張敦仁

《考異》以作「事」是。今按：「士」通「事」，二字皆通。

<sup>②</sup>「甲」，原作「蟲」，據阮本改。

<sup>③</sup>「王孫雄」，俞元圻注《困學紀聞》卷六「王孫雒」條引閻若璩按云：「明道二年刊《國語》正作『王孫雒』，與

王氏當日所引本同，今流俗本盡作『雄』。」又孫通海

《困學紀聞》校點本云：「嘉慶本、道光本作『王孫雒』。」下同。

<sup>④</sup>「疾疫」，閩、監、毛本作「厲疫」。

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

也。**疏**正義曰：《三統曆》，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

二十六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日井二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井二十一度中。

案《元嘉曆》，八月節，日在翼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旦畢十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軫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旦井九度中。

**注**「南呂」至「秀物」正義曰：大蕨長八寸，三分去一，下生南呂。二寸去一寸，六寸去二寸，得四寸，又有整二寸在。分一寸作三分，一寸爲六分，更三分去一，餘有四分在。以三分爲一寸，益前四寸爲五寸，仍有一分在，故云南呂「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也。引《周語》

曰「以下者，證南呂之義。案《周語》注：『《坤》六二也。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贊，佐也。陰佐陽，秀成物也。』」**注**「盲風」至「孰是」正義曰：「盲風，疾風」

者，皇氏云：「秦人謂疾風爲盲風。」「玄鳥，鷺」者，《釋鳥》文。「玄鳥歸」爲仲秋之候，「玄鳥至」不爲仲春之候，由別與郊禘爲候。或可仲春時候非一，故記時候之中，不載玄鳥。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者，凡鳥，鴻鴈之

屬也。故季秋云「鴻鴈來賓」。言「來賓」，是不以中國爲居。皇氏之說，即兼云玄鳥，以其稱「歸」故也。然玄鳥之蟄，不遠在四夷，而云「不以中國爲居」者，他物之蟄，近在本處。今玄鳥之蟄，雖不遠在四夷，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之所常見，故云「不以中國爲居」也。云「羞，謂所食」者，案《夏小正》云：「羞者，進也。」若食之珍羞相似，故云「羞，謂所食」者也。云《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者，今案《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云「九月」者，鄭所見本異也。丹鳥以白鳥爲珍羞，故云「丹鳥羞白鳥」。云「說曰：丹鳥也者」以下至「不盡食」，皆《小正》文。「白鳥也者，謂閭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所養」者，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鳥也。但未知丹良竟是何物。皇氏以爲「丹良是熒火」。今案《爾雅·釋蟲》郭氏等諸釋，皆不云熒火是丹良，未聞皇氏何所依據。云「二者文異。群鳥、丹良，未聞孰是」者，《月令》云「群鳥養羞」，《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是「二者文異」。《月令》云「群鳥」，《夏小正》說者云「丹良」，故

①「陰佐陽秀成物也」，孫詒讓《校記》云：「今《國語》韋注無此句。」

云「群鳥、丹良，未聞孰是」。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助老氣也。行，猶賜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大小，度有短長。此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衣服有量，必循其故。此謂朝、燕及他服。凡此，為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可也。冠帶有常。因制衣服而作之也。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申，重也。當，謂值其罪。

**疏**正義

曰：此論養老及制衣服之事，皆此月所為，故言「是月」。所命有司，「斬殺必當」，雖異衣服、養老，但此事起孟秋，此月申嚴而已，<sup>①</sup>故附於養老、衣服之下，不更別言「是月也」。自「乃命宰祝」至「先薦寢廟」，<sup>②</sup>論循行犧牲，享祭上帝，并難以達秋氣，犬以嘗麻，摠是祠祀之事，事異於上，故言「是月」。自「可以築城郭」至「行罪無疑」，論築造城邑，收斂積聚，勸課種麥，為農為民，亦事異於上，故云「是月」。自「日夜分」至「角斗甬」，論晝夜既等，齊平度量，又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自「易關市」至「慎因其

類」，論秋物新成，使民財豐備，無逆于天，有順於時，亦事異於前，故言「是月」。

**注**，此謂「至」繡裳。正義曰：此

云「文繡」，又下文別云「衣服有量」，故鄭知此經「謂祭服也」。經云「具飭衣裳」，飭，謂正也，言備具正理衣裳。<sup>③</sup>

云「文，謂畫也」者，以經「文」與「繡」相對，祭服裳繡而衣畫，故以文為畫也。云「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者，案《尚

書·咎繇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

蟲作會」，是衣畫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

裳繡也。畫色輕，故在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

也。衣服有量，必循其故。正義曰：此朝、燕等之衣

服，小大長短及制度采色，皆有度量，必因循故法也，不得

別更改造。此云「循其故」，上云「文繡有恒」，恒則故也。

但上是祭服，委曲言之。**注**，此謂「至」之可。正義曰：

上是祭服，故知此是朝、燕也。及他服者，謂戰伐田獵

等之服。引《詩》「七月流火」者，證寒之益至，故作衣服。

此詩是《豳風》，周公所作。周公因管、蔡流言，遂陳先公

<sup>①</sup>「此月」二字原遺滅，據阮本補。

<sup>②</sup>「宰祝」二字原倒，據監、毛本乙正。

<sup>③</sup>「具」，原作「其」，據阮本改。

居幽施化之事。言七月之時，火星西流，九月之時，當授民以衣服。

**注**「申重」至「其罪」正義曰：「申，重也」，

《釋詁》文。<sup>①</sup>云「當，謂值其罪」者，言斷決罪人之時，必須當值所犯之罪。經云「枉撓不當」，枉謂違法曲斷，撓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更重，是其不當也。是月

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於鳥獸肥充之

時，宜省群牲也。宰，祝，大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sup>②</sup>

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視也，所案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此難，

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

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昂，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

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

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sup>③</sup>以發陳氣，禦止疾疫。」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麻始孰也。<sup>④</sup>是月也，

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為民

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陷曰竇，方曰窖。《王

居明堂禮》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

毋罹其災。』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始為禦冬之備。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

有失時，行罪無疑。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sup>⑤</sup>蟄蟲坏戶，殺

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又記時候也。雷始

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

也。涸，竭也。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

《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

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

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日

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疏**正義曰：此月鳥獸肥充，因宜省視，故命之循行犧牲以

①「詰」，原作「古」，據阮本改。

②「祀」，原作「祝」，據余本、撫本、岳本、阮本改。

③「磔」字原模糊，據阮本補。

④「孰」字原模糊，據阮本釐清。

⑤「雷始收聲」，阮校云：《唐石經》「始」作「乃」。王引

之云：本作「雷乃始收」，《初學記》、《周禮·釋人》疏

可證，《淮南·時則篇》同。說詳《經義述聞》。

下之事也。「視全具」者，亦宰、祝所視也。下皆然。王

肅云：「純色曰犧，體完曰全。」「案芻豢」者，食草曰芻，

食穀曰豢，皆案行之也。「瞻肥瘠」者，瞻亦視也。肥，充

也。瘠，瘦也。「察物色」者，物色，騂黝之別也。《周

禮》：「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必

比類「者」，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方本異其色，

是比也。大皞配東，亦用青，是其類也。「量小大」者，

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也。「視長短」

者，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之屬也。「五

者備當，上帝其饗」者，上帝，天也。若事事當法，則天神

饗之也。**注**「宰祝」至「曰豢」正義曰：案《周禮·大宰

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

亨，贊王牲事。」故鄭知此視牲由大宰。云「養牛羊曰芻，

犬豕曰豢」者，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

是「牛羊曰芻」。案《樂記》云：「豢豕爲酒。」《周禮·犒人》

云：「**①**掌豢祭祀之犬。」是「犬豕曰豢」。**注**，此難「至

「疾疫」**②**正義曰：季冬及季春難，皆難陰氣也。恐此亦

難陰氣，故云「難陽氣」，言陽氣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也。

秋涼之後，陽氣應退，至此不退，是涼反熱，故害及於人。

云「亦將及人」者，「亦」，謂對季春。言季春之時，陰氣右

行，日在昴、畢之間，得大陵積尸之氣，故爲災。今此月陽

氣左行，至於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故云「亦將及

人」。云「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者，以天左旋，星辰

與斗建循天而行，此月斗建在酉，酉是昴、畢本位，故云

「宿直昴、畢」也。其八月合昏之時，斗柄建指昴、畢本位，

其昴畢之星，於時在寅。云「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者，大

陵既爲積尸，秋時又得陽氣增益，疾病應氣相感，故厲鬼

隨而出行。云「亦命方相氏」者，「亦」季冬，以《周禮》季冬

命方相氏，故云「亦」也。引《王居明堂禮》者，證仲秋難

義。云「以發陳氣」者，謂秋時涼氣新至，發去陽之陳氣，

防禦禁止疾疫之事也。既引《明堂禮》「仲秋，九門磔攘」，

則此亦磔攘也，但文不備耳。季冬云「大難」，明九門磔

攘。季冬稱「大」，則貴賤皆爲也。季春云「國難」，熊氏

云：「唯天子、諸侯，有國爲難。此云「天子乃難」，唯天子

得難。以其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侯以下不得難氣

也。」**③**案陰氣、陽氣，至大陵，俱致積尸疫氣。案十一月，

**①**「犒」，阮元《周禮注疏校勘記》訂作「藥」，孫詒讓《周禮正義》正作「犒」。

**②**「此」，原作「難」，據阮本改。

**③**「氣」，阮本、閩本、監本、毛本、衛氏《集說》「氣」上有「陽」字，疑是。



陽氣至于危、虛而不難，十二月，陰氣至于虛、危而為難者，以十一月陽氣初起，未能與陰相競，故無疫疾可難。六月宿直柳、鬼，陰氣至微，陰始動，未能與陽相競，故無疾可難也。季冬亦陽初起而為難者，以陰氣在虛、危，又是一歲之終，摠除疫氣，故為難也。其磔攘之牲，案《小司徒職》云：「小祭祀，奉牛牲。」又《牧人》云：「凡毀事，用龍可也。」是則用牛也。《羊人》云：「凡沈辜侯禴，共其羊牲。」《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騂可也。」《雞人》云：「面禴，共其雞牲。」是則用羊、用犬、用雞也。蓋大難用牛，其餘雜攘，大者用羊用犬、小者用雞。此皆熊氏之說也。注：「隋曰：至其災。」正義曰：隋者，似方非方，似圓非圓，以其名實，與窖相似，故云「隋曰實」。「方曰窖」者，實既為隋圓，故以窖為方也。引《王居明堂禮》，證此月築城郭、建都邑之意。云「殺氣將至，無罹其災」者，於此仲秋之時，戒勅於民曰：此時殺害氣將欲至，民當入室，無在田野，罹被其災。案《豳詩》十月之後云「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此仲秋已入室者，但仲秋之時，耘鋤既了，暫時入室，①以避陰災。未盡成熟，須出野收斂，至十月之後，又入室避寒，所以不同。注：「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正義曰：前年秋穀，至夏絕盡，後年秋

穀，夏時未登，是其「絕」也。夏時人民糧食闕短，是其「乏」也。麥乃夏時而熟，是接其絕，續其乏也。「尤重之」者，以黍稷百穀，不云「勸種」，於麥獨「勸」之，是尤重故也。蔡氏云：「陽氣初胎於酉，故八月薺麥應時而生也。」

注：「雷始」至「利農」。正義曰：知「動內物」者，以雷是陽氣，主於動，不惟地中潛伏而已。至十一月，一陽初生，《震》下《坤》上，《復卦》用事。《震》為動，《坤》為地，是動於地下，是從此月為始，故云「動內物也」。云「蟄蟲益戶，稍小之」者，戶，謂穴也。以土增益穴之四畔，使通明處稍小。所以然者，以陰氣將至，此以坏之稍小，②以時氣尚溫，猶須出入，故十月寒甚，乃閉之也。云「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③非也」者，甫，始也。以雨畢在九月初，今此始八月之中，對九月為始。八月宿直昂、畢，畢星主雨，故云「雨氣未止，今言水竭，非也」。引《周語》以下者，證九月水始涸，不得在八月也。云「辰角見而雨」

①「暫」，監、毛本、衛氏《集說》作「乘」。

②「此」，浦鏗校云：「此」，疑「所」字誤。」孫希旦《集解》逕改作「是」。

③「雨氣」二字原倒，據阮本、阮校乙正。

畢，注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見者，朝見東方，殺氣日盛，雨氣盡也。」云「天根見而水涸」者，注云：「天根，亢、氏之間。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又云「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者，以《國語》上文既云「水涸」，下又云「水畢除道」，<sup>①</sup>故云「又曰」。所以除道、治梁者，<sup>②</sup>《國語》注：「治道所以便行旅通也，成梁所以使民不涉。」<sup>③</sup>皆《國語》文。<sup>④</sup>云「辰角見，九月本。天根見，九月末」，此鄭之言也。九月本，謂九月初也。案《律曆志》角十二度，亢九度，天根在亢之後，辰角與天根相去二十一度餘。日校一度，則九月本與九月末相去二十一日有餘也。而韋昭注《國語》，辰角見雨畢之後五日，天根見，不同者，蓋辰角見後，雨以漸而畢，畢後五日，始天根見，中間亦校二十餘日也。非謂辰角見後五日則天根見也。《國語》皆謂「朝見」，以今管曆驗之亦然。而皇氏云：「九月之時，辰角、天根，昏見東方。」未聞也，不知何意如此之說。此《周語》所云，單襄公聘宋，假道於陳，見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如夏氏，單襄公歸告周定王之辭也。鄭又引《王居明堂禮》以下者，證雨畢、水涸在季秋也。云「除道致梁以利農」者，農既收刈，當運輦，故法地治道，水上爲梁，便利民之轉運，故云「以利農也」。是月

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凡舉大事，毋逆大數，<sup>⑤</sup>必順其時，慎因其類。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季夏禁之，孟秋始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爲之戒焉。

**疏**正義曰：關市之處，輕其賦稅，不

①「水」，按《國語·周語》作「雨」。

②「治梁」，浦鏜校云：「成梁」誤「治梁」。今按：浦校是。

③「治道」至「不涉」，阮校云：「『治』當作『除』。韋注無『通也』二字。『成梁』所以使民不涉」，韋注作「所以便民，使不涉也」。

④「文」，阮校云：「『文』上當有『注』字。」

⑤「毋逆大數」，王引之《述聞》云：「大數，當從《呂氏春秋》作『天數』。高注：『天數，天道也。』今作『大』者，涉上文『大事』而誤。《正義》亦作『無逆天數』。今本『天』下有『之大』二字，乃後人以已誤之正文改不誤之疏文也。」

爲節礙，是「易關市」也。關市既易，則商旅自來，是「來商旅」也。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是「納貨賄」也。以此之故，便利民人之事，四方摠來聚集，遠鄉於是皆至，貨賄既多，則庫財不匱，所須皆供，故國無乏用，上下豐足，故「百事乃遂」。<sup>①</sup>遂，成也，百事皆成。於此之時，興舉其事，無逆天之大數，必須順其陰陽之時，謹慎因其事類，不可煩亂妄爲。

**注**「事謂」至「戒焉」

正義曰：以此月云「築

城郭」，故云「事，謂興土功」。孟秋云「始征伐」，季秋云「教田獵」，故云「合諸侯，舉兵衆」也。但此月上有「孟秋始征伐」，下以「季秋教田獵」故云「是以於中爲之戒焉」。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卯之氣乘之也。卯宿直房，心，心爲大火。草木生榮，應陽動也。國乃有恐；以火訛相驚。**疏**正義曰：「秋雨不降」，天災；「草

木生榮」，地災；「國乃有恐」，人災。

**注**「宿直房，心，心

爲大火」正義曰：鄭云此者，解仲秋行春令，時雨不降之意。仲秋是應雨之時，今行春之令，位當卯，致大火之氣。火是積陽，故時雨不降。

**注**「以火訛相驚」正義曰：以

仲秋致仲春火氣，故有火。但仲秋爲金，仲春爲木，金能剋木。又仲秋雨水，水又剋火，火竟不能爲害，但以訛僞

言語相驚，故云「以火訛相驚」。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午之氣乘之也。**疏**正

義曰：「其國乃旱」，天災也。「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地災

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子之氣乘之也。北風殺

物。收雷先行，先，猶蚤也。冬主閉藏。<sup>②</sup>草木蚤

死。寒氣盛也。**疏**正義曰：「風災數起，收雷先行」，<sup>③</sup>

天災；「草木蚤死」，地災。季秋之月，日在房，昏

虛中，旦柳中。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

辰也。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

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

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無射者，夾鍾之

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

百一十四。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周語》曰：「無射

所以宣布喆人之令德，示民軌儀。」鴻鴈來賓，爵人

①「百」，原作「白」，據阮本改。

②「藏」字原脫，據余本、撫本、岳本、殿本、阮本補。

③「行」字原漉滅，據阮本補。

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戮，猶殺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右个，西堂北偏。

**疏**正義曰：《三統曆》，九月節，日在氏五度，昏虛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去日九十三度，旦張十八度中。案《元嘉曆》，九月節，日在亢一度，昏牛八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在氏七度，昏女十一度中，旦柳十一度中。注「無射」至「軌儀」正義曰：案夾鍾之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下生者，三分去一。今夾鍾七寸，取六寸，三分去一，有四寸在。夾鍾以一寸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今更三分之，則一寸者分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夾鍾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者，又三分之，則爲三千二百二十五。其夾鍾整寸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又以三千二百二十五益之，摠爲九千七百八十六分。三分去一，<sup>①</sup>則去三千二百六十二，餘有六千五百二十四在，故云「無射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也。引《周語》曰「以下者，證無射之

義。云「宣布喆人之令德，示民軌儀」者，案《周語》注云：

「《乾》上九用事，無射，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者也。喆人后稷，布其德教，示以法儀，當及時銓穫而收藏之。」<sup>②</sup>注「來賓」至「殺也」正義曰：上仲秋直云「鴻鴈來」，今季秋云「來賓」，以仲秋初來則過去，故不云「賓」。

今季秋「鴻鴈來賓」者，客止未去也，猶如賓客，故云「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者，案《國語》云：「雀入于海爲蛤。」故知大水是海也。云「戮，猶殺也」者，以經「祭獸戮禽」，禽獸皆殺之。但殺獸而又陳戮，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爲祭，故直云「戮禽」。此亦互文也。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也。是月也，申嚴號令，申，重。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內，謂收斂人之也。會，猶聚也。乃命冢宰：「農事備收，備，猶盡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祇敬必

①「去」，原作「至」，據阮本、衛氏《集說》改。

②「案周語注云」至「而收藏之」，孫詒讓《校記》云：「此所引《國語》注亦與韋異。」

飭。重粢盛之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祇，亦敬也。

**疏**正義曰：於此月之時，勅命百官，

貴之與賤，無不務內。內，謂收斂其物。言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勤務收斂內物。<sup>①</sup>「以會天地之藏」者，會，猶趣也。言心皆趣嚮天地所藏之事。謂心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無有宣出」者，以物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藏帝」至「必飭」正義曰：「帝藉」者，供上帝之藉田也。「神倉」者，貯祀鬼神之倉也。言天子於此月，命冢宰藏此帝藉所收禾穀於此神倉之中，當須敬而復敬，必使飭正。

**注**「重粢」至「亦敬」正義

曰：委，謂委積之物。重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內於神倉。《公羊傳》桓十四年：「御廩災。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皇氏云：「委，謂輸也。」其義非。云「帝藉，所耕千畝」

者，鄭康成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祭

義》云：「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祭統》云：

「天子親耕於南郊。」是藉田在南郊也。云「藏祭祀之穀爲神倉」者，以其供神之物，故曰神倉。「祇亦敬」者，經有

「敬」字，「祇」又訓爲「敬」，故云「祇亦敬」。言敬者恒以敬

敬爲心，不有怠慢也。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

休。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乃命有司曰：「寒

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總，猶猥卒。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爲將饗帝也。春夏重舞，

秋冬重吹也。是月也，大饗帝，言大饗者，遍祭五帝

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嘗，犧牲告

備于天子。<sup>②</sup>嘗者，謂嘗群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

司祭于群神，禮畢而告焉。<sup>③</sup>合諸侯制，<sup>④</sup>百縣爲

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

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

事，無有所私。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

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官

①「內」，衛氏《集說》作「其」。

②「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孔疏以「嘗犧牲」爲句，未必得經義。陳澧、孫希旦等皆以「嘗」字爲句，「犧牲」屬下句。今從之。

③「告」，衛氏《集說》「告」下有「備」字。

④「合諸侯制」，陳澧、吳澄、孫希旦、朱彬等以「合諸侯」爲句，「制」字屬下爲句。今標點仍從注疏。

室、車旗、衣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貢職，謂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

**疏**正義曰：上文自「申嚴號令」至「祇敬必飭」，論務內必須敬慎。從此「霜始降」至「習吹」，論霜降寒來，人皆入室，又為饗帝，當習吹，順時氣。習吹雖與入室不同，但饗帝大事，則須更云「是月」，故「習吹」之事，附於「入室」之下。自「大饗帝」至「無有所私」，論大饗明堂及嘗，犧牲告備，并諸侯來歲之制，稅民輕重，貢賦之數。皆大事相連，事異於上，故言「是月」。「天子乃教田獵」至「祭禽于四方」，<sup>①</sup>論順時田獵，以習兵戎，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草木黃落」至「供養之不宜」，論草木黃落，蟄蟲閉戶，斷決獄刑，收減祿秩，事異於前，故又言「是月」。「天子以犬嘗稻，先薦寢廟」，事重，故特言「是月」也。

**注**「為將」至「重吹」 正義曰：以下有「饗帝」之文，此有「習吹」之事，故云「為將饗帝」。其習舞吹，必用丁者，取其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者藝業成故也。

**注**「言大」至「謂此」 正義曰：若祭一帝之時，則《禮器》謂之「饗帝」。今云「大饗」，故知「徧祭五帝」也。此「大饗」與「帝」連文，故謂祭天。《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彼下云「三牲魚腊，九州之美味」，是四方助祭之物，故以大饗為禘

也，與此不同。引《曲禮》云「大饗不問卜」，謂此「者」，以《曲禮》「大饗」不云「帝」，此云「大饗帝」，不云「不問卜」，恐是別事，諸儒多以為疑，故鄭執之云：《曲禮》所云謂此也。鄭必知《曲禮》「大饗」非指禘祭，必是此「大饗帝」者，以《周禮》「祀大神、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若禘祭，不得云「不問卜」也。此既五帝皆饗，莫適卜可從，故知「不問卜」謂此也。「嘗犧牲告備於天子」 正義曰：「嘗犧牲」者，謂嘗祭群神以犧牲。於時有司嘗祭，<sup>②</sup>其事既畢，告祭備具於天子也。

**注**「嘗者」至「告焉」 正義曰：此「犧牲」之文，繼「饗帝」之下，知非欲饗帝之時，使有司展犧牲，告其備具，而云「嘗」，謂嘗祭群神「者」，以四月大雩，「以祈穀實」。雩上帝之後，云「雩祀百辟卿士」，是雩帝以外，別雩群神。九月大饗以報功，明饗帝之外，亦饗群神。故知此「嘗」，嘗群神。「云「使有司祭於群神」者，以其經云「告備於天子」，故知是有司。帝是尊神，故知天子親祭。經云「饗帝」，鄭云「天子親嘗」者，嘗是秋祭之名，因經有「嘗犧牲」之文，雖天子亦曰嘗，以秋物新成故也。「合諸」

① 「至」，原作「及」，據孔疏文例改。

② 「嘗」，孫詒讓《校記》云：「疑當作『掌』。」

至「所私」正義曰：「合諸侯制」者，秦十月爲歲首，此月歲之終也，當入新歲，故合此諸侯之法制。又命「百縣爲來歲受朔日」之政令，并授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天子有朔日政令，諸侯所稅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天子制之，百縣此來受處分，故云「受朔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天子之制。言「與」者，兼事之辭。「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者，言定稅輕重，入貢多少，皆以去京遠近之差，土地所宜之物爲節度。「無有所私」者，言既給郊廟重事，事百縣等物，<sup>①</sup>無得有所偏私，不如法制也。**注**「秦以」至「象魏」正義曰：案《史記》秦文公獲黑龍，自爲水瑞，命河爲「德水」，以十月爲歲首。云「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者，此皆《周禮·典命》文也。彼注云：「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云「互文」者，諸侯言「合制」，則百縣亦「合制」，百縣言「來歲受朔日」，則諸侯亦「來歲受朔日」也。故云「互文」。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云「貢職，謂所入天子」者，以經云「稅於民輕重之法」，又云「貢職之數」，其文既重，故知「稅於民」者，是積貯本國，「貢職之數」者，是輸納天子。云「周之法，以正月和之」者，案《大宰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云「正歲而縣于象魏」者，《小宰職》

云「正歲，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是也。<sup>②</sup>

###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四

<sup>①</sup>「事」，殿本、庫本及衛氏《集說》作「其」。

<sup>②</sup>「小宰職」至「象魏」，按：「正歲」二字出自《小宰職》；

「縣治象之法于象魏」，出《大宰職》。此直云「小宰職云」，疑有誤。

##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班馬政；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

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疏

正義曰：「天子乃教於田獵」者，天子於此陰殺之時，乃教人以戰法於田獵之事，謂因田獵而教之也。「以習五

戎」者，謂於田獵之時，令人習用五種兵戎之器。「班馬

政」者，謂班布乘馬之政令。注「五戎」至「頒之」正義

曰：知「五戎」是「五兵」者，以別云「班馬政」，則五戎非馬也。下文云「七驪咸駕」，則知五戎非五戎車也。且車不須更習，故知「五戎，五兵」也。案《周禮·司兵》「掌五

兵」，鄭司農注：「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後鄭又注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如鄭所云，則此注據步卒五兵：弓矢，一也；殳，長丈二，二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六寸，四也；戟，長一丈六尺，五也。此隨便而言，不依《周禮》長短之次也。云「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者，案《毛詩傳》云：「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此對文言之，則戎事齊力。故《校人職》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馬，齊其力。」但戎事以力為主耳。亦須齊色。故《詩》云「駟驪彭彭」，是齊色也。命僕及七驪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驪，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既駕之，又為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

①「鄉遂」，段玉裁《周禮漢讀考》校改作「鄉家」，阮元《周禮注疏校勘記》、孫詒讓《周禮正義》從之。疏文「鄉遂」同此。



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司徒搢扑，

北面誓之。<sup>①</sup>誓衆以軍法也。天子乃厲飾，執

弓挾矢以獵。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今《月令》

「獵」爲「射」。命主祠祭禽于四方。以所獲禽，祀

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枋。」疏「命

僕」至「屏外」正義曰：前既「班馬政」，乃命戎僕、御夫及

七驪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旐。既畢，授此七戎之車，以

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爲行

陳。於是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或者屏之外，左右

六軍嚮南而陳，司徒於陳前北面誓之也。<sup>②</sup>「僕戎」至

「之蔽」正義曰：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故知僕是

戎僕也。以其「教戰，故不用田僕。云「及御夫」者，案《周

禮·馭夫》「掌馭從車，使車」，注云：「從車，戎路、田路之

副也。使車，驅逆之車。」故知「及御夫」也。云「七驪，謂

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案《周禮·趣馬職》云：「掌駕說

之頒。」謂第次也。是貴賤等列，故云「爲諸官駕說」也。

七驪者，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驪，則六驪也。又有摠主之人，并六驪爲七，故爲七驪。」引《司馬職》以下者，證九旗之異也。「載旌旐」者，雜舉以言之。<sup>③</sup>案《周

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旛，雜帛爲

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旄，析羽爲旌。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

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sup>④</sup>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

載旐，旂車載旟。」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州里，

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則州里謂鄉中之州長、黨正、

族師，遂中里宰、鄰長也。縣鄙者，遂中縣正、鄙師、鄣長

及鄉之閭胥、比長也。道車，象路也，視朝行道。旂車，木

路也，王以田以鄙。此是仲冬大閱之時，各象治民之事，

空習其事，故所建旌旗，不如仲秋治兵實出軍之事。故鄭

注《大司馬》云「空辟實」也，言大閱是空，治兵是實，故云

「空辟實」。實者，則此所引《司馬職》「仲秋治兵」是也。

案《司馬職》云：「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

①「面」，《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面」下有「以」字，《唐石

經》同。王念孫云當從古本有「以」字。詳《經義述

聞》。

②「雜」，原作「課」，據阮校改。

③「師」，彭林《周禮注疏校勘記》引王念孫云，「師」乃「帥」字之譌。

廬，鄉遂載物，<sup>①</sup>郊野載旐，百官載旗。」注：「軍吏，諸帥也。」<sup>②</sup>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廬，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義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案《周禮》云「鄉遂」，今此注「師遂載物」者，轉寫誤也。既以師都爲遂大夫載廬，無容故違《周禮》，云「鄉遂載物」。<sup>③</sup>然王侯所載，與仲冬大閱同，尊，故不變也。其餘則異，隨時事也。以其出兵教戰，故無道車、旂車也。其王建大常，皆乘戎路，異於在國也。故《司常》注云：「玉路，金路不出。」「春教振旅」者，以陽氣方長，兵宜止息也。「夏教芟舍」者，<sup>④</sup>以草木茂盛，故教以草舍。「秋教治兵」者，以殺氣方盛，則匿邪惡，故教兵。「冬教大閱」者，以冬閉無事，備習威儀，故因其田獵，教以簡閱。云「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者，案《詩傳》云：「褐纁旃以爲門，驅而入，擊則不得入。」<sup>⑤</sup>既門外驅車，則不得有屏。此門外之屏者，蓋車入之時則去屏，無事之時則設屏也。「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正義曰：司徒，地官，掌邦教誓者也。故《司徒職》云：「施十有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馬職》云：「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鄭云：「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

治徒庶之政令。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案於經注則司徒主誓，今田獵出軍，亦於所獵之地而搢扑北面誓之也。搢，插也。

注

「誓衆以軍法也」

正義曰：軍法之誓有異。田獵之誓，則云「無干車」，如蒐田之法也。今此大閱之誓，以依軍法。故《司馬》中冬大閱云：「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注云：「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今又案經注，則軍法之誓，必斬殺也。其誓，《尚書·甘誓》云「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予則孥戮汝」之屬是也。然鄭注《司馬》「中冬大閱」引此九月季秋之令，將爲大閱之誓，而云作《月令》者，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失之矣，而今在此不非之者，緣已非於彼，不復重言於此也。而注旌旂不作冬法，而依秋禮言之者，此文記

① 「鄉遂」，孫詒讓《周禮正義》引段玉裁、嚴可均說，以爲當作「鄉家」。

② 「帥」，《周禮》原注「帥」上有「軍」字。

③ 「鄉遂」，孫詒讓《校記》云：「當作『師遂』，此孔駁誤本也。」

④ 「教」字原脫，據殿本、阮本補。

⑤ 「擊」，浦鏜校曰：「《詩傳》作『擊』。」

者雖誤將作周中冬，而文既在夏秋，故因言秋禮也。熊氏以爲此文「載旌旐」，故解爲中秋治兵；《大司馬》有「群吏聽誓」，故引此司徒北面以誓，證爲中冬。兩解其義，俱得通也。

**注**「厲飾」至「爲射」正義曰：「厲飾」，謂嚴厲武猛容飾。定本「飾」，謂容飾也。俗本作「飭」，非也。熊氏云：「謂戎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義或然也。

「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正義曰：謂獵竟也。主祠，謂典祭祀者也。禽者，獸之通名也。四方，四方有功於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爲主也。春時土方施生，獵則祭社爲主也。夏時陰氣始起，象神之在內，獵則祭宗廟爲主也。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爲主也。冬時萬物衆多，獵則主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於物有功之神於四方也。此天子獵既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也。冬獵亦何以知然？案鄭注秋獮「祀方」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毛云：①「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又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又《司馬》冬狩云：「致禽饁獸于郊，人獻禽以享烝。」鄭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

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人又以禽祭宗廟。一案於經注更相引證，如可見矣。其祭四方，但用此禽，又用別牲。故《甫田》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也。此祀四方者，謂四方五行之神也。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伐木必因殺氣。蟄蟲咸俯在內，②皆墜其戶。墜，謂塗閉之，辟殺氣。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也。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食者。熊蹯之屬，非常食。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始孰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饉；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

①「毛」，原作「下」，據浦鏜、孫詒讓二家校及《詩·小雅·甫田》毛傳改。

②「內」，阮校云：「王念孫云：當作「穴」。下言「皆墜其戶」，戶即穴之戶也。穴、內二字篆隸相似，故穴多譌作內。」按：王說詳《經義述聞》。

暑雨。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爲外，邊竟之象也。大寒之時，地隆坼也。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情，辰之氣乘之也。巽爲風。師興不居。辰宿直角，角主兵。不居，象風行不休止也。

**疏**「蟄蟲」至「其戶」

正義曰：俯，垂頭也。墜，塗也。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月既寒，故垂頭嚮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而又塗塞其戶穴，以避地上陰殺之氣也。「收祿」至「宜者」

正義曰：春夏陽氣寬施，許人主從時，雖祿秩不當，亦所權許。今秋陰氣急斂，禁罰必當，是春夏所權置者，今悉收停之也。祿秩不當，謂彼人不應得祿，而王恩私與之者。供養不宜，謂非常之膳，求不可得者也。「季秋」至「飢」

正義曰：「其國大水」，天災；「冬藏殃敗」，地災；

「民多飢饉」，人災。「行冬」至「分裂」 正義曰：「國多

盜賊，邊竟不寧」，人災；「土地分裂」，地災。

**注**「極陰爲

外，邊竟之象」正義曰：以十一月一陽生，十二月二陽生，陽在內，伏於地下，四陰在地上，故云「極陰爲外」也。

「行春」至「不居」 正義曰：「煖風來至」，天災；「民氣解情，師興不居」，人災。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

中，旦七星中。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其日壬癸。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

之行，冬，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又因以爲日名焉。其帝顓頊，其神玄

冥。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

顓頊，高陽氏也。玄冥，少暉氏之子，曰脩，曰熙，爲水官。

其蟲介。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其音

羽，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爲最

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

危，其財匱。」律中應鍾。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

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

二十。《周語》曰：「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其數六。

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其味鹹，

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

無爲朽。其祀行，祭先腎。冬，陰盛，寒於水。①祀

①「陰盛寒於水」，《考文》引古本作「陰氣盛，寒於外」，足利本同。張敦仁《考異》以古本爲是。

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輶壤，<sup>①</sup>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輶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閔以奄。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驪，色如鐵。黍秀舒散，象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彘，水畜也。器閔而奄，象物閉藏也。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軫」字之誤也。

**疏**「孟冬」至「星中」 正義曰：案《三統曆》，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危十四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軫五度中。案《元嘉曆》，十月節，日在心二度，昏危一度中，<sup>②</sup>日張八度中。十月中，日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二度中，旦翼八度中。  
**注**「顓頊」至「水官」 正義曰：案《五帝德》

云：「顓頊，高陽氏，姬姓也。」又《帝王世紀》云：「生十年而佐少皞，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

而崩。以水承金也。」云「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者，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脩，曰熙」，又云「脩及熙爲玄冥」，是相代爲水官也。  
**注**「三分」至「十八」 正義曰：商數七十二，三分之，每一分有二十四。去其二十四，餘有四十八，故羽數四十八也。其數既少，故爲最清。清者最賤，物比於人，亦爲賤，故云「物之象也」。

**注**「應鐘」至「應復」 正義曰：姑洗之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三分去一，則六寸去二寸，有四寸在，餘有整一寸九分寸之一。更三分一寸爲二十七分，九分寸之一爲三分，并二十七分，摠爲三十分。三分去一，去其十分，餘有二十分在，故云「應鐘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引《周語》以下者，證應鐘之義。案《春秋說》云：「應其鐘。」

<sup>①</sup>「爲輶壤」，阮校云：「齊召南校云：按「壤」字當作「壇」，《周禮·大馭》疏引此注作「爲輶壇」是也。又本節疏可證。案齊校是也。《曾子問·諸侯適天子》節疏引此注亦作「壇」。孫詒讓《校記》云：「蔡邕《獨斷》亦云「輶壤」，《聘禮》賈疏引此注亦作「壤」，未必「壇」是而「壤」非也。」

<sup>②</sup>「一」，案：中華書局校點本《宋書·律曆志下》作「二」。

注云：「應鐘，應其種類。」《律曆志》：「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闔種。」注云：「闔，藏塞也。陰雜陽氣，藏塞為萬物作種。」晉灼曰：「外閉曰闔。」以此言之，云「應其種類」，正謂應無射也。云「均利器用，俾應復」者，案《周語》注：「《坤》六三用事。應，當也。言陰當代陽用事，百物可鍾藏，則均利百工之器。俾應復者，陰陽用事，終而復始也。」<sup>①</sup>注「行在至之禮」正義曰：知「行在廟門外之西」者，約《檀弓》云「毀宗躐行」。自此以下，皆《中雷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較壇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較祭，其壇隨路所嚮，而為廣輪尺數同也。案鄭注《聘禮》云：「禮畢，乘車轅而遂行。」<sup>②</sup>唯車之一輪轅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去八尺，今較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轅。云「北面設主轅上」者，以上須南嚮，故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注《大馭》云：「蓋以菩芻棘柏為神主」也。<sup>③</sup>注「大水，淮也」正義曰：知「大水，淮者」，《晉語》云：「雉入于淮為蜃。」「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正義曰：春云「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青深而蒼淺。旂與衣雖人功所為，不可淺深異色，故同用青也。玉是自然之色，不可純青，故用蒼之淺色。夏云「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與春不類者，亦以朱深而赤

淺，旂可用淺，衣必用深，故衣旂異色。赤玉與蒼玉同，俱是其色淺也。冬云「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者，亦以黑深而玄淺。旂用淺色，故其色玄。衣用深色，故其色黑。與夏同也。「服玄玉」者，玉從自然之色，故其色淺而用玄玉也。猶如夏云「赤玉」、春云「蒼玉」，相似也。<sup>④</sup>注「今月」至「之誤」正義曰：鄭以此月「乘軫路」，軫是車之後材，路皆有軫，何得云「乘軫路」？此「軫」字當「衣」旁著「彡」，軫是玄色，故以今《月令》「軫」字似當為「彡」字，錯誤以車旁為之。必知「彡」字為色者，以此經云「乘玄路」，玄、彡義同。故《昏禮》云「女從者畢彡玄」。鄭雖以「彡」為「同」，要彡是玄之類。是月也，以立冬。先

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謁，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

① 「案周語注」至「終而復始也」，孫詒讓《校記》云：「此所引《國語》注與韋異。」

② 「轅」，按《聘禮》鄭注「轅」下有「之」字。

③ 「之誤」，阮本作「誤也」。

反，賞死事，恤孤寡。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惠賜之，大功加賞。

**疏**「天子」至

「孤寡」正義曰：亦率群臣至北郊，迎黑帝叶光紀，而顓頊、玄冥配之。不言「諸侯」，亦如夏，空其文也。「還

反，賞死事」者，還於郊，反亦反於朝也。<sup>①</sup>賞死事，謂臣人有為國事死者，北郊還，因殺氣之盛而賞其家後也。

「恤孤寡」者，恤，供給也。孤寡，即死事者妻子也。財祿供給之也。**注**「死事」至「加賞」正義曰：舉死事之人

證之也。《春秋左傳》魯哀公十一年，魯師與齊戰，公叔務人曰：「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乃與其嬖僮汪錡赴敵皆死。雖無賞賜之文，而亦死事之義，故以證之。哀二十二年「晉知伯親禽顏庚」，

**注**云：「齊大夫顏涿聚。」二十七年「齊師將興，屬孤子三曰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是其加賞也。兼平常惠賜，養幼少，恤孤寡，亦是也。是月也，

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筴，蓍也。

占兆，龜之繇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

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太史釁龜筴，與周異矣。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錄之，而不釁筴。<sup>②</sup>筴短，賤於兆也。今《月令》曰「釁祠」，「祠」，衍字。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為也。**疏**是

月「至」吉凶」正義曰：從「命太史」至「無有掩蔽」，論釁祠龜筴，察阿黨，事異於上立冬之日，故別言「是月也」。<sup>③</sup>從「天子始裘」至「貴賤之等級」，論天子身事，及命飭百官蓋藏之事，<sup>④</sup>及喪紀、棺槨等級，以事異於上，故言「是月也」。自「命工師」至「以窮其情」，論飭工匠營造盡情，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自「大飲蒸」至「射御角力」，論祭祀之事，勞農講武，亦事異於前，故更言「是月」。自「乃命水虞」至「行罪無赦」，論收斂數澤之賦，必須得所，勿侵削下

<sup>①</sup>「還反賞死事者還於郊反亦反於朝也」，王念孫云：

「此與孟春《正義》不合。且「還反」二字不釋於孟春而釋於孟冬，於理尤不可通。是後人據已誤之經文增改也。」又，衛氏《集說》「還於郊」之上尚有「還」字。

<sup>②</sup>「釁筴」，衛氏《集說》無「筴」字，《正義》亦無「筴」字。

<sup>③</sup>「言」字原漶滅，據阮本補。

<sup>④</sup>「命」字原漶滅，據阮本補。

民，亦事異於前，故言「是月也」。「命大」至「吉凶」是月，大史之官「釁龜策」，謂殺牲以血塗釁其龜及策。策，謂蓍也，亦以血塗之。「占兆」者，龜之繇文。非但釁此龜策，又釁此占兆繇文。此占兆之語，蒙上「釁」文也。「審卦吉凶」者，卦吉凶，謂《易》也。《易》有六十四卦，或吉或凶，故云「卦吉凶」。卦之吉凶，但是筮耳。筮短，賤於龜兆，不得塗釁，但省視錄之而已，故云「審卦吉凶」。卦既云「吉凶」，明兆亦有吉凶。但「占兆」與「龜策」連文，故略而不言吉凶也。

**注**「策蓍」至「衍字」① 正義曰：《曲

禮》云「策爲筮」，知是蓍也。云「占兆，龜之繇文」者，上與「龜策」不同，下與「卦吉凶」又別，故言「龜之繇文」，則占兆之書也。則《周禮·大卜》云「其經皆百有二十」，②其頌皆千有一百「是也」。引《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秦以孟冬爲歲首，謂建亥月釁龜策，故云「與周異」也。鄭之此注，與《周禮》不同。《周禮》云「上春釁龜」，注引《月令》孟冬「釁祠龜策」，相互矣者，《周禮》云「上春釁龜」，明秦亦以上春釁龜；秦以孟冬釁龜策，明周亦孟冬釁龜策，故云「相互」也。注《周禮》又云《月令》秦世之書，亦或從以歲首釁龜耳，③則與此同也。謂秦十月爲歲首，④一釁而已。《周禮》「上春」者，亦謂夏之建寅

之月，但歲首一釁而已，無一年兩釁之事。此鄭氏注《周

禮》，別解其義也。今此《月令》之注，與《周禮》「上春釁

龜」以爲建寅之月，則此與《周禮》不同，彼此鄭爲兩解也。

云「審，省錄之而不釁。筮短，賤於兆」者，以「卦吉凶，謂

《易》也」，直言「審」，不云「釁」，故言「審，省錄之而不釁」。

所以不釁者，《易》是筮卦之書，賤於龜之書，故龜繇云「釁

之」，筮書則「省錄」而已。觀鄭注，「占兆」釁之分明。而

皇氏云：「唯釁龜策。命大史，唯占視兆書不釁。」與鄭注

違，其義非也。云「筮短」者，《左傳》僖四年，晉獻公卜驪

姬，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

不如從長。」杜元凱注云：「筮以數告，故短。龜以象示，

故長。」是筮短龜長之事也。「是察一至「掩蔽」⑤ 正義

曰：「是察阿黨」者，謂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

①「字」，原作「事」，據阮本改。

②「經」，浦鏜校云：「經」下脫「兆之體」三字。

③「從」，浦鏜、孫詒讓校皆云：「從」，當依《龜人》注作

「欲」。

④「謂」，阮本作「而」。

⑤「察」，原作「月」，據阮本改。



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是月也，

天子始裘。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命有司

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窗牖可

塞塞之。命百官謹蓋藏。謂府庫因倉有藏物。命

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謂芻禾薪蒸之屬。

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

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坏，益也。

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固封疆，謂使有司循

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

橋橫也。徯徑，禽獸之道也。今《月令》「疆」或爲「壘」。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

大小，<sup>①</sup>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此亦

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謂襲斂尊卑所用也，

所用又有多少。疏「天氣」至「下降」正義曰：若以《易》

卦言之，七月三陽在上，則「天氣上騰」，二陰在下，則「地

氣下降」也。今十月乃云「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者，《易》

含萬象，言非一概，周流六虛，事無定體。若以爻象言之，

則七月爲「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

「地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謝。天

體在上，陽歸於虛无，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

在下，陰氣下連於地，故云「地氣下降」。各取其義，不相

妨也。「坏城」至「徯徑」正義曰：城郭當須牢厚，故言

「坏」。門閭備擬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

「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審」。封疆理當險阻，故云

「固」。邊竟防擬盜賊，故云「備」。要塞理宜牢固，故云

「完」。關梁禁禦姦非，故云「謹」。徯徑細小狹路，故須

「塞」。皆隨事戒約，故設文不同也。注「坏益」至「爲

壘」正義曰：「鍵，牡，閉，牝者，凡鑠器，人者謂之牡，

受者謂之牝，若禽獸牝牡然。「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

鍵閉之物，故云「搏鍵器」。此物以鐵爲之，似樂器之管

籥，措於鑠內，以搏取其鍵也。案《檀弓》注云：「管，鍵

也。」則管、鍵，物。此爲別者，熊氏云：「管是鍵之伴類，

①「塋丘壟之大小」，《考文》引古本「大小」作「小大」，

《唐石經》同。按《正義》作「小大」，黃侃校亦作「小

大」。又《呂氏春秋》「塋」作「營」，王引之云當從《呂

氏》。詳《經義述聞》。

仍非鍵也。注稱「管、鍵」者，以類言之，若云鄰里然也。

管籥云搏鍵器，則管籥一物。義或然也。而何胤云：「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爲孔。閉者，謂將扇關門，以內孔中。」案《漢書·五行志》每云「牡飛」及「牡亡」，<sup>①</sup>謂失其鑲須，須則牡也。何胤云「兩邊樹木」，非其義也。云「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者，溝樹，謂掘溝漸而種樹木也，令使衆庶可守之。<sup>②</sup>「衣裳」至「多少」正義曰：其衣裳襲斂多少及棺槨厚薄，具在《喪大記》。丘壘小大，案鄭注《家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各有等差。」又注《檀弓》云：「墳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外無文。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僞怪好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sup>③</sup>功

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sup>④</sup>疏「命工」至「其情」正義曰：於是之時，冬閑無事，百工造作器物，恐爲淫巧，故命工師之官，

師，長也，命此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案度程」者，謂於案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sup>⑤</sup>「無或作爲淫巧」者，或有也。勿得有作過

制之巧，以搖動在上生奢侈之心。「必功致爲上」者，言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致爲上。又每物之上刻勒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不。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僞之情。<sup>⑥</sup>注

「主於」至「所容」正義曰：百工造作器物，則諸器皆營。今經直主於祭，故云「主於祭器，祭器尊」。云「度，謂制大小。程，謂器所容」者，以經「度」、「程」文別，度是制度大小，除制度之外，唯有容受多少，故以程爲器所容也。是

月也，大飲烝。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群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sup>⑦</sup>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sup>⑧</sup>謂有牲體爲

①「牡」，原作「牝」，據阮校、《漢志》改。

②「不功致」，張敦仁《考異》以爲當作「功致不」。

③「於」，庫本《續通解》卷二十八上引作「攷」，義勝。

④「他」，阮校云：「盧文弨校本據《齒風·七月》疏「他」改「燕」。」

⑤「烝」，原作「燕」，據阮本、阮校改。

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①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群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為仲冬將大閱，簡習之。亦因營室主武士也。凡田之禮，唯狩最備。《夏小正》：「十一月，王狩。」疏「大飲蒸」正義曰：言於是月之時，天子、諸侯與群臣大行飲酒為饗禮，以正齒位。蒸，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蒸」。②「十月」至「之詩」正義曰：「天子、諸侯與其群臣飲酒於大學」者，案此「大飲蒸」，是天子之禮。《詩·豳風》「躋彼公堂」，序諸侯之事，是諸侯之禮。故云「天子、諸侯與群臣」也。《豳詩》云「躋彼公堂」，毛傳云：「公堂，學校也。」《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于序」，故云此「飲酒於大學」也。云「以正齒位」者，約《黨正》文。必約《黨正》者，以此是孟冬，

《黨正》云「國索鬼神」，謂蜡祭也，與此同月，故鄭下注引《黨正》文「亦謂此時也」。云「蒸」，謂有牲體為俎者，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蒸。」此既大飲，饗禮當用房蒸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饗而用銷蒸。故宣十六年《左傳》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是也。鄭又引《黨正》及《詩》者，證大飲是十月正齒位飲群臣之事。云「十月滌場」者，謂場功畢入，滌埽其場。「朋酒斯饗」者，毛傳云：「兩樽曰朋。」鄭云：「饗，謂饗禮。而殺羔羊行禮之時，升彼公之學校之堂，舉彼兕觥之爵，以罰失禮，臣下慶君命受福無疆也。」③「天子」至「五祀」正義曰：「祈來年于天宗」者，謂祭日月星辰也。「大割祠于公社」者，謂大割牲以祀公社。④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及門閭」者，非但祭社，又祭門閭。但先祭社，後祭門閭，故云「及」。「臘先祖、五祀」者，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此等之祭，摠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

①「頌」，阮校云：「盧文弨本據《七月》疏「頌」上增「豳」字。」

②「命」，阮校云：「浦鏜校，「命」改為「會」。」

③「祀」，殿本、阮本作「祠」。

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案《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則飲酒在蜡祭之後。此大飲在蜡祭之前者，若《黨正》「屬民飲酒」，在蜡之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之」，注：「《黨正》飲酒是也。」若天子、諸侯群臣大飲，在蜡祭之前。故以「大飲」敘在「祈年」之前。然鄭為「大飲」之下注引《黨正》「飲酒者」，證其正齒位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即《黨正》「飲酒」也。而熊氏以為「大飲燕在蜡之後」，非其義也。凡蜡，皆在建亥之月。而皇氏以為「夏殷蜡各在己之歲終」。若如此，夏家季冬則計耦耕事也，脩耒耜，具田器，不得方始勞農以休息。皇氏之義非也。注「此周」至「互之」<sup>①</sup> 正義曰：知「此《周禮》所謂蜡」者，以《郊特牲》「蜡者，索也，索萬物而饗之」。案《籥章》云：「國祭蜡，飲《豳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經亦先祭衆神，乃後勞農休息，文與《籥章》相當。故經廣祭衆神，是《周禮·籥章》所謂蜡祭也。而熊氏、皇氏皆為《周禮》六樂，一變而致羽物，以至六變而蜡祭。此亦廣祭衆神，故指彼一變二變而為之蜡也。然彼樂一變二變，鄭自解為蜡耳，非《周禮》正文言蜡，何得云「《周禮》所謂蜡」也？云「天宗，謂日月星」者，以蜡祭唯公社，不祭地，故知祭天宗者，不祭天。若是祭

天，何須稱「宗」？下季冬云「天之神」，是天之衆神，有司中、司命，不稱宗，明稱宗者，謂日月星也。案《異義》：「六宗，賈逵等以為天宗三，謂日、月、星；<sup>②</sup>地宗三，謂泰山、河、海。」鄭玄六宗，以為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不同賈逵之義。今此云「天宗，謂日月星」者，《尚書》六宗，文承「肆類上帝」之下，凡郊天之時，日月從祀，故祭以日月配。日月在「類上帝」之中，故六宗不得復有日月。此不云「六宗」而云「天宗」，與彼別也。蔡邕云：「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也。」云「臘，謂田獵所得禽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左傳》云「唯君用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獸。皇氏云：「仲秋獵得禽獸，以為乾豆，至臘用之。」其義非也。云「五祀，門、戶、中雷、竈、行」者，《月令》殷禮言之，<sup>③</sup>若周則七祀。云「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者，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

① 「之」，阮本作「文」，與注合。

② 「星」，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作「星辰」，且加按語云：「《祭法》正義作「北辰」，當從之。」

③ 「月令」，浦鏜校，改作「此據」。而殿本、庫本「月令」下有「合」字。

祭之事，故云「互文也」。<sup>①</sup>皇氏云：「天宗，故云祈。社是報功，故云大割。先祖，已之親，故臘祭也。」**注**「黨正」

至「是也」正義曰：案《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此亦祭衆神之後勞農休息，文正相當，故云是此等休息是「正齒位」。案《雜記》，子貢觀蜡，云「一國之人皆若狂」者，案《鄉飲酒》，初立賓行禮，至禮終，說屨，升堂而燕，行無筭爵。然則初時「正齒位」，後則「皆狂」。蜡祭，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案《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注**「營室」至

「最備」正義曰：《春秋說》云：「營室主軍士之糧。」云「凡田之禮，唯狩最備」者，解此經孟冬云「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言「習」，是未正用也，備擬仲冬教戰之事所須，故云「唯狩最備」。謂狩禮大也，故仲冬教大閱，禮儀備。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因盛德在水，收其稅。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寅之氣乘之也。民多流亡，象蟄蟲動。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已之氣乘之也。

立夏《巽》用事，《巽》爲風。行秋令，則雪霜不時，申之氣乘之也。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伐、參、伐爲兵。**疏**「孟冬」至「流亡」正

義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地災也；「民多流亡」，人災也。「國多」至「復出」正義曰：「國多暴風，方冬不

寒」，天災也；「蟄蟲復出」，地災也。「雪霜」至「侵削」

正義曰：「雪霜不時」，天災也；「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人災也。**注**「申宿直參、伐、參、伐爲兵」正義曰：案

《春秋說》云：「參、伐主斬刈、示威、行伐也。」仲冬之

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其日壬癸。其帝顓頊，

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黃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冰益壯，

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皆記時候也。鶡旦，

①「文」字原脫，據殿本、庫本補。

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粢。其器閔以奄。玄堂大廟，北堂當大室。飭死事。飭軍士，戰必有死志。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地氣沮泄，<sup>①</sup>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閉藏。疏「仲冬」至「軫中」 正義曰：案《律曆志》云：仲冬之初，日在斗十二度，故云「日在斗」也。《三統曆》，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壁五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角三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昏奎十度中，去日八十二度，旦亢七度中。《元嘉曆》云：大雪，日在箕十度，昏氏九度中，<sup>②</sup>日軫八度中。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昏東壁八度中，晝漏四十五刻，旦角七度中。注「周語」至「九德」 正義曰：案《元命包》：「黃鍾者，始黃。」注云：「始萌黃泉中。」《律曆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鍾，種也。」又云：「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始種於泉，<sup>③</sup>孽萌萬物，為六氣元也。」《周語》曰「黃

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者，案彼注：「十一月建子，陽氣在中。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作事宜備，<sup>④</sup>黃鍾象氣伏地，物始萌，所以偏養六氣九功之德。」<sup>⑤</sup>此養之者，若施於人六情。<sup>⑥</sup>正德，天德；利用，地德；厚生，人德。六府者，金、木、水、火、土、穀也。「飭死事」 正義曰：事異前也。因殺氣之盛以飭軍士，使戰者必有死志，故曰「飭死事」也。「命有」至「暢月」 正義曰：此不云「是月」者，摠是冬月閉藏之事，從十月為漸，非唯仲冬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自「命奄尹」至「淵澤、井泉」，論命奄尹之官謹慎

①「沮」，《唐石經》作「且」，《考文》引古本同。阮元、張敦仁、黃侃皆以作「且」是。

②「昏氏九度中」，阮校云：「盧文弨校本云：『氏』，本作『室』，是。下有『晝漏』，則此亦當有『晝漏四十五刻六分』八字。」

③「始種於泉」，按《漢志》「始」作「施」，「泉」上有「黃」字。「事」，殿本、阮本作「樂」。

④「十一月建子」至「所以偏養六氣九功之德」，按：此所引《周語》注與韋昭注有異。

⑤「人」，殿本、庫本「人」下有「之」字。

房室，命酒正之職以爲酒醴，命掌祠之官祈祀四海井泉，事雖各別，同是命告群官，事異於上，故摠言「是月」。自「農有不收藏積聚」至「罪之不赦」，論收斂尤急之時，務須積聚之事，事異於上，故云「是月」。自「日短至」至「取竹箭」，論日至之時，須有所爲之事，事異於收斂積聚，故云「是月」。自「可以罷官之無事」至「閉藏」，論去間務，助時寧靜，亦事異於前，故言「是月」。云「土事毋作，慎毋發蓋」者，於此之時，土地之事，毋得興作，又須謹慎，毋得開發掩蓋之物，則孟冬云「謹蓋藏」是也。非唯仲冬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良爲此也。爲陰氣凝固，陽須閉藏，若起土功，開蓋物，發室屋，起大衆，開泄陽氣，故下云「諸蟄則死，人則疾疫」也。「以固而閉」者，而，汝也。命此有司云：於此之時，以堅固汝閉塞之事，<sup>①</sup>勿令開動。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一者，約束有司，若其不固汝所閉之事，令地氣沮泄，<sup>②</sup>謂泄漏地之陽氣，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人次舍之處擁蔽，於此之時，天地亦擁蔽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令地氣泄漏，是開發天地之房也。如此則「諸蟄則死，人必疾疫」。非但蟄死人疾，「又隨以喪」者，國有大喪，隨逐其後。「命之曰暢月」者，告有司云，所

以須閉藏，以其命此月曰「暢月」。暢，充也。言名此月爲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皇氏云：「又隨以喪者，謂逃亡。人爲疾疫，皆逃亡，故云又隨以喪。」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sup>③</sup>謹房室，必重閉。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功奢僞怪好物也。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酒熟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爲酒人。秫稻必齊，謂熟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

① 「閉」，原作「所」，據殿本、阮本、閩本、監本、毛本、衛氏《集說》改。

② 「氣」字原脫，據殿本、庫本及衛氏《集說》補。

③ 「閭」，阮校引浦鏜云：「閭」，當作「闌」。

齊，腥熟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占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今《月令》「淵」爲「深」。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sup>①</sup>所以警懼其主也。《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爲蔬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芽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sup>②</sup>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寧，安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群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反。<sup>③</sup>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

解，水泉動。又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挺，馬薊也。水泉動，潤上行。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此其堅成之極時。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塗闕廷門間，築圉圉，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順時氣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午之氣乘之也。氛霧冥冥，<sup>④</sup>霜露之氣，散相亂也。雷乃發聲，震氣動也。午屬《震》。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酉之氣乘之也。酉，宿直昴，畢，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也。子，

①「不」，原作「公」，據余本、撫本、岳本及阮本改。

②「身」，按《呂氏春秋》、《淮南子》皆無「身」字。

③「反」，閩、監、毛本作「違」，衛氏《集說》同。案：孔疏作「違」。

④「氛霧冥冥」，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霧」下云：「《開元占經》引《月令》『仲冬行夏令，氛濛冥冥』。今《月令》作『氛霧』，『霧』乃『濛』之譌也。」



宿直虛、危、虛、危內有瓜瓠。<sup>①</sup>國有大兵；兵亦軍之

氣。<sup>②</sup>行春令，則蝗蟲為敗，<sup>③</sup>當蟄者出，卯之氣

乘之也。水泉咸竭，大火為旱。民多疥癩。疥癩

之病，孚甲象也。<sup>④</sup>「命奄」至「不禁」正義曰：「命奄

尹」者，尹，正也。<sup>⑤</sup>謂命奄官正長申重之政令，常察門閭

之事，謹慎房室之處。「必重閉」者，謂門閭房室，必外內

重閉。遠者謂之門閭，近者謂之房室，皆有外內門戶，必

重疊閉之。此月陰氣既靜，故減省婦人之事，順陰類也。

婦人須事者，務所質素，<sup>⑥</sup>無得過為淫巧。其所禁婦人，

無限貴戚姑、姊妹之徒及王親近愛習嬖寵之類，無有不

禁，言禁之無得淫巧也。<sup>注</sup>於周「至」之屬「正義

曰：此「奄尹」，奄官之尹，於周則內宰，俱是主領奄官，身

非奄人，故云於周為內宰。內宰非奄也。云「掌治王之

內政」者，皆解經中「申官令」也。官令則內政也。云「譏

出入及開閉之屬」者，解經「審門閭，謹房室」也。「乃

命「至、差貸」正義曰：「大酉」者，酒官之長。於此之時，

始為春酒，先須治擇秬稻，故云「秬稻必齊」。齊得成熟，

又須以時料理糴，故云「必時」。「湛熾必絜」者，湛，漬

也。熾，炊也。謂炊漬米糴之時，必須清絜。「水泉必香，

陶器必良」者，謂所用水泉，必須香美；所盛陶器，必須良善。「火齊必得」者，謂炊米和酒之時，用火齊，生孰必得中也。「兼用六物」者，秬稻一，糴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物，事也。謂作酒之人，用此六事作酒，大酉監督之，無使有參差貸變，使酒誤其善惡。<sup>注</sup>

「酒孰」至「眉壽」正義曰：「酒孰曰酉」，然則酉者，酒孰之名也。云「於周則為酒人」者，《周禮·酒正》引此「大

①「虛危」二字原脫，據余本、撫本、岳本、殿本及阮本補。

②「軍之氣」，「軍」，《考文》引古本作「畢」，衛氏《集說》作「金」。阮校是「金」，張敦仁《考異》是「畢」。今按：殿本作「酉」，近是。蓋「亦」者，亦上文鄭注之「酉之氣」也。

③「蝗蟲」，王引之《述聞》云當作「蟲蝗」。另參卷二十三《校勘記》。

④「象也」，阮本作「之象」，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古本作「之象也」，衛氏《集說》同。

⑤「尹」，原作「謂」，據殿本、庫本改。

⑥「婦人須事者務所質素」，「須」，阮本作「所」。潘宗周《校勘記》云：「案此本當是「須」與「所」二字互倒，應作「婦人所事者，務須質素」。今按：潘說是也。殿本、庫本正作「婦人所事者，務須質素」。

酋「爲「酒正」也。此注，大酋「爲「酒人」，不同者，以酒正掌作酒法，或及酒材之事，故引大酋證之。其實酒正「掌酒之政令」及酒出入之事，不親監作。此大酋監作，故爲酒人也。以酒人監作酒故也。云：古者穫稻而漬米糲，至春而爲酒」者，證此十一月命大酋作酒之事，以「十月穫稻」，於此月漬米糲。「至春而爲酒」者，謂春成也，非春始釀。故《毛詩傳》云：「春酒凍醪。」又注《酒正》云：「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是於仲冬、季冬以釀也。引《詩》者，《豳風·七月》之詩，以證穫稻作酒之事。 注，明堂

至「牛馬」 正義曰：引之者，證若不積聚，收牛馬，他人取之不詰。俗本作「牧」，定本作「收」。 注「大澤」至「蔬食」

正義曰：案鄭注《周禮》：「水鍾曰澤，水希曰藪。」今言

「大澤曰藪」者，以有水之處謂之澤，旁無水之處謂之藪。「草木之實爲蔬食」者，《爾雅》云：「蔬不孰爲藪。」蔬，謂菜蔬，以其粗蔬。經言「蔬食」，故爲「草木實」也。山林蔬食，榛、栗之屬；藪澤蔬食，菱、芡之屬。 注「易及」至「相違」

正義曰：此《易乾鑿度》文，<sup>①</sup>及《樂緯》、《春秋緯》，其語同也。其「八能之士」，以具在仲夏疏文。「又相違」者，以夏已違，今此復違，故言「又」也。「芸始」至「泉動」 正義曰：「芸始生，荔挺出」者，皇氏云：「以其俱香

草，故應陽氣而出。」而，蚯蚓結」者，蔡云：「結，猶屈也。蚯蚓在穴，屈首下嚮。陽氣動，<sup>②</sup>則宛而上首，故其結而屈也。」「麋角解」者，說者多家，皆無明據。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今以麋爲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鹿是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之象。既無明據，故略論焉。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墮」是也。<sup>③</sup>若節氣晚，則十二月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隕麋角」。其國」至「發聲」 正義曰：「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皆天災也。「天時」至「大兵」 正義曰：「天時雨汁」，天災也；「瓜瓠不成」，地災也；「國有大兵」，人災也。 注「虛危內有瓜瓠」 正義曰：案《天文志》，瓜瓠四星在危東。「蟲蝗」至「疥癘」 正義曰：「蟲蝗爲敗，水泉咸竭」，地災也；「民多疥癘」，人災也。季冬之月，日在

①「乾鑿度」，阮校云：「浦鏜校改『通卦驗』。惠棟校云，當是『通卦驗』。」

②「氣」字原衍，據殿本、庫本刪其一。

③「墮」，阮本作「墜」，閩、監、毛本、衛氏《集說》同。

嫫女，昏婁中，旦氏中。季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皆記時候也。雊，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閔以奄。玄堂右个，北堂東偏。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征鳥厲疾，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爲鳩。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

天之神祇。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①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繁美。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北陸，謂虛也。今《月令》無「堅」。冰以人，令告民出五種。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鉏耰之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四監，主

①「雨師」，《考文》引古本「雨師」下有「之屬是也」四字。足利本同，但無「也」字。

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春秋傳》曰：「其父析薪。」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

**疏**「季冬」至「氏中」 正義曰：

案《律曆志》，季冬初，日在婺女八度。《三統曆》，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昏婁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氏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中，去日八十度，旦心五度中。《元嘉曆》，日在牛三度，①昏奎十五度中，晝漏四十五刻六分，旦亢九度中。大寒，日在女十度，昏胃四度中，晝漏四十六刻七分，旦氏十三度中。 注「大呂」至

「宣物」② 正義曰：案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上生大呂，三分益一。三寸益一寸，六寸益二寸，故爲八寸。其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各三分之，則爲七十八分。三分益一，更益一箇二十六，則爲一百四，故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也。引《周語》「大呂助陽宣物」者，證大呂之義也。案《律曆志》云：「大呂：呂，旅也，

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聚物。」③ 「鴈北」至「雞乳」

正義曰：「鴈北鄉」，有早有晚。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月乃北鄉。故《易說》云：「二月驚蟄，候鴈北鄉。」「鴈始巢」者，此據晚者。若早者，十一月始巢。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鴈始巢」是也。「雉雊雞乳」者，《易通卦

驗》云：「雉雊雞乳，在立春節。」與此同。以立春在此月

也。《通卦驗》又云：「小寒，虎始交，豺祭獸。」此季冬不言者，文不具也。若節氣晚，則季冬虎交。若節氣早，則在仲冬，故仲冬「虎始交」。案《月令》九月「豺祭獸」，《通卦驗》季冬「豺祭獸」者，熊氏云：「再祭也。」一曰：《易說》誤也，無此文。「命有」至「寒氣」 正義曰：此月之時，命有司之官大爲難祭，令難去陰氣。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旁磔」者，旁，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懷除陰氣。「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出，猶作也。此時強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更爲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刻水，持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

**注**「此月」至「畢也」 正義曰「此月之中」者，中猶內也，謂此月之內也。皇氏以爲「此月中氣」，非也。云「日歷虛、

① 「日」，阮校云：「盧文弨校從《宋書》，「日」上增「小寒」二字。」

② 「注」字原脫，據阮本補。

③ 「聚」，浦鏜校，「聚」改「牙」。阮校云：「浦鏜是也。作「牙」與《漢志》合。」

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者，<sup>①</sup>熊氏引《石氏星經》云：

「司命一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一星，在

司祿北。司中一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司，鬼官之

長。」又云：「墳四星，<sup>②</sup>在危東南。」是「危，虛有墳墓四司

之氣」也。皇氏以爲，北方蓋藏，故爲墳墓。北方歲終，以

司主四時，故云四司，其義皆非也。皇氏又云：「以季春

國難，下及於民。以此季冬大難，爲不及民也。」然皇氏解

《禮》，違鄭解義也。今鄭注《論語》《鄉人難》云：「十二月，

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鄭既分明云「十一月」鄉人難，

而皇氏解季冬難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如此。云「送，

猶畢」者，此時寒實未畢而言「畢」者，但意欲全畢耳。

「征鳥厲疾」正義曰：亦「命有司」辭也。征鳥，謂鷹隼之

屬也。謂爲征鳥如征。厲，嚴猛。疾，捷速也。時殺氣盛

極，故鷹隼之屬取鳥捷疾嚴猛也。蔡云：「大陰殺氣將盡，

故猛疾與時競也。」<sup>③</sup>注：殺氣「至」爲鳩。正義曰：案《釋

鳥》云：「鷹，鵠鳩。」某氏云：「鵠鳩，鵠鳩。」《月令》云

「鷹化爲鳩」，《左傳》曰「爽鳩氏，司寇也」。郭景純云：

「鵠，當爲鵠，即鵠鳩也。」此征鳥者，則鵠鳩之謂也。

「四時」至「雨師」正義曰：案上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

割祠於公社，臘先祖、五祀」，是謂蜡祭，則百神皆祭。則

一變而致羽物山林之祇，再變而致鱗物川澤之祇。<sup>④</sup>是

蜡祭並祭山川也，是嶽瀆及衆山川也。孟冬不見者，文不

具。孟冬祭嶽瀆，因及衆山川。至此又更祭衆山川，山川

少於嶽瀆，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前孟冬是祭先嗇

神農，并祭五帝，但孟冬其文不具。則五帝爲宗，大臣句

芒等爲佐，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孟冬祭司中

等，是孟月祭宗，此月祭佐。則天神、人鬼、山川等，皆有

宗有佐也。故鄭先云「孟月祭宗，至此祭佐」，後解帝之大

臣、天神地祇。若然，「山川」卑於「帝之大臣」，在先言，故

以爲尊卑之序，無義例也。熊氏云：「孟冬祭宗，至此祭佐

唯天。」恐非也。「天子」至「絜美」正義曰：案仲秋「以

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天

子親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非常事，重之也」。以四

①「虛」字原脫，據殿本、阮本補。

②「墳」，阮校引盧文弨云：「墳」下當有「墓」字。

③「某氏」，監、毛本作「樊光」，衛氏《集說》同。

④「則一變」至「川澤之祇」，按浦鏜校曰：「《大司樂》

云：「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

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蓋疑此兩句有

時薦新，是其常事，魚則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冰方」至「取冰」 正義曰：言此月冰既方盛，於時極寒。

冰實至盛而云「方盛」者，此謂月半以前小寒之節，冰猶未盛，故云「方」也。至於月半以後，大寒乃盛。「水澤腹堅」

者，腹，厚也。謂水濕潤澤，厚實堅固。冰既堅固，故「命取冰」。「腹厚」至「謂虛」 正義曰：腹者，形體腹長，故

爲厚也。云「此月日在北陸」者，當此月之時，日在玄枵之次，其星當女、虛、危也。陸，道也。言女、虛、危是北方七宿之道。故《釋天》云：「北陸，虛也。」舉中央星以言之。

「冰以」至「五種」 正義曰：冰以藏人之後，大寒以過，暖氣方來，故令此典農之官，出五種之物，以擬種之。

**注**「耜者」至「之屬」 正義曰：耒者，以木爲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sup>①</sup>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者二尺有二寸。底，謂末下嚮前曲接耜者，頭而著耜。耜，金鐵爲之，故云「耜者，耒之金」。云「田器，鎡耜之屬」者，何胤云：「鎡，今之鋤類。《孟子》云：『齊人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云「之屬」者，以田器非一也。「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正義曰：於此歲終，必族人燕飲。樂師之官，大合諸樂管籥之吹，以綴恩慈之心，而遂休罷，至來年季冬，乃更爲之。**注**「歲將」至「人樂」 正義曰：「與族人大飲」

者，以《王居明堂禮》云：「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故知與族人飲也。云「作樂於大寢」者，以其命樂師合吹，故知作樂也。大寢，則路寢也，與宗人圖事之處。既飲族人，故知於大寢。云「以綴恩」者，綴，謂連綴。恩，謂恩親。《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云「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者，謂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頓停，故云「罷」。云「凡用樂必有禮，而用禮則有不用樂」者，以「大合吹」，必當有禮。與族人燕飲，今唯云「命樂師」作樂，故云「用樂必有禮」；「而食嘗無樂」，故云「禮有不用樂」也。引《明堂禮》「以合三族」者，三族，父、子及身，則《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是也。「君子說」，謂卿、大夫、士。「小人樂」，謂凡庶也。**注**「四監」至「薪燎」 正義曰：以薪柴

出於山林川澤，故四監爲山林川澤之官也。「薪施炊爨，柴以給燎」者，以薪、柴並文，故知各有所用。上云「薪柴」，下云「薪燎」，故知「柴以給燎」。引《春秋傳》曰「其父析薪」者，此昭七年《左傳》辭也：「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sup>①</sup>「底」，原作「底」，據孫詒讓《校記》及《周禮·考工記·車人》改。下文「底」字同此。

負荷。一引之者，證薪是羸大可析之物。云「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者，謂無此句之文也。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言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僇役。僇役之，則志散失業也。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也。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此所以與同姓共也。芻豢，猶犧牲。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

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爲霜。丑爲獬豸。四鄙人保，畏兵，辟寒象。行春令，則胎夭多傷，辰之氣乘之也。夭，少長也。此月物甫萌牙，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胎夭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國多固疾，生不充性，有久疾也。命之曰逆，衆害莫大於此。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疏「日窮」至「幾終」正義曰：「日窮于次」者，謂去年季冬，日次於玄枵，從此以來，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玄枵，故云「日窮于次」。「月窮于紀」者，紀，猶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玄枵，自此以來，月與日相會在於他辰，至此月窮盡，還復會於玄枵，故云「月窮于

①「也」，《考文》引古本作「者也」。張敦仁《考異》謂古本是。

紀」。「星迴于天」者，謂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於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星迴于天」。「數將幾終」者，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幾終」。「歲旦」至「所使」正義曰：此脩《月令》之人，為國家戒令之法。此月既終，歲旦更始，而女也，言在上專一女農之事，無得興起造作，<sup>①</sup>有所使役也。此是制禮者摠為約戒之辭。此《月令》之內不云「乃命某官」之屬者，皆是禮家摠禁也。他皆倣此。**注**「飭國」至「夏殷」<sup>②</sup>正義曰：經云，共飭國典，調和飭政之，故云「和六典之法」。「六典」者，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是也。云《周禮》以正月為之，建寅而縣之」者，案《大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小宰》云，正歲而觀治象之灋是也。云「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者，不用周法，故知因於夏，殷，以王者損益，不出三代故也。「乃命」至「之享」正義曰：此至「之享」皆命大史也。列，次也。來歲方祭祀，須犧牲，<sup>③</sup>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大史書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專王之土，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既漫言「諸侯」，則異姓、同姓俱然也。「賦之犧牲」

者，賦稅出也次之，隨國大小而出之也。「以共皇天」者，賦牲所共也。皇天，天皇帝也。「上帝」者，靈威仰五帝也。「社稷」者，王之社稷也。諸侯乃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共王社稷也。享，獻也。出牲以共獻於上帝諸神也。「乃命」至「芻豢」正義曰：「芻豢」，猶犧牲也。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也。寢廟、先王，與同姓國共之，故別又命同姓國共之也。言「芻」乃是牛羊，而又云「豢」，則是犬豕也。天地不用犬豕。社稷大牢，乃有豕而不用犬。故沒其芻豢，而徒云天地犧牲也。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也。「命宰」至「之祀」正義曰：宰，小宰也。歷，亦次也。卿大夫，謂畿內有采地者。歲終，又小宰列次畿內之地大小，<sup>④</sup>并至於庶民受田，准土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庶民」，則「士」在其中，省文耳。注云「此所與卿大夫、庶人共之」，則各賦稅之。

- ①「作」字原漶滅，據足利本、阮本補。
- ②「夏殷」，阮本作「殷也」。
- ③「須」，殿本、庫本「須」上尚另有「祭祀」二字，疑是。
- ④「又」，殿本、庫本「又」下有「命」字，疑是。



卿大夫出其采地賦稅，無采地，出其邑之賦稅。庶人無邑，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共上，是庶人亦出賦也。故下云「凡在天下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是也。

**注**

「民非」至「民出」 正義曰：「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者，有邦國，諸侯。①有采地，謂卿大夫。賦稅所來，皆由民出。必由民者，以經中云「天下九州之民」，不云「諸侯、卿大夫」，獨云「民」，故鄭云此也。「白露」至

「人保」 正義曰：「白露早降」，天災；「介蟲為妖」，地災；「四鄙人保」，人災。

**注**「丑為鼃蟹」 正義曰：案

《陰陽式法》：「丑魚鼃蟹。」季冬建丑，而行秋令，丑氣失，故云「介蟲為妖」。「胎夭」至「曰逆」 正義曰：「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皆人災也。

**注**「辰之」至「其

性」 正義曰：云「此月物甫萌芽，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者，甫，始也。此十二月萌者始牙，至三月，乃出達地上也。云「胎夭多傷者，生氣蚤至，不充其性」者，三月之氣，在十二月內至，故胎萌而暴長出，既性不得充滿，所以多傷也。

**注**「衆害莫大於此」 正義曰：以胎夭既傷，

國多固疾，衆種之害，莫大於此，故經云「命之曰逆」。命，猶名也，言名此曰特逆之事，謂惡之甚也。「水潦」至

「消釋」 正義曰：「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天災也；「冰凍

消釋」，地災也。

##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五

①

「諸侯」，浦鏜校曰：「『諸侯』上脫『謂』字。」按：浦校是也。殿本、庫本正有「謂」字。

##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 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刁小龍

本册責任編委 馬月華 華 喆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QyNzA2Nzk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270679.zip",
  "filesize": 232946716,
  "md5": "72312c8dc63897dbb14ffe53608eb490",
  "header_md5": "a0105df4244026dadab50f8839fb49d5",
  "sha1": "a1183a48e337fd66a53ddd95603d5d45da72b41",
  "sha256": "6a5a4c84d70b3d6d81dd09d98195819a2c2ed025623cf3ae70945d281b0b2e35",
  "crc32": 1184089267,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56616886,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556,
  "pdg_main_pages_max": 556,
  "total_pages": 566,
  "total_pixels": 346386342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